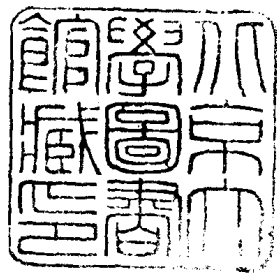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一一册目次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刻本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 一

..... 一六一

..... 三五九

闡義二十二卷

〔清〕吳肅公輯

清康熙四十六年慕園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序

宜城吳街南先生績學好古閉戶樂道其

等身每立一言皆足以扶理法而植綱常羽翼聖門

學者翕然宗之茲手輯剛義一編僅別錄耳第諦觀

小序詞約旨深固非苟作者且集中所載多恢奇瑰

異可喜可愕之事即小夫婦孺閨之盡能興起其於

世教裨益良多予因之重有感焉自孔孟之道未明

仁義之行不立而甘心負義者乃日甚史冊所傳君

臣師友間反顏事仇操戈入室往往不免君子所為

則言

長太息也然天地之經如夜復旦原不盡泯學士大

夫所顯背而細民微物輒隱隱相維繫街南表而出

之以警斯人而覺後世自氓工僕隸下及跂飛蠢動

之屬苟協於義則必亟登焉比事連類傳疑徵信其

致力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顧是書久藏篋衍今

春其門人沈子元珮始出以視予予瀏覽卒業命兒

輩授之開雕至校讐之事屬之沈子而王子次云互

有恭訂子樂是書之流布為序其簡端抑吾聞苟卿

有言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讀是

編者其亦惕然汗下反而覺悟也哉歲在強圉大淵  
獻八月朔日朗陵蓬菴劉楷撰

慕園  
藏板

序

論語一書與門弟子問答詳於爲仁而罕及於義孟子七篇則仁義並舉爲多而於義利之辨尤深切著明至傲之以弑奪方之於穿窬其時去孔子董百有餘歲岌岌焉爲世道人心之坊已若是街南吳先生涉衰世之末流身所覩記有概於中歛歔感觸殆有什伯於子與時者此闢義之書所由作歟予性散誕不事講學然竊聞街南緒論矣以明誠爲入德之基以精義爲制事之本尋繹斯言固粹然鄒魯心傳也

子不云乎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君子喻於義它若比義徙義未易悉舉然則魯論之言義亦綦詳矣且夫義之爲用匪獨兼濟大仁直貫乎三達德者也仁易流於姑息有時大義城親而不害其爲仁以義爲之裁制也智者善於觀變趨避之計工則君親之誼薄非見之不明由義之勿踐也氣矜之勇不可以終日苟能集義以配道剛大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雖然此猶爲學問言之也觀街南所錄若民若工若隸卒若婢僕之屬人也乎哉曠然物也彼蹄者角者歧

息者蠕動者泥潛而羽翔者之微蟲又何知夫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古今奇節獨行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者亦安用吾闢義爲也是編亟登廝養而翁收猥瑣蓋以媿夫服習聖賢之教而不得比於禽蟲者薛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無關世教雖工無益也街南學有師承平生撰述皆以綱維名教爲已任闢義特其一耳中壘父子以沈生之不忘其師爲之副墨流行竝好義不倦者也予故樂觀其成而論叙之如此

康陀歲丁亥日中秋雪坪梅 庚撰

舊序

錄民物備矣民以上闕弗詳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民  
工僕隸罕習典故盲俚失道然秉彜未泯激於義固  
也禽獸去人霄壤顧不待教戒往往與義合何與古  
逸居無教近於禽獸莊生曰人無人道為陳人余意  
今人求近於義獸不可得焉得而人之人之者怨辭  
也弊有君臣父子昆弟之別果然生相聚死相赴今  
人瀆倫傷教臨小利害死生相背負者幾何而不為  
然孽所姍笑也然則吳子之為是書也比物醜類蓋

纂國  
板

將使天下儆然知人者五行之秀雖參兩鮮克勝任  
備備忝生是懼庶幾媿生悔悔生奮居今稽古充義  
至盡求無毫髮繆而後即安毋徒遜民工僕隸輩以  
義特聞嗟乎吳子意深遠哉昔覃季子為子纂狗處  
草木有益於世者悉載柳子厚嘗稱之宋袁子龍取  
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類為書使人隨物自省嘗曰  
坊雅今二書皆不可復見吳子大指與子纂坊雅同  
其類寢廣其義彌著足以補二書所未逮况吳子湛  
思服古非法不言諸撰著裨助風教數十種闡義一

編猶行千里者先足武必執是以盡吳子底蘊則非  
也或疑雜非經史例余曰此吳子衰世之感存以翼  
經史者也苞山張自烈撰

纂國  
板

關義總目

卷一

義民

卷二

義客

卷三

義屬

卷四

義弟子

卷五

義童

卷六

義工

卷七

義卒

卷八

義道士

卷九

藏板

義僧

卷十

義女

卷十一

義奄

卷十二

義隸

卷十三

義僕

卷十四

義婢

卷十五

義丐

卷十六

義屠

卷十七

義盜

卷十八

藏板



義優

卷十九

義娼

卷二十

義獸

卷二十一

義禽

卷二十二

義蟲魚

卷一

三

藏板

劉 沆 溪起

劉 運灝 鴻起

南陵後學 劉應熙 廣起 授梓

劉 沛 霖起

劉 燾 彤起

同邑門人 沈廷璐 元珮 校閱

參閱姓氏

梅 庚 雪坪

沈廷謨 又阜

王可第 次云

黃祖辰 念爾

劉倬瑞 宜士

張立禮 又庭

徐 敏 求仲

門人 鍾銘文 有錫

孫韓何 子參

沈 達 公原

吳家瑾 彥僕

湯 逸 希白

弟 吳謀公 近齋

施彥恪 孝虔

程元愈 借柳

沈廷珩 介錫

梅珠成 文常

趙汝儻 希孫

秦與文 素寶

施 璫 質存

袁啟旭 士旦

李先春 萬春

史五常 六有

沈廷瑞 兆符

袁又安 漢公

吳參公 位三

男 信侯

孫 世禔 正字

藏板

關義卷之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選卷訂

義民 凡農漁樵賈皆入民部

街南氏曰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民果  
臣擬哉顧蒙耳弗書史習也積稜耳弗冠帶倫  
也又疎逃而非手足股肱屬也其于君也可去  
可就可后可仇也吾安吾室家而無死亡無竄  
徙足矣安問其他故周可以秦漢可以莽苟有  
以安之則亦從而后之已耳其或仗義以伸所  
欲爲而民病其擾皆曰毋庸也而天下之繩義  
者亦弗之及嗟夫民果臣擬哉顧予觀于前代  
編戶窮廬慨然激烈未嘗不問出于君亡國破  
之際不啻夫委贄之誼者莊周所謂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者非耶民以下若卒若隸以迄含牙  
戴角之倫靡不各效其靈于所當報况率土之  
義乎關義首民世母謂蚩蚩者不足語也

馬適求 漢

馬適求鉅鹿男子王莽篡漢適求謀舉燕趙兵以誅  
之大司徒王丹覺發以聞莽遣人逮治黨與連及郡  
國豪傑數千人皆死

趙明 霍鴻 漢

居攝元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自茂陵以西至  
沂三十縣並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  
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于是攻長  
安燒宮寺殺右輔都尉發令衆十餘萬火見未央殿  
莽日夜抱孺子禱宗廟遣諸將軍破翟義又擊明等  
殺之

華文榮 六朝齊

梁王將殺齊諸王鄱陽王寶寅家閩人顏文智與左  
右麻拱等密謀夜出寶寅具小船于江岸著烏布襦  
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  
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  
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  
龍惠迎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  
抵壽陽之東城魏戌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

敬珍 敬祥 北魏

東魏高歡之西伐也。蒲阪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稱兵西上，而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二人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倚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

周禎 唐

周禎，會稽人。永徽時，四境盜起，禎乃糾鄉人拒之。眾寡不敵，賊誘之從為亂，禎怒曰：恨不斬汝萬段，肯從汝反耶？遂手刃數十人自刎死。

袁人傑 唐

袁人傑，無為人。唐末盜賊充斥，人傑以土豪招集強壯，保障一方。賊入犯，人傑挺身出戰，度不能支，仰天大呼自刎而死。尸僵立者累日，賊驚異，舍其境遁去。鄉人收葬廟祀之。

景林洙 宋

景林洙，通州人。王均叛州，有人應之。林洙率鄉兵拒戰于州北，兵敗不屈，為賊所戕，首隕而身不仆。跨馬奔歸州城東北隅，人訝而呼之曰：君無首矣，始墜，邦人即其地廟祀之。

郭靖 宋

郭靖，開禧時高喬民，以亂故鄉人推為土豪。巡檢吳曦叛四川，民不願臣賊，棄田宅，攜老弱，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賴以不死。賊盡驅驚移，之民使還故土，皆不肯行。靖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徒曰：吾家世為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今又為賊所逐，願死此。為趙氏鬼，遂赴水而死。

江仲明 宋

江仲明，台州人。方臘之亂，仲明負老母逃入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誅以文。

潘盎 宋

潘盎蒼梧人有異性常儒衣持一大罍行坐獨語儂  
智高陷邕至梧州下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何如盎  
曰汝一賊爾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陷  
又曰吾欲據此以有南粵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  
賊怒殺之

周中 宋

周中世居濰州金人攻城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  
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  
興六年以周聿之請議贈以官

熊飛 曾逢龍 宋

熊飛曾逢龍皆東莞民元呂師夔度梅嶺二人起兵  
會趙潛復韶州廣州已潛使飛及逢龍禦之於南雄  
逢龍死之飛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  
飛率兵巷戰兵敗不屈赴水死

張德興 傅高 宋

張德興淮人傅高司空山民德興與淮西楚人原素  
劉源等起兵高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  
元賈居貞鄭鼎將兵拒之兩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

請先除之以絕禍本鼎與德興遇戰不勝而死元乃  
襲司空山寨復陷黃州德興遇害三子被執高變姓  
名走尋被獲亦死之

博雞者 元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  
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至正時袁有守多  
惠政民甚德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  
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  
欲中守以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

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  
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眾知其能因讓  
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  
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  
臂乎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  
人遮豪民於道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  
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復自策  
其馬麾眾擁豪馬前反接絢請市使自呼曰為民誣  
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制豪民子聞雞

鳩宗族僮僕百餘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從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法也敢用是爲怨又投間蟻污使君汝罪當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叩頭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揭之走訴行御史臺御史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御史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蕭景茂

元

蕭景茂龍溪人南勝民李志甫作亂景茂與兄祐集鄉丁拒戰兵敗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徇盜我生爲元民死爲元鬼豈從汝爲逆耶賊怒縛景茂于

樹鬻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決其口至耳傍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褒表之給錢以葬

鄧可進

元

鄧可進乳源人至正中彬寇圍乳源甚急可進率若兵并其子弟死守遣其子一源間道趨韶上方略同知買住遂率兵破賊已而賊復悉衆來攻凡兩月糧盡可進奮身出戰被執并其子弟七人皆死若破日民無一人降者

東湖樵者

明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突至浙東臨海縣東湖上賃居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者曰新皇帝登極樵者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者痛哭投湖水中死

宋味古

明

宋味古會稽居民也燕兵破京師建文帝出亡味古聞之每夜於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慟哭月餘怨家告之逮捕治其子請代釋之

張弼 明

嘉靖時武定侯郭勛怙寵專恣所為不法給事臧賢李鳳來等劾奏之上覺其橫給事高時盡發勛不法事遂詔逮勛下獄加高時俸一級先是御史楊爵上疏言帝失人心而致危亂寵勛過甚上怒下詔獄至是御史浦鉉按陝西上言勛之奸楊爵首發之今高時受賞爵亦宜宥疏入帝怒逮鉉杖於午門七日而斃戶部主事周天佑亦上疏救鉉復杖天佑六十下獄死殯于釋宮張弼者市民也素不識佐往釋宮奠

國事

卷一 義民

藏板

而哭之慟士大夫聞者爭歎服曰匪弼之義佐與鉉之義也匪佐與鉉之義爵之義也誠能動物其是之謂乎朶甘之哭余忠肅王振僕之哭薛文清并弼而三矣

保安賈 明

經歷沈公鍊以疏劾相嚴嵩父子謫保安至未有舍保安賈某見之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遂徙家家鍊里長老聞知鍊狀皆大喜爭遣其子弟從鍊學又爭為鍊署嵩以為快乃為偶人二象唐李

林甫宋秦檜及嵩而射之語聞於嵩嵩父子益銜之使其客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以白蓮妖黨捕誅

錦衣獄賈 明

刑部尚書趙公鑲為南御史清軍雲南上書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者再偶入坎脊輪過得不死既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既拷訊宜為雙足計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審且夾其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為居間矣公削籍歸

國事

卷一 義民

藏板

吳叟 明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為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于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問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

策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窮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寨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自己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僧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得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僧之父子兄弟

賈油人李登 明

萬曆二十年寧夏土酋哱拜及其子承恩反因共推軍鋒劉東陽爲長許朝土文秀等從之相與入帥府執巡撫黨蔭副使石繼芳殺之全陝大震朝廷命經略鄭洛總督魏學會甘肅都御史葉夢熊等討之師圍寧夏久無功引水灌之賊墮門斷塹固守有賈油人李登者跛而眇負畧擊木而歌於市曰壅之不潰而壬于瘠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御史梅國禎聞之曰是可使也召問計登曰賊可間而使自圖也請

以三劄行乃縛木以渡夜見承恩於東門承恩見其貌而笑登曰將軍何笑爲登之跛且眇耶然將軍之雄傑懼瀕于死幸得登而生城旦夕且破矣東陽束手受戮耳夫東陽所養賤役一旦計窮無所之則亦已矣將軍父子樹百戰之功爲朝廷保塞分符受勅世爲上將軍而甘從厮養之徒駢首就戮身名俱滅計亦左矣今監軍多將軍之功且惜將軍之才知將軍之非首謀也故欲脫將軍而生之軍中故不乏使所爲使登者以廢疾之人不駭視聽故私使授計於將軍將軍亦聞咸寧之事乎安化之變咸寧陷賊中業已受僞命矣一旦反計乘間蹈隙藏逆瑞而自歸於國卒受上賞封侯印名高天下向使咸寧守前策而不變亦爲鯨鯢戮矣此寧夏已事也將軍誠以此時殺劉許以自歸於國故將受券列爵不失咸寧之功願將軍之熟計之幸有意聽登卽不聽願死麾下承恩心動許之遂致劄而歸又問道走謁東陽及朝說之東陽朝亦心動登又致劄行會寧夏人周國柱者署東陽幕以計殺東陽及朝城遂下哱氏伏誅

任韓二館人 明

任兵憲環嘗為吳丞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禦之兵故市之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獸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鎗手不舍竟死丞以間逸去而韓戶部叔陽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車從冰土行會冰薄車破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急持韓衣裾不置傍有施繩鈎下救者縶且及館人號曰左披髮者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縶鈎令起宛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王世貞曰士居平誦書信箴掀鼻昂頰鼓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鼠竄相接也夫二館人鄙人耳其死亦豈遂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為徒死哉

王朝佐 明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為生萬曆己亥中使馬堂推清源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鉞鎗通衢

覲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

尺布往貿易者直撻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斃

為城旦沒其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界之于是中

家以上大率破遠近騷然朝佐備者也不勝憤凌晨

杖馬箠擣中使門請見州民譴呼荷擔隨以萬數堂

懼不敢出則令戢士乘墉發強弩傷數人眾益沸朝

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

者時為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

皆郡國諸偷皆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驥

隱其情以格鬪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

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

實為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

救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於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

獄具棄市臨刑崛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

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嘆息泣下朝佐無子

有母及妻郡大夫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朝佐歲

時饋遺不絕而中使骸頓戢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

立祠祀之



長興窶者 明

長興窶者有母而貧不能養其從父富饒為酒醪客  
召窶者侍窶者就席凡糗餽物竊竊裹而實之袖中  
諸客目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卮為壽有問家僮報失  
卮客相顧曰吾屬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  
闔門而搜搜先窶者窶者自承從父曰卮安在答曰  
傳而出之矣待旦且而從父往索卮窶者曰鎔之矣  
有數椽請奉父以抵卮抑去此則吾母無所栖止願  
少待必以奉父從父聊寬之與為期日居數月有客  
來語從父曰向夕夜不勝酒而先亡去偶置卮樓簷  
間得毋索卮枉僮奴輩耶從簷間求之果卮在焉從  
父急召窶者猶理先說從父曰癡兒卮故在何自誣  
窶者曰大人為酒置客召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  
人希注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兒窶人  
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者且大  
人致客寧忍使客受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泣  
曰我幸贏有二子吾寧子汝即復為酒召前客使窶  
者侍為言窶者於諸客諸客皆歎嘉嘖嘖謂直不疑

不能及也從父分家財為三養為子焉名山藏

顏佩韋五人 明

五人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也佩韋賈  
人子家千金然不欲從父兄賈而獨為少年任俠游  
里中咄咄莫敢忤逆黨魏忠賢用事誅僂諸正人以  
講學坐吏部周公順昌矯詔逮之吳人震駭罷肆而  
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肆虐於吳民益怒佩韋燕香  
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願為吏部直者來市人切  
齒或搏頰顯天欲趨裝走京師聲登聞鼓奔走塞巷  
衢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等相與詣西  
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  
日吏部囚服同令由縣至西署佩韋率眾隨之而馬  
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  
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  
胥吏部昇肩輿眾爭弔吏部佩韋等大哭抵西署署  
設幃幔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其下陳  
銀鑄鈕錄諸具眾目屬哽咽諸生節等前白一鷺及  
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以忤璫逮詔獄百姓怨

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言訖皆哭。佩韋等亦哭。一鷺等個張無以對。而沈揚楊念如者，攘臂直前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粥衣人，易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匍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且叱之。遂手銀鐺擲階，轟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管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屣擲堂上。若矢石下，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鑠郡邑，長唯唯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閭，緣楨，柄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蹠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廁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走，匿不知所在。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舟次胥江，掠於邪，執市人撻之。邪人聞城中之毆，緹

附身

卷一

義民

七

墓園  
藏板

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厥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柝聚衆者，誰爲蕪香號泣者，必悉誅乃已。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請就繫。曰：吏部猶受禍若此，吾儕小人何足卹。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聞之，皆哭。詔斬五人於市。五人談笑就刑。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蘇士大夫即所夷瑞祠廢址，哀五人骸，葬之。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街南文集

林氏夫婦

明

附身

卷一

義民

七

墓園  
藏板

遂發兵，即速至，非十五日不可。忽一日賊所據山頂火起，頃之營盡，火吹角塵起，已而寂然，則賊已悉眾西遁矣。至是纔十有二日。蓋黃將軍得林信，知城急，遂不及請于督帥而兼程以進也。君子曰：城之不破，黃將軍之功偉矣。然林氏子能冒鋒刃出重圍，卒以全城亦足多云。錢飲光田間集

湯之瓊 明

湯之瓊，京城賣菜傭也。烈皇帝崩于煤山之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之。

蘇民死義者 明

弘光元年，南都陷，蘇州公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又一鄉民乘船賣柴入市，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薛叟，蓄鵝鳥者也，自經死。

蕭倫 明

蕭倫，字葵序，閩人。賈于燕，乙酉鼎革，金太史聲起，義於徽，兵敗，與其徒江天一、陳繼遇一作吳國楨、書吏余元英四人者，俱就繫，南都被害，收尸至燕，倫跪而

往，拊棺而哭，告其徒曰：是廣柳車，可藏碧血乎？吾嘗買丈木，狸首，值百數十金，乃公所安寢者也。亟易之，而天一故人閔遵古者，痛天一之暴骨於莽也，欲收之，且并歛繼遇等三人，顧訕于財，贖金而不給，不知所出。倫知之，屏人問曰：子得母以四骸未收耶？曰：然。曰：我任之，遵古俯身伏地拜，昇以所贖金，遂同江陳兩家人扶觀返，而吳余無所歸，并厝之屏處。踰年買地葬之，而賈于四方。倫既去，或以吳余無主，宜石而誌之，比倫返，曰：向實碑而後去，眾披莽視之，碑果在焉。眾益嘆服。每寒食，倫必奠酒，殺掛錢楮，曰：母令為若故之鬼，人為作蕭義士傳。

樵樵 明

樵吳之洞庭山人，毒而有力，采薪粥之，每負二百斤，取僅半之。人問之，答曰：人自食其力，彼力止此，足以食矣。我力倍之，而食不兼人，則值如其食，不亦可乎？甲申逆闖陷京師，內問至，傳者曰：李自成即帝位矣，乃大憤曰：我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為者？皇帝安往乎？文武滿朝，無一人力救耶？吾豈能為

賊百姓。乃呼天者三。投其區以死。先是洞庭陳學奇者。貧而孤。聘鄒氏女。婚有期矣。女之兄。奪妹爲吳宦妾。學奇訴之官。官無如宦何也。宦且力庇其妾之兄。學奇窘甚。語髡曰。若勇而慕義。盍爲我圖之。髡許諾。乃躬身投顯者。爲之昇輿。鄒女爲顯者第三妾。一日顯者妻妾遊天平山。髡密具舟于河。衆妾登輿。髡昇鄒氏。迂道疾趨舟。舟遽開。僕從急追。喊髡悉拳毆仆之。俄而舟已抵陳氏矣。學奇鳴官以得妻狀。官故惡顯者。心快之。而重賞以旌髡。髡義震吳下。顯者內慚。亦無如何也。

顧彩髡樵傳

三

藏板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庵訂

義客

街南氏曰。客之名。世以相訾謾。曰食客。曰門客。嘻。何賤哉。以勢合者。勢盡則離。以利交者。利窮則畔。亦客故自賤也。彼公孫杵曰。田橫之義士。非歟。夫客有氣誼相許者矣。有術智相為用者矣。今也不然。或曰。彈狹而歎無魚。若鷄鳴狗盜。

義客 一 蘇

亦豈不以食哉。卒之市義于薛。而脫孟嘗君于虎口。其術智氣誼有足多者。抑所謂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者非耶。然則食于人者。其名與義。既非客比。而於事。或鷄鳴狗盜之不若。又何也。故義客者。不可以弗誌也。

公孫杵曰 程嬰 春秋

屠岸賈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之妻。晉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亡何而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

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

無聲。已脫。朔客程。嬰謂友公孫杵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

易。立孤難耳。杵曰。趙氏先君子遇子厚。子強為其

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

之。衣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

匿趙孤。誰能予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

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

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

關義 宋二 義客 二 蘇

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

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

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

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

卜之。大業之後。為祟。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其趙氏乎。

公問趙尚有後乎。厥以實告。公乃召孤兒。匿之宮中。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與武田邑如故。及趙

武冠。為成人。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爲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祀。世世弗絕。

田橫客 列國

齊王田橫爲漢所敗。漢王爲帝。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夷族。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耳。不然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而自謂其客曰。橫。大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爲天子。

藏板

而橫乃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日耳。今陛下在洛陽。斬一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使者馳奏之。

高帝。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刎。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貫高 漢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張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貫高等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帝得

藏板

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其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栢人。栢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于是上并逮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者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高等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教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復與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

藏板

生平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媿于心乎。乃仰絕吭。遂死。吳子曰。貫高。義士也。而於漢爲逆。壁人。逆謀也。而其白王爲忠。或曰。豈有逆于漢而爲趙忠者乎。抑豈人臣之義乎。雖然。高特在漢定之後耳。不然。世之語義者。豈少之哉。而司馬公謂亡敖國則亦高之罪夫。

藏板

何進客

後漢

何進以河南尹遷大將軍。司徒楊賜遣孔融謁賀。不以時通。融奪調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追殺融。客言于進曰。文舉有重名。若造怨此人。則四

方之士去矣。不如禮之以示廣于天下。進從而辟之。

程邕之 六朝

沈攸之討蕭道成。自江陵下。以邊榮為司馬守江陵。張敬兒襲破之。榮不肯降。敬兒問曰。公何為同人作賊。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室忠臣。不可謂之為賊。身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命斬之。榮客程邕之。泰山人。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涕。

陸超之 董僧慧 六朝

陸超之。吳人。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宣城公鸞殺鄱陽。隨郡二王子懋起兵討鸞。鸞遣王玄逸討之。子懋敗。為于琳之所殺。琳之勸超之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逸等以其義。欲囚之。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周甲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逸嘉其節。厚為之歛。周又助。

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董僧慧者。姑

熟人。子勛之謀。攘袂相助。後子勛敗。玄逸執之。答曰。

晉安舉義。僕實預之。古云。非死之難。得死為難。願至

主人大殮畢。退就湯。獲玄逸許之。還白鸞。乃配東冶。

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

消息。并遺錢五百。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夏侯澄 唐

澄。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客也。師道謀逆。朝廷遣義成

軍討之。獲澄等。都知兵馬使劉悟襲師道斬之。函首

以送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大喜。疑其非真。召澄

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

日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改容。

皇甫鎮 唐

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僖宗時。澧州刺史

李詢辟之為判官。時黃巢之亂。羣盜陷澧州。鎮出走。

問人曰。李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

去。將安之。遂還詣賊。與詢同死。吳子曰。士為知己死。

鎮有之矣。科舉之設。烏足以盡天下士哉。彼黃巢者。



以不策去爲賊亂天下。若鎮之以義死，不相去天壤。故東漢之士，凡爲舉主死者，不下數十人，皆署之義。客唐有皇甫鎮尤僅見云。

趙玉 一作李玉 五代

呂充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充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僇，有趙王者，幽蓟義士也，久游充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潛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于禍。琦常以玉免已于難，欲厚

報之

玉

義

九

蘇

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王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仕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王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輔趙氏之孤。燕趙之士爲美談云。唐世說

劉啟光 明

天啟朝，逆奄魏忠賢屠僇正人，都給事魏大中，被逮。與楊漣、左光斗諸公繫詔獄。客劉啟光者，更名諸僕，出入禁中，左右之大中卒。啟光與其子學淨扶襯以

歸

燕客 明

燕客者，不知其姓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君子，皆正直忤璫，繫詔獄，客爲輿役。相左右，陰厚結獄卒。及五公先後斃，而大章獨後。一日，獄卒語客曰：「堂上勒顧公死期，奈何？」堂上者，掌獄許顯純也。客曰：「請延之五日，可乎？」復厚賂之。踰五日，詔移訊于刑部。客懼顯純知而急斃之。方傍皇而卒。曰：「五日矣，今晚豈復延乎？」俄而移部訊，尚書周應秋坐罪論斬，仍欲答之。二十大章竊嘆曰：「士可再辱乎？」乘間自經死。

徐起鳳 明

徐起鳳，不知何許人。從大僕寺丞申公嘉，亂備書十年。甲申國變，申公殉節，井中僮僕多散去。起鳳號極，次不肯離賊。從關東潰回，肆焚掠。公子煜拔太夫人，奪門出。童僕皆從。起鳳請雷曰：「俱去，櫬誰守？」已而賊焚民居，將及寓。起鳳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鞭之，叩請甚哀。賊爲感動，卒不焚。遂居民外徙。令下三

日室中所有縱掠不禁起鳳懼遍求里人之在京者  
得鐫工朱攀桂等三十餘人昇觀寄天寧寺得全李  
映碧三垣筆記

六二 美客

蘇  
桐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蓮巷訂

義屬

街南氏曰嘗觀古今風尚至漢之世何節烈矯矯也哉功曹掾吏從事其著者不勝數是時刺史太守得自辟舉其屬其為屬者知己之感深而意氣之交固傾身事之且殉之擬于私交然者向繫之客部以謂主客之誼云爾已乃覺其

關義

卷三 義屬

藏板

不然也彼賢者或不屑就或再三而始就又若靡也田疇之類多為名臣而夷之于客毋乃匪其倫歟因彙之別為部署曰義屬云或曰古者于所屬通謂君臣屬吏于太守刺史獨非臣歟曰漢以後君臣之號專在王朝侯牧以下不得相君臣矣屬之云者可與同升比肩事天子則君臣未有定分也然而報之殉之不異委質終身也者君子所深錄也况義有大焉者乎有定分而無所逃者乎

樂布

樂布梁人也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為人略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王滅之為都尉茶為燕王布為將燕反漢擊燕獲布為之贖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返漢以謀反案誅越夷三族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令趣烹之布埋越異請就烹上釋之拜為都尉

周燕 周嘉 漢

關義

卷三 義屬

藏板

周燕汝南安城人也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因家詣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吏曰請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立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燕立孫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

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  
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  
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于是相  
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  
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遭難之事嘉對曰太  
守被傷命懸賊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  
也

索盧放 漢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朱三 義屬

三

慕園 藏板

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常斬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  
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  
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  
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  
顯名

劉平 漢

建武初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劉平時爲郡  
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

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遂解去萌傷  
甚氣絕而甦渴求飲平傾其創血飲之數日萌竟死  
平裹創扶喪送至本縣

桓鸞 後漢

鸞桓榮之後少立操行以世濁恥不肯仕太守向苗  
有名跡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  
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間高其義後仕至議  
郎

李恂 後漢

關雋

朱三 義屬

四

慕園 藏板

李恂安定臨涇人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大守穎川李  
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  
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旣葬畱起塚墳持喪三年

闕敞 後漢

敞字子張平輿人任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  
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畱付敞敞埋著堂上  
遂遭世變道路阻絕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  
所給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雖窮老豈可用  
故君之財通當送致之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妻

夫皆死常病臨困惟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  
故五官掾平輿闕敞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長大  
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穿錢百三  
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三十萬耳今百三十萬不  
收當也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無疑也汝南先賢傳

公孫瓚

後漢

瓚爲遼西郡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  
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  
陽太守常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邙上祭辭先人辭  
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恐  
或不逮便當長辭墳墓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  
不歎息既行于道得赦還瓚舉孝廉遂大顯

楊匡

後漢

桓帝時杜喬與李固俱爲梁冀陷死獄中暴其尸杜  
喬故掾陳畱楊匡號泣星行至洛陽著故赤幘託爲  
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問  
太后赦而弗罪匡因帶鉄鎖詣闕上書乞李杜二公  
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

遂隱匿終身不仕

廉范

後漢

廉范杜陵人有志操永平初隴平太守鄧融備禮請  
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恨之范於是東至洛  
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卒  
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  
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因厄奮亂耶語  
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之及死竟不言身自  
將車送喪至南陽畢喪乃去

孫賓

後漢

第五種爲衛相門下掾孫賓甚賢善遇之種爲兗州  
刺史中常侍單超姪匡負勢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  
匡賓客糾發其贓數十萬奏劾之匡窘遣刺客刺羽  
爲羽所執超積忿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  
爲朔方太守蓄怒以俟贊乃謂其友閻子直魏子然  
曰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  
使君以還將以付二人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

于是 將俠客星夜追種及于太原遮險格殺送吏  
因下 興種乘贊日步從一日夜行四百餘里遂脫  
歸種 周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賊旻上書訟之會  
赦出卒

繆彤 後漢

彤汝南召 人也太守梁湛召為決曹吏安帝初湛  
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湛妻子避  
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塚潛穿井旁以為窟室  
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  
已死還見大驚關中咸稱傳之

戴就 後漢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任郡倉曹掾揚州刺史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  
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慷慨  
直辭色不少變又燒鏃斧使就挾于腋就語獄卒可  
熟燒斧勿令冷肉焦毀墮地投而食之主者窮竭酷  
慘無復餘力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  
皆謂已死發船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

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  
考實若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部符  
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  
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  
忤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于  
亭中如業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柙  
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  
里太守劉寵舉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彭修 後漢

修會稽毗陵人州辟從事時賊張于林等作亂修與  
太守出討賊 呈見車馬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  
太守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免賊素聞其恩信即殺  
弩中修者餘悉降散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  
也

衛福 徐咸 後漢

漁陽太守張顯出禦鮮卑兵馬掾嚴授陷伏而殺口  
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連赴之顯墮馬福以身

擁蔽口并殺之朝廷褒賞各除一子爲郎

所輔 後漢

永初二年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至厭次河戰敗雄被執以矛刺之時輔爲小吏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豪等縱劉雄而刺輔貫心洞背死東郡捕得豪等以狀聞上詔傷之賜鈔二十萬

趙戩 後漢

司徒王允既誅董卓卓將李傕作亂攻陷長安殺允允二子及宗族十餘人皆被害百姓喪氣莫敢收允

蘭美

卷三 義屬

九

墓園 藏板

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墓天子思允忠節使改殯墓之賜冊祭弔

尾敦 後漢

公孫瓚與劉虞相攻虞爲瓚所執遣還劉會天子使瓚順增虞封邑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瓚欲稱尊號瓚順斬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歸墓之

王修 三國

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

里社哀感鄉里里爲罷社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會

北海有反者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畢

而修至融每有難修雖使歸在家無不至常賴以免

袁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復爲別駕譚與弟尚相

攻軍敗率吏民往救極諫譚以兄弟宜相親陸譚不

能用曹操引軍攻袁譚于南皮王修時運糧在樂安

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

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主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尸

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

歛譚尸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田疇

卷三 義屬

墓園 藏板

田疇 三國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董卓之亂遷帝于長安

幽州牧劉虞欲遣使效臣節衆舉田疇疇時年二十

二虞乃備禮署爲從事疇自選家衆二十騎取間道

塞外致命長安詔拜騎都尉以爲天子蒙塵不可以

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虞已爲公孫瓚所害

疇謁祭虞墓陳發表章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獲

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答曰漢

室衰頹人懷異。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于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仇守義之臣。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而釋之。拘之軍中。禁其故人勿與通。或說瓚曰。疇義士不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之。疇北歸。率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袁紹招之不受。後從曹操破烏丸。封亭侯。堅辭不受。袁尚之死。斬送其首。令三軍

用義 卷三 義屬

藏板 二

向雄 皇甫晏 三國

司馬昭弑魏主髦。收尚書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時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及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主。以立于時。殿下仇慙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滅獲所笑。豈

仁賢所出哉。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漢晉春秋

龐清 三國

龐清。酒泉表氏人。母趙氏。名娥。趙安女。安為李壽所殺。娥手刃壽報父仇。詳義女部顯名於世。清以涼州從事守破羌。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令曰。敢臨其喪者死。清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義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清棄妻子。夜逾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

用義 卷三 義屬

藏板 三

馬隆 三國

魏車騎將軍王凌。與其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以齊王為司馬懿所制。謀立楚王彪。愚病死。後事泄。凌敗。自殺。司馬懿追戮二人。發冢剖棺。暴尸於市。東平馬隆嘗為兖州武吏。乃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檜柏。一州之。媿之。晉書



按隆爲愚屬吏而託爲家客想當時家客則可以無禁耳若楊康者豈人也哉

單固

三國

固字恭夏山陽人令狐愚在兖州辟爲別駕與治中從事楊康俱爲愚腹心及愚與王凌通謀廢立而愚病卒康詣洛陽固亦解祿事泄司馬懿討凌凌死因問愚于固固堅對無有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繫其家屬拷之不承錄康與對詰辭窮乃罵康曰老奴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康冀得封拜以辭固

剛美

卷三 義屬

三

藏板

高岱

三國

高岱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于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木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爲危竦以貢夙忿往必見害岱曰在君爲君且母在獄期于當往若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

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出其母岱豫具舟便將母乘舟易道而逃貢悔追之勿及而免

邵疇

三國

吳孫皓時會稽太守郭誕坐不白妖言被收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白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下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今妖訛橫興于國亂紀疇以尊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蹙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剛美

卷三 義屬

三

藏板

朱瑒

六朝

朱瑒者梁王琳故吏也琳爲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于市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

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字稱魏  
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  
胥之念終邁長弘之青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身  
首異處封樹靡卜瑒早籬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  
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  
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  
經之哭許田橫之墓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  
陽曾游江右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  
銜土之燕豐碑已樹時畱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

周妻

卷三

義屬

五

墓園  
藏板

陽固 北魏  
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  
懌被害元又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  
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皆不自安固以常

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  
聞而歎曰雖樂布王修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本傳

呼延平

南燕

慕容超慕容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德初仕秦為張  
掖太守及同慕容垂南征垂起兵山東苻昌收北海  
王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髮獲免納妻  
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  
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  
生超超十歲而公孫氏卒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  
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曰吾母子全  
濟呼延氏之力也今雖死吾欲納其女以報焉遂為  
超內其女

周妻

卷三

義屬

六

墓園  
藏板

李綱 安仁 北周

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  
屬證成其罪綱誓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露車載  
尸而出故吏皆散綱獨拊棺慟哭躬自埋瘞拜而去  
綱孫安仁唐永徽中為高宗太子忠左庶子屬太子  
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泣

涕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李馮 唐

唐玄宗初太平公主與其黨竇懷真等諸臣謀弑逆  
新興王晉預焉事敗皆伏誅晉被禽刑僚吏盡奔散  
惟司功李馮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  
聞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為相擢為尚書郎

張裴 明

張裴廣東布政陳選吏也成化時中官韋眷守廣恣  
虐于民有番賈馬力麻者泊海詐稱蘇門答刺貢使

義屬

三

慕國

眷利其貨將許焉選發其奸逐之而眷又使番人  
王凱父子航海與番人私市知縣高瑤執凱發其賊  
巨萬選以聞下巡撫都御史宋旻按報旻畏眷不敢  
詰選移文獎瑤眷益恨而誣選比瑤為奸墨上怒遣  
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  
皆阿眷賄選所黜吏張裴使証証選裴不從行囚裴  
刑之裴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憾滅公義而陷正人終  
不承行乃坐選矯旨發粟及曲庇其屬吏論罪徒奏  
入詔錦衣逮選至南昌卒友人張元禎為治喪歛張

裴伏闕上書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不免致

疑于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投杼于母豈成

王之不明而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可

銷骨也陛下明同日月恩同父母詎怙冒之中尚懼

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

崇正學夙抱孤忠予處群邪之間獨立眾爭之地內

官韋眷通番事發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之

以激貪懦固監司之職也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奸首

鼠兩端以致眷得姿行其意誣選以墨以榮聖聽李

同美

義屬

六

慕國

行受命即訊承眷頤指煅煉成獄未有左驗臣本小  
吏以註誤觸法罷黜實臣之罪眷妄意臣必憾以厚  
賄陷臣令誣証其獄臣雖胥吏不敢昧心以亂是非  
眷乃喉行逮臣于理捶楚竟日身無完膚行乃承眷  
口語文致以勘災不實矯制發粟且曲庇其屬以圖  
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而詬由夷為盜跖頃年嶺外  
地震水溢民引領待哺按臬藩置若罔聞選獨隱焉  
謂展轉勘待報則民絕命矣便宜賑發志在救民非  
有他也選性素剛以無罪而受奸人之虐侮不任憤

憇旬日而殂。行又幸其速死。禁勿使藥。又遣其養子。私以報眷。以快其忿。宵人佞毒。以致于斯。嗚呼。選砥節首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以他事罷。春鎮守召還。

圖義



卷三

義屬

一十九

慕園  
藏板

關義卷之四

宜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弟子

街南氏曰。始予之關義也。自吐工隸卒以下迄禽魚之屬。凡為類二十有幾。而未及于門弟子。以為椎魯下賤之徒。飛走蠕動之細。非有詩禮之澤。靈秀之質。語義者之所不及。然而能自致于義。介然自拔者。故可錄以風也。若夫弟子之

關義

卷四

義弟子

一

藏板

於師分義。攸屬亦猶夫屬毛委質之無可逃。而  
又濡染于詩書。講求夫名義。即義無足異者也。  
然而道喪俗漓。視其師若弁髦。然躁競無恒之  
徒。矜新鶩異。若北魏徐遵明。一年而三易其師。  
李業興于所師。雖類受業。不終而去。又或恣其  
狂噬。若胡夢炎之于朱子。陽推陰陷。若邢恕之  
于伊川。至于是非禍患之際。避匿自遠。為郭忠  
孝者。不可勝數也。若而人者。始未嘗不矯情作  
偽。貌為端人。依附聲施。以自飾於里鄰。而為師

者。亦誤以端人取之。而詎能逆億其匪人也哉。  
嗟夫。彼特謂函丈間。非若屬毛之不可解。委質  
之無所逃。其取舍從違。莫得而繩之云爾。抑詎  
知夫背其師者。斷未有篤于親忠于君者也。孟  
子之斥陳相告之。以子貢曾子之事。以生死向  
背。為門弟子衡也。吾錄義弟子。亦孟子意也。

云敞

漢

云敞。平陵人。吳章弟子。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王莽  
子宇亦師事之。宇非莽。絕衛氏教。衛后上書。求至京  
師。不聽。宇與章議莽好鬼神。可驚懼之。使人夜血洒  
莽門。事覺。宇死。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弟子千餘人。莽  
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  
司徒。按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  
稱焉。

侯芭

漢

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負土成墳。號曰玄  
墓。行喪三年。

鄭弘

漢

弘字巨君。楚王英反，引弘師焦贛。贛被收，道病亡。歿妻子禁獄。諸生懼連及，皆變姓名逃罪。弘獨免頭負鎖，為訟贛冤。顯宗赦贛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歸鄉里。

廉范 漢

范字叔度，在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詰責曰：「漢與楚王同謀反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

聞義

卷四

義弟子

三

墓園 藏板

頭曰：「臣無狀，愚惡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袞、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曰：「袞臣之會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

范父死蜀中，范年甫十五，別母迎喪。蜀郡太守張穆、廉丹之故吏，重資之，不受舟覆。范持柩俱溺，眾鈞救之，僅免。隴西太守鄧融請為功曹，未就而求為尉卒，衛融于獄中。見義奔肅宗之喪，廬江郡掾嚴麟車敗馬死，與之馬不告而去。麟欲歸馬，或告

以叔度好義，今奔國喪，獨當是耳。子故謂薄于師弟，必不忠不孝，不信薄于君臣朋友者也。通鑑載其為雲中太守，縛炬熱火以退賊口，遷蜀郡，貯水防火，民有五袴之謠，皆其政事耳。

桓典 漢

典，桓榮之曾孫也。榮師九江朱普，普卒，榮負土成墳。典初舉孝廉為郎，會沛國相王吉以罪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去。

聞義

卷四

義弟子

四

墓園 藏板

按後漢書本傳，不言吉為典師，而顧起元評曰：「漢時事師之禮如此，必有所據，今列弟子中，寧誤不忍遺也。」

景顧 漢

靈帝時，復治鈞黨，殺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于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毅之諱，而顧從父命亦附義弟子

馮胃 漢

李卻李固之父。順帝時封涉都侯卒。門人上黨馮胃為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胃字世威。奉世之後也。隱處不應徵辟。

王調 趙承 漢

太尉李固與杜喬皆為梁冀所嫉。又嘗欲立清河王蒜。冀立桓帝。會劉文與南郡賊劉鮪私謀立蒜為天子。冀因誣喬固與賊交通。為妖言下獄。門生王調。勃海人。貫械上書。証固之在。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鉄鎖詣闕。通訴太后。乃赦之。

閻柔 漢 義弟子 五 慕園 藏板

郭亮 董班 漢

梁冀陷李固。及赦出。京師人皆稱萬歲。冀益忌惡之。遂案誅固。暴其尸于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耶。太后聞之。赦不誅。

胡騰 漢

騰字子升。寶武陳蕃。為宦官所害。宗親賓客。悉就誅戮。騰為武府掾。少嘗師事武。獨殯殮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今史南陽張敞。共逃輔于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輔後舉孝廉。劉表辟為從事。還寶姓。陳蕃之死。其友朱震收葬。匿其子逸。事覺。拷掠至死不承。

朱穆 漢

穆。南陽宛人。字公叔。暉之孫也。五歲時。便以孝稱。後為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叔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世所推服。

楊政 漢

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教授數百人。升為黜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妻。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以戟又政。傷胸。

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卽尺一出，升政以是顯名。」

任末 漢

任末，字叔本，蜀郡人。以載友人喪知名。為郡功曹，後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禮震 高獲 漢

禮震，平原人也。歐陽歙以尚書教授，徵為司徒，坐賊下獄。請生守闕為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震時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至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耻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名，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縗三千匹，子復嗣爵。先是有高獲者，汝南新息人，嘗師事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鏡，

闕義

卷四 義弟子

二

慕園 藏板

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辭去，獲見獨行傳。

戴封 漢

戴封，字仲平，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夏侯惇 三國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為曹操所重用，為前將軍，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闕義

卷四 義弟子

八

慕園 藏板

牽招 三國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鄉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蹈鋒刃，殲殲隱尸，送喪還歸，道遇寇，史路等皆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哀請，賊義而釋之去。

許孜 晉



孜字季義東陽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費慈 宰意 晉

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將軍陸雲為右司馬宦者孟玖怨機雲誣機雲有貳心牽秀等共証之穎收機及雲殺之又收機司馬孫拯考掠數百兩蹀骨見終言機冤玖乃令獄吏詐為拯詞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訴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吾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同表

卷四 義弟子

九

墓園 藏板

員半干 唐

唐王義方卒門人員半干何彥先行喪時松栢于墓側三年乃去

愉侃 南強 宋

愉侃陳亮弟子也亮再詔獄侃犯難營救其弟南強貽書衆門人切責之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義之作書數通走謁諸臺官誦言之

倪元鎮 元

倪元鎮瓚自先世以來代雄于貨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翠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元鎮奉養終其身歿為制服執喪營墓務致誠懇當世稱之

顧潤之 元

俞長孺越之新昌人為寧國路儒學教授攜李顧德玉字潤之嘗從長孺學長孺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勿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

同表

卷四 義弟子

一

墓園 藏板

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橋李潤之奉其尸斂于家衰經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于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師斂于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死哭請寢又曰生于我乎養死于我乎殯非家殮之則將屍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為也聞者嘆服

黎貞 明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師事孫資洪武初補郡生以學行署新會訓導辭去築臺釣魚自儗子陵坐誣戍邊

東者十八年孫黃以黨禍戍遼被刑貞抱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葬安山之陽爲文以祭讀者無不墮淚

林嘉猷 明

嘉猷臨海人方孝孺弟子初師其同邑王琦琦坐累謫雲南無敢送者猷徒步千里追之泣而別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走蜀中師孝孺孝孺徵入從焉建文時仕至陝西僉事燕王卽位以孝孺故坐誅

王紳 明

閻美

卷四

義弟子

二

墓板

紳義烏人王禕之孫稔之子方孝孺門人且女夫也孝孺誅死從孝孺外姪鄭珣奔京師求其尸不得坐逮繫以大父忠節免且欲用之紳辭以疾放老于青巖私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

洪澗 明

澗字遠生歙人江天一弟子天一與金太史聲殉乙酉之難妻子當沒入澗毅然以爲己責走烈中數百里告募于其親友得百金贖之天一妻子乃得免以其餘金買田爲給養殮焉其觸熱行路也大汗污

衣輒解衣于溪暴之水漬而身伏水中待其燥衣而復行

梁濟 國朝

寧都 叔以文詞游于四方最知名卒于儀真同郡弟子梁份字質人心喪三年予友姜茲山遇之維楊見其蔬素啖粥問而知其以師喪故也

俞載公 國朝

載公蕪湖人子友徐程叔弟子也少事程叔授制藝程叔他館久之老病仍館殺其家時載公已以太學

閻美

卷四

義弟子

三

墓板

將筮仕程叔欲別去不可朝夕奉養凡九年卒于其家殯殮之弔者至治具爲喪宴初程叔弟子阮于岳爲御史遺之三十金以昇載公爲送死費至是悉授其子以歸歸殯之日號慟攀棺如親子焉

闡義卷之五

宣城吳肅公街南陵劉楷蓮

義童

街南氏曰孩提之童而仁義鍾焉大人者能無失而已雖然義取諸衡者也非識無稽也義取諸決者也非勇弗赴也強有學者之所審幾而濟務也竊嘗觀會參童子及汪疇之倫亦何較然于取舍之際哉即眾所推強有學者莫能喻也噫昂然負七尺須眉而配顏背義豈其性之所鍾孩提時而已失之耶彼馮道楊涉之徒即謂之天塲不得其死可也予故闡義而及童子汪疇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魯及齊師戰于郎公孫禺人遇負杖入保者與其鄰童汪疇往皆死焉魯人欲弗殤童汪疇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弗殤也不亦可乎

彭修

漢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漢為功曹

魏昭 漢

郭泰嘗止於陳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少年當精書義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委無變容顏色殊悅

夏侯榮 三國

榮淵幼子也七歲能文日誦千言文帝賓客百餘人入奏刺書爵里榮一寓目遍談不謬一人淵與漢戰而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奮劍沒于陣

佛念 六朝

佛念後秦姚泓子也。劉裕伐秦，遣王鎮惡破秦兵于渭橋。秦將卒多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兵入城，泓將出降。佛念時年方十一，言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乃發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壘門降。鎮惡以屬吏裕至，泓宗族百餘人降裕，皆殺之。送泓至建康，斬于市。

黃昌郎 未詳時代

黃昌郎，即非清郎也。方八歲時，為新羅王殺百濟王，乃先往百濟舞劍于市，觀者如堵。百濟王聞而奇之。

召入宮，令舞劍，因刺殺百濟王。後人作假面以象其舞。

樂氏男 唐

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没人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樂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服矣。武后悟，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于是七人者俱得免。」

免人知唐氏再造，皆梁公之績。豈知梁公不死，實樂氏一小男力乎。

唐書

卷五 義童

四

藏板

關義卷之六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巷訂

義工

街南氏曰嘗讀史至唐工人安金藏剖心白皇  
嗣不反而睿宗卒賴以安噫此其功寧出狄梁  
公下哉梁公不欲以去就爭其功婉金藏以死  
生爭其功捷雖大臣之與小臣不同而其情不  
俱篤乎先王之制工執藝事以諫夫聖主求言

月美

卷之二 義工

義工

若不及設敢諫之鼓樹誹謗之木邀之賞而激  
之以刑當其時為之工者與矇矓庶人同效其  
箴賦傳語之規蓋無難者女主暴辟其誰與我  
鼎鑊沸前即卿大夫立靡耳而乃有狎逆鱗觸  
權倖慨然節死而伸所欲鳴如金藏者不亦偉  
哉彼蓋怒然於鼎社之移根本之撥而不忍唐  
葉之斬故不能自己已諫何容心哉乙酉之難  
梳工魏三署盛生文鼎部其被繫也不承以死  
肅蓋目擊之云若而人者或家國之痛矢於隱

憂或善惡之公激於羹棗古今往往不乏要莫  
得而沮焉彼其工於義亦奚啻其工於器也

安金藏

唐

嗣聖十年有告皇嗣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之太  
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  
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劉萬餘

唐

劉萬餘長安工也黃巢陷長安萬餘乃與樂工鄧慢  
兒等竊相謂曰寇方猖熾所向無敵而京城糧貯悉  
為所資支持之力計可數年吾儕受國厚恩欲效忠  
赤而無由自脫皆為賊所用不如以計給之使之坐  
困則賊亡有日矣萬餘于是伴為巢策者從容謂曰  
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一旦兵逼于外無金城百  
丈之固何以自守巢然之即日選丁壯十餘萬人具  
畚鍤為築城之役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  
而不竣倉貯為虛人剝榆皮以食萬餘懼巢之悔而  
罪之也乃出走河陽經年病卒

錄異記

安民

宋

宋崇寧元年蔡京既相悉毀元祐法追貶元祐諸忠賢為姦黨刻石端禮門已復頒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之安民者長安石工也當鐫字辭曰安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如清議何安民不忍刻也府官怒將置之罪安民泣曰役吾分也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萬世死且不瞑聞者愧之

九江石工 宋

九江有石工者當刻黨籍碑辭于太守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此可與安民並傳

潘生 元

潘生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與兩弟奉母居與人執其篋治筐篋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飢道殣相望度無所得食則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何若用吾強壯以延母且夕乎即以母屬兩弟而自備于回鶻人乃告母曰兒備錢塘常數月得錢米可

相活母勿憂已回鶻人轉賣之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眾禁沐母得轉掠飢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還道女子鴉巢而尾其後問之則曰淮產也以飢故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能挾我以偕乎遂相携以行日操瓢行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洽日久而未嘗一語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因抵其家女上堂見父母泣涕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即引生更衣具酒炙飲半執醜而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者皆君力也今吾女猶處于誼且暴淮楚間矣願君去家久母不知存否歲丁游飢鄉閉必離徙處舍墟莽矣雖有兄弟恐亦不自存活吾家尚薄有田園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母歸生毅然謝曰嗟乎吾敢以若女為利哉子雖賤不讀書知義不可取况吾母衰耄度尚可活萬一母死兩弟或有一存倘遂不歸是吾遠死吾母也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已三年矣兩弟亦死生為追制服復治墳塋以終其鄉

楊賢 明

天順間門達以都指揮僉事治鎮撫獄達有寵于上而恭學士李賢及都指揮袁彬乃疑賢於上上遂疎賢而彬猶以義故位達上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肖以火五毒備至彬不勝苦而燕中少年楊賢者為漆工尚方憤曰袁公上與同患難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陳達奸惡狀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達并治達恚捶賢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

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楊賢

魏三 明

乙酉鼎革寧國將陷宣城麻公三衡起兵稽亭中丞

丘公祖德起華陽湯生廷宏盛生文鼎起南湖誓師禦之金陵人魏三者梳工也棄家入伍申往來諸公所文鼎使謀于城門者執之未知主名欲迹得之將執戮諸公魏三終不承遂杖之斃

武風子 明

武風子者滇之武定州人也名恬性嗜酒滇多產細竹可為箬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頗自矜重靳不與人好事者每嘲其謀醉時置酒招之以火與箬雜陳于前而

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武風子

計達且憾李學士謬曰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復與前賢乃耳語達曰小人何辦此此李學士草也達大喜罷管出湯沐沐賢醪肉食之持牒訴上上命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寬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我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引他人為也達失色計沮上悟趣出彬分司南都而賢亦得免

此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于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云。安定守某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于庭，血流體潰，終不應。風子踪跡無定，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畱必作數十箸以謀醉。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于傍，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卧，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

可美

卷六 義工

二

蘇轍

藝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但所繪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或曰：其有道者歟。



關義卷之七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遠卷訂

義卒

街南氏曰甚矣夫舍生取義之難也世有能舍其生者矣匹夫匹婦勢窮力屈計無復之而自經溝瀆是謂諒死情有不能忍拔劍而起挺身而鬪砥首刎胸自抵于罪是謂慆死探珠於淵獵材于莽力搏異類血殷齒牙是謂貪死此其于死未暇計也自非然者雖驅之以必死之地被之以得死之名苟可以倖逸也則罔不宛轉遲回冀以自存者故取義難也今夫卒操死人之具置身于必死之場進則有立殊之創而退則有必誅之法當是時即捐軀赴難以自附于死級之義其為途亦甚便矣然而死于亂死于法莫死于義也則夫處疆場之劇卒能奮躍自鳴不泯泯于鳥喙蟻垤之間不亦卓然行伍間丈夫哉若乃志有所存並有所感發憤于鋤

奸報德之行而非迫于疆場之不得不死者

其取義也抑又有足多者集義卒

李懷光軍卒 唐

李懷光以李晟軍盛欲引軍襲東渭橋三令其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擊朱泚惟力是從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不能強

朱滔軍卒 唐

德宗勅朱滔還鎮幽州滔欲得深州不許遂懷怨望畱屯於深朝廷討田悅滔言於眾曰欲與諸君共趨

關義 朱滔 義卒

魏州破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之乃曰幽州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榮寵將士亦各蒙官勳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倖冀滔默然已而滔將步卒發深州至東鹿詰朝將行吹角未已士卒忽大亂喧噪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之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驛後牙將蔡雄等詭語之曰司徒欲取深州冀得絲續寬汝曹賦率耳朝廷無信以深州昇康日知又朝廷賜絹汝等人十疋至魏皆為馬燧所奪司

徙南行爲汝曹非自爲也衆呼曰雖知司徒爲士卒終不如奉詔歸鎮雄曰各部伍往深州數日再歸鎮耳衆乃定滔引軍還深州密訪諸倡率者得二百餘人斬之

石孝忠 唐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雞盜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李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胤皆受丞相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換碑專歸美丞相孝忠見其文大恚怒因作

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臥地若不勝按驗狀吏就詰

蘇文忠公

力椎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之孝忠伺隙用柳尾拉殺之上聞之使詣闕下及至問曰汝椎碑殺吏爲何對曰臣一死未足寒責今得面天顏一言赤族無恨臣事李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禽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手賞不當功罰不當罪

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椎碑不惟明愬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椎碑無以爲吏僉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段學士換碑如孝忠語羅隱作傳

蘇公獄卒 宋

蘇文忠公下御史獄當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公憂在必死有一卒仁而有禮事公甚謹每夕必然湯爲濯足公以誠叩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以二詩爲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此公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日不瞑矣卒受其詩藏之枕中詩有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人間未了因之句公果無恙後謫黃州獄卒口還學士此詩孔平仲談苑

蘇文忠公

蘇文忠公

馬俊 太平州慈湖砦兵也州軍陸德周青張順等叛青爲謀主約翌日招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

馬俊 宋

其將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手賞不當功罰不當罪

後諭眾開門其徒許之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事遂不克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俱伏誅尋贈俊修武郎立廟曰登勇

李震 宋

李震汴人靖康時小校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傷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絀諸庭柱齧割之膚肉垂盡腸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剛義

宋

曹文洽

義卒

五

藏板

曹文洽鄭滑之卒也時姚南仲為節度監軍薛盈珍怙勢頗甚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盈珍譏于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上表証南仲以他事文洽時以賫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憤怒遂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于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洽二緘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高宗聞其事頗疑南仲趨入朝上曰盈珍擾卿甚邪

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高宗默然出談寶錄

唐琦 宋

唐琦高宗時衛士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金人犯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令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傍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汝首即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女何人獨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琦仍顧鄴曰我月給才五斗米不肯背其主女享國厚恩乃如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趨殺之至死不絕口事聞詔為立廟

施全 宋

施全杭州人靖康中為殿司小校憤秦檜倡和議殺岳飛乃伺其出挾刃刺之不中為檜所執送大理檜鞠之全曰舉天下皆欲殺汝汝獨不欲故欲殺汝耳檜命磔于市後人立廟于吳山之麓曰施公廟

金校 宋

建炎二年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粘沒罕追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官南歸恨力不能磔劉豫忍事之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湯鑊粘沒罕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且止劍士為皓跪進得齒遞冷山校之力也

蔡青 鄒進 熊保 宋紹興時

蔡青漳浦人與同縣人鄒進熊保俱為左翼軍步兵時山寇焚縣治郡發皇甫某領步兵二十五人屯縣

閩義 宋一 義卒

魏綱

北門賊率三百餘人至西關皇甫曰我等當效力死戰耳三人乃披髮操戈瞋目叱眾曰義當為國死既而與賊遇自卯至酉殺傷甚眾賊分兩道而遁三人乘勝追逐賊勢窮反鬪三人皆中傷以沒邑人哀之合墓于邑西至今相傳曰勇士墓

范旺 宋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順昌縣盜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葵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

以活今力不能討叛更助為虐是無天日也賊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支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滅邑人馮異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間詔贈承信郎更立廟祀之號忠節

包明 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

閩義 宋一 義卒

魏綱

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澈拜叅知政事一府皆往汪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恤也未幾以病死 放翁集

魏順 宋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拉脇而殛獄卒魏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順塋之北山之瀉身素有二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

雙橋于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銘簡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歛禮服也朝野遺紀

孫益 宋

紹定時孫益楊州泰興人少豪俠李全犯楊州游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煥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眾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却益厲聲曰王大至益率眾拒之見賊勢盛且前且却益厲聲曰王

聞義

義卒

墓園

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珣顧渚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珣渚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彭義斌 宋

義斌大名忠義軍也與蒙古將孛里海戰于內黃之五馬山敗績敵欲降之義斌厲聲曰我大宋人義不爲他臣屬遂死之

儲福 明

儲福燕山衛卒無錫人靖難兵起感憤挈母韓妻范

逃去文皇即位詔挨購戍卒入伍福至燕山調雲南

曲靖衛復挈家行因仰天嘆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

爲從逆之臣在舟中日夜號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

韓妻范爲營地墓之范時年二十有姿色居平奉姑

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慟不欲聞之姑也官

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諗其事則曰此節孝婦

也安忍犯之一日范浣澗水中見其傍草生若虎丘

蘆因取織之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范營墓爲廬

聞義 卷二 義卒

墓園

于墓傍若干歲年八十餘卒自范之卒也蕭草不復生土人義之尊其廬爲菴集尼居之扁曰崇孝云

龔翊 明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爲金川門卒靖

難兵至谷王穗及李景隆開門迎降翊力不能拒大

哭還鄉隱居教授生徒安貧好學宣德間周忱巡撫

其地欲薦用之翊謝不就曰翊仕無害于義但負向

來城門一慟耳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卒年八十餘

其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

王永 明

王永正統時錦衣衛卒也王振之橫諸內臣減此黨為奸而永獨心惡之乃為匿名書數振罪而揭之衛振姪王山緝而執之坐妖言斬于市

劉玘 明

大同有叛卒王三者數為邊患朝廷懸賞搆之勿得戍卒劉玘者素善三請誘之乃携妻女以釀為業三忽望見大驚問何以至此佯泣曰貧甚三曰我在憂貧耶相與道平生歡三欲入其舍玘辭曰陋甚三固欲往且請見其妻女其妻亦謬為恭敬遂巡跪奉觴盡醉偃卧舍中數試之知其德玘乃與其徒以大椎椎其兩臂縛以巨繩檻送京師邊患遂息

周敖 明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已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為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之不易儒衣巾奔至家痛哭觸庭槐死死後衛巾被面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臨其喪不裂巾而飲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名山藏

孫堂 明

嘉靖已亥世宗將幸承天羣臣諫者皆罪譴命下有軍校孫堂者自西闕闌入奉天門大呼衛士捕之堂言我攔駕耳途中蓋造棚廠民死過半矣我實不忍皇帝何忍願止南巡之駕詔下獄以病狂論死并罪守衛

金祥 明

金祥武昌熊中丞桴門卒也桴始守太倉以倭亂奉旨討賊自效祥十餘人從偶戰敗皆散獨祥不去公曰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竟殿公後公過橋而寇已登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壞寇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而屢捷進公郡丞討賊如故一日與儕輩酌于郊寺中祥忽大叫口冠至矣蓋其全氣見也眾驚駭從皆失有乘馬過者祥推墮之以乘公而親執其銜馳躍如雲人馬足皆不在地及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 中日公戰敗而祥又常翼公已又奮擊得大捷公在海上大小三十餘

戰祥未嘗不從屢經險得脫皆其忠勇之力云

金鑄 明

金鑄遼陽健兒其長王世勳率眾卒禦寇被圍眾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勳尚困圍中復奮死潰重圍入與世勳俱世助馬為寇所奪即以已馬乘世助身獨步戰援不至竟死之

竇成 明

竇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小卒也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攻之益急時應登兵少不能禦輕騎出請救于廬道出舒城解鞍而飯賊

闕義 卷七 義卒

三

藏板

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糧且盡守者皆倦賊知之命應登擇其卒為營中所素信者使招諭之廖舉成成許賊以精兵二人利刃夾其頭迫至城下成給曰曷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我好與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竇成也主將為賊所劫逼我招汝等降幸堅守勿生異志賊掘西門地將穿城而入遇石不能穿糧及火藥皆盡無能為也城中宜速請援兵我判死報城中知之賊刃破其腦且

破且號至死不絕城上人望見之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之而拜迄斬割既盡乃止于是城守益憤相與設主建祠祀之賊旋解圍去明年再至為黃將軍得功所敗宵遁城以全

俞希龍 明

崇禎末宣大總督盧象昇帥師勤王至保定之賈莊為奸人刺死眾謂其敗旗校俞希龍嘗隨營打點下東廠太監王之心鞠之希龍稱其忠勇有略不幸為刺客所中手書遺疏而死之心以為誕加之極刑身無完膚終不承仰天嘆曰國家負盧公再無忠臣矣言畢而絕

闕義 卷七 義卒

四

藏板

關義卷之八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遠巷訂

義道士

街南氏曰莫非道也而獨私之老氏者自莊周始也君父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周之言也彼雖小仁義而其語義未嘗不與儒並汲汲也夫義亦道也道之名悉舉而署之羽流何也全真也黃白也禁禁也道惡道倘所謂在瓦礫在矢溺抑或然耶其有識夫義若聃與周之云者猶道也然以予觀于載記亦何寥寥哉備一例以與僧之徒并錄之可也

安世通

宋

宋寧宗時吳曦反詔以楊輔為制置使以輔知成都嘗言曦必反當能破賊也青城山道士安世通上書于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

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

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

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

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擁子之

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

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

民而為叛也且曦雖叛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遇士

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

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態所謂停囚長智吾

聞義

宋人

義道士

二

蘇板

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而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而世通言之尤切輔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不聽曦移輔知遂寧府輔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深有媿于道士矣

徐道明

宋

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德祐元年元兵圍城道明



謁郡守姚■曰事急矣計將安出守曰內無食外無  
援死守而已道明還 謂其徒曰姚公誓與城存  
亡吾屬亦不失為義 乃取觀中文籍藏之石函置  
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誦老子兵使之拜不顧  
以兵脇之不為動遂死之

附錄

卷八

義道士

三

墓  
板

關義卷之九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遠菴訂

義僧

街南氏曰：佛氏滅天常，悖君父以求脫生死，儒

者嗣之，謂行不仁，徒不可以持世，顧有儒衣冠

而沉溺其教，莫能悟者，彼緇而髡，何足以語此

昔宋僧德公之將死也，謂其徒曰：予苦行百年，

迄無所得，徒為不忠不孝之人，汝其改諸，卓哉

關義

卷九

義僧

一

慕園藏板

可謂有識之傑矣，然則僧矣，而僧皎然慕義，不

規規于生死者，是可執儒而徒偉衣冠者，謝之

曰：滅天常，悖君父，亦何必緇而髡者乎。

曇永

晉

王廡為吳國內史，與王恭相攻，恭遣劉牢之擊其子

泰，斬之，又與廡戰，廡敗走，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

提衣襖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

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

會彬

南北朝

王慧龍，晉尚書僕射王愉之孫，劉裕微時，愉不為禮，

裕得志，愉合門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會彬所匿，

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匆匆，疑為王氏子，孫彬稱

為受業者，乃免，後仕北魏，任為安南大將軍，卒後，將

去于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并會彬像，為讚焉。

曇遷

南宋

僧曇，姓支，本月支人，寓建康，篤好玄修，游心佛義，

善談老莊，與范蔚宗、王曇首游，蔚宗被誅，家有十二

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服，悉營葬送，宋武聞

關義

卷九

義僧

二

藏板

之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事。

真寶

宋

真寶，五臺山僧也，本代州人，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

事于山中，帝召對便殿，眷賞甚隆，還山，益聚兵助討

山縣，不守，敵眾大至，真寶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

焚，曾下令生致真寶，卒被獲，至則抗辭無撓，曾異之

不忍殺，使人勸誘，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

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失言耶，怡然就刃，北

人異之。

奉忠 宋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奉忠迎謁子厚見之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章默然

温日觀 宋

杭僧子温字仲言號日觀善畫葡萄居葛嶺瑪瑙寺人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葡萄枝葉須梗皆具草書法酷嗜酒惟揚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

剛美

宋九 義僧

藏板

曰掘墳賊掘墳賊鮮于伯機父愛之温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藻豆彼法中所謂散聖殆其人歟抑吾法中義士矣支離叟即鮮于家所種松也 遂昌雜錄

莫謙之 萬安 宋

莫謙之萬安俱常州宜興僧也德祐初謙之糾合義士捍禦鄉閭于是朝廷詔為溧陽尉已而歿于戰安之起兵也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禪及兵敗亦死

林德誠 宋

德誠福建福寧僧也初州守王伯顏城陷被執罵賊不屈死明年德誠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觀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將軍急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首江二蠻福寧遂平

雲門僧 明

雲門寺僧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茶具筆墨泛舟而游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童子竊傳子人有不為王蠲死聊濟伯夷貧之句

懷壁 明

懷壁者晉陵杏塘里人幼出家雲陽東林之村寺不三二里許則冢宰赤函張捷居也壁與張氏交善張罷少宰家居其子範戎以任子就選京師張屬壁與俱揖之曰以此相累及都範戎補銀臺從事值小瑞盜御用雕龍磁漆器出售之狼藉都市無忌又無甚高價範戎素有嗜古癖問購收之壁諫不聽其門客竟以此洩入緝厥奉旨逮讞則門下客先已他出壁亦

踰垣避矣。忽念曰：吾不出，則長君獄不可解。復踰垣入，就繫。事經東廠錦衣刑部歲餘，無刑不歷。壁自陳，購以供佛。長君無與也。鄭潛菴張玉箚諸公，時亦繫獄中，為詩歌記其事。獄者陰義壁，并寬範我，以故得就戍歸。已而賊陷京師，南都擁立，張公起為大家宰，迎壁入署。未久，辭公歸。公留之，壁曰：時平無所用我，有緩急當自來。已而湘襄告急，公復遣迎壁。壁已到，公曰：信人也，喜甚。因與計生死事。壁曰：此公事，惟公意耳。及南都陷，公乃遣其家就民居，同壁微服行走。

義會

義會

鷄鳴寺中，主僧疑逋，官不納。壁懇乃納。是夜張公溢于寺中，壁守殮之。仍間道，滿足乞食，走四百里，報其家知焉。先是甲申，潛菴鄭公奉赦出獄，過江南訪壁，為買雲陽田二頃，以券畀壁。壁受之。乙酉之變，壁完券還鄭公曰：公以此為還鄉計，鄭公因得歸。壁年四十，有膂力，力耕治生，不事乞募，與交無纖毫欺也。賀天

海明

燕湖僧慧淵，字海明，蜀重慶人也。乙酉鼎革，徽太史

金聲起兵，敗繫被害于金陵。海明聞之，乃丐貸市棺木，徑前抱公尸而歛。隸人叱阻之，海明了不畏，卒殮公。以柩載歸燕湖小巷中，匿焉。初，金公被害，同人江天一及陳繼遇、吳國禎、余元英、四人者同死。諸生閔遵古者，天一故人，也。天一與金公被執，道燕湖，遵古為具酒食，周旋甚至。至是聞海明收金公，泣曰：奈文石先生何！休寧程達可願捐三十金，遵古謀之。海明、海明允之，又以其三人皆可念也。海明難之，會閩人蕭倫慨然，益以多金，悉收以至燕，歸櫬于徽。後惟余吳兩家無人歸視。海明與倫等買地葬之，而碑識其處。海明死，遵古一建菴，海明墓傍，署曰崇義。倫別有傳

義會

義會

見義民部。○江天一弟天表，誠收金尸者，僧惠元與僕相賢，非海明。海明豈惠元，即慧淵耶。

澹齋

澹齋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金陵人為僧發願，以濟獄中之人，飯粥絮棗藥餌器用無不具。如是數十年。一日寺中遇黃太冲，銜袖墮一紙，拾之，則有兩人姓名。太冲驚問，此某妻與子也。汝何自書之。澹齋偽為不知狀，周問之，始曰：兩人在仁和獄中，因飯囚，故習

之知其爲忘臣家屬也。今開贖例得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無可告語，書之以識吾願耳。太冲曰：此吾輩事也。奈何？予時錢虞山寓武林，太冲往告之，以五十金界澹齋。過三日，來告得贖，勸之他往。遷延不決，復見收捕，然澹齋之心盡矣。黃太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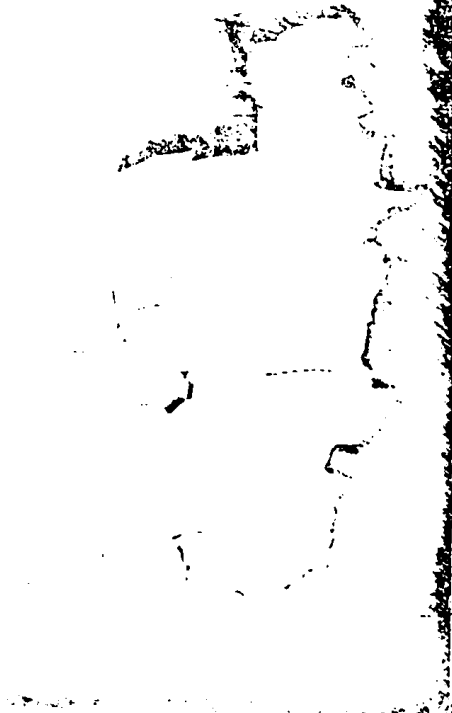
附錄

卷一

義信

二

慕園  
藏卷



關義卷之十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蘧菴訂

義女

街南氏曰婦人之談說道理也不男子若也而其休利害患死生則百男子也休利害患死生則安足以語義不能談說道理又安能以行義古貞女烈婦矯然獨遂之死靡他不巾幗而冠帶也哉雖然從一勿貳有暱於志者舍命弗渝

義女

義女

有激於節者笄而字人不猶委質垂紳束乎分之無可逃而斷乎義之所必出乎是庸衆所矜而未可為貞烈者難也古之閨操者多矣吾不具論吾獨怪夫擴房帷之 晰報雪之誼當禍患之臨曉然于君父之紀者噫寧謂不郵其緯而憂宗國隕為非發宜爾耶請書以質之天下之談說道理者

齊義繼母 列國

宣王時有鬪死于道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

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試問其母聽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其少君相問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謂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一 走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于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

義女

義女

義女

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之尊其母號曰義母

魯義姑姊 列國

魯義姑姊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然母所抱誰曰不知也齊將追之軍士引弓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

之子母其親愛也痛甚于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生則魯君不吾畜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脇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丘子妻

列國

義女

三

義女

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之蓋之偏將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亡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亡于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固自殺也以救不得死其妻曰曩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

無益于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一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法可謂仁乎愛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事君公義也妻子私愛也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實恥之况于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遂自殺戎君賢之以太牢祠以禮而葬之賜其弟金百鎰而使別治蓋

魯保母

列國

義女

三

義女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時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我子代

之義保遂以之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于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

魏乳母 列國

魏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

列國

卷一 美女

魏國

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千。與公子俱

死。秦王義之。葬以卿禮。賜金百鎰。祀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

魏芒卯 列國

芒卯之後妻孟陽氏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孝。母厚遇之。乃令其三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子猶不孝。于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汝何救焉。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罪。今以其假子而不爲救。何以異于無母。其父

列國

卷一 美女

魏國

爲其孤也。而使妾母焉。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于世。王聞之。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是五子以孝名。

王孫賈母 列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



之卒以復國。

女子碧 漢

王莽建國元年。篡漢位。廢孺子嬰。長安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李文姬 漢

李固以方正忤梁冀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

謀匿燮。托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長

基。次茲。皆被收死獄中。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眾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氏將絕。今幸得而濟。慎母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言。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祠焉。

范滂母 漢

范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龐娥親 漢

閔義 義女  
烈女龐娥親者。酒泉表氏人。龐子夏之妻。福祿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郡李壽所殺。有男三人。皆欲報仇。會疫災並死。壽喜云。壯男盡矣。女弱何足復憂。娥親子消。出聞之以告娥親。娥親感激愈深。愴然曰。李壽汝莫喜也。焉知娥親弱女子。不手刃殺汝而自傷。倖耶。遂陰市利刃。晝夜哀酸。志必殺壽。比隣徐氏媪。憂娥親不能制。恐反見害。每諫止之曰。彼男子也。凶惡有素。邂逅不勝。則為重受禍于彼。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復何求。今三

弟早死，門戶衰氓，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于人哉！以卿心况我，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殺明矣。夜數礪刃，切齒悲憤，家人及鄰里咸笑之。娥親曰：若等笑直以我女弱，終不能殺壽也。要當以壽頸血汗此刃，俾卿等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于都亭之前。白日與之遇，便下車叩壽馬，叱之。壽驚愕，娥親奮力砍之，并傷馬。馬驚壽擠道溝中，復就地砍之。中柑折所持刃，壽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壽刃，截其頸，持詣有司伏罪。辭色不變。福祿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卽解綬去，弛法縱之。娥親曰：仇塞身死，妾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敢貪生以枉法乎？鄉人觀者如堵，咸為之悲泣嗟咨焉。守尉陰語使便宜自匿，復不肯曰：仇人已死，妾願畢矣。義無所逃死，辭愈厲。尉知其不可奪，強載還家。刺史太守並表稱其烈義，立碑顯其閭。太常張奐以東帛二十端禮之。皇甫謐列女傳

姜敘母

趙昂妻

東漢

馬超叛漢，破隴上諸郡，遂攻冀城，救兵不至。刺史太

守俱欲降，參軍楊阜號哭諫阻。刺史不聽，開門迎超。超殺刺史太守，阜假葦妻出，時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歔悲甚，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視息于天下？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州士大夫皆蒙其恥。敘母慨然曰：韋使君被難，亦汝之負，人誰不死？死于忠義，得其所也。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等合謀討超，令趙福等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事必萬全，奈何異日雪君父之大仇，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敘進兵，齒城。昂據祁山討超，超怒，趙衢給超出自擊之，衢閉城，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敢面目向人乎？超殺之，又殺昂子月。阜身超戰，身被五創，超敗奔張魯。阜以功賜爵關內侯。

謝娥

東漢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貞。居貞與娥父同為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備申家，因

群盜飲酒蘭春與群盜皆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賊巨萬娥乃祝髮爲尼

孫氏 晉

虞潭母孫氏孫權族女也初適潭父忠有婦德忠亡誓不嫁潭幼母訓以忠義長而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韜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之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勿以吾老爲慮也仍聞義 卷一 義女 二 蘇峻 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所服環佩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爾何爲獨否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于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平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王廣女 晉

王氏王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節廣事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楊芳陷楊州廣被殺女時年十

五芳納之女夜從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裔我誅父賊吾聞之父仇不共天母仇不共地汝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卽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通衢以塞大恥遂自殺

荀灌 晉

荀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兵于宛爲賊杜會所圍崧兵少食盡欲求救于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

范氏 隋

字文化及旣弑煬帝給事郎許善心執節不屈化及收執殺之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棺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不食十餘日而卒

王舜 隋

王舜趙郡王子春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一弟五歲璠二歲並孤苦寄食所親舜撫二妹而陰有

復仇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  
不許。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汝輩  
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  
垂泣曰。惟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殺長忻  
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  
能決。文帝聞而嘉嘆。原其罪。

洗夫人 隋

隋得天下。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舉高涼郡太夫人  
洗氏為主。高涼太守馮寶妻也。號聖母。保境拒守。詔

閩表

卷一 美女

三

蘇園

遣柱國韋洗安撫。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  
國亡。便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  
馮魂帥眾迎洗。諸州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  
宋康郡夫人。後番禺王仲宣反。夫人遣其孫馮暄將  
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遛不進。夫人大  
怒。執暄繫獄。更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令諸將擊仲  
宣。洗氏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鼓騎。從裴矩巡撫二  
十餘州。朝廷拜益為高州刺史。贈馮寶廣州總管。譙  
國公冊洗氏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宜

行事仍赦暄罪。皇后賜夫人首飾。宴服。夫人并梁陳  
賜物各藏一庫。歲時大會。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惟  
一忠順之心。又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論總管  
趙洵貪虐之罪。上致洵于法。委夫人招慰降叛。夫人  
親戴詔書。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上賜臨振縣為湯沐邑。賜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狄姨 唐

狄公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姨止一子。  
未嘗入都城。狄公每伏臘晦朔。修餽甚謹。嘗休暇。  
姨適。姨子挾弓矢。携雉兔歸。顧揖狄公。意甚輕簡。公  
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  
相自為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狄公大慙  
而退。

高叡妻 唐

高叡妻秦氏女也。中宗朝。叡為趙州刺史。為默啜所  
攻。州陷。叡仰藥不死。夫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  
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  
當以死報。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

知不可屈乃殺之後贈獻冬官尚書諡曰節

王義方母 唐

唐高宗時李義府侍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獄義府囑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待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猶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僕固懷恩母 唐

代宗時僕固懷恩反其子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其禮葬之功臣皆感嘆

李日月母 唐

朱泚之亂奉天被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日月死泚歸其屍于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死已晚矣初城下之戰重捷死之賊以其首去德宗撫其身而哭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結蒲為身而葬之嗚呼忠義之士感于寇賊悖逆之人見嫉父母兩人之事可為萬世勸懲矣

楊氏 唐

楊氏董昌齡母也昌齡嘗為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訓于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為歐城令楊復戒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朝廷母以前敗為慮母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沒無憾矣及王師逼郟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欵于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關卽拜郟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皆老母之訓也憲宗嗟嘆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者數矣蔡平楊

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楊氏 唐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抵項城將掠玉帛妻女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曰若不守縣吾民為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于庭楊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千錢刀矢刃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登城楊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流矢中侃手侃傷而歸楊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於戰不猶愈于家乎侃裹傷復將趣城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婿也賊勢沮

遂散去刺史上侃功超遷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彼何人哉

竇桂娘 唐

李希烈入汴州聞戶曹參軍竇良女桂娘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先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甲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舍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

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殞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九如令桃。先奇發。九見之。言于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于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暴其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杜牧之傳

李漸榮 唐

朱溫謀弑昭宗。遣判官李振。與統軍朱友恭。樞密使蔣玄暉。率牙官史太百人。夜叩宮門入。殺宮人裴貞一。問帝所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迫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見殺。玄暉矯詔稱漸榮貞一弑逆。

歌者婦 唐

南中有大帥。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帥欲私之。婦拒不許。帥密害其夫。而置婦于別室。多其

珠翠以悅之。適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似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頭矣。太平廣記

劉氏 後漢

高祖時。鳳翔節度使侯益謀叛。歸蜀。帝使大將軍王景崇往圖之。益趨入朝。而帝崩。益家富。厚賄執政。而毀景崇。景崇怨朝廷。遂稱兵。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炬。前天平行軍司馬。在外得免。仁炬子延廣。尚在磁祿。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大梁。歸于益家。

劉仁瞻夫人 南唐

周師圍壽州。節度使劉仁瞻固守。及周主至淮。唐城邑多不守。唐君臣表請。稱臣納貢。獨仁瞻不肯。仁瞻憤悒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汎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許。廷構復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趨命斬之然後成服將士皆感泣

劉安世母

宋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用張膽以身任事誠有綱忤禍謫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得汝幸居此地當捐生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為殿上虎

閻美

宋

義女

三

藏板

趙氏

宋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眾閉門為不軌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良萬端金千斤聘為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戴天子天履天子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

殺者三人絕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為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眾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為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于心耶

徐氏

宋

閻美

宋

義女

三

藏板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已酉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為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寇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為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目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畏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撒合輦妻

金

以上二氏俱宋沈敏撰史



撤合輦妻獨吉氏。金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也。元兵圍中京。輦時爲留守。疽發背。不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國宗得至高爵。君恩良厚。今城在圍而身病。命也。夫城旦夕亟矣。當率精兵力戰而死。幸毋以我爲慮。輦力疾巡城。獨吉取平日衣飾玩好。布之卧榻。家貲悉以分人。乃盛飾謂女使曰。我死則昇之榻上。覆面以衾。閉戶舉火。無令軍士見吾尸也。言訖而縊。輦歸。慟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家人焚之。俄而城陷。輦力戰不克。投水而死。

剛表

采一

義女

三

蘇州藏板

八妙貞姑 明

八妙貞姑。宣城唐氏女。父壽五。兄貞一。元爲翰林承旨。貞一死。于安七幼。姑方爲處女。憐其孤。誓不嫁。遂爾於家。撫安七。安七長。洪武時坐事戍嶺南。貞姑遂主其室。或媒嫁之。俱不聽。會赦。安七歸。貞姑以壽終。新陡唐氏族頗繁。皆安七後也。實貞姑之力。人以方趙氏嬰曰云。唐氏謚之曰貞。至今世世祀勿絕。爲唐氏不祧之祖。

歐陽妙聰 明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暉之女。暉妻生妙聰。及男子四人。而永暉卒。久之喪其二男。暉妻不勝痛。嘆曰。嗟乎。四子而天奪其二。其存者亦安可必。我其終老無所依怙。而藐焉孤。誰輔立之。妙聰泣涕跪母前。掠髮自誓。願養母。弗復有家願也。于是謝媒妁。與母。父家貧。尤孝。母以哭失明。妙聰朝夕奉待。左右焚香。額天。日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身而丈夫行。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人。勿泥

剛表

卷十

義女

三

蘇州藏板

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聰適人。妙聰曰。如前誓。何。吾弟有子。何患無依。遂絕鄰母。正德十年旌表。

萬義顯 明

義顯。鄞縣萬氏女。祖斌。從高帝起兵。爲指揮。死北征。父鐘襲死。遜國之難。兄武襲死。交趾。次文嗣。以禦倭。射龍死海中。文妻吳氏。有遺腹。生男曰全。時文母在堂。嫂陳氏無子。義顯盛年。有議昏者。顯見門祚單微。喟然曰。吾家三世。而四人死國事。俱不得寸骨還。今

三發婦主家而所遺孤在乳下。袁宗血脉之係在此。吾若行則復失一臂矣。于是謝媒氏弗通。而家人亦思藉顯助。遂不奪其志。顯日夜同三發婦撫兒治家。營立門戶。全成童嗣。父官手書訓之。歷敘先世戰功。及死事狀。如見。使勉力承先志。後年七十乃卒。全喪之若妣。萬氏子孫祀之。與射龍將軍列坐。世世不絕。

侯氏女 明

南京白塔街富室侯氏有女年及笄。媒氏為議婚。時其兄死。子幼。女願撫兄子。遂謝媒氏。誓不嫁。而為之

目錄

卷一 義女

三

蘇州

經理其家業。兄子稍長。使從師讀書。已又為冠。且婚人多慕其義者。媒氏曰。姪成立矣。不可以有家乎。女笑謝曰。豈年三十餘而猶為人合。昏者乎。且姪猶子也。我庸患乎。孤寡何嫁為。遂終老焉。崇禎朝有司上其事。皇帝旌其閭。御題句曰。春秋六十四齡。猶然處子。史記三千餘載。獨此完人。姪後中某年舉人。佚其名。

崇禎宮人費氏 明

聞賊陷京師。費氏年十六。投甬井。賊釣出之。見其姿

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等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擁之。見李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以賞部校羅賊。羅携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行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君子擬之。丹陽孫翊徐夫人。本書不錄。徐氏以其雖節烈。與義例不合也。

友悌 未詳時代

目錄

卷一 義女

三

蘇州

友悌者。邵易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墓。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為誰。曰。田建。建已死。獨我當坐。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仇不報。與子同枕。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乃語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

以匱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以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蔣氏

時代未詳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喪母。十七而希敏卒。有二弟。幼且疾。蔣氏誓不嫁。以育二弟。母家或爲之媒。蔣曰。已從夫。而二弟誰爲撫者。棄之不仁。况能保吾蔣氏于百年之祀。則一身于我爲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爲妻婦。爲經理其家財。家亦饒。二弟終身母事之。鄉人稱曰仁姑。

義女

三

慈闈  
板

剛義卷之十一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 楷遜巷訂

義奄

街南氏曰古奄寺之禍人國不可勝數漢唐母論已明高皇帝鑒往轍令不得干預政務鑄鐵後官并不令習書識字載在典章可謂深切著明然其後有若振若直若瑾者煽權播毒迄于忠賢禍延宗社再世以亡然則奄寺誠不可一

光

宋一一義奄

一

義奄

日近左右明矣雖然人主豈必替御之悉屏也哉苟能慎輦笑戒狎暱終其身不假之事權以毋失明高帝之意奄何能為且夫奄亦人耳而或者曰是生而無一善類也者彼呂強張承業抑何以稱焉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氏曰稱士異其賢也噫使古今奄寺盡強承業其人者安在不可假之事權惟不盡強承業其人而有國者宜慎矣亦惟不盡強承業其人而有比德於強與承業者乃俱足以誌矣表而出之

庶天下知闕茸下流猶有某某其徒者而為奄寺者亦有以自厲焉耳

呂強 漢

呂強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再四因上疏陳事言中常侍曹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臣誠知言之無益以陳愚忠者願陛下損改此謬從此一正耳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光

宋一一義奄

義奄

商門邕承旨毀刺貴臣譏訶豎宦陛下不容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致邕極罪室家遠徙老幼流離是令羣臣皆以邕為戒不敢盡忠言也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而為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更徵邕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帝不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相盜竊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

驢價遂與馬齊。又為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復上疏。極諫言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願陛下詳思臣言。亦不省。及黃巾賊起。乃召問強所宜施行。強言宜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吞帝納之。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然中常侍趙忠、夏惲等怨強入骨。因共搆強與黨人共誣議朝政。數讀霍光廢昌邑王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死。」

國史 卷一一 義卷 三 藏板

亂至矣。丈夫盡忠國家。安能對獄吏。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黨、下邳徐衍、南陽郭舉、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並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趙思 後燕

慕容寶為魏所破。遣中黃門令趙思至鄴。求內之。鄴人執而囚之。時慕容德自立為南燕。將以殺寶。以思閑習典故。執畱用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

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討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爾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雄。賈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匡王室而幸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田鵬鸞 北齊

齊宦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五為閹寺。頗好學。讀書使役。苦辛。時伺間隙。挾書周詢。視古節義事。未嘗不。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周代齊。齊主竊移后馮淑妃等奔青州。遣其西出。泰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安在。給曰：「去不信。毆捶之。每折一。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高力士 唐

高力士為玄宗內給事。初太宗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多衣緋。除三品將軍。力士以將軍侍上。四方奏請皆令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帝曰：「有力士。我寢乃安。」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國忠等。雖以才

國史 卷一一 義卷 四 藏板

寵進皆厚結力士。始林甫、牛仙客，知帝意不欲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謂力士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且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謝，及帝走蜀，力士從進齊國公肅宗，即位靈武，帝聞而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盡為戰區，天下痛陛下，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命，後從立宗還京，居興慶宮，李輔國譖之，肅宗言將與上皇謀，不利于陛下，已詐言帝請上皇按行宮，劫居西內，上皇至齋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露刃遮道，不得前，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來，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為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殉。」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

副美

卷一一 美卷

二

藏板

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還西內。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矣。」于是輔國復譖之于帝，除籍流巫州。巫州地多蕘，不食。力士感詠曰：「兩京秤斤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而卒。初，太子瑛廢，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欲立之，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豈以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帝遂決。天寶中，邊將爭功邀賞，帝嘗曰：「朕春秋高矣，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付諸將，寧不自暇逸乎？」力士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帥，又北兵阻礙，臣恐禍成不可禁遏。十三年大雨，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可復乎？」帝不答。明年而祿山反，力士怙寵然多所匡救，知大義故錄存之。

曹日昇

唐

副美

卷一一 美卷

六

藏板

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諍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

馬存亮 嚴遵美 唐

馬存亮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謀爲變帝大驚遽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殺之賜

關義

卷一一 義卷

七

慕園 藏板

存亮實封戶二百存亮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太和中封岐國公卒存亮建事德宗更六朝資性畏慎始去禁衛衆皆感泣唐世中官以忠謹稱者惟存亮及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遵美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小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楊復光 唐

復光穆宗時內侍也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復光復光時爲忠武監軍左右勸復光勿往

曰周公臣賊將不利于內侍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

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洒酒爲盟分軍八

千人爲八都遣牙將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温敗之遂克邠州王重榮爲河中雷後患巢兵之強也

關義

卷十一 義卷

八

慕園 藏板

與復光謀以墨敕召李克用于鴈門與合軍焉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也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專權人莫敢抗惟復光與之爭得失云綱目書曰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蓋深予之云

曹知愨 唐

知愨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道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

襲殺之

張承業 後唐

張承業，禧宗時宦者也。昭宗為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先遣承業使晉，因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匿之斛律寺。及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莊宗兄事承業，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凡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多承業之功。莊宗歲時自

問義

卷一一 義奄

九

藏板

魏歸省，須錢捕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以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之錢，臣不得私。莊宗語侵承業，承業怒曰：「臣老敕使，豈為子孫計耶？惜此欲佐王成霸業耳。」王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禍耶？」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媿于

先王矣。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以盃酒之失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太后使人謝承業，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許諸將即皇帝位矣。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而至。見莊宗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也。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豈王父子初心哉？且梁唐晉之仇，賊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子孫而立之。」

副義

卷一一 義奄

一

藏板

使唐之子孫有在者乎？夫孰敢當此者？使其無，則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山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林延遇 五代

閩主王璠娶漢主劉陟女清遠公主，使宦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犬策，廩賜甚厚，數



問以關事奉對退謂人曰去闕語闕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鈞按諸司事聞闕主被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張士良 宋

章惇蔡卞與邢恕謀欲陷元祐諸臣言司馬光等結內侍陳衍與宣仁太后謀廢立時衍先已得罪配朱崖以內侍張士良與衍同主后閣使蔡京禱治之以實其說京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言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笑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

關美

卷一一 義奄

十一

墓園 藏板

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

邵成章 宋

宋建炎初高宗任汪伯彥黃潛善二人誤國時盜賊四起三人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上疏極言之高宗怒除成章名編管南雄州

羅銑 宋

元既發宋諸陵而楊璉真珈發徒從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糝無所不至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楊髡痛笞之脅以刃令逐去太哭而

出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事竟銑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已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孟章吳謝四后陵而光寧及諸后皆儼如生銑亦如前棺殮後悉從火化是時收宋諸陵者為義士唐珏又林德賜收高孝二陵墓承陵莫有知銑者或曰銑與唐林二義士蓋同舉云

雲奇 明

奇南粵人洪武初入為宦者守西華門當是時胡惟庸為丞相擅權納賂陰蓄異志奇業規知之冀其因隙以發未幾惟庸誅上所居井湧醴泉要上往觀車駕當西出奇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銜以言氣喘舌缺不能達法犯蹕者當斬左右搥搥之奇垂死忍痛指賊第向上悲啼上悟遂命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于屏帷門數匝亟還罪人就縛亟命召奇奇氣絕矣上悼恤久之贈官賜葬鍾山之西

卷十一 義奄

十一

墓園 藏板

沐敬 明

敬不知何許人建文朝入為宦者永樂中從上北征大軍出塞逾月未嘗一有所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

也。敬伏地苦諫，請班師不聽。上怒，詔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固不知誰是反蠻。上大怒，命曳出斬之。顏色不動。上霽顏曰：「我家養人，皆若是，豈不有益釋之？」

金英 興安 明

金英，景泰朝繼王振掌司禮事。一矯振之所為，口挾上皇，入寇京師，譁然。帝命英及興安問計于群臣。王通請潛濠安叱去之。徐理以星卜曰：「南幸以避之。」英叱出，已而于公及練綱請固守京師。英深以為然，乃宣言于朝曰：「君臣效死而勿去，言去者斬。」固守之議

同義

卷一 義卷

三

藏板

遂決。當是時，雖于公主之，而實英左右之力云。已而使南京公卿皆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還京，言于上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且宜之朝。」瑄遂得召。帝欲易太子而立見濟，謀之英而難于言。謂英曰：「七月二日，東宮之誕也。英知其意，對曰：「陛下誤矣。太子之生在十一月之二日，帝默然。私與太監王誠、舒良等謀之。及黃竑之疏入，下群臣議。群臣會議午門，諸大臣莫敢言。興安曰：「即以爲不可，勿畧。」母持兩端，羣臣卒唯唯無異議者。及帝不豫，群臣問于左順，安出禁中。

語曰：「惟社稷之安危是急，問安何益？」蕭維禎曰：「識安意乎？于是謀立儲未果，而上皇復辟矣。」

覃吉 明

覃吉，廣西人。成化時，命掌東宮典璽局，識大體，通書史。時孝宗在東宮，大學中庸論語孝經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太子嘗與諸內侍誦高麗經，吉至，駭然曰：「老伴來矣。」亟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毋誦楚書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憚如此。嘗侍太子出講，講竣，急具湯請于講官曰：「先生飲斯。」丞張端非之。吉曰：「尊師重傅，禮也。」又時時爲太子言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所以擅權蝨國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帝嘗賜太子庄，吉謂太子曰：「普天率土，皆王之有，何以庄爲？勞民傷財，爲左右利而已。」辭之。孝廟之毓德青宮也，吉有力焉。

懷恩 明

懷恩，蘇州人。成化朝司禮監也。當是時，內侍梁芳進妖僧繼曉，曉獲奇寵，勅建大鎮國永昌寺，毀民居百

家發帑金萬計。都御史林俊上疏切諫。帝大怒曰：俊誑我，我必殺之。詔下俊錦衣獄。恩叩頭諍曰：不可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帝益怒曰：若黨于俊，是謀也。汝實主之，不然禁中之事，俊何以知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之，不中，伏地而哭曰：臣不能事陛下矣。命左右扶出之。至東華，使人謂典獄者曰：毋比梁芳而傾俊。俊死，若等亦不得獨生，遂稱疾卧不起。上意解，俊得免死。俊之下獄也，恩諷言官論救。言官謝不敢。恩曰：外庭可謂無人，既而王公怒在南京疏至。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帝以星變欲去之，御馬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奉詔馬坊傳奉，可無出。恩大聲曰：天之示警，實我辭豎之由。外臣何能為？法甫行而汝又繫之，寔且碎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家人徧居要地，又欲居我位乎？敏驕貴且老，聞其言不敢出聲，歸憤致疾死。章瑾進寶石，上命為錦衣鎮撫。命恩傳詔恩曰：鎮撫詔獄，武臣之良選也，而以貨取

卷十一

三

蘇軾

乎。上曰：若敢違命，恩曰：非敢違命，懼違法耳。改命單昌。恩出謂人曰：外庭有諫者，予言尚可行也。因諷余子俊執奏。吾且從中左右之。上又欲易太子，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已而出。恩鳳陽守陵，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四人之入閣也，嘆曰：國無人矣。胡入閣者四人哉。孝宗即位，召還掌司禮監，力請去萬安，而用王恕。尚書何喬新之出為南京，恩詣萬安曰：新君即位，喬新不宜南。安默然。言官有斥內臣為刀闕義。卷十一 義 卷 三 蘇軾

銘之餘。恩曰：彼言是也。吾輩本刑餘，何怒焉。明年正月卒。上悼之，特隆賻卹焉。

何文鼎 明

文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弘治朝太監也。張鶴齡兄弟以外戚負寵驕恣，出入禁中。文鼎見輒憤曰：祖法具在，何斯人之闖入也。一日上與鶴齡飲，起更衣，如廁，鶴齡取帝冠冠之。又酣，狎宮人。文鼎愈忿，持金瓜於門外，伺而擊之。李廣語鶴齡得免，明日上疏極諫，卒為皇后杖殺之。

黃偉 李榮 明

劉瑾之肆虐也。有疏其罪為匿名書遺之朝者。瑾詰之不得。乃令五品以下官皆跪于午門。以俟命。已而復命起立如次。視遺書處。執其人。太監黃偉曰。惟四品以上立如爵。四品以下皆襍無次。何以驗之。且遺書者。復肯立此乎。瑾命武臣即群臣家索其稿。偉曰。彼為此者秘矣。即妻子莫之知。肯存稿乎。乃止。于是群臣家賴以安。而跪者過午猶未釋。渴死者至十餘人。曳其尸出之。偉曰。誰為此者。非忠君愛國好男子

附義

卷十一 義 卷

二二

藏板

乎。蓋自承。即死不朽。徒禍人為。瑾大怒曰。朝廷之上。肆謗若此。猶謂愛國者乎。遂怒起入內。令李榮監之。榮憐眾且憊。令皆就地伏。急命內使擲冰瓜食之。已而瑾出。榮麾曰。出矣。急起跪。瑾望見之。怒遂出。偉于南京。榮就閒住。暮械眾送錦衣獄。訊之。以李西涯言得釋。李榮者。故嘗事孝宗。孝宗之任劉忠宣也。語多密勿。時時顧左右。內侍屏退不敢前。一日奏事。伏地不能起。命李榮掖之出。且出且語曰。吾儕舉動不能無失。惟公于上前隱之。忠宣曰。上聰明無微不燭。子

於政事外。未嘗他有毀譽也。今日之語。上謂公實譽某。某與諸老太監踪跡疎矣。何以得此。榮曰。當宁大臣。誰右公者。榮何敢蔽賢。正德時。韓司農等劾內監劉瑾等。榮不與八人列。而出入將命。榮實主之。瑾之泣請上前以免也。外庭莫知。榮出語庭臣云。

王岳 明

岳正德時青宮也。諸大臣劾劉瑾等八人。而岳實與列云。然岳實剛厲無阿。頗亦惡其儕。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岳獨曰。閣議是。及瑾輩繞上而哭。上為之

附義

卷十一 義 卷

二二

藏板

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殿。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上于是怒。收岳及范榮。竄南京。尋殺之。途中。

呂憲 明

正德中。太監呂憲者。以清謹著聞。甚惡其曹所為。第不能拯耳。憲常鎮守河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為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

中丞大懼問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此乃吾輩所爲公爲方鎮大臣奈何獻免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陳準 明

陳準順德人東廠太監尚銘以專恣敗準代掌之準爲人平恕清儉初涖事令諸校曰大逆者告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我無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某罪并籍某產者令準案覆準不忍遂巡累日詔下促之整衣冠閉門自經死

剛義

卷十一 義奄

无

墓園

田義

明

萬曆朝礦使稅使皆中官所在恣虐擾民民不堪命爭以贖貨求媚司禮太監田義獨疏請罷之及上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命罷礦稅等事上疾瘳收回前命義曰天子無戲言何爲反汗上怒手劍擊之不爲動一貫繳前諭義甚嘖之各稅監進金三十六萬人益多田義

王承恩

明

崇禎甲申之變烈皇事急手刃公主及袁妃遂自縊

承恩益其愛死猶恐不仆承恩大興人謚忠愍

王德化 明

李自成陷北京諸從賊者俱于黃極門囚服以待王德化見大司馬張縉彥不勝其憤罵曰誤國賊天子何在汝尚爾爾奮拳毆之爲賊所殺

呂胖子 明

呂胖子崇禎朝內奄佚其名闖賊陷京城金駕部鉉投御河殉節胖子見而歎曰公嘗疏糾吾輩不比吾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

剛義

卷十一 義奄

二

墓園

我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亦死已而二屍並浮一內監收掩久之鉉諸弟往省惟亂骨二叢某墓御河之側

高時明等 明

高時明北直永清人司禮監太監寇急預懸棺于中堂左右前後繞十餘緘與名下十人誓同死賊入時明自投棺中十人各投緘舉火焚之自題壁云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巳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十人死節繼善新城人賈彝倫固

安人馬文科李廷弼文安人郝純仁陝西人徐養民  
張行素寶坻人馬鯨王家棟容城人宗輔震任丘人

年永 明

河南陷于闖賊崇藩王承奉年永罵賊投井死永汝  
陽人

崔升 明

福王內官崔升年甫十三賊陷河南府升勸王寧死  
勿屈王被害抱王足勿去同死

李鳳翔 張國元 史賓 明

閻義

卷一一 義卷

三

幕園 蘇版

鳳翔陝西人司禮監太監城守提督京城陷自刎于  
城頭死

國元亦司禮太監城守提督自刎與鳳翔同一云自縊

史賓清苑人亦司禮監太監被執罵不絕口立夾死  
年九十六歲又王之心自縊方正化罵賊死

韓贊周

贊周弘光時內臣上前多所規切移疾寓所馬士英  
等益無所憚及南京不守自縊死

關義卷之十二

宣城吳肅公街

南陵劉

楷蓮

義隸

街南氏曰周禮五官之屬各署府史胥徒徒最卑隸也者殆古之徒者與唐宋列于輿臺國家齒于四賤庶人而在官者稱也嘗竊以官之有隸猶王者有奄寺其職趨走分均也狐鼠而城社穴地均也官於蝨而民於噬害均也然而世

同義

義隸

隸

知善奄矣莫害隸也自世之末隸不官辟而私粥即稱貸亦為之以是為利卯古卯字也吾見朝藍縷而夕崇愷矣里無賴故以遁逃吾見朝盜賊而夕牙使矣一其役半其名而參兩其人謂之縫是狼顧也強者主之弱者奴之主一奴伍主縱奴走是虎俵也父院而子司伯郡而季邑是兔窟也兩造未具而惕其家半矣五刑未擬而鑠其家全矣官猛則官倚官明亦官蔽詭法恣奸莫能數其橫也苞苴行而墨吏心膂之請

謁盛而猥紳肘翼之訟結紛而黷劣黨比之以

故官無不蝨民無不噬而隸勢日以固官以敗

去則移之官憲以訪緝稍委其從卒莫誰何也

間有一二縫掖之士不勝忿而攻之者士攻隸

則隸以官角士士憤則官率吏以辱士士劬以

道而臺以辱官誣矣視者視繫者繫且孥僂隨

之如吾邑近事者嗚呼焚坑之虐於今為烈矣

而孰知以隸始哉漢何寶唐李鄭之所以不勝

奄寺也余集義隸蓋不勝腕扼而三歎云

同義

義隸

隸

徒人費

春秋

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求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

侯儒

春秋

晉文公城濮之戰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已而許復曹衛遂復衛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按周禮豎者內小臣非奄

則胥徒之屬 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  
故附隸部 會而封異姓冷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  
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且冷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借命而不與借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  
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  
公悅復曹伯

王義 唐

王義裴度之隸人也吳元濟不法朝廷欲討之李師  
道數爲請赦而武元衡主兵事於是師道遣人刺之  
元衡入朝遂遇害時度爲御史中丞賊并刺之度傷  
首墜溝中以璫厚不死王義白抱賊大呼賊斷其  
臂而逸義遂死度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進士  
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御史臺隸 宋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  
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  
則直之此語喧于縉紳凡爲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  
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見關吏忽直其

挺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固問  
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  
庖人去復呼之叮嚀者數四爲政當有體彼不治事  
當有常法而中丞如此假令中丞宰天下亦能人人  
事事而詔之乎竊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  
懣謝

閻進 宋

閻進爲宣武隸朝廷遣使通問二帝進從行既至雲  
中府金人拘畱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金畱守高  
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  
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  
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曰吾南向受刃我  
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之北進挺身直起盤  
旋數四卒南向死

楊義忠 宋

楊義忠本縣吏德祐時元兵徇寧國令趙與糖戰死  
義忠率衆城守凡六十晝夜出戰亦死之

馮三 元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爲寇陷皂  
隸輩悉起剽殺爲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惡名也  
我等豈可爲衆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  
力縛諸十字木界之以行而封其肉三益罵不止抵  
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封肉納布裙  
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佚名吏 明

成祖殺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塊銀一兩有吏  
人僕食肉得銀歸家說其事吏聞之大怒喝僕一聲

間美 朱一二美 謙 藏板

怒激裂腦而死義哉吏也惜佚其姓名

劉昱 明

昱山西人爲翰林小吏從事勤苦翰林諸公皆喜之  
永樂中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昱有弟亦從  
軍隸成山侯戲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弟尸  
欲待師還而火之及還發屍就火無所取薪北土苦  
寒屍亦僵不朽若枯腊然昱乃負之以行六日至開  
平始得薪化化而裹其燼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  
屍痕因自言故二公曰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

况君父乎齋吞涕下

張文 明

楊公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盜道隸張文郭禮  
解送京師夜至中途盜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  
縱盜者罪與盜同于二人俱死無益不若畱其一汝  
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以子解官可全汝  
母子之命郭感謝如其言乃自嬰刑具往詣部公疑  
其言動非盜也審得其情二人遂俱得釋其真盜後  
亦尋捕得

鄭牢 明

山雲出鎮廣西有鄭牢者老諱也性鯁直敢言公給  
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耶牢曰公初到  
如一新潔白袍一有污玷不可渝也公又曰人云土  
夷饋送却之則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則朝廷  
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而納之鎮廣  
西十年廉潔如一日固不由牢牢實足尚云

凌國俊等九人 明

崇禎癸未賊破武昌築岳州遂入長沙司理蔡道憲

力屈不支危坐以待賊刃加頸怒罵不已賊斷其足  
以手揮之復斫手遂寸磔死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烈  
初幹役凌國俊等九人者從道憲不去賊欲其勸降  
國俊曰使我公肯出節吾去不俟今日矣賊以刃脅  
之復笑曰使吾畏死亦去不俟今日矣賊并殺之內  
四役奮曰願葬我主骸而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役  
乃解衣裹道憲屍葬之南郭乃自刎國俊婦年少撫  
其子文志守節常語文志父死難事文志遍籲當事  
以國俊附忠烈公祠配食焉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遠菴訂

義僕

街南氏曰。嗚呼。自教衰而俗漓。主僕之義不明。於天下。余蓋感憤於宋氏。而難僕義云。宋氏居粵南。世以財雄。家奴不勝數。有豪家與爭田。相訟也。已而相毆。又數啖其逆奴。一地。亡何。寇起。十鄉。劫殺宋氏妻妾以下。百十餘人。空其

室。以去。豪遂乘間入有其田。上之人陰主之。諸疏屬式微。遠竄莫敢爭。而諸奴前以寇故。或死或匿。向受啖為豪地者。遂事豪。忘其主之仇也。曰。主死於寇。不豪預也。而莊孽利其財。亦爭來事豪。曰。吾向者童豎耳。宋不我恩也。抑不思其祖父實嘗為宋綱紀僕。嗚呼。安得張忠定者。盡手劍若屬哉。方宋之盛也。諸奴漁租攘粟肥妻子。不可算。一旦有急。既無有裴旺沈鸞其人。斯亦愁矣。而掉臂反顏。仇之弗卹。亦何忍若此。乃

南粵人。則又為予言宋之死。有子幼。不知所在。或云走死田間。或云為人傭。齊魯間。莫可問。然則李善王安之。誠又安可少哉。集義僕

李善

李善。字次孫。涪陽人。李元齊蒼頭也。元齊家俱以疫死。惟孤兒續。甫生數旬。而貲財累萬。諸奴欲共謀殺。續分其財。善乃潛負續以逃。匿山陽瑕丘界中。自哺養之。乳為生。漚備嘗艱苦。雖襁褓。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跽請。白行之。間里感其事。皆相屬為義。及續長。奉之歸。理舊業焉。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舍人。後補日南太守。還過其主墓。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解衣。拔草泣拜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盡哀數日而去。

許貢奴 三國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某客潛民間。欲為貢報仇。孫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孫策中頰。孫策創甚。遂卒。孫策本傳言貢

江邊擊傷孫策與江表傳畧異

王安 晉

祖述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述弟約從蘇峻反敗而奔趙勒以既滅劉曜當明順逆欲夷其族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時述庶子道重生十年矣安乃往匿之變服為沙門以免

魏蒼頭 北魏

魏琛中山人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恭業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杖捶奴不勝其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

唐

卷之三

魏

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悵然慙感遂假書研習聞見口優後仕諫 八夫

都兒 唐

陽城隱夏陽山中啜菽飲水莞篔布衾後歲荒屏跡每採桑榆皮屑以為粥有蒼頭曰都兒與主人同志相協里人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之餓禽

杜亮 唐

唐蕭穎士該博三教然性最急無比備僕杜亮事之

十餘載每筮楚不堪其苦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之擇木亮曰愚豈不知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于死 朝野僉載

李敬 唐

李敬夏侯孜之僕也孜久厄塞名場敬事之寒苦備至終不易或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何不從之而落落事一窮措大乎敬驟然曰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雷後官眾皆非笑時孜于壁後聞其言竊自喜愈益愛敬然孜伶俜自若所跨蹇忽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所在踰離時人目之曰不利市秀才凡十年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則用敬知進奏向之笑者率多服敬曰觀敬誠可以壯忠僕之氣云

段章 唐

段章事進士司空圖為馭者圖歸蒲久以困乏不足贍給乃謝去之廣明後寇犯京圖寓崇義里遂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而羣盜至有擁戈拒門者然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我段章也係掠而來

未能自脫然懷養育之仁今乃相遇天也僕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往必無他可免暴橫圖誓以不辱章惇然泣下道至通衢即別去圖得從遠門以遁至咸陽遇韓鈞之乃抵鄠縣達行在

殿寶 五代

殿寶不知何許人其主某死貧不能葬寶粥已子為築墓構茅屋墓傍守之寶妻事紡績供幼主甚恭寶居墓三年旦墓號泣後四時祭墓每有虎啣時物及麋鹿來助時人謂義感云

趙延嗣 宋

趙延嗣者主曰趙晉太宗擢典制誥逾月而卒子東之亦以職事死寒下家如洗三女皆幼無半畝以養延嗣念事督久義不可去營衣食以給之勞苦竭力十餘年三女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往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大哭且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子遠矣迎三女擇良士嫁之三女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傳

李沆僕 宋

李丞相沆有一僕通緡十千一夕自遁去有女十歲乃繫一券于其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令夫人育之如已女及長為具奩擇婿而嫁之後僕歸感公入骨丞相疾僕乃與其婦割股作羹以食公薨為服衰三年雖公德厚哉要其僕亦知所感云 語林

呂蒙周僕 宋

呂蒙周任江南職既受代携家室以歸一僕病劇寢舟中蒙周以暑盛妨于出處又慮其染也中流而擠之江僕久熱得水涼而頗善泳雖憊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憫而收之與之薦席而卧焉未移時忽聞兩岸喧甚僕力疾而出則見一舟傾倒風浪間遙識之則蒙周舟也篙楫莫制已遂沉溺僕雪涕吞嗟與漁父聞于官官俾為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尸而僕病已起矣于是悉心致哀昇致其櫬辦棺立標瘞焉乃跋涉走白其所親不懷擠江之怨焉君子曰趙走事人供為掃役蒙周厭其卧疾而致之死及其自遭覆溺蓋莫不曰有天道焉僕乃不

念舊惡以德報怨嗚呼難矣彼名列章服而高厚之不郵一旦有事倒戈相向反顏背主亦獨何歟

王達 宋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已而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

宋一二義僕

藏板

遇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云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人焉達乃使母守曇尸而自出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于城南佛舍而後去 涑水記聞

呂直 宋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

端明不愛錢耶以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不私其錢

顏勝 宋

從事郎卜吉卿居湖州之樊澤顧村僕顏勝椎鈍無能主人待之未嘗加惠也卜調台州監倉久病廢瘠浸成勞瘵無生理顏徹夜禮北斗哀祈甚切迨天明揮刃割胸間肝即突出取者進於卜卜母知而恐食之致噎令止嘗一片而止勝不樂曰是我未誠致主母如此再剖之復取一片往卜兄縣尉家庖飪以薦卜啖之甚美病若頓減日以安愈至於復常初勝再持刀時殊不知痛少定困頓呻呼其勢危甚卜招良醫為縫合瘡口極力救療踰兩月乃平自是逐月給之三十千以報其德

宋一二義僕

藏板

洪福 子 大源大淵 宋

洪福兩淮宣撫大使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以淮西叛降元招福福不聽又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福信之啟門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其二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

福叱曰以一命報宋何至向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責不忠請南向以明不背國也

符守信 元

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姓郎氏符翁愛其謹信字之如子符翁得痺疾家貲寢廢守信日夕營致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墓之又事其主母凡三年卒合墓治墳表樹

劉信甫 元

劉信甫楊州人郡商曹氏奴也曹瀕死以孤託之孤

開美

卷一三義僕

元

藏板

漸長孤之叔利孤財乃詐訴于府曰家產未曾析今悉為姪有郡守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慙以乃毒殺其父而復訴于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花赤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協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且曰守受孤賄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某也以子弑父孤實不知守亦無賄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辭而信甫則已先使人密送孤至京師以避囑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賄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

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訟獄道里費幾萬計孤歸悉償之信甫曰奴之富皆主之庇蔭也主有急而奴救之分固宜爾豈望報哉力辭不受

趙一德 元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被俘至燕為鄭畱守阿思蘭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求歸省父母因伏地涕泣阿思蘭感動許之及歸則父兄俱沒唯母在年八十欲少畱懼得罪如期往阿思蘭母子見其孝裂券從為

開美

卷一三義僕

一

藏板

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寃被誅詔簿錄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曰吾忍同路人耶為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阿思蘭母稱為疾風勁草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堅辭不受曰得歸養母主恩厚矣皇慶元年旌其門

楊不花僕 元

楊不花文宗時除通政院判將行遇陝西諸軍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從為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

仇仇要斬之

胡忠

胡忠新塗富人胡制機僕也制機初無子養張頤孫為子後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弟珪謀殺制機子賂郡縣吏獲免後頤孫為叅政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頤孫及其弟珪其貲悉還胡氏時元貞四年也

王御窮僕

王御窮者浙江人家貲巨富賊入城同其老僕王宜瘞金宅後王乃更敝衣携二子匿僻寺宜守宅中而聞義  
卷一三 義僕 二 藏板  
心念主人父子時時往問遂為賊所獲究其主何在宜曰已出城遠矣賊知其詐也火宜者三終不語而死王乃獲全

揭容

揭容揭文昭家僕也容不知書而孝敬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人次及其母母死遂辭主人廬墓上先是容父出亡欲訪求之而未果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吾往乃刻其親像戴于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湘過建業直抵燕逸行丐于市

歷幾歲不能得人咸哀之容所值有朱壽昌之不幸而復不幸不獲如壽昌卒遇其親亦足悲已 建昌志

詹寄

元 丙申賊陷歙城歙人羅宣明請兵于江浙行中書宣明妻蔣氏在香山賊急攻之蔣氏炮炙行觴以享左右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詹寄詹勝寶曰事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足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勝負馬兒繼之蔣隨之遇賊以不屈殺死崖下驢兒罵賊亦死勝寶遁寄獨不勝其忿執木戟擊傷賊與隣人皆遇害賊退蔣氏從姪從積尸緣崖下得蔣尸如生傍有篋窳窳然動啟視之馬兒在焉

施慶

浦江鄭氏世有純德國初時鄭濂鄭湜兄弟皆以行義聞上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施慶其家僮也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視酒肉士大夫稱為義僮

顧黑子

顧黑子揚州人其主曰顧圭以戎籍穎泉州洪武初



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為圭養圭死其子蕩而窶黑子為酒家傭給贍其衣食日為之婚娶人以黑子微賤而士君子不如也

侯來保 明

侯來保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被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下令且族姻友莫敢問來保痛憤慨至潛拾其遺骸還葬宣城士人義之 寧國府志

周健 明

周文襄挾幼子與甥飲壻家夜歸僕周健執炬前導

閩表

卷一三 義僕

三

藏板

有賊持兵火尾其後突前刺襄梓襄地上甥子咸潰走健直前手執賊一手奪刀插泥淖賊大怒舍襄梓健健與抱持襄遂得脫已而後賊大至投刀亂砍視健腸胃皆出賊去健乃甦會襄率人來援與遇掖歸視囊中刃處為作楚聲又見襄子與甥俱無恙因索糜食益許嘔血一斗死童佩曰周健者不過一析薪奴耳文襄又非貴介多財之人健乃能脫襄之難而自捐其身豈不賢哉

王振僕 明

薛文清公瑄既忤王振詔縛諸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哭耳振聞而怒解從信錄

張禮 明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初寧濠有異志養正與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泣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一日夜定禮叩頭方士願有請也方士曰欲方術乎曰非也吾主與寧王日夜有謀異日者必及禍而諸人莫有為言者今獨信先生

閩表

卷一三 義僕

二

藏板

竊觀于往來為主公所禮敬母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方士乃大驚暴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果以同逆死獄中禮收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請從吏不許禮曰我主母行家人安得去徒跪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復以尸歸合養正葬之歲上冢祀之

唐馬 明

唐馬叅政唐錦舟之僕錦舟父給事中仁劾劉瑾杖死瑾并欲害錦舟錦舟罷歸瑾黨御史劉潛者巡按

蜀中搆大獄且連及子弟請解之叅政不可唐馬故  
善相人乃亡去與其徒夜半歃血飲酒往刺潛于道  
至則不刺反奔告曰公勿憂也小人相潛數日內必  
敗已而潛果敗乃免

范信 明

范信崑山人龔泰家奴泰家貧鬻信夫婦于蘇州夏  
雉濱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依遇信于  
途信泣拜于地延至其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  
流落至此心不忍欲望容畱信夫婦願早暮備力報  
主人兼圖供養故主主人義而聽之信即背負小販  
往來村落市賣以給久而不衰

王環 明

曾石塘銃有僕曰王環滄州人也本回回族虬髯鐵  
面負膂力而善射石塘總制時聞其勇致之幕下俾  
教射焉後為嚴嵩所陷詔逮石塘石塘曰死自吾分  
顧妻子流落邊鄙瘠溝中奈何環泣曰公無憂予能  
力歸之公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  
人與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

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楊酬以金帛不顧而  
去環以能書給事陸錦衣家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  
終

孫明 明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事誅仲子懋正謫  
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亡何妻亦死生一子  
方五日明日夕抱兒泣走村媪丐乳或市牛羊乳哺  
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呼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  
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乃負兒行乞寧已不食不  
令兒餓也夜則擇燥處與同卧起間月始得抵家事  
兒如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所乾沒者白之官具  
尺籍為記其出入費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身也  
兒名繼志為邑庠生明以壽終

金倖 明

金倖醫官金璞之僕也宣城人本姓嚴嘉靖中璞輸  
歲額死金陵于咬甫在襁褓倖破產走京師了公逋  
歸即所贏百金營繕田廬勞悴萬狀妻聶氏內撫藐  
孤外佐羣務同心効力卒克其家倖年七十餘其幼

主集客必躬致食品如官長云邑叅政梅公守德言于守羅公汝芳旌焉見寧郡志

嚴辛 明

分宜嚴相誕之日宜春令劉公名廷舉者以入覲與祝焉嚴相倦令闔門劉公後不得出有嚴辛者紀綱僕也導劉公問道過其私居飯劉公飯已辛曰他日望公垂青耳劉曰相公方赫奕何言及此辛曰日不嘗干盈滿者造物所忌願無忘今日之托及嚴相敗且死劉公適守袁辛坐繫獄劉公憶昔語憫其知幾為減罪出之瑣言

沈鸞 明

沈鸞者海鹽孫曰峰鑛義子也曰峰為鄱陽教諭歸居海鹽城外嘉靖甲寅海寇至曰峰率義子四人登舟避之賊追且及曰峰棄舟奔城東之蠟作濕賊至三僕遁去鸞獨向賊叩頭曰寧殺我毋殺我主乃延其頸賊加以刃不為變賊舍去俄而他賊隔河向日峰將發矢鸞方倉皇間前賊適回鸞求救前賊揮他賊乃得解時賊縱橫且方雨泥濘曰峰又病不能行

鸞等得一舟携主登之即前所棄舟也人皆以為曰

峰死矣其子惶遠來求只見白峰乃大驚喜曰鸞曰吾餘生鸞與之也嗚呼鸞可敬哉伸頸加刃之際士

君子猶或難之而未嘗學問知禮義如鸞者可不謂

尤難乎海鹽記

金養 明

金養者樂清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遜賊望見逐之眾大窘養麾之曰第走予能撼之即扼橋格賊白刃如林養以孤挺出入死鬪

良久而仆則主人遠矣王氏思養功而欲祠之竟不

果

葉得辛 明

萬曆中寧夏土酋哱拜及其子承恩反而推軍鋒劉東陽者為長攻陷城堡總督魏學會都御史葉夢熊等討之不克或謂夢熊曰賊可間而携也夢熊然其言乃使蒼頭葉得辛者如賊中承恩發其謀賊黨許朝折得辛脛繫之獄遣使詐降夢熊夢熊以張傑嘗帥寧夏使傑蒞降朝謂傑曰督府給我乃出得辛使

正之得辛晉曰。奴反督府實授我計。使殺奴。不幸謀泄。有死而已。而何喋喋。朝怒殺之。

胡文訓 明

胡僉事者。諱某。徽人也。舉進士為尚書郎。遷貴州僉事。以道遠不欲携家。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為書室掌記。最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常早暮。擡行瘴霧中。感脾疾。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聞老者言。寢察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剗股肉。襍粥菜進之。僉事病為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簣。而是時文訓

聞事 宋一三義僕

蘇園

方以股剗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不諱。孤冤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剗。其咽喉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子之於親。有剗股而藥者。婦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于深愛至契。發于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教。摩浹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畢節即安氏舊地。按

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有篡逆。矯攘之禍。僉事能感僕以義。其僕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酋非人。觀此而不奮發興起哉。汪滄州集

金祖 明

武林邵司城之僕曰金祖。貌陋而慙。朴歲壬申。司城謁選入都。携二僕俱。其一練世故。稱紀綱。而託心。督祖供薪水。傭奴畜之。舟次天津。夜行遇盜。勢頗猛厲。所稱諳練世故者。輒竄水潛遁。祖見主之受創也。倉惶奔救。以身擁衛。司城背中七創。畧不知楚。而主竟

聞事 宋一三義僕

蘇園

以洞脇斃。祖呼號撫慰。猶冀主之無恙也。天將曙。視血污遍體。始覺背創甚。一暈而絕。半日始蘇。復扶病力懇主族之客天津者。一切舍斂。稍得成禮。扶櫬南歸。幾六匝月。衰經持齋。跣步不離柩側。抵杭停厝畢。始入城。叩首號泣于主母前。曰。扶生者往。扶死者歸。罪莫贖矣。自是夫婦益勤。事幼主益謹。祖常出外。經營。每遇司城諱日。雖盛暑中。不憚數百里。素服匍匐。疾歸。涕泣盡哀。人笑且詰之。輒曰。此吾至死不忘之辰也。蓋數年如一日云。

蔣凡 明

張公恣愴庵大中丞蔭子也官順德府別駕以勤廉為當路所簡用偶馬蹶而墜亟扶歸不能言矣相隨只一僕名蔣凡者泣告太守公曰吾主飲順德一口水耳積貸未償今若此寥落行囊請封識以戒途庶知吾主之為清白吏也語畢引刀自刎其股和藥以進顧天願代主死少間別駕公亦稍蘇太守親見其事作義僕傳行於順德

王東津僕 明

常熟老儒王東津者貧老無子僕某謂其妻曰主老矣當養之妻曰諾後王年益高夜卧多醒醒輒索食夫婦盡力營甘旨互為出入無頃刻離側二十年如一日王以壽終

高永高厚 明

天啟元年廣寧陷巡撫王化貞經畧熊廷弼皆敗走諸守臣入關監軍高邦佐見廷弼于松山同事諷之走不許謂其二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厚恩誓以死報若二人其守吾骨以報吾母即葬之吾父墓側使

聞表

卷一三 義僕

三

藏板

知有死事子不絕也沐浴衣冠西向拜自經死永亦自經死厚曰主有死僕亦有生僕不然毋乃暴骨于莽乎遂收斂之奔京師以告其姪世彥扶襯還鄉厚年才十九歲

顧甲

顧甲靖江隱山里人之僕也其主與主母相繼亡顧與妻乳其襁褓之子如已子長而為之婚配者載躬佃田事操作以養之且其子有顛疾而愚顧不以其故失主僕禮客至輒趨令陪坐茶飯而已侍立其傍執役甚恭或有問必直告之靖江縣志

蕭効用

蕭効用漢上諸生蕭竟家僕也家買巨猾孫景三田而仍令佃之歲納其租一日効用以主命徵租五十金以歸行里許景三忽鳩眾誘奪之効用訟於官捕之急景三窘復鳩眾偵効用夜宿處列炬合圍挺如雨下旁一兇者手刃老嫗大呼蕭竟家午夜殺人然宋實不與也竟坐案論死効用日夕狂走請諸解事者解事者給之曰誠得若代主死則若主死而生也

聞表

卷一三 義僕

三

藏板

用喜覓代列冤狀數千言復密向冷人鑄尺鐵佩之肘後遍辭諸嫗族長跽啟主嬭願珍重自愛勿多傷絕不一語及妻孥慷慨出戶適按臺應公者大讞之日索踵足蓬首雜諸囚中不復有生氣効用伏其側不忍逼視忽左手持冤狀右手出利刃撫膺呼曰天乎殺孫氏老嫗者蕭劬用非堯桀也即自刎劬再劃然有聲血射如注竟赤憲堦濺繡衣矣應公太息久之署其狀速爲解釋命負之出出而瞑目噉噉氣三日不絕兩手擊拍不休氣微出謂吾死而主不得生

問義

卷一三 義僕

三

墓園

徒死耳守者告之曰若主已生可無憾遂死年三十有八時按臺及諸監司皆給予葬反坐景三而堯桀克免

### 王九兒

王九兒圻水人州判王悅民僕也負擔隨主與賊遇探擔中得金意其主必富問其主所在九兒不言賊加之刃九兒慷慨受且乘間肘悅民使去賊先剛九兒目次斷其手每一刀一問其主所在九兒終不言

### 王子兒

王子兒文學王三慎僕各被賊劊兩無生理主欲自投水中子兒曰僕雖重傷將死忍傷負主行倘可抵家俱死幸也遂負三慎山險風雨亂尸堆積中走七十里抵家聚觀涕下者如堵

以上三楚文獻錄

###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寄年五十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踏跟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曾不逮馬牛耶迺畫策營生寡婦悉替珥之

問義

卷一三 義僕

三

墓園

屬得銀十金以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幾數萬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寄敏而幹執僕役禮甚恭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死之日徐

氏諸孫或疑寄有私竊敬其篋無寸絲粒米焉一嫗  
子兒敝緼掩體而已田汝成撰傳

楊忠

四明戴獻可者世雄于財凡客至必延欸士聞風而  
歸者皆若平生歡獻可死一子伯簡年十八承家  
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  
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時  
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所掌猶可賴為  
衣食資送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

明表

卷一三 義僕

三

蘇園

貨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仍復妄為其游從輩聞之  
又欲誘蕩焉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  
捕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捧首頓之地數日我事主  
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  
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子遺邪我斷汝首  
告官請死報我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之令伏地受刃  
其人伏地承罪哀請自今不敢復至忠噤咽良久收  
刃却立爾畏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  
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

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伯簡曰老奴盡心力  
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  
是謝絕羣不逞一聽忠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

陳鵬舉僕

明

陳鵬舉崇禎時刑部員外也李賊至被執叱使跪不  
屈扶之幾斃一僕泣而跪請以身代賊義而釋之甲申

事紀

魏學濂僕

明

崇禎甲申逆闖陷京城初破彰義門傳聞帝崩魏學  
濂踰牆不決而欲以謀立太子為詞一僕曰主公臨  
難安用躊躇但思主公之父及兄耳蓋學濂父大中  
死于逆璫而其兄學泐哭父而亡也濂曰汝欲我死  
耶僕曰何以然但無碍家世芳名耳濂曰汝退吾自  
思之遂自縊

倪吳二氏僕

明

戶部尚書倪公元璐之自縊也勅家人毋得救泉僕  
欲解之二老僕跪于前哭止之曰此吾主成名之日

也。細人姑息無所用之。太常少卿吳公麟徵之死也。僕之從容從死者四人焉。

徐尚書僕

乙酉嘉興陷。吏部尚書徐公石麒自縊死之。二僕祖敏李成皆從死。

武彥僕

甲申賊陷京師。進士武彥。資緣偽官以求選。道其僕索吉服親友所僕泣曰。主辱臣死。奴雖一亦竊聞之矣。今皇上何在。主公不奔喪哭臨。已出奴意外。乃

閻義

卷一三 義僕

三

魏

取吉服何為者。主公平生忠孝。即奈何為他人所誤也。遂叩頭出血。彥不聽。僕出而語人曰。吾主不聽吾言。後必悔。逆賊貪淫無道。干天怒。拂人心。不久且敗。吾不忍見主公之失所也。遂不食而死。後彥果伏誅於南京。君子曰。觀魏武二僕。豈不慨然。士行者哉。夫僕者。忠所事已耳。愛人以姑息。若夫臨難致忠。殉主於亡。若吳太常之僕。斯已難矣。乃歛歔激烈。厲主于義學。廉之死。僕成之。彥何以見其僕于地下哉。

春華

明

春華安福人。伍氏老僕也。生平賣屨為業。年七十。乙酉鼎革。兵破江西。不肯薙髮。自置酒席別左右。以身後為託。沐浴古衣帽。自經而死。

雲滿

明

雲滿者。潛山張清雅僕也。崇禎十年。獻賊掠安慶。清雅舉家出避。清雅父八十餘。病將革。清雅獨與其幼子超。藝及雲滿同侍。已而父死。超藝雲滿潛昇棺具。衣衾以飲。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不忍。曰。汝與超藝伏澗中。以俟。倘焚廬。吾以身殉。滿曰。奴年七十餘。

閻義

卷一三 義僕

三

魏

敢惜死。願同守待賊。于是清雅蹲伏梁上。超藝匿廁舍。賊擁入。索財物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將加刃。一人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刃逼之曰。出汝主貨。汝因裂帛拭膏。縛竿首。將以發火。滿仰首。睨清雅。清雅從梁間墮。賊大驚。斫棺。清雅撫棺哭。賊怒。斫清雅仆地。超藝聞之。從厠旁躍出。乞求貸。賊復舉刀碎其首。父子俱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賊發火。後堂而出。滿登屋。以帚漬水撲滅之。三日。賊去。滿泣告隣里。乞具兩棺殮清雅父子。遂長號不食而死。後隣人



焚滯尸踰晝夜心堅赤不化羣鳥飛噪不啄路人哀之

閩美

卷一三 義僕

三六

藏板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巷訂

義婢

街南氏曰人無有不善豈間男女哉女有士行

豈間貴賤也媿婦而賤者也昔程嬰公孫杵臼

謀匿趙孤至一雲稱之彼猶男子也視郭斌女

奴輩未奇也詳作烈女傳不去蔡琰終玷史

冊晉亡羊氏為劉曜皇后視碧玉輩又何如者

圖美

卷一曰義婢

藏板

彼猶貴婦人也集此婢

碧玉 唐

碧玉 知之婢也妹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為

之不婚武承嗣暫借教其姬遂納之不還知之作綠

珠怨寄之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

擦出尸于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詛羅織人告之斬知

之于市語曰美色不可以尔身其知之之謂乎而碧

玉以賤婢事人感貫以死 小有足 云張鷟朝 野食載

杜秋 唐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裂衣襟書已笕推

之勞教婢曰結之于帶我死汝必入內上問汝汝當

以進及錡伏法大霧三日憲宗乃于婢得帛書婢言

錡冤上勅京兆府收葬之賜錡子弟或曰即杜秋也

錡聲色冠一時入掖庭者曰鄭曰杜鄭幸于憲宗是

生宣宗為孝明皇后杜名秋有寵于穆宗 國史補

柳仲賢婢 唐

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恣出一婢鬻于夫校蓋

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繼者親于束內手揣厚薄

圖美

卷一曰義婢

藏板

酬酢可否柳婢于隙偶見因作戶風狀失聲仆地

自是送還既出外舍或問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

不然我曾服事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緝牙耶耶

郭斌女奴

郭斌守會州元 忽遇 破驅妻子聚一室

焚之乃自投火中忽火光中有女奴抱兒踉蹌而出

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 而收之

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為養其孤君子謂

女奴于是乎有四善焉為主存嗣仁也感激將士義

也。倉卒不變勇也。蹈火不汚于亂節也。仁義勇節君子之行也。

采那 元

采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其主卒采那奉主婦謹而有禮。至正壬辰寇陷杭掠于城至偉兀氏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將殺之諸婢皆走匿采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且曰將軍利吾財寧利殺人邪若免吾主母當悉所有奉將軍寇解其主母縛采那乃探金帛等散之寇爭奪之復欲犯采那采那持刀欲自屠寇驚止之采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

趙淮婢

未詳時代

趙靜齋淮被執于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即登櫬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姬啟僉省云趙知府今日已死妾其婢子也望相公以妾之故主許妾焚其屍相公德也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啟收骨散之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

到江干大慟投江而死將子正山房隨筆

翟青青

會稽翟素士族女也聘而未婚某賊至欲犯之臨以白刃不從其婢名青青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為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真奴 阿菊

真奴黃巖縣人媵鍾氏嫁于苻松十三日而松死松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真奴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宥因泣告于解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及安人于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驚嘆泣下眾議耐松以葬鍾不顧卒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媵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為之傳

孫氏 明

太平將陷花雲妻郜氏生子焯三年矣抱而哭于廟

謂家人曰吾夫且死余從之孰生吾兒以無匱花氏祀乎侍兒孫氏曰妾也能及雲執郤氏遂溺于水孫瘞其尸負兒以逃漢人獲焉軍惡兒啼將殺兒孫乃匿兒漁者鞠之已漢敗孫脫身入漁家復竊兒去涉于江漢軍之潰者奪其舟梓而投之水附木入于蘆渚采蓮哺兒凡七日不死夜半逢老父稱雷翁載之舟送之帝所孫氏泣帝亦泣撫兒曰此將種也急賜雷翁遂不見帝厚資孫氏命撫其兒通紀

陳氏 明

圖義

卷一四 義婢

五

藏板

良鄉易爲昇之妻曰汪氏有美色賊至欲與亂汪不從罵之賊斷其一指愈益罵賊怒竟斷其首汪乳一兒數月婢陳氏負而逃復爲賊所得兒顧賊而嬉賊乃喜命其婦子之婢夜俟其賊之出也向賊婦而哭曰主婦只此兒乞憐而釋之賊婦教婢携兒入敗屋匿焉且與之財婢祝曰天不殺此兒卽毋啼兒果不啼賊歸索兒不得婢竟以兒歸兒名天祐謂天所祐云

輕雲 明

隆慶間歛隱士黃梁有小婢名輕雲洪氏女也生數歲鬻于梁家極端重梁愛之如已女有僮名司琴侍梁甚謹梁亦愛之嘗語之曰俟汝長成當以輕雲配汝輕雲聞之益慎往來絕不與司琴一面後司琴隨梁自遠歸夜深路經木橋忽聞水中若有人急呼黃梁梁驚墮司琴倉皇赴水救之不虞失足沒焉兩岸居人取火視之見梁卧于沙被除而甦始知爲妖所迷及覓司琴已滅迹矣輕雲才十三聞而痛絕請死之主人曰汝毋癡司琴于汝何親前言戲之耳當自問主

圖義

卷一四 義婢

六

藏板

祥梅 明  
萬曆初齊瀛者建文殉難齊泰之裔也三歲時墮水其婢祥梅急入深處手援加諸額屹立水中及他人救兒起而婢仆死矣君子謂其死以全幼主

秋香 明

方節婦鮑氏有婢曰秋香幼侍節婦推樸而勤節婦  
棲居數十年所須器用悉倚秋香初節婦以其年長  
欲配以夫秋香曰主母自守節予何得有夫不可善  
質春日代人春得值以供節婦佐不逮族諸姬予以  
蔬果糟脯之微必懷之以進節婦長年執杵操作力  
悴遂成偃僂口訥訥終日不與人言蓬首垢面與主  
母形影相依節婦死悲號冷竈敗帷中隣人憫而衣  
食之一日不聞嗚咽聲人方念其痛餓也視之已氣  
絕積草中矣以處于終老云

閩

禾一日義婢

江文石集

藏板

關義卷之十五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丐

街南氏曰丐之窮極矣其藍縷猥鄙世莫與偶  
余感釋史及人言有以義著者集義丐而掩卷  
歎曰嗟乎天下事獨難在取于生死間耳孟子  
謂蹴而與之乞人弗屑也丐可忽乎哉若齊人  
者固妻妾之所羞而相泣也已况可以對義丐

陶義

卷一五 義丐

藏板

平

杜可均 唐

禮宗末廣陵有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每日常入  
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蓋自量其所得人有憐  
之者命與飲三四杯輒止有樂姓者列旗亭城西常  
許以陰雨往詣旗亭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  
求即弗至或無所獲乃過之里人以爲廉

吳門丐者 明

吳門有貴人月夜過橋上聆其下有誦聲下觀之則

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酒捧缶而跪進焉誦  
蓋以侑也貴人訝召而問之丐子曰儂窶人聊爲阿  
母權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  
窺之所以娛其母者猶昔也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  
餘豆間曰以待孝丐兒

相城丐兒 明

長州之相城丐兒每詣沈孟淵所乞食凡所得多不  
食以貯筐中沈異之令人囑所往至野岸一舟雖敗  
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

陶義

卷一五 義丐

藏板

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謠嬉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  
丐不復見 陳眉公讀書鏡

石門丐婦 明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年少有姿初歲  
歉其夫負母及孀行乞而至人往往聚觀之婦甚以  
爲醜候姑與夫乞市上遠躍入水中死不知其姓氏  
鄉里也

石電 明

石電嘗燕人也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賊

甯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壯士陳英從指  
 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  
 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君爲眉目君若不往  
 是無渠帥也幸強爲我一行電曰諾襍被而出終不  
 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恃勇輕進陷賊伏中  
 文達死之電英分左右翼搏戰自辰至晡殺賊無算  
 英蹟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  
 弓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  
 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吳人陸嘉穎  
 賦詩哭之賈隙地具衣冠墓焉錢謙益爲作石義士  
 傳其略曰電捐軀報國身膏草野而不得與于死事  
 之節則亦以其丐而微之嗚呼斐豹隸也請焚舟書  
 汪錡嬖僮也孔子曰勿殤若電者其亦可以免于丐  
 矣乎丐名于朝丐利于市人盡丐也彼丐電亦丐彼  
 丐之名未有適主也余悲世人之羣丐電也而不察  
 其實取春秋之法大書之曰義士雖然世人之不丐  
 也不足以爲榮則電之丐其可以爲辱乎電而知吾  
 之以義士易丐名也其不將听然而失笑乎

明

卷一三 義丐

藏板

百川橋丐兒 明

弘光元年南畿陷丐兒題詩百川橋上云三百年來  
 養士朝滿朝文武盡皆逃綱常畱在卑田院乞丐羞  
 存命一條遂投秦淮河死焉 明季遺聞

黑估

黑估安福人有妻有兄改革後落髮爲頭陀焚其衣  
 衣草以蔽體別妻爲丐自稱曰乞人乞錢每以贈貧  
 民

聞義

卷一五 義丐

四

藏板

關義卷之十六

宣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楷蓮巷訂

義屠

街南氏曰孟子之論矢人曰術不可不慎也屠之為術不又矢人下哉有以義著者君子不得而沒也古百工賤伎皆講于道義况秉藝之好同耶屠其術何傷夫杜黃宰蒯所謂隱於屠沽者非歟若聶政者抑亦末世俠流矣然今之世

用義 卷一六 義屠

藏板

夫 莫隱也莫俠也乃或不屠其術而屠其心也悲

晉屠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其樂與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

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今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杜黃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黃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圖義

卷一六 義屠

藏板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力之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一事疑一人一見圖 節一見禮記並存之

屠牛吐



齊王欲以女妻屠羊吐而厚送之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曰其女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吾肉善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王厚送子于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然

屠羊說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焉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業已復矣何賞之有王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又焉敢當其賞請歸我屠羊之肆君子曰王女貴戚也爵賞顯功也二人者寧終身處于下賤而不貪乎顯貴之資一何智且廉也其不欲染濡于利必其真能喻于義者也故均之義屠焉

聶政 列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亡去求可以報仇者至齊或言政勇于是造請數反乃具

周義 卷一六 義著 三 藏板

酒觴政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爲壽政驚怪其厚固謝仲固進政曰臣家貧客游爲狗屠可旦夕得甘毳以養母頗備不敢當賜仲子辟人語之故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竟不受仲子備賓主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未有大功可稱者而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愛然深知政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政安得嘿然已乎且前日要政政以老母在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以親在不幸母以天年終仲子之仇爲誰請從事焉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足下幸不棄請益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政曰韓相去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

周義 卷十六 義著 四 藏板

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乃辭謝，獨仗劍行。至韓，俠累方坐，兵戟侍衛，政直入刺殺之。左右大亂，政大呼擊殺數十人，因自破面，決眼，自屠出腸，以死。韓取政尸，暴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榮聞之，乃于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市，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稱聶政者也。市人皆驚，曰：『王縣購其名姓，夫人不聞歟？何敢來識之？』」榮曰：「聞之，彼以妾故，重自刑以絕踪，妾其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于邑，悲哀死于政之傍。」

刺客

卷一六 義屠

五

藏板

墨君和

唐

鎮川節度使王鎔，為李克用所攻，盧龍節度使李匡威統兵救之，克用引退。匡威弟匡籌忿匡威臨別，醉而淫其妻，遂據府自稱，留後以符追其營卒，卒皆潰。匡威無所歸，鎔德其救已而失地，迎之鎮，為築地而父事之。匡威以鎔年少，潛謀奪之。匡威親亡鎔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我因公不至于亡，公欲得四州，予之願也，請歸府以位讓公，將士莫敢拒矣。」匡威信之，相與入府，會大風雷雨，瓦屋

皆震，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屏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于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而殺之，并其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

張二 宋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于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禮，蓋欲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

刺客

卷一六 義屠

六

藏板

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盛氣，丁意可屬此事，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之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朱為請，張赫然曰：『訝汝貸我錢，蓋欲陷我于爭鬪，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于交絕，眾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楮于漢

陽爭舟相毆擊。既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辭。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宰夫佩 明

嘉靖時，倭寇蘇松，副使任環屢破之。環有宰夫佩者，嘗從禦賊，賊窘環，佩輒衣環衣，疑之。又嘗陷于漳，佩掖之登賊，以刃尾之。佩前以手搏賊，被劊死。環得以間逸去，環以母喪不得歸，毀痛死。

問美

卷一 不美 七

七

藏板

關義卷之十七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蘧菴訂

義盜

街南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苟喻於利無所不至矣其於義若冰炭然盜賊之謂也距之言曰分均仁也出後義也謂盜而義何以異於是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宋張齊賢遇盜山中盜曰君異日加民上其念我輩非得已也然則盜豈

副義

卷十七 義盜

藏板

生而不肖哉其乘彘往往有以自竊非分均出後之仍為盜濟而自美其名比也集義盜

梁刺客

漢

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之培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盜

姜肱所遇盜

漢

姜肱兄弟友愛天至嘗與季弟江謁郡夜于道遇盜

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盜兩釋之但掠去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之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遺之

楊賢

漢

杜林拘于隗囂而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隗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乃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副義

卷十七 義盜

二

藏板

趙容所遇盜

漢

趙容為敦煌太守以病還率子弟耕農為養盜夜往吞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粟妻子物餘一無所欲盜皆慙嘆媿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容追與之物不及

梁冀客

漢

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于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

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脫去

琅琊寇 漢

琅琊魏譚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皆束縛以大就烹賊見譚以謹厚獨令主爨暮仍縛之賊有夷長公者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譚曰我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長公義之乃俱得免死

牛盜 漢

王烈里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曰邂逅迷及此將改之幸相赦毋使王烈知也人以語烈遺之布或問其故烈曰是知耻惡者善心將生故勸之踰年有老父荷重行路間一人代之數十里而去問姓字不以告已老父復行失劍有遇者欲置而去恐後人得之乃守之至暮老父還識之則前代負人也老父執其袂謂曰有是哉子之仁耶請告吾名乃語之老父以告烈烈使人跡之乃昔之盜牛人也烈嘆曰詔樂九成虞廷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遂令國人表其閭

閩義

卷十七 義盜

三

纂開 藏板

楊球客 漢

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徙朔方程璜女夫楊球使客迫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劉平客 三國

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為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陶升 漢

袁紹破公孫瓚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攻鄴城賊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捍衛送到丘丘紹還因屯丘丘以升為建義中郎

呂玄伯 南宋

魏安南將軍王慧龍幼時其家為劉裕所誅慧龍賴僧彬以免後為魏所任屢侵南宋檀道濟到彥之時避其鋒宋文帝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千匹玄伯為反間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釋之及慧龍卒人士于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玄伯

閩義

卷十七 義盜

四

纂開 藏板

感全宥之恩，畱守墓側，終身不去。

沐謙 南宋

後魏司馬楚之方劉裕誅夷司馬楚之，逃匿得免。及

宋受禪，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

人。宋武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

謙夜詐病，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

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于席下，以狀告。遂

畱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馬

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于倉卒。

關義

卷十七 義盜

五

墓園 藏板

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以予觀之，乃不盡

然。蓋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賊臣者一日篡之，

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

宣帝弟，大常燹之後，方將以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

之志，天下人心之所俟也。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

矣。豈特一朝一夕之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矣。

皖口盜 唐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前，數十人持兵仗

問來者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李涉

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所願也。李乃贈一絕。

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盡知聞。相逢不用相

迴避，世上而今半是君。一日游宦而豪，喜釋之去。

張師政 唐

唐太子承乾以于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刺之。見

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

張穎刺客 宋

淮南楊渥為張穎等所殺，幕僚嚴可求陰附徐溫，穎

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益執刀臨

關義

卷十七 義盜

六

墓園 藏板

之可求操筆無懼色，蓋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穎怒曰：

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溫遂與可求謀誅穎。

刺韓魏公盜 宋

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

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

于公，公曰：凡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

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兩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

猶頰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倚

公賜願毋泄也。公曰：諾。明日于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盜以他事坐罪當死，乃于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于世也。

苗劉刺客 宋

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嘗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

關義

卷十七 義盜

藏板

葛從簡卒 宋

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取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主欲斂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出。金壘子曰：鉏麂之不賊，趙宣子感于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于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于父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于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袁盎，梁冀之客不殺崔琦。

程揚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于忠邪順逆者也。盜亦有道，不信然哉。

發塚盜 宋

光啟天順之間，褒中有盜發塚墓者，搜之不獲。長史督之急，一日獲一人，實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獄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為不謬。及臨刑，忽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為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之。旋出丘中所獲驗之，畧無差異。具獄者亦出前人賊驗之，無差。藩帥怪而躬自誘問之，對曰：雖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偽造此賊。希得一死為幸。藩帥大駭，且以聞于朝廷，坐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衛職而賞之。玉堂閒語

關義

卷一七 義盜

藏板

南山盜 元

蔡五九之亂也。汀州寧化民賴祿孫，負其母孳妻，遂入南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痛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

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

湖廣江盜 明

金日岐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而有飢色金憐而代給之且與之食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人呼金至則前同舟者也銀鑄繫驛中金問之曰得十二銖即脫械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于湖廣江中遇盜登舟已肚篋矣俄而一人遽呼曰此非金先生耶金應曰然其人急躍而前執金手而泣語前事告其徒曰聞美 卷十七 義盜 九 藏板

湯若士遇盜 明

湯若士應公車北上有髯而偉者遇諸塗行止必借已相語稍狎謂湯曰囊金幾何湯告以實又曰吾令人負以休從者可乎湯曰可弗疑其為盜也每憇其人輒先驅為具食以待湯凡數日乃視湯而笑曰長者哉若人予固綠林豪也利子之囊將不利于子不

謂子推心置人腹中不予疑也竊已驗囊中果如君言子雖盜然何忍以金故賊長者前途多吾屬且送子于是送之度且抵燕境曰往矣可從此別遂去湯至京久之有邏者格盜赴市湯適過而見之則前所遇也湯愕然意欲前致問遙目湯令勿語蓋恐相累也子法盜而騎鎬者無所事鞫獲則斬之湯無如何愴然而已

孝賊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為如華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為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母尸葬焉比反闍黎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後不復作賊街南曰子讀王子于一書而有感于孝賊云貧莫養也而賊物以食之死莫歛也而賊棺以殯之王子謂其可風也雖然孝可風也賊以為孝不體虧親辱哉抑非也夫彼知有親耳固知體

聞美

卷一七 義盜

藏板



父安知辱夫使其知有體又知其不可辱不亦士君子之孝歟夫巾幘冠纓以冒之裾鞞鞞帶以被之詩書滑其口而文詞以稅其手而曰非士君子焉莫或聽之矣乃武斷于鄉鄙螫噬于朝市在族賊族在官賊官而承之親者牲醴養也珈帔榮也統續斂而狸首芻絮棺也亦孰非由賊焉以得之然莫名之曰此賊也而其父母里鄰方嘖嘖以艷之欣欣以享之而不知其虧且辱也已甚矣嗚呼彼特倖無出而聲之若老閭黎者之爲而其爲賊也遂居然莫之省爰一闕義

卷十一 義盜

二

慕欄

且身名俱敗而刑戮斥抑隨之即父母其庸免乎且夫斯人也得一廡下物壅其親遂終不復賊而今之賊于野賊于朝百千廡下不啻也而果其爲親計也哉親死而莫憐及生而無父母焉者亦何說歟嗟夫賊以爲親者不得爲孝子而爲其妻子計者且得爲良夫爲慈父乎哉

剛義卷之十八

宣城吳肅公街南軒

南陵劉 楷蘧巷訂

義優

街南氏曰予幼觀劇矣為忠孝為節義也者靡不感以敬為奸邪為橫逆也者靡不眦以怒夫彼其善惡所為優孟衣冠贗焉耳然其感人吾不知其何也又况其真焉者乎夫人亦何弗為其真者吾因是求義方優或以諷諍回君之有之古大臣之格非也或以軀命圖報効有之古忠臣之遂志也噫彼何人斯贗衣冠而真行義其不動人歆歔觀感者吾不信也集義傳

優孟

列國

優孟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莊王時有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

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

為棺文梓為槨梗楠豫章為題奏發甲卒為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翌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貴馬而賤人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籠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蕘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于廐賜于是王乃使群臣以馬屬太官無令天

高漸離 列國

剛義

卷之十八 義

蘇園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人也初荆軻游于燕與高漸離相善也相與飲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久之荆軻受太子丹命往刺秦王既祖道至易水之上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泣及軻擊秦王不中秦心滅燕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每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客皆驚于是宋子爭容之已聞于始皇始皇召見人或識之秦皇惜其善筑也重赦之乃隳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遂見殺

優旃 列國

優旃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止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于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于是二世笑遂止

雷海清 唐

海清玄宗時樂工也安祿山既叛克長安命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馬犀象皆詣洛陽祿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眾樂梨園弟子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賊怒縛于試馬殿前支解之

鄧慢兒 唐

黃巢陷長安樂工鄧慢兒善琵琶巢頗愛之慢兒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為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今日見召吾當以死拒遂與妻兒訣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予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

摘星胡來生 唐

摘星胡地來生角抵者也尤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為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欲中爾巢怒亦殺之初巢入長安慢兒來生與工人劉萬餘者義不為賊用竊相與謀有以困之事見義工部

鏡新磨 後唐

莊宗好畋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鏡新磨知其不

可及率諸伶走追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令獨不知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獨不能空地以備吾天子馳驅汝罪當死因前請亟刑之諸伶共唱和莊宗大笑令乃得免五代史

申漸高 南唐

烈祖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沾足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抑乎優人申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兩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頷之明日下詔弛稅信宿大雨南唐

閩義 宋 一人 義優 二 蘇詞

楊花飛 南唐

楊花飛南唐樂工也元宗嗣位畱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乘醉命奏水調詞花飛唯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悟覆盃大懣厚賜金帛以旌其諫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翌日罷諸歡燕畱心庶事幾致治平南唐近事

蔡卞時優人 宋

蔡京弟卞爲元樞尊崇無比其婦翁王安石封舒王

孔廟釋奠以安石配優人乃設孔子坐安石侍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孟子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軻僅忝公爵君貴爲王何讓焉遂揖顏子顏子曰陋巷匹夫平生無尺寸功敢先公邪請辭安石遂上坐孔子不能安亦避于路外入憤然作色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獨不能爲婦翁地耶試看他人作婿何如者意以譏卞也時方欲躋安石于孟子遂止夷堅志

一 紹興優人 宋

閩義 宋 一人 義優 六 蘇詞

紹興十五年賜秦檜第望仙橋又賜銀綺等以萬數詔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詎語雜至主賓歡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在之中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銀絹等物二勝環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于獄有死者二勝環謂二聖還也

阿丑 明

汪直之任于憲宗也。諸不合于已者輒陷之。中外莫敢言。而陳鉞、王越尤傾附之。遷鉞兵部尚書。越封威寧伯。直出監軍塞上。內伶有阿丑者。善詬誶。會宴。丑戲為醉者。執手呼于道。或言貴官至。令辟不願。又有衛士行蹕者。曰：「駕至。復不聽。」已乃曰：「西廠汪公至矣。」醉者輒驚而走。或問故。曰：「予知有汪公。不知有天子也。」帝遂疎直。尋納御史言。罷西廠。已丑又為貴人裝。自稱汪直。左右皆仗鉞。恣睢而前。或問故。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或問之。曰：「王越、陳鉞也。」帝微哂焉。後因

閩美

卷一八 義慶

蘇引

馬儀之劾免陳鉞。用萬安之謀。移王越于延綏。時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訶聲或曰誤矣。乃八千也。」丑徐曰：「汝未知耶。其二千為保國治屋矣。」上遣使察之。保國即罷工役。成化末。刑政多頗。倖進者眾。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擇之。得一人曰：「姓公。問其名。」曰：「道。」丑曰：「不可。不可。」次一人曰：「姓公。名論。復不可。」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乃肯。」曰：「于今之世。惟胡塗乃可以免。」上哂之。君子曰：「談言微中。阿丑有焉。是謂諷諫。古者腹諷。」

蒙誦正執。蒞事以諫。苟利于國。孰謂詆譏不足為義乎。

成化優人

成化時。傳奉官至八百餘人。多因太監梁芳以進。會內宴。優有為老人。部糧者責解戶米濕。解戶曰：「非我之罪。實船縫為之。」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耳。」嗣群臣有言傳奉之非。上遂罷傳奉。

孔四郎

勲衛嘗守經。鳳陽人有優人孔四郎者。嘗愛之。四郎

閩美

卷一八 義慶

蘇引

紹興人。通文尚誼。感其德。遂托身事之。嘗每出入。縉紳家。必與俱。嘗雖武職。而家累萬計。至。因與四郎謀。瘞金他所。賊將官撫民知之。繫嘗至。榜掠。又執四郎。四郎無已。遂示之瘞。而嘗卒解闔所。同諸勲戚被害焉。撫民以四郎狡好。而慧。遂愛之。畱麾下。四郎意快。快不樂。明日。撫民醉呼。酌命四郎。謳以侑。四郎益憤。俟夜分。撫民睡。潛起。拔刀刺之。中其股。喊。四郎知不免。乃提刀罵曰：「我與嘗守經。不啻骨肉。誓同生死。奴取其財。復隕其命。我今為守經報仇。願事不成。死必。」

爲厲且將扼爾喉食爾心矣遂自刎頭已隕尸猶僵立不仆賊大懼衆推之始倒

汪張飛

汪某者宣城優人也嘗給事華陽諸民家以事繫獄中富民施氏爲憐而出之遂深感焉已而盜掠施氏汪集諸少年執兵而禦之却乙酉宣城義兵起所在以千數而汪亦以勇聚徒數百人健鬪敢死號張飛云被執不屈大罵而死

明史

卷一百一十五 義優

九

纂要

宣城吳肅公街

南陵劉

楷蓮

義娼

街南氏曰子鄉梅禹金先生輯青泥蓮花記廣  
於伎蹟例凡十卷凡六其間紀貞紀從有可取  
者或曰凡傳諸娼者皆艷史溢情舉不足信予  
節錄之而間補其逸凡數十人毛惜惜無論已  
惜惜而外從一勿貳至不有其生者咸足述也

關義

卷之十九 義娼

蘇州

雖情鍾乎猶是膏澤市門而卒如此哉如此哉  
故不繫義婦繫義娼

李娃 唐

李娃者長安娼也天寶中有士人試長安與娃游歲  
餘而資盡姥意怠以計賺生徙他處生遭癘疾邸主  
徙之凶肆乃執總惟學為哀歌以自給適生父入京  
師遇而怒鞭之而斃同黨哀而餉之遂乞食于道時  
雪甚戶多不發一門獨啓娃第也生不知疾呼娃自  
閤中聞而識之出則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問曰

豈非某邪生憤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以繡襦擁而

歸失聲長慟曰今子及此我之罪也姥聞大駭欲逐

之娃歛容涕下曰生故多金以我故蕩盡設詭計而

逐之殆非人行父子天性也今其情絕殺而棄之又

困躓若此伊誰之咎予為姥子二十歲計賞不啻于

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廿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

此子別卜所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乃置生

別院衣食之卒歲而愈娃命市書肆中俾夜作晝矻

矻三年而業大就遂登科復以應詔直言策名第一

授成都府叅軍娃請去生泣畱之不可送生江上遇

生父子遂父大驚乃畱娃別館命媒氏備六禮迎之

後生累遷官娃封沂國夫人四子並顯初生讀書院

中倦則莊勗之諭以綴詩賦及游長安登甲科矣識

者爭慕其文娃曰今秀才得一科則自謂可取朝職

擅天下美名子行穢迹鄙不侔于他士當蕲淬利器

以求高等凡生之得成其名皆娃力云

張紅紅 唐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與父歌于衢路乞食過將

軍韋青所青納為姬。有樂工製新聲。即從屏風後記其拍。尋入宜春院為才人。六月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之。即贈昭義。樂府雜錄

楊娼

唐

楊倡者。長安殊色也。名冠諸籍中。有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初貴喜淫。內苦其妻。乃陰出重賂削去倡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往來其間。倡事帥尤謹。會間歲

卷一 九 雜記

二

藏板

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倡而憚其妻。有監軍給其妻曰。將軍病。思得善捧持。前調者。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以安將軍。四體如何。妻許之。未幾而事洩。妻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鏃于庭而伺之。須其至。投之沸甌。帥聞大恐。促命止之。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倡北歸。自是帥益憤。踰旬而死。而倡之行。適及洪災。問至。倡乃盡返其所遺。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撒奠而死之。虞初志

聆聆

唐

聆聆關氏。張建封歌妓也。知書。有殊色。建封鎮徐州。初納之。燕子樓。後別構新樓。貯寵之。公薨。聆聆感恩誓不他適。有燕子樓集三百首。白樂天為和其詩而序之。并贈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聆聆聞之。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聆聆得詩後。旬日。不食而死。張凌集

國義

卷一 二 漢記

日

藏板

段東美

唐

薛宜僚。會昌中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舟泊青州。郵傳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置于驛中。薛發日。祖筵與東美流涕而別。薛到新羅。以病卒。檄廻。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唐賢抒情集

韓香

宋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時與太將葉氏子交期對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投牒有司集鰥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潘忻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爾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方就婚耳賓至酒行香出所資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已自勿矣史錄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與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有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

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笮

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

酒邀娼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掙不

使去不得已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佯渴求飲自投于江而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宋史 樂善錄 良家作趙氏

毛惜惜 宋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眾據

城以畔制置使遣人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

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于供給且責之曰初謂太尉

降為太尉更生賀今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

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 宋史 隨隱漫

錄高沙榮全據城畔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

健兒官家何負于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

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腐之罵至死不絕事聞封英烈

夫人賜廟祭潘柴巖有詩云淮海艷姬毛惜惜青娥

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裴頭真果卿王

骨花顏城下土水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

歌舞筵中過一生鄭所南詩云誰謂伊人賤猶懷事

賊羞挺身持大義正語咤狂酋名在春逾艷骨香花

不愁有靈知國事地下笑公侯

薛希濤 宋

祖無擇熙寧中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

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武林志

長沙義娼 宋

長沙義娼者不知其姓氏善謳歌尤喜秦少游樂府

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釣黨南遷道長沙訪妓籍可與言者乃往娼居初甚易之及見其姿美而所居殊可人意坐語間顧見八上文一編就視其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竊怪之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而又習之誨之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卽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其詞耳若使親見其容貌未必然也娼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我卽是也以朝命貶出因道來此爾娼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娼乃設位坐少游于堂立階下北面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比夜乃罷少游感其意畱數日愈加禮敬將別囑少游曰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爾妾欲從恐重以爲累唯誓紫

真事  
卷一  
九  
義月

蘇軾

身以報他日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別數年少游卒于藤娼旣與少游約因謝客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急遣僕覘之數日果得凶報乃謂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音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夷堅志

李姝  
宋

李姝者長安女娼也家貧年未笄母以售于宗室四王宮爲同州節度之妾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章誠之刺史張侯別第先是張于宴席見之心動不能忍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旣而獲焉喜不自勝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姝事之亦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莊色歛衽解以奇玩珍異却而勿顧張必欲力制之間乘其理髮直前擁之姝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媵救止之由是浸不合張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幸

真事

卷一  
九  
義月

蘇軾

幼出賤流，驚身宮邸，不獲託久，要于良家。幸同州隣，愛許侍巾履，偶因微譴，蹙寓於君。蓋以君為可託也，不圖君侯乃至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頭血汗君侯刃，願速斬。妹頭送同州，死不恨。遂藤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媿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面目復見同州哉？」妹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立，曰：「為妹報同州，已辨于地下矣。」張大懼，悒悶數日，不食而死。筆奩錄

張鳳奴

同妻

卷一 義婦

一

蘇州

元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媼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金主遣人馳祭于西門。金史

徐媼

元

至正間，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媼者，冠命以佐飲，徐憤罵勿從，竟刺死之。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媼詩。

李哥

元

蘇州

霸州媼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泣曰：「女幸有工，繫我獨為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闕，目不流眄。與之酒，勿飲。州判官嘗伴哥徑還，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徇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汚吾刃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牧不聞。」

同妻

卷一 義婦

一

蘇州

知吾夫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明錄

愛卿

元

羅愛卿，嘉興名媼也。工詩詞，人敬慕之，稱為愛卿。嘗避暑玩月，各賦詩，愛卿輒先成，坐皆閣筆。同郡有趙氏子，家巨萬，以禮聘焉。愛卿修婦道，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聘二年而趙父尚書公以書召之，趙子欲往，恐貽母妻愛，不往。又失功名，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

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志四方丈夫壯而立此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悞功名之期邪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爲念不可不早爲歸計耳趙子遂行置酒爲別愛卿自製齊天樂一闕以侑之趙子至都而尚書以疾廢遷延久不能歸而太夫人亦以憶子之故遂得疾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嘗餽粥必親曲說以寬其意卒不起愛卿如禮具棺槨葬之白苧林既葬旦夕哭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苗師楊完拒之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之家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欲逼納之愛卿給以甘言接以好客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趨救之不及卽以繡褥裹尸葬後圃杏樹下未幾趙子開關海道至家則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可得遇蒼頭於路而問其故遂與俱至白苧林悉道其事以指其墳壠松栢而告之曰皆娘子之所植也趙子大傷卽至銀杏樹下發妻尸顏

附錄

卷一 義婦

二

蘇州

貌如巫肌膚不改趙子拊屍大慟乃易以華服買棺附葬于母墳之側焉剪燈新話

劉盼春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于汴人周恭恭父嚴禁之絕不通者凡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商賈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箠楚恭聞之致書使且從母命盼春笑曰妾豈常人比哉既委身于子可他適耶居數月復逼之投繯而死及火其尸餘燼悉焚之而所佩香囊獨鮮好取而發之中藏周恭詞簡一紙宛然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邵金寶

邵金寶故娼也口西俠戴綸與之游綸爲京營叅將以善咸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免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贖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周旋十餘年所如一帛而需綸用不缺綸

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遊擊贏金尚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御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未恩也居刻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噫金寶出于媼而能委身以全大義難矣其妻以不能救夫之難而能念爲救者且以結髮媼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風哉

高三

義媼

三

墓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媼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誣誅以土木之變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二人赴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于我更若累耳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縫接着于頸顧楊氏家人曰去墓之卽自取練經于旁

萬國雜記

王翹兒

明

王翹兒故臨淄民家女也鬻于媼雅不喜媚客假母數笞苦之後與少年計脫徙海上與文儒貴客游得纏頭無算然更以施諸所善貧者久之倭寇入竄桐鄉倭復陷桐鄉被執于寨主涂海海故越人明山和尚也知爲翹兒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海一切計畫惟夫人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改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胡公宗憲遣華老人諭海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乃親解其縛并與金勞苦之華老人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覷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爲翹兒不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謂王夫人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善之乃更譴人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許之約降于督府督府選日整兵稱逆降海從翹兒言不爲備督府遣麾兵進斬海首

并諸倭人賊焉。凡皆翹兒方也。督府獲翹兒，以賜承順酋長。翹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故誘之，殺一酋，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去之錢塘。夜半投江死。噫！誘海以報國，義誠偉矣，而卒死以殉海，其亦何負于海耶？海隅志

張小三 明

張小三者，南京女妓也。稚齒雅容，頗不欲就門戶。曰：「能妻我者，即與偕。」有松江商人楊玉山者，以金求之。殊慙，乃允焉。踰月，楊辭去。小三曰：「奴固已誓之矣，不歸，君復何歸乎？」楊心欲之，而念其妻妬，不敢許。以半載為期，而去。妓遂守志不渝。父母欲奪之，不可得。數寄聲，楊所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畱旬月，所贈遺以萬計。久之，貨日削，已而田產悉空。男女未婚，饗殮不給。妻孥交謫，怏怏失明。妓怪其久不來，使使諭之，知其旨，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登堂拜主母，奉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奴當為君婚嫁，君幸無苦。悉出前所贈珠璣器具，以為資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筵設之費，為二子納室，爾侍湯藥者一年。」楊鬱

鬱心志以死。妓又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為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污之譽，與主君交往廿載，名雖在風塵，身固楊氏貳室也。且主君為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執庖瀹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之。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諸禮曹，移牒逮之，甚急。妓不得已，乃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于舊院云。續盤異編

王烈女 明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娼家。及長，知處身失，所欲脫去，不得。娼婦百誘之，執意不為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家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汗吾身，耶引刃自刎。客大驚，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日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塚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新青日記

白女 明

白女者娼也。與吳興人袁節游。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于白。不從。母篋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母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蓋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壆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噫。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爲異。

薛鐵兒 明

薛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藉廣陵。母娼也。鐵頎然玉

立聲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鐵性恬寂。憚于豪

舉者。至輒跳身匿。而稍稍親文士。得郝生。生有內子

賢。遂以爲副。鐵入室。獨勤操作。執婢子事。不敢當夕

生善病。時躬侍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能無眷。鐵寧保無他。鐵固默頷之。遂內决。笑以殉。私浴紉身自闕死。蓋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梅氏

青泥蓮花記

劉引靜 明

劉引靜。南京妓也。少爲一商所眷。後商死。引靜爲持

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紅自養。拒客不納。家人不能奪也。商家零落。推所有以周之。有富翁聞其賢。欲娶之。卒不從而止。

京師妓 明

郭七公子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常昵一妓。而公子死。妓方少年。剪髮爲尼。

屠寶石。京師大賈也。以罪謫遼東。軍家破無可托。以

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後數年赦回。妓以金還之。封識

如故。右二妓載菽園雜記

李姬 明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

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姬

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畧能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尤

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美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

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鉞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卧。王將軍者，殊快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醵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嘆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贊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侯生名方域，字朝宗。

黎應祥

應祥，緬中女伎，廣東人也。永曆□敗亡，奔緬國，緬以茅舍居之。諸從官無復憂危意，值中秋夜，馬吉翔、李

國泰等酣飲爲樂，命應祥歌舞奏劇。應祥泣曰：此去行宮不遠，且上體不和，旦夕呻吟，此何時而猶忍爲歌舞歡耶？雖死不敢承命。翔、泰怒笞之。鄧凱也是錄切灰錄作惟



宣城吳肅公街南輯

南陵劉楷蓮菴訂

義獸

街南氏曰無父無君孟子擬之以禽獸嗟一人所受全于天以自別于禽獸者顧不重歟彼含牙帶角者安得而有之先儒謂人得其秀而最靈故能具四德發四端物則偏而塞矣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亦間有僅存而不昧者余

卷之二十一 義獸

義獸

集義物先之以獸解之觸麟之教然之相恤其性耶其得理于氣中者耶往于龍溪莊有牝犬衆美而食之犬子瘞母骸庭桂下守之悲以嗥者三日夕子未嘗不歔歔太息焉釋史所紀載豈或誣歟若乃明皇之舞象昭宗之供奉抑又奇矣夫鷹犬象猿之屬而義若此謂之獸可也雖不謂之獸亦可也

象

唐明皇嘗教舞象祿山之叛至東都大設聲樂祿山

掃幽燕土蕃酋長多未之見給之曰我當有天命此

自南海奔至頃見我必拜舞鳥獸知天命有歸况人

乎左右引象至則瞪目憤怒畧不為動祿山乃大恚

怒命置檻弃中烈火蒸之俾壯士投以刀槊洞臆流

血而死伶人無不掩泪吳長卿曰此玄宗舞象也立

宗嘗教舞馬四百蹄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其曲謂之

傾盤樂後祿山以數匹賣范陽為田承嗣所得裸戰

馬中一日軍中樂作馬舞不已廝養以為妖擁筆擊

之馬抑揚頓挫更為作態廐吏以馬怪白承嗣鞭笞

之至斃極下時人或知之而不敢言嗟夫舞象以不

舞死馬以舞死枉自獻伎媚人而不免毋寧為象乎

露鳥聯水蒲大舉寇滇黔銳不可當有陸帥者勇而

善戰士卒皆懼怯時陶家軍有一象伏小壘鼻飲水

泥數斛伺賊至突出咆哮躍丈餘衆皆辟易噴所吸

水泥若雨霧然直搏賊所蹂躪人馬如糜復鼻捲一

賊擲之空中墮地而死陶帥遂乘勝擊賊大敗之戰

罷象猶勃勃且賈餘勇焉龍城中百姓爭芻食之象

稽首而謝之次日創病出矢鏃三升餘鼻中毒矢卒

瘁極而死。街南子曰：嗟乎！賊之來，勢不可當，使象知

有眾寡，有趨避，必憧憧于勇怯，即不然，而匿伏不深

沉幾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未可知也。象蓋無心

合道，善藏為勇者乎。見楊師孔烈象傳，師孔未詳何人，其自云守安普知其事最

真又云：歲乙丑，不知何朝所傳陶兵或陶魯軍耶？容攷。

始與郡陽山一人行田，忽一象以鼻卷入山中，見一

病象，足有巨刺，其人為出之，病象起，即載其人入一

紆紉地，掘長牙數條送之，還示報恩狀。先是郡苗常

為象所苦，因語之，戒勿犯，象作馴解，予是一家安業。

田卒無患。相中記

閩州莫徭樵山中，一象負之入澤中，見老象喘息甚

苦，舉足視之，有竹丁，莫徭以繩繫出之，流血數升，小

象復取艾，莫徭為摘艾塞之，少能行動，回顧小象，吻

吻有聲，須臾小象取一牙至，老象大吼，意若嫌之，復

易一大牙，并取山栗食之，乃送人及牙行五十里，忽

却轉，乃還取其刀，畢送至原所，以頭抵地，搖耳久之，

乃去，莫徭以牙獻天后，中有二龍，躩立，截之為筒，每

年給其人五十千，以終其身。

崇禎甲申，逆闖陷京師，賊坐朝呼象守門，如往事，有一象竟不肯往，悲哀不食而死。

馬

秦公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嘗飲以酒，愛重之，及公

卒，嘶鳴不食而死。

宋仁宗御馬名玉道遙，行步有尺度，徐行中節，御者

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借行，長鳴不動，王怒，還

之，帝升遐，從葬至陵，悲鳴不食而死。師氏聞見錄

吉水王維楨，通判夔州，與賊戰，維楨陷圍中，奮罵賊

殺之，自死所至城三百餘里，公所乘馬歸，毛鬣盡赤

眾始駭，已知公死，家人盡售行李，并售馬，與同知王

某王得馬，不償值，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以莖豆，猶

不已，王自視之，馬驟前噴其項，王仆地，不省，異日嘔

血數升卒。宋史

陳璋自朝歸，中路馬蹶而墜，因怒，命弗與芻秣，困人

竊飼之，馬達旦竟不食，累日，圍人以告，乃召之曰：爾

知罪當赦，爾乃飲食如故，璋後鎮宣城，罷歸而卒，馬

亦悲鳴死。稽神錄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餵飼倍他馬一日乘馬出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迴舟迎行思中流風起船覆馬自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得免沉溺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異常再遇死家人以鐵繩羈之困中適遇嶽司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長嘶奮迅斷繩而出其家命健卒十餘人挽之因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齊東野語

九江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喻養之嘉定間成爲喇寇李元礪所殺喻悲鳴尸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懼其意後乘之犯永新柵我軍出迎喻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槩脰爲盡傷喻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居二日喻歸病傷不食而死宋史孫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拾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營吳書

義賦

義賦

義賦

義賦

義賦

古道行宿遷副總兵史忠靖公可法部將也賊袁時中冠江淮道行與戰雙溝力不敵慷慨赴陣死之其所乘馬負傷而逸自雙溝馳歸宿遷宿遷人見之曰是古副總所常乘也馬歸人安在已而計至一城士民皆哭馬亦以傷重哀鳴不食而死乙酉四月楊州陷總戎劉肇基者從史公殉難其僕歸秦郵報其主母主母大哭忽持斧擊僕裂其腦曰主死封疆爾當從而背主逆歸耶君子曰世之擁旄仗節往往傲屣其主甘自同于劉氏之僕而曾不及古公之馬可慨也夫陸應圖文

猴

蜀鄧芝見猿抱子在樹射之中母子爲拔箭以木葉塞母創史記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衣以緋衣能隨班起居朱

温慕位猴奔走號躑徑趨温所奮擊温褫其衣冠温怒叱令左右殺之唐之舊臣目屬之無不變色江鄰幾雜志

廣德中橋鄉有作猴戲者一日捧猴擔筭于山中遇虎為虎所食猴匿林樹以免久之有客過焉猴急躍而下挽客客驚隨猴所至猴乃于莽中曳一物出示之筭也啓筭得人骸骨一肘一猴躍而悲鳴又探筭底有錢二緡列錢作棺狀指地上掘土示客客悟曰吾墓爾主矣遂買棺葬其遺骨猴臨穴傍俛悲不自

勝客解其繩塵之入山猴不肯去遂從客歸依焉畫

為飼雞豚省場圃夜伺門籬惟謹云友人沈赤城述

吳越間有鬻髻丐子編茅為舍居于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相依不舍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躑躅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錢入市至棺肆不去匡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

其衣裾擔者為鼻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糜于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焰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宋曹義猿傳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附矢伺母間射之母自知不能生洒乳于林飲其子洒畢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歛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香輒抱皮跳躑而死劉元卿賢奕編

山西督學汪可受今金華時有丐者作猴戲猴巧而

錢常不乏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以酒誘至破窰內

椎殺之遂繩其猴從已作戲乞市頭一日適公至猴聞警道聲遂嚙繩斷脫走公車前作泣訴狀公令人隨猴所至猴乃引人至窰內得尸遂捕得後丐者鞫問伏罪杖殺之命焚前丐者尸焰始發而猴號嘶赴火抱尸共為煨燼湧幢小品

牛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于蜀中載

青牛常自乘。恒于前養視之。翰搆疾多日。牛亦不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人驅牛向宅。不肯行。人知其異。卽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幽明錄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寬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牛寬。問曰。華州村。往歲有畊田者。日哺疲甚。乃枕犁而卧。乳虎映林間。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漸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知。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其人未覺之前。此其所以功立而身斃也。觀此。可見天下之大。甚于捍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疑之情。過于伏體。不悟之心。深于熟寢。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寬牛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之。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悟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

周書

卷二十一 義獸

蘇綢

見殺宜哉 陶朱新錄

高淳東鄉有兄弟析箸者。田宅俱均。執無它。惟一水牯。未有耑屬。時方春耕。其兄曰。須以次用。其弟曰。我種它田。且三倍。安能以次。兄弟相與爭辨。隣人解之不已。時牛繫林下。遂斷其鼻繩。奔至兄前。伏而稽首者數四。又趨弟前。伏而稽首者數四。視其目淚泫泫。下兄弟遂相感悟而泣。以牛爲閒牛。相與飼牧。無缺街南曰。不謂之牛也。而有高伯通之盛德焉。嘗見兄弟析產。而左右袒者。讒言構釁。遂致同室操戈。推劘同氣。蓋不少矣。嗚呼。是牛之不若也。

周書

卷二十一 義獸

蘇綢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王臻者。適在側。衆執臻。臻誣服。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辨。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齊野記陸遠知海州。發奸如神。一日出途。中有小犢。鳴于馬前。驅之不去。使人隨。犢至坡間。有盜牛者。正殺其母。

見使者至，道刀而道遠，至鎮所，托思牛肉，密于屠中，得其人。

洪武時，天長縣民戴甲，出其妻牧牛于塗，所豢犬隨之。一日，犬入莽中，牽牛尋之，犬方為虎所據，虎見人，即棄犬而戴妻為虎所搏矣。牛乃忿而前，與虎角，虎釋人而應牛，虎哮吼弄爪牙，牛亦側兩角奔擊，不逾時，虎負逸去，戴妻竟無恙。縣牧以聞朝廷，賜一牛代耕焉。

犬

聞事

卷二一 義歌

二

魏

晉大興間，吳人華隆好獵，一犬號的尾，每自隨後，至江邊被大蛇圍繞周身，犬咋蛇死，而隆亦斃卧于地。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之，隨犬得隆，載歸家。二日乃蘇，其未蘇時，犬終不食。幽明錄

太和申廣陵楊生，畜一犬，自隨後生，飲醉卧草中，時方冬，燎原，犬周匝嗥吠，生不醒，犬乃就水自濡，還卧草上者數四，草皆沾濕，得免於焚。後生夜行墮簪，并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怪而視之，生因求出許，後報其人，請得此犬為酬。生日：狗曾活我不忍餘，可在。

君所取其人，方遲疑，犬乃引領視井中，生知其意，乃許焉。人始出生，繫犬去，五日犬夜走還。記聞

譙縣崔仲文，有一犬善獵，所得甚多，時與石和同為撫軍吏，和欲以奴易之，不許，因恨之。一日，因獵，乃殺仲文，草中欲取其犬，犬嚙和守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識其主，因啓撫軍，方不知殺者為誰，適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自撫軍，此人必殺犬主，拷問果得實，乃殺和。廣古今行記

犬

聞事

卷二一 義歌

三

魏

盛作酒食，婦語然大別，可強啖此，奴已挾刀以須，然泣涕不能食，以肉投犬，祝曰：養汝經年，能救我乎？犬故名烏龍，然愛之，常相隨，得食不噉，注目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咋奴，奴驚失刀仆。犬咋其陰，然取刀殺之，以妻詣縣置法。續搜神記

隋鄭韶愛一犬如子，守闕中時，有使到，將遠迎之，從者薛元周以素忿將伺殺韶，犬乃急遽，脚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使入郭矣，韶欲出，犬拽衣不放，怒令縛于柱，方出門，犬斷繩而走，拽衣如前，韶撫犬曰：

吾有不測事乎。犬乃嗥吠，跳隊內，咬殺元周，搜之衣中，果藏短劍。太平廣記

盧江人楊褒，舍一親家，其人欲烹犬以食，犬乃跪前，若哀泣狀，褒異而止之，并將犬歸，隨出入，歲餘，褒妻有所私，一夕乘褒醉歸，與所私者將伺殺之，其人方入室，犬嚙其足仆地，乃入齧其妻，褒醒而搜之，見其人懷刀，因并妻送縣，並處于法。集異記

唐諫議大夫柳超，以罪黜嶺外，唯領二奴，掌書掌閤，并一犬，隨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資，給

開義

卷二一 義歌

蘇桐

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全諫議，并家族，為奈何？超曰：不如飲毒死。奴聞之，進珍饌，食次忽見其犬，乃分食語之曰：我死汝託何人邪？犬竟入厨咬掌閤喉，咆哮至堂，復齧掌書，奴俱為犬害。超方未悟，數日勅詔還京，始知二奴逆謀。集異記

唐齊瓊家畜四大，畋迴輒飼以肉，中一犬獨茹肉齒牙間以出，已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所往，則北垣枯竇，犬母在焉，老瘠疥穢，犬吐哺飼之，齊大嘆異，乃命僮犬母歸，餌之，犬搖尾，俛若感恩者，後効力倍

平日獵必重獲，逾年犬母死，而齊亦適以病卒，犬乃嗥吠終夕，呱呱不輟，及齊葬，懸窆之久，犬忽來足踏墳土，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而犬斃。述異記

范翊以裨將使淮南，與副陳福成仇隙，福構翊罪，潛申主帥，乃停翊職，翊飲恨歸家，一犬素良，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及犬詣帥請罪，帥詰之得前事，畱其犬而復翊職。集異志

開元中，吳興姚氏流南裔，以二犬自隨，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勇壯，謀害其主，姚所居遠僻，因謂姚云：郎君遠來，忽有不祥，當扶持喪事，頃者覺衰憊，恐溢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願圖之。姚氏云：欲令我死邪？曰：正爾慮之。明晨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姚執觴哽咽，心慄，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因撫犬云：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亦不食，顧主悲號，俄附

開義

卷二一 義歌

蘇桐

子至，一犬猝乘之，咋斷其喉，一犬至厨，咋少奴喉，亦斷，又咋附子之婦，三人俱斃，姚氏獲免。廣記  
孫權時，襄陽人李信純，家一犬號黑龍，行坐相隨，飲餒必與，一日飲城外，醉卧草中，適太守鄭瑁出獵，見

田草深使人縱火蒸之。犬見火來，倉卒曳純衣，純不為動。比有古溪，相去可五十步，即奔往入水，濕身來卧處，以身濕之，純免火難。犬運水困乏，致斃于側。信純醒，見犬死，遍身毛濕，周迴覩火踪跡甚訝之。因慟哭，聞于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乃能如此，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

宋袁粲父子以舉兵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梁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小

問義 卷二一 義獸 麟

利，皇天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狗戲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墜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常所騎也。南史

梁張彪為東揚州刺史，陳文帝來攻，彪使沈泰守城。後泰叛彪，與將申進比而圖彪，彪敗，與妻楊氏逃去。唯常養一犬名黃倉，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將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倉號叫彪屍側，宛轉哀泣，昭達迎楊氏，楊伴許

諾請殯彪喪，墳塚既畢，黃倉又俯伏塚間，號叫不肯離。楊氏為笑語，給昭達曰：容貌辛苦，請過宅莊，餽楊氏入屋，割髮毀面，不從。文帝嘆息，許令為尼。街南曰：

按南史，彪少亡命，若邪山為盜，後從王僧辨為名將，與陳文帝為寇，卒以致死。而其妻與犬為時人所矜，

重，吁果何以致此哉！然能感其犬而不能感其人，何歟？趙稜為侯景山陰令，棄官從彪，忽懷異志，刺之而未殊。沈泰申進二人，其部將也，二人于陳文比而圖

之，皆不逮黃倉遠矣。抑楊氏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

亂為彪所納，故匪貞女而甘為彪也。死亦一女中豫讓乎？不終于中行，乃不二智伯。吾常曰：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已容。

咸溪童鑷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猶知人意。後白者忽目盲，勿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簷

外卧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其傍，及白者死，主人為埋之。山麓間，犬乃朝夕往，連數匝，若拜泣

狀，卧其傍，必移時而返。建寧志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僧利其貨，遂約其



徒先殺三僕遂殺商置坎中而以三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寺前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令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鳴使發視之見二尸啓尸而下有呻吟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乃置儉于法

遼陽錢良用家所畜獵犬夜忽躍起銜良用衣引至林薄亦自伏無聲俄有兵過良用以是得免有蕭氏愛是犬重賞購之經年犬不爲用復以返良用良用貧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犬始爲蕭氏用

聞集

卷二一 義獸

三

蘇州

浙西某子某甲子乙居相接也甲擁官勢而貪乙席父產既饒甲常染頤之已而家失盜因誣乙與盜通而指乙家所有爲已物悉乾沒之而乙卒斃于獄先是乙有高犬善伺絕憐愛之自是常往食甲家甲遂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悲泣時作語聲人無不異者年餘甲有疾方臥犬忽跳躍上牀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以刀斷犬首而其齒猶切切有聲街南謂犬于是乎忠臣感恩圖報物誠有之顧豈養可期安能擇主雖或情深久將易念事新忘故仇或爲親而乃

合怨忍志卒得當以報故主犬于是乎亦志士沈處士恒吉吳郡人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八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即不食數日處士卒歿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秦邦永樂時人家饒裕而子尚幼將買于京卜之不利妻諫弗聽遂解纜家有白犬銜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有寇王甲王乙者執刀登舟遂被刺死犬乃從後船躍出嚙乙手幾殞持刀

聞集

卷二一 義獸

二

蘇州

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有其賞埋邦尸水滸而去犬潛尾二賊抵家而還守邦尸晝則乞食夜伏其側數月人咸異之莫測也巡河御史呂希聲駐節道傍犬號呼而向若有訴者然呂異之曰此得母有冤邪吏從犬守處視之則犬以足爬土掘地而尸見焉呂曰必故主被害耳因問犬曰能知害者處乎犬搖尾欣然引吏卒行里許至一尸二賊方與衆聚飲犬先入嚙甲衣裾犬嚙乙履吏因縛至御史前拷掠未服俄一人啼而至曰尸吾主也予與俱被刺以落水幸不

死乃有卒日哉。遂賊遂伏法而追還其貨。僕乃扶昇主柩歸。犬亦隨之。仍晝夜伏柩傍。時時悲號。顧者無不墮淚。及厝柩。犬復隨柩至墓所。葬甫畢。犬卒觸樹而死。人為埋犬塚傍。

豐城人李明道。元末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見獲于胡大海。太祖釋之。命為行省叅政。後復叛。歸友諒。及友諒敗。明道雜鬚髮。匿武寧山中。為僧。有識之。縛送武昌。上惡其反覆。磔于枯魚口。明道常有所畜犬。為我軍所牽。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銜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命歛葬。明道。湯德小品。

丹陽市中有偷。率一守犬。賣之商人。商人爰出值。西之。僧見客之。携貨厚也。輒謀殺之。匿其尸水巷石砌中。一日犬伺。縣尹未出。突入上縣尹座上。左右逐之。百方不動。俄尹出坐堂。犬乃下俯伏。為稟控狀。狀曰。若有冤乎。不能自白。犬乃嚙隸衣行。隸與至水巷中。得尸。回語於尹。復謂犬曰。知刺刀者。可拘之來。犬復搖尾曳隸衣。出至偷家。嚙偷頸。囚與俱至。一訊而服。

尹為置銀牌一。鐫曰義犬。且歲飼之粟。以勸云。

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犬名卑。脚花鴨從之。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于鬼輩。而相迫邪。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為。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于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閣曰。幸為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閩賊之亂。兵破永平樂安縣。其鄉民家一犬。獨守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眾犬。伺一尸。欲食之。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眾咸義之。糾鄉人遷其主尸。犬

手塚旁自爪一穴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爲立義犬亭云

吳有富家奴徵租于佃者佃無以應飲而餽之犬曰以食汝奴牽犬挈舟道有客附舟弗忍犬烹也請償以值啓囊金燦然奴睨而心動乃佯語客若實行仁而我受金手曷以值沽飲遂沽酒強客醉乃以二囊囊客擠水中悉有其貨以去客之溺也犬躍入水中曳囊泊渚上沿隄而望有二農人耦而治田解衣畔間犬往嚙其衣疾走農追犬至渚則囊見焉遂解囊

別錄

卷二一 義狀

三

蘇州

而客以酒故雖濡水猶昏然微動不即死徐之乃甦叱問乃知所以相視而嘻客乃大哭曰嗚呼微犬吾腐魚腹矣然莫知奴主名而囊故有識宛然視之主入姓字也于是携囊抵主人主人大驚匿客室中俟奴至而奴以爲客固已死久之乃來施施如也主問租奴詭辭以對主出囊擲示之奴愕然主呼客出奴乃伏置之法而還其貲客以犬歸終身養焉子友李崧山自吳歸爲子言如此客之脫其烹也感思之義物庸有之而跳身波濤力援而拯之以及清間亦豈僅以死殉者哉然使非噴衣致農于清客生未可期也又可不謂智焉彼貪忍

之奴自恥厥威悲夫

刑部陳某居莘村別墅鄰有郭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叱之刑部令蒼頭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刑部携愚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萼萼不見前後有蚩蚩然出于草間者則瘞狗也迎人突如相距五步世傳瘞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間且奔且迴顧忽見郭氏犬從間道橫截之相嚙信信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瘞者屈于猛長者殄于毒也刑部命愚瘞之竹林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

別錄

卷二一 義狀

三

蘇州

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祿萬鍾日享之太牢無益也陳大樽三既之一莊隣詹氏子死而厝于野常所畜犬伏柩前累日餓而死里人異之予間行陌間有犂犬前吠且嚙予予倉卒莫知所避俄一犬嚙犂足而曳之又兩足蹴其頸向地弗使前而回首視予若速予行者待予遠而始釋之二犬皆詹畜也嗟夫彼感恩而死固宜且釋史所誌反耳目覩記如是者夥矣乃予則何德于犬急而護我豈熟其隣而然耶抑人有恣睢爲暴有排

難解紛者。犬亦有然耶。予嘗遭齟齬于人。吠聲吠影。而莫予郵。予能無異茲犬哉。予能無異茲犬哉。汪寅仲春晴巖氏記。

獬豸

獬豸，神奇之獸。一名任法。狀如羊。故亦曰神羊。古者決訟，令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獻者。今飾御史服。蓋取此意。

虎

進賢人包實夫，力學孝親。父希魯，學行有聞。人稱忠文先生。實夫館于邑之太常里。歸省，道遇虎，進退皇

問

卷二一 義獸

三

蔡司 藏板

忽前伏，類拜者。徐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莽中，磨而躡實夫，無如何，亦踞對之。語曰：將啗我乎。命也矣。憾吾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命苟屬汝，終莫能逃。虎起，曳其裾，復至故處，舍之而去。人謂孝感云。名山藏

滄州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伸左足以示。有竹刺貫其臂，虎俯貼耳。若請去之狀。其人爲拔之。虎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自是數月益馴。投麋鹿常不絕。家稍豐，因潔其衣。虎不識而誤

嚼殺之。家人收葬。虎後復來，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所傷，而汝顧殺之。向謂汝之知所感也。卒負義若此。禽獸無常，果若人言。虎慚而去。然數日常往還跡。其人既不見，始知誤殺。乃號呼悲惻，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遠近異之。虎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以報之。

景定間，郢州有姊與弟樵薪養母。弟爲虎所逐，姊擊虎尾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誰養母者。虎回視，展轉而去。

問

卷二一 義獸

三

蔡司 藏板

童恢爲太守，有虎害人，檻捕得二虎。恢曰：殺者類，非者吼。于是垂首一鳴，吼自奮。洪武時，周郁山陞源知州。境南虎啣人，郁設籠山下。榜曰：傷人者入此。果一虎入籠中，又成化間，張曷爲鉛山令。虎食人，二虎伏庭中，曷令不傷者出。傷人者乃伏地待罪。街南曰：此雖三公異政，然而刁獍悍逆，不啻虎。龍法爲茲繩之不率，而不仁之獸，可以義感。聖人謂苛政猛于虎，而猛虎顧可政服也。不愈于頑民哉。若進賢之虎，感于孝，郢州之虎，感于悌。雖至性所孚，然以視珉之

凶頑者誠不足以動虎亦可謂義焉

山西孝義縣一樵者行叢箐中失足墮虎穴有兩小  
虎卧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一壁稍夷高丈  
許巖落如瀆虎所戶也樵踊而履者數四傍徨遠壁  
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銜生糜飼兩小虎見  
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  
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飽耳朝必及及朝虎躍而出停  
午復銜一鹿來飼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  
飲溺如此者彌月浸與虎狎小虎漸壯一日虎負之

尚義

卷二十一 義獸

三

蘇州

出樵急仰天大呼大王救我須臾虎入拳雙足俛就  
樵樵竟騎虎騰壁上虎乃置樵携子去行陰崖灌莽  
禽鳥聲絕風獵獵生黑林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  
泣告曰蒙王活我今日失路恐不免他害幸終活我  
導我中衢死不恨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  
復告曰我西關窮民也當畜一豚候王西關三里外  
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  
泣歸而家人驚訊具道所以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  
先期至不見樵乃入西關居民皇遽呼獵者閉關柵

予挺銳警畢集約生擒之獻邑宰樵奔告衆虎有犬  
德于我願舍之衆不聽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  
樵具告前事不信樵請驗之于是至虎前抱虎慟哭  
曰救我者王耶虎首肯王以約入關耶復首肯我爲  
王請若不得願以死殉言未訖虎淚如雨觀者數千  
人皆駭嘆官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  
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作縣者嘉靖時萊陽孫  
某也亦與宋琬談屬作義虎記而王猷定爲之傳縣  
名孝義以唐人鄭興故云

尚義

卷二十一 義獸

三

蘇州

有僧聞黃精能駐年欲試之乃多取黃精置枯井誘  
人入覆以磨忽一狐臨井語其人曰君注視磨磐孔  
久當飛出吾昔爲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君人  
用其術旬餘得免 王氏彙苑  
鄭生婦任以有美色鄭生依王某以居王俟生出逼  
任與通任亦拒莫曰鄭郎可哀也卒不能庇一婦人  
托君庶下致褻慢若此苟糟糠自足豈止是王乃止  
後生携任遇獵犬任忽墮地化一狐而去蓋比地多

狐每與人雜人莫識也然狐以媚惑人而以節自持世所未聞

猫

姑蘇齊門外一小民負官租空室而遁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粥之于閭門徽容容頗愛之已踰年小民過其地人叢嘈雜猫忽躍入懷中客奪而還輒悲鳴顧視不已小民知其所蓄無如何也去夜卧舟中聞篷間有聲視之則猫也啣一帨置前啓之得金五兩民賣魚以飼之猫飽食遂傷腹而死

同美

卷二一 義獸

三

蘇板

鄭氏有猫善捕鼠主母鍾氏愛之甚篤坐卧步履不少離終歲無嚙衣翻盆之患及鍾氏死而葬猫朝夕伏塚上飢則食于家而復往若廬墓然如是凡三載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吾于是猫益信先博士城南集

狢

音籠按字書戶浪切杭去聲狢也云人屬疑程狢狢之類

狢人屬出于暹羅之峒嶼短小精悍圓目而廣睛性絕專怒木食如猿猴古樾蒙密者率數十巢蓋舉族所聚也山居夷獠每詰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做絮食以經鰾飲以滴酒即躍然喜似得所主者舉

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事嘗令採片腦雀頂皆如期而獲其山多犀象主者利其齒角授以毒鏢狢挾以歸過犀或象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或怒索毋得也毒發而殪狢乃羣嘯若誇其捷者相聚以守經月俟其腐所遺齒角齒則負以數狢角則一狢肩之以輸其主遇奪他姓亦至死弗界也舶人編竹為籠紆深其制置所必由之運機而取之以獻于夷王王大愛玩酬以蘇方木至數千斤衣狢以番錦飼以嘉寶置之夾塏狢以非其主終不附也稍近烟火

同美

卷二一 義獸

三

蘇板

淚目而死黃來海記

驂古孝切按驂馬屬也說文驂觸人之不直者于人如有所教故字从馬从教省俗本贊寧志偽作驂非梅氏字彙入鹿部作驂注曰瑞獸名于部作驂注曰驂馬之屬分而二之楊桓六書統驂驂兩存分音切俱非張爾公增正字彙曰從孝當讀為孝俗音教因說文以教省而怡也于按

天驂馬屬形如狐赤白色大尾有君臣父子昆弟之別見獸必教之曉則號鳴高峯之上

果然周禮巾車然輿注然果然也以

果然其生相敘思難相赴故以飾輿果然後屬青目黑頰有鼻自愛其類生相敘死相赴

國史補云楊州取一果然數寸果然皆至聚族而啼  
雖殺之不去吳長卿曰嗚呼道義衰而朋友之交不  
講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此猶古人事  
也小利則蠅附小害則獸駭小患難則賣友大患難  
則驅而內諸陷阱小人至此無朋君子自稱不黨聚  
族悲啼殺之不去卽古人中可多得哉

同義

卷之二 義獸

七

義獸  
藏板

宣城吳肅公街南

南陵劉楨

義禽

街南氏曰。關義而及物。不誕乎。及禽。不愈誕乎。禽之性。塞於獸。古聖王於鳩。取孝焉。於鴈。取別焉。抑何也。其不皆與于臬。鳴之惡。客矣。而况其為瀘南秦吉了。天寶鸚鵡哉。或者譏吳子。稗官野史之惑。不足語於經史之正。吳子曰。固也。子以吉了。鸚鵡為丘。隔黃鳥。讀是錄者。亦必無以異于緇蠻之詩也已。

秦吉了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語。有番首欲以錢五十萬買之。其人告秦吉了曰。貧將鬻爾。秦吉了曰。我豈忍去彼中。遂不食而死。

天后時。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雄者煩怨不食。則天問其故。雄曰。子配為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其雌。景

陽叩頭謝罪。乃進之。

鸚鵡

唐玄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山中。後數年有使人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為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欲斷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天寶遺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弁私通。意欲害崇義。一日乘其醉寢也。遂與弁殺崇義。而埋枯井中。僕妾輩莫有知之者。妻故令僮僕四覓之。不得。因訟于府。仵言夫不歸。恐為人所害。守令日夜捕之。僮僕被拷掠者數十人。無所驗。守令詣崇義家檢視之。初崇義被害。惟所畜鸚鵡在架上。守令至。鸚鵡忽聲屈。令取置臂上。問之。鸚

鵡曰。殺主人者。劉氏。李弁也。遂縛劉捕李。弁鞠之。服罪。事聞。明皇歎訝久之。命劉氏及弁抵罪。而取鸚鵡。命宮中飼之。封之為綠衣使者。張燕公傳其事。萬曆中。大梁山貨店養鸚鵡甚慧。東關口有了哥亦



能言兩店携二鳥相較鷓鴣歌一詩了哥隨和音漣  
越不相下了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士人問其故曰彼  
音劣而黠勝我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  
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鷓鴣悲愁不食雷之五  
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人稱爲首陽  
鷓鴣

祝鳩

祝鳩孝鳥也古者以明主教之官於耕于歷山思慕  
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恩乃作歌

聞義

卷二二 義會

三

藏板

吳中李氏養一鳩甚慧日則飛翔于欄檻簾幙間不  
遠去夕宿于籠以避狸鼠見僮僕有私持物及摘花  
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于吳者見之願以十金易焉  
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  
他所我且不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即携  
汝歸至賈家則舍之去鳩竟不食哀鳴告歸賈人憐  
其意且恐鳩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  
鳩還焉鳩乃食陳子曰鳩拙鳥也不輕去就其儀一  
兮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

陳大樽  
三悅之

雉

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故贊用雉取其文采而守節  
也陸佃曰雉死耿介妒壟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  
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雉

雁

昔迦尸國有五百雁爲羣俱雁王名賴叱有臣名素  
摩時賴叱爲獵師捕得五百羣俱棄飛去唯素摩隨  
逐不捨語獵師言請放王以身代之獵師不聽以雁

聞義

卷二二 義會

四

藏板

王獻梵摩羅王雁王曰願大王放一切雁使無所畏  
五百羣雁在王殿上空作聲羅王問何雁雁王曰  
是我家屬羅王勿聽殺雁王

華夷攷

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其脫網  
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于地以死因買之墓汾水上  
累石爲志號曰雁丘同行者俱爲賦摸魚兒詞

梅爾  
荷詞

元郝經充國信使宋賈似道拘之于真州嚴于犴狴  
凡十有六年每夕稽顙告天有以雁獻者經命畜之

雁見經鼓翼引吭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手書尺帛親係雁足而縱之詩曰霜落風高恣斯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營新館後虞人獲之以聞元主曰四十人畱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進師南伐宋亡秘監帛書尚存輟耕錄

鵲

有鵲曰鵲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冬日之夕是鵲也

附註

宋二一義禽

五

藏板

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蹤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西南北亦然柳集

鵲

永樂時李光學知興化縣廳前有鵲巢乳三雛一日引二雛去其一以折翅獨畱光學令人取飼之瘡愈亦飛去後光學構危疾思食鮮魚忽一鵲銜一鰕置庭前烹食之疾亦愈耳談

潤之焦山有鵲巢于松者生三子羽將成一曰鵲從

外覓食有巨蛇長丈餘緣松巔入其巢而吞其三盡

鵲歸知為蛇也繞樹悲鳴三日乃去去之七日有僧

坐殿側見鵲率群雀至前後以十數皆繞殿飛一小

鳥獨入殿中啾啾向梁間語梁間忽有巨蛇昂首直

出將攫小鳥而噬之小鳥則忽近忽遠若相誘者蛇

遂出半身以攫鳥忽一鳥從佛後突出喙長利如錐

霍然破其腹一去蓋先伏以伺者蛇遂腸裂墜殿前

死鵲入殿翔翔不已群雀皆噪久之乃散山僧異其

事以語客客曰蛇所噬不知凡幾矣夫鵲固食蛇者

也伺之以于無可如何率群雀以攻而復仇者乃得

之小鳥也異哉賀天士記

銜銜有梓鵲巢之鵲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

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

以死群凶乃挾其雄逸去徐文長為詩以記之詩曰

鵲發只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俠斜挺羅敷

少年繫青絲蹶張戎侯銜胡不自長守轉殪雪色顛

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賴挾鵲匹子都

有如惡媒姆送贅填門閭借衣盛絳蔡叫呶傾百壺  
玩習爲故事指雁翻濶迂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  
賊雄殺黃口希以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  
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胆狂走日夜呼  
安得毛犖俠以此鷹活雛弁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梧

文長集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鶴有二巢焉以游以宿出返必  
俱一日其雄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勿脫雌下  
首太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

明

卷二十一 禽

藏板

其傍勿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  
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  
風雨之夕哀鳴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  
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久而已他適塗膏自媒  
唯恐非艾晨眺夕矚會無含怙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不辱是鶴哉乃贊曰嗟爾鶴乎維鳥之特倚雄死自  
守禦鳥之賊倚獨棲于標夜失其匹倚哀嘶返顧不  
啄而食倚厥質始化豈貞之魄倚匪魯黃鶴孰配爾  
德倚高啓集

黃雀

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爲鳴臬所搏墜于樹下又爲  
螻蟻所困寶取置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哀鳴遶室數日  
乃去

鳥

飛鳥中有鳥至孝古今注曰有虞至孝三足鳥集其  
庭曾參鋤瓜三足鳥萃其冠孝子傅吳順居喪赤鳥  
巢門李陶冶墓羣鳥銜土顏鳥至孝有銜鼓之異蕭

明

卷二十一 禽

藏板

傲居喪有助喪之義拾遺記載晉文公焚林求介子  
推白鴉遠烟而噪鳥有善性如此世人惡其鳴以爲  
不祥何耶按鳥有二種其一小而白頭名慈鳥性至  
孝能返哺母其一純黑色長喙世人惡爲  
不祥者即白公  
所賦大嘴鳥也  
盱眙有商乘蹇就道而驅者隨之見二鴉爭枝墜地  
驅者攫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鸞可縱之驅者難之  
商曰吾以一鸞資給汝可乎發囊而金見頗饒驅者  
睨之遂抵前僻途近夜摧商墮地而鞭撞殺之置深  
莽而挈其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若有訴令異之遣

健卒視鴉所往。鴉故低傍人。引而至。弄所乃得尸。并鞭以白。然莫知其誰何也。鴉復噪。若有所訴。又視鴉所往。而至。驅者家。其人甫歸。而金尚未發。顧見鞭而色沮。遂吐實。令抵其罪。而籠鴉以飼之。

鴛鴦

鴛鴦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謂之匹鳥。故韓憑夫婦死。有鴛鴦栖墓樹。

成化六年。鹽城太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

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而死。漁人爲之棄羹不食。因

閩義

未二二 義禽

蘇州

賦烈鴛詩曰。雄已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從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劊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卧黃蒲谿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一鶴盤空。鳴聲凄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

侶耶。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搖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嗣。形悲影弔。爾幸留者。當如孤山遁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爲寫溪塘。泣雀園中。繪已像。置一鶴其傍。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爲瘞之塚左。湧幢小品

噲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收養之。瘡愈。放去。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之。雌雄各至。銜雙明珠報參焉。搜神記

張禧字彥祥。除效穀令。有鶴負矢集禧庭。禧以甘草湯洗之。傳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庭。張氏家傳

未二二 義禽

蘇州

宋元嘉中。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翫翫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留飲飴之。又於庭中。騫躍教其飛。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者孤鶴踴躍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間意挾兩雛翛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于池則孤鶴宿于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翻起舞嘹唳鳴和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明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竊悅之操鋒刃不能變也鵲鳥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恒亦孔之醜也陳大樽三說之一

則義  
卷二二一 義禽  
二  
慕園  
藏板

黑鳥

福州陳魯廬毋墓有黑鳥如鴛鴦為鷹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蓄之里民有心疾求是鳥肉魯不可毛羽成乃以絲線繫其羽上縱之鳥迴翔嗚咽乃去十年魯視其父成所雪迷失道至僊霞關腹餒甚自分必死須臾一黑鳥盤旋不已魯祝之曰果吾所養當前引我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行三十餘里夜分始逢一舖噤不言以手擊門主人疑鬼物啓視之曰人也令圍爐久之問曰汝識陳魯孝子乎

曰我是也主人固魯父執也明且視樹上黑鳥翅綵線尚存

鷹

婺州州治有鷹巢一卒探其子守方按事忽飛下攫一卒之中去已而知非探巢者銜巾來還又攫探巢者之中擲守案前守乃杖此卒逐之誤攫其巾而復銜還尤非文過者比也

廣州之東南為呂宋其地產鷹有鷹王飛則眾鷹從之或得餘獸鷹王先取其精然後羣鷹啖其肉

則義  
卷二二一 義禽  
三  
慕園  
藏板

白鷗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因呼為孝鵝塚寰宇記

鷄

白雞來自吳江畜余家最善鬪數攻敗其群聲息所

至鄰雞萃望風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借焉亦時藉雄勢侮他雞一日田家復詒一雞黑鬣絳身內之群會暮失白雞所在移時白雞血淋漓被毛羽與黑鬣者鬪方罷也初為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解之各不相舍以至困白雞遂失明值老嫗至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雞來見之驚遂狂叫不止轉而奔雞羣熟睨之見黑鬣者兩鬮血縷奮翅搏之逐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憊矣雌遂不復食相徙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顧反後其雌主人埋狗也嗟寧從其隆魏學溍文集

鴿

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性至孝嘗養一鴿昌寓病二旬而鴿二旬不食昌寓亡鴿遂飛去南史

燕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制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鷲所獲其

閩表

卷二二一 義會

三

蔡周

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係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張燕公燕女墳記

漢臨江王榮坐寢廟墻為官畏罪自殺塋藍田有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史記

王莽開丁姬塚有燕數千銜土投其窟中漢書

閩表

卷二二一 義會

四

蔡周

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燭照之雄驚墮為猫所食其雌傍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獨來復巢舊處

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于湘中數年音信不達紹蘭視堂中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欲憑爾附書我婿何如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

燕翼寄與蒲情夫蘭遂小書其字係于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訝之燕遂泊于肩上一小封係足上宗解閱之乃妻筆也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

涇陽趙伯韶死妻劉氏年二十五矢志守節撫其子元深嘗有雙燕巢于室忽失其雄其雌孤棲秋去春來凡三十年同人作貞燕詩王山史

鷓鴣

陶義

卷二十一 義禽

五

鷓鴣

張九齡少時家養羣鷓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鷓鴣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日之為飛奴顏清甫曲阜人嘗卧病其幼子彈得一鷓鴣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一緘題云家書附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鷓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匣兩鷓抵仲賢官所獻書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鷓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

君子闇之累日報耕錄

陶義

卷二十一 義禽

二六

鷓鴣

宣城吳肅公銜南輯

南陵劉 楷遠菴訂

義蟲魚

街南氏曰宋袁子龍取凡蟲魚得五常之性者  
 集爲書曰坊雅黃震爲之序予竊異焉顧其書  
 予未及見之抑久而湮弗傳耶予既錄剛義遂  
 取諸小史之紀蟲魚者廿餘事以終焉而序之  
 曰禽也獸也及蟲魚之蠕動也固非口義而心  
 名者也然其義皆得見取於吳子且錄之使傳  
 于後世世之人亦知吳子之好義無窮而不遺  
 物類如此雖然吳子又安能使是書之傳而不  
 爲子龍氏之坊雅哉

蜂

蜂有將蜂相蜂蜂王蜂王大如小指不螫蜂無王而  
 盡死有二王而即分分蜂之時老王遜位而出所分  
 之蜂均挈其半從王而出者飛止必環衛蜂王皆有  
 隊五行列每日有三朝陰陽變化錄

剛義

卷二十二 義蟲

墓園板

楊遠菴公致政歸游鎮江北固偶見羣蜂推蜂王出  
 游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  
 遠菴令其家仵瘞焉表其蜂曰義蜂塚爲文祭之

蛇

漢竇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  
 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  
 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狀有頃而去

蛟

長沙有女澣江邊身動懷妊遂生三物乃蛟子也會  
 天雨俱去後女亡三蛟俱至墓所哭泣經日聞其哭  
 聲如狗嗥搜神記

龜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一軍人得一白龜  
 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遭石氏敗赴江  
 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如立一石上視  
 之龜也既抵岸回顧而去搜神記  
 臨江郡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  
 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

剛義

卷二十二 義蟲

墓園板



龜背行十里及高岸遂失龜所在九江記

蝦蟇

房壯麗巡按蘇松等處一商客舟行遇一人捕蝦蟇數千滿舟內將刺鬻之客見蝦蟇鳴躍無已意甚惻然問所值因取筭中銀如價與之取蟆悉置水中而囊內白金燦然其人心動夜乃劫至僻所殺商客埋沙中盡有其賞一日羣差以捕他盜夜經其地見蝦蟇數萬環列而鳴其人怪之視其土哀然掘之得客尸以鳴府而客家認其尸捕舟人至始知以劫見殺而蝦蟇之感義如此人為作義蝦蟇說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公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日春焉公有力手擊二尸起其下一屍微動命湯灌之遂巡問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允復曰此淺水雖放之而人復獲之無益也不如與爾至清淵我從而至此則芥出遂被害不知何幸得不死

以見公其二我僕也有腰纏必求之不獲解金以購而粟粟者見故誘至此并殺而奪之也因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一訊吐實抵死而歸其腰纏皆蝌蚪力也

鼠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往南壠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奴憫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既退喜夫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置奴床前啾啾如欲語者然異苑

魚

海中有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最良然能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輒往鬪解之故彼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隨物而變如附土則如土色附石則如石色一名仁魚而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髻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龍

盧伯玉文壁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龍登廳前兩目瞪視頗有所訴者令卒尾行之去縣六七里有

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屍，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人在生不食菴，見即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龍為鳴冤，良有以也。」

殺耕錄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籩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趨，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籩，因嘆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

聞義

宋二二義錄

上

蔡園

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折籩不復食蟹，吳長卿曰：古語以手足痿痺為不仁，非也。兄弟手足也，兄弟而不仁，乃真痿痺也。蟹無足不能行，二蟹負之而趨，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乃真手足也。一象被傷則羣象相扶之，病則相守之，死則向南跪拜，哀鳴三匝，相與以木覆之，吾不知其兄弟乎朋友乎？然此亦真手足也。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因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當不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于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于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儼然。搜神記

聞義

宋二二義錄

六

蔡園

後序

嗚呼吾師街南先生奄逝已數年今乃得藉手光祿  
 劉公雕刻其闡義一編以報吾師地下余感且滋愧  
 矣蓋光祿公與師無生平一日之歡沒而為任棗梨  
 之役噫是可於今人中求之歟吾師著述極富若街  
 南文集大學旨述讀書論世讀禮問明語林諸書俱  
 版行于生前其未刻者仍不下十餘種師病亟時指  
 謂余曰吾老病侵尋一孫尚幼遺書願以屬吾子余  
 泣領之未幾師易簀余嘗春穀聞訃奔視篋衍依然  
 未忍遽啟越二年乙酉五月為文告師遺像前取通  
 識凡百有二卷藏之姑山通識為有明一代典憲  
 吾師畢生精力所存視他書尤重而闡義一書綴部  
 醜類遠引博徵其例嚴其旨深先大父貞文公嘗稱  
 是書得書家藏許醫家反治法今年春余携至慕園  
 光祿公見而激賞謂讀之足以有裨名教生人節烈  
 之感命諸嗣君授之梓余小子竊効讐校至晨夕叅  
 訂則吾友次云暨霖起兄弟之力居多云舊總十二  
 卷余以每部各有小序宜以類相從今離為二十二

卷所採掌故以本事為主旁及他事者略焉小序內  
 亦間有同異而義猶一卷詮次未成將存以有待師  
 或能默鑒余小子苦衷也耶

康熙丁亥八月中浣門人沈廷璐拜書

千百年眼十二卷

〔明〕張燧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小引

碩長慮盡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  
問其故碩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  
妙處傳神寫照政在阿堵中每虞

此語未嘗不冷然會心人生隨地  
來手捉趾行口飲鼻嗅各以  
漸獨是眼也雙瞳之微視之不  
能一彈丸而神光所照隨地其

只此便是千古精實不容減添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子與氏之  
言豈不信哉余嘗目是而極論  
之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

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  
自己出而縱筆所必隨手為  
所規摹亦無不破的俟後世  
如冷水洗背陡然一發雖能

其非決不談掃除其說此之謂豪傑之眼文人若流矜激於辭藝標鮮於才鋒注之聰明為世而為也迂疎無為雖雕繪滿眼而精神

意緒曾不立以供醒脾之用此之謂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目中非真有一眼不可磨滅之見於響勦擊滿紙該然舉聖賢室

有日新之資僅為拘儒粟紅貫朽之用致令覽者未盡先厭如此直謂之無眼可也余才不逮人獨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括帖之眼

得屬意經史百家旁及二氏與夫稗官小說家乘野語不揣荒陋諒以是尺揆衡其間瞥見可喜可愕可駭可怪之語俗儒所不敢言與

文人之所不取道目注神傾軀手舞  
之積久成性名曰千百年眼上下  
幾千年豪傑之恢張孽蓋濠論  
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所謂不

容泯滅之精靈銷沉盡耗於魚腹  
步若昭揭一新則庶幾竊醉於  
長康之遺意乎六一快也陸然六  
聊以志余病耳微風夜簾香雪

噴戶目倦眼之偶開手一編而丹  
鉛耗劑之余時何知其為羲皇為  
三代又遑計多當兵音也各向明  
眼人舉似搃成寐語况眯目而道

方黃柔一而廢百今耶目眩之  
余不佞其茲敢勞矣  
萬曆甲寅孟秋免望張澹書於  
稽古堂





十百年眼標目

卷一 九二十八則

上古文籍

古史之謬

四岳為一人

堯不誅四凶

許由讓天下非難

巢許非曠士

十百年眼

八標目

帝堯善愛其子

瞽象殺舜之由

納于大麓非山麓

象刑辨

舜葬蒼梧考

禹貢為古今地理之祖

帝賚良弼

伊尹放君之誤



微子不奔周

夷齊辨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太王未嘗剪商

武王追王明文

金縢非古書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湯武不可並言

十百年眼

八標目

殷有三人

世官之弊

封建難復

井田不可行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周過其曆之謬

卷二 九四十則

孔子著述



南雅頌無優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序不可廢

歌詩與作詩不同

春秋逸詩書

詩小雅雨無解

不日成之

管仲知鮑叔尤深

廢井田自管仲

風馬牛不相及

尾大不掉

左氏貶荀息

晉文公知大計

秦繆公學於宁人

秦霸不由孟明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趙盾弑君報

董狐疑詞

膠舟之報

楚子問鼎

楚之不競

季子之賢有定論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

老彭即老聃

左氏非丘明

子羽貌武

南子是南蒯

匏瓜

執禮之執當作執

立言之難

孔子無所不佩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季文子三思

孔子請討陳桓

陽虎之奸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四科不列曾子

子貢不如儀封人

曾點二事俱不類

卷三 凡四十五則

子夏易說

儒者說春秋之失

孔子不言樂

三禮之乖異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春秋葬不擇時

莊周未能忘情

孟子非受業子思

孟子性善無定論

孟子權衡失準

曾孟稱孔子

夫子賢於堯舜

蟪蛄可療目

孟子不行三年喪

孟子闢楊墨

孟子言善詩

詩亡辨

孟子不盡信武城

告子性學

孟子句讀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孫叔敖碑考

孫武入郢之舉疑偽

子胥種蠶皆人傑

吳亡不係西施

西施不隨范蠡

大赦始於春秋

蘇代為燕昭聞齊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樂毅去就無歎

田單用疑

商鞅善托其君

商鞅徒言令便者

虞卿復相趙

仲連使秦不終帝

楊龜山誤貶蘭相如

救閭與非奢不可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范睢蒸澤佃儻

應侯用蔡澤

子百平泉

六秦

七

秦先時自有張祿

呂不韋之愚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燕吳之所以亡

客非負齊

卷四 凡四十六則

秦用客之功

戰國九流中辯士

古文多譬況

讀書句讀

古書之偽

秦之所以帝

秦法棄灰有故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秦火後遺書

坑儒考

子百平泉

八秦

八

秦世文章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九鼎不為秦用

長城不自始皇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秦亡不由兵弛

章邯未可輕

天亡秦

千百年眼

八標目

九

陳涉秦民之湯武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相不足憑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祖為義帝發喪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高祖酌貴遺骸生

侯公碑考

蕭何罷識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漂母風旨與圯上老人同

韓信威名

韓信有後

漢告反之後封

張良未嘗為韓

千百年眼

八標目

十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高祖賜姓之陋

虞美人戚姬

漢初封計戶口

高祖竟王劉濞

呂后邪謀在暮年

平勃未可議

四皓賜碑

左右袒所以令衆

漢文賜吳王几杖

淮南厲王未嘗反

文帝奢儉之異

卷五 凡四十三則

文帝用賈生

過秦論出丹書

賈生厚德

宣室不宜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寃不由廷尉

李廣無長者風

文帝不能用李廣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短喪不自文帝

七國緩削則不反

袁盎幸免

亞夫之死以忌

竇太后專制

武帝紀元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太常卿用侯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申公不知止

司馬安拙宦

卜式不習文章

田千秋之賢

漢武憐才

司馬相如美人賦

視草之義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太史公權衡

史遷文章實主

太史公知已

史記多為後人淆亂

史遷不解作賦

武帝遺命

武帝神智

蘇武娶胡婦有見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交道之弊

十一 三眼 八 標目

西漢文章之陋

漢用吏胥之效

趙克國屯田是計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二疏之去以許伯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歆向廢圖譜之學

圖譜之益

卷六 凡五十六則

漢儒解經之陋

古易

尚書古文今文辨

毛鄭說詩之妄

衛宏序詩之謬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楊雄始末辨

十一 三眼 八 標目

方望賢於范增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容星為災

伏波未是烈士

漢書真本

班椽史妙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缺典

程伊川論班馬

明帝前已有佛典

漢選法之善

漢鄉亭之重

陳蕃懸榻

李膺已甚

景毅耻不與黨錮

清談始於漢末

蔡中郎秘論衡

蔡邕有後

漢末史傳屈筆

孔文舉關係

劉表工書

曹操不復姓

曹操疑塚

曹操諷漢復九州

孫權之劣

昭烈先聲

借荊州所以保吳

荆蜀形勢

取劉璋不係孔明

昭烈遺命之非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子房孔明學術

孔明事業文章

出師表缺句

司馬懿非孔明敵

楊顯不知孔明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八陣圖

漢祚之長

高貴鄉公文學

李密陳情表訛字

阮籍巧附司馬昭

晉室久亂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晉史矛盾

惠帝廢儲

卷七 凡四十七則

徙戎論無救於晉

晉室所以敗

王衍羞見其女

陶侃被誣

庾亮失計

王導遺誅

王逸少經濟

蘭亭未可議

張翰尊鱸

劉琨負其母

阿堵

英雄自相服

孟嘉論樂非是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不識一丁

王猛死不忘晉

符堅拙于用多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金土不可同價

梁武殺業



沈約韻書之謬

劉知幾無史才

隋氏富庶

隋文帝濫殺

隋煬帝毀識

唐高祖殺降

唐世女禍

唐封建之善

太宗縱囚有所倣

尉遲公隱德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李勣一言之禍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閻立本知狄仁傑

徐有功難于臯陶

駱賓王四子受誣

駱賓王罷識

徐敬業之敗

滕王閣記出處

玄宗慘刻

明皇廢資格

孝經春秋甚靈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盧懷慎先見

卷八 凡三十七則

周易舉正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陸秉大衍數解

李太白深心

阿房賦蹈襲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以失形勢致亂

房瑄用違其才

房瑄長策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意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儒者說詩之謬

詩詞說字

二月全錄

八錄

李杜始末考

唐宋逸詩賦

李泌相業

陸贄忌才

德宗不能餌懷光

盧杞愧其子

唐宦官之禍

退之淮西碑失實

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昌黎史禍

韓昌黎晚信佛老

李虛中子平

王叔文之冤

八司馬伸氣

牛李有同惡

二月全錄

八錄

柳子厚非國語報

道家三尸神之謬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李德裕知所本

唐不立后之禍

郭汾陽後裔之賢

卷九 凡四十六則

柳公權詩意

鄭繁辭相

唐科目不足憑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王朴異才

韓熙載晦于聲色

吳越改元之証

徐錯徵猫事非實

板本之始

希夷易說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燭影斧聲

趙普遺禍

盧多遜愧其父

种放之隱幽棲

郭忠恕清節

晉唐不通字學

下全取

八標目

三三

楚王元佐自廢

天書之興做遼俗

古章奏皆手書

梁灝謝啟之譌

寇準天書由王旦

王欽若遺善

丁謂長者言

寇萊公奢儉不同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剖棺之報

龐籍隱德

韓范事業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仲淹先見

韓范不識奇士

新舊唐書優劣

下全取

八標目

三三

朱温不宜入正統

五代史韓通無傳

五代史不公

宋時史氏顯達

曾子固詩才

雷簡夫知蘇明允

温公體貼人情

温公行己之度

三百年庚 八樓

五

綱目正秦統

通鑑省文之謬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赤壁考

三疏贊誤

卷十 凡四十二則

坡公遠識

坡公學長生

老泉是子瞻號

蘇文之偽

蘇文賴以不廢

宋儒談天

温泉寒火

八字可定介甫

介甫寡助

均輸之害

三百年庚 八樓

五

青苗之害

元祐諸賢無定見

畢仲游格言

介甫裁抑宗室

介甫廢禮經

經義取士之弊

宋樂屢變無成

王介甫冥貶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雷州之報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張商英無佛論

教王之號不祥

宋禮儒臣

童貫為真太師

蔡京奸狀

葉石林長厚

楊龜山論朋黨

种師道策虜有見

龜山不輕解易

誰定易學

中興十策

朱勝非善處苗劉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南渡兵餉所出

岳飛文章

秦檜為金人作問

秦檜以悍婦絕後

秦檜身後之報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張浚忌殺曲端

張浚遺誅

卷十一 凡三十四則

采石之戰有先備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趙九齡遺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宋人損益經文

綱目之誤

帝在房州之謬

朱陸異同

吾儒異端

夾雜道學

儒語似佛

佛語通儒

佛典輔儒教而行

三才

標目

平九

陳同甫格言

傳註相沿之誤

朱子淺于說經

名教之累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韓侂胄內批之報

歷代宦侍之禍

唐宋始祖之非

宋興亡相類

宋元亡徵

宋仁厚立國之報

張千載高誼

劉辰翁節行

厲足書

許衡有江漢之思

元世弊政

十行年展

標目

三

中華名士耻為元虜用

郭守敬曆法

元人脩史之陋

卷十二 凡四十八則

御製尚書二解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金陵形勢

陳遇今之子房

李善長之誣

郭英遺功

聖祖優容解縉

取士良法

太監雲奇

齊黃誤國

楊本將才

宋叅軍奇謀

革除死難之多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方孝孺有後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相業

西楊薦賢

絲綸簿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千百年史 八標目

三十一

項襄毅受誣

王威寧御士

王靖遠武畧

王振老僕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楊善迎鑾之功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達官朶耳

倭漆匠

劉忠宣事業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康海負屈

錦衣衛之橫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陽明為理學中興

國朝三大功

千百年史 八標目

三十二

王晉溪識陽明

盜賊有同惡

梁文康却秦藩請邊地

永陵議禮是非

林丘山史筆之重

經筵百奏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國朝樂律不講

千百年眼標目終

八標目

三十三

古今改元之誤

待宗藩之法

理財急務

天生人才為世用

千百年眼標目終



千百年眼卷第一

蕭湘張 燧和仲纂

橋李范明泰長康閱

○上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

萬餘卷考諸班氏秩文西京製作繞十二三耳世以皇獲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古史之謬

樵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

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四岳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

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

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

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舟。標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畧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粧點。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用不斷。素題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糲簋之食。聊以充饑。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惟無事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薰舜黑。固其宜。

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為害。致天子麤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也。今之田畯家。隻鷄斗黍。便起爭攘。何曾有濃艷可羨。得來千乘。可讓簞豆動色。人之賦性。殊

哉。巢許之辭。摠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強也。

○巢許非曠士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駢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

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實位同，其福慶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麗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瞽象殺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麤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

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乃為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闢，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

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納于大麓非山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

二百五眼 八朱一

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關法哉。

○象刑辨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之人語曰：象刑墨黥，慘嬰共艾，畢非對屢殺楮衣而

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荀況有云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鑄鼎

千百年眼 卷一  
象的便民知姦回亦此意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曰舜既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于此。後人以書有陟方乃死一語傳會之耳。陟方卽升遐上仙之異名。然既曰陟方又曰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

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禹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

千百年眼 卷一

八卷一

八

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道。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博洽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

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為依據乎。夫禹言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擘畫。原非後儒所能彷彿。且也。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遠也。

○帝賚良弼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

千百年果 六卷一

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

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于亳。善矣。不可以為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詎。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泥泥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為人臣者。其始也

千百年果 六卷一

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泥。皆取伊周以為高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誣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

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況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銜璧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即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遜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母乃踈謬已乎。

○夷齊辨

論語爲衛子駒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

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惑。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芩采芩。首陽之顛。采芩采芩。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夷齊逃國。倉卒而行。稱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然亦不必久居於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躋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而後見稱邪。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況其所以深取夷齊者。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

也若諫代一事尤為舛繆使果有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乃紀傳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鬪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稍有識者所不為謂夷齊為之乎遷于史記才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七

有一字之增而遂與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繆也然則遷豈無所據乎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

論語之所云也是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弊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為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

千百年眼

六卷一

十

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玉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為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為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太王未嘗剪商

太王剪商之說不知何據夫太王遷岐在商帝之

之世商家中興又五十九年後二百有六年商始  
亡。太王安從剪之乎。已猶崎嶇避狄而謀及商之  
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紂之時尚自難王。泰伯安  
得遂有天下耶。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  
遂避荆蠻嗚呼。是何重誣古人也。按說文引詩作  
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太  
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剪。且說文別有剪  
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  
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書  
當得其實。但知剪之為戩。則紛紛者自息。若作  
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  
論。然不過以語孟及秦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傳  
連曹操之事。冥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  
之明文。雖蘇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

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此  
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  
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千古以來覽者  
俱未之及。何哉。

○金滕非古書

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而  
卻二公穆上。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  
自以為功。此儉人伎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為之。  
乎。且滋後世刳股醮天之俗。其冊祝有曰。今我  
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  
以珪璧嬰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  
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升。  
既曰周公別為壇。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  
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  
藏于宗廟。金滕之匱。又私啓之也。又曰。王與大夫



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

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

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則一時孔急之勢可知也。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不誅，則凡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豈治世所宜有哉。

○湯武不可並言

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

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於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

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此雖儒者之見亦闡幽之論也

○殷有三人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於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一九

夷之意其隄防疑慮可知也若余所恨者更有事箕子為紂懿親不忍言紂之惡是也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則夫子稱殷有三仁者何不知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為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具眼者自能辨之

○世官之弊

虞夏用人止於世族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一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咸傳說諸大臣皆非親舊然則立賢無方湯蓋用此致治矣其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管蔡之叛周公雖逆知之必不敢言言則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決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為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二

然武王雖惡紂之世官而亦未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嬖媿雖食如狼狽如羊蠢如豕虺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於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王

謝崔盧董各據顯位，謂之華腹膏梁，又踵前弊矣。南之并韶北之侯景，皆憤族姓之下，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則湯之立賢無方，固虞夏以來所未有也。

○封建難復

封建之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蓋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皋陶以修五刑。

十百年眼

八卷一

五

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羽干而格，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而不勤征討也審矣。此在唐虞則然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然三代之封建，豈得已哉？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

用是知封建非殷周聖人意也。勢也。故封建之弊，亦遂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其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啓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且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又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至於周衰，人心未離，而諸侯先畔。天子擁空名於上，而列國擅威命於下，因循痿痺，以至於移祚，謂非封建之弊乎？摠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虔，則為之王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肯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

十百年眼

八卷一

五

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爲良法也。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又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及，劇四起矣。

○楊升菴曰：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二二

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儻有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

○井田不可行

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間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二二

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

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五五

後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湖雲擾，則已無所施。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三六

話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洫洫涂甚備，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也。而又爲民作屋廬於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呼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

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  
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  
矣今欲遠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  
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  
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日期以數年不刑一  
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志  
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千百年眼

宋一

三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  
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  
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先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  
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  
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  
瑤池忘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  
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今觀穆王三篇其論

千百年眼

宋一

三

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  
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為之輔  
翼也其命伯冏為太僕正則自謂林惕惟厲中夜  
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  
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  
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  
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又謂之不在天下何耶呂刑  
中有云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  
稱周無道者曰夷厲宣幽而不及穆可為明證

○周過其曆之謬

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曆此  
未之深考耳武士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  
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  
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  
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

一十年唐以百二十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已

千百年眼卷第一 終

千百年眼卷第二

漢淵湘張 燧和仲纂

宛陵唐一澄君湜閱

○孔子著述

孔子生平唯於周易有贊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春秋則筆削之筆但筆其舊文有削則不盡筆定亦不添一筆刪則不筆者多矣蓋不貴增而貴減文王周公之彖象多詭奇而孔子之傳文極顯

千百年眼

卷二

淺殷盤周誥之書詞多溢舌而魯論之紀載無聲牙古文自古今文自今要以暢事理覺後覺而止矣蓋不尚詭而尚平嗚呼此聖人竊比之深意非若後世爭妍筆楮為也

○南雅頌無優劣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邠至幽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不能於魯太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札之所觀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

矣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

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出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

千百年眼

卷二

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詭譎焉可謂不知類矣

○二雅當以體別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



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夔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

千百年眼

卷二

三

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者可謂無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大小之說

○○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揚月出序以為刺淫而朱傳以為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為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

千百年眼

卷二

四

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序情閱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

可錄也

○歌詩與作詩不同

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  
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  
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  
之肆夏繁過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  
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

子百卒眼 八卷二

五

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疆通也則烏知鄭衛詩  
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  
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

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園賦大明及穆叔不  
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

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  
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着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

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

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  
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  
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  
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春秋逸詩書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猶存  
今亡矣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  
其書猶存今亡矣宋洪邁為山林教時林少穎為

子百卒眼 八卷二

六

書學論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  
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彘飲畧之可  
也

○詩小雅兩無解

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此小序之文兩無為句正  
大夫刺幽王也為句正大夫即第二章所稱離居  
者箋正義集傳並以兩無正名篇誤矣然則兩無  
之義若何膏澤不下也

○不日成之

靈臺詩曰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管仲知鮑叔尤深

鮑叔固也識管仲於微時仲相齊叔薦之也仲既相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質之鮑叔鮑叔曰

公必行夷吾之言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

真知也及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仲不幾負叔乎不知此

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叔之知仲世知之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曹叅微時

與蕭何善及何為宰相與叅隙何且死推賢惟叅

叅聞亦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叅叅又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與管鮑相反而實相類

○廢井田自管仲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于管仲作內政也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汗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闢幽之又九河之壞

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為界在齊昌是也

○風馬牛不相及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劉元城以為此醜詆之辭言齊楚相去南北如此遠離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其說即書所謂馬牛其風意近有解者牛走途風馬走順風故不相及此說亦新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左氏貶荀息

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

千百年眼

卷二

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晉文公知大計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三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靜而待

之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于是秦人責報于外而里不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于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矣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也

○秦繆公學於宁人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

千百年眼

卷二

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群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也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也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也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

高得以殺夫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未必無意也

○秦霸不由孟明

孟明始為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殺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殺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晉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

千百年眼

卷二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

富強形勝險險雄心於戈矛戰聞技養於射獵徐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穆公秦之賢君也三良殉而黃鳥興哀識者以為公之遺命非也穆公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按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

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殉主之誼初非有遣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殉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說固有所本也獨其子若康公者遂坐視而不之止何哉

○趙盾弑君報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令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聲其

千百年眼 卷二

罪也宣子其不謬於君臣之際矣異時得罪出秦而其宗人穿殺其君靈公而宣子反也無一言焉夫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討而隣是師乎其曖昧極矣故吾以為桃園之逆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誅其心也盾得保首領以歿也是天幸而後之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為賊首糾然與一國之師而汗其

官。滿。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並。行。而。不。悖。矣。何。必。假。手。於。軍。吏。乞。靈。於。鍾。鼓。也。

○董狐疑詞

晉靈公之弑。董狐直筆。洵哉其良史也。乃曰亡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於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也。絕雖弑無罪也。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証其弑君不當。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

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

○膠舟之報

周昭王南巡。楚子以膠合舟。乘昭王。昭王沉于江。當周全盛之時。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討也。齊桓葵丘之會。管夷吾始引膠舟事。責楚楚雖請盟。而其憑陵猶故也。秦末天下共立楚懷王。孫心為王。項羽大破秦兵。幸割天下。伴尊懷王為義帝。密遣

英布弑之江中。亦楚子沉昭王處。膠舟之事。雖在數百載前。而兩主被禍之慘。則在數百里內。亦可謂報應之巧矣。後來漢高帝納董公之說。三軍縞素。數羽之罪。因而滅之。可見弑君之賊。無所逃於天地間也。獨當時造膠舟者。闔漏誅而遣英布者。顯伏法。似乎有幸不幸。而天下後世共賊之身後之戮報。亦不薄矣。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為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為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為首稱。楚居漢南。管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鼎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

之謂其窺伺神羅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楚之不競

楚之爲國也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齊桓不與楚角諸侯雖一向一背而其患止於猾夏晉文親與楚敵後世徂於或勝或負而其勢遂駸駸於抗衡然自州來奔命楚始患吳鍾離燔師吳始易楚數十年間楚日不競則其抗中華也亦豈楚之利哉

○季子之賢有定論

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太伯伯夷叔齊季札察察數人可謂宇宙間希曠宋儒獨病季札謂讓以基禍此語似是而非蓋不度當時事勢而妄爲之說也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

有難聞樂知衛之後亡檜之早滅豈獨不知閭閻之爲人乎彼閭閻者陰狠而忌日夜謀所以及僚取吳散財養客數十年而幸就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豈賢季子而其爲之下乎畏忌季子也季子於此掩然而受之吾恐及僚之血未乾季子且以次及矣故季子曰爾殺僚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季子寧得已乎賢者不欲逾揣異日

之變而能爲今日之所爲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歟欣去之如解重負非苟爲名而巳也若季子者可謂遠不媿夷齊內不媿乃祖矣宋儒拘攣一倡而雷同至今特爲洗之

○坡公作季子贊曰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可謂季子知已矣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問答比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雍至閔子獨云子憲終此書無指名。然則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又安知不出於閔氏之門人耶。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亦可見矣。

○老彭即老聃

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為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

千百年眼

卷二

老子其說古矣

○左氏非丘明

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於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虛不臘等語秦人始以十二月為臘月又左氏所述定事極詳有無經之

傳而無無傳之經亦一證也。又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則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即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而丘明猶能著書也。今左氏引之其為六國人無疑。

○子羽貌武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也。及觀

三百生眼

卷二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為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壁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



○南子是南蒯

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駮乘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南蒯以費畔昭公十四年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

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魯也與佛胖事不約而合佛胖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獸之誓比類以觀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匏瓜

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見應柳之天文圖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

維南有其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執禮之執當作執

子所罕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字之誤隸書執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執即藝字

○立言之難

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特不語耳非謂無也後之儒

者遂欲一切抹却不知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果爾則春秋所紀災異悖亂之事皆矯誣而不足信乎又如孟子天時地利章亦只較其緩急而輕重言之若如後儒仁義千槽之說則是天時地利可盡捐而不用矣嗚呼腐儒者流其所謂以人國僥倖者也

○孔子無所不佩

士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

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卓吾子曰古者男子出行不離劍佩遠行不離弓矢日逐不離觿玦佩玉各爲隨身之用事親之物其實思患預防文武兼設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與丘田寓兵同括矣意不在文飾特假名爲飾耳後之人昧其實也以是爲美飾而矜之務內者從而生厭心曰是皆欲爲侈觀者何益之有故於今金不設儀而文武遂判非但文士不知武備至於武

千百年眼 卷二 二一  
人居常走謁亦效文裝矣寬衣博帶雍雍如也肅肅如也一旦有倣豈特文人束手武人亦寧可用耶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  
夢見周公時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耳其所云吾衰正已到大休歇處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

千百年眼 卷二 二二  
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便能再思不  
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已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孔子請討陳桓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

說。卓。吾。子。曰。世。固。有。有。激。而。為。者。不。必。問。其。為。之。
 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哀。
 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為。天。下。後。世。之。亂。
 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養。亂。賊。之。心。
 乎。若。說。非。義。則。孔。子。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
 人。弑。君。與。魯。何。與。也。魯。人。尚。無。與。又。何。與。於。家。居。
 不。得。與。聞。政。事。之。孔。子。乎。不。得。與。而。與。是。出。位。之。
 僭。也。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言。而。言。是。多。言。之。
 十。百。年。眼。不。奉。上。
 窮。也。總。之。為。非。義。矣。總。之。為。非。義。然。總。之。為。出。於。
 義。之。有。所。激。也。總。之。為。能。使。亂。臣。賊。子。懼。也。即。孔。
 子。嘗。曰。一。大。部。春。秋。也。何。待。他。日。筆。削。魯。史。而。後。
 謂。之。春。秋。哉。先。正。蔡。虛。齋。有。岳。飛。班。師。一。論。至。今。
 讀。之。猶。令。人。髮。指。冠。目。剜。眦。欲。代。岳。侯。殺。秦。檜。滅。
 金。虜。而。後。快。也。何。可。無。此。議。論。也。明。知。是。做。不。得。
 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安。可。無。此。議。論。乎。張。
 和。仲。曰。至。言。至。言。先。正。有。云。三。桓。之。無。君。與。晉。之。

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孔。子。雖。去。位。而。三。桓。終。不。
 敢。篡。魯。孔。子。之。功。也。則。夫。請。討。之。舉。未。必。全。無。所。
 關。係。而。聖。人。亦。何。嘗。枉。却。沐。浴。之。勞。也。拈。出。與。識。
 者。辨。之。
 ○ 陽。虎。之。奸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
 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
 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
 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亦。知。
 無。用。特。以。魯。實。之。我。竊。之。魯。必。追。我。我。與。之。則。魯。
 釋。我。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
 追。噬。之。人。以。筋。投。之。必。啣。而。反。駁。及。則。追。無。及。矣。
 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規。王。敦。逃。歸。湖。陰。
 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魯。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

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四科不列曾子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十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塑坐於夫

二百年眼

八卷二

三五

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蓋承襲已久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

○子貢不如儀封人

二百年眼

八卷二

二六

林時譽問羅近溪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篤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張和仲曰近溪此說可謂前無古人矣然子貢亦有說得着處如仲尼焉學之問是也蓋學賢是常事學不賢非孔

不能舜之好問好察，殆是千載同調，非深於道者，不易識也。

○劉司中曰：將字當與孟子幣之未將同解。蓋天奉夫子以為木鐸也。若作將無之將，尚有毫釐之隔。

○曾點二事俱不類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亦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又可怪者，曾子云

瓜小過而曾點暴怒如此，絕與鼓琴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抑紀載失實也。

百年眼卷二終

千百年眼卷第三

蕭湘張 燧和仲纂

長洲陳元素古白閱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摩之相觀而善之謂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也

千百年眼

卷三

○儒者說春秋之失

儒者之說春秋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無惑乎其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也其視之異乎春秋則曰此刑書也無惑乎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此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子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為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

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更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三禮之乖異

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褻裘而吊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群弟子之門人則其夫及處

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也迨其後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至於今則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矣惜哉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魯郊禘之借天下後世所共議也至以爲成王之賜則厚誣矣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借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借始於僖公也由是觀之則郊禘不出成王之賜也明矣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穀梁及國語皆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春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

若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皇賦之盟長弘欲先蒸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士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空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借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借而不諱耶由是觀之魯之借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歆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借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借尚未久故上自天子迄乎下至鄰國之禮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僉無一言及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謬也按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

王使史角止之夫知之而有郊禘是魯自僭也然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而疑似之說遂至於今不可以不辨

○春秋葬不擇時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取

千百年眼 卷三

五

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

○莊周未能忘情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為達此殆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夏君憲曰婦人好幹家做功名婦人之情也莊

周○一生曠達欲效曳尾之龜○必是被妻子逼○不過到此方得脫然不覺手舞足蹈逍遙遊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後乎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為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

千百年眼 卷三

六

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倭倭之言不足多信

○孟子性善無定論

性相近一語千古論性之宗不可易也孟子道性善然亦不能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  
鼓之詞。卽性相近之意。及言聲色臭味。則曰：性也  
有命焉。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之愛  
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喜。拂之則啼。與告子食  
色性也。何殊乎。其曰：性善。或是言性之原耳。朱元  
晦無極太極之辨。此爲鼻祖。

○表石公曰：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  
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

千百年眼

六卷三

七

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  
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  
真心耶。

○孟子權衡失準

孟學孔者也。守其家法可也。乃一槩執孔子以裁  
亘古之聖人。未免有權衡失準處矣。蓋其別一時  
說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千聖權實變化之用。則  
泥。

○曾孟稱孔子

耿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  
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  
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  
道之言。此解無人會得。

○夫子賢於堯舜

王龍溪曰：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  
本旨。夫人之情。得于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

千百年眼

六卷三

于傳聞者。其情疎。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  
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鑄鑄。中心誠服。同于罔極之  
恩。比之邈焉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  
于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  
好。亦若有槩于其中者矣。

○螬可療目

孟子所載陳仲子井中食李。事嘗疑螬可以治耳  
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擬其螺

婢恨以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  
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因闕本草亦云螬螬汁滴  
目中可去障翳乃知仲子匍匐三咽不為無謂

○孟子不行三年喪

許竹厓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  
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  
嬴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

千百生果 八朱三  
未幾而即反於齊止嬴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  
肯終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  
後更無餘鱗乃至在途止嬴而可問耶余謂此說  
誠獨見也

○孟子闢楊墨

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  
之於禽獸幾於酷吏苛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  
之眼而照萬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

縱微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  
之情以饗富貴安肯如楊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後  
公事急身圖安肯如墨氏之摩頂放踵而利天下  
妨道蠹民其唯鄉愿乎彼其通官機適俗性故能  
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真而  
鄉愿偽試思泣岐悲染是何等心骨即墨子守宋  
一端已為今古奇績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  
無父無君之流弊即目之為忠臣孝子可矣

二百生果 八朱三

○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學詩之法孟子兩語盡  
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  
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  
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  
鴈於飛哀鳴嗷嗷而淒涼之景如在目前傷暴飲  
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藝之慘已不  
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

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許多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云刑故無刑小有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詁家須作如是觀

○詩亡辯

金華王栢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

千百年眼

八卷三

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

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孟子不盡信武城

孟子於武城止取二三策又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見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所以識見籠罩千古今之學者其作轅下之駒何怪其日陋也

千百年眼

八卷三

雖然便是說不出孟氏則宋儒又以爲異端之射的矣

○告子性學

告子一生留心性學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取精以爲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不知告子甚矣王弼州曰荀子之言性惡蓋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發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

似非體驗得者也此論可爲二子出氣

○孟子句讀

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櫻云云前士則之後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爐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尚有如若人誠未易者迺世率貴之弗道惜哉

○孫叔敖碑考

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

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公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

爲潘國下濕境塉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卽固始地而所載歌絕奇曰食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庶吏而可爲而不可爲食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庶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食吏常苦富庶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庶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勝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

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孫武入郢之舉疑偽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然武為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誇好奇以武如此舉動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譚兵耻以空言今天下為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未必有用用者固不必譚劉子玄非

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其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其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

子胥種蠹皆人傑

楊子雲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疆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蠹之過夫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淺冷乃可耳至如

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怨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疆諫以死之不過一疆項之臣耳於國家成敗何益哉

○唐盧元甫有胥山銘序畧云伍公絕楚出疆在

子胥年東 八卷三

平為未宦臣在春為既壯子坎墮仗節乞師于吳五戰入郢先王有言撫則后虐則仇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脩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語意豁達足為子胥吐氣

○吳亡不係西施

昔人謂聲色迷人以為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美人劉禪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

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西施不隨范蠡

自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舫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子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浮之江。今沉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

千百年眼 卷三  
鴟夷子杜牧遂快以胥為蠡。耳墨子曰。吳越之烈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證哉。文士一勝越筆。遂墮後人於疑網。

○余按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鷺入松蘿。魚畏沉荷花。觀此則西施後還會稽矣。要之沉江之說為信。

○夏君憲曰。作隨蠡去更好。更有趣。沉江何益也。吳官歷年之寵。幸介然必成。所事豈兒女柔勝所可辦耶。諸子胥為主。吠也。何足誅。

○大赦始於春秋

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然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

包有大赦之法矣

○蘇代為燕昭問齊

燕昭即位。志復齊仇。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道。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為之間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張和仲曰。代之所為。不過傾詐反覆之術。與兵家之用間等耳。

有樂毅然後能號召五國連兵濟上毅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豈代可擬哉

○樂毅田單兩賢相尼

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緡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狗齊五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潛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

子百手眼 八卷三

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勢難相敵勢固然耳庶頗拒王訖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祁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古今用兵攻守之勢甚懸有善守則無善攻是

故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

子百手眼 八卷三

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加以賁胎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勅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矣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

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又有請劫之代也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

○樂毅去就無歎

毅以讒去燕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為趙而讎燕去就無歎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其所感者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田單用疑

田單之祿即墨也使人食必祭以致為燕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商鞅善托其君

商君之初見孝公也說之以帝道不悅復說之以王道又不悅最後乃復進公以霸道若此者豈真

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蓋先以迂闊久遠之事為使孝公之心厭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輒合商君所以內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審矣說者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第此難與拘儒道耳

○商鞅徙言令便者

商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商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徙言不便者而難徙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骨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

○虞卿復相趙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罔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



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太史公叙次偶倒耳

○仲連使秦不終帝

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行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肯也

千百生果

八朱三

三三

○楊龜山誤貶藺相如

藺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廷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以後事耶

○救關與非奢不可

關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關與

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庶頗不肯輕用其名聞成敗於鼠穴趙奢出自細微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尚論者其可以一勝之功妄置褒彈乎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用傳舍吏子李同之說得感死士三千却秦軍三十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客也則其所失不獨一毛遂已

千百生果

八朱三

三三

○范雎蔡澤僞儻

范雎以亡囚而驅四貴蔡澤以羈旅而攫相位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無所激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卽雎之謬言無王也三寸柔舌博金印如斗大吁可畏哉雖然范雎富貴已極及澤一說卽日解印綬如擲瓦礫澤爲相亦不過

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倜儻之士。其心能作能止。真有過人者。黃直公發猶有捕蟬之語。豈真所謂耳食者與。

○應侯用蔡澤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据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為蔡澤之用。應侯不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自武安侈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王

子百五眼 六卷三

子五

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蓋嘗彷徨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就薦之地。而不可得。一蔡澤為之代。應侯其免矣。是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非以蔡澤故耶。

○秦先時自有張祿

史記謂唯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

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夾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于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子百五眼

六卷三

三本

○目不常之愚

目不常事。譚者皆艷之。不知不常何奇之有。天厭秦德。假手買人于巧。易其宗耳。不然。不常自謂智矣。能反掌攘千乘之國。而不能奮身脫赤族之誅。能立斃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子政於垂髫之日。豈智於前而後乃愚耶。天奪其鑿矣。若夫目覽一書。要不過竊他人之唾餘。矜自己之雋永。千金懸咸陽市。而無一人敢增損一字。豈真游夏不

能贊一詞耶。儒家者流取其首飾所紀。有令廟之禮。經迄於今不廢。豈不常能愚後人哉。人自愚耳。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黃歇之為奸大類不肅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楚之立國僅千歲無功于民而獲罪于天天以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概于中乎。

○燕吳之所以亡

燕國於蠻貊之間春秋之際未嘗出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之乘車戰射。與晉

趙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于一時可矣。而為燕若吳者亦何利此二子哉。

○客非負齊

松耶栢耶之歌。悼王建以客亡國也。然是時有即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

故地。即臨晉之間。可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而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共邑松栢之間。為此謀者。非客耶。然則非客負於齊。固王聽之不聰耳。

千百年眼卷一終

千百年眼卷第四

瀟湘張 燧和仲纂

秣陵胡宗仁彭舉閱

○秦用客之功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則不然始與謀國開伯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戰國九流中辯士

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衍與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為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亦小矣

○古文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實求於意外如尚

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伊尹之才也猶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雜種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荷頓耳又論語為禪謀草創之左氏遂謂禪謀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蝸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撥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讀書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  
因仍至此嘗觀李彦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  
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  
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  
寬讀左氏春秋故讀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  
裸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  
句生得無管罵即足矣楊用脩讀史記高祖與父

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以類推之如  
莊子涇流之大兩涘爲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  
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  
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各當至主字句絕而  
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  
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  
匈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  
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書雖妙必效情有核其

華道者朝矣而用脩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類  
彭越傳其雲霧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  
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  
証而用脩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  
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  
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脩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  
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古書之僞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神農朱皇趙國常山秦高  
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  
耶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  
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  
辭可乎祭天地於園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  
有之而謂天地園丘思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  
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

不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論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謀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宜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

千百年眼

卷四

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誦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詞似指漢武朱馬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帶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俾春頡頏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廝稱照鏡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於秦書此類甚多

或摹古書而偽作或以已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辯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秦之所以帝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塞耕戰范雎遠交近攻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策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二十一

卷四

六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

秦不亦宜乎。

○秦法棄灰有故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嘗疑之。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過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為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別群。是毋燒灰者。亦為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為苛耳。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客書。則亟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讀韓非說難。則憐。願識其人。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其後焚書之令。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

議時事而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食其董。皆秦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屬嘗不用儒生與經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固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常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固為未燼之全書矣。又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及宋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也。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史紀秦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

焚之。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

未嘗廢錮而益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秦火後遺書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

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

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

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

封欵之便及纂脩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

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濶冊鉛總錄雙槐歲

秋亦嘗言及之矣陳眉公山居課兒有詩云兒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夏君憲曰如此表章不枉却葉公手疏也然秦

灰之後代有異書其毀滅散逸于腐人之手者多矣有稍知收藏輒羣聚而笑之尚望其搜求于海外耶則謂葉公此疏為空言可也

○坑儒考

秦既焚書諸儒多謗怨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劍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恥之先為伏機諸生各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於平

何如哉

○秦世文章

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專法吏乃其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

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來也第二章法琅邪臺

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味章法不

意虐燔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毋乃陽棄而陰



用之耶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猶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秦統內經實先秦出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始也

○九鼎不為秦用

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傳神物也既能

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大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

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始皇又何

必使人沒水而求之也秦所禱金人有何靈爽猶

潛然淚下於將徙況神禹之鼎乎神劍躍入平津

湛盧飛去楚國鼎不為秦用明矣故秦史既書昭

襄之世九鼎入秦矣而太史公秦紀又書始皇二

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也書法前後

抵牾政使作後來者疑團耳

○長城不自始皇

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趙簡子時已起長城備胡矣秦昭王時築長城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蓋藉此以限隔華夷隄防中外似不為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外侮之禦以至竭天下之力亦

愚矣雖然更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而世加脩補之功始皇此舉要不為無功於後人但始皇本

謀固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身首其疲民亡國

者徒為千萬世作後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按

左傳楚滅陳為縣名始此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或謂始皇既沒高斯之亂不作得扶蘇而君之猶

可以濟不知中原赤子父子祖孫就嬴氏鋒刃者

幾二百年即有聖子聖孫嗟呵保護無及也

○秦亡不由兵弛

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然秦之亡

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盡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織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更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

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與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歟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耳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章邯未可輕

高祖自漢中東出，可馬騎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於王莽，道覆之於盧循，皆一律也。

○天亡秦

秦滅六國，趙獨可慘。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即於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

子曰邯鄲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即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

之憤氣所化也。孰謂天道曠曠耶。

○陳涉秦民之湯武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至其不幸而敗。史氏猶再三致意稱其所致。王侯將相。竟足以亾秦。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二百七眼

八朱四

一五

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成敗之理。雖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諸傑所得奪也。居巢叟既知沛公有天子氣。又曰。亟擊勿失。智出兩女子下矣。又外黃舍人兒。

年十三。尚能說羽。放外黃。當坑者。居巢。叟。年已七十。顧不能諫。羽使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眾。智愚之相去。何遠哉。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昔秦復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遺士也。於是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為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亾之者。皆其不虞之。廝隸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苑宜果無事。而祿產之孱弱。幾盡天下。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

二百七眼

八朱四

一六

寇。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即使得志。而咽啞叱咋之雄。其堪為混一六合之主。而無。

後患乎。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也。

○相不足憑

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不必皆仁，勾踐長頸鳥喙禹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也，彼度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高帝入關有天幸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

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銳

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凌藉郡縣徂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

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黷

田儻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

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

畧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

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

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也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高祖為義帝發喪

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其事無乃相類不知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

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

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夏君憲曰為義帝發喪無大緊要只作口頭話柄耳漢之興原不係此羽之立帝則是淺夫之智甚無謂到後面勢不得不殺矣却便惹起許多唇舌然羽不弑帝亦何故于烏江之敗也

○漢王未嘗顛倒羹餅

漢王待九江王雍賈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

子 11-233

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識先後  
着不知布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  
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當踞洗時遂以踞  
洗見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  
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  
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況踞  
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  
暇思及先後着來

○高祖酌貴遺轅生

漢高祖大封功臣所遺不獨紀信也余考陸機漢  
高祖功臣頌曰轅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振楚  
威自撓大畧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  
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榮陽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  
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

機作頌乃併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聞幽矣  
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  
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  
客並論也

○侯公碑考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  
達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宋葉石林有  
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

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安國君  
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  
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  
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  
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  
有食邑如婁敬封奉春君之類是也後漢侯霸傳  
河南客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  
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任爲太子

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為無補也。

○蕭何罷識

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  
用敗者之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官室之  
盛，卽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已習國家  
體要如此。其罷度有越人者，高祖論功以何爲第  
一，真第一也。但發縱指示四字，於何不切，當歸于

房。千百年眼 卷四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高帝之都關中，意猶豫未決，嫌殘破故也。何大建  
宮室以轉其機，蓋不欲以褻形勢定根本。正言於  
高帝，恐費分疎耳。正與買田宅自污意同。

○漂母風旨與地上老人同

漂母異人也。其謂淮陰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哉。蓋微言以悟侯耳。知侯之才足以立功，又進料

其不能居功，風旨大畧與地上老人同。特後世無  
有窺見其妙者。

○韓信威名

漢高帝極厚信，亦極忌信。使信將，則以張耳監之，  
信下魏破代，則收其精軍。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  
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  
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威名使人畏  
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千百年眼 卷四

○韓信有後

廣南有常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鍾室難作，淮陰  
侯家有客匿，其三歲見知。蕭相國素與侯知，不  
得也。爲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  
仰天歎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  
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  
粵。趙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  
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佗兼以爲子而封之。海濱

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壩。間。有。鄭。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詔。勒。之。鼎。羅。夫。呂。氏。當。惠。帝。末。也。無。血。胤。而。淮。陰。後。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姓。不。傳。比。於。程。嬰。則。有。幸。不。幸。耳。此。說。出。張。玄。羽。支。離。漫。語。

○漢告反之後封

漢告反之典。封列侯為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告之也。而彭越舍人傳不載姓名。其大亦不封。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賈之。而始棄市。國絕。告英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按告彭越舍人。當是帝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慎陽過享。乃爾。天道似未有知也。

○張良未嘗為韓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為韓者。迂甚也。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

穀謝世矣。非然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為韓乎哉。余考荀子韓之張去疾。為篡臣去疾。為張子房祖去疾。亂韓而子房能克。蓋前愆為韓復仇。則謂之始終為韓。亦無不可也。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其母曰昭露夫人。然婦為后而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

千百年賦一八卷四

二十四

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長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趙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討即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欲行。帝乃太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為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

庶人也。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高祖賜姓之陋

漢高祖嘗賜婁敬以劉氏。後世帝者。徒慕英王所為。意其駕馭豪傑。或出於此。於是跋扈之臣。與夷會賊。渠例皆賜以國姓。謂之固結其心。而嗣君乃

千百年眼 卷四

三五

屈帝尊以下。同於三者之賤。取笑貶辱。無以示天下。威重此。當時公卿大臣不學之過也。

○虞美人戚姬

宋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實區血廟了。不經意。惟春春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

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款款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況其下者乎。

○夏君憲曰。如此情景。正是大智大勇做的道學先生。又着幾般嘴臉。謾過去矣。不然。則所謂最下不及情也。

○漢初封計戶口

漢高祖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戶而不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高祖竟王劉濞

劉濞之王。吳高祖知其必反。而復遣之。此高祖德性規摹。所以大於唐太宗。漢光武二君。以識緯多殺不辜。為累大矣。

千百年眼 卷四

三六



○呂后邪謀在暮年

高帝欲易太子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殊不然自高帝之時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高帝安得逆知之

○夏君憲曰悍婦只圖快意管甚親兒女唐武嬰可見也知婦莫若夫高帝如何不逆料來

○平勃未可議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今人既亮二子之心則不得復議平勃之迹雖然此可與知者道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

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

○左右袒所以令眾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眾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眾如楊素朱滔之

舉耳豈至此而始規人心之向背哉

○漢文賜吳王几杖

漢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知文帝時權網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于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淮南厲王未嘗反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為謀反則未也

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甌卽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爲也使闔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天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不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懷悔耶

○文帝奢儉之異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戈絺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千百年眼卷第五

瀟湘張 燧和仙纂

福唐商家梅孟和閱

文帝用賈生

孝文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城三國之中齊為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為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為內應等諸呂已

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為盛文帝豈不慮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構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時吳楚為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

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諛言不見用而文帝為無謀哉

按賈誼傳長沙絳灌之屬害之也史謂其以謫去空耳其為梁懷王太傅也帝自以為不及故也王文帝愛子故以屬誼王墮馬死誼自傷為

傳無狀不忍負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後之覽者徒執誼謫長沙一節為誼嘆息謂帝終不用生悞矣

過秦論出丹書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見讀書

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賈生厚德

漢文欲任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諷之。而帝亦慚。洛陽少年可謂有先民之遺風矣。

○宣室不宜名齋殿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果爾，則宣室乃繫所也。

漢不宜以名齋殿

○趙蓋韓楊之寃不由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不知漢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寃縱之謂。剛不吐柔，不如者平也。以趙蓋、韓楊之死歸罪張于者，亦浪說耳。

○李廣無長者風

李將軍廣，閑居霸陵，每日遊獵，飲酒必夜，乃歸。霸亭吏呵之，從者曰：「故李將軍，吏曰：『今李將軍亦不得夜行，況故乎？』」廣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詔起李將軍出右北平，廣請霸亭吏隨。次日殺之，嗚呼！廣之不侯，微獨殺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無長者之風。此後之所以多不振也。

○夏君憲曰：快仇報怨，武弁常態也。且霸亭吏亦

自可殺炎涼小人，何足以累長者。

○文帝不能用李廣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久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用材勇亦為勤。

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後孝文與平勃熟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蓋指此也。自是族誅之法，景武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晁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議族解。則皆文帝族新垣平啓之也。史謂孝文時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爲盛德之累乎。

累乎  
○短喪不自文帝

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爲深議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

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最爲秉禮之國，夫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革之。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塋釋其重服，而爲大功小功緇

釋其久臨而為三十六日詔語忠厚惻與異時  
振貸勸課等詔皆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帝之詔固  
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  
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  
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卽吉之漸滕文公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  
能於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  
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

千百年眼

卷五

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卽位文帝  
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卽位蓋景帝之  
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  
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

○七國緩削則不反

漢景初年七國後強晁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漢以  
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漚之木拱則首

難無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  
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  
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表盎幸免

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  
不顧國體小人情態迄今有餘恨也後說不售當  
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謂天道  
無知哉

千百年眼

卷五

八

○亞夫之死以忌

又稱漢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亞夫爭之帝默然  
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  
主而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  
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為侯卒以此致禍不知帝  
殺亞夫意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亞夫負震  
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亞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  
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於茲露矣漢興以來獨勃

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幾死而不死，亞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從來矣。

○竇太后專制

漢母后豫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與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為相。又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愛梁孝王，則誦言請立為嗣，不顧太宗之重。韓嫣，帝

子 11 年 限

二 八 卷 五

九

○武帝紀元

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必復建

子建丑以為贅。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陸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漢之封建，其子之甚，與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是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諺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吁，亦太刻矣。

子 11 年 限

二 八 卷 五

○太常卿用侯

漢自武帝以後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鄧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大畧自鄧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奪國此亦鋤擊之術也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自古邊防莫強於漢乃和親一事至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汗俗而漢之君臣皆莫之耻此其辱與趙宋之歲幣寧有差別乎顧漢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後雖以哀平柔懦猶能令呼韓趙類宋真不能極澶淵之討遂至徽欽北狩其後竟折而入於夷則其得失大較觀矣腐儒小生猶以窮黷為漢武罪此李卓老所謂滅却一隻眼睛也其可其可

千百年眼

八卷五

十一

○申公不知止

寶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為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二百五眼

八卷五

一一

○司馬安拙宦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庶耻廣為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卜式不習文章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爭匪財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



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田千秋之賢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後對羣臣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實千秋

千丁生眼 卷五

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雖然。戾太子冤狀。發之者。壺關三老也。武帝酬賞不及。而千秋乃繼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漢武憐才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令人至數日。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

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今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司馬相如美人賦

居常讀司馬相如美人賦。至弱骨豐肌。時來親臣

千百年眼 卷五

臣乃氣服于內心。正爾懷信。誓旦日秉志不回。則奮袂呼長卿。長卿據爾所言。魯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後邪。可發一笑。

○夏君憲曰。想當時美人不逮卓氏遠矣。卓非獨以色幸也。李卓老論之詳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

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漢儒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蓋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于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

三百年眼 卷五

十五

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僣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故謂之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爲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大中之道始見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僞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

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間周之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捍豚燔黍君民金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又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三百年眼 卷五

十五

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垂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官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

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  
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糾紛者莫  
若用文之為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表  
為文之弊耶

○太史公權衡

史記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  
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  
衡審矣田單傳叙王蠋事至以齊存亡係一布衣  
孰謂太史之退節義乎又如列孔子於世家列老  
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  
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臆語也

○史遷文章賔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  
為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早孟邪不知  
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  
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莽莽焉尊禮於

世正以見砥礪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  
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為卑孟是不知  
文章之賔主故也

○太史公知己

趙汭曰史遷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  
貨之君也按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  
因財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蕭  
然戶口減半戕民之禍于是為極遷儉著始終相  
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夫乃用  
嗚呼旨哉汭可謂太史公知己矣

○史記多為後人淆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為靡麗之  
賦勸百風一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詔賜弘  
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史記  
一書為後人所淆亂多矣

○余又考後漢楊終傳云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非遷本書可知也何怪其淆亂雜出也

○史遷不辭作賦

史遷載于虛上林以其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千秋軼才竟細于雕蟲小

二百五取 卷五

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強耶

○武帝遺命

自古帝王遺命多矣未有如漢武之奇者托國于素無名譽之人期功效於數十年之後若持左券此豈尋常尺度所得窺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見黜雖以丞相大將軍之貴不敢望也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子孟也

○武帝神智

漢武帝冊封諸子其策書皆帝親筆于燕王曰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燕王果以怨望欲與上官桀桑弘羊等謀殺霍光廢帝而自立事發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殺國除于廣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爾毋邇宵人廣陵亦以近小入亡國如此神智真不媿祖武矣

○蘇武娶胡婦有見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

二百五取 卷五

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中自擇勤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中從

官必有謀。光者尤知之。故立廢。實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 ○ 交道之弊

今之論交者。皆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爲第一義。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爲至交。

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

○ ○ 西漢文章之陋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於是古學益遠。又文章好用事。自鄒陽始。而太史公云。比物連類。有足多者。豈意其遂爲方便法門耶。至於今日。則末流之濫觴矣。

○ ○ 漢用吏胥之效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董皆號爲儒宗。而卒無所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趙廣漢。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爲將。而內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耶。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顧以爲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爲耻而不肯爲也。

○ ○ 趙充國屯田是計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

公先零罕開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  
調發圭部國千里行師遇虜輒北今罕開等羗亦  
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  
喻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  
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留屯計凡與漢庭往  
復論難者不過種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羗人見  
其設施出於所料之外實不可久留故輸款而退  
趙亦奏凱而還在邊不過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

千○百○五○年○取○二○八○卷○五  
一粒穀想亦不曾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穗那肯留  
以遺羗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  
首可笑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議者以矯制罪之不知所  
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  
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  
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

可○常○微○幸○而○立○功○者○如○此○誠○使○裂○地○而○封○湯○且○著  
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  
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  
此○則○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  
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計○之○善○者○也○惟○其○爲○說  
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間○而○竊○議○其○後○英○雄○志○士○所  
以○息○機○於○世○變○之○會○也

○○二疏之去以許伯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卒○爲○石○顯○所○陷○疏  
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而○許○伯○莫○能○肆○其○虜  
蕭○疏○事○體○一○同○而○安○危○異○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  
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故○一○旦○引○知○足  
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  
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

曲指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於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

三百五眼 卷五

○。○。欲向廢圖譜之學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廢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如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如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故學者爲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考理於書。則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離圖卽書。尚

三百五眼 卷五

辭務說故。雖平日胷中有千章萬卷。及寘之周行。執事之間。則茫然不知所向。秦人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圖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故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于戈既定。文物悉張。由是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夫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

師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况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翫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此其失實自歆。向啓之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畧。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通相因襲。故天祿蘭臺三館。四庫內外

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後兵書一類。分爲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畧。獨異于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爲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其書亦不失任宏之畧。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

李百年眼

八卷五

卷二

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錄。錄散圖而歸部。錄雜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亾。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接任宏之圖。與書幾相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錄。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內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唐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

多。茲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

○圖譜之益

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官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官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

子三見

八卷二

卷二

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官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逮鄭泱。深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益宏矣。今之學者。此類都成廢閣。何怪其博洽不



遠古人也敢向之罪可勝討乎

千百年眼卷第五終

三  
百  
五  
十  
眼

千百年眼卷第六

瀟湘張燧和仲纂

安成劉俊德司中閱

○漢儒解經之陋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

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

日而不肄習。則亾之矣。數既亾。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曷足怪哉。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孔子作十翼以贊易。而王弼乃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雜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

分散如王弼本義。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士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于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為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尚書古文今文辨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

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比三苗與窺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廢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

三百餘年 卷六

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尤謬妄不經之甚也按此說甚精吳文正公有敘錄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後歸熙甫訪其意釐爲今文近時焦弱

侯又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亦具論此且云分文今文而爲之集註乃知人心有同然也

毛鄭說詩之妄

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謂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

三百餘年 卷六

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則夫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鄭謂是武王時作各出其意以增就其說而意又不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若此者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

而不敢辨者以時世既遠茫昧而難明也。

○衛宏序詩之謬

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聲歌之妙至晉而亾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

千百年眼

卷六

五

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亾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亾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亾自鹿鳴亾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

○楊雄始末辨

楊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

千百年眼

卷六

六

曰莽大夫楊雄歿蓋舉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安可知矣按雄耶縣人耶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任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授閣美新之事紫陽亦未可為實錄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  
遂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  
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  
閒暇廣求其真望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  
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  
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  
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  
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  
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  
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繁論本末乃見後世  
為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  
斷其曲直也失之遠矣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光武中興令主也而廢郭后及太子疆頗為後世  
口實國朝方正學題嚴陵圖有云糟糠之妻尚如  
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蚤見幾故向桐江  
釣煙水宛轉二十八字可謂發千古之隱矣

○客星為災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  
絮曰國皇曰温星凡有所犯無不蓄齒後漢天文  
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  
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亾光武無應者豈  
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蓄患歟此論奇特民懾  
非徒狂者

○伏波未是烈士

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歿牖下此伏波之  
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志  
成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暴不收可矣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篇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

千百年眼 卷六

九

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青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那之條今實為彭英化為王侯，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

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班祿史妙

班祿元帝贊稱其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幻眇，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千百年眼 卷六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歿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覆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漢書缺典

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二書，故孟堅因陋就簡。

○程伊川論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起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明帝前已有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

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

○漢選法之善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芝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

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於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漢鄉亭之重

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故戾太子得罪而盛

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於為亭長畜夫之時隋唐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閭里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管籥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

至此矣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而漢之所以待三老畜夫亭長者遂不可望於後世吁可嘆矣

○陳蕃懸榻

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後為

千百生取

卷六

一四

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右二事相類蕃平生所接賓客亦罕矣楊升菴曰蕃亦癡矣為郡守採一郡之風謠為宰相以天下為耳目若閉閣懸榻乃干木泄柳之所為豈郡守宰相之事乎宦官之禍其及宜矣

○夏君憲曰賓客之可接者亦罕矣閉閣懸榻而後真士至焉韓退之上邢尚書書可觀也朱伯厚何人哉既收葬其尸矣又能匿其子逸慷慨



赴義九折不回。然則賓客又烏用多耶。先生此論亦苛于索瘢矣。

○李膺已甚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橫殺孕婦。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詞畢。即殺之。嗚呼。人臣挾簡亢之風。致令天子侍之。東逃命柱中。可謂威望已極。而必欲殺之。膺

千百左眼

六卷六

一五

於是有成道矣。文帝時申屠嘉為相。亢直何減膺。鄧通以小臣戲殿上。亦只令之免冠。徒號叩頭流血而已。未嘗必殺之。乃為快也。使膺處此。當復求進於是矣。噫。天下之事。所貴君子通時達變。毋徒苛求已甚。釀成禍端。亦不得不分其責矣。

○景毅耻不與黨鋼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願為李膺門徒。未有錡牒。不及於讒。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

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然則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清談始於漢末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為成土。幸兄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鞭者也。

千百左眼

六卷六

一六

○蔡中郎秘論衡

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目為裨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特為一酒之

○蔡邕有後

白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

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  
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  
祖睦蔡邕孫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  
缺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  
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  
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

千百年眼 二八卷六

十七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  
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  
九泉之下矣

○孔文舉關係

坡公極口誦服孔文舉而或者非之且議其疎嗟  
夫孔文舉在無人敢議九錫文舉既歿董昭掀然  
而談矣此豈全無所關係者耶李卓吾曰老瞞專  
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歿其所

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于老成  
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  
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潛移默運而  
不覺其視此何如也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  
虛語矣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  
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

千百年眼

二八卷六

十八

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  
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統文  
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  
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  
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  
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

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歟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歟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壘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

千百年眼

卷六

十九

以為此言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為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為疑塚者孔林

○曹操諷漢復九州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凡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况鬼賊如操耶

孫權之劣

魏武因弱為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匹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昭烈先聲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因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

千百年眼

卷六

二十

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借荆州所以保吳

魯子敬許以荆州借劉先主後世議之此論非是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荆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

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荆蜀形勢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者六。曷謂欲長守蜀也。

千百年眼

卷六

三十一

○取劉璋不係孔明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遺命之非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為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

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

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

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

與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

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

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為此

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

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為

千百年眼

卷六

三十一

孔明置詞矣。

○梁父吟譏晏子

孔明梁父吟。當不止一篇。世所傳。僅此耳。寓意蓋譏晏氏。夫三子恃功暴恣。漸固難長。藉使駕馭有方。則皆折衝之器。既不能以是為齊景謀。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張公室。徒以權譎斃之。至於崔杼弑君。陳恒擅國。則隱忍徘徊。大義俱廢。復沮景公用孔子。而其與梁丘據輩等列亂朝。區區補苴。漏

何救齊亡而後世猶以爲賢至有管晏之目此梁父吟所爲作也自擬隆中寧取樂毅而不及晏厥有旨哉

○孔明比管樂有取

孔明自比管樂後人多疑其謙不知此自有深意比管仲取其尊王也比樂毅取其復讎也蓋隱隱有興復漢室之圖于比擬間微示其意乃說者比度才智較量淺深於古人心事毫末窺其所主何

哉

○子房孔明學術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高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高終而不高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

千百年眼

卷六

七

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各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其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千百年眼

卷六

七

○孔明事業文章

孔明三代之佐也而與留侯梁公范文正俱爲殊絕人物二表三代之文也而與陳情酒德歸去來俱爲第一文章信篤論乎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與言孔明者杜氏而巳大哉言也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與言二表者蘇氏而巳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

之靈下若無與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  
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司馬懿非孔明敵

司馬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雖孫權亦憚之孔  
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  
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  
追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  
待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

千百年眼

卷六

五

術也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  
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  
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  
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英氣無所驕固不免於戰戰  
則敗耳惜乎軍前之星遽隕使後世豎儒得肆饒  
舌也

○楊顯不知孔明

孔明爲相身校簿書主簿楊顯切諫以爲徒勞後

之覽者無不爲孔明惜也張和仲曰楊主簿深達  
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之心夫死生有命況孔明  
之死生何等關係而謂食少事煩竟致夭沒也不  
意死仲達猶能詒後生明眼人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武鄉亟稱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  
琬禰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  
以禰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

千百年眼

卷六

五

○八陣圖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  
一在新都之彌牟鎮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  
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  
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  
際瀕滂滉漾大樹十圍枯橙百丈破礮巨石隨波  
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  
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

增。操。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海。灑。激。道。今。不。動。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 漢祚之長

漢之亡也。敗獻帝為公。后為山陽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為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

千百年眼

卷六

二十七

祀始絕。前後計之。漢蓋已有五百餘年。深仁厚澤之報。固不爽也。老瞞篡漢。以貽子孫。相傳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惟不敵。僅存耳。然則老瞞不亦枉苦心耶。

○ 高貴鄉公文學

史稱高貴才。慧風成。好問尚詞。即其幸學。與諸博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後世。其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于經術。莫

如高貴人主之學。與常布異。不能不為之浩歎。

○ 李密陳情表訛字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有云。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 阮籍巧附司馬昭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為美談。不知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偽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徒以鍾會片言。遂不免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群。惡之處。視中若籍。附昭乃視中。

千百年眼

卷六

二十八

之惡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母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晉室久亂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晉武帝多以廢立致亂而晉武獨以不廢立致

亂舉神器之重以畀憚童自以由太子而及適是由歷及昌之意也而寧知適不克終而死耶天之禍敗人國固有出於意外者是所謂報施之巧也不然狼顧之懿方且賈德色於九原而古公亶父何不作法於涼也

○晉史矛盾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

引稽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在欲浣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惠帝廢儲

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

乎惠帝昏庸既莫之辨遂使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瀟湘張 燧和仲纂  
鹿城陳世學寧之閱

○徒戎論無救於晉

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為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僅百年，其文雅博洽，既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即使驅之去，而未必即去。既去

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方，犯涇陽，圍白登，入甘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况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

○按劉元海父子總角遊京師，已有英雄之望。儻御得其道，不過金日磾、李光弼之儔，奈何以駭童為天下主，賊后煽淫于內，任宗播禍于外，彼廻翔六合，皆出其下，安得不雲蒸龍變，以快其翹朕之志耶？是天固縱之以翦司馬氏也。

○晉室所以敗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

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也。坡公此論，可為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

有虛實精粗是井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王衍羞見其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以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為一時元勳獨史稱其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汗其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更甚於閨房者按士行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甃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

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梅陶稱士行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幾不隔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遠元勳克集實王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或者以庾亮之傳應磨之書疑其跡似跋扈不知蘇峻之誅亮所深耻而屈於中也殆士行既卒而後嗣亦彫零庾氏世總朝權安知秉史筆者不有所曲狗耶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亦誣矣

○庾亮失計

庾亮召蘇峻孔坦陶回因王導語亮宜及峻未至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令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

頭有重成不敢直入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  
伏兵邀之可一戰而禽亮又不從事見二峻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  
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謂召峻固失計然從二人  
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  
賴亞夫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得不敗吾嘗謂漢  
之及謀錯也明知之此時只宜召之人朝仍發大  
兵隨之若溲不從便引兵進討所謂疾雷不及掩

耳吳破則諸侯自服矣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  
備既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東市之誅非不  
幸矣庾亮蓋祖錯之覆轍也乃幸而不誅晉室之  
不競宜哉

○王導遺誅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  
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  
道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

敢為此言敦也伏誅當加戮尸污官之罪又請以  
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  
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疑  
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  
吾管氏與儻亦羞之矣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  
公卿愛其才罷頻召不就及殷侯將北伐以為

必敗貽普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  
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  
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  
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  
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  
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  
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  
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寒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何待羨之之淺也

○蘭亭未可議

文選不收蘭亭議者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又以絲竹管絃四言兩意不知天朗氣清固有所本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冷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

清之時耶又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且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古人文辭政自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  
○李卓吾云好一篇議論然與叙文不類兩語乃為定評

○張翰蓴鱸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蓴鱸此語甚有思至東坡三賢贊則曰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

早只為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

○劉琨負其母

劉琨在并州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琨東收兵於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嗚呼令狐所謂子胥之忿也使現有備亦未遽逞其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毋

曰汝不能駕御乘傑以恢遠畧蓋策之審矣母賢  
智與孫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死有遺恨  
也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  
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為錢矣然顧凱  
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  
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

二十一 年 庚 子 冬 六 月

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  
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為眼一以為經  
一以為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  
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  
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  
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

也

○孟嘉論樂非是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晉  
孟嘉語也不知絲者絲之聲也出乎手竹者竹之  
聲也出乎口假絲竹而聲摠之皆肉也則亦何嘗  
不自然耶況夫伯牙之琴王子之簫孫登之嘯亦  
可謂之不自然亦可謂之不如肉乎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各因其時之  
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  
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  
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  
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  
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  
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  
功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

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郗鳩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綉布，綉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度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佃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綉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

百年眼 六卷七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先生之於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汗，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按晉戴顓嘗傳中庸，後梁武帝亦為中庸講疏。中庸之傳久矣，非但始於宋也。

○不識一丁

符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丁不屈也。乃古下字也。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王猛死不忘晉

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時值桓溫竟不得一效於晉，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亦晉之不幸哉。然猛之夙心則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膈披露。

○符堅拙於用參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之取吳也，兵二

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受敵者眾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所率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為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眾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躡踐矣惡在其為百萬也使堅之師離為十道偕

千百年限  
發金至分歷其境輕騎游卒管其要害將自為敵士自為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蹉跌之甚耶然亦有以分而敗者如楚之禦黔布吳漢之討公孫述是也則以兵少而敵眾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纔二十八騎耳而分之為四猶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於分與不分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鋒鋒者要何足以語此

符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慕容垂之奔秦也王猛力勸秦王堅除之堅不從其後垂卒破長安堅出奔西燕以亡天下後世皆惜之不知堅之敗在空國伐晉而其釀禍也在遠徙種人專留鮮卑垂不過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使堅無此二敗雖百垂其如堅何哉方堅之敗於淝水也八十餘萬眾盡為謝玄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遂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

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金土不可同價

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豈必然之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之。至有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徧四海也。

○梁武殺業

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為口實。然武帝墓前殺

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受，非罪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別廢屢，因噎廢食也，其可乎？

按唐蕭瑀，梁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為相，自瑀逮，遺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

○沈約韻書之謬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東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什班班可考，豈盡謬至沈約而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宮羽不備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



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  
經歷百代而不敢易乎此甚不可曉也

○劉知幾無史才

楊萬里云劉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  
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拳石班馬而  
滅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  
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  
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

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魂再返乎古人目  
睫之論誠有味也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  
膏盲不可廢也

○隋氏富庶

自漢以來丁口之藩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  
文帝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  
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  
萬方其有國之始蠲罷權禁又時時減免賦稅其

徵取之途可謂濶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三  
於賞賜有功金無所愛惜營繕征伐之費亦不  
費矣是時布帛之積幾于無所容蓄儲至不可勝  
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  
衆是果何道以致之也吁亦奇矣

○隋文帝濫殺

周大義公主下嫁於突厥沙鉢略可汗為可賀敦  
聞隋主受禪意甚不平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

風賜之公主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  
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  
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  
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  
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妃曲  
傷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時沙鉢略染干遣使求  
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王遂  
遷害觀公主詩詞不過慟陳氏之淪亡哀身世之

飄流此亦人情之常且一女子遠適虜庭有何顧忌而必欲殺之也亦慘矣王世充宇文文化及之毒相去才一間耳

○隋煬帝毀讖

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一  
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  
考測必欲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東漢之末  
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與遂盛行於世漢時又

二一 左 辰

八 朱 二

十九

詔東平王蒼王五經章句皆命從讖歷觀宋梁其  
說不能盡去及隋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  
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料者死自是  
無復其學有功名教不淺也

○唐高祖殺降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  
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  
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而太

宗未嘗殺頡利也獨當時何無一言救止豈其力  
不能得之文靜之死而無及于數子耶

○唐世女禍

唐太宗起義時以隋宮女子進其父而骨之高祖  
畏禍議始定及其後也天亦降之女禍世世有焉  
報應之妙如此

○唐封建之善

唐太宗即位從封建彞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  
千百年眼 八 朱 七  
德彞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養非  
至公之法也嗚呼德彞此語固今之藥石乎

○太宗縱囚有所倣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之  
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翽後魏  
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  
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尉遲公隱德

此二子者所謂太宗心替臣也一殺其愛子一貶其主以殺直臣之名由此觀之武氏之禍猶為晚也

○李勣一言之禍

武后之立由李勣之逢迎也彼豈不知其大謬第以全軀命保富貴之心太過耳臨終謂人曰我十二三為無賴賊焉知老年尤大無賴哉身沒未寒而有敬業之禍誅其身足矣何至殲其宗毀其墓

千百年眼

八卷七

三二

上矣世徒以萬人敵稱之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長孫無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為二子均有死道夫吳王恪太宗愛子也太宗立高宗為太子又欲立恪無忌以舉棋不定為諷似矣而其後也竟以房遺愛獄誣構吳王隋之重辟劉洎太宗直臣也消性陳致禍理固應爾而罪不至死遂良誣以伊霍一語必欲斃之雖馬周強諫不少解夫

千百年眼

六卷七

三三

道耶然則武氏未嘗纖毫見德勣亦枉却做小人矣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母后臨朝如呂氏武則天此國家大變也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然盧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

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張玄謂曰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閻立本知狄仁傑

狄梁公初授并州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夫梁公能友周為唐而非立本則不能自拔於

百年眼 卷七

三十三

沉淪洵哉可稱具眼矣然則馳譽丹青何足盡立本百一也

○徐有功難於臯陶

張文成贊徐有功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為大將者為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王者為周公易為孔明難為刑官者為臯陶易為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駱賓王四子受誣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窮達修短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罷職短三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然裴所稱王劇王勳蘇味道皆覆身寘籍何以優劣四子使勃等即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誦榮寵牝朝羅識何在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即狄仁傑董

千百年眼

卷七

三十四

尚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排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譬之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三章外無一鞅鞅語然則史亦非實錄也裴行儉既以姑布子平之術誣後世而史官又從而緣飾之則四子幾不白于千古亦冤矣

○駱賓王罷職

齊王上裴侍郎書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何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况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愉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貸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裴侍郎即行儉也時欲以書記之事委駱駱有母在欲終養故辭之如此誰謂賔王才士而無龜識耶

○徐敬業之敗

敬業舉義魏思溫勸其直趨河洛以匡復為事此與尹德毅之說蕭登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皆奇謀也諺云敗某有勝着惜乎當局者迷耳

○滕王閣記出處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

何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玄宗慄刻

明皇侍諸弟可謂極其仁愛然一日而殺三千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明皇廢資格

明皇開元初銓次尚未廢資格時上欲大用蘇頌因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者乎宰相以為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又以李元紘公卿交薦籍甚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宰相以元紘資薄止拜侍郎夫以顯元紘之才能計資亦未為驟進乃毫釐必計如此及其惑林甫之姦

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  
資雖以九齡之惓惓盡忠援故事以爭之而且不  
聽矣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要  
之資格者所以待常流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  
承平無事則守資格一旦有緩急大事大疑則先  
材能則彼前說亦非定論也

○孝經春秋甚靈

陳眉公曰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

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講始  
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  
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  
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  
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  
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  
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賀季真乞休在老年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然攷其時年  
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  
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謂一  
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  
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  
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流  
千載人宜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  
流湖水有靈未免貽笑矣

○盧懷慎先見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之儲孜孜體國至死  
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遣  
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  
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  
食饑之殆亦俗見也乎李卓吾曰懷慎自以才不  
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

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嗚呼懷慎可謂  
千載之下復有知已矣

千百年眼卷第七終

千百年眼卷第八

滿湘張 燧和仲纂

公安李 軫謫星閣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較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

二百五眼 卷八

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此書近世罕傳余友夏君憲有藏本今錄其明妥者若干處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水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泰六四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誤作失字謙六五利用征伐小象亦然今本兩征字並誤作侵字賁亨不

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剝彖曰剝剝

落也今本脫落字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

少夫今本誤作士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

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誤作无魚九五

似杞包瓜今誤作以字蹇大象君子以正身脩德

今本作反字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

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

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可以守宗廟社

稷以為祭主也今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

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巽彖曰重巽以申命命乃

行也今脫命乃行也一句節彖說以行險當位以

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今誤將此句入註中孚

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

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

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

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

二百五眼 卷八



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也止也今作也上既濟  
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上繫第九  
章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不為乎今本誤  
作所字下繫第四章不見利不動今本誤作勸字  
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本誤作與字第四章二  
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為正文  
說卦乾以居之今本誤作君字序卦屯者物之始  
生也始生必蒙今始字誤作物字雜卦蒙稚而著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  
義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也與周公絕  
無干涉故繫詞傳累舉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  
亦自可見楊子雲曰宓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  
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

實

○陸秉大衍數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  
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三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  
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  
之位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  
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

者五十殊無證據文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  
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  
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  
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數之始終於此該而用  
之消長于此神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辨  
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是當其無而有而大衍之用也此聖人

千載不傳之奧旨

○李太白深心

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坡公作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噴此語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果爾直是咳嗽亦不可也卓老有詩云天寶年間事也非先生不醉將安歸他人有心余村度之矣

○阿房賦蹈襲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倖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涓流漲賦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

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

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也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也當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胡子厚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

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心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其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唐玄宗奔蜀太子即位靈武其始為馬嵬驛父老

所留其既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薛季誦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賊入長安殺妃王皇孫數十人剗心以祭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於此而攘之於草莽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真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於靈武遂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

十一卷 卷八

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狗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也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真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常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

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郡臣固請堅不許實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當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十一卷 卷八

姊妹命俱在且暮矣使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吏一言不至有靈武之事竟以怙恩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者馬鬼死晚矣  
○唐以失形勢致亂  
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肅宗急於收復不從其策

由是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實巢橫行入廣  
高駢請分兵守柳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  
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言直置中免爾而當國者  
曾莫之省巢果復出爲惡遂致滔天此數公者其  
所謂識形勢者也而唐兩失之其取敗宜哉

○房瑄用違其才

張玄羽曰房瑄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  
才所以一敗而不振若收復之後令瑄從容諷議  
鎮靜廟堂以撫摩殘喘毋令讒邪間之當必有可  
觀者方用而疑之方疑而將之既敗而一逐不收  
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于獨悲瑄之不逢其時

○房瑄長策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旬渠破膽頻注  
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安祿山見  
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  
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統繫人心

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與王  
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  
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  
矣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  
之今不悉記云

○余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  
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關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  
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  
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  
瑄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杜子美隱德

杜子美詩人之豪也初拜右拾遺卽上書論救房  
瑄語甚切至幾以得罪此豈附羶下石之徒比耶  
世謂文人無行殆虛語耳

○杜子美詩意

焦澹園曰杜詩三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

毛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  
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  
公之才惜乎運移身穢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  
也非人也此詩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  
矣

○子美不咏海棠有故

子美父名閑故詩中不用閑字娟娟戲蝶過閑慢  
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

千百年眼

八卷人

十二

公有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亦未之考耶

○儒者說詩之謬

詩出於小夫賤隸之口而說詩者多不免於高叟  
之固則所號爲窮經稽古之儒乃反賤隸之不若  
矣蓋詩人吟咏情性故意象寬平老儒執守訓詁  
故意象窄狹如杜子美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

不得其正何異癡人前說夢子真可發笑

○詩詞詭字

古書無詭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証畧舉數條如王  
渙李夫人歌脩媻穠華銷歇盡脩媻訛作德所武  
元衡詩劉琨坐嘯風清塞訛作生苑現在邊城則  
清塞字爲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  
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拗矣又牧之江南春  
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誤作千里又寄楊州韓  
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盡  
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沉江南地暖草木  
不凋乎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  
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俗本作草樹如烟似  
不春杜詩把君詩過日俗本作把君詩過目愁對  
寒雲白蒲山俗本作雪蒲山關山同一點俗本作  
同一照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蒸作熱邀歡土夜  
關俗本作十夜間曾閱朱旗北斗殷俗本改殷作

千百年眼

八卷人

十二

開成何文理。不知貧病關何事。俗本作祗緣貧病。人須棄禿節。漢臣歸俗本作握節。不知漢書張衡傳云。蘇武以禿節效貞。杜公政用此語也。新炊聞黃梁。俗本聞作間。則字義亦不通矣。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蓋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古詩君亮執

千百年眼 卷八

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云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王右丞詩。鑾輿廻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間。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銓觀卧美人詩。落釵猶鬢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官黃額粧也。甚妙。又南史王稀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流連。俗本改鷺作鷺。淺矣。獨

牛嶠詞曰。暮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語也。青蘇州詩。獨憐幽草澗邊生。古本生作行。行字勝生字十倍。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小詞如周美成惜惜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本改曲作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如花。平仄亦失。貼孫夫人詞。日邊消

千百年眼 卷八

息空沉沉。俗改日作耳。凡此皆係改本謬偽。百出書之所以貴舊本也。

○李杜始末考

世知杜之爲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屬杜。而李集亦號草堂也。李卒後。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正碑。碑題尚稱左拾遺。世又以供奉拾遺。皆死於酒。而皆死於水。亦非也。太白晚依宗人。李陽水。終於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郡。終潭岳。聞

石固謬未陽亦未可憑

○唐宋逸詩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簫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因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

千百年眼

卷八

十五

用為詩資平生為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為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宋蘇長公與米元章書云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

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

曠曠耶夫坡公騷壇巨眼其推服若是而今亦不傳余友范長康輯米襄陽志林拓陸友仁包彥平陳眉公之舊自成一書意搜括無遺矣而是賦不載長康每對余懷恨謂是闕典且相托為檢索余低徊紙堆凡六載餘僅於焦弱侯金陵舊事中得賞心亭詩一絕宋王勉夫野客叢談中得壯觀亭記畧以報命而賦寶月觀者固寥寥也然則古今

千百年眼

卷八

十六

文章湮沒不傳者可勝計耶  
○元章賞心亭詩云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此詩雅淡幽奇當為米絕之冠附錄於此

○李泌相業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首謀范陽三定儲君其最也史多逸其事惟鄭侯家傳為詳家傳其子繁筆也繁為

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  
元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  
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  
司馬公通鑑多載之朱子綱目疑非實錄擯不取  
噫鄴侯身沒未寒橫遭元與之毒數百年後又復  
不信於考亭亦何重不幸也

○陸贄忌才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云臣已肅清

百年眼 卷八

官禁祇謁寢園鐘簷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  
左右六官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  
朝廷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  
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坎珂而終夫公異能動  
九重之淚而不能取同調之憐信文人薄命哉以  
孝經爲刑書以家行不謹爲阻抑才賢之具敬與  
愚才視李林甫更巧矣

○德宗不能餌懷光

漢文帝几杖之賜可以柔吳王濞而德宗鐵炭之  
恩適足以怒懷光事同而情異何也豈懷光之惡  
遂浮於吳濞耶亦文帝之推誠與德宗之猜嫌隔  
天淵耳夫機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鷗況虛恩可以  
餌巨測之懷光乎

○盧杞愧其子

盧杞在唐世爲甲族而懷慎一派爲盛懷慎以清  
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罵祿山

百年眼 卷八

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  
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  
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異亦附忠義傳然則  
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其子矣

○唐宦官之禍

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  
同而所以任之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則政權  
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則兵權且歸之是故



勲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蓋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

○退之淮西碑失實

唐憲宗什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

千百年眼 六卷八

一九

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忠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諱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

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

千百年眼 六卷八

三十一

肯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

場之董光暉貽於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見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綬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及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千百年眼

卷八

三二

○夏君憲曰孝忠真義勇也然非徒勇又且智觀其對憲宗數語詞旨剴切特假緣推碑殺吏陰以作將士之氣而銷主上猜忌之心世間何可無此人也退之平生倔彊到此遭却毒手矣。

○藩鎮之弊

李林甫欲斷節度八相之途卒啟祿山范陽之亂真所謂一言喪邦也顧藩鎮之禍綿延而不可解者有二曰稱留後曰軍中擁立而是二者皆自朝

廷發之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嵩本鶻舩小吏以才幹為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節制此則他日留後之端也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即授以節此則他日軍中擁立之漸也要而言之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二語可盡藩鎮之弊。

○白樂天行藏

千百年眼

卷八

三二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隙而文饒終未嘗深害之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故能安然於去就愛憎之際綽有餘裕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

其欲者。亦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水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

○昌黎史禍

昌黎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

千百年眼

卷八

三二

焉。淮西碑則以為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為不稱而廢。而肅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迺當時謂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

○韓昌黎晚信佛老

韓昌黎表諫佛骨矣。潮陽一貶。至瀕死不悔。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千墓志。歷序以服食敗者。數人為世戒。晚年至親脂粉。故裏服用。火靈康。

卒致絕命。是所謂笑前車之覆轍。而疾鞭以追其後也。儒者之無特操如此。

○李虛中子平

今之祿命家言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虛中後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筭否。

○王叔文之寃

王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譴。以當權姦之首。

千百年眼

卷八

三四

至與李訓董齊稱抑何寃也。觀順宗即位之初。所注措如罷官市。却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耆碩。華德宗大敞之政。收已渙之人。心皆叔文啟之也。其所最要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度使。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為宦官所持。遂亟貶至死。而禍亦最烈。實由于此。當劉闢為肅。舉求三川。至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奏之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為所。

餌。顧。此。而。欲。斬。之。抑。何。壯。也。舉。以。逆。知。叔。文。之。失。官。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忌。豈。得。爲。定。論。耶。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故。爲。表。之。

○八司馬仲氣

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蓋叔文欲誅宦官。強公室正義舉也。特計出下。爲

千百年來 六卷八

所。反。噬。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牛李有同惡

唐文宗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

尚。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讎。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其。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趣。向。不。同。及。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可。謂。有。同。惡。矣。余。按。小。說。云。牛。李。如。冰。炭。惟。嗜。石。則。如。一。人。是。又。有。同。好。也。

千百年來 宋人

二十六

○柳子厚非國語報

柳子厚平日法國語爲文章。而其後也。作非國語。歷詆其疵病。不少。置陸放翁曰。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金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非國語之報耶。

○道家言三尸神之謬

道家言三尸神。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

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小人之妄誕有如此者學道之人積功累行以求無過豈有僥倖蔽覆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而乃納三尸讒言則亦悖謬之甚矣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宸號強項亦作罵屬文獨唐末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大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

千百年眼 卷八

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眾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也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孰謂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

○劉禹錫不敢用糕子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餠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餠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餠酒前羅列則

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李德裕知所本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德裕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

○唐不立后之禍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懿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

千百年眼 卷八

今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官闕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官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可禁止也

○郭汾陽後裔之賢

唐穆宗長慶四年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

十百廿年眼卷八終

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靈鍾於吾兄郭氏汾陽裔也可不無愧祖武矣視漢馬后槩廖防輩為何如耶



千百年眼卷第九



瀟湘張 燧和仲集

竟陵譚元春友夏閱

○柳公權詩意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謂其不能因詩以諷後蘇子瞻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亦未免蛇足不知

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鄭祭辭相

史稱鄭祭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為人所瞻望三月求罷去傳紀其

事鄙之也按祭知廣州日值賊黃巢起所過郡邑無不殘滅公移檄於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蕪為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環瑋邁群之器不忍身為亡國之相孳神器以歸賊也然而圭角不露過人遠矣彼史氏何足以知之

○唐科目不足憑

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常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垵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開元天寶之際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並不在茲選由此觀之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是不然長安與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既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劬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

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既欲上不失賊臣之意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王朴異才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

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五季之世有若人耶

○韓熙載晦於聲色

五代之末知趙點檢不可測者韓熙載耳眾人固質質也熙載又知唐之將覆而耻為之相故以聲色晦之嘗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王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噫



矣

○吳越改元之証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常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

三十三頁 二八六元

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官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已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徐鉉徵貓事非實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貓事至七十餘古今貓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頗恨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在宋初同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輯貓事不過十餘鉉胡不舉錯七十事實之也

十一頁 二八九元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顏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巴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

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視其象而巳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

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積遠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也張和仲曰今之學易者又不過勦紫陽氏規磨之談不知視買積遠珠者何如也

○宋儒教之盛昉于趙普

宋之興也趙普以半部論語佐藝祖致太平而其後也遂有濂洛諸儒之盛是所謂青出於藍也所

貽者遠矣嗚呼以焚書坑儒之慘而欲傳之萬世無窮不亦惑乎

○燭影斧聲

藝祖舍子立弟亘古所無迨其後也德芳德昭至不良於死太宗于是乎残忍矣蓋陳橋之事與諸將密謀以黃袍加藝祖實出於太宗彼自以為手天下以授之兄而今返之也二子處嫌疑之際雖欲不危又何可得耶觀夫即位于開寶九年之十

一月不能少待而遽稱太平與國元年固也示無兄之跡矣燭影斧聲之疑恐難置喙於後世也

○趙普遺禍

宋之兵孱國弱始於趙普方太宗時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為之阻太祖承五代之敝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為匈奴之牧馬場

皆普一言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淪金匱之罪猶在此下乎

○盧多遜愧其父

盧多遜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參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多遜當國門下士極盛其所器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及其得

二百年眼

卷九

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即蘇易簡也

○種放之隱由母

種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也物故也貞烈哉此母也非女中之田光乎終南處士愧深聞老嫗多矣

○郭忠恕清節

郭忠恕宋初人也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

口稱猫遇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東坡畫贊叙之甚詳考忠恕初事湘陰公贊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由此觀之亦清節之士山水木屋不足以盡之也

○晉唐不通字學

二百年眼

卷九

宋史長篇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歧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楊升菴六書索隱序云伏羲觀圖畫八卦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

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諸說。咸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

十一年 卷九

十一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也。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少為筴。昇高山為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為此字學者。若李陽水。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

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啓換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蟬。蟬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藩。魄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友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官。牆哉。按此段

十一年 卷九

十二

引駁甚精。足為字學開一堂奧。

○楚王元佐自廢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廢。嗚呼。太伯之讓其跡。隱季札之讓其慮。深元佐此舉。可謂追跡千古。豈真狂也。太宗之殘忍刻薄。到此寧不可為之警省耶。

○天書之興。倣遼俗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查臻。天書屢降。一國

君臣如病狂然何也及讀通史乃知其意契丹之俗其王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歆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

十百年眼 卷九

十三

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

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童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梁灝謝啟之譌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

十百年眼 卷九

十四

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冠準天書由王旦

寇萊公以朱能天書復相議者迄今惜之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

懷政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觀此。則夫左右其事。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且之本謀也。天書之事。且不惜以其身爲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嗚呼！是誠何心哉！始準固不欲其婿王畧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婿哉！準入相後。士論譁然。有門生曰：某有三策。第一莫若稱疾求外補。

百年眼 卷九 十一  
第二朝觀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上奏。少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爲宰相耳。公不悅。竟有海康之謫。張和仲曰：公不聽門生之三策。而惑於其婿之片語。豈所謂利令智昏者耶！王文正機關與美珠之遺。若出一轍。君臣之間。不啻有市心矣。

○王欽若遺善

宋史真宗初卽位。王欽若時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

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此事。世知之者。鮮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丁謂長者言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二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齏粉矣。

真宗欣然嘉納

○冠萊公奢儉不同

冠萊公寢處一清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弘耶。

○夏竦不值一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倚之食肆，外食訖，伴遺去。至晚，肆間人得之，展視箔端，物乃元昊購竦之榜也。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竦聞之，遽令藏檢。余謂夏虜雖狡，尚是寬政。若悉竦好狀，則一文不值者，兩貫懸賞，猶多也。

○夏竦剖棺之報

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疑一也。

○龐籍隱德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空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既西，羌攻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

廷深訝。龐公擅典詩書，不也。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素重溫公之賢，默然竟不自明。溫公遂獲免，妙哉。龐公直不易得也。狄青之征儂賊，亦賴龐公為內主，乃得成功。嗚呼！今不可得矣。國朝王晉溪之於陽明，其庶幾乎。

○韓范事業

韓魏公閱古堂記，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魏公功業之偉，觀此可得其大槩矣。范

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斯時濂洛之學尚未興也。豪傑作用，豈無所本而然耶。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范堯夫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文采氣譎，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張文節，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嘗為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支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何足為范公重如曼

○ 韓范不識奇士  
慶曆間華州有張吳二士人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遊塞上觀山川有經畧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聞已走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吳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

○ 范仲淹先見  
宋景祐寶元間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呂夷簡謂契

千百年眼

卷九

十九

冊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夷簡迄不從而罷夫當國家全盛之勢預爲徙城備敵之謀庸夫且知其不可何待夷簡亦豈知轉盼未百餘年有金狄之禍乎夫偏安南服孰與宅天下之中也聖人稱百世可知畧於秦誓露一班焉千古以爲口實况下此者乎惜哉仲淹有前知之哲而宋弗果用也

千百年眼

卷九

二十一

○ 新舊唐書優劣  
唐書五代劉昫所脩也因宋祁歐陽脩重脩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

所懲執之夏首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謀抗朝廷連兵者十餘年



謬良快人意如姚崇十事此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在五代文名遠不逮歐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以誇當代不知後世耳目其可盡誣乎

○朱温不宜入正統

歐陽子作五代史自謂不失春秋之意余獨謂帝

千百年眼

卷九

十一

朱温非是夫三代以來世有篡者然皆不成爲國亦不成爲君是故窮之篡也拜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世祖滅之玄帝一年而劉裕滅之其滅也無論脩短俱以伏誅書温父子相繼十六年即爲莊宗所滅特與拜浞莽玄相上下當時宜直書朱友珪殺朱温唐兵入梁朱友貞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爲勸于天下而乃使無將之賊得擅帝制於千載則是春秋反爲誨

盜之書又烏在其爲春秋也然則繼唐統者斷斷乎在于莊宗應于唐之後書後唐以別其族類而并晉漢周稱爲四代史而以温事附之前唐之末後唐之初若莽在兩漢之際玄在晉宋之間庶幾統緒分明其關於大義不更多哉

○五代史韓通無傳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

千百年眼

卷九

十一

善善惡惡公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五代史不公

司馬温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欵以事奢後下至魚雞卵殼以家至日取每管一人以責

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  
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  
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  
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  
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歛之虐通鑑不取其  
虛實有證矣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  
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  
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  
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百年眼

卷九

十一

○宋時史氏顯達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  
收訓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  
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祁  
及脩顯特甚矣然歐公五代史既已統緒失當而  
于京之疾靈蔽聰何足當班馬一處豈文章偶有  
不幸亦世代使然也

○○曾子固詩才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  
畫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  
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  
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昔人謂曾  
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謬矣

○○雷簡夫知蘇明允

蘇明允閉戶讀書通六經旁及百家下筆頃刻數  
千言人無知者知明允自簡夫始簡夫爲雅州上  
韓忠獻公書曰不獲摺版約袂傳致蘇洵文於几  
格間以豁公之視聽也上張文定公書曰洵天下  
奇才令人欲糜珠璣玉躬執七箸飲其腹中恐他  
饋傷之上歐陽文忠公書曰必若知洵不以告人  
則簡夫爲有罪觀此三書則三公之知洵實由簡  
夫而簡夫知人之明好士之量視三公又何如耶  
傳不錄錄其治渠築砦數事而已尚論古人者其

百年眼

卷九

十四

可忽諸

○温公體貼人情  
司馬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温公行己之度

千百年眼 八卷九

温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按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賜名本此

○温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亦是闕典  
劉恕爲通鑑外紀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于通鑑然後一千八百

與廢大事坦然可明

○綱目正秦統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

千百年眼 八卷九

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事定矣

○通鑑省文之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既枉了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元

楊紫陽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犬不平之因作詩云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因朱子綱目改正而止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嘗觀曲禮云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

千百年眼

卷九

二十七

刑於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所本想王司偶忘之而東坡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後人遂以公為越筆則又陋甚矣

○赤壁考

坡公赤壁之遊千古樂事二賦亦千古絕調也袁石公云前賦為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叙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飯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

倍至末一段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

默契而也數語洵定評也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

頗訪東坡遺跡常登赤壁所謂樓鶴之危巢者不

復存矣惆悵作詩而歸然黃之赤壁土人云本赤

鼻磯也故東坡長短句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

周郎赤壁則亦是傳疑而云也今岳陽之下嘉魚

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公瑾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

沂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杜牧有寄岳州李

千百年眼

卷九

二十八

使君詩云烏林芳草遠赤壁徒帆開此則真敗魏軍之地也

○赤壁賦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

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

本皆作代字食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洗盞更

酌更字作平聲讀亦見東坡手蹟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典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

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  
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  
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  
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  
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千百年眼卷第九終

千百年眼 卷九

三九

千百年眼卷第十

瀟湘張 燧和仲纂

嘉魚方弘緒貞卿閱

○坡公遠識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為戒纖毫不漏而於晉之王導倦倦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響與江左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

千百年眼 卷十  
遠識非拈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波公學長生

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意其視死生真且夜爾何足動其毫末而欲學長生不死則愚劣所不敢知也黃魯直云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則知坡公不過借是以文寂寞如佛家所謂口舌上功果耳固非溺志於此也

○夏君憲曰長生學亦好殺身亦無礙于長生也

○老泉是子瞻號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坐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因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

千百年眼 卷十  
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蘇文之偽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

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也。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做不也。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温陶君黃其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葉石林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爲也。

千百年眼

朱十

三

○蘇文賴以不廢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坡集出城爲闈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乃陰縱之。

○宋儒談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自相依附。自斯言出。朱子遂有天穀之說。夫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其石落下闕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不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東坡有詩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能見物。吾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也。

千百年眼

朱十

四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沃。則滅矣。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駘。

谷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礬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空熾而有蕭丘之寒礬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為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

千百年眼

八卷十

五

○八字可定介甫

劉元城云介甫不可動者八字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流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行也

○介甫寡助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旒字元龍皆不以為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旒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自敵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均輸之害

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蓋以千百年眼八卷十其陰籠商賈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介甫志於典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卒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讟而聖學五年之間所得



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  
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青苗之害

周禮一書經制甚備乃後世行之必至於厲民而  
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清苗均輸是也  
然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常平者糶糴之法  
青苗者賒貸之法也按左傳鄭饑子皮以子展之  
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

十百年眼 卷十

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則春秋之時固已有官民賒貸之  
事矣又何必諉于泉府之舊而且謂周禮爲不足  
信耶然在春秋三國行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而  
至於介甫則弊端百出諸賢極力爭之不置蓋法  
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  
郡縣之後勢固然也介甫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  
又假手惠卿之輩宜其事勢決裂至此極也故必

知時適變之儒而後可語通經學古之事也

○元祐諸賢無定見

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議革新法不能須臾然既  
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再給  
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  
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  
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  
知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始

十百年眼 卷十

悟而不復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  
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雜然並行免殺  
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徒知欲革新法而  
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胷中全未有灼見在熙  
豐之黨後來得以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  
有三分之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爲功遂立各郡定  
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  
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

遂至寬剩積壓此其極弊也至紹聖國論一變群奸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空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歛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歛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顧○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狠○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儉○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來○童○蔡○諸○人○之○上○矣○惜○哉○

千百年眼

卷一

七

○畢仲游格言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為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神宗大有為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温公之未盡用也

千百年眼

卷一

○介甫裁抑宗室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桃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辭然其言不可廢也

○介甫廢禮經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勝馬融所作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至我朝功令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經義取士之弊

科目之設士趨所向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

千百年眼

卷十

十一

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蓋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

究亦自悔之也由此觀之一得一失已自瞭然老成之士何苦過爲嘵嘵也

○宋樂屢變無成

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王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王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王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

千百年眼

卷十

十一

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犬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王介甫冥貶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張和仲曰京下諸妖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封至真王祀至配享豈吝此片字之褒乎况荆舒二語章章詩傳也或者彼蒼謂介甫濫芋已極留此一線少存顧羊耳

○章惇有功於長沙

章惇曾開梅山有詩一篇專誦其利而濟北晁無咎賦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耳然梅山地為今長沙府之安化縣五

千百年眼 卷十

十三

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不為無當也不然長沙之害豈減於廣西之徃獯哉

○章惇雷州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也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然則小人之害君子適以自害耳

○李泰伯非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乎集序

千百年眼 卷十

十四

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童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其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按此語出楊升菴可謂確見胡元瑞極辨且援余隱之朱元晦語為解夫不信泰伯之肝江集而力持余朱二子之議橫坐泰伯以不喜孟子則其無根亦甚矣

○張商英無佛論

張商英少年負奇氣尤不信佛嘗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為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既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深悔前事究心內典自謂得其旨張和仲曰今之未窺藩籬而妄加排議者惜無如商英之妻從旁下一轉語

千百生眼

卷一

一五

○教王之號不祥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宋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輿於

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能過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祇辱青史豈曰榮遇美事乎

○童貫為真太師

童貫為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為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諱紫霄故事嗚呼異哉然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奸狀

謝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謫散官制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四語可作京一小傳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

彼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  
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  
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  
嗚呼以若人而擲台席者久且專何怪虜騎之南  
牧也

○葉石林長厚

葉石林出蒸元長門下所著有避暑錄中間紀蒸  
元長事多稱為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

二百年眼

卷十

十七

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其  
養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  
之罪人哉

○楊龜山論朋黨

宋欽宗時京黼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至欲盡  
逐其黨楊時上疏曰今舊出權輔之門者不問賢  
否一切廢罷京黼秉政垂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  
則也其仕於朝者必皆其薦引也若盡指以為黨

而逐之是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恐縉紳之禍  
未有已時而國之安危未可知也龜山此論備甚  
洵哉有用之道學也陳眉公曰黨之一字宜論於  
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

○种師道策虜有見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彛叔彛叔持不可  
甚堅及平仲敗彛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  
或問平仲之舉為虜所笑奈何再出彛叔曰此所

二百年眼

卷十

十八

以必勝也彛叔可謂知兵矣然朝廷方上下震懼  
無能用者哀哉庸王之不可輔也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答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  
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  
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  
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  
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交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易之理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髮鬚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未敢苟也

○譙定易學

千百年眼 六卷十

十九

涪陵譙定少學佛後學易於郭襄氏自見乃謂此象一語入鄉北山有岩遊詠其中涪人各曰讀易洞屢薦不受官靖康時在洛金兵入不知所在大哉易之爲道也用其緒餘猶能使陽陰不能賊六氣不能殺而况兵刃禍難乎文王箕子深於易者也商辛雖暴其若之何此譙定居京師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吾因是而知京房郭璞其學淺矣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以謀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

千百年眼

八卷一

二十

通接號令五請剛內侍百司州縣冗負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

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用也。按十策中深切時務，鑿鑿多可行者。宋室之不競也，宜哉。後秦檜當國，伯可乃因緣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官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豔粉飾，世以比柳耆卿輩，傷哉。羅景綸恨伯可之改節，余獨痛伯可之遭時不幸，有才而不獲售也。孝宗時有辛棄疾者，進美芹十論，亦可觀。

○按伯可在高宗朝，以詩重應制，與左璫狎適，睿

子百年眼

卷十

十一

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璫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震。張和仲曰：觀此足知伯可本懷矣。高宗果有爲之主，扇頭

二十八字，不賢於中典十策耶，亦何嫌於諛豔粉飾也。羅景綸此論，枉却三竹管子矣。

○朱勝非善處苗劉

苗劉之亂，正彥有挾乘與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徼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任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

子百年眼

卷十

十一

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好護駕，良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



局外之議何足憑。

○宋高宗不欲恢復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忌徽欽北歸勢必軋已也。按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誓吾目乃升車。既歸朝，所見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

子百年報 卷十

二十一

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荅。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覈一迎而不終請，中間帝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者三

年，囚于左院者，兩年卒為虜奴，斃馬足之下。哀哉。高宗恐於其親，何太甚也。

○宋南渡兵餉所出

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諸處用兵，每至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何從得許多餉也。常考宗澤傳：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太郎等又

子百年報 卷十

二十一

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考宗公得賊兵凡一百三萬。考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共。考韓公得兵凡十萬。考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而

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其筭岳公得兵九二  
十八萬。其他知二張劉琦等皆類是。蓋南渡之後  
紀綱廢弛。巨寇遽起。皆假團練勤王之名。屯聚草  
澤。鈔劫蓄積。所以宗韓岳諸公未及北伐。唯專意  
招撫。山砦江海之間。豪傑響應。故百萬之兵。餉皆  
不煩經營措置。而辦此所謂先手着也。可見將得  
其人。雖盜賊可用。君不能御。將雖以韓岳諸公之  
才。無救于宋之尺寸。徒使爲後人扼腕也。

三十一

朱十

五

○岳飛文章

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勗呂蒙。蓋欲其武而能  
文也。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講和一  
表。藹然有孔明之風。高宗良馬對。則淵淵乎有道  
之言也。又嘗題詩鄱陽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  
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  
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之武穆。而二當亦間氣  
所鍾也。

○秦檜爲金人作間

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  
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  
恨之。厥後金人徒注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  
孫大昂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  
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

○秦檜以悍婦絕後

鄧孺孝曰。秦檜欺君誤國。萬世罪人。而有曾孫鉅

千百年眼

六

五

鉅子浚浚弟澤。以是知世類不可限量人也。鉅通  
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捍禦。求援  
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城陷。鉅與誠之各以見  
兵巷戰。死傷畧盡。歸署自焚而死。浚先往四祖山  
致之。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熺。其孫  
曰墳。皆王所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嗚呼。檜  
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

乎

○秦檜身後之報

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值應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云：笑談便解與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二語曲盡奸狀，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為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針盜被執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檜也。

十百年眼 卷一

二十七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備哉！此論使半山有靈，雖百喙難解于九原矣。

○張浚忌殺曲端

曲端鎮戎軍人，長於兵畧，屢戰有聲。張浚宣撫川

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虜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撒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虜人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端力勸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端劾玠違節制，時參謀王庶亦與端有宿怨，因共譖於浚。浚大怒，罷其

十百年眼 卷一

二十七

兵柄。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偽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復叙左武大夫，欲復用端。玠懼端復起，因與王庶力譖之。浚入其說，於是徙端恭州，置獄。端既赴遠，知必死，仰天長呼，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

下左右皆泣。至獄，獄官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尤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二。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造復端。宜州觀察使制曰：項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月，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典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為涇原都統，日有叔千百年眼 卷十

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過以軍禮見，傍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鶴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鶴，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而獎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

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尚論者咸稱其冤。而四朝國史且罪端狠愎自用，委曲為魏公庇。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真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張浚遺誅

張浚素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鄴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

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  
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諱安  
在哉？按此說出何氏備史，每疑南軒大儒而以異  
疾死，意甚冤之，今乃得其辭矣。

千百年眼卷第十終

千百年眼卷第十終

千百年眼卷第十一



瀟湘 張 燧和仲纂  
石萬程軫如閱

○采石之戰有先備

虞允文之戰采石也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厥功偉矣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而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

先事之識已絕出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非忠誠素畜于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虜既敗去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區畫悉定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此何等才識而可以適然為之乎丘瓊山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

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檣。角。而。允。文。隻。手。也。可。謂。不。易。之。論。

○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昧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此亦致勝之由也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虞允文自采石歸鎮襄漢欲因唐鄧勝勢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

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按允文采石之勝陝西州郡盡復歸宋既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耶鄆之民徙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蓋是時海陵無道遇弑而善將如兀朮幹離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勢難易倍懸而宋之君辱臣姦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沉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趙九齡遺功

宋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也而韓世忠得虜會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妙策實陰庇之也

○程朱論周官法度

程子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法度朱子從而行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蓋陽關禪而陰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餘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耶且

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未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地。

○宋人損益經文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爲然也。

○綱目之誤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爲之說今漫摭數事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暍死暍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爲之說曰此朱文公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亦與政之說不知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縉荒遊無時不避寒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據事直

書其罪自見何必曲爲之說耶又郭威弒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弒尹又爲之說曰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弒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豈應書法倒置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嫖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如此類甚多姑舉其一二耳

○帝在房州之謬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朱陸異同

晦菴之與象山所為學雖若不同其在孔門猶由  
賜之不同科也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也童而習  
之獨于象山則以其嘗與晦菴有言遂據拾其嗜  
餘且目之為禪擯放廢斥使若賦硤之與美玉則  
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  
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固何可議而象山  
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簡易精實斬截枝  
蔓使學者開卷了然其功寧可盡誣乎嘗閱包顯  
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象山者晦  
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  
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為人老兄  
未可以輕議也由此觀之晦菴亦未嘗有成心也  
趙東山為子靜像贊有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  
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知言  
哉

○吾儒異端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  
孟子闢楊墨周程闢佛老後世遂指為射的夫楊  
墨姑不具論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尚有猶龍之  
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於此子貢曰仲尼  
焉不學其亦奚擇於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  
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也汨沒於名利場  
中而啟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  
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  
之兼愛乎楊氏之為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  
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  
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  
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  
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  
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太  
愚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

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行  
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  
老釋之儒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  
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如  
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  
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夾雜道學

朱子荅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此

二下五眼 八朱十二

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偽學  
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  
道學夾雜者多朱子亦厭之又豈惟宋哉論語曰  
無爲小人儒即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  
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  
即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不可獲短匿瑕以  
相標榜也

○儒語似佛

宋儒關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  
臭詩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聲無臭者  
乎易曰無方無體易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  
及無方無體者乎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論語又  
未嘗以無爲諱也世亦有疑及無意無必無固無  
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  
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若虛者乎伊  
此數言者不出于儒書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吹毛而求其疵矣

○佛語通儒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  
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  
學者童習白粉翻成泥獅唐疏宋注劉我聰明以  
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克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閻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

之實。劬。扶。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為。篤。論。

○佛典輔儒教而行

武。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况。佛。度。盡。眾。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教。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眾。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為。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容。也。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傳。讀。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也。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嗜。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

○陳同甫格言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二

而立一似結壇畫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  
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  
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數語叙次如畫  
晦翁頂門一針也

○傳註相沿之誤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為  
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  
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放釋之則真傳  
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各  
矣然是時意見各出不嫌矛盾專以明經為主如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眾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  
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注春秋主  
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  
漢人說經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  
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作大學而子思受

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  
也今之學者吾惑焉據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  
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  
之朱子無惑乎其日趨於陋也

○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  
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  
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斯之謂也故  
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累  
麤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  
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

○朱子淺于說經

焦弱侯曰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於聖賢大旨及  
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  
獨禪家所有而精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  
趙學士孟靜復王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挾未嘗

不惜晦翁之不膏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  
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  
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後知孟子之禽獸楊墨  
其持論過嚴，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譏。至謂不  
知其統，則不敢以爲然。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  
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室，豈  
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  
思之中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爲  
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  
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  
門嘗以爲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  
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  
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  
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  
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

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  
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  
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  
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  
沒，大義已乖，而微言絕，紛紛好飲食而歎齋耻，以  
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  
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  
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  
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  
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  
長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  
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  
耳。所貴于折群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  
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  
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

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始遇糶而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也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因暇日披

覽抉擿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拮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闢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為而止也

○余之錄此非敢為朱子忠臣也見吾儒之堂與原自淵弘而傳註世界之外復有世界我輩須大着眼可也若謂余樹好異之標則有趙孟靜焦弱侯兩先生在

千百年眼

卷十一

十一

○名教之累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也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也是以寧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為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

知天下事果可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成功耶卓老此論甚快余考憂民憂君二語出范希文岳陽樓記在希文言之猶是情境相迫程朱以後遂據為儒家舖面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正諺所謂騎兩頭馬者是也其誤學術事功不淺故錄其說著於篇

千百年眼

不卷十一

十九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

之巨禍與積薪之隱憂不為納約之牖而為激水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韓侂胄內批之報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於劉敞敞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

千百年眼

不卷十一

二十

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柙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菴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

可畏哉

○歷代宦侍之禍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關宦嘗  
試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  
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  
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  
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  
廢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

千丁左眼

卷一

二十一

實啟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唐宋始祖之非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  
為太祖禮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  
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  
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  
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  
王奕帝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啟王

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

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  
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  
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  
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晒之  
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求其所以  
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求  
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

千丁左眼

卷一

二十二

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  
周室僅可比不窟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  
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  
以厭服人心故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  
說以申之老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  
之曰玄元皇帝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  
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  
封禪之事競興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



聖神建立景靈官，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則不類更甚矣。所以徒重後人之檢點也。

宋興亡相類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

千百年庚辰

八卷二

丙子帝暴為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宋元亡徵

德祐元年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

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朝夕不至，迨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剋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為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宋仁厚立國之報

宋少帝降元，封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惚見龍爪拏櫻，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

千百年庚辰

八卷十一

之乃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項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王，亦遁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為子，長名妥懽帖睦爾，既順帝也。

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獨能逃去，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張千載高誼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而屍已碎然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與高誼亦千載而下所不多見也

○劉辰翁節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

宋亡之後須溪竟不出也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為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足蓋漢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鴈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

千百年辰 卷十一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廩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為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為之一嘆

○許衡有江漢之思

許衡家於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速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累而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著論謂公不當仕元觀公之卒囑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則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勸世祖以尼南伐之師嗚呼此何如舉動而責行止於一夫之緩頰耶亦甚冤矣。

○元世弊政

元世祖之立國也貶孔子為中賢第儒流於娼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為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

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過曹操命西僧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食暴倍項羽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

屢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勝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哥董頭會箕歛以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

身其贖貨等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語也士生斯世何不幸哉摠之夷夏倒置也是古來未有之變何論其他

○中華名士耻為元虜用

勝國初欲盡藏華人得耶律楚材諫而止又欲除張王趙劉李五大姓楚材又諫止之然每每尊其種類而抑華人故修潔士多恥之流落無聊類以其才洩之歌曲妙絕古今如所傳天機餘錦陽春

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廂等記小傳如范張雞黍王  
粲登樓倩女離魂趙禮讓肥馬丹陽度任風子三  
氣張飛等曲俱稱絕唱有決意不仕者斷其右指  
雜屠沽中人不能識又有高飛遠舉托之緇流者  
國初稍稍顯見金碧峰復見心諸人俱以瓌奇深  
自藏匿姚廣孝幼亦避亂隱齊河一招提爲行童  
古稱胡虜無百年之運天厭之矣

○郭守敬曆法

千百年眼

卷十一

二十九

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專其鴛  
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圖筭如所謂  
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  
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  
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  
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  
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焉試問之  
曆官亦樂家一啞鍾耳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

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  
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  
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  
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  
其數矣而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  
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圖術云云者郭氏  
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則非言  
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

千百年眼

卷十一

三十

畫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換  
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  
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  
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筭積分之實用亦過矣

○元人脩史之陋

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  
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  
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

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於是乎不復有史矣。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千百年眼卷十二

○御製尚書二解

瀟湘 張 燧和仲纂  
夏 楷君憲閱

高皇帝嘗問郡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喜

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徇儒生  
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

千百年眼

卷十二

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

蔡沈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

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

清風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

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

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

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

陽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

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  
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皇皇聖訓不獨高光却步即唐文皇視此退舍遠  
矣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為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眾未  
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

千百年眼

卷十二

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

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辭滁而和則

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

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

遣徇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

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立

為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

始懷王未之有也。

○○金陵形勢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

李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人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舜臣此論精矣今

國家定都燕薊勢若金甌然而密邇虜人咫尺胡馬蕭牆床第不無可虞當有道全勝虜則願指氣使皆為其用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要使南北並重保障固而咽喉常通則今日之根本慮也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

命廐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摠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不欲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為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

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群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

張良古賢無比蓋自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

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李善長之誣

李善長之功不敢望鄼侯百一以至以胡惟庸株累不良於死則近不情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冤言善長與

十百年眼

卷十二

五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已極富貴無所復加而謂其欲佐胡惟庸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何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

至相挾以異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也疏奏上亦不罪噫國用此疏誠辨矣善長之罪不在於佐逆而病在不善自處漢祖大封功臣之日蕭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垓也善長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或者福過灾生理固應爾

○郭英遺功

十百年眼

卷十二

六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興兄弟

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啟窓禡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顛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不載而英亦不甚居功特為表出之

○聖祖優容解縉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廉如、觀如、素雷、寔所擊，罔不震懼。解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

○取士良法

洪武十五年

千百年眼

八卷十二

七

上謂尚書開濟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濟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使國朝能盡其法而永用之，又何患真才之不得耶？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迥。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蹇，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搗箠亂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

千百年眼

八卷十二

八

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為文紀之，甚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為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齊黃誤國

革除之變，雖

建文柔暗而秉國諸臣齊黃蓋處置失策遂至如此然一時長慮碩畫如高巍輩固不少也巍之言曰國朝分封比之古制雖皆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其護中國而屏四夷今各處親王驕逸不法誠為難處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噫巍

千百年眼 八卷十二

之言當矣不此之務而急以慘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致令周府坐廢湘府自焚何哉辱亡齒寒人

人自危勢必有變乃文皇舉兵兩月朝廷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矢無獲九原有靈不知齊黃輩如何自解免也

○楊本將才

本初為太學生精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畧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鎮撫時吳王撫軍親兵及登

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一軍不見本曰此水遁也靖難師起本從李景隆將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

上其功已約日出戰景隆竟擁兵不為後繼本上疏劾景隆等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懲乞假臣為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仍特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

千百年眼 八卷十二

塗炭莫宗社于泰山矣本既孤軍獨出遂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

心動搥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嗚呼使景隆不忌本則靖難之師何由卒成又使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其建功立業寧又可限量耶

○宋泰軍奇謀

遜國名臣莫如鐵公鉉方鉉布政山東靖難師圍  
濟南甚急鉉率諸軍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  
門侯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  
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  
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  
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

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  
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  
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  
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俟  
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  
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且夕  
平耳鉉欲固守濟南以牽制北兵不從竟致敗事  
惜哉

○革除死難之彖

自古國家易姓莫甚於宋元蓋以夷易華也然考  
之傳紀一時死義之臣如文信國謝疊山張陸敦  
公之外指不多屈我

國朝革除雖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當時死難  
不屈之臣上自宰輔下逮儒紳不具論而深山窮  
谷中往往有備貶自活禪寂自居者異哉此亘古  
所無也南京故老言建文乙卯庚辰間法網疎濶

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  
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其所漸  
靡者然也李卓吾曰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  
人林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  
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  
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陳瑛重遜國諸臣之毒

靖難師起固天之所興乃一時事勢相激使然齊

黃諸臣不得無罪也槩

成祖即位雖天威赫赫而方鐵諸公忿激漫罵不無推波助瀾然食君之祿自盡其心在方鐵輩死固其分即

成祖亦何嘗有意日之雷霆哉最可恨者都御史陳瑛以謫抱怨遂厚遜國諸臣之毒窮治黨與多坐夷滅千載而下瑛之罪其可勝誅耶

○方孝孺有後

千百年長

卷一

方孝孺之被族也尚書魏公澤時謫為寧海典史嘗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蕭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澤後過孝孫故居為詩悲悼有云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墜只三聲至今讀之猶覺酸鼻

○國朝名臣久任

國朝名臣久任惟蹇義秉銓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

九年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文經武績各盡其長章程故在乃今又弗然矣

○國朝相業

國朝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惘惘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之相也

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

千百年長

卷一

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倭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取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西楊薦賢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然亦不拘其類如都御史吳訥其初黑審匠也以一文五經博士陳嗣初其初教學儒生也以一詩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崑山令羅永年以事上京文貞問崑山有屈昉令茫然慚媿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李卓吾尚以不及汲養人才為公詬病蓋指當時

千百年眼 卷十二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瑞遂為厲階不可言尚末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

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

藏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

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投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遊館閣倘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

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

去請追還之

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也

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寺不當干政

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

學故也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于雖歐蘇

曾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自

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所制也成化中黃編修仲

昭莊檢討景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以此

得名然自是而後內外隔絕每有文字別開倖門  
有文華門仁智殿輩每得美官甚至靈政害人曷  
若仍舊之爲愈乎愚謂於麗語中寓規諫意如南  
唐李後王遊燕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  
李不須誇爛熳也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  
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  
書工執藝事以諫况翰苑本以文詞諷諫諸公毋  
乃未習聲律而託爲此耶

○項襄毅受誣

成化時蒲四之畔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  
可知也項公忠不請濟師單騎降賊愛將楊虎豹  
既已離其腹心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  
者二十餘戰竟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  
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  
之疑矣議者猶指公妄殺干天和交章論奏可謂  
有天理人心乎馬援意以之謗鄧艾檻車之徵千

古有全慨矣

○王威寧御士

威寧伯越居常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  
恤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  
爲之死軍行過陝西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下官  
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  
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  
千戶訶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贊大喜曰寒矣  
手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酒卽併金  
危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  
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輒爲效死力夜襲虜帳  
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  
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人掠者還而  
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  
以爲千戶

○按越舉進士對策大庭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

表。也。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辭。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奔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至于今西北邊稱良將母如越者楊一清王瓊方之蔑如也然終越之世凡再起而竟不得復爵亦究矣

○王靖遠武畧

千百年眼

卷十二

十一

國朝禦武之臣王靖遠驥其傑出也王奔州謂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噫安得有大將之才如驥又得無欲如奔州言者而用之使之為我禦虜征蠻以封侯乎然既無欲矣則雖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捨棄性命以為我征蠻禦虜而與其所不欲之侯封也說者又謂驥不當依附王振以立功名夫國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託於中貴人有援力者以自見又何

取於居要路者為也我

朝文臣世爵今唯靖遠猶存足鏡天之報善矣

○王振老僕

薛文清為中貴王振同鄉振因欲起用之後以不肯附振振遂恨之因他事中以危法當刑門人皆奔走哭文清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遂得釋

千百年眼

卷十三

十二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郝王監國于謙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拔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虜則可惜。守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  
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厥宜亦聽軍稱力  
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  
繫。楊洪亦以逗逼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  
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  
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  
昔賢登壇草廬數語。孰優劣也。項之虜旗溥都城。  
公伏發敗之。大同參將許貴以款虜之說。進公抗  
言。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  
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當  
太上之迎復。謙實有力焉。而議者以公不諫。易太  
子爲疑。夫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  
心。素一不合。則睽再遠。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  
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  
哉。

理財急務

昔孔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而漢唐以來。俊傑比  
肩。將相接踵。卒未聞有一人過管晏何也。戰國時  
有申不害。韓非者。倡刑名之學。今天下學士大夫  
爭唾罵之。而諸葛孔明。王景略者。皆一世人豪。乃  
陰用其術。以成治安。故今天下而有一管晏申韓  
乎。何憂不治。所謂世變江河。愈趨于下。信然矣。桑  
弘羊。孔僅。宇文融。楊炎。此數子者。非世所稱。以其  
法亂天下者乎。乃後世爭用其法。不真我  
國朝六典建官。純用周制。今司農所日夜講求。百  
執事所昕夕圖維者。豈一一在維正之供哉。如昔  
桑孔輩所云。鹽鐵舟車。緡錢酒酷。間架保馬。保甲  
免役諸敝法。及入粟拜爵之事。有能振刷而力行  
之。未必非今日匡時治國。濟邊保民之第一議矣。  
而安在高聲大罵桑孔融炎輩也。

○天生人才爲世用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固能辦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更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

千百年眼

卷三

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愍竊藩之變則生于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世無乏才之世以通天達地之精神而輔之以拔十得五之法服其庶幾乎

家藏大史書

張燧

張勳

千百年眼 十二終

南極篇二十二卷

〔明〕文翔鳳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南極篇題辭

蓋聞人其猶天也飛肉  
成響則摧震撼異暎血  
成光則翳晉蝕離其光  
響柰何曰天積氣人府  
之也肆文章亦猶人哈  
氣死於裏而陰陽道德  
吐納憑焉脉氣死于表  
而圖書懺緯袞盛憑焉  
穀氣絕於三日則經傳

子史亦貪饕之粟菽然  
饜不在是藥氣絕于七  
旬則山水花月亦危盲  
之參苓然瘳不在是丹  
氣絕于九還則羲周孔  
孟亦久視之金石然壽  
不在是響盡音生光窮  
采出造於無者廼善其  
有資於生者廼善其成  
此余聞

西極夫子之文章而知  
玄昊庫笥實寄籤軸聖  
神壇玷不越弗麋僊佛  
庶僚還棲版幅其生氣  
札射古人如萬石烏號

題辭

三

立墮九日况當世作者  
踈晨星於既曙有不應  
手而下之精駭神服龜  
龍相御而天人以藝遊  
焉西極夫子之無可極

也猶天之不可捫而登  
其無可極柰何曰氣奪  
之也

豫章門人黃國琦題  
于月蕊榜中

題辭

四



南極篇第一宗錄詩目錄

鳳臺吟一

丙辰渡江詩十八首

鄭圃登列子御風臺三首

睢陽禮莊子墓

入中都境

白善道驛遇河南新守遜之衝泥半夜以太夫

人宿兩椽茅聊題示從者

隋堤二首

南極篇 目錄一之

宿州西郊望雨

深梁登南華樓

盤山二首

豐樂亭

醉翁亭五首

丙辰金陵詩六十首

金陵七夕

登金陵鼓樓

登鳳凰臺坐瓦官寺終日

醉碧閣

茉莉花

登清涼臺

桂林

總部桂發選諸省丈過賞

夢遊感六首

蘭署秋興

趙青巖駕部以烟氣籠青閣為圖命壽

蘭署讀白沙詩聞鳥

南極篇 目錄一之

大內二首

江樹行

宴木末亭

禮方正學先生墓

冬雨二首

冬至蘭署見牡丹芽

雞鳴寺十韻

吳市露

二客篇

感述

和王季木齋詩三十首

寄謝南陽門人方元順

南極篇第一宗錄詩目錄款

南極篇第二宗錄詩目錄

鳳臺吟二

丁巳金陵詩六十首

高座寺宴遊

宴天界寺連懷

後湖行

梅花十首

春興

天壇觀大祀殿

南極篇 目錄二之

飲雞鳴寺聚遠亭

落梅二首

木末亭宴鍾王

吳市絳桃

春雨感述

送黃貞父歸錢塘時疏豫童學憲

水香

別吳玄水客部石城舟次

奉酬秦西汀石澹齋兩年丈

江國客感一首

石城龍湖

自雞鳴寺在室城過龍舟山作

臺城

天恨漫興二十首

望鍾山

桃葉渡

夢主大河書院

七月五日客道鮮荔枝

南極篇 目錄二之

初度三首

中秋泛秦淮

劉宗魯太學還豫章布幣索贈

攝祠部署中桂樹生赤雲芝紀之八韻

丁巳雲燕詩二十六首

初發太平門至姚坊道中作

出姚坊門望攝山

疊浪巖

天開巖

霞心菴

登紗帽峰

觀千佛巖并淨土三城大佛脚戲為大言

宿西林菴

攝山篇

自中峰歸彈極艱險

登明月臺即石佛洞冠絕處

將發觀殿前銀杏乳

發棲霞沿江至觀音門

南極篇 目錄二之

登燕子磯五首

登弘濟寺閣

宿弘濟寺精舍

梅花水

一線天

石幢

登神策樓

雨過御場廊望攝山

辭陵

南極篇第三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

丁巳江舟詩六十首

賀長至百官送表於三山橋

自三山門赴石城舟次

石滄臺武庫白浦口渡江夜半風雨來別

白石城泛舟泊龍江閣

石武庫自崇禮街追送四十里聯舟遊夜

遊靜海寺

南極篇 目錄二之

登靈石閣

登潮音閣

登天妃閣

泊閩兵臺登眺寫景

泛江中流望燕子磯五首

江上吟

望攝山

聞懼歌采其語戲為二絕句

江行雜詩十八首

望金山

真州夜舫

維揚舟中哭女兄為大家十首

觀瓊花臺

玉溝洞天

廣陵行贈白長信民部

遊梅花嶺

白戶部招遊平山堂并鑑樓四首

再賦瓊花臺

南極篇 目錄三之

再賦梅花嶺

丁巳淮徐詩二十三首

發揚州雨作

蜀岡留餞雨甚內侍太夫人自梅花嶺至

內述瓊花吹玉二臺之勝因有此贈

天長西行望盱眙諸山

泗州歌

祖陵頌

淮泗行



詠管鮑

虹縣二首

虞姬草

宿州將別為趙亦傳作二首

發宿州懷六夫人

塗山行

禮閔子墳

雍門吟

宋瀛渚民部招遊戲馬臺

同秘篇

目錄三之

宋民部偕遊雲龍山登放鶴亭二首

自放鶴亭至雙溪黃河二首

徐州北登

南極篇第四卷錄詩目錄

星槎吟二

丁巳鄒魯詩四十首

入滕境懷魯先生乾所先生二首

感興

弔張子房

滕陽觀趙氏碑

登嶧山二首

觀嶧陽孤桐二首

南極篇

目錄四之

日升石

小管峰口號

嶧嶺練石行

登五華峰

盤龍洞有石鍾垂

謁孟廟

禮孟子所自鑄像

孟子曝書臺二首

斷機室

謁孟母林并才孟母故宅

經沂水并舞雩

闕里謁先聖廟庭

先聖燕居堂

杏壇

觀先聖手植楮二首

過聖府祠公且並餉

禮廟前觀西泰并

嗣公贈楷梓弗受

南極篇 目錄四之

古泮宮

先聖學堂

孔林行

楷木篇

登功參造化樓望沂山

望陽雜詠五首

望嶽

丁巳岱宗詩三十首

岱廟觀漢柏層槐

二

泰山河觀五太夫松

登嶽禮碧霞宮

岳頂

孔登巖

秦皇無字碑

吳觀峰

秦觀周觀二峰

登泰山而仰北斗

日觀峰望明星

南極篇 目錄四之

觀日出六首

泰山絕頂登眺四首

觀岱頂玉女池二首

丈人峰

半山亭望徂徠龜陰懷太白

經石峪

能唇石

欽仙

玉蟾

三

醉白臺

發奉高過葛里山

丁巳適齋詩十五首

靈巖

摩頂松

鐵架裝

朗公石

宿廬山書院二首

憶昔行

南極篇 目錄四之

涌輪行

登華不注二百

大明湖

涉濟潔

東方朔故里

德州道張鍾石戶部使署園亭得

丁巳入燕詩八首

獻堂報甲孟侯侍御

瀛海憶舊遊

唁鄭天符水部

胡良行

涿鹿道口占

南北行

良鄉道紀賦

將人都聞王季木在上林

南極篇第四宗錄詩目錄終

四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

丁巳京華詩十二首

遊慈仁寺

見朝二首

倚天

合咏武侯信公

二車行

二車行

南極篇 目錄五之

慶賀出朝遇季木

燕市行

關丘

都門憶舊遊懷韓馮二首

丁巳燕趙詩三十五首

出都志感

留別季木二首

宿慈溝

發蘆溝用季木舊句三首

失詩二百六十首季木有抄本追寄感賦

邵村詩

贈涿守左氏

左涿州饒玉塘米

張顯王

過安肅張浮西年丈為令

行路難

并朱詩

八角郎六首

南極篇 目錄五之

真定登大悲閣

常山南陌

樂城道志感二首

查盤行

趙州代亭長戲答二首

去趙因憶洛人二君子二首

趙南郵亭

月離昂

入邢州國士門為長言寄漢之

黃梁祠戲題

學步行

丁巳河北詩二十二首

公館行

相臺夜馳七十里至宜溝驛

鞭鐵人行

淇北遇丘原禮祠部

贈衛輝守侯氏

出衛毛蘇兩生踏雪道左

雨極篇

目錄五之

初至百門放吟二首

桃竹園

安樂高

公和嘯臺六首

蘇門山書石辭

宿日泉書院

百泉行

蘇門篇

寧郭道歸念

三

萬善驛望伊洛

丁巳山右詩四十首

孟門行

北上行

苦寒行

橫望吟

星輶行

發星輶驛為太夫人初度感賦

轍跡篇

雨極篇

目錄五之

孔子墨痕

羊腸坂

鹽車行

澤州使院竹雪三句體

澤州使院松五句體

懷明道先生

煉石補天引

沁水行

行路難

四

鳥道行

過陽城張魏姑在里居抵沁水乃以札至

泰山阿

鉞山西行五首

潞公堂二首

讀先師雷太史翼乘序

剪桐行

翼城懷張紫陽

丹陵行

南極篇

目錄五之

五

參辰行贈曲沃周讚唐明府

新婦吟

南風引

讀季木所抄予詩跋

笑病驛足夢中句

燕水家世書全

得因書二首

普救寺浮圖

觀河上書院

丁巳左補詩四首

渡黃河

除日發朝邑大雪

王舍一職方邀守歲

同州除夕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目錄終

南極篇第六錄詩目錄

星槎吟四

戊午歸幽詩六首

先日同州使院

宿人先正學書院

重光福嚴寺

渡津水

白岐峪西

水憶泉

南極篇 目錄六之

戊午幽館詩三十首

壽董令

歸情殊不慰一春不復有詩三月三十日夜坐

八樹園齋題勉成句

季木轉俯長安特訪幽谷禮家君子送至上橋

怡然賦贈二首

上之回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臨高臺

釣竿篇

雉子斑

隴頭水

折楊柳

關山月

南極篇 目錄六之

洛陽道

長安道

梅花落

戲城南

入塞曲四首

子以古雁足銓投贈溫氏輒任雅什用韻寄答

末用長吉美人詩韻嗟之

訓溫與怨二首

淫雨二首

伊洛行

戊午幽遊詩十二首

彭原登高山寺

清涼寺下列炬飲流水之濱

陳華夫

政平驛登高山寺

夢至木末亭雨花臺

傍險行

登大佛寺

南極篇

目錄六之

三

鄭水部話出處感述

九日詩

巴陵楊大夫以天大夫總核用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目錄

星槎吟五

戊午三輔詩十一首

發幽館

異詠章

乾陵行

傅君雨侍御按部池陽造我爰有此贈

為次郎納徵於温少保氏

發池陽温與恕以與言行鳴治別筵郊次來馭

南極篇

目錄七之

一

仲亦至分得君字

喜昌陽門人運鍾兩生獲雉

問天

流曲別家君

怡園留別李甥

長星引

戊午二華詩十五首

奉先南征望見少華山

望華嶽



行二華間

太華吟

華山谷口流水引

宿青柯坪寒陽洞館

躡華壁至千尺幢二首

千尺幢雲至遂出山至莎蘿坪十里乃已

天門觀王季木題跡遂長言呼之

醉雲臺

出避谷又至山蒸亭弄水

西極篇

目錄七之

三

嶽廟灑靈樓望三峰

禮閣西夫子墓

關門觀太華太行遂有槩于五嶽

戊午關東詩十四首

岳戶部以轉餉徵兵入關

聞李木參南延司善甚因有謹句

王別駕視象鼎湖招飲三希書院

鼎湖夢石氏

喜中原秋薦及門八士

荆伯鸚招過冷園得游字

紫氣評

發桃林短述

至日召南使院雪

喻東行

微門關

爛柯引

亭長郵宗卿催檄至

夫人躡

西極篇

目錄七之

三

戊午東郊詩八首

澗濱見洛人

洛西遇萊人張仲嘉之劍州守

洛陽道

過三山口號

夜浮洛

關隴留別洛中十二子

望伊川述舊

白馬寺行

戊午中原詩二十二首

族氏郊顏魯公王輔嗣長弘三墓

二室吟

宋陵篇

望太行

白鞏東征

觀洛水入河引

汜榮間詩

望廣武山

兩極篇 目錄七之

四

圃田詩示劉沈季

過尉氏滁陽亭又思為今改我題豐樂亭詩

其守所鑄泉者因索賦阮公嘯臺遠走筆付之

登嘯臺望蓬池聞徐念陽祠部參議東粵悵弗

得再面有懷聊述

今文詩

陳思王墓下作

贈後湖使者犯人孟戶部二首

聞陳生自伊池至洛弗及旅去

孟諸澤

南華翁

宋中詩三首

贈關比部之長沙太守先是偕予入賀之役

戊午江北詩三十三首

岐路行

垓下歌

渡淮

帝里篇八首

兩極篇 目錄七之

五

淮女行

過金陵中使貢方物絡於道

清流關

滁州皆山堂詠黃楊樹子

次滁聞王永啓學憲自齊來走而弗及

再至幽谷劉覽題豐樂亭

見滁守鑄千豐樂醉翁二亭詩

來遠亭舉似陽明翁

醒心堂

幽谷辭

栢子龍瀨登緣思亭

歐門橋

再登醉翁樓

瑯琊行

歸雲洞辭

沈石堂

重熙洞二首

今別離

兩極篇 目錄七之

雙行路

黃崖嶺望江南

白溪歌

戊午金陵詩四首

青昔述

還阿若

新而立述原

再登青溪閣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目錄終

六

南極篇第八宗錄文目錄

江門稿一

丙辰雜著十四篇

列臺莊丘合遊記

遊商丘文雅臺記

內治防變議

黃祠青溪閣遊記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遊鳳凰臺瓦官寺記

兩極篇 目錄八之

處分西夷議

遊莫愁湖序

遊天界寺記

座師胡吏部祭文

遊長干寺雜記

東海運翁墓誌銘

贈文林郎湖廣荊州府推官王公配封太孀人朱氏合祔墓誌銘

丙辰儷體四篇

報揚州謝戶部中秋啓

報王彭伯考功詩銘啓

通陝西按察李公啓

報揚州白戶部元旦啓

丙辰簡牘十篇

報王彭伯史部

簡胡又康洛陽

報舊伊校李君

報登封諸門人

南極篇 目錄八之

簡姜養中老師

簡胡座師小郎

報萊士孫受之

報平度王受之

簡高中白淮安

報南陽方元順

南極篇第八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九宗錄文目錄

江門稿二

丁巳雜著十八篇

關中表忠祠錄序

黃貞父白九詠跋

五經說序

遂城南雜記

華品

唾心集序

南極篇 目錄九之

蓬條城施解

匏瓜解

題程生小像

姜子乘遠遊草序

良齋解

念社草序

梅花百詠序

程氏小像贊

隱客小像贊

告金仙文

皇極篇自序

文王邵子祀典議

南極篇第九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九之

二

南極篇第十宗錄文目錄

江門稿三

丁巳簡牘二十八篇

簡張憲松先生

簡江玉林座師

簡呂九如學憲

報胡又庚洛陽

報伊川鄉先生

報謝五雲戶部

南極篇

目錄一之

報伊川諸孝廉

報伊川諸門人

報伊人劉孝廉

簡洛陽鄉先生

報董定所先生

報宋人宋衡星孝廉

報宋人宋守垣孝廉

答萊人孫旭海孝廉

簡吳玄水客部

報李愚八孝慶

簡祝九如戶部

報李九疑儀部

簡高孩之少參

簡徐海山南呂

報徐念賜祠部

報來馭仲茂才

報蘇石水符卿  
泗梁山易

簡徐念陽祠部

南極篇  
目錄十一

報劉夢昆江寧

報王聞修督學

簡江玉林座師

簡侯念岡衛輝

南極篇第十二宗學文目錄

一星稿一

丁巳雜著二十一篇

告大江文

石梁橋碑錄序

靈寶定世紀事

徐州登雲龍山記

登嶧山記

聖賢贊十四首

南極篇  
目錄十一之

周公贊

孔子贊

顏子贊

曾子贊

曾子贊

子貢贊

子思子贊

孟子贊

邵子贊

周子贊

程伯子贊

程叔子贊

張子贊

朱子贊

登泰山記

西清集序

南極篇第十一宗錄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二宗錄文目錄

星稿二

丁巳簡牘十三篇

報朱蘭嶠先生

報姚羅浮京兆

簡少宗伯沈公

報姜養沖老師書

簡朱石雲滕縣

報呂豫石充李

南極篇 目錄十二之

報畢東郊侍御書

簡劉鞏初長清

報李孟白開府

報畢東郊按察書

簡解員嶠武庫

簡宋懷魚進士

簡少宗伯沈公

南極篇第十一宗錄文目錄

南極篇第十三宗文目錄

一星稿三

戊午雜著十一

蜡居詩序

女兒葛夫人祭文

女兒葛夫人輓辭

趙吏部母夫人祭文

武太夫人祭文

壽外姑呂夫人圖贊

南極篇 目錄十三之

為呂體安書鳳臺吟卷跋

入華山記

興除錄序

賦鵬館集序

南極篇第十三宗文目錄

南極篇第十四宗文目錄

一星稿四

戊午儷體六篇

為次郎婚溫少保氏致與恕孝廉啓

報李甥婚啓

再宴痾陽村賓舍啓

通西安司李啓

趙李二姻翁宴啓

館甥宴啓

南極篇 目錄十四之

戊午簡頌二十三篇

報張覺蒼侍御論邵典

報李梅美老康

簡武陽紆銀堂

報米星海戶部

報米駟仲茂才

簡重定所先生

簡陳王鉉洛陽

簡伊人王令尹



報師王鉉洛陽

請陳洛陽立召公祠

簡張憲松先生書

報溫與恕孝廉論文書

請董侯釋倉犯

報畢東郊京兆書

報張六竹柳城

簡祁念東開府書

報溫與恕先輩述夢遊

南極篇 目錄十四之

報隨富平

簡楊崑岑吏部

簡溫與恕孝廉

簡王立字侍御

簡永壽侯令

簡尹星旄學憲

南極篇第十四宗箋文目錄終

南極篇第十五宗箋子目錄

象索一

索壬子第一

索丙子第二

索甲子第三

索庚子第四

索戊子第五

索癸丑第六

索丁丑第七

南極篇 目錄十五之

索乙丑第八

索辛丑第九

索己丑第十

索壬寅第十一

索丙寅第十二

索甲寅第十三

索庚寅第十四

索戊寅第十五

索癸卯第十六

索丁卯第十七

索乙卯第十八

索辛卯第十九

索己卯第二十

南極篇第十五宗錄于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一五之

二

南極篇第十六宗錄于目錄

象索二

索壬辰第二十一

索丙辰第二十二

索甲辰第二十三

索庚辰第二十四

索戊辰第二十五

索癸巳第二十六

索丁巳第二十七

南極篇

目錄十六之

一

索乙巳第二十八

索辛巳第二十九

索己巳第三十

索壬午第三十一

索丙午第三十二

索甲午第三十三

索庚午第三十四

索戊午第三十五

索癸未第三十六

索丁未第三十七

索乙未第三十八

索辛未第三十九

索巳未第四十

南極篇第十六宗錄于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第十六之

二

南極篇第十七宗錄于目錄

象索二

索壬申第四十一

索丙申第四十二

索甲申第四十三

索庚申第四十四

索戊申第四十五

索癸酉第四十六

索丁酉第四十七

南極篇 目錄十七之

索乙酉第四十八

索辛酉第四十九

索巳酉第五十

索壬戌第五十一

索丙戌第五十二

索甲戌第五十三

索庚戌第五十四

索戊戌第五十五

索癸亥第五十六

索十亥第五十七

索乙亥第五十八

索辛亥第五十九

索巳亥第六十

索象終第六十一

索象數第六十二

索象通第六十二

索象義第六十四

南極篇第十七宗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十七之

二

南極篇第十八宗錄子目錄

天囊一

天囊壬子第一

天囊壬寅第二

天囊壬辰壬戌第三

天囊壬午第四

天囊壬申第五

地囊丁巳第六

地囊丁酉第七

南極篇 目錄一八之

地囊丁亥第八

地囊丁卯第九

地囊丁丑丁未第十

天囊甲子第十一

天囊甲寅第十二

天囊甲辰甲戌第十三

天囊甲午第十四

天囊甲申第十五

地囊辛 第十六

地囊辛 第十七

地囊辛 第十八

地囊辛 第十九

地囊辛 第二十

天囊 第二十一

天囊 第二十二

天囊 第二十三

天囊 第二十四

南極篇第十八宗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十八之

二

南極篇第十九宗錄子目錄

靈囊二

地囊癸巳第二十六

地囊癸酉第二十七

地囊癸亥第二十八

地囊癸卯第二十九

地囊癸丑第三十

天囊丙子第三十一

天囊丙寅第三十二

南極篇 目錄十九之

天囊丙辰丙戌第三十三

天囊丙午第三十四

天囊丙申第三十五

地囊乙巳第三十六

地囊乙酉第三十七

地囊乙亥第三十八

地囊乙卯第三十九

地囊乙丑乙未第四十

天囊庚子第四十一

天囊庚寅第四十二

天囊庚辰庚戌第四十三

天囊庚午第四十四

天囊庚申第四十五

天囊己巳第四十六

地囊己酉第四十七

地囊己亥第四十八

地囊己卯第四十九

地囊己丑己未第五十

南極篇 目錄十九之

送囊第五十一

二

南極篇第二十宗終子目錄

五六一

索囊陰陽第一

索囊風氣第二

索囊律呂第三

索囊干支第四

索囊納甲第五

南極篇第二十宗終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二十一之

一

南極篇第二十一 索錄子目錄

五六二

索囊卦氣第六

索囊參同第七

索囊分金第八

索囊天綱第九

索囊出庭第十

南極篇第二十一 索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二十一之

南極篇第二十二 索錄子目錄

五六三

索囊成月第十一

索囊日辰第十二

索囊星漢第十三

索囊 第十四

索囊 第十五

南極篇第二十二 索錄子目錄終

南極篇 目錄二十二之

南極篇第一宗錄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鳳臺吟一

丙辰渡江詩十八首

春夏之交以洛陽令遷南總部得命者兩涉月久  
淹於請代既不果歸又弗得蚤解令濡滯之迹是  
嫌五月二十六日六夫人輩先發就首陽子以其  
晦始發自洛蓋祖者載道十步一下車二十里畢  
白馬寺之餞則日脚且垂地矣夕馳至首陽六夫

南極篇

一之一

鳳臺吟

人輩自中牟假道於尉氏通許抵杞次睢以避汴  
而子自入汴辭馮六月十一日追及於睢陽中州  
竟無他喻什止披瀝於列莊曠者之跡為詩四首  
其所取如此入中都竟略拈數章志賦眼界蓋童  
子時跨蹇之舊術二十九年指屈之矣渡淮入滁  
觀豐樂醉翁之幽尋勝眺樂而宿之以七月初四  
日渡江蓋六年為令雖乍釋勞授乎餘障尚往來  
於腸際如困圍者魚而酷暑郵亭煩杳攬筆輒閣  
是以僅足之為篇得十八首

鄭國登列子問風臺三首

枯枝何事即軒軒何所攀登能遠舉不解一旬五日  
前冷然而善在何許

其二

豈緣辟穀引輕身如駕木為凌入表六鷁退飛披拂  
之若子直任吹多少

其三

上秋俄造風穴傍直待春生返大荒風去風來關草  
木為誰離合友雲將

南極篇

一之二

鳳臺吟

睢陽禮莊子墓

駕氣裝雲謁 上皇逍遙遊法眼須長誰將夫子私  
螻蟻尚想宗師應帝王好斬椿枝供几案兼求鵬背  
實遠房漆園傲吏如酬客五石瓠尊代羽觴

入中都境

杖藜二十九年矣再問中都欲愴魂垣外一方天地  
隔籠中兩曜兔鳥奪海隅望氣樓吹蜃江昨撤風權  
弄豚憶入廣陵芳草渡帶城湖市送遊痕

百善道驛遇河南新守遜之衝泥半夜以太夫



人宿兩椽茅耶題示從者

達者龍蛇不可方何勞七丈索涼堂春官幸免折腰  
吏星位初辨強項郎投館止堪容五馬衝泥寧憚問  
六莊有來醒醒迷茅下但是蕭條半夜長

隋堤二首

錦纜穿風勞殿脚絳依餐秀僧良工君看馳道垂千  
里曾種桃花夾岸紅

其二

壁上江都酬遠夢苑中山海老秋雲凭肩止為蕭娘

南極篇

一之三

鳳臺吟

往他日聊城可憶君

宿州西郊望雨

雨脚垂垂練不收大河懸注壁空流雲囊倒盡風驅  
帚何處孤村有怒蚪

濠梁登南華樓

即莊子觀魚臺

古之博大真人哉御氣乘天放眼來龜本曳塗休就  
卜為非言鼠浪相猜風雲且待黃綵問靈觸能禁戴

晉哀摧折五車收辯伯運斤野聖向誰裁

盤山二首

渡淮即問八公山大柳郵亭傷大山山名山外滁陽通

一逕環滁始信是皆山

其二

馬蹄早不慣盤山脚風催到掖間却共遊人爭度  
嶺為何先據清流名

豐樂亭

天下文章總是君滁山滁水待傾雲醒心亭子亭名  
幽谷名尚道歐翁醉未醒

醉翁亭五首

南極篇 一之四

鳳臺吟

有心荷費過山前指點山光說此賢翁醉翁吟今付  
我如聽微外兩三絃

其二

樽酒延予到睡鄉虬枝枕藉聽泉長為誰恁作空山  
嘯似和啼猿別是腔

其三

歸雲掩翠結林霏却笑歐翁醉亦歸太守未能輕管  
鈴梅根何似挂征衣

其四

知山禽鳥即知人上下鳴聲似送人山水之間君共  
否爭知樂意減遊人

其五

四十稱翁真媿世翁年如我亦滌遊紛紛醒眼爭拈  
取伴醉誰能共利壽

丙辰金陵詩六十首

七月四日入自江東門環城南閱賽工橋又東閱  
聚寶門又北抵正陽門外之謁陵館詰蚤入自正  
陽門又東北出朝陽門謁陵於鍾山之麓已入門

南極篇

一之五

鳳臺吟

又西北謁孔廟於雞籠山之右就第大中橋西以  
八日攝事郎署多暇頗覽觀於近都之蹟然逐逐  
公私之擾亦不數數詎嗟逼歲得詩六十首半歲  
之懷略具

金陵七夕

橫挂天梁大火流緒風颯颯動新秋雙星正主揚州  
野好倚江干看女牛

登金陵鼓樓

斜陽影拂雞鳴寺旭日光垂虎踞城湖暝尚浮陰檻

入江澄欲泛午簾子真人掌際拈大印方山一客于在天印

登鳳凰臺生元官寺終日

嘉惠頻年沐后皇巖巖臺案陟蘭堂鳳臺洗眼澄江  
淨瓦閣垂襟法雨香百尺雕闌歸窠廓一舉芳榭想  
清狂青山天外雲何處太華咸京入望長

醉碧閣

吳市烟輕亦樹浮津涵綺榭波中流垂青不是甘輪  
眼醉碧原須數上樓簾映浪花侵奕局檻將桃葉送

南極篇

一之六

鳳臺吟

蘭舟桓伊好喚笛三弄客傍石城問莫愁

茉莉花

底事寄烟只種瑶芳奪占斷大中橋橋名月流暗訝香  
顏送露注金靨色自描想浸鴉盤浮翠滑似隨咳玉  
恣輕飄凌朝綺市雲誰剪采來琅園亦太饒

登清涼臺

六代爭情弄綵霞春生秋老電成蛇古來捲地長江  
白不洗東南粉黛華

桂林

大界秋香沐玉團風將靈液待宸餐灑空萬古聲塵  
垢留得白虛並月寒

總部桂發邀諸省文過賞

徐念揚刑部黃窗庸  
縣部張清明儀幕

招隱淮南賦小山梯僊客至好通關雷浮玉杵天香  
度月送金嵐地影閣蘭館自稀蜂弄粉水心合向酒  
開顏秋容萬點凭欄問祇恐清清惹瓊環

夢遊感興六首

八月二十九夕夢身出界外俯觀宇宙百神仰拱

覺因書其所現并詠曠懷焉

南極篇

一之一

鳳臺吟

苦海在搖半幅帆雀風忽漫送輕衫為言白浪高如  
許檣權誰須木柄鏡

其二

金銀閣豎娑婆界伸掌只如玉塵拈千梵萬真開洞

隱層層真欲數毫尖

其三

大直林客眼崢嶸星子零丁樹日城君看蜂房井蟻

圃也誇十二羽林營

其四

不啻青童堪語腦分明肢節盡談經四千八萬聲  
妙只以真人在紫庭

其五

舌本精靈得幾何經壇法座恣懸河試將鴿面臨秦  
鏡不恨桓溫六似麼

其六

口吸天章作紫滄噴雷唾霧入風騷洞庭子樹玄霜  
橘爭似西涼碧玉筍

蘭署秋興

南極篇

一之八

鳳臺吟

修徑疏蘭噴欲長深秋客興未悲涼森庭桂影宜浮  
月拂砌松花欲弄霜江練拍空暮鴈字波羅逐步送  
塵香綺遊退食全供眼王謝依然燕子堂

趙青巖駕部以煙氣籠青閣為圖命壽

海風淡挾蜃樓開拂練霜華照舞萊切錄僊宗重校  
後上京鸞馭再朝回行觴玉案三山峙浮座金光九  
氣來更下籌天千筭子大年須問洗腸臺

蘭署讀白沙詩聞鳥

鳥啼不為客臺客語林端恰恰時似和江門詩句

好一般意思自家宜

大内二首

一選穿屏號木先西宮壁左體應憇吳京九鼎親垂  
手組豆何從仰肆延今奉先殿舊在內左偏殿在文華殿後半也

其二

檻將雲湧池收山壁亭山隈閉布霞水日無人空度

鳥任致嘶盡木尖花此句在文華殿後半也

江樹行

南極篇

一之九

鳳臺亭

金陵十月綠江樹老黛童青森外互翠柯還拂燕磯

雲銅根自穿牛渚霧靈谷清作龍鱗松天界玉編羊

腸路北垠地制不周沐南國天氣春陽駐欲網六鰲

繫日門且凭八桂邀月御木嫌幽賞試桃筆須任新

裁敵寶賂蘭蕙誰家權弄津烟吹何處笛當步羽蓋

尚臨木木亭綺欄不掩桃葉渡南浦丹楓正宜人北

里玄湖應作賦林盡芙蓉江岸收綺繡琅玕霜華汗

出門馬首付青山退閣夢魂淹白鷺杖須携同舍

郎囊草思負諸家句鳳臺淮畔戀晴霞寫字奈川憑

錦素遵汝何當代碎寒莫聽美人怨遲暮

宴木木亭

仲冬十日積風雨乍放雲開望帝開鳴鶴翠搖玄武  
水鳳凰丹映紫金山江清浪向杯前瀉木落烟從座  
右還出郭即致情飲蕩流霞喻虛撫松巖

禮方正學先生墓

宜選梅岡表桂筠江湖夜石雨花鄰自從化碧留空  
谷何處冬青問隱人山是首陽新築玉水還湘浦舊  
流蘋我追太白米高座十族駭風悅並巡

南極篇

一之十

鳳臺亭

冬市二首

夜夜韶盆到五更吳洲節候不須驚秦川八月爭多  
少冬至依然萬木榮

其二

雨滯烟垂畫渺茫江東門外暗江鄉前朝出見豚魚  
怒龍挂千帆與萬檣

冬市二首見牡丹芽

荔出雲牛點茂華青雲王者領春葩未衝山意求三  
秀瞥見天根冠百花日至初添補袞線陽回先到種

霞家洛陽城東誇歐魏國豔合嘖恐尚貯春有馬

雞鳴寺十韻用鍾伯

雞鳴亦冠山流紺雞籠石十廟樹芳鄰孔廟如伸肘  
精盤疊錦堆霞屋中奇偶閣道凭翠虛閣名架雲留  
戶牖浮圓卓平尖豎屏鏡其首一以眺臺城後湖澄  
於酒洋行不曾撒魚是割而有數點浮黑豆鱗尾擊  
烟走島嶼立參差鏡回曲窈糾且且采新霞歲賦三  
十韻

吳市露

南極篇 一之十一

鳳臺吟

吳市每術晨夕露似煙非煙亦何故誰驅嵐氣下平  
岑瞰光埋沒海侵陰夜照月昏流瘴作鼻息如虹亦  
捲却琅玕珠岫練拖淡欲唾不唾忍看脚此等淨土  
界琉璃尚容濁霧入簾幕君看鳳眼撲紺藍兼之龍  
腦長椅閣不當地氣浮秋冬那借長江洗林薄何況  
流粵萬里深行人宜伏檣柳嚼燕雲亦太迫沙漠日  
日黃風噴地角若問洛川接余川陰陽風雨未應偏

二客篇

門人遲子與遲元古自海畔輕千五百里見訪元

古則為其先君子乞銘歲杪俸留兩旬其歸悵惘  
不可耐以十二月十三日出麒麟門夜坐懷人因

為短歌

二客來滄海飛濤噴酒杯二客去澄江捲浪從風馭  
憶昔初交君弟兄每歡舞煥石大有靈生才未殫高  
縣圍管網瑤光照發諸表之萊宇九青韓眾洪崖  
杖子輕天外怀海兩峰之縹緲千峰外北峰為杯海如挾  
雙鶴探窈冥金且並青松石月題徧石牖穿月窟何  
綠雲海送人歸此詩在日市故恐山是我前生所覓

南極篇 一之十二

鳳臺吟

骨石鏘松髮毛代之摩生蒼黛興清發自謝岑樾伴  
世人夢到首痕手翠滑藉展借披挂耳風借取所  
然衣冢尚趨忽汎恠此度驚牛渚旬有五日風乘汝  
蕩葉因造石城游湖上莫愁隔溪語雪航漁火點絳  
表酣中述舊與滂雨大鵬終向北冥還遺我自門又  
萬古揚子江頭一葉飛黃河成裏繫斜輝滂款遠度  
卿那館香相思燕子磯入門伯氏迎相問應道先  
生筆迹道

感述

海鳥搏羊角，鷗鷺逐枝離。下良安土，南冥詎佳期。  
水輪幽渺渺，上界作琉璃。洞眸固殊視，應爲下土嗤。

和王季木齊音三十首

季月二十六日得季木所寄齊音詩之雖方杜陵

詩史終涉坡七口，迥有紫於鄙表因命火書其近

懷亦遂成二十章，滿且四下木遲廣之至百聊以

俟回調者

快讀齊音一百篇，如風吹送峭湖蓮。露香散入金陵

樹，血滴長江洗筆椽。

南極篇 一之十三

鳳臺吟

其二

變風變雅似春秋，諷政憂時大繫愁。我學青蓮狂寄

與，只誇天外好橫舟。

其三

問山莫也是浮亭，載向峭湖笠挂青。點易箋詩亭在

此，得風還恐過春溟。

其四

羨君亭子即從君，只當僊驢鹿紙雲。作聖小齊今冥

實，憑誰寄取到江濱。

其五

鍾五爲君辛亥序，楚辭首難似。爲雄子虛烏有憑，相

詫果否誰當以是公。

其六

白雲片片下筠亭，憶拜回僊信有靈。君目明湖新授

長予曾臨汝，傳經於出都季木跋

其七

君袖木丸付旅人，蘊隆珍重向黃塵。五情銘此安能

滅，欲報須收上古椿。在出都季木再送至真堂

南極篇 一之十四

鳳臺吟

其八

卽有中原紫氣詩，瓶花妨甚沐新枝。曾云日捷難求

楚，哀快鍾溫又一時。張金銘曰哀之

其九

見說新聲雜羽商，幽風周頌本洋洋。後生欲削空同

籍，直以車麟晉雅章。

其十

詞苑君誇李易安，桑榆蒲柳未應干。命辭打馬婚長

夜，曾念平原骨向寒。

其十一

長白山中訪友時 體泉秋韻和新詩 詩成獨爲山靈

誦懷緒 續紛五箇絲 王子歸自濟南人 長白山訪王聖俞

其十二

昔我銜杯第一泉 獨將問今柳流烟 涌輪立瀉金波

月尚想心花 隨鏡天 物美字自第一泉 德道看花問虎窟

其十三

白雪新樓展破雲 虎谿說願亦殷勤 爲渠略述人天

話便道風雲 竟此君 問今詩人曰太青 不當於人問求之

南極篇

一之十五

鳳臺吟

其十四

草不注峰翠卓 峻峰前跨馬擲年華 爲郎未敢周三

師山禁當時在海涯

其十五

何事怏怏未快心 勞山只恨欠登臨 之采亦近槎山

道無分收能海畔岑

其十六

清倅曲洛淹三載 邏口峰尖每載毫 題徧苔痕無口

過上官翺喜人才饒

其十七

至日齋居似效 聖齋御史亦三巡 容臺遂隔三千

甲共戴 皇人總記臣

其十八

儀郎草婚姻判夫婦 及脣卽到衙 吳女手持三寸

牘但稱那禮主齊家

其十九

三山橋畔侍 樂與九列班成百 笏趨齊奉使星歸帝

闕一函披向御前無

南極篇

一之十六

鳳臺吟

其二十

同舍飛樽不計巡 風流滄浪六朝人 座中齊卷談經

舌除却授瓊無事論

其二十一

司馬衍園立市央 歲春水部足浮觴 禮官止仗青溪

閣冬日何堪晚納涼

其二十二

中丞昨上闕江樓 聞說江操萬榜浮 迴手有方能水

戰清人莫比戲中流

其二十三

三十二門鎖大江城中山色上霞廳  
畫船競撒秦淮渡白黛綠誰贈一雙

其二十四

曲塗廣陌不揚塵  
向長廊馬亦馴  
巷盡即看溪樹合  
俗行因徑失通津

其二十五

曾是凡官斷客魂  
閣懸天后錦裙旛  
俗情並繫楊妃從  
浪向石榴驗淚痕

南極篇

一之十七

鳳臺吟

其二十六

青蓮百代數仙才  
二水三山秀句裁  
我亦長安愁不見  
扶雲頰上鳳凰臺

其二十七

萬劫清齋度吉辰  
紫庭丹苑想前身  
無涯汗漫抽毫吏  
遙向九垓署故臣

其二十八

應龍宮鳥故相胎  
雲際嬰兒或送來  
總為人間搥法鼓  
為天歌奏巖大臺

其二十九

摘髭日日拂霜飛  
四十稱翁舊况違  
縱使詩當追杜史  
看來未紫六簷歸

其三十

雲車白解八龍裝  
歸夢因風謁紫皇  
未始好懷輸月白  
昆侖舊路不曾荒

寄訓南陽門人方元順

樹樹江門月弄梅  
影將寒主度香來  
俄投尺素當千載  
更吸流黃聲一杯  
諸葛舊廬權自攝  
陣圖新變會

南極篇

一之十八

鳳臺吟

同恭筆尖珠顆勻  
勻啓仙掌終看薦  
露臺

右宗錄之一詩之一二綱三十四日七十八首簡

文四千一百六十三箋文一百三十六統四千四

百三字丙辰十二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二宗錄詞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鳳臺賦

丁巳金陵詩六十首

春有將歸者以遲內計比峻而長女以三月患

病懷苦不可耐夏乃愈其月二十一日儀大夫

來始解囊遂領長至入賀之後六月望又攝祠政

然弗知女兒之以前一日祖也其弟得蚤歸亦若

有尼之矣方嚴校緇黃署中有桂樹產芝之祥至

南極篇

於八月得詩益六十首

高座寺宴遊

高座寺在揚州明遺祠部徐念賜徐

高座亦精遠森翠相逼快風剪徑夜峭箭障嚴壁

垂蒼木末南抗勝雨花北自有此溪山曾不盡佳客

清快殊自悅郊野曠所歷青苔決紅泉草草載琅席

石帶羅月痕想若太白展新雲攬可羽狂嘯越例格

身是亦直道名住朝元籍輕拂六鉢衣如御凌空鳥

宴天界寺述懷

天界寺在揚州黃州徐念賜

迂僻寮所嗜林石欣重爾過客 遷官叩山如獲產

辛夷可作車向恨清綠淺海曲藏奇嶠方壺道非外

騎人如雅遊子敢輕看眼伸腰謝督郵行雲寧被管

鸞驚無課程日杲陟蘭館八梅秀交闌四桂薰茗椀

載觴就遠郊紺宇不厭選天界化人居岑懋宵曲轉

萬松海濤半峯紫翠蔚蘭風九畹徐蕙煙百

畹暖有懷凌嬌春淋漓不可剪把酒酬謝公我輩宜

游宴

後湖行

日中有瓊池月中有藥淵其精墮為朱鳥玄武之二

南極篇

水鍾陵疑即須彌巖遂就前湖作殿闕五風攝處駐

行人滄溟擢梁又桑田自足水輪扶地軸不比羲仲

御虞泉管在登仗神蓋戴街木非憑精衛填琉璃推

現天人界香木抹浮帝釋蓮獨踏後湖昭嬋娟金銀

氣色時秋焯中有草玉為策府由來曲洛是書淵靈

沼未聞還宴鍋昆池何況本學漁鍾阜如龍下飲之

鳥與真橫過海船龍能舟碧相揖雙蛾對鏡畫春

如君出太平門試拂堤邊柳天絲樹樹堪垂手錦水

繡嶺低回否長生新館立煙波萬頃明月萬頃荷

柄發花香入帶風來湖上竟如何

梅花十首

蘭著發香隔檻聞隴頭傳到向誰分如從笛裏催佳  
信似就粧前拂豔雲

其二

江南梅榮如桃李處處亭園放數花淺白疎枝含積  
雪深紅繁榮萌明霞

其三

九月庭柯見一枝競妍秋菊傲霜時春來朵朵紅羅

南極篇

二之三

風臺吟

裹半吐寒房好命危

其四

幾年夢到羅浮山洞口虬枝鏤月閒疎影拂殘津畔  
鶴婆娑其下笑人間

其五

大庾無雪擾芳妍搖蕩春光萬里還使者如爭雲度  
嶺相逢猶到荔枝前

其六

乍着丹華已可憐徧舒芳萼破春眠揚州何遜詩鏡

興東閣同誰賦筆還

其七

却命芳魂字笑桃一箋琳句照霜袍酣中莫向南枝  
折倦苑春風管護牢

其八

梅瘦蕪江淡淡平雕闌三寶傍傾城江妃怨入樓東  
賦誰遣君王厭體輕

其九

會稽山下亦花鄉禹廟修枝翠拂梁闕里可如先聖

南極篇

二之四

風臺吟

拾千春一發應時王

其十

曾說七梅出上林麗枝紫葉并同心知他候燕作麼  
種那向石瓊取次尋

春興

只看江雲點翠微上春何以了晴暉未將好事酬牛  
首兼負佳期向燕磯閑製泛商申羽調戲披飛雪落  
梅衣傾懷管探滄洲徧杖底煙流不厭揮

天壇觀大祀啟

北極南郊造近臣舊都郊觀益摧新猶存洛邑周清  
廟尚想汾陰漢媼神天地合尊借父母祖宗雙配越  
星辰朱涂芳飾靈旂入二十四壇羽駕陳

飲雞鳴寺聚遠亭

摩挲最上小浮圖却坐杯光浸鏡湖為道高亭皆聚  
遠肯肯割向剪刀無

落梅二首

却看紅雨下梅梢幾日東皇便棄拋春色又知移甚  
處瑞香針與玉蘭交

南極篇 二之五

其二

朱梅自喚百花魁催促瑞香次第來正是花權交付  
罷杏花摸却玉蘭開

木末亭宴鍾王

始泰西丁賦

又過長干寺逕曲如月弓江離間蘿勒離合勝光風  
紫草承履移錦障補林窮聚寶拖山竹木末照江容

四遊不厭數七子調欣同座客收行玉飛談過離龍  
南軒凌翠黛北戶閱青葱法界宜垂眼任心欲陟空

楚帆行印挂齊殿不可從願攜鍾王去歷歷路羣峯

吳市絳洮

國姿誰報五銖錢七寶團春載錦還過客成蹊金市  
裏歌姬却扇翠窻前華嚴野寺天工現烽火越人夜  
樹燃舊內蕭條豈不入上林何處問虞淵

春雨感賦

向春風雨又兼旬始拂桐芭浪擲辰神烈陵園迷大  
麓吳京宮苑鎖朱垠誰能截此乖龍耳我欲鞭他水

南極篇 二之六

部人節制自應還木正花王國豔失要津

送黃貞父歸錢塘時疏豫章學憲

暫騎靈鶴看潮生卽撒匡廬五老迎北地眼波仍照  
膽新安舌本再飛精烹來洞鹿鶴千士跨去泉龍指  
百城江練尙干詞客孤筆花如欲耀春明

木香

又恨新花發儘前木香穿逕似金錢海棠恰送重絲  
斷却伴姚黃賣小妍

別吳玄木客部石城舟次

石城舟次

離腸忽捩直如絃又訊石城舊繫船浮泡任他收驟  
雨泰山兀自插中天兩間行李同誰倚八極音書待  
某傳白璧可雕吾奉汝思來安回酒杯前

奉酬秦西汀石澹寧兩年丈

長女忠癡淡月兩丈為樂之日日臨視情等父子  
遂脫於真至誼始不容口姑託四韻

未堪慙子慣吟呻幸仗同袍兩聖人調藥此兄頻過  
手宜爾遂通神清涼法界瞻慈父妙淨蓮心財

所極篇 二之七

風臺吟

上春流涕累宵因感激止應投疏向星辰在文觀廟後日夕家  
石公亦夢子以蓮花轉校次諸生文也

江國客感二首

駐舫江國又三時繫雁東郊恰有思作吏未能忘舊  
況為郎仍自倦新詩芳洲將影衝雲燕石首湖光載  
月遲千載以還須我輩謝墩王巷且追隨

其二

出關九度數霜華聊向東新見苦瓜一月鯉庭如隙  
過五春蒸絳入天涯官遊止愛山來市客久頻誇夢

到家江色可憐不可寄吾將秋至借星槎

石城龍湖

峰眉玄武武淨波鏡莫愁開石首羅圍貯仇池洞天迴  
有亭物日宿烟收杜莽涵影現樓臺雨色千門裏雲  
還片縷來

自新鳴宇沿臺城過龍舟山作即雙

城市早已類林浦更看峰巒烟雨矯舉似將飲後  
湖拔空意帶登蘭去臺城碧界山湖間無逕迥及穿  
琅樹龍舟一隻置城陰似待君王泛北渚舟足即枕

南極篇 二之八

風臺吟

御賜廊神烈蒼翠投眉宇

臺城

水懺自阿誰湧除千萬劫熊蟠固不須問甚漂陽妾

天根漫興二十首

五月二十九日爰感往懷因為漫興詩二十篇日  
在氏故繫之天根去年以晦日出洛且匝歲渡江  
仰識其長情抱味莽莫耳二十一日始解筆校取  
手問聊有此作

其日天根半夏生主人晨起默朝京崑崙路熟雲披

雁門關門通月送道不借寒修詒下女只沿羣玉造  
增城清齋裂素經久內訟重尋十載盟

其二

每循芳渚種瑤華却向香廡掃斷霞清事自歸縣圃  
長雅遊宜問武陵家揚州市肆難騎鶴剡曲溪灣好  
沈紗天外故人頻繫馬年年八月待浮槎

其三

飛光安得挂朱繩酒勸六龍返轡曾華藏未枯香水  
海須彌誰繼瞻洲燈魯公漫說戈頭指夸父難將杖  
西極篇 二之九 小臺吟

子憑欲借客陰三萬日請君先踏雪山冰

其四

尚記覽揆太昊前改元龍漢侍鈞天緝鵬獨攜長庚  
手禮闕偏摩秦內竹或勝鑽核如昨日媧皇團土是  
何年周遊總為時將至復命甘登第二筵

其五

八十一分是此州經營與某共拈闕詞符既擅中央  
上復次寧虛最上頭海月正涵心皎潔天風尚挂耳  
颺颺 帝關一出空勞夢神馬雙驅重好游

其六

食將翡翠屑琅玕衣却辟羅帶杜蘭寄信惟煩青鳥  
使濯纓時到絳河下蓮花百合原無夜玉宇雖高了  
不寒徒彼世人閑村度虛無恁地是清飲

其七

饒遊金馬汗銅駝眼界崢嶸未似他方折若枝揮日  
母更西瑤圃兩玉姿五城十二樓堂迥八極三千區  
寓羅不吝夷猶全誦說招邀無奈汗漫何

其八

南極篇 二之十 鳳臺吟  
太紫星垣號二微列藩臣衛本重輝座環 大帝車  
推斗門夾中華掖闈屏閣道居然聯市肆玉衡也自  
正宮闈天街大苑江河畔莫謂占人布象違

其九

心花自掃鏡塵開常似生光月一轉都邑可經旁魄  
論河山平仰大明圓峯摩龍劍雙揮玉直搗鐵門百  
斬關然後收兵掛白帝西百為我涉津還

其十

筆海蛟龍吸萬艘學山雲湧失林皇偏遭李杜名須

鼎如見手何和未曹口代天章符聖印手擎鯨足折  
詞豪憑君日剪春蟲股不耐隨人啜棄糟

其十一

建瓴函谷好長驅七合六離豈壯圖同列可朝還掌  
握長風立破捲江湖天開禮樂百年會 帝授詩書  
一統符何到莫麟堪絕筆玄成吐鳳殆通儒

其十二

如負青天直下臨賦鋒詩燭罷蛋吟須援北斗方堪  
酒未從南冥總愧禽圖雨繪雲收棟井保山傾海索

南極篇

卷之十一

鳳臺吟

其十三

少霞誰召過蒼溪嶽嶽新宮借彩題指大筆精差目  
擅仙家眼力未應低去將文豹作麼度却駕回風何  
所齋界外未聞嫌綺語校書不免召燃藜

其十四

容蓋天機心戀偽朝獲父終將撕補嗚爰居不慣聽  
蕭韶人問蹊逕踏堪遍欲渡天津斗是橋

其十五

當時累月好除葦每向山家乞白雲杖履常期周五  
嶽軸籤酷恨欠三墳思來直匪天池岸句就如抽玉  
儉文燈鏡摘霜今幾祀狂心仍與月續紛

其十六

庭幽七十二鴛鴦行樂吾寧媿許張劍探鴻濛為異  
界斜闕沈墨是他鄉一宵生白神馳駿八表環青眼  
望手止有公等借少坐子因擁瑟綴清商

其十七

猶載列星戴紫垣迎風若士舞軒軒九垓消息誰傳  
示萬里逍遙待討論訂約白龍留赤岸計程黃鵠度  
蒼門歸來想到無天處五石彌完尚有痕

其十八

造化何曾弄小兒世情強半太支離桃如欲報仍求  
李炫至遭憐定見夔風作車輪三歲視矢當嚴際二  
分差其人博大原圖傲除却黃縑更語誰

其十九

同誰一探巨壑瘴氣下神山好望三僊聖有愁終詎

帝渤溟無岸可停驂安期食棗遙相寄杯渡臨流本  
自請最是避秦徐福好樓船載去盡童男

其二十

洛神筆牘付澄江爲道清沈蒼樹降令長風流今命  
駕山川靈秘又開邦宋運腸斷空三五解佩懷探定  
一雙雉制南朝四百八知君孔鐸代慈幢

望鍾山

白雲日日挂峯頭嵐氣通靈不可收遙配碧嵩森峻  
極大側凌玄武翠飛浮煙岑黛岫橫天市驚

南極篇

二之十三

鳳臺吟

渚鷺汀帶帝州回看速空江直瀉客懷銷盡不知愁

桃葉渡

六月秦淮水正平吏收新雨送潮生樓臺恰爲浮家  
置藥權偏將曲檻迎清月墮華鋪鏡面快風回陣結  
煙旌買舟訪榭俱供眼北客南來亦弄情

夢主大河書院

六月堂後夢主  
帝堯大河書院

異界從心幻出心開禁得現虛無大河書院知何  
等姑射仙人特見呼

七月五日客遺鮮荔枝

嶺南丹荔薦江鄉羅帕輕紅裏却霜玉案拈來妃子  
笑雕盤辟處狀元香交梨定向雲霞產火棗眞生流  
瀦漿露抗金童仙掌送羞看纓帶並荷房

初度三首

揆予初度鳳凰臺嘯傲六朝佳麗才袖作芙蓉江上  
色酒飛箇簪箇中杯朱繩坐繫鍾山至綵筆遙淋鸞  
渚廻少昊平分新月令快風正爲詩人來是日  
立秋

其二

又驅海鶴上秋衫作衫又進  
海鶴新衫如掣江霞送錦帆舊句

南極篇

二之十四

鳳臺吟

校雛皇極草新書甲乙太清函道藏有  
太清函金陵歲序烟  
波柳蘭暑光陰月戶緘歸夢吹還幽谷樹星槎八月  
度天塹謂淮

其三

海遊曾徧七真家知應金蓮第幾華山外可爾辭鶴  
鹿洞門携杖撥烟霞所自從客駕長蓬西猶恨山程  
未到查路一扣心花清映月爲語拈取試丹

中秋泛秦淮

玉海平浮貫月桂顯秋真指女牛家  
蘆花受漲潮新捲桃葉衝雲線  
曲斜簷箇自譚天上宴魚鳧全  
唳鏡中霞洛神好泛凌波鷁

劉宗魯太學選豫章布筵索贈

匡嶽束松爲筆管天門伸手太微前  
好題冠冕南州士并勒崢嶸正氣  
篇閣以雙龍遙捧至帆將孤影乍  
驅還近聞執法星文坼那與扶  
蹄上相送

攝祠部署中桂樹生赤芝紀之八韻

南極篇 二之十五

鳳臺吟

子攝政之兩月直清齋老桂根生赤雲芝一本大如盤竹繪家狀久弗趾齋中亦罔知厥所自產也適諸省丈來集肅離堂會金簡膳部歷觀定而奇之曰芝也諸君子繼咏咸稱芝云赤而雲必非菌計已秀兼旬矣咸拱手曰此吾子從政之祥乎予計罔德無可邀靈於物舟然芝之雲而赤者產亦不妄子領袖緇黃法不法而進清人茲將于後入賀宜神之勞之矣爰紀之長律八韻

嘉樹生南國靈符錫石星若爲榮桂木誰由幻芝房

乍撥鷲三秀頻拈詫九光隱晨浮爛采成喜孕天香  
供茜深穠色束雲妙寶裝中椒聊共雜紉蔭未云良  
爰以收華頰因之薦上方荷衣兼蕙帶遠舉遂周章  
丁巳霞燕詩二十六首

以九日生明借寮友造攝山出太平門北二十里  
而至姚坊門始追及議大夫顏伯闇氏儀幕張兆  
父氏古呈今體詩一首又北二十里而抵棲霞寺  
再呈今體一首卽已往觀於天開巖膳部曾金簡  
氏後至遂偕至千佛巖是夜宿西林菴明日呈諸

南極篇 二之十六

鳳臺吟

君子古今詩六首遂登攝山絕頂長江之砰湃穿  
其足大披器其胸蟠吐嘯欲輕舉諸君子尤還寺  
就餅予獨窮殫幽險乃已曾氏請予賦攝山長篇  
已沿江面四十里至燕子磯登俯江亭呈諸君子  
古今詩五首三君子先入城以五日爲入署期也  
予獨貪江山之妙謝不去臨眺抵暮爲五絕句是  
夜宿弘濟寺有二絕句明日入觀音門遊崇化嘉  
善二寺登神策樓有諸絕詩四首凡三日詩益二  
十四首出以觀諸君子傳既賞之命木行稱霞燕



草云各序數行寇之予年來勝遊惟壬子之之萊

有詩十八首甲寅之嵩高有詩二十五首迨茲遊

而三耳是以特表而刻之又旬日奉表出金陵予

遂為江舟客無他詠止瀕行古體詩二首附之凡

二十六日

初終太平門至姚坊道中作呈張瑞明頗

出郊雙鏡水未涂拾翠耕煙即繪圖數筋青精宜靜

首別峯紫黛慰狂天藜頭拄月從三足搯子兜人掖

六銖下界不堪留我輩便須攜手問清都

南極篇二之十一

出姚坊門望攝山

佳山曲窈赴蘭阜玉珠江溪映客袍采藥真期逢偃

父疎身只恐負盧敖蒼崖繡嶺催吟嘯淨練綺霞付

剪刀想聽松濤凌萬壑直將吸盡洞庭醪

疊浪巖西山奇石巖

石何欲澎湃寂寥暗滉潑自是陽侯有立水居然土

伯是行山雲房蕙帳容高寢此流可漱亦可枕既堪

經商學鸞鳴未須洗耳爭牛飲夜射定教沒羽矢圖

換或可中平望觀水天眼即琉璃望夫真心原淒紫

恒河再過又沙塵銀河本不漂星辰

天開巖

真宰匠山靈為誰開一肘客來即易爰緣此悟奇偶

霞心菴

朝霞如促暮霞還霞本無心浪度山霞去不知誰繫

住回光猶到舊禪關

登紗帽峯

我本紗帽山人君亦危冠石丈將軍漢栢東參大夫

秦松西向余嘗來太白山

南極篇二之十八 觀千佛巖拜淨土干城大佛聊戲為大言

拳握光明放五輪燦迎億萬計由旬化身分現恒河

界華藏齊瞻說法唇

宿西林菴

自從般若造霞心選徧琅玕路布金清夢不應輕

付託桃笙夜枕向西林

攝山篇登攝山絕頂

既探蒼壑腹客情欲縹緲座中或請罷登巖兼程可

以凌玄鳥玄鳥生乎崑崙山以山噓鳴山鬼含睇或

望人赤豹文狸殆有神高頂登至七十四峻極中院  
頻標字前輩幽尋非無事何況南朝四百八十精舍  
翠摩天冠以棲霞之糾宇雲非雲煙非煙眼力既不  
減康樂崎嶇須叩玉京鑰咫尺策電遂驟風半椒髮  
髯攝羣峯松梢桂杪肩藍度天門八翼劃長空太虛  
亭畔雙眸好兒當孫獸爭崇拖直上上頭天忽垂瑟  
江可蘸若華枝赴海走儘非夸父六龍暫挽拂圓羲  
長鯨擊下百瀉激巨鯨腸中萬榜馳碧琅界地伸羅  
臂青山入鏡掃蛾眉潮至何緣誇勁弩月贏如與把

南極篇

二之十九

鳳臺吟

天池君看雲漢縱橫直箕斗紫宮太垣因之隔良丑  
江南上應朱鳥庭匡衛藩臣豈贊綬兩都雙峙本詒  
謀成祖深衷定非偶仕版食北亦堪醜為郎肉食  
如臣某慚向吾皇報瓊玖苦心珍重黃司馬百雉層  
城築浦口浦口在浦口即長江

自中峯歸彈極艱險

忘悸下中峯雙臂若無着决背在在無苦匪痕壁卓  
如踐蟠龍準而欲歸斷壑蹈風了莫憑攀雲竟失握  
架石作片梁虹脊度郭索身輕如枯枝生前自猿鶴

登明月臺即石佛洞冠絕處

采采月華何處好如來髮際更輝輝我從不夜光中  
現千瓣蓮心化不歸

將發觀殿前銀杏乳

殿前兩銀杏大數抱是前  
代物在樹垂乳尺許者五

少室峯尖原五乳乳乳有垂垂此亦過千齡作書莫  
漫方如石後騎誰能解是星星乳長雨散諸天花共  
沐露揮法界液全繫華陽倘可詢餐法玉筋鼻端大  
有靈

發棲霞沿江至觀音門

南極篇

二之二十

鳳臺吟

袖拂松花入洞流頻聞桂樹山之幽送人霞片還相  
俯繫眼蓮臺恰欲留何處萬情風指使此間聯密地  
沉浮决御馬飲長江水雲滿五花映上游

登燕子磯五首

雨挾滿相石燕飛雲收不復趁帆歸為憐建業清江  
好特向臺端攬鳳輝

其二

杪秋江晏出菱荷鏡被天光曉夜磨填海休方精衛  
力真騎明月過星河

其三

王榭迷津浪得如山中來水國有烏衣生商玄烏重校  
此天為吾君壯舊歲

其四

帆如隻鳥行江面風陣石尤故犯豚不是東南偏弄  
險安流也只仗靈坤

其五

磯亭巖閣叶雄雄大是天吳役鬼工誰立市橋通別

淵學他鳥鵲渡橫鷗

南極篇

二之二二十一

鳳臺吟

登弘濟寺閣

弘濟寺在開縣

萬里風江嘯水輪虹蜺為柱礎龍鱗中流鏤却虛無

閣似纜星槎向漢津

宿弘濟寺精舍

門前流水即長江落枕濤聲隔石牕我自龍眠無恐  
怖風波都為定心降

梅花水

在崇化寺

南枝雖載入琅圃功德依然尚有痕佳客未緣花問  
水花神想即在真源

一線天

嘉善縣名

天官本運行可道惟窳管所見星辰夜不同雙眸豈

向周天短

石帳

石帳在嘉善縣

封八且携巽二回山中鰲豆為誰開留雲戀客非無

意明月入惟了不猜混沌諾來虹作息華胥調竟枕

辭苦有時胃觀頭須點定許心花現鏡臺

登神策樓

地肺陰陽萃天斬龍虎盤六朝當洛邑千古望長安

南極篇

二之二二十二

鳳臺吟

水碧交馳道峯青入上蘭玉京原有副太紫應星宮

雨過御賜廊望鍾山

嘗疑鍾阜雲即是玄湖水不然翠頂冠垂天雨花便

打長千里帶雨秦淮倚水牕檻前錦纜繫千艘旋回

石城催桂棹吾將高枕瞰秋江

辭陵

使臣稽首 高皇帝桂殿真開龍虎氣天開 帝步

玉山京舜林禹穴或揚旌蕭颯百雲紛夜入虹冠霓

帶森鷁立臣固精誠靡二三皇覽揆予照白日 曾

孫有道本勤勞近來天聽頗稱高入賀日南今扣闕  
羨增何處見神堯

右宗錄之二詩之二二綱五十目八十六首簡文

五千六百六十四箋文五百三統六千二百六十

七字丁巳九月江舟定

月屋

人

南極篇第三宗釋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一

丁巳江舟詩六十首

于役來賀以九月十七日拜表出三山門雨作自

普惠寺傷莫愁湖抵石城舟次受餞二十日太夫

人輩始出石城門登舟投文祭江乃發自瀟湘門

泊龍江關明日小病遊靜海寺并天妃宮二十四

日泊閱兵臺蓋待皇極篇之木行裝滿者信宿入

南極篇

三之一

星槎吟

江望燕子磯舟子以巉石不可赴直下得江洲泊

之守風二十八日挂帆泛八十里抵真州之南關

是為江北明日逆流僅至東關十月之交舟行三

十里得家郵有尚右之變號慟欲絕而太夫人舟

繼至弗敢問吞聲霑灑遂泊揚子橋閱旁魄欲請

告從太夫人遙歸具草竟計必不得代題亭輟勉

行至斑竹園伴應客如常以安太夫人載生明泊

揚州邢關明日遊瓊花觀并水次文昌閣文峯寺

明日遊梅花嶺明日遊大明寺之平山堂并迷樓

而姜養冲先生自丹陽追使贖別訂來年金山之

約予亦具舟欲至瓜洲不果明日太夫人觀文昌

閣予作南都報書十日舍舟就陸蓋啓金陵二十

二日始計程前合得詩六十首

賀長至百官送表於三山橋

斗是天梁應此橋使星持節問神霄帝車中運遙瞻

柄匡衡南宮合入朝端笏月卿森鶴侍奉書春伯儼

霞標蔚然郎位原朱鳥翼日嘶圖報百寮

自三山門赴石城舟次

南極篇

三之二

星槎吟

自是繩河遠玉京不須鐵索控金城分流八水長安

市削立三峯太華坪鏡拂青天涵黛遠沙橫白鷺下

波平星槎暫繫支機石手攬雲章獻上清

石澹寧武庫自浦口渡江夜半風雨來別

武庫文宗刺片函夜和風雨挂孤帆滄痕徧點烏紗

翅似捲長江向紫衫

自石城泛舟泊龍江關

宅泛虛無跟鏡花似追歸鷺競餘霞中流翠館丹房

影夾岸青梧碧箭家石首搖艇投水步鍾陵揮手隔

年華深秋尚作連江雨天坐齋頭檢五車十題蓋勸

石武庫自崇禮街追送四十里聯舟過夜

傍險銀鞍特地行雨泥夜半見交情江關試與詢津

吏曾否如君戀友生

遊靜海寺

山如獅子吼閣作海潮音入寺見獅子山湖音閣口占三宿寧妨

法破寺人與師單傳總印心悟非緣觀月妙不

繫谷針苦行六年雪空王殆而尋

登靈石閣

南極篇 三之三

星槎吟

倚欣片石垂亭子華下山藤骨立清石頭能將閣冠

戴閣心尚挂石岬嶽湧來頂際膩沙相現出指輪靴

網形飛舉想超香水海可知人鳥亦無生

登潮音閣

十日江天黃雀雨九月為黃雀山扁舟泛泛徬漁蓑乍攀閣

道雲穿棧好攬山光黛寫蛾千幅片帆衝旅鴈一灣

曲滿枕殘荷翠草已落芥花裏搔首銷京遠大羅

登天妃閣

何聞羣玉領仙家菜館瓊庭屐踐霞江市止看拋數

武山坳誰與共三樹合收嵐氣倚檻慨輕拂  
水涯定有江妃馬漢女上元頻此駐雲車

泊閩兵營登眺舊京

使舟如馬壯天城方買不應付水營一所楚江為舊

壘千秋吳會是陪京上游古注三山眼詞客錦標六

代名禮樂須從先進好莫教明主但佳兵

泛江中流望燕下磯五首

即無鐵索制磯頭自千春戀帝州四姓八宗王謝

擅每經鳥巷為遲留磯足鏗川鐵索水巷在金陵

南極篇 三之四

星槎吟

其二

濯纓曾上俯江亭圓繫鳥山肘後形相識相違今咫

尺認傳危月是禽星道家有人鳥山頭形

其三

觀音門內即京華門枕江干燕影斜歸客止橫衣帶

水此間前度返樓霞

其四

五百名藍掌際裁江南好寺待詩才君從水際收弘

濟紅謁普陀大士來觀音巖類普陀

其五

巖如側覆仙人掌，閣似平維海客香。文鴛撇波遙作禮，月看第二現空華。

江上吟

江心繫纜盧花渚，脉拜石尤燕作雨。網罟鈎貝客此

灣，採菱拾芡即何處。隔江漁火點流螢，參差鄰舟煙

共語。銀燭拍枕夢騎螭，膝下蓬萊欲軒舉。聖臣但攀

若木枝，尚史亟索扶桑父。兩炬雞屏代燭龍，沂流犁

挾夜明。府道士潛譯火龍經，涇畔尺書傳貴主。乍聞

南極籥

風戛牧雷寤洞庭，惻恰錢唐去。天門直者不可通，于

爲排閨致。帝所遂命天工下，沅湘重補鶴樓提。玉

斧太白洒星抗手過，共踏芳洲和鸚鵡。若着宮錦我

綺裘，却泛秦淮訪參虎。咳唾六朝小晉吳，眼界金陵

開萬古。榜人流喝攪龜茲，蓬頭颯爾擬金鼓。鳴簫吹

竽，打鸞飛迫他百艘。凌遠激燕磯，霞頂兩關情望望。

鍾山立大宇

望攝山

仙仗似排南極帝，翠蓋擎山雲際。後車扈

從輓辛夷前旗搖，曳垂結桂神。仙宗伯謁元皇綺霞

山靈馳而銜，舊遊追謝雅。什遺辨別，賜予被蘿薛青

蓮。詞翰照東南，長江如帶山如礪。

聞權歌采其語戲爲三絕句

臨流不作采菱腔，句句頻呼花二娘。神女水仙應失

笑，弓彎腰束向何郎。

其二

鬢雀疑雲惜未逢，吳歛欸乃和羌僮。從來解佩凌波

者，百遍招邀隔數峯。

南極籥

其三

山中伐木呼邪許，江上操舸發權歌。未到瞿唐休誦

險，止知邵伯湖森煙波。

江行雜詩十八首

自從秦漢將神兵，晉宋齊梁浪得名。篋笥江山歸去

好，長雷筆管鎮吳京。

其二

江洲遠岸橫羅帶，淺抹玄霜翠一圍。水鏡山屏開繪

譜，仙舟恐是片雲歸。

其三

錦帆百里挂江風露潔煙清眼未窮木末翠飛山送  
客快刀為我剪秋空

其四

出沒豚魚不可羅競吹逆浪拜風過江中有物通星  
斗三豕休驚渡衛河一行檢上  
系北斗隱

其五

分野江湖得二星低昂吳楚注滄溟斗牛紫氣年年  
王始信天官應地形

南極篇

三之二

星槎吟

其六

大江天海是星文獨有天河橫掣雲河本稱宗長四  
瀆豈容漢廣擬河墳河墳見爾雅蔡邕漢  
津賦云上應天漢

其七

玄溝豕入占為雨赤岸豚游信是風風雨何緣從似  
月月行有道直江東

其八

江南鐵騎滿雷尔江北雄盤大小城地開淮揚為外  
郭星羅廬鳳是游兵

其九

妾處長干舊里頭君將楊子作安流大艫徑泛瀟湘  
去別有石城字莫愁竟陵亦有  
石城湖

其十

縱橫絳漢分秋夏遷徙黃河異古今何事濫觴仍禹  
道却知龍馬應天心

其十一

赤漢蒼姬役五丁兩都分峙築天庭蘆溝入海雷河  
洛淮水通江比渭涇

南極篇

三之八

星槎吟

其十二

采石岸高百尺強我師先奮開平王太平莫仗長江  
險曾見真人起鳳陽

其十三

附天列宿原周運乘氣靈坤本四游天壤流冰都泛  
泛風波何必是行舟

其十四

龍興虎視壯長安虎踞龍盤亦漢關既立金山為底  
柱特浮河曲作江干



其十五

四百八十南朝寺就水沿山曲折開霞燕得江稱勝  
覽使徒猶作剡溪迴

其十六

水制蛟螭陸鑿山禹為黑帝在天班渡江那敢黃龍  
負特駕風雷戒百蠻

其十七

雞川舊夢連龍塞烏巷新懷接鳳臺入洛已侵三張  
價去吳誰繼二陸才

南極篇

三之九

星槎吟

其十八

才如郭璞江仍詫筆有木華海未降不是堯天借舜  
日誰容陸海竝潘江

望金山

層含銀氣波心現地湧金光閣道開勒陣萬川如避  
弩騰裝九派總銜枚承天臂掌伸雲漢浴日池塔匝  
榭臺寺有螭龍能載客將袖鰲首冠蓬萊

真州夜舫

出江停棹待潮生揚水樓船不任行真州城下排雙

開瞿唐灩澦沂兼程汚土追喧殿脚苦漏天誰瀾不

周傾六龍扶日吾將借一葉憑虛未渠輕行即前車

連副乘宿為東序次西清箭傳似聽官街鼓柝擊還

聞定夜鉦憶昔曾從攝署年來三十繁心旌抄案

驛廳老記室家君堂際舊荷餘庚寅家君曾攝  
案從行三月

維揚舟中哭女兒葛大家十首

乍報凶郵骨欲促皇天不肯念具媼明知病亟難憑  
藥且計歸期可訊牀五載別愁占夢噩一生離恨伴  
行裝擲江攪刃嗟何及死別生離寸寸腸

南極篇

三之十

星槎吟

其二

兒託體太夫人寶樹連枝胞蒂新交讓單芳天縱  
斧王餘剩擲帝收綸如夔子子難為足有子支離  
不足民斷臂神光孤草影半生從此匹殘身

其三

憶昨低回燕子磯文山句向舌端飛從今別却江南  
日化作啼鵲帶血歸文山句文山過金陵時下句  
非諫其上句轉止遂成賦  
不堪嗟下轉金陵望望惜餘暉奈何此句成歸誰欲  
挽長江洗淚衣

其四

苦莫甚於哭不可聲吞揚子橋晚棲時兩舟纜定慈

惟迫五夜波橫淚注垂尚右門人憐嗜學孔子有姊之喪尚右

三子亦尚右去弟品茶歸姊想遺誰歸山有姊茶

歐離從于談食故云玉合承訣無從視有弟如予亦奚爲庚戌曾得之寄于姊

其五

弟叨鯉對趨庭際姊代回言終日頻大人家庭談學惟以姊代于子

亦師友經學酷將規淑奴禮宗真弗謝宣秦女嚶今

聽招魂賦道韞長辭詠雪晨萬古傷心堪第一風流

南極篇 三之一 一 星槎吟

麟閣向何人于東戌登第姊寄詩有麟閣風流第一人之句

其六

已西辭家驗癸丑兩旬幽里未成還癸丑還里僅餘兩旬再出至今

又五可知伊洛真分手豈謂江淮斷後緣又向五霜

歸大晚直教終世見無年天須罪此不才弟永負同

胞有厚愆

其七

謬膺來賀共辰居豈不懷歸畏簡書請告啣章誰付

委歸唁壽日竟越超且悲暫作中都別仍愿乍臨左

谷初此恨此生拋不得填平伊洛并淮滌

其八

日亭君子因稱草姊有詩名亞左思未道才抄句經

年收杜史得男長日改時裁詩語好杜律抄二百首

生從九折泥中度節自千盤逕裏來甘齋茹茶心更

苦于今再見青陵臺

其九

三穗嘉禾貫一莖兩岐明麥是孤榮山間采秀芝初

折天上翥鸞足乍傾一姊見昔兩弟孤立少室雙花難作樹嵩

南極篇 三之十二 星槎吟

陽學栢謬垂名來年寂寞堂前拜上壽誰借繞膝行

其十

十月之交未解愁雙搖蒿舫去真州中流忽躍計魚

至沒世難將淚眼收無計可維生死筏何方能駐往

來郵知君湛湛心花活天業修成不恁留

觀瓊花臺

巨麗吳都賦左思抗莖敷葉贊瓊枝江妃繼佩隔真

宇海若精根撤侍兒空逸三匝神自返獨攜單瓣袖

堪窺紫陽霞舉天葩隱須向玉溝問所之

玉溝洞天在廣陵

三十六區別界開金堂石館付仙才藥淵可仗娥阿

引海院難招居易來論叩仇池詢洞穴函通震澤間

珠胎清人有約迎煙駕見說蜀岡汲故杯蜀岡大明

井付對

廣陵行贈白長倩民部民部侍郎題賦贈

峯塔

兄弟觀詩至廣陵竝瞻鸞鶴舊朝京儒雅風流憐宋

玉要言妙道見枚乘洞庭濯足懷原放雲夢吞胸氣

南極篇三之一三

太平忽傳鳥跡青鸞使云自香山白石生家本湖南

清絕地遊來江上煙花城閣道六星先騁望斗匡半

月暫飛精猶恨六朝山色遠且看一帶錦帆輕文峯

塔在層霄裏蘭握因為步虛行列炬丹梯遙破暝倚

欄碧落好垂青相輪縹緲思懷月清漢虛無待弄纓

海山院主銜初校祀率天宮業又成三生松桂結締

早兩掖骨毛代易清武昌君聽落梅笛綬氏子聞學

鳳笙看花人去瓊英斷腰貫客來鶴背腥大略江南

山太媚爭如淮北地藏靈不有深梁能駕起誰收吳

會鳳臺名此地金陵抽管鑰由來淮海貯甲兵二十

四橋憑落莫憂時何以報承明

遊梅花嶺

玉笛催春萬里來大庾飛墮傷瓊臺驛逢北使宜攀

贈閣有南枝好試才水部興從離後熱廣平心就賦

中灰曲江詩至淋淋了白鷺橫翔似落梅時予北使

白戶部招遊平山堂并鑑樓四首堂在大明寺

江南諸靈盡羅前到此維揚看更妍不為江流遮翠

南極篇三之一四

黛煙花南部費金錢

其二

有無山色入晴牕濤氣遙干注曲江寺水何堪當第

五瓊亭自合號無雙大明寺水隱語無雙歐陽題

其二

並將簪筓上煙樹客與江山却互看向日何人陪六

一也如吾輩藉青珩

其四

其四

誰遣蕭娘指高圖蕪城旌拽繫明湖文皇內宴叨陪  
對應恨煙波沒別都

再賦瓊花臺

柘子山禁浪擬方粉團原不種唐昌宋家禁苑空移  
帝緒氏湖亭解嫁香九瓣圖開全萃白八仙枝好但

微黃冰絲既剪收瑤樹玉案瓏鬆斷女郎瓊花一名

玉案即千葉地子亦名出雲語古曰凡玉案即粉團

地極唐昌公主手植玉案即瓊花瑤樹齊東野

語瓊花臺在仙館色似玉案瓊花臺在仙館色似玉案

南極篇 三之十五 是花 神也

再賦梅花嶺

不教春去檀香梅館止待月流玉照堂昔人堂名今

外于此通仙饒有致看來老杜轉愁鄉嶺從萬里遙

飛色笛向千門暗度香即用調羹兼驛使梅品詩用

花乃壽陽那更掃殘粧

丁巳淮徐詩二十三首

是月十日發自揚州太夫人以婦子過瓊花觀并

梅花嶺雨霖鈴予受餞蜀岡而板輿至少遜雨於

平山之西館雨行宿甘泉館明日行泥凇宿小店

館明日宿天長縣十四日宿蓮塘館既望宿張公

館明日由盱眙縣夜渡淮為泗州盱眙夾淮據山

而縣太祖所產處其西南百里許也明日泛舟

汴水謁祖陵明日宿夏丘館明日宿虹縣明日

登陰陵山問項王失道處遂禮虞姬塚厥草紅採

一握去宿靈璧縣明日宿大店驛明日宿宿州得

別園駐車一日二十四日太夫人葦自百善道驛

西還將之五里所予以二子北宿夾溝驛明日觀

南極篇 三之一六

徐王塚并閔子里祠墓自桃山驛宿徐州明日登

戲馬臺并雲龍山觀放鶴亭渡黃河自東岸驛夜

馳宿利國驛是為山東南鄙凡十七日得詩二十

三百

發揚州雨作

乍舍樓船問使車如人風雨遂侵裾羊腸迳路如相

待管甚征夫畏簡書

蜀岡雨餞雨甚內侍太夫人自梅花嶺至

恰為雷行次蜀岡板輿翟菲到山堂不辭雨打梅花

嶺只想潮門好繫船

內述瓊花吹玉二臺之勝因有此贈梅花嶺有吹玉臺

既向瓊林訪玉溝又飛鸞屐陟羅浮雲端妃子真橫  
笛洞館元暉果上樓此度張帷觀日母共君騎鶴過  
揚州看花不比神馳至濤氣曲江亦快遊

天長西行望盱眙諸山高皇誕於盱眙西鄙

三十年前此跨驢爾時流覽即凌虛看來未始差增  
往意係高乘駟馬車江北地形真伏楚淮南山色乍  
飛徐陔區龍活如開障隘巷平林獨感余

南極篇 三之一 星卷八

泗州歌

淮北淮南夾兩城漢陽如對武昌平大川有險終須  
據緩急誰堪破浪行淮北泗淮南即盱眙

祖陵頌

基運山封肇 肅皇下馬橋濱神鬼式基運山名三馬橋名

后在天帝配京皇華征夫禮后稷 德和南面享明

堂昭文穆武並羹墻 懿即公劉 熙太王曲居周

原是孫岡孫岡即基運山 黃冠受命占幽隧 皇仁遂誕

高皇帝盱眙西郊紅羅障方丈草木靡芥蒂太姒不

遲降宿鄉真人滌陽歸天妹功高萬古洗中華血食  
荒天亦老地臣攝清廟贊肅維秉德署中司大禘有秉德肅維二堂行營攝篆

淮泗行

禹跡昔夾右碣石河渠全捲泗淮東非關地氣轉而  
南不是人工變則通河伯羞臣北海若吞噬大淮擅  
瀆宗東溟日母天吳長歸墟尾閭鮫人宮河既盛怒  
土囊口淮欲競前終僵走半歸湖蕩謁長江高郵界  
首失澤藪謬謂淮力圻可收作堤束之障龜虬淮終

南極篇 三之一 星卷八

不敵河心凸左塘右陂何處投七十二溪秋汎濫逆  
向園陵作洑流泗人持議司空詘屢遣黃門勸故丘  
議請淘河通其鬱兼疏別渚是良籌負薪吏士勞操  
菜 三祖山陵置水漚任事從來兼聽好腹心元氣

互拯求

詠管鮑

翻雲覆雨纔稱手航海梯山始是心可笑天公容此  
輩壘麓吹罷又商參泗西管公店即分金處

虹縣二首

層作樓臺現海鄉山嵐野市幻文章虹蜺更遇為都

邑龍虎從前出帝王太祖見生於虹亦帝鄉也

其二

揚州織記獻天公神女曾看列輩虹莫當金銀仍滿氣蕭條井里正民窮

虞姬草禮虞姬草

清婦心精成婢野剖為玉鏡五百年何況貞姬中固結念剛舍利不能殘我拜虞姬一杯土恰見虞心是

現耳定有魁然之夫氣超越毛骨分明鑑水月黛蛾

再卷篇 三之一九

星卷中

吳將雙顧影水晶簾幌霜生襪一吁嗟玉龍知已甘如始大王陰陵驪不馳白璧可鑄誰能貌北斗量金

想鑄伊王囚巫咸語到季卿雖臣妾天下不償娥姁

失厥妃二我告下吏但拜虞姬墓絕勝折腰法冠姬

彼雖有髭却無肝驛車隄上汗如注三虞姬魂作朱

草生烽樹為枝齒是莖玉真馬嵬空出粉明妃四漢

浪搖青四美人春草產益州兩兩葉對好匹仇但詠

美人曲一疊舞如拍掌即相酬應拍中節神所附不

聽他曲并別五塚草未試還能舞迴風夜帳仍覺

舉倘移此草向倚蘭朝發屈軼四凶寒六

宿州將別為外弟亦傳作二首外弟

殺水千金堰漣曲九龍臺丹洛紫京縣瑟汜馮淵隈

昔叨三陽長恩中買生才自出華林薄南浮江與淮

追我逮葵丘踰歲日相借睢陽載言別悲風故燭懷

行行造天邑遵渚野為哀東郊一搔首如共令君來

絲頭雙繫結兩在不能裁

其二

予有折肱痛強為母塗顏愛人作善狀經絡信亂傳

再卷篇 三之一十

星卷中

駭征皇華役王事止重行慈堂愛恃子為我代舟旋

政涉期踵至星回日車懸攜幼入徐滕割地亦披天

何以擗心曲僕馬已羅前獲腸裂靡寸望極木木偏

發宿州懷太夫人

少小嚴庭侍出入二十年十載公車路挾策遠涉燕

北堂垂膝下尸賽有獨艱釋褐霑祿養潘輿再出關

京外略延眺行閱大湖千東征日出沼珍錯薦時鮮

言別海雲館玄風嘯迤邐改筮伊與洛逐子大宏歡

弄權長江溼吹笙桃葉灣廣陵劉覽既睢陽別怨

密衙尚右恤制淚如防川咭嶮滿莽曠日月隔諸天

塗山行 詩餘王集作

神禹興以塗山氏即今中都鳳山陽四千年來氣又

至文母仍誕閔子鄉天下取諸羣雄手誰定內佐並

開疆不比采繁兼服練况誕兩帝并諸王後來外戚

難方駕裂土祀之王六邦築山封樹新豐里滕城百

雉遼未靖馬列其嗣武王之葛覃關雎獨發祥願請

光武并至德艷華憤願代星牀我馬維駟探松路二

公鄭端儼在堂

南極篇 三之一

星槎吟

禮閔子墳

腐鼠何煩嚇乃翁鸞山洞閔里一拳宮不應封國仍

稱費祀典誰將請汶公

雍門吟 雍門在

何事雍門子能感孟嘗君立將庭畔鴛鴦戲泣向牛

山狐兔墳不是琴聲悲至此情多兒女少風雲

宋瀛渚民部招遊戲馬臺

亞父有魂哀戲馬 前山為 烏騅不逝罷登臺學書

說劍難為敵益世拔山木是才電作重瞳星上將龍

成五彩帝中台輿圖抵掌堪思武白下北門鎖鑰開

選詩徐州為

宋民部借遊雲龍山登放鶴亭二首

仙人騏驎窮天步坡老筆箋章日華嵐氣翠流宜韻

士湖光白蕩有浮家疊霜想見衣垂月振玉如聞唳

送霞赤壁夢遊開戶處橫江輪翅影空斜

其二

蹕蹕羽客過虛堂風去煙交作鳳踏亭送夕暉還此

日衣收春色是何鄉郊痕紅杏堪騎馬堞冠黃樓倦

南極篇 三之一

星槎吟

解裝珍重吟毫催令主江山特地待清狂

自放鶴亭命駕渡黃河二首

放鶴亭前鶴不遊黃茅岡上羣羊愁征衣又着雲龍

館望望黃樓燕子樓

其二

十里紅林九里山夕暉客路出其間馬蹄風迅黃

河驛應尋狂犬共鶴還

徐州北發

木青湖白棹流煙海曲淮陰夢繫船明月墜光鋪泛

宅快風驅雨坐諸天曩曾侍父歸蕭宋此亦携兒向

承燕人世幾何華髮至舊蹤吳楚但欣然庚寅自徐入籍遂不

復南家君年二十九子十有四其年四十一病兒長十二次十一矣

右宗錄之三詩之三二綱四十五目八十三首問

文五千五百雙文七百四統六千二百四字丁巳

十月嶧山定

三卷八



南極篇第四宗蘇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二

丁巳鄒魯詩四十首

是月二十七日入滕境宿臨城驛明日過滕縣宿  
界河驛明日登嶧山嶧山者東山也宿鄒縣厥晦  
謁孟廟因觀三遷故居入魯境謁孟母林并觀孟  
母故宅於鄒興鄉為孟子生處經沂水并舞雩宿  
曲阜縣踰月朔謁先聖廟庭問魯恭王所壞宅即

南極篇

四之二

星槎吟

寢殿而廟前有亭為杏壇即先聖教授堂觀手植  
檜於左階遠北禮顏廟觀陋巷井出自魯東門門  
外為古泮宮遠東謁周公廟還至城北謁孔林林  
東為先聖學堂蓋定六經處林周十里自輦路涉  
洙水橋觀子貢所樹楷謁先聖墓并伯魚子思二  
墓坐子貢所築廬登眺防山久之乃去宿寧陽縣  
蓋古邾也明日涉魯道渡汶水望泰山宿東向館  
葢滕詩五首嶧詩九首鄒詩六首魯詩十四首邾  
詩六首汶詩一首凡六日得詩四十首

入滕境懷舊令趙乾所先生二首

神君昔試宰賓至即如歸砥道偏垂范清宮忍拂衣  
角辰除茀見鴻雁束茅依那洗蒼生涕斯人竟釣磯

其二

穀仔十萬斛羨報六千金作堵收吡旅買牛付捉衿  
餘風碑載口舊德泪根心肉食慚車馬奇才早謝簪

感興

通作

芳沐彈冠浴振衣玉環寧化彩雲飛錯疑天上憐西

子采女爭知四萬誰

南極篇

四之二

星槎吟

弔張子房

子房有某并  
趙氏太師

夏服烏號射六王金人收鑄遂稱皇龍興莫問十劉  
季虎嘯從他百子房乍緒湘山童舜竹旋驅海石眺  
扶桑太公兵法能焚得老父投篋在圯梁

滕陽觀趙氏誓戒諸碑

蟲負音備踞山螭虎盤勒銘垂誠尚霜寒行空日月

雙眸照掌地風雷隻手搏颺額居然稱眾母低俯猶

自說清官年來鄒子人人用十萬倉廩不廢餐

登嶧山二首

天痕補就收餘石累卵疊碁作洞房木末呼泉空谷  
應雲根曳杖倦龍藏泥丸髣髴聞童語毛孔分明出  
異香不仗蓬球風引入玉華特借杏核嘗

其二

仙人戲倚手談荷天眼垂睇彈子窩藥珠半現雲關  
住玉液針飛鳥放過意外二分歌挂足探深九轉曲  
盤螺們徧石者穿徧洞清陰雷得為誰多

觀嶧陽孤桐二首 有古桐一株  
為虞夏時物

背秋琴瑟過龍門三級崑崙獨仰樊高記禹名收譜

南極篇 四之二

星槎吟

系顏楠孔楡匹兒孫日車乍過芭初拂雷鼓頻來氣  
益屯詞禁不祥神守護此翁骨相住乾坤

其二

海桑兩兩尚相扶特幸華桐兀自孤冰絲野繭徒勞  
具石鼓南平謬待呼自載五紘隨舜帝止雷復幹表  
連壺酒濱韻友今殊調況拜將軍并大夫

升石 山收有石升門字

生山生水孰當前後却天開又幾年誰遣五丁分碧  
海絲繩綆日上虞泉

小魯峯口號

欲知小魯小天下直是登東登泰山天地安排生孔  
孟兩山早已缺人間

嶧嶺練石行 各名王母

有石兀如獨脚夔立踞強半無根蒂其下日穿并受  
風可坐十人胞僅繫雷撼怪他了不僵天開到此何  
曾墜可見能立不恃人何必憑兄兼倚弟云經王母  
挂青絲壁如支機強標字睛虹抱望而奔蛟龍曳  
尾無能至我欲持之向君平想道占卿來天際

南極篇 四之四

星槎吟

登五華峯

手探青天掬翠來兼旬五日御風回春心此際真排  
蕩秋眼一生背浪開賦客欲飄天子氣 帝居遙接  
化人臺九垓赴約寧辭遠福地行仙未可才

盤龍洞有石鐘垂紐

蒲牢誰置紐大嶧自鏗華詎勞樅簾載不受鯨魚譁  
蜀桐竹符行岐鼓篆徒誇扣大終難應無聲過翠霞

謁孟廟

孔父時巡代 帝行却須孟叟護車旌八囚地載方

成大日爲月從始繼明既有素皇操正印可無玄相  
贊宗盟百年相去特教晚正慮翟朱跋扈生

禮孟子所自鑄像

氣象巖巖卽泰山天生夫子素臣班何人立地賢堯  
舜直與偕呼向兩間

孟子曝書臺二首

一寸心光萬界餘正堪持照五車書人人腹笥六經  
在不在被陽和總靈魚

其二

南極篇

四之二

星槎吟

腹書阮氏何曾曬絮孔圖澄不是光往行前言翻蛙  
腐藪來原未暴秋陽

斷機堂

擊仲垂胎教文王副有身尚亦速克長匪獨仰京嬪  
邠公先親玉仇母固茹辛孟母仇氏音掌夫子洵天作十五  
已登津觀其謁子思仁義弗離唇豈待受中庸而乃  
剛大全鄂輝拱魯岱仰止繼嶙峋機杼雷堂上想

見命提詩

謁孟母林并求孟母故宅

孟林爲東林此爲西林

西林樹粉標鄒興倚崇山鄒興名駐蓋匡襟入蕭  
風仰聖賢邦國祔宣獻合防靡崩鶩充庖昔敦匠五  
鼎踐房邊諸孟歸相望託之向千年故宇詢田父儒  
里佇述迨大慈良遠注仁處竟三遷族氏靡他系本  
交巨大乾宜琢巖巖象長跼隧堂前

經沂水并舞雩

見趣收功未是閑春風沂水詠而還舞雩兩兩三三  
意正在勿忘勿助間

闕里謁先聖廟庭

南極篇

四之六

星槎吟

三十經十二乾坤遞如貫三萬六千元未當數之半  
宇宙良寥廓誰能紀龍漢洛流崇伯鞭鳥跡大皇蒙  
日甲想月子第一洪荒判孔父應天樞主日叶昏旦  
六經掌上權千聖推而冠謬哉餘姚氏謂益不滿萬  
堂廡食邊登母乃顏終汗老佛縱淫詖百川正流濫  
揭天以爲宗沫泗心花現

先聖燕居堂

一部鈞天產聖人嘈嘈仙籟下星辰 帝雷廣樂終  
訶護消得恭王作暴秦

杏壇即孔子

數仞宮牆宗廟深講壇香入杏花林如何歲歲春風裏沂水不聞詠去音

觀先聖手植楡二首

六經火後無全壁三楡兵殘僅一章文理本隨天運轉精靈不為帝家裁藝從黃易修經手蔭此聲金振玉堂後聖時王誰敢拜發祥安用擬甘棠

其二

右折日華參度次左旋天道應文章駢龍有帝頻來

南極篇

四之八

星在

御飛鳥迴風不敢翔負手自歌梁木壞壁空今並秦山長黃河千載一清水此際青銅又拆霜

過聖府嗣公具蔬餉

千日清齋入聖門瓢尊疏水味全存我承道統原宗祖不但君家是子孫

禮顏廟觀陋巷井

復聖門庭擬帝朝三都兩觀付漁樵井闌尚汲源頭水妙在泠泠此一瓢

嗣公贈楷梓弗受

手技仙家較短長松陰兀自惹炎涼近來厭看長安市杆子無煩到客裝

古泮宮

泮水采芹月半泓從公于邁魯諸生靈臺鎬邑辟離斷尼父八埏總象璜

先聖學堂

絕筆絕編吾已矣六經削處近洙橋更無片地能當此三尺茅階仰帝堯平陽有帝堯上階址

孔林行

南極篇

四之八

星在

右盤輦路入洙橋左偏楷木尚孤高對列陸唐翁仲二旁虞肉肩馴於次南面直揖泗水侯廊公側累臂垂修先聖抱孫東携子折逕豐林踞石几一頃六杯別貯園白在其隅求連穿子貢築場如迎曉聖山瞻侍又三年江漢秋陽颯見之乍聞夢奠兩楹問祥符有亭稱駐蹕當逕而立手拱然十里周繚牆四匝雲來鼓城成相環後日遠泗天驅玉前砌橫泮地界燈會稽畢郢終遜謝清都頻見葬神仙

楷木篇

生子貢場

岱嶽砥平莫之掖起義輪淵濶莫之挽止一解鼎湖垂

弓攀緝鳥號小臣涕泣龍御曾霄二解方陟蒼梧九疑

留帝皇英啼筠沅湘摧蕙三解靡方七十里有百家叶

三年治任六載築廬四解人葬聖人異國觀禮各植厥

上世罔名紀五解良哉端木惜維心精我來瞻止露瀟

縱橫六解

登功參造化樓望防山

闕里神臬護聖居地沈天舉正權輿大庭淒斷空求

庫少皞蒼茫莫問墟總翠防山歸指點瀉青泚水竹

南極篇

四之九

星樓吟

躊躇憐化壞宅問金石魯殿靈光未有餘

寧陽雜詠五首

九十猶能帶索歌白駒挽向隙中糜心如有繫歌寧

得邨野茲來正愧他右望

其二

何事績蠶蠹有匡蟬綬却代范冠長不哀真被邨人

笑柴也雖散騰我狂右于羔于有

其三

子如捐棄何勞繫伯道獨民亦固然嘗有義姑優一

算却軍真欲比奔連右曾美

其四

履他虎尾將無激涕向牛衣却太酸內子一頭終避

地右王如幽谷去紉蘭右王

其五

芙蓉山首尚堪暎華館金塘出麗人獨君平視袁感

婦猶踈陳王賦感甄右劉

其六

驅車就奉高黛色垂齊魯大地忽崢嶸日月小祀主

南極篇

四之一

星樓吟

吾將揖羲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眸曠六宇

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

丁巳岱宗詩三十首

是月哉生明抵秦文州禮岱廟明日以二子登岳

縱觀有神遊八極之樂明日觀日出於日觀峯降

則弄水於經石峪愔然樂之忘去歸即夜馳大雨

淋漓二十里至大陸館凡三日得詩三十首

岱廟觀漢柏唐槐

瑤池玉幹眉王母新甫銅根實闕宮藏用那能廿列

世不材難道始稱翁乾封禪典借梁父天寶庭陰表  
海東並拂日華方若木作朋三詩大夫同

泰山阿觀五大夫松

一家天下車書同我快秦皇虎視雄用事介丘臨綠  
游特官虬曳號蒼公而師汎灑原清道木長絲繪本  
詩翁虛聲稿愧何足賦龍門琴擊斫蒼桐

登嶽禮碧霞宮

碧霞宮在嶽頂  
代有遊詩以辨之

坤靈一索為生府宜祀媼神向長男王母望柴追不  
受至元資物本同單黃琮特冠青珪禮宗嶽偏留后

帝跡七十二家金册速有熊玉女謬諧談

星樓中

岳頂

岳頂為  
結巖處

古帝碧盧可陟臨丈人冠玉未橫簪泥丸袋外憑箕  
坐騰語百童亮有音

孔登巖

共到絕峯看日輪都稱五十二由旬能知天下如何  
小个古登山但一人

秦皇無字碑

邈篆斯猶不敢銘天功德德待文星綵毫玉女瀟煙

獻月脇留題仰太青

吳觀峯

陶令籃輿箇箇還謝公屐齒不曾閑峯頭自見吳門  
馬更有何人上泰山

秦觀周觀二峯

秦觀虛無周觀明西州望望片雲生懸流天上黃河  
水計日潘輿此地行

登泰山而仰北斗

登至日觀峯因  
為泰山北斗詩

平且建魁第一星杓攜龍角應惟青知春貞孟先廻  
南極看 四之一二 星樓中

指化玉流虹故放靈齊主魯瞻當震出府生車運叶  
中經酒漿可挹將援手日陸延子注渤溟

史記平旦  
建者魁為  
第一星下當岱岳杓攜龍角為第七星主齊禹貢海  
岱惟青州縣攝攝提貞於孟陬李賦今北斗而知春  
先廻指於東方緯書先聖六經成告天有流虹自斗  
至化為玉容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易傳帝出乎震  
爾惟九府中有岱岳五穀魚鹽生焉史記斗為帝車  
運於中央山海經有地中經大雅維北有斗不可以  
絕酒樂九歌授北斗兮  
酌酒樂目陸延岳神名

日觀峯望明星

仰見地下有重星蓋映海者久  
之天下星則明星已入地界矣

西飛太白如搏鳥先過扶桑若木林曲上弓箕前月  
道針南車柄指天心重輝印海龍銜燭日曜垂空鏡

映金有間孤懸只一點中萃地岸想初臨

觀日出六首

止向飛光注目精知他暗處一涯生橫霞界外天相  
摸地畔推輪別現明

其二

乍作丹丘不善圓徘徊似待彩繩牽半輪欲上如中  
却想見初生六古前

其三

至人內觀大虛靈苦海翔陽扶地局夜夜天公真可

南極篇 四之三

現將從教父悟黃庭

其四

雲脚平明不可關心花隔夜乍收還可知太白飛揚  
甚如出精神天地間

其五

一生晝夜共人間獨見天開不等閑信得絕峯偏夜  
短蓮花合有紀長年

其六

一月此間有四旬夜遊須燭反酸人故知上界年華

遠不受斗南日北巡

泰山絕頂登眺四首

二月東巡五瑞尊明堂三十六靈閣春官號今天宗  
伯木正封號 帝太孫玄聖垂晴杯巨海泰皇報始

母元坤地逝不待鴻濛指直掬飛光破浪翻

其二

太華凌虛天外削嵩高作鎮地中盤並招諸弟遙拱  
手直縮齊州數彈丸玉女如浮周鼎木天門正拂進

賢冠周鼎天門進賢人問昏曉長年割欲了清光界

南極篇 四之六

未竟

其三

帝出東瞰九氣天東皇太一蒼龍躔欲朝太皞青陽  
不須曳勾芒赤羽旂天上廣桑爲岳長海中岱嶠是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靈府方徵罕比肩

其四

練垂汶泗城盤帶屐擲徂徠磴拂纓前踵後肩相踏  
藉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脊蜿蜒陟兜作螺匡郭

索行馬繫開門姑撫止下山白髮想全生

觀岱頂玉女池二首

倚無青漢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垂垂頻把  
注搖光昏建本東巡

其二

天柱輻輳直上來湧泉飛瀉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  
頂蛇女乘龍日幾迴

丈人峯

爾曹其奈學山何誰愛出頭戴大羅帝伯皇王推孔  
父祖宗偏少子孫多

南極篇

四之十五

皇極

半山亭望徂徠觀陰懷太白

龜陰桃樹酒樓風結客竹溪並跨虹愛子門人托武  
誇分明長句在山東

經石峪

瑟瑟飛挂洗丹文縹玉平鋪收翠滑經枕憑將城空墨  
人水簾正好浮明月

龍唇石

峪內有石如  
龍唇表之

噓作谷中雲喚為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譯人語

欽仙

石上有執如欽叟  
與杖者持杖之

此老顛而醉援款以命之玉溪生杖底動靜乃相宜

玉蟾

石有白  
蟾表之

應不如期為搗霜文申推墮練溪俯終憐白兔無清  
伴玉杵相將付桂堂

醉白堂

石可坐十  
故表以醉白

葛山高卧玉蟾翁琴郎長松入快風不借紫元頻問  
道海瓊誰與醉秋空

發奉高過高里山

隱山文其為  
松也風入松

自從仗劍海東游五百風雷作 帝臣薙露之章殊

南極篇

四之十六

皇極

可悅果然田橫有門人

丁巳適齊詩十五首

六日遊靈巖有詩五首出山而暝衝泥四十里至

峒山館侍御畢東郊氏自長清移札以斯文相推

良悅其假道於山程也明日至濟南之歷山書院

為報簡極談中丞李孟白氏札來方臥病弗渴容

然其談詩已知有太古子者而酌突泉倚於數載

之早今方躍出而子適至公以山川若待下也泉

在書院西鄰夜往觀之念壬子舊遊與陶路叔話



世外之指於亭際今昔之感槩然有詩四首明日  
再觀泉遂東北迂十里登華不注之綠秀歸則穿  
城至大明湖是為歷下亭出西郊騁馳四十里下  
齊河縣有詩四首明日閱禹城縣兼程宵征遂宿  
平原縣有詩一首明日薄暮抵德州受張戶部餞  
有詩一首夜馳六十里至景州是為畿輔竟凡五  
日詩十五首

靈巖二首

百靈赴岳先觴此曲障周屏遺世喧因護杜衡羅九  
南極篇 四之一 星桂風

巖為通仙仗壁孤閣溪流不帶鐘聲出暉素只隨松  
黛屯巖際有人寒掉肘想須鶴駕次山軒謂朗公室  
官石則自子始末之

其二

如人怪石欹而立一作開碑一宰官初斂劫灰原  
貝乍排星座已彈冠幾曾雲紀模繁露莫也桑門傲  
戒壇天地無心特匠出故知真宰弄珠盤

摩頂松玄奘所摩頂祝  
亦所來信者

祝松為示西來信東向果當返轡時草木有靈君信

否岳王隴樹亦南枝

鐵袈裟

木末月明水際霞追來見是鐵袈裟惠公看去如風  
舉始信六通不可加

朗公石

石也知他字朗公喚雖不應想靈通岱宗亦止千旬  
石且道天齊是甚翁

宿歷山書院二首

可笑登州作史難風流丘壑怕停鞍此行似討煙霞  
陶極篇 四之一 星桂風

票山色容吾駐馬看

其二

涌輪枯槁不飛泉使者重來即射天須信栢臺非佞  
客客來泉躍豈徒然對突泉一  
涌輪泉

憶昔行

口過東溟悔未緘詩鋒排蕩不曾交相看王者皆全  
裂唇開至耳噬方饒齊茶聊自嘗甘苦鹽梅誰與辨

酸鹹幾曾易骨代毛我泰山今日正巖巖乍來直指  
論文牘繼拜中丞索句函似送文章千古印如加風

雅一代街靈巖道上霜圍筆灤水泉頭栢繫帆始知  
河珠兼城玉姑免狴啼并燕喃直好書箭收騎劫不  
勞木柄嘆長鏡上坂何人憐流汗投鞭屬我斷天塹  
海若猶能不解如奇雲頻挂遠遊衫

通輪行

百川直下忘其祖仰法无獨戀 帝宇水性從來反  
本難姿安立作回風舞鳳嘴鸞喉嘯旨清蘇門於此  
舌如挂三柄雪益張曲羅無乃水仙將出府倒鑰通  
天丁界關風吸雲湧蒸銜釜軒轅鏡就冰盤拖江妃

南極篇

四之十九

星樓吟

踟躕流星觀想到月明海面初望舒攀之當三五池  
底葡萄串銀絲縹玉槎九拈欲數鮫客眼睛駭石鍊  
涕泣綠誰方窟乳又疑眠能反唾空領際珠懸踴可  
剖無夷奉符乍鞭馳直瀉風餅亂潑雨斗杓夜夜下  
挹之瓊液上方供后土大端凡水到歸頭九源丈人  
終攝取天漢尾闕或轉通亦如此水翹而豎

登華不注二首

洗拂無枝百尺桐倒覆蓮房秀卓空童童直上雲圍  
綠天苑失擎霄翠態峭崿刺天香浮翠璘瑯拔地玉

青葱煙流直可掬而飲毛髮蕭森且御風白龍須遣  
攫將去盤承七寶為天公峯尖得我飛雙屐青蓮胞  
蒂現清童芙蓉足底垂千瓣華藏湧來快大雄姑聲  
十里客回首黛光嵐氣尚瓏鬆

其二 華不注

岱嶽尚憑扶掖吏巨八箕坐臂拖地金輿拱手立青  
天諸昆誰敢狎而侍峭峯鮑咄咄其傍嘆他抗頸我  
僵睡堂兄肅襟程正叔頰張狂阮齊驚避昔我少小  
在賓筵諸老先生呼呼伎我拜山靈稱丈人石丈喜

南極篇

四之二十

星樓吟

極翻欲淚可怪前人拓此山噴我知已笑相視  
大明湖  
月規誰與建樓臺玉闕冰橋洞豁開高處錯驚寒大  
甚桂仙清骨厭塵埃

涉濟源

濟將王屋作崑崙桐栢眠峨割一坦河濱敢云差吟  
等海存明許備東籬宗邗雁次行稱季伯禹神功體  
竝尊譚子爵封潔可配齊侯賜履附庸存季倫注子

東方朔故里

朝廷避世細君憐何礙金門作隱仙可謂平原亦故  
里君家木緯是行天

德州過張鍾石戶部使署園亭得飛字

張有詩  
王季子

爾和王郎句欲飛十吟風快未停揮題兼梅雪差凡

手韻限頭牛正瘞候京閣轉思江月好南枝如待仗

臣歸休將玉笛均留賦應厭采蘋戀却肥

丁巳入燕詩八首

十一日發景州出城縣已又閱富莊驛又夜馳

南極篇 四之二十一

星槎吟

至獻縣得畢孟侯追履有詩一首明日報履已凌

午徂大霧載塗薄夜至河間府有詩一首明日以

器且征閱任丘縣已又閱雄縣又夜馳至白溝館

明日閱新城縣有詩一首昧至涿州哈都水部夜

至琉璃橋有詩二首以幾望閱良鄉縣入都就舊

遊廣慧寺樓之有詩三首自濟南北成載星兼晨

夕行日窮於次我力曠殫抵舍乃病醉自江南徠

殊不堪風沙之燥骨也故其詩具公昔之況南此

之槩

獻臺報畢孟侯侍御

詩中楊墨正橫行競奏桑間任彼偷同調翻於江左  
得紫陽莫是考亭生遺音三代收齊志大雅文王復  
頌聲一倍今仍增膽氣人間從此面西京

瀛海憶舊遊

五齡就信都六齡還京陷瀛海水為鄉兒時所躡跡  
追緬冀北遊寸光心有隙大人親指點此中含皎白

我祖憐其慧問難答有則王母玉携之介受靡終極

姑姊誦駱虛從術辨字畫比至遷宣武已改春官籍

南極篇 四之二十二

星槎吟

我母待中堂見我提而立是年當壬午辛亥欣再卽

蒼茫三十年御母之東國明年以計來逮茲草六易

皆疑驚老大春言媿時昔

哈都天符水部

時督橋  
二駐涿

飲馬江淮捲浪來姊歸啼鳥不堪哀聞君苦枕深城

莫更有懸河淚眼開

姊歸  
鳥名

胡良行

為在涿北五里  
為都人言皆建

制曰都水鄭主事胡良暨汝爽其濟汝往成梁副十

懷版泉驅石雷鞭地軒皇垂賜舊天京遂願神足代

收兵天老詠今日力牧役五丁蕭颯繼至太山稽手  
推獨鹿<sub>山</sub>跨清泓百年百度天根見年年安得架堅  
冰萬安人付蔡襄氏俾漢星梁貫帝城蒼水使者主  
牛斗<sub>牛為大</sub>蟬盤蒼冠枕天首不見琴高乘鯉來  
涿中龍子伏而走

涿鹿道口占

南宮端的是仙班足練長江淨洗山涿鹿風塵黃十  
丈如從天際下人間

南北行

南極篇

四之二十三

星差今

南有八槩雙圓之樓船滄江代地帆代鞭北有八輪  
百佳之軼轂<sub>十</sub>快風即馬權即軸可憐風俗善移  
人曠視誰能立廣津曾見有思吳之代馬戀燕之越  
禽所以西蜀公子來駕辯東吳王孫去迎斤時子耀  
星光徑寸舌端紫電大如輪九流總萃須圓士六藝  
折衷到聖門當今才子凌雲管亦有談客粲花唇掩  
盡八紘收屈馬廣披南廡祀王陳德行辭命兼為聖  
性道文章擅是尊八代起衰推北斗六朝餘韻溢西  
昆安有至人翻木訥曾聞哲匠但華文自從唾雨咳

風後眼見說鈴不足珍

良鄉道紀感

黃金何事築燕臺崇教原非上將才未下齊城先去  
趙倘無騎劫代誰來

將入都聞王季木在上林

上林新令賦家才司馬文園巨麗開天下文章都聚  
此西山應不笑人來

右宗錄之四詩之四四綱七十二口九十三首簡  
文五千八百二十五箋文五百二十二統六千三

南極篇

四之二十四

星差今

百四十七字丁巳十二月京華定

南極篇第五宗錄詩

西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三

丁巳京華詩十二首

以望入都又二日見朝又八日朝賀蓋北都用郊  
之次日厥晦辭朝季木使人邀諸闕前過之出就  
寺邸遙發季木至寺言別已又將至慈仁寺已又  
將至大士庵割襟去予亦憐阻就與夜久至蘆溝  
橋容燕旬有五日花病大作藥餌是資奔疲報刺

南極篇

五之一

五卷

之際聊為詩十二首就道病良已

遊慈仁寺一名

客至先探報國松寺居還叩寺隣鐘貴人門簿姑停  
刺閣際諸天早喚僕

見朝二首

南極星流入北辰太微簿署紫微實片雨也須煩天  
覽臣是朝元第一臣

其二

憶在兵曹持旨年兩旬十度午門前滄江見比銀河

闕不是浮槎不到天

倚天

賦詩園有為亭於  
大槐之林曰倚天

攀陟倚天想步天江南桂樹待才仙從渠醉土歡巢

飲長劍吾將挂月弦倚天園有亭  
天在華嚴寺

合咏武侯信公

新作萬壽宮祀文昌配以諸葛武侯文信公讀御

製碑益近封武侯天樞上相信公天樞次相此淫

祀不經二君子蓋必騎箕尾而歸亦不俟褒崇如

關岳也因感而賦詩

南極篇

五之二

星槎

尚有伯夷非武王衡稱兩聖互低昂犬羊甚至人膽

拜鬼域難堪畫徧強欲挾日輪何處遯即攀星座了

無光奇才正氣天推出昂運尤旗不可張

石車行

一礎採居楹金揮二萬鎰千驟齊騁駿移地咫尺

不如鎔此金卽以代與烏汝看宜武門石故當洞立

門日稅十千輓夫肩頭獲石車礙輦任諸璫翻情劇

以此貢青銅僕夫始控扼僕夫雖把彼入朝却見格

端門一請鑰片石索五百借旨待收金門正泰膽力

學之魚鱗俱大小互扼搯季木額感有甚此司農全  
被中官使且如歲終匪頒式交輸添搭倍不止每歲  
可裁四十萬敲骨穿皮空至死我謂上林子其陳言  
出足國且足民子曰虞人但有狗馬責爾無使我此  
簿典不得季木以論左  
爲上林賦簿

掃宮行

欲看掃宮二十四伴稱春屬某姬位七子八子好供  
僧僧有黑衣慣禁城頗向外人誇異界拉導深穿內  
地行武英殿直不訶怒曲盤永巷近丹楹長信才人

南極篇

五之三

星樓吟

逢至日也自嚴妝謁御屏來往徑摩觀者肘見人不  
怪電流口却剪蓮襪觀馬蹄通帛束腰貂冠首馬蹄通  
帛束腰觀者頰飛語漸詳有給黑衣承以手天上人  
間限堵堵官家不出曾知否

慶賀出朝遇季木

朱衣鸞序歸牙綬氣平山端門屬公等我來頰朝鮮  
有客如鶴舉金水乃孤客鄒嶧削爲背岱岳從而肩  
心知是王郎涼踞自折旋直前呼季木却領笑相看  
識君非面孔望影亦解憐他人或攬袂聽隔一方垣

燕市行

日日塵沙服五銖得風過市半斤餘更苦偃偃不敢  
訊南官怕觸北官禁沿開始納刺抽身卽行避夷陸  
門士未相道結駟郊遊戀舊知濟上頻陽雙避迓六  
客風流我亦副就座各談杖底山山容異狀如爭秀  
向夜太華指搖光使生儼向瀉池傍今增華棟玉壺  
唐開然吏部帶治衣領子却詩

園丘

曲巷糾屢匝翠華清陰寸地不堪賒天街跨馬肩摩

南極篇

五之四

星樓吟

影客座浮茗口噴沙獨踐琅玕淹別界如垂杖屐破  
輕霞經旬客子忙燕市能惜餘閒到羽家

都門憶舊遊懷韓馮二首

昔有佳人絕代珍獨張清瑟嘯陽春幽居一自零空

谷修竹倚殘幾歲翠右韓  
未仲

其二

坐開眉宇撲晴燭笑落江山舌電懸尙挾脊連一隻  
箭雙鶴立墜蹴風前右馮  
明

丁巳燕趙詩三十五首

以晦發上京宿盧溝橋西僧舍有古體詩三首改

朔至良鄉縣有古今詩四首明日至涿州信宿爲

畢東郊氏序集問邵子故里得邵村之安樂寓有

古今詩四首拙日觀張顯王故里祠顯王者桓侯

也宿定興縣有古體詩一首明日至安肅縣有古

體詩一首明日閱保定府宿陘陽驛有古體詩一

首明日閱慶都縣宿定州有古體詩七首明日閱

新樂縣宿伏城驛明日閱真定府登大悲閣夜浮

津沈宿陘北館有今體詩二首明日閱灤城縣并

南極篇 五之三 星槎吟

趙州宿栢鄉縣有古今詩九首明日閱內丘縣宿

梁店館明日閱順德府并沙河縣宿臨洛驛有今

體詩一首明日觀黃梁祠閱邯鄲縣宿磁州是爲

中州北鄙有古今詩二首凡十四日得詩三十五

首

出都志感 部送者王翼明水部解

南吏入上京 窺竄只比騾何方亦木正漢官自委蛇

旬有五日返來賀竟如何借夫兼借馬焚輪捧蓬科

祖道三君子 興然繼鳴珂營繕行玉山怪學載星河

一班存雅道安用效慈多上林今司馬三送益悲歌  
一送至廣慧寺再送至前朝將侍御車蓋如奔波王慈仁寺三送至大十巷

留別季木二首

空同古鏡詒題功作書謂割千金愛元美吳縞答齊

純至勞歌咏稱名對美人繡段兩且純贈我滿堂梅

如雲又何贈之文犀梳立摘青天月素安手我驥熊

稱叔父一雙白壁授金昆探懷無可持相報已占明

湖翡翠盆 見季木齊音 歸將爲君覆囊致二華遺來枕筆

南極篇 五之六 星槎吟

繪卷曼 其二

嘗恨謫仙少陵生不爲兄弟隴蜀華洛各天際暫拾

瑤草梁宋遊沙丘汶水時一至幾曾杯酒細論文終

從渭樹望江雲既使二子生接踵鴻溝天地若爲分

與君年過三十初相見強半良陰不可尋八九年間

三執手天公將無如其煩牛女雖稀劇期至歲一蹇

裳尚涉津何怪吾子三送還追起我亦停轡不問日

華之西巡雖然九隩匪海外天人下跡即比鄰比鄰

而舍何足嘆倘為遮須國王誰志願天竺佛土隔流  
沙三周尚亦跨海濱我既與子偕震且終不似蒼龍  
之心咸池之參別後詩卷應積若干尺他日開口流  
電掣天門

宿蘆溝

五夜桑乾橋直可方湯谷鶯宿黃羊人輾轉羲和轂  
驅石白胡元萬界今翹陸風輪控雷蹄頸項收而促  
譬如石城瀨舸頭牒尾續下關一臂津流喝關條獻  
南北雖異駕遵行均追逐起坐借良朋屢撫結轡腹

南極翁

五之一

星卷八

回薄去京華了者園青囑指以證九天誰能照心曲  
上帝慰孤高特生王季木

發蘆溝用季木舊句三首

更上蘆橋憶漸橋為君垂泗失長宵文章千古須知  
已老杜空思手謝陶

其二

愁悵撥動又旌搖更上蘆橋憶漸橋數徧獅欄人箇  
箇自離千恨枉魂銷

其三

但得柳州破寂寥任他毛穎笑同朝故人何句難忘  
却更上蘆橋憶漸橋

失詩三百六十首季木有抄本追寄感賦

我將大索窮天下三百明珠不可還想集瑤光收洞

館小說洞仙有瑤光集  
收人問新詩卷帝仰憑東壁問書仙名山總取

經長白濟南  
山名雷火冥搜向五年豈謂君心直恁等手

抄清夜自丹鉛

邵村詩涿州西北五里是生邵子  
處村蓋邵姓亦稱安樂高

周公宜有後孟叟魯宗支昨造鄒儒里故舍尚垂基

南極翁

五之二

星卷八

三遷寔去此俯嘆仰而思以此當陬鄉誕靈寶地遺  
文昭罔自遠武穆杳莫追皇后系八百禽父等太儀

召伯亦分陝二南冠風詩甘棠甘棠  
召伯拜燕亡獨後姬

裔蓋燕公子仍卽舊疆陸范鳴遠天叟堯夫載鳴岐

中山庚衡漳蘇門閱西畿漸作南陽鳥如就召茂為

子文承密指使蜀用家隨紹興中朝士松茂以竹符

舊寓神鬼相入洛神胤紗敬梓猶稱仰天道默相持

坂泉空六相疇考太山稽通家世邵孟周召木同歸

贈涿守左氏



獨鹿山前再遇君冬榮桂樹尚流芬東萊雅道還公

等交態着渠九月雲

左涿州餽玉塘米

淵明在縣八十日只囚五斗強折腰觀陽香稻馴鷄  
鷓兩載淹留價未高故人今作風塵守只戀西山煙  
雨濤一掬玉塘十畝稻著樽琳屑解霜膠贈我千里  
餉二人爽氣房山入錦韜明珠那能敵慧以驚喉嚨  
出有能郊兼賜有香稻米亦異

張顯王

南樓補五之九

星槎吟

穆侯庚進帝桓侯又稱王虎臣收王氣千載日堂堂  
昔議吾師廣運帝輒曰陪臣不可方尼父本尊周王  
爵且宜匡止予以師號庶幾安素皇臣其有後言師  
帝詎相妨王本今之諸侯位文宣文憲周公未全詳  
即如夫人稱邪國應更孺婦恐弗康禮大夫人曰婦人表  
以先師仍帝后纔折若木拂三光朝廷匪各報功德  
後生不甚念綱常近見天樞加二相武侯中人立請  
下宸章天樞斗星稱第一偏於孔孟自他賜小兒議  
禮良可怪名臣死猶借貂襜去歲臺官請錄邵青春

鐵筆送秋霜旨閣弗省須補牘誰能繼鳴向朝陽張

松先生謙請錄其子後如字朱不報

過安肅張浮西年丈為令

師既听然直斥元美文人子亦不合即贊太青才子  
憶攀延壽殿前松六合之外論法旨義皇人去不堪  
追五載割襟以至此地主新烹活火茶金陵使者繫  
輜車莫如舊日重呼獎妬水貪泉濺齒牙雷太史云李杜為才

行路難

南樓補五之一

星槎吟

行路難黃塵撲過垂楊端萬馬腥風觸展翅此程一  
日當一年即令百嶺增十丈何異轉无化作蟬北曹  
以此為快活齒沙舌埃中不惡我本南冠熬不得爾  
曹享此稱極樂人生嗜尚各殊方清絕江南肯着脚  
丹朱詩蘇東坡  
朱雖不肯成堯大啓却能承見禹衰我讀虞書只說  
做妾知不足故相推

八角郎六首再過中山感賦

樂府新題未效唐誚他操刃在魚腸知詩仗箇王文

水不負曾吟八角郎季木云于象府直府以節人如相送曲至八角郎之類

其二

善觸難誰走是王毛宗振定音真肉而祥騶磨一角

牛雙角爾獨特稱八角郎

其三

情机窮奇想樹降生前美證表其堂稱靈稱繆何堪

怪自此專推八角郎

其四

白頰南山不敢張麝香鹿燠通何方爾曹種類非虛

南極篇

五之十一

星槎吟

父有許崢嶸八角郎

其五

被酒尚憐玄石醉失美難免子期戕即今望影毛猶

豎逐噉曾經八角郎

其六

曉事天公爾莫量有時豐草厭山王須防與翼去其

角木渠終為八角郎

真定登大悲閣

北度登臨者四

濁世思遺俗登山與上樓磴盤風雨豁梯轉市城幽

服日朝華早餐入遠翠流眼波燕趙促兩度俗宗遊

常山南陌

叨第即遊東海癸丑自常山人晉茲行始南出故道

放浪詞鋒八九年公車征陌乍重還攀殘樹色千郊

玉聽徹鶯聲萬界絃旗幟尚疑槐夾道鼓簧全似柳

含燴游沈夜送銀清急雪捲流光到客前

灤城道志感二首

北曹北上有延迎南署南歸不繫情冷煖雙眸各一

隻半看燕市半留京

其二

南極篇

五之十二

星槎吟

婢子似猫逢暖住詠諧恰向世情諸人心自險天為

暫不管長江限北南

查盤行

今之李官真御史察吏錄囚兼校比團練觀察宋制

分未必鋒稜皆直指君所代者匪他人其人出而代

天子君今既如殿中遊解多蟠胸露牙齒郡縣仰而

如看人馬前刀筆雙驅鬼近來關節到閻羅輪王反

受功曹肯濟泉屏息不將鬚始如白嫂事小姑安與

諸神翻祀憲月借日光借與珠吁嗟攝吏尚驚雷破

往裴曼莫訝附驥一  
朝化而為山岳滿朝折骨拱  
手趨

趙州代亭長戲答二首

此公君至不相聞舊禮東郊非禮君君自使君渠自  
洛行行馬首且探雲

其二

大令新除下報房飛雨遣問使相望勿云今至不為  
禮今在都門爾在堂

去趙因憶洛人二君子二首

南極篇 五之十三

星槎風

代色流青下奉高濟南左李張塚北氏憶相遭相遭相訊

如天也再過濼泉班馬勞

其二

也自周南見故人如傾丹洛潑游塵廣平觀察郭蔡并氏

趙南郵亭

館近馮唐墓從遊少小來著書九歲稱文子三十三  
年夢乍迴又挾兩兒重餉此顧影我亦愧文子

月離昇

季月十日月離昇我道深防若不早月與髦頭並主  
胡辰星太白借出好夜何事倏中星使我沉憂形  
枯槁近來王氣正當參天街以北胡運小參畢皎潔  
月何為實沈所指在西表月暈終須太白討

入邢州國士門為長言嗟嘆之

十年謬畜平原堂下三千客一士真當田橫島中五  
百人世上及門問字論文應不乏能知江漢秋陽心  
事照晴春

黃梁祠戲題品翁封號有雷火二部尚書之目特詩以訊之

南極篇 五之十四

星槎吟

兩部尚書領火雷天官爾輩侍蕭堂列仙十種楞嚴  
笑也恐華胥調未回

學步行

西子非愛顰病心不可耐學笑已不堪效顰誰能愛  
即使施氏未病時豈能強作呻吟態客說空同太效  
顰我道空同非厲人靚姬忽得宮妝譜按圖休傳掩  
其真者不必對月描闕細步不必躡香度淺深玉環  
豈肯情飛燕菊秋何至代謝春近被黠夫倡異說又  
布新聲匝地堪堪掃山人套北地門庭隔十尋

采齊肆夏全無度，督并周旋了不聞。偶向邯鄲見市  
女，錯當洛妃穢。下塵豈有蓮花生，步步倚門却效石  
櫛。裙裾既不能體輕，爲掌舞若反蹈。躑躅狼狽如大蹲，  
左才右丁空蹉跎。踟躕良久大苦辛，匍匐而歸知多  
少。逐逐孟浪尚相詢，壽陵餘子繭重手。試看掬地指  
尖痕，雁沙踏踏殊寥落。連城街陌口，須噤我若仍  
前。伴推許蒼生誣，盡罪惟均元氣混。淪休挽斷直叩  
六經到漢秦。

丁巳河北詩二十二首

南極篇 五之十五

星槎吟

是月十四日發磁州閱彰德府并湯陰縣宿宜溝  
驛有古今詩三首明日閱淇縣宿衛輝府有今體  
詩一首明日受太守觴已改道有輝縣之遊踏雪  
夜馳有古今詩二首明日觀百泉卽詩所謂泉水  
邵子桃竹園在泉西登蘇門山謁安樂窩是其蚤  
年不爐不扇處東嶺登孫公和嘯臺降則宿百泉  
書院有古今詩十四首十八日閱復嘉縣宿修武  
縣明日閱寧郭驛宿太行麓之萬善驛是爲入晉  
境有今體詩二首凡六日詩益二十二首

公館行

處處霜臺帖絳條，終旬不鑰待星軺。多冠說是經行  
客，直怕蒼鷹下九霄。

相臺夜馳七十里至宜溝驛

自發金臺驛，如使出流沙。大小十四城，眼肉剔一車。  
一千里渡漳，月具上海涯。北里有逢迎，雙珠入絳紗。  
門人李孝廉張屏守南郭亦造訪兩蓋豎輕霞 于太  
人朱孝廉張屏守南郭亦造訪兩蓋豎輕霞 朴節  
推買四足乍楚空谷雷滯弁山斜載馳過夜半翼軫  
現三華 太微垣在翼軫間有  
東華西華中華三門

南極篇 五之十六

星槎吟

鞭鐵人行

我聞魏取漢，銅人銅人下。淚君知否，金華夜夜抗青  
天。象成精魄，或相耦剪猪，作俑爲方相，往往往。暝見燐  
火走，何況檜夫婦，頑鐵心不朽，長跪暴肌鬼，必酸槍  
雖不應，默稽首，固知鞭鐵不是嬉，直可更鑄作芻狗。  
又聞女媧團黃土，戲作愚人名某某，西域歌者招王  
姬，本是伏機，可立剖所載骨肉，亦幻成鐵人，乃知爾  
良醜，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何不多鑄曹操與王莽。

洪北遇丘原禮祠部

憶長鑿龍塞君分大火星宋岳借飛蓋梁臺並授經  
乙卯分更瞻淇澳某聊挹太行青越鳥與胡馬離愁  
又短亭

贈衛輝守侯氏

仰面我曾看太守泰山王者高拱手其項遙條俯不  
來霜豎君稜風射口子今守衛須印友映日出郊待  
至酉我行永久子空歸晨舉玉趾又呼耦部亦司餉  
我青精蔬黃精我啜綠昌子啜酒去年我尚滯周南  
子若相逢敢引首尼父大欲用此邦嗟其庶富終不  
南極篇 五之十二 星槎吟

出衛毛蘇兩生踏雪道左

正公子遜謝有士踵游楊師道今全墜從遊未向方  
雪花如手大子佩出郊忙滑滑黃泥坂二客豈徒將  
初至百門放吟二首

川雲端的山勝山雲翠帶流別作雲不是陽侯兼屏  
騎那從流水見行雲峯山雲翠帶流

其二

兩峯分峙作雲門雲去雲還過此門誰種白雲三百  
晦天公收取補天門

桃竹園

共城十首誦清吟十畝之間靜者心尚有丹芳稱邵  
圃流雲夜夜到西林

安樂窩

濂溪悟向月巖入圖寫巖形象月弦天根自合爲蘇  
嶺月窟也知是百泉

公和嘯臺六首

南極篇 五之十八 星槎吟

尉氏中權爾中清同居其志不同行休聽阮嘯聽孫  
嘯慟後安能學鳳笙

其二

箱到窮途慟哭還登當出水笑攸然一悲一喜綠誰  
異請問蘇門請問泉

其三

既於天地有神州又向神州寄此丘丘上有堂尚咫  
尺登臺客嘯亦蟬蛻

其四

一嘯天風特地來  
臨風片嘯天門開  
不堪餘韻成三  
嘯汗漫肩子出九垓

其五

嘯旨蘇門十一章  
謬誇孔雀繼鸞  
風嘯如有法相傳  
付只學教皇太古腔

其六

有時自抱隆中膝  
豈信浮丘教鳳鳴  
若向喉中工宛  
轉恐君見笑蘇門生

蘇門山書石辭

南極篇

五之十九

星卷中

嘯客神遊八極  
衣行窩坐貯一腔  
春咽喉有鸞鳳鼓  
吹手足在月窟天根

宿白泉書院

一生酷愛山中宿  
每到名山不可留  
難得白泉閒嘯  
月閒庭煙玉向襟流

百泉行

水夷激箭射藍蔚  
地肺醉濃漏銀氣  
縷縷雲根出鏡  
天波心晴晦須臾  
異燼生千畝玉田  
青白虹耕熟種  
搖穗縱橫翠帶月  
交輝滴瀝珠林  
領探睡立捧丹亭

雪海開乍封碧樹  
霧市墜霜殘杵白  
費鯨揚鷲迴惟  
蓋幣驚逝入夏天  
寤地復暝涉冬  
窰流雲亦萃捐珎  
詢之竊莫通茫茫  
詭狀誰拈示

蘇門篇

童子時向友者九子  
取及孫登之嘯阮籍之狂以  
邵子之學殿之頃至蘇門九  
得其三感其少懷因

託詩以折衷之

向友九蘭三在此  
此有三才我所憐  
三才阮氏得其  
人斂曜伴狂樹大年  
雖放中權非自廢  
詠懷諸什駐

南極篇

五之二十

星卷中

流煙何事山陽稱  
七妙登也不憚為  
周旋嗟才其地  
乎內激中律呂  
嶺谷寄喉端投水  
大笑瞠不語被髮  
枕易撫一絃自從  
大人先生往嘯旨  
蘇門殆別傳窩  
牛之叟殊安樂君  
才駕風得其天天  
根蹴作踟月窟  
弄如九顯秋白露  
洗蓮岳望而稽首  
即欲仙道是天  
人是聖人掌提五  
億若干乾數至辰  
八周坤八巨眼  
長襟太一叅山高  
於岑水大於環雲  
流可掬妙不可  
詮皇極閣深貯老  
編先天夫子返天  
前二客從之悅  
條然欲問真源春  
在泉

寧郭道歸念

去年辭洛向吳京代我新郎已四更留滯我猶歸夫  
得馬蹄纔蹴太行城

善善驛望伊洛

鳴臯却憶著書岑煙雨龍門夢亦尋洋洋不濟黃河  
水北上羊腸雪阻襟

丁巳山右詩四十首

以二十日發萬善驛即北上太行之麓仰盤二十  
里至碗子城為晉界是為孟門即周穆王所登九

南極篇

五之二十一

星槎吟

河之陞者又盤二十里至橫望鎮狄公反顧河陽  
處是為太行之巔古稱自麓至此為羊腸坂又北  
行山巔二十里至星軹驛有古體詩五首二十一  
日為太夫人初度遙拜泔然遂陟降山巔二十里  
至天井關有孔子回車轍跡石痕如墨花俗稱先  
聖於此滴硯謁回車廟又降十里一說為羊腸坂  
又三十里至澤州其驛太行有古今詩九首明日  
西至陽城縣有古體詩二首明日至沁水縣雪坂  
臨壑窮殫險悖有古今詩三首明日至翼城縣有

古今詩十一首

自晉西來道宿

喜縣泓芝野後氏縣宿樊橋驛益馳百八十里有

今體詩二首明日得家書於蒲坂之東知太夫人

以十一日入里遂宿蒲州有今體詩五首凡八日

詩四十首

孟門行

北陟孟門陞詰曲且峻巖轉輪青天上推轂北斗南

後頂前踵滅前蹄後齒銜盤礴碗子城良碗覆眉尖

南極篇

五之二十二

星槎吟

築此連山象河內據而整

上黨失門檻祖宗有深意一線絕垂懸魁樞枕參首

晉星望石甘天街界夷夏王氣豈須厭我朝都幽薊

右臂仗雲嵐井陘寔扼要紫荆亦喉領山東昨僕地

中州困蝗蝻生防護道塞真定掉孤擔徐州控四達

所恃濟寧叅大名犬牙錯齊魏互吞合太岳天城郭

秦蜀縹帷愴憂國宜看眼山右莫輕譚

北上行

上十盤低回沁水明盤帶掀眉前騎壓鼻端行路大

難上百盤汗流雨寒玄黃馬足跟雲路露羣嶺行路  
大難上千盤既數中原兼數晉磴危仗隊向看穿行  
路大難

苦寒行

北風疾於箭雪花滾作拳人熊當路立豕熊從兩肩  
夾虎攀側石繫冰代晨餐引頸極天脇囊新問前  
故國懸河外羊腸正蜿蜒進退嗟維谷人生罕此艱  
九府靡闕步百年偷暫問志士終慷慨幽情思古玄  
巨靈如可召鑿却地中山

南極篇

五之二十三

星槎吟

橫望吟

自汴量移并法曹親舍河陽反顧勞白雲孤飛寸心  
切憐君陟岵兼陟屺去之百里尚鬱陶而我于役五  
華矣歲莫依然嘆歸泊自分肝膽匪金石堪以涕痕  
泥使袍北山漸石淹王事僕馬兩旬已出朝

星槎行

陸不絕太行春水不下江門濟驂控駕終行地河  
渭騰撤未容刀水歸東南收大瀆山結西北亘中條  
龍鱗豎起三千丈電宿平鋪十萬艘須到江心兼岳

頂纒稱月槎并星軺星軺驛在蒼雲杪攬轡長空未  
憚勞嘗恨五岳無轍跡此行萬華跨風騁向夜參旗  
雜鳥轍捫天信得馬蹄高

發星軺驛為太夫人初度感賦

太行兒偃塞幽谷母酸辛涕泣方窺戶醪醑忍到唇  
苦寒窮日月側蹶上星辰遠宦情難狀天高竟躡身  
以神發

轍跡篇

天并關和孔子回車轍  
路一日關中關有聖廟

南有橫望北有天并太行冠絕此雙巒七萃不堪御  
南極篇 五之二十四 星槎吟

大丙嶮石云欄尼父車如舞兩驂穿恁等至河而返  
嘆洋洋後生於此引項領益云聖轍指曾西望河如  
挽中流影轉憶鳴犢與舜華風見覆巢不入境石痕  
蒼互向交縱髮婦八龍此馳騁乃知周穆車轍馬足  
到赤陽賓於王母羣玉之山亦畫餅竹書誇詡誑齊  
州漢武故事資談啓上元果有寒脩媒湘君真煩下  
女請趙州足陷紙驢橋南山羽飲石虎嶺元美輶軒  
不入關代之題名連岳頂嘗讀山海大荒經顛項山  
或海外迥即今聖宇遍天涯更斧豐隆空山永無地



可藏王莽頭晉庫回祿炬一乘予嘗笑晉人以王莽頭配孔子服並漢高

孔子墨痕

漆書點綴天門石須草山形并氣墳仰潑錦雲鈎雁字暫維神馬負圖文好汚張旭酣中髮不掃羊欣夢裏裙來往貴人鞭十日枯腸半點有玄紋

羊腸坂

仰天門之險在河內北

既出井中天旋向腸中盤碾子谷往且復磨盤寨環而曲不堪牛難又巒肩尸子云太行牛之難欲脫馬牢名翻淵

南極篇

五之二十五

星耀吟

復自朝直至日中是周道只在山之腹

墮車行

墮井解州大利權阻脩只恨太行山誰牽代北拳毛錦濫厠寒蹄共阜閑墮車飛輓薄其領羊腸縛却追風影伯樂下車拳哭之驥亦噴鳴為引頸滿身細辨五花雲拂拭流汁赤鬣整試捷先周地一迴繞日三而漢關開庸人止解觀黃牡願君搥碎千金臺

澤州使院竹雪三句體

風刀雲剪脩脩立水絮山華滾滾急弄葉脩然與介

白

澤州使院松五句體

老龍向我拱而拜拔地如撐曲柄益山鬼曉事倘可呼擊此送我出山外放還仍受亭前籟

懷明道先生

先生令管城即澤地

漢廷吏事不須驚也今扶溝令晉城豈少一雙霹靂手此翁獨表大儒名

煉石補天引

澤州東浮山空無石云女媧煉石補天處感時賦此

媧皇補處痕何在安得乘龍摩天蓋我道不補固無

南極篇

五之二十六

星耀吟

害天門開豁非天壤強掣四維良可怪向來元氣通呼吸謁帝直窺閭閻外自煉頑石填太虛天眼天耳不如初尚敢貪功誑我徒帝座有時扶一竅揮墮冥滓總不須

沁水行

謂太行拂星客陟其巖謂太行挿地水啗其塹一見一潛其名曰濊嗟嗟地絡暗通肩吾慚放而歸河海盤龍臥失領水行如鬼爾謂爾山巉

行路難

一岡彌十里一日閱十岡岡復不可竟日促不可長

解一陟卽不可緣下卽不得駐不如太行巔尚有停車

處解右足縮斷崖左肩倚峭壁積雪隱賊冰地面寬

二尺遠炬呼不前僕大抱輿泣解三登登乍極青天袞

袞旋即下土前肩與後肩竟日相仰俯兩肩未見片

時齊不是羊腸是羊肚解四我憩亭長慰我陽城之東

足如跛陽城之西眼須裹來日大難今日可解五

鳥道行陽城

車輪摧太行向是驅車路子看芹池坂四蹄無着處

再餐篇 五之二十七 星槎吟

解一羊腸只是盤鳥道緣底過幾且以掌行幾且行如

坐解二冰滑不留跟劔子可斲痕泥滑不留杖欲乾待

斜昏陰崖尚自可陽坂數援我解三便說天爲嶺便說

嶺如井爭似危行愁萬丈垂容影解四欄道不可掃轄

輪關於道二分出壑唇一分挂巖杪兩趾前後須疊

行欲過僕夫數脫襖我馬不堪學格棧屢折曲坳僵

欲倒新

過陽城張藐姑在里居抵沁水乃以札至

表發太行風打驛吹心已到析城山仙人海上招姑

射處子汾陽贈大還藐姑舊詩有海上仙人字太青之句直可須君來

說話能堪歸夢已飛關心川月破東流浪轉送離愁

不放閑

泰山阿沁水李木

悲莫悲於立泰山之阿造崩山之歌風雨朋從松髮

如蓑俯瞰洋洋仰戴峨峨援琴鼓之涕泗滂沱空谷

茫然靡傍雲和見似人者而喜我騷如何有美一人

赭如澤荷隔燧而手目眇曾波相脉解顏莫知其他

風止雨霽遺我蓬科馬首直西鞭不迴反顧太行詎

南極篇 五之二十八 星槎吟

可過

鉞山西行五首

沁水東西入澗行崎嶇我當劇驂平翼城誰剗陽城

險山力收疆地力撐

其二

鉞銜山外好飛行便欲驅龍趁夜程肘後千巖歸甚

去眼波不礙看雲生

其三

五日出山豁眼明不知身是代毛輕怪他誰使開山

斧却放雲霞抱百城

其四

鞭山直欲過東溟不耐金牛抗五丁地轉黃河問舜  
坂天驪姑射結堯庭

其五

不過太行磨未寒中原地界道艱難此行任是人間  
路盡作土孫草上看

潞公臺二首

公令翼城時  
作新令稱臺

昨在燕雲夢潞公見之泣拜喚渠翁夢中曾辨燈籠

南極篇 五之二十九

星槎吟

錦說是言官浪捉風

其二

但觀曾作碧雲駮宋小定有風傳誤齒牙長者因而

不致辯子方爭質恐輕些

讀先師雷太史翼乘序

不似走牛太史公只將花筆繪雕蟲門人出使重歸  
手在蒼黃孤為感通

剪桐行

維此滌灘野丹山摩唐公天何奪而付周武夢中子

子并子封既命為虞兼擇地陶唐冀方割河東此理

渺茫不可解征伐者昌揖遜窮大叔固是提中物其

兄戲而為剪桐一寸桐葉當介寶世霸中原冠太宗

唐叔位在周公右明堂王會作階中晉地山河原表

裏平陽堯土授孺童用阜作邑山如翼坐據汾滄列

唐風其後爭鄭侵曹衛也恃黃河太行雄虞公舜胃

仍吞噬屈馬棘壁誘成功天下為家邀皇矣弗使唐

虞獲令終

翼城懷張紫陽

南極篇 五之三十一

星槎吟

劫錄殺青枝失真謫星紫舍是前身神遊只赴瓊花

約也作揚州鶴上人

丹陵行

帝堯所謂肖齊德於放勳胤朱敬承即如啓未必即

使賓四門至聖自欲官天下大道為公錫帝臣大人

世及方為禮兵由此起攘西隣太甲成王天不廢廢

必桀紂亦雅論朱傲豈遠如桀紂舍子或非為訟罷

九男一一桀紂等安肯事他猷厥人帝子奉命偕而

往如此乃可謂順親虞賓在位鳳凰來祖項宗堯信

至仁配天祀夏卽郊鮫羽山黃熊豈其倫丹陵山下  
丹朱墓隱德千載未彰聞

參辰行贈曲沃周讚唐明府周商江人

宋以闕伯主大辰晉爲參野祀實沈七月流火參初  
上兩星終古列躔分宋欲揮兵收汾潞或謂商星難  
伏參如此成湯不伐夏安邑那得化桑林天官地絡  
休執拗我以人事律主賓君自商丘剖符至遠條沃  
野望輪囷心本明堂爲日道參當街畔是邊垣如爾  
長城真萬里腹心仗此控中原爲君聊豎談天舌七  
百極篇 五之三十一 星槎吟

新婦吟

卷幔香車瞥觀粧嬋娟出月振霓裳紅霞兩頰承秋  
水善笑何妨齒盡黃百陶詩前見文選

南風引

百里霜華不可掃不是風來原枯槁一得南風水立  
生涼添雪花作水晶水溢雲攤三尺玉形鹽飴鹽帶  
如飴從來風至無韻候時疏時頻似有靈岸上有臺  
琴聲在拍之應手七絃成阜財果在南風哀一鼓吾

民悅怒乎自從國課憑商賈石灰半升哨半升用場  
惡苦唇將裂高價強與開閭爭秦食花馬洛食海防  
民口實至勤兵關輔須防鹽禁急私鹽捕急益橫行  
遂至百城如流賊所至雞犬弗皇寧守令鹽引艱如  
頌派引宜權大小城我在伊川曾病苦休錢買引盼  
昏明諸國翻怨南風數風滅鹽枯各相能吁嗟美利  
天生經舜禹奈何至於諸國開相驚按鹽使者亟調  
停

讀季木所抄予詩跋

南極篇 五之三十二 星槎吟

跋曰癸丑冬寓王恭厥重閱知已日遠耳目隘塞  
每一開卷見吾太青笑語其間忘其離索矣十二  
月臘日燈下嗟予詩何至見珍於季木抄笥之且  
手自丹鉛耶季木才益代折衷二季其嗜善如茲  
矣自失底本悵惘五年再入燕話及季木至爲予  
之羣玉山累索弗出口子疎脫且再失其絕響乎  
我爲子藏之強之行次良鄉使來追寄許借錄還  
其筆精讀其尾誠涕下於睫每一披繙輒沈淵自  
問嗟季木其何取於太青子哉

文水筆波套數剛蓮米到眼立雲鬢抄詩摘我龍領  
盡具眼輪君秋水閑園至海雲開夜色覆同錦句問  
名山冬餘跋向王恭廠每讀垂襟涕泗潛

樊橋驛足夢中句

劍割煙霞十萬重海涯天畔問溪峯入囊詩是穆王  
傳筆印追風逐電龍

蒲東家君書至

僮來道左先驚訊立問慈君遣得不陟咕惟傳一掬  
淚倚閣長壓兩尖愁銅人尙自風酸眼鵲帝何堪血

兩極篇

五之三十三

星崖本

染喉誰更補天西北滿共工顛項不相譬

得內書二首

買田謀舍了無緣未卷白茅屋一椽堪笑向來三作  
令舊時窮巷曲如前

其二

陶家三逕未言貧松菊歸時尙待人窮巷向來難繫  
馬當年夫婦又安身

普救寺浮圖

百尺樓船印郡城浮圖一柱繫波平地形坐控黃河

力却仗精藍撼怒鯨

觀河中書院

此地呂九川先生  
選客作空同有賦

道心拈舜典天秩著皇謨此地唐虞際由來日月衢  
仙人開華掌龍馬獻河圖自得空同賦九川志不孤

丁巳左輔詩四首

二十八日渡黃河宿朝邑懸攝者倨不可留除日  
濃雪載地抵同州改歲去家將四百里竟不得就  
天益欲成六載之睽違乎有詩四首郵南北水陸  
之程計六千里計日十旬合得詩二百八十九首

兩極篇

五之三十四

星崖本

渡黃河

乍放黃河界紫煙龍門如研墨池穿巨靈掌在蓮花  
額好爲青翁捧筆椽

除日發朝邑大雪

太華雲封天外冠馬蹄忽上水晶盤今年好踏琅玕  
去明日楊花隔歲看

王含一職方邀守歲

幽郊歸客滯他鄉自校新詩自探囊一夜得君談汴  
洛相逢直閱兩年長

同州除夕

離限暗中想未圓六霜湊滿始教還能知歲守左馮  
翊那伴魂歸溥百泉游戲來禽聊草聖隄防結果是  
詩仙滌山昔媿歐翁醉白髮蒼顏且二年

右宗錄之五詩之五五綱八十八日一百十三首  
簡文八千九百八十五箋文五百七十一統九千  
五百五十六字丁巳十二月馮翊定

南極篇第六宗錄詩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四

戊午歸幽詩六首

元日駐同州明日西邁信信乃至甘泉則甥天僑  
在甕懶不可堪以人日抵里人倫之慘毒殊甚  
六載行子幾失我矣是日我大人俾仲姑導之飲  
如謝不能則強之銜杯勉以娛膝其自左輔至鄭  
谷者詩六首近甘泉則酸女兄不能為韻語然自

南極篇 六之一

星槎吟

已酉就公車茲行十載始再循載辭而北

元日同州使院

鈞京大禮宗卿主百官稽首清華所雖雖昨階列九  
司肅肅西清羅五府郎將星文攝去年領袖朝儀儼  
可觀既叨總部長蒼龍未黍羣公議白虎每逢拜表  
侍鸞輿鶴立絳袍不入伍出使列卿抗手衡御前未  
改輕仰俯昨奉祝車陟帝鄉京察挂笏長江滄崎嶇  
既造中華門來賀四方推玉舉旆征于役渡黃河吉  
月王春次左輔使臣禮闕向霜臺青青小相亦童甫

禮樂天地同節和謬與南宮聞豆俎天威咫尺不違

顏臣敢斯須踰步武旋經遙拜向西幽繞膝二人班

獨舞長亭橫阻北山雲化鄉雪暗歸心苦人生飲啄

信有常元日能知此陟結朱衣倒屣王職方同州刺

史候堂廡却實自啜羨煎茶著撥綠團沙苑雨兩兒

問添年幾何各向指間屈而數四十有二我行年檢

曆 八皇經戊午

宿奉先正學書院

撇却洛川行縵子奉先雪嶺橫東鄙傾葢初蘭好令

南極篇 六之二

星槎吟

君 徐月眼前瞥剪新生水擲杖龍蟠督學堊堯山遠

色射茗杯唐家玉盃陰風挾曾見丹陽絕代才 姜堯山

新試

再遊福嚴寺

春草春雲又著鞭不知幾度此山前當時已解憐山

好屈指茫茫三十年

浪濤水

漆水東流到馬前荆山剪翠欲垂爐客腸寸寸抽刀

斷此去含悽不當選

自岷峪西

所謂秦川平如掌，凌峽峪向龍橋山。盤繡嶺收煙，  
野水捲飛花。粟翠郊吾將卜築，通三逕佳氣遙。連華  
岳高

水憶泉

流水不歸山，咽如憶故泉。一曲拋寒谷，再曲到秩干。  
涇渭既殊派，滄海亦別川。疎者日以親，客去何時  
還。底柱喧激箭，海門際遠天。潛須迴地絡，周或注星  
源。水流猶反本，矧我有腸肝。王父母所出，含玉向

南極篇

六之三

星樓吟

五年念此失人道，久宦徒悲酸。三

戊午幽館詩三十首

里居寡所諧，故嗆嘯全輟。三春之杪，僅有二章聞。  
四月壬季木于役，長安特跋涉山谷數百里，訊我  
聊有賦別之章。五月間一日，偶有興為樂府雜題  
十六首，并四絕句。六七月詩各三首，凡三十首。蓋  
自去歲十月之交，訖女兄訖三百日，則既暮以七  
月我生日為常食。

書董令

嶽神生甫應，東王想見曾。攀碧海桑一鶴，清芬原蜀

道八元才子自高陽，如教召父咸公等。何處幽風不

兒，觥濯錦澄波。當案立因君，我亦練肝腸。蜀人八子

歸情殊不慰，一春不復有詩。三月三十日夜坐

八樹園齋，龜勉成句

一春曾未攬吟毫，客子歸情太不豪。齋縱立錐堪守

傲，巷雖盤蚓亦全高。十年舊士魂初寤，八樹良園肘

數遭尋壑探丘須，甚日空教汗漫待盧敖

季木轉餉長安特訪幽谷禮家君子送至土橋

南極篇

六之四

星樓吟

怡然賦贈二首

似以我冠冠岱宗，攜來日母抗蓮峯。清垂萬界橫秋

嶽，秀撲長雲照水容。恰是順風能進膝，可還學禮自

猶龍仙。寒再度低回處，步步山坳撥翠重

其二

北征二客嘗憐若，西極千年又致君。郇伯野拖龍友

兩公到塚挂雁行，雲乍迎天造星。千緯不厭山家飯

，文片三代聲過全志。此月溪風岫儼清芬。此征賦杜

此征賦杜



上之回

直嶺回中山枕翠長秋空未奏瑤池宴但垂王母宮  
蕭關忽候騎甘泉連烽金輿出細柳羽戈按崆峒

巫山高

只看峯擬雲不解人成雨一雙瓊鳥沒煙空十二玉

幣與飛堪琵琶吹別挂玄猿楚臺啼徹催神女夢中

春歸錦樹紅夢後枕落三峽風荆門秋色橫鄂路神

女還時驗綵紅

將進酒

南極篇

六之三

星楚吟

君能手挽黃河水君兄花留玉樹林平原繡罷曾開

口王母謠歸浪愴心白雲其可呼而駕坐嗟清流噴

古今山空月至似邀人仰掬青天向斗樽不飲月飛

悉負君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玄昔馳京洛陌路路次星旂黃澤造平

樂出不為游泚我馬夾驅君馬前

芳樹

桃陰李運占煙庭艷月綺年倚書屏倚畫屏江帆似

越晚潮輕石尤何處伴郎程郎信不隨玄鳥至玫瑰

歷亂夢初醒

有所思

所思不可道流月浸霜華鴻雁豈如宵夢便楚江蘇

森探吳霞

臨高臺

雨挾西陵暗濁漳客將山氣入雲裝五休直上數秋

光金鳳乍臨七子集劍雀初就二喬忙不解陸機平

夢玉

南極篇

六之六

星楚吟

釣竿篇

底事枯魚待渡河綠川掬淚有如波寄書定被紡績

笑撒蕩琉璃渠奈何不向汶有瀾江有沱龍門奔湍

注盤渴釜餌雖芳渠奈何

雉子斑

登房瑤閣瑣丹籠兩兩庭幽娛爾公鴛鴦八九啄雄

風背檣槐雉朝飛雉子班刷聲衣耿介不逐畢羅歸

隴頭水

誰劃隴水斷誰築隴坂高東流照漢月西流濯羞刀

歸腸欲裂限臨洮人將流水羌西去折柳天山笛怨  
勞

折楊柳

已剪長條斷堪望眼垂拂門疎影入橫笛快風吹  
想帶金城雪能描玉鏡眉春光縱好憑誰寄戍樓烽  
火固相宜

關山月

未入漢關時已屬漢家月碣海跨遼天清暉那可割  
離地初經玄菟城行空正射黃金闕玉牕爭掬桂林

南極篇

六之二

星槎吟

煙霜塞只披沙所窟白登七重暈參旗青海萬里濯  
窮髮此宵戍婦望高樓此際逐人泣隴頭欲寄征袍  
須地縮方催羽檄競星流龍庭蚤繫名王盡年年莫  
遺盼刀頭

洛陽道

金市枝枝鳥銅街步步花素瀟圍柳黛丹洛泛菱華  
北里自邀郎騎南樓須探妾家似見宓妃羅襪細真  
嶽臉際視明霞

長安道

藍水遙飛素湮霞華湯細瀉新豐樹王粲南登馬周  
西去山黛畔牢愁客腸紛莽互君不見城暮紫垣太  
垣之二宮江干複苑夾夫容只今淒涼悲斷八川中  
長安道塵蓬蓬自厭長生耽利慾商顏大華本相逢

梅花落

玉笛聲殘五出愁梅妍客上月橫鈎淡粉輕煙夾錦  
流夢隔金陵十四樓聚寶門長千里春光先到梅花  
市梅花買斷春光駛梅妍輕煙淡粉並樓名

戰城南

四月遼東失撫順城并兩堡大將  
軍追之戰撫順城南全軍陷沒

南極篇

六之八

星槎吟

鴨淥江畔黃龍府冒領鐵騎不可數伴市裏兵帶黑  
雲立捲一城收兩堡力戰血染張將軍三路風靈齊  
飲弩由來兵法忌窮追倒戈而反真黠虜我師倉卒  
不成伍遼事急如肉在俎安得河魁將手提太乙軍  
縛取犬羊賽游魂電鞭立掃條支海靈斧飛當碣石  
門願請黃金一百萬疾輓東荒餉虎臣即看太白馳  
入月尤旗髦頭暗星文

入塞曲四首

時有遼東之役  
特預為獻捷詞

陣雲遙接海雲長虎嘯龍城夏拂霜腥骨滿郊仍帶

箭武師旬日定漁陽

其二

午平遼海奏神京  
伐鼓吹鏡達御城  
天子手提金  
鵠印督臣面  
繳羽林兵

其三

谷蠡樓蘭繫頭來  
黃河源上洗兵回  
天山定後誇飛  
箭直象祁連築漢臺

其四

月明隨馬度交河  
只許流光照漢波  
太白莫教頻上  
南極篇 六之九 星樓

客天街直北天無多

子以古雁足鏡投贈溫氏  
輒枉雅什用韻寄答  
末用長吉美人詩語  
諱之

六工青氣竭九疊絳輝蒼  
符爾張蘭爛須予贈綵霞  
上林真繫足烽樹果生花  
句就珠林錯書成鳥跡針  
登膏泮紫閣金掌抗仙家  
烏日行桑海鴻禦代若華  
晚粧應倚案貴相本籠沙  
細細看羅襪分明踏雁沙

洲溫與怨二首

蕤玳固相憐  
印璽亦自比  
或謂風雲應黃紵  
宜見此

僻性信寡儕  
王高特謔喜東海  
手組綸刻羽  
競流徵

眼力隘中原  
涼蹠三數子  
素心當體臬  
疇能拘飲此

迫其九洛遊  
子影照春水  
飛卿恰妙歲  
過而為倒屣

自非登樓人  
中郎寧虛几  
總非颯幾何  
佳名輒爾爾

噴氣捲江淮  
流光燭太紫  
得君戎旻  
豪萬管從風靡

其二

六朝山倚蔥綺練  
收吳楚幽騰半  
精藍林溪卽玉署  
客子長春臺  
幸叨爐月上  
疎梅映北陂  
潔鷺明南楮

江清胸臆開霞爛  
丰襟舉于此  
得琅篇瑤光萃  
壁府

南極篇 六之十 星樓

流雲喝復停  
冰夷為起舞  
把酒叫青天  
恨不手搗汝

白龍御我還河宗  
欣擊鼓清揚乍  
破顏舌占江山語

歷歷詰桃笙  
枕藉窮何許  
剪水好瞳人  
射我不能吐

蒸頭挂短編  
長跼請斤斧

淫雨二首

句曲地如肺  
巴江天故漏  
幽館本上腴  
雨腸亦乖繆

日脚何所追  
雲裝莫之收  
半年大作霖  
黍耳房且秀

山寺坐相違  
郊泉誰與就  
遙遙九洛人  
望望七夕候

神女牧雷霆  
水面蛟龍守  
涇渭澈天江  
正想風濤驟

蔡伯定須刑胤瓶特立覆天地乍劃清旬始掀霏雷

其二

五祀三爲邑澁囊之寸金歸止蓬茅下八樹亦稱林  
新城昨見狂風雨惜其侵大夏涉初秋二儀總積陰  
忽忽坼環堵窮愁真泥人我方嗟桂火登築良辛勤  
滯留如客子行即赴江潯舟泊邀桃葉樓霞探綺岑  
亦縣終逆旅可天有故園湖長與海夕聊以歎狂襟

伊洛行

不見伊川搖漾向洛川八節灘頭歸雲自往還香山

南極篇

六之十一

星樓吟

淒斷爲征陌龍塞劃開有繫船山眉水鏡曾拂拭雲  
臥天關舊跡琴銅巷玉郎詞梓澤之塵琅月映平泉  
三山星次遙千緯九鼎蓮花正墮煙若箇探九碧潤  
外何人飛羽素瀟瀟明珠賈傳并邊耀羅襪魏王隄  
畔妍不見洛川浮紫向秦川一曲黃河一度關洛雲  
自怕方湖隔秦樹生愁砥柱盤蘆花激箭三門怒新  
秋積雨二陵寒又况清渭無情極銀濤十丈立如山  
倘仲仙掌縮金天

戊午幽遊詩十二首

七月杪北遊自羅川至彭原旬日乃發以八月十

三日宿棗社館衝雨南暮投政平驛之北坂雨淋

漓益甚其百夫長不爲授炬步步跌不可前竟棄

輿泥坂中覓馬傍險行卽立墮百尺之壑眇弗見

自來行路難茲定靡兩幸聞人能願指疾驅未暇

抵郵亭外舅以其子弟之送者借之抵館相對夢

寐不啻明日爲中秋又雨駐車登眺北山明日遂

改道郵長武縣則送至涇水之外信宿乃次亭口

館又冒絕險爲役者誤導殆踰昨十九日逮邠州

南極篇

六之十二

星樓吟

信宿二十一日乃抵里以淫雨甚歸而病旬日九

月踰甘受次女之祥趙吏部亦納采所不促駕金

陵者佳期是須詩凡十二首是月白虹以五夜見

龍川別墅待撫西夏減大中丞不至

我出尚華天坐久月浮川劃空有氣橫犁拆鉞臣定

阻短亭前百夫所聚猶成氣何況法冠搖旌旃驛使

勞勞訛尚諱須臾郵長報停鞍大笑去叩國門關我

自夜遊須秉燭一壑風流百蓋殘

彭原登高山寺

千門望此爲冠弁又。冠頭著履痕月作玉盤行下  
道天開蓮界叩靈臺。一期垓外遙相赴直棟雲中兀  
自躡杖底快風凌萬。望安能重去傷雞豚

清涼寺下列炬飲流水之濱

山塘而水坐於我獨相宜。夢寐所須者風塵却繫之  
照溪聊弄影流月又催詩。浪濤真如此狂蹤欲例誰

陳華夫

雨神名致平驛北坂  
夜雨報甚故呼公之

陳華夫恁等猖狂不可呼。氣概一滴波一尺旱車官  
月匿高隅龍脊直豎風戍削客于何如。鼻戴聖在險

南極篇

六之十三

星樓

已堪愁夜色正投。雨脚淋鈴無片隙十步三傾一  
轉坳前車後車不知處。我僕我馬暗相求華夫于我  
半焉郵爾曹生事將無甚。天公會取毒龍囚

政平驛登高山寺

客仍開口笑雲門。忘却宵來驟使軒籃以清風凌桂  
杪杖將流雨汰松根。清游自詫羊搏角下界直羞虱  
處存天外眼光披豁矣。龜山如爲獻書歸木際有龜山

夢至木末亭雨花臺

八月十七日長武公署  
遊計發金陵並同恰一

梅岡高座霧垂鬟珍重江南夢。裏山誰信故鄉翻似

客一年芳草待人還

徇險行

回紇鼻準向容車。道過鴟谷雨脚斜。肩人輦我衝泥  
怯暗逐樵青向狹邪。狹邪如帶挂巖杪。萬句孤影真  
凌鳥強半外垂足力。液復又連援郭索盤收眼注踵  
休注趾司命爲君應。在此更怪前驅使鬼兵作麼嬌  
子度輜輪徑入於輿當。五倍千里能當百步程。郵亭  
驚定寒肌骨腕失鵬杓。不可攀乃知澤中田父未言  
誦不如項籍九曲滯陰陵。教我僕夫鞭其誤緣此謔

南極篇

六之十四

星樓

張悟世情

登大佛寺

探幽入化城。繡屐壁痕清。法界甯能住真空。擊亦成  
點頭方是石現相。却無生切惻如重下旃檀想。並迎

鄭水部話出處感述

昨過蒼木君如挾。四門天隔駕辯劫神著密言符。大酉  
枕上鷓鴣實困地。上其石授我與子同懷所貴龍。不手  
出處良亦難至人。詔陽九竊恐陶淵明尚出夷齊右

細腰行

自佛天  
邑地名

辭家少小就邯鄲鳥跡羊腸處處盤咫尺對腰妨度  
馬也知行路便須難

九日詩

聞道掃愁如掃月月如可掃愁亦可絕我性酷耽香  
石并廻溪着身墜網何出一拂衣只今九日黃花不  
浮酒垂垂兩橫柴門之五柳病已止堪隱几眠秋山  
亦睡暗蒼燠苦乏好峰羣奏眼但賒新釀待輸錢不  
耐攤書爲洛誦也厭投夏檀花權排情或作蘇門嘯  
孔鸞爲我供吟眺何必登高仗翠微九垓道路不曾

南華篇

卷之十五

學禮學

迷汗漫有約時將至不管虛殼悵望歸

巴陵楊大友以天大夫總校關閣寄贈

洞庭前作雙眸水秦鏡燭寒五內花天上選仙原使  
者虹中織記又誰家樞星自傍文昌將高掌如擎華  
蓋霞西極且圖雲錦去春肥沙苑九方誇

九方皋爲秦  
人相馬者

文昌  
上秦

石宗錄之六詩之六三綱四十二目四十八首簡  
文三千九百八十箋文一百六十統四千一百四

十字戊午九月商館定

南極篇第七宗錄詩

文翔鳳天瑞著

星槎吟五

戊午三輔詩十一首

以十月六日發京師之野中宿而至邠又五宿而

至池陽則大人已先自甘泉至十三日為次郎納

徵於溫少保氏是時長星拂斗生魄則假道高陸

十八日乃至頻陽明日就李甥招於流曲之怡園

則大人又先至信信則大人先發歸宿宿乃至奉

南極篇

七之一

星槎吟

先又宿宿乃南有詩十一首

發幽館

半歲辭家又出關遠遊翺似送人還直將幽館為客

舍却指吳江是故山憤放明眸千萬里輕拋草屋四

三間白虹正怪兼旬出去去憂時總淚淋

異氣

李氏昔作白毛行我亦試作白虹引九月廿四東南

隅練氣成虹過飛作觀者指我形如刀尾近參井不

可料如我所見在鬼柳靈臺占之為翼軫燕京廿九

始稱說其度遷徙或難準說是長庚應主兵三楚之

野為淒緊更檢天官篋中書江湖之氣白維允亦云

淮南如帛漢引布乃知布帛之形類刀盾我思翼軫

當太微尚恐司天語未盡官家將無聞此猶然晒夜

夜沉憂涕既隕

乾陵行

曾是秦皇織錦城矯空雙闕翠崢嶸運窮地坼青天

裂西王不得戀瑤京七十駕翬綺翼剪五六蓮花藕

帶傾鳳頭龍膽春寂寞六天欲界又重生披拂劫灰

南極篇

七之二

星槎吟

迎呆日想見芙蓉臉際明巢眾萬夫爭憤願北門賦

妬憐爐橫丹堦碧堦時祀輟珠襦零落夾兩楹翁仲

徒見黃昏走幽谷誰能訴斷纓螭頭漫樹千尋石聖

子神孫罷載名誅册奇相稱月偃還讓崔融筆獨精

傳君雨侍御按部池陽造我爰有此贈

座上風雷使誰能輒下堂止矜搖華岳應恃橫秦霜

爾緒文章印子擔雅頌囊識神都在眼方信重詩王

為次郎納徵於溫少保氏

五嶽已登三衡常行可徧兩郎咸嘉止而翁須荒晏

卿月照齊眉臺鳥樓旭日吾師表禮宗小友字良媛  
婚嫁卽未畢欲受向平錢我請五仰詩竹麋高士傳

發池陽溫與恕以與亭行鳴治別進郊次來取

出亦至分得君字

繫酒郊郊失雁羣焚殘渭樹指江雲竝行情戀難爲  
客何處風流更數君天柱却襟瞻華嶽虹梁回首揖  
河墳休歌桃葉復桃葉一闕驪駒卽內於溫號天柱  
來號虹橋

喜昌陽門人遲鍾兩生獲雋

談之信妙才海邦紛異產構得遲元吉鏡湖清整眼

南極篇 七之三

星槎吟

擊天立九青爲爾卓筆管劍器匣頭鳴風胡遭何緩  
發帶山蓬萊碧島榭樓滿參差象玉京俗客方詫誕  
快我蚤延譽緣此寫情憑鍾子天根作秋霞忽舒卷  
齊海雙銜鳥上林枝枝揀舉以詡鄉人蘭英薦玉椀

問天 怡剛專名傳速度有  
步月蒸威曉有倚天

江南才子步青天桂樹千章獨嘯煙半落三山曾狎  
鸞削成二華此招仙仗來長劍晴堪倚泛去星槎速  
更還聞閣似聞閣者語玉都消息自卿傳

流曲別家君

人生侍膝下寸管宜相從何事遠行役頻年不暫歸  
有書終恨短雖夢只愁稀乍別雙眸減明朝遂緩衣

怡園留別李甥

祇爲招邀就禁樹不知梅發正衝寒乍方京兆思投  
轄五日忽近平原好駐鞍亭有閒雲亭來弄竹山將  
明月山送凭欄別風直恐吹魂至上苑花明蚤向看

長星引

長星長星爾非王蓬絮何爲熒熒拂拂然銳端直掃  
魁杓去厥柄天根指璇璣權衡欲避將無慮唐昧尹

南極篇 七之四

星槎吟

皇何處呼茫茫使我占無據伊昔 毅皇帝初載文  
昌被其掃除之已而省臺閣部一朝空無署北郡李  
子忤寺人矯詔收繫亦何述此事體大那得知其故  
君不問天有嘆舌運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七政攬  
龍而枕虎此二星者又分明主楚梁練氣如虹前且  
隱十月望前雙再張後十二日却走徒入亢似在招  
搖俯直第能之六階文之六宮千五車一杯勸爾帶  
何長吁嗟長壽爲誰掃保章氏之占殊驗君聽莫草  
草假如所云獄三公而野宿兵則奈何坐忍天荒地



亦老

戊午二華詩十五首

二十六日南抵華州悅少華之黛光迎人有詩一

首明日抵華陰望太華而氣僂僂欲舉也有詩三

首明日以兩兒並趙甥入華山宿青柯枰之象陽

洞館有詩二首明日躡壁至千尺嶂之半雪至遂

歸所至題石而去仍弄水於山菴亭有詩六首明

日向潼關方康節之馬上回首有詩三首久遊於

筆自望見少華胸鋼遂豁比自蓮峰出詩思遂飛

南極篇 七之五

星樞舉

湧齒頰間如流煙不可制太青子果然紗帽山人

哉是十五首者以東當岱宗之什三也

奉先南征望見少華山

誰剪青山立馬鞍白龍邀客就琅玕既餐秀色饒供

給更向明朝戴華冠

望華嶽

白禮西皇速度關年年塵土上愁顏三峯綵翠垂天

外兩眼清波照世間矯掌仙人擎月露倒盆玉女櫛

煙鬟心花已作青蓮瓣直向雲臺更問山

行二華間

山以削成芙蓉華水以織成羅紋斜長安道煙青青

今不可掃試向此間着馬蹄顧形木末憐亦好自從

二華壁開劍拂天咸京驛路枕函關周龍秦虎爭馳

騁只作山中一局閑

太華吟

客亦知夫望岳登岳雅相懸山之堂與其亦不可以

俄箋若未仰而捫其額骨須先曲而探其腸盤乍看

兒孫止與蓮峯爭一肩斗枰上方拱而立亦若顯駘

南極篇 七之六

星樞舉

項領前我曾腰布手索長松外穿箭括之絕竇淩落

雁之高寒探玉井而撥其藕根子蒼華荷葉蓮呼吸

帝息觴豆帝寔帝撫我頂而進之電口為之流媽是

時千峯墮落環其趾白雲鋪地如席又如綿風雷不

得穿其掖下日月不得挂其眉端于是乎肯收漢水

白通雪山數九煙而一嘯呼洪崖與嬰姍乃知知華

果然在華陟引領征人眼光不過拳山形東北當良

丑玉几卓豎抗衡璇帝也手持搖光柄特驅玉龍化

為太行之蜿蜒來往看山眼又別人關始可領其全

寒裳涉渚卽瞻禮翠撲清芬拂兩顧卽令一步一稽  
首尚恐不堪謝端妍浮崑跨岱尋常步叔蘭季玉謝  
登仙仙掌掌天爲幣玉京六界待風鞭君旣無騰  
力緣萬丈之纏鐵於猿壁日巖亦何異蟻蟻之挂喙  
於地皮自以爲涉夢柯之窮觀姑從知華先生遊爲  
若舌本聊一傳天外三峯日日貯我胸腹中有如上  
林蕩蕩分流相背異態之八川

華山谷口流水引

仙容枕茵石挂亭幽人鼓吹雲浮水水捲歸雲峭壁

南極篇

七之七

星槎吟

飛洗發石芝和石髓酒熟花開石扇推洞中人起夢  
初回逢人莫話人間事笑指白雲歸去來用希夷六  
言演爲之

宿青柯坪寥陽洞館

鴻淚猿啼不到林洞天清夢是何鄉華胥舊調重翻

一夕神遊半載長

華壁至千尺幢二首

三十年前第一峯危冠曾挂日崖松天門不拒駭風

客洗却綠眉尚待儂

其二

手攬青天似有痕罡風相送到榆根自從再償人問  
約仙掌招予可斷魂題手攬天泉四  
字於梯磴之間

千尺幢雪至遂出山至莎蘿坪十里乃已

仙人掌覆能爲雨玉女盆傾立散花閭闔旣封休謁  
帝磴梯難掃莫追霞杖隨水落懸危壁屐遇苔新竈  
黛華下界依還青嘯竹果然寒重滯雲車

天門觀王季木題跡遂長言呼之

王郎眼止長白舌止嶧與鳧此山清骨今何如爾本  
轉輸黃金之征夫是何良緣置身於玉壺譬如未見

南極篇

七之八

星槎吟

大皇氏應進某某亦其徒一見再見恨不肩拍手扶  
天門高署濟南生當代攀龍改玉趨從此策府屬此  
兒摘星何用譯圖書

醉雲臺希夷映有石  
可勝特表之

客爲雲留聊住弄雲忘却下山日暮客歸雲去山空

更爲誰閑

出蓮谷又至山孫亭弄水

太華真源問太青青蓮綻處浴明星藥淵自注瑤臺

月休擬百川地鑄靈

嶽廟瀕黃河望三峯

太華為巖領百官削成宣父切雲冠尊嚴直恐風埃射却倩仙人艾字彈三峯巖似魯司寇冠

禮闈西夫子墓

却金亦細事非我獨慚君偃蹇東萊道止緣未狎草素心清欲照還恥向人間所貴天知語清颺豁夜雲和雷餐皓月千載揚孤芬入關先禮謁客滌垢氣兼之瞻翠岳強半脫情紛

關門觀太華太行遠有槩於五嶽

丙極篇 七之九

星槎

化工生五嶽擬議如昆季維首自隴蜀昆侖所胎字先結蓮花山以正金天位太素寔長男然後索而四雁峯直良指太行奔如騎玄冥既開疆至遼方收轡從來醫無閭并入東萊地噴精暗度海島嶼相望歸二勞翹為岱南而朝百吏木正生大帝辨方恰按置徂徠速梁甫昨階紛鶴倚蒙嶧造彭城別施浮淮泗滌陽抵江干分明拖左臂鍾山西引領將執祝融贊三楚多介丘太和遞列次曳旌向中原嵩高殆晚器太室揖箕山氣蓋周環至餘力坏少室却向龍門跡

似仍歸太華是為職方義具眼亮如斯章亥莫能乃

戊午關東詩十四首

以辜月朔出關信宿於鼎湖有詩五首又信宿於桃林有詩三首厥五日至甘棠明日為長日至以使臣修禮闈之儀信信發家書乃去有詩三首九日至硤石明日衝泥至蠶城明日至義昌則又艱以驛適信宿十三日乃至函關始脫於窘又信宿而東有詩五首

岳戶部以轉餉徵兵入關

丙極篇 七之一

星槎

客日詢邊報徵兵爾又來字星搖碣石烽火到金臺跨海須防鬼請纓豈借才使還宜草奏召對本中台聞季木參南廷評喜甚因有謔句聊比虞淵令上林指麾狗監待從禽飛騰左李端門長藩衛東星帝座臨天外三山須騁望詩中六代未銷沉隔江昔爾空懸眼此度從子可撤襟王別駕視象鼎湖招飲三希書院我自長安訪具區子從京洛主龍湖故人正在陽關外舊宴還如舊補俱寶鼎歛雲雙澗瀉洪河底柱一

峯孤松醪立盡春子蓋不戀苔泉阿對無

鼎湖夢石氏

未到桃林子已來烈風高嘯紀功臺祇憑筆陣雷詩  
去星隕真憐天下才

喜中原秋薦及門八士

名陽高燦李獻廷張升  
和上志清郭顯星偃師

張爾岐等對策  
歸入學館建館

舊令伊川即汝墳筆波流耀掣春雲風動十城來絳

幄化行千士叩玄文周南更主圖書府江左俄揚禮

樂芬印未觀成亦濟濟曾經天馬辨蘭筋

南極篇

七之十一

星桂吟

荆伯鸞招過冷園得游字

冷然此度采真游可似關門令尹開煙語露啼衝竹

賦玉團雲注問泉幽香歸曲洞春涵月榭載芳湖琴

拂洲自是才仙饒韻致攬觴如吸洞庭流

伯鸞前為  
岳州推官

紫氣評

紫氣評  
有感於詩人

真人紫氣是先鞭特向關門喚副仙豈為枯毫供字

汗何煩徧客競詩權心花頗訝雪樓苦眼界終護柳

浪偏我則無可無不可青牛步步踏青天

發桃林短述

地從冶谷通函谷春自桃林入上林客與黃河偕去  
去黃河盡處是江濤

至日召南使院雪

去年來賀綠長至長至今年尚在途獻賦筆鋒慚大

禮瞻京香案效征夫天根再指魁杓轉瑞葉六開歲

序徂

嶠東行

二陵何處蔽風雨二嶠十里過亭午繁雪如箕費茲

揚后土久污力薄勞石壕吏不憖迎新安吏負矢征

南極篇

七之十二

星桂吟

石壕五日新安城勞勞我正戴眉山故人宰此千年

清新安人為明發乍致新城札

季木報雨  
至白雁下江于即共

深清天濤地肺雙拋却人生得失亦如昨

鐵門關

百二重關十二營負河踐華列金城周公不厭當門

險作石軍因好廢典

桐柯引

桐柯山中日脚停桐柯莫是此山經奕恭陪似長安

市何勞別墅賭仙靈仙人勝算如指掌一着得先食

不爽世局半籠大鐵網不算生死與爾共儔君自力

杜夫子變到窮時沒伎倆大鐵網交經第一變

亭長郵宗卿催檄至

忽忽渡江八甲子聊容通客謝幽山止憐洲鷺白衝  
月姑挾嶽蓮青過關秦漢筆精釵一脚齊梁燿界翠  
雙鬢江使鮑沈東南調想借雄風為掃刷

夫人躔新安地在黃河曲細且盤故名

黃河西上接汾川后土夫人此濟塞往復還雙行纏

九折豐跌繭亦憐洛塵生襪雁沙卷努力擊孀月墮

南極篇 七之十三 星槎吟

顛日斜河怒豺狼立如此盤薄為誰前秦姬有神不

可謁福地安能湧寶蓮吾將着屐天鵬步星躔爾曹

遠冠股膝下柑膚而嘆徒愀然

戊午東郊詩八首

望日入洛陽自穀水改道南抵漢壽隴宿之以避

賊則諸門人待我至夜半明日直抵金墉道上宿

宿於首陽詩八首

澗濱見洛人

兩日追隨瑟澗來共予東指向龍臺主人可更稱佳

客流小從前識妙才九洛波塵神自步三河圖繪胆

重開茲晨竹馬仍先至莫比陽鱈又浪猜

洛西遇萊人張仲嘉之劍州守

南國逢人念舊遊立談如更到蓬丘不圖海若重開  
面正是洛神又沂流瓦閣風高千里眺劔門月出兩  
鄉愁知君不憚青天上一日高標好置郵

洛陽道自穀水就關橋作

澗水流雲投穀木別予自向銅駝矣瑟波目送歸金

市洛川浮月漾伊川迎我如磨玉鏡然龍塞光寒待

南極篇 七之一四 星槎吟

節鞭太室螺華連少室清清欲墮蓮花骨乳峯背指

晴堪拂下城琳黛接王城望望難禁地主情天邑眸

乘興欲醒

過三山口號

菲色還應有鼎山三星周鼎應三山別來我隔青天

外每見三山憶此山

夜浮洛

東帶三山送怪郵舊塵猶愧挂雙眸行行月送騎波

影好向游龍別愁

關隴別洛中十二士

諸生司其

俗世更下

伊闕輕雲入嵩門好月來轉蓬真浪跡良夜此銜杯

曲沼疑唐苑春高仰御臺感懷吟惜誓留戀洛陽才

望伊川述舊

夢到鳴皋度汝濱上門山鬼亦殷勤伊川舊

十如相念會向高峯摘白雲門地界主者來謝遂吟

因

白馬寺行

南極篇 七之一五

星標

文水女郎洛陽天子兩世天妃今月母却佐法王飯

去昔白馬今盛日徧地布黃金寶地界碑磔雕欄豎

浮琳複房花暖香風屯鏡殿人來秋水新來如戴勝

翠玉去若宓妃掃襪塵客應訝摩登底事憐戒體

淨業眼光薄止見此髡矣狸唇慣啖不知美雞跖乍

什私染指翻怪合元倦尙宸或過南衙筆御史明河

望斷不教游躑歌揚白怨春流更賧素女師天老明

堂一炬亦草草

戊午中原詩二十二首

十八日發緱氏則道出二室之背望宋諸陵於芝

田之畔宿洛口是為周鄭之交有詩四首明日宿

虎牢有詩二首明日宿滎陽有詩一首明日望廣

武山為楚漢戰處宿於鄭有詩一首明日信宿於

中牟二十四日則南出尉氏得徧觀圃田之槩有

詩二首明日登嘯臺宿通許有詩二首明日禮七

步岡七步岡者子建塚也信宿於杞有詩三首二

十八日則葵丘有詩二首明日謁莊生塚宿寧陵

有詩一首勝朔間在商丘有詩三首季月勿魄至

南極篇 七之一六

星標

石橋烟明日則惠亭有詩一首明日至太丘則中

原之東境彈詩益二十二首

緱氏郊顏魯公王輔嗣長弘三墓

有唐能事擅忠腕善鈞金化碧雷天地說玄詫古今

駛雲連暮壁平楚接荒岑緱氏攀嵩少垂青客破襟

二室吟

太室三十六少室二十四煙區玉界羅如臂首陽道

上眼模糊九蓮五乳欲濃睡拊背看山不解山山望

山笑豈相關譬如親女回風立但見香雲濕翠鬢雙

蛾綠秀鏡臺前且羨螺曲屈  
蠶絲若教撲面當秋水  
也待三生有妙緣

宋陵篇 洛浦望宋諸陵詩如  
於芝田之時賦

太上道君攜九華天門游戲降鸞車  
萬里瑤池勞赤水千年以岳屬官家  
火燒須彌未言苦轉輸女寶修羅主  
不辭夙嘴偶犬羊且免龍鱗飼豺虎  
金城萬雉尚蒙塵地箭千屢能射虜  
君王不肯問長山樹樹冬青何處所

望太行

南極篇 七之一

星差吟

九河故隘印羊腸雷雨懸飛落太行  
雙峙鉞鏗浮大塊孤撐砥柱向媧皇  
星軺北柱周王轡天井西瀾孔父裝  
想濺斗杓浴白日瀑布陰風萬里長

自鞏東征

大家逐子賦東征鞏縣多艱亦繁情  
即看江魚白入候片帆飛挂上元城

觀洛水入河引

長河為大絡曲洛是中縈大首西臨太乙闕  
地喉東貫玉衡城二水交流襟帶處蓮房  
拆瓣儼分明華岳

高擎如肺蓋郊山尖巨類心旌可是地符  
于新邑秉

然天苞應咸京書位五川環控引圖文八水  
互縱橫

鑄象紫官星結紐洛叶太垣 帝垂精金陵  
可以當天市其躔原向東南傾我道辰野  
十二省十二三垣三都待經營是為十五  
國風教王與二南三星平舜州十二綠分  
野禹分九井浪非并九野三垣仍十二王  
者法此氣崢嶸

汜梁間詩

南極篇 七之一

星差吟

關中建瓴水祗以控三川洛邑制東夏要在京  
索間虎牢一寸地寸金當禁鬱周鄭至交惡  
射王敢中肩往往叛而楚以險當趙韓盟主  
就城之大眾割門斬三駕楚弗競把握良已  
顯劉項所吞據吞頸不釋拳客久諳地勢籌  
策在河山

望廣武山

上為古戰場  
李華所弔者

仗劔山東陸準帝經營八極將真王拔山力  
盡重瞳逐汗井星團五緯光安有兩龍爭耀  
日豈堪遺虎便分威加海內成名去更弔李  
華古戰場

關田詩示劉況季

中牟造尉氏始得收鄭圃大陂三十六小瀦一百五  
起者爲岡伏者許十數神州控隄區奔戎手搏葭中  
虎八極周流到曠原東虞押獸雄心吐馬走千里大  
百里射熊七萃矯如羽後車兼載盛姬歸皇人黃澤  
亦何苦天王徂駕來蒐武諸侯決拾躬擐弩圍經司  
馬是嵩高我車旣攻鐫石鼓甫草茫茫洵樂土西周  
陽陟尚歸秦放陽咫尺非天府雲夢維小七澤通鄆  
伯肉袒又迎楚所以中國城虎牢扼項不教輕仰俯  
結交奇俠古劉生殷勤送我出南浦速遊澤藪足眠  
南極篇 七之十九 星槎吟

窮海隅矜養况叨主西發裝懸焦獲雲東征肘挂望  
諸雨縷橫客眼垂今古冷然子本御風人脩脩我亦  
欲霞舉  
過尉氏滌陽李又思爲今致我題豐樂亭詩爲  
其守所鶴墓者因索賦阮公嘯臺遠走筆付之  
披襟愛爾六朝客攬手呼予八代才深秀蔚然曾笑  
傲清狂達者又追陪致詩月送歐門水索句風生阮  
氏臺醉去不妨橫膝嘯青天白頭好頻開

登嘯臺望蓮池聞徐念賜祠部參議東粵俟弗

得再面有懷聊述

蓮池隱者乍相求爾正金陵換酒游嘯月臺端揚淋  
水落星石上解統裘嶺梅暗結春光曉銅柱高臨海  
氣收悵望江干嗟萬里長髯有夢到羅浮

今女詩 蔡文姬 尉氏人

今女出大宗神慧本自然六歲精琴理卽能辨絕絃  
十六辭閨闈丹羅耀華鈿恥說桑田海相期千萬年  
合歡霜半萎交讓露獨鮮劫運皇天裂玉體飄窮邊  
騎容初見收酋長又酷憐轉至窮廬萬里如登天

南極篇 七之二十 星槎吟

豈曰乏蘭澤何以代麗輝明妃亦何辜闕氏竟世傳  
日日雜笑啼春秋十二遷自分團青塚天街又重還  
漸被千金贖薄軀五銖錢厚顏歸桑里街憤不能捐  
新人雖託偶驚夢王庭前

陳思王墓下作

八斗文章聖一抔風雨權使軺梁南道郵餉許東偏  
岡猶稱七步茅未捲三椽西園良宴具王劉共頽然  
下戈思吳蜀酒肉擬池山三臺濁漳上七子建安前  
洛神浮珠翠夫人詭耶耶雍門悲兔窟遮須阻星旂



萬古流光被高吟白馬篇青天逸響和現現李謫仙

贈後湖使者杞人孟戶部二首孟主後湖黃册  
齊赴關下過里

帝京城背挂玄湖玉浸晴空月墮途君以省郎分鏡

水客將曹署當蓬壺司民獻籍天王拜羣玉探山策

府輪春向古亭俯聚遠翠涵波帶味魚鳧

其二

楚湯水旱集年年況復東征擾陌阡半選丁男充環

戍未虧戶口廢中田杞人莫漫誇天地驚首終期穩

聖仙全盛縣官饒物力乘輶推使聽搜錢

南極篇 一之二十一 星槎吟

聞陳生自伊追至洛弗及悵去

為底枯香小像前為誰追向洛橋邊首陽月照天津

影翠也能堪聽杜鵑

孟諸澤

孟諸澤鼓闕梁園關伯干戈寢市垣兔苑縱橫運榭

館鯨魚旦夕發昆崙五星石在輪蹄駐六鷁風迴綰

送翻傳合 帝廷經日月由來大火屬東藩

南華翁再謝莊子集然思  
見其人因為詩解嘲

世間有騶孟不可無蒙莊六經開眼耳九流決敗瘡

法象垂經緯嬉罵本文章匪此崢嶸論孰鈞造化腸

日月重浴鏡天地再開疆俾知園局外別有春秋長

姑射合冰雪堯舜鑄批棟鵬即摩天馭椿為過海梁

屐痕留少廣劍首映扶桑朕世輕十歲乘雲至 帝

鄉道此蟬蛻去調笑俯八荒

宋中詩三首

平聲積雪駐征軒池關清冷自泛蟬夢向鳴皇清弄

月翠表昨夜得松根

其二

南極篇 七之二十二 星槎吟

朋黨天官亦世同商星留宿制西東實沈遷去猶稱

崇榮感何年出度中

其三

五帝遺音志已窮雅臺夜木尚悲風行行肯拜阿衡

墓只向商丘謁相公文雅臺即孔子留體  
虞伊尹墓在潁水鎮

贈關比部之長沙太守先是借予入賀之役

斷章憶昨發勞亭桂棹雙搖岸樹青麾守湖南清萬

古長沙轄左綴孤星湘靈弄瑟聞堯女岳麓摩碑造

禹庭為誦買生黃鶴向山川紆曲暮雲停

戊午江北詩三十三首

五日入中都境為百善道春秋所謂魯會吳於善道者明日抵宿子之國明日則大店驛為去歲廣陵來岐道明日則固鎮驛明日登霸王城抵王莊驛明日浮淮抵濠梁驛是為高皇帝里其夜夢謁今上蓋詰晨量移之疏具矣欲遊鳳陽不果遙瞻龍興之都望其佳氣盤鬱然抵紅心驛明日自池河宿大柳明日登清流關宿滁陽明日雨是向來淮西雪也望日益新旨已報可入豐山幽谷

兩極篇

二之二十三

星槎吟

徧探豐樂諸亭遂至栢子潭又西南至醉翁亭歐翁手植老梅正開又西南至瑯琊寺徧探山嵐以歸明日登重熙洞洞之開若干年矣宿東葛城明日信宿於江浦廿日渡江舍百川橋益淮詩十三首添詩十六首江詩四首凡三十三首

岐路行

大店驛臨釵股道一下金陵一廣陵清流關外孤亭翼平山堂畔曲江澄展繭三山懷謝朓筆花八月欺夜乘東南緣分年來熟泊口蹊斜總憶曾淮流天際

界如繩

垓下歌詞集釋卷五

聊上霸王城更望虞姬墓一劍秋霜帶月魂九曲陰陵盤腸路乘騅為兩目眦裂決絕烏江不可渡不見八龍逐日穆天子牛渾洗足直到赤陽津歸來失志盛淑人徐偃雖誅不償瑱瑤池淒斷別王母白雲謠罷木密巾大王不得天下猶能得此女生見香骨裹紅土恨平亦足垂千古八千人化風雨重瞳子醉起舞誰當田橫五百人和歌垓下天槌鼓文天祥文天祥

兩極篇

二之二十四

星槎吟

渡淮

乍躡胎簪收汝水再盤桐栢控塗山煙濤大瀆天風遠地紀中都王氣環赴海三洲涵鏡裏吞河九曲注喉間二陵南北歸相峙夾岸朝宗七十灣泗州祖陵淮北風

帝里篇八首

江南朱巷為蔡國淮北孫岡自駕公欲問岐周鳴鳳

嶺肝胎西畔廟稱紅朱家巷在句容孫家岡在泗州紅廟在胎胎即誕高皇帝處

其二

地湧丘陵晝晦冥鳳凰山右關明廷清淮守護真龍

窟天遣風雷運五丁仁祖陵天葬者

其一

白水蹶生過漢光莫方飛益跨樓桑塗山啓母仍歸

禹潛次洽陽在閩鄉塗山即鳳凰山高皇后產宿州閩子鄉

其四

雲臺四七宛都同常武開平里逕通龍虎地蟠收將

南極篇七之二十一

相帝王天授駕英雄

其五

天闕峨峨萬雉長大家潛邸鳳山陽紅雲錦樹龍興

寺五彩龍文載上皇

其六

直象三垣匹二都鼎盤中立控燕吳鎬京洛邑思豐

芭關地開天想帝圖中都初為中府

其七

鳳陽鐘鼓接臨淮湯沐雙垂似劍排并復沛豐酬父

老漢高慷慨大風懷

其八

淮許諸城總白榆天昆虹縣舊懸孤臺臣出按濠梁

部歷歷曲風采獻無皇兄生虹縣時寵待御按鳳陽遣使訪勞

淮女行

淮女涉冬亦著履編莎徧挂鍾離市半售肩人半肆

姬夫婦更着如規趾秧田望望生春水一輛行即擲

却矣市頭叉手坐何郎柘棖青裙胡在此水心歸去

華天紫

南極篇七之二十六

過金陵中使貢方物絡於道王莊驛過甘子一冬筭一百八楨紅心驛過水輪七十二楨池河驛過纒段二百楨所經驛釋輒累日

歲歲鍾陵走宦官上方珍食半江干萌抽玉箭連雲

斫香滿金衣帶露團萬丙貯筒霜繪細千純在筒袞

龍蟠荔枝不似催程限任推青炮百驛殘

清流關

滁陽中界江淮間屏障陪京幸有山宋祖擒暉菱石

畔周師破景赤湖灣天雷絕險仍難據地扼雄兵可

浪閒欲問東南嘆紫處升高更望清流關

滁州皆山堂詠真物樹子

緬想淮南詠桂叢為欣嘉樹竊盤空枝枝相准垂端  
正葉葉成行聳翠童幽谷立招靈蓋入讓泉飛送水  
絃通黃楊合待歐翁賦橘頌重吟傲八公滁州屬淮  
南國蜀有

次滁間上水啓學憲自齊來走面弗及

長星出八亢第遠第文昌木嘆予心擒牢愁不可方  
直道君先忤六宮暗十匡兗州其應至執法誰能滅  
海慢蓬萊市孔封金石堂放眸凌日觀陰翳掩扶桑

南極篇 七之二十一

星槎外

鄒嶧寒孤嶂魯殿摧靈光八千吾執友筠箭傲晨霜  
我坐菱谿石君來亦解裝走兩橫千里歐門且尚羊  
再至幽谷劉覽題豐樂亭

幽谷如暘谷醉翁本醒翁結亭幽岫徧浮月一泉通

地僻宜心遠雲來保歲豐骨毛清發矣誰此其凌風

有幽谷勝在醒心來遠大觀諸亭茶棧泉保豐  
宜豐樂亭雲為十景之一是日去冠其山嶺

兄滁守錫千豐樂醉翁二亭詩

六一當田海坡仙可谷陵爭知六百載有客亦其朋  
筆卓江山時詩雨電憑後人珍我輩誰是智仙僧

來遠亭舉似陽明翁為陽明  
所立者

有亭遠色便來無客空山誰去去來只係此心遠近  
分向何處

醒心亭

有改醉翁樓為解  
醒者謂為醒

彭澤原非吾醉左徒豈願獨醒會得此翁此意並遊  
醒亭醉亭

幽谷辭

自何為使雲獨對其屢改也谷既窈而糾盤泉又疏  
而滄漚吁嗟雲有亭今有泉翁乎翁乎胡不曳杖來

南極篇 七之二十八

星槎外

其間翁蛇龍兮雲際翁相玦兮水溼雲之來兮執憑  
而逝我亦有情于其山水兮槩然如聞其吟嘯之聲  
臨讓泉之琅溪則頽然而醉陟幽谷之蔚岑則灑然  
而醒月度嶺而娟娟鳥出谷而嚶嚶將恐後之聞其  
風而悅者又想見斯人于諸亭

柏子龍潭登釋思亭

三闖入 高皇帝一縷雲垂空際五百年修老睡命  
繫龍食蘋蕙

歐門橋

瀟雲隨水赴春潮夜間山空月度橋坐見風雷高

處歐門翠橫石屏腰注凌會  
前山中

再登醉翁樓注凌會  
前山中

橫枝古玉夢相依桃竹爪鏗就翠微撥撥雲關衣振  
舉登登風榭嫩懸飛石屏若客應勞繪流水出山想  
應歸眼被數竿青照久可堪朝市浪重違

瑯琊行

瑯琊山中澗盤復瑯琊溪畔雲追逐烏紗醉挂歐亭  
梅乘酣蹴月嘯林木討幽飛步悟經臺驚我幻身雨

南極篇 七之二十九

星槎吟

如沐磊磊千波立峭巖霜濤涼欲墜征衫吳生妙相  
光搖壁空谷悅開行月白八分玉勒當塗痕鳥跡响  
嘯風挾石石鱗句浮庶子泉雲房綠液决流輝好調  
絳雪供靈餌合送黃精引大年姚江履迹蒼苔杪鈞  
垂健筆虬天矯隴西堪斧秘山靈電壁雷奔雙窈窕  
我見古之濤蕩人強半山遊課猿鳥游冲霄算謝弗  
能幾網可辦一生了莫遣兒女勝風雲刀布何嘗只  
裏君白謂錢穀刑名勞民事鞭笞竟足攫金吏巨壑  
風流非浪閒小草安能酬遠志我生夙尚跨蓬瀛縹緲

氏頻吹王子笙每到名山一着眼聊輪囷絕古今情  
倘有沈遵同調者更向瑯琊道上行

歸雲洞辭

緊嗟山鬼之磊砢兮跨一卷之石梁橫穿風者為雲  
戶仰受天者為雲愈出何心而過嶺歸就戀而栖房  
雲主石為逆旅石載雲為游裝永相依乎太虛匪子  
心其可量閱天開而我至雷彈指兮千霜我適去兮  
雲歸夫非有情者不可以久託惟無情者之聊浪于  
大荒耶

南極篇 一之三十

星槎吟

洗筆堂

涸飲幼卿泉雁行不敢前白雲攤石上橫灑夷陵煙  
重熙洞二首在瑯琊東南峯際本朝僕卿盛女  
謙始開命如人凡五折碑極幽奧  
意者媧皇瘞海螺塵封其孔貯山阿不經野火飄流  
入總被月暉孟浪過牧客乍闕天一窺問卿如剖蟻  
連柯耽幽我亦梧椹度發觸蝸廬戴別窩洞有仰孔  
日一發天

其二

發覆真披天地房蠅精混沌不知藏書府圖淵函鳥  
篆神工鬼斧現龍章炬分晝夜鐵回日絡度江山小

有堂莫更整，越通下界桂宮應。駭梯仙鄉。

今別離 問个時度 客部還然

走馬我望石頭城，揚帆子過金山寺。一片勞勞亭下，既不強留我亦難。猝至子不惜別離亦大希奇事。

變行路難

東葛城秋至溪深不可渡，冬至溪澗行人步。秋冬信殊時，水陸若異路。丈夫萬里遠行遊，風雨險夷安足怖。直須挺劍斬蛟龍，會見江妃投寶璐。江上芙蓉夾岸開，木蘭直泛入秦淮。新詩立布三千首，高吟先上南極篇。 二之三十一 星槎來

鳳凰臺

黃崖嶺望江南

乍見清江掣萬帆，隔江青撲獻花巖。草空天印懸天闕，綠秀煙流已上衫。

白溪歌 江浦再至白馬書 院谷東園望金陵

白馬溪邊白馬寺，白牛溪今相似曾見白沙長者遊。兩經白下使君至，溪上雲夜亦流溪外山環而翠長。江玉璧金陵地，白鷺芳洲挂三山。白楊古巷成十字。

戊午金陵詩四首

入都之詰日為青昔則太夫人初度其日立春謂

陵還受儀象將稱觴而考功部之訊至益三才之

應交叶又四日始還蘭署又二日始拜新命之俞

逼歲有詩四首亦星槎之尾聲也

青昔述

臣以使還趨謁 帝日問新曙射朝陽 門春官節制

先行今天吏權衡又綴行柳泄白門迎客綬梅橫青

昔照慈觴三才之應俄交主筆彩催飛洪武岡 岡名

地 南極篇 七之三十二 星槎來

南極篇 還蘭署

南宮別怨牽林鳥隔歲重探已是賓梅逕竹欄春自

入可能拋却又他巡

新命至速懷

少小狂鋒賤六朝其間廣謝亦連驍和歌欲召江霞

湧別調須騰海月潮更築新區七寶運重開異界百

花橋筆精好作東南鎮並轡青蓮掣絳笄

再登青溪閣

丙午冬計偕夢先大母語我子他日成名則許觀

惟肖肆子詩有千載芳華其許觀之句益願自負  
科名而終不應比南遊爲黃公祀主亦忘却項歸  
里得篋中舊草始大寤蓋黃公初許氏而此關又  
容臺遊晏之所信不偶云少宗伯沈公又毀異教  
之廬曾之飛軒榭於清流之畔子再徠眼界都新  
會朱襟江氏亦至張瑞明氏魏華山氏邀往偕觴  
感榮今昔聊爲短述

坐飛軒榭出江干上有青冥照肺肝漢女擎殘烽樹

曉鮫人泣盡掌珠寒鷓浮正則清流月嘯倚昌黎北

南極星

七之三十三

星槎吟

斗棚煌界玉塵關夢寐固知同調本鶴鸞

右宗錄之七詩之七七綱九十五目一百七首簡

文八千九百三十一箋文六百四十七統九千五

百七十八字戊午十二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八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江門稿一

丙辰雜著十四篇

列聖莊丘公遊記

太青子之自洛入吳無他吟嘯於中州之竟獨過鄭之圃則禮列子故居之祠於道左有三絕句蓋有亭者八如卦形而其東南隅更有臺曰御風云其至宋之葵丘則禮莊子之丘墓於道南有一律體墓無祠

南極篇

八之一

江門稿

而據孟諸之勝儒者以其嘗詆孔子是以吏其土者或置弗敢祠也亦固矣從者曰夫子翹中州之陸千餘里其食於郵之亭者兼旬於他氏之跡未嘗有集焉於蕭颯之餘獨取於二子之道而恍然欲追其人於雲霞之上夫子固方內之遊而方外之契哉太青子曰程叔子不慙莊列氏讀然邵子之詩則云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顏淵坐正忘又云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而又以其雄辯為千載一人則二子殆不可謂之不聞道其遠舉之識蓋類曾哲氏

風浴而學或駛其前倘得遊聖門而裁之亦顏曾之

徒與而世徒以門戶黜之則炭冰矣二子之不肯自

裁於聖人之矩而遊方之外至割仁義道德日之二

茫茫然如捉風上壁之不可憑使其徒之達者如白

海瓊馬宜甫之流皆離而去之人倫之外而果以為

聞道者必不在父子君臣之中不逃不休亦二子之

過與二子學老子者也孔氏嘗長老事老氏即邵子

亦不重非老子老子之槌提仁義即二子之先鞭然

其徒獨推黃帝老子未嘗明推二子於老氏之屬行

南極篇

八之二

江門稿

無論儒氏之堅閉門而不納而道家者流述仙靈位次至次二子於道陵旌陽之後若以其三千八百之功德不加於飛符持呪之輩而其書又未嘗明拈龍虎之指是以或左其譜宗茲又其徒之過也然二子之必深於導引之奧而非苟為放達之空談以玩世可想見又廓然有治天下之說此其所以近於聖人之道尚可裁之為聖門之高第者與

遊商丘文雅臺記

宋之東南隅云孔子伐木於宋處後人即其木所築



臺曰文雅而亭之蓋臺在德子堂之東而宋人亦以孔子習禮之鄉自居於術孔蓋亦耻伐木之說太青子過宋即知其言孔氏傳姑詢臺而登之為喟然有問曰桓司馬亦何憾於至聖而欲推刃嘻孔氏匪衆父之父與古有射大者將無同今有誦法孔氏而匪聖凶師者即仇仇欲執而道之俾不通彼人者詎至過此臺而有意桓司馬之為人乎殆不然而奚爲醜正靜言思之得不自悲與太微之潛曰或撤其木藪表于伐聖人所謂時潛則潛者耶喻之次四曰何疏

商榷篇

八之三

江門稿

于炎我毋爾全爾毋我延情固畔然則桓司馬氏次五日善化物之制制胡不冥淵我煥然彼泫然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此之謂也

內治防變議

高皇帝百戰而定天下於戈尋劍撞之中凡足示九鼎之瑕而召金甌之壘者靡網弗舉靡隙弗杜如女寵宦官權臣鎮兵親藩夷狄之大者咸斤斤其明井井就理而所最軫注者尤在郡縣閭里之小民誠見於載舟惟水覆舟惟水撫后虐警必然之勢祖訓曰

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四方有水旱等災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擇地疲民貧處亦優免之是 聖祖無歲不防民間之變也又曰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聽市聲何如是 聖祖無日不防民間之變也今八表在握萬國風馳指臂遞使綱維有體然四十年來踐履泰極盛無內禍虞治久思亂如累碁之致至爾即以亂形之見於已

商榷篇

八之四

江門稿

事者如日本靈武夜郎之三大變權之倭大而暹朝鮮鷓首乘黃雀而至蜃氣濤風飛濺樂浪之郊遼陽震而至以鉞臣開府經理其國向使逆奴不自殞而中國保不疲乎然此遙夷連勢或未必能越蘄遼也而蘄遼之民心無恙可恃也西夏軍叛而延綏甘肅諸鎮釋騷矣關中震而虜寇又感於門庭向非督臣引黃河而周之使不出又蚤復營堡者四十以殺其勢而逆奴倘有知揮兵直搗長安也尚可支乎然失心在軍關陝之民心無恙固咸以百城守也播曾不

用命而舉旗於葛浪岔山之畔三巴震而東西川咸  
有壓卵之恐向非四道兼驅東之於窮山之上而逆  
奴倘蚤出旅於樓山珠泉之外出我之不備夔府不  
坐屠乎然此特土司之不恭耳全蜀之民心無恙固  
家與爲敵而警止在一隅尙未足爲神京慮也卽東  
西諸虜之瞰我背其猖獗萬可慮九邊之備虛具而  
鮮實效然主帥將吏咸明以其爲外大懼而萃天下  
之力以禦之知防則尙可膺而待耳而我郡縣閭里  
之小民所可三尺華使之者釋耒爲兵結騎於腹果  
有在者

人之五

江門稿

何道以備之而待其變使不內騷而中潰乎茲愚之  
所爲大恐極慮也國家定鼎窮北而南控九隩衝轡  
委於萬里之外把握遼遠而不可馭嘗推其輕重緩  
急則山東最急次中州次又關中也山東當運道之  
衝一有警則南都之喉坐扼輦轂舌焦矣中州當腹  
心地一有警而楚廣之襟割絕矣關中展西陲而通  
太原之呼吸垂巴蜀之肘腋一有警而滇與鬼方非  
我有矣今山東亂形最先見中州繼見關中亦可虞  
矣山東二載以前民享有年家獲安堵孰意其遂決

裂而赤地而安丘一失備有司者不能死城守以殲  
臣子之分海岱惟青之間兵滿於野矣天苗又甚所  
醴塗地天下之勢垂八九所不卽至不可收拾者以  
立遣一御史極其溺請金請粟朝上夕允民卽死過  
半而奸宄不得逞者上有立濡之甘露而黠民難爲  
順風呼也亦以中州大定樂歲頻仍又亟賑之於去  
年之春再糞粥於今歲之春土著者旣無他志而東  
人并四方之以流移至者咸或藉以爲樂土庶或稍  
有一臂助耳關中天府上游號稱勁武而近一爲御

人之六

江門稿

賊所擾遂至勒兵禍連於蜀楚時勢可駭如此而不  
意桃林之礦盜又假亂民以開釁也今日在在民情  
實無日無思亂之民無處無思亂之民自礦稅之使  
四出如是者蓋二十年而特無可乘之隙耳盧永嵩  
宜之問以逮陝之洛南諸縣當山谷之孔太半爲礦  
盜之所據而高二者又佃賊之首潛跡於礦盜之林  
遂賊靈寶連年之有警而陰爲變向非守土者以死  
拒之尙有城庫乎有奪城而不據城者乎礦賊非流  
賊之漸乎倘一爲安丘之慘而潼關洛南盧永嵩之問

咸人震洛陽城下咸盜賊之叢矣新濟伊邇忍形之  
齒頰雖經逐走猶然屯囁於山嵐猶然橫掠於鄉邑  
猶然對壘於矢石執渠魁而解脅從關洛之交遂以  
無事而南陽之噓噓又以虔到聞尋亦撲緝而散  
之蓋當今郡縣以力窮財殫蕭條之野而盜劫者無  
日不踵聞有司者或匿或捕倘來亂而橫出則竊者  
化為強強者化為孔無論礦者出山鹽者載途而無  
至此而智備備焉如旂搖也蓋國家之所以制無大  
南極篇 人之七 江門稿

下者惟恩信紀綱之二端而有司者亦惟是寬嚴并  
布之民間試問今之天下有思亂之縉紳乎有思亂  
之士子乎有思亂之富翁乎有思亂之善良乎何待  
問惟是貧而豪者膏沾沾焉有樂道侵掠之色蓋民  
之豪者志在漁色不敢裂男女之坊志在兼貲不敢  
探鄰舍之篋志在偃橫不得借統帥之權而一稱亂  
則夕且肆然惟其所欲此一流輩者既不克收之於  
士紳之林又或不獲自致於武弁之科又或不克咸  
列於吏承之伍退無虛產之適意進有鞭朴之東身

而亂心勃勃矣故其進多為衙門之積年退多為市  
之大猾為鄉之士豪其又不能者則為劫盜為礦盜  
為鹽盜而饑寒困苦之民始為之佐耳是以一呼而  
千百成羣其豪而黠者必假一題目以鼓譟如江南  
近日縉紳之被掠被焚者即此術也蓋豪而黠者以  
為有利則先攫之有害則善遜而冀以其愚者委之  
官法而愚者為之佐亦止以為利則共之害而居後  
自有當其先者而不知法不可或貸律有所必誅是  
豪者貧者交相誤也向使豐年相踵衣食罔缺室有  
南極篇 人之八 江門稿

美粟家無逋課雖豪者亦無繇而倡亂是以欲弭盜  
而防變惟有恩信以結之而亟賑亟蠲咸以其時察  
吏獎廉輕徭薄賦立杜寵賂之門其還羔羊之雅而  
有憂時之心挾救時之才者亦無僅以長厚博名高  
以姑息延歲月為朝廷臣子當日夜圖所以保河山  
為生民父母當日夜圖所以安井野無不勤之奸無  
不行之令諱察衙門之積年而虎噬者法之謹察市  
之大猾而鄉之士豪者法之為高訪宿者為盜賊主  
者為逋逃賊者為賄賂魁者為邪教師者咸空其黨

不至委良善為魚肉而監司守令之精神耳目期於同條而共貫則奸宄不敢把持有司而陰陷不售飛詢不售循良得行其志即有緩急而孰為梗化倡大亂之端者耶衙無積奸鄉無元兇而士弁之無恥吏胥之不才者又何所憑而為教化法令之中格乎夫恩信紀綱必先行之於朝廷之上一人之恩信足以結百官紀綱足以攝百官而後百官之恩信紀綱足以結萬民而攝之今至一夫操戈於禁地而挾其屍曾枕草之上無門屏而民殲於千里之郊盜幾為據

南極篇

八之九

江門稿

滅之漸此何等時而尚以其三十年之朝御不聞批答不時者為可恒耶即自古未造之朝曾有三十年不見羣臣不問民事之天子否耶

黃祠青溪閣遊記

七月望謁陵還遂有事於方黃黃公祠在秦淮之桃葉渡方公祠則冠梅岡之山南當雨花臺曰木末亭俯攬勝之萃黃名觀初許氏蓋三試第一人為侍中北兵至命出收兵聞主易即自舟際赴江其配翁并兩女郎不辱咸就秦淮水以頌故為祠或曰所赴者

為城南賽上橋蓋通波焉今祠蓋故青溪小姑祠而人遂以妻女神之既禮祠并禮其夫人兩女郎於享堂之副側有水榭曲檻為蘭若游燕地者欲樹其眉曰青溪蚤時益好稱說黃公夫婦事向可與歲寒者茲乃憑吊遺迹矣他日郎居拘閔遂以二子往就其閣嬉外弟趙鳳雛從是時水未落舟而過閣檻前者橫吹茜裾踵也嗟舟代馬津代術市如綠江之路肆如開運之園東南樂土北人作殊眼觀閣蓋西直貢院從閨處見車蓋翩綿輿况又別而歸則閱邀笛步

南極篇

八之十

江門稿

即恒伊夫笛處桑時益好誦唐詩孤高宜美桓伊笛并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之句蹈其地躊躇觀淮水縱橫界列塵之外飛樓洞館丹流翠滴情踟躕在晉人問謂趙生曰坐青溪閣當詠離騷懷沙諸賦髮髯餐英飲露從彭成遊又當詠九歌湘君湘夫人二首庶幾沅芷澧蘭公子降於浦淑問邀笛步宜何歌也曰子淵洞簫季長長笛致不逮詞是宜歌九辯之初章悲草木之搖落送登臨於將歸吾輩蓋寧為先秋之哀奈何見唱於秋聲也

木末亭雨花臺遊記

出聚寶門即見雨花臺所道為長干里報恩寺則長干寺自寺東折有山曰聚寶連聚寶而穿永寧寺之背為紆逕登冠方公祠者梅園山也公碧葬山中祠官弗可迹姑村一杯之上於北麓曰墓園石為垣舊石為壙益義人聊寄不可已之思林莽總翠宜宅貞士之蛇祠北向如望舊闕者殆亦公志西有翼然垣一方者曰正學堂負祠而亭其南者曰木末當萬壽之妙故云楚歌云寒芙蓉兮木末杜詩亦云我

南極篇

八之十一

江門篇

行已水瀨我僕猶木末是以采其語名之蒼烟填壑清黛過懷雨花如其鴈豆之案下瞰為永寧寺永寧寺蓋即高座寺今折而二梅園冠永寧而據其勝為僧別館所收梵像以方主易之者降所陟逕東涉則為永寧寺北向而對時水寧者高座太白蓋嘗登梅園望金陵有詩贈高座僧其族姪中孚者曰鍾山抱金陵霸氣背瞻發天開帝王居海色照官闕翠峰如逐鹿奔走相馳突江水九道來雲端遙明沒我來層天清登覽窮楚越若拈于此日登臨之傑又口烟窗

引舊檄石壁老野蕨尚可按句求也又曰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今茲乃酬文章之價又有詩答其贈玉泉仙人掌茶者余少小吟什微屐跡於撰藜良慰溫庭筠之詩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亦酷肖觀已挾後屏則雨花之磴置足矣蓋丘而坦草并茸茵軟北準大內弗敢亭云嫌於當上氣探春紛選杓樽徧藉坐無間士女稱近都浮覽之冠而降則有闕祀壯繆王永啓武部所脫帶為募始者又為遊為一憩祠將謀新或緹其胥并得數寸之金文曰助

南極篇

八之十二

江門篇

修闕廟客詫相奇也遂歸自長干里文生曰出燕都西二十里始遠露眸一眺吳市乃有溪山客曰南遊差不惡然太白去爾稱酒仙人尚望長安之口于鱗亦有愁來西北有浮雲之詠殆不欲優游卒歲遊鳳凰臺瓦官寺記讀太白鳳凰臺之詠想見水三山又讀瓦官寺橫江館諸詩至三月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意此閣之峻危必當長江之濤與鳳臺各據一奇項入金陵詢鳳臺則曰在瓦官甚駭奇之寺在城之西南

隅七月二十四日自大中橋西寓南馳沿秦淮水閱  
大功坊西閱驍騎倉得崇岡曰花盆志則稱三井岡  
龙官寺有三井在岡而汲其一則兩卽沸井今爲倉  
有矣岡盡而南有直西而立者上瓦官寺也入寺有  
留香室小坐蓋一老桂婆娑欲花而寺舊入魏國園  
曰叢桂菴云殿左爲鳳凰臺則荒丘一杯據岡際登  
臨所見信如李詩所謂鍾山開北戶淮水入南榮而  
南顧則木末亭與雨花臺并出城堞之杪由上寺南  
行數十武有徑直西窈窕入者下瓦官也當門有修

南極篇

八之十三

江門稿

竹一林可戀登大藏閣卽元美所顏青蓮閣以表太  
白者而左方則有軒可坐前有雙芭蕉可數閣晏坐  
終日奕竟爲七言近體一章以去顧太初詩有刻玉  
遠移獅子國布金高傍鳳凰臺之句可謂實錄蓋下  
寺爲積善菴而稱瓦官則以元美伯玉葛祠部始據  
鳳臺以叢桂菴爲其地更名上下以釋辯以瓦官本  
管陶官地而他碑稱瓦棺以僧舌本生蓮華者不可  
信今稱鳳凰臺瓦官寺云閣本高二百四十五丈故李  
詩之壯語至云兩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亦出霄漢

上仰攀日月行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拱傾靈光何足  
貴長此鎮吳京今空憶歸然之觀而江流昔迫閣麓  
今去遠甚匪惟人事亦地氣焉予詩云百尺雕闌歸  
家廓一拳芳榭想清狂者蓋千載之餘慨寺所稱三  
絕如獅子國之刻玉佛戴安道之丈六銅佛顧長康  
之維摩圖爲杜少陵所乞樣本者并作徒談而謫仙  
之句齒頰欲新金陵六代佳麗之鄉以筆管飛色子  
欲謀諸同好爲亭以冠臺僧亦云有欲并爲祠祀太  
白者姑紀其行跡爲記

南極篇

八之一四

江門稿

謹按西夷之害有二道術之害其爲患尚在數百年  
之後封疆之害其爲患卽在數十年之前當利瑪竇  
之初至人止見其所挾彗行畫華之書并方物之殊  
奇碧眼如滴又倡言九萬里之遠談天地之說多異  
甚遂以爲新聞劍見而就之叩其宗則佯排佛老而  
稱天主人亦疑其近理不知其以西域之胡人曰耶  
穌者而謬指以爲卽上帝之化身也故其所撰著  
止病其文理之乖俚而尚未深駭其爲邪說久之借

潤於山人文士之手而文理貫串經史矣及其坤輿萬國圖出而明言天上之降生有地曰在大西域之聖土其天主實義出而明言天主之降生有時曰在漢哀帝時居然以 上帝為曾托身於胡女之腹詎有 上帝化而為胡人胡人還反而為 上帝者乎豈有深日降昇之繪像而可指之以為 上帝耶無論其祭天之說中國之法庶人不得祭祭而其所祭寔胡人非 上帝號曰奉天主而寔敢於無天此其罪可勝誅哉亦天地鬼神之所不宥者也夫佛法之

南極篇

八之一五

江門稿

人耶然此猶為道術之患慮尚遠恐此輩是借天主之說而陰蔽華而為夷者其指也蓋祖宗之法其應朝貢者俱列在典冊即果有通聘入聖朝之使本處撫按當查其表文來歷據實以請俟有命旨方許其海航就岸而刻期押赴入京刻期押赴出境不聞其擅入境私受客者自廣而閩而豫章而金陵隨地布人立教而始借援人京都此豈朝貢使耶分布京省既收士庶之心而羽翼漸不可剪其蔽華而為夷亦居可睹矣香山舉固華地而控夷人所自入之喉者

南極篇

八之十六

江門稿

初入亦中國文人摘六經諸子之精華潤色其說而譯之而久之反以為經子出其下後之讀者不藉以為佛書真如此欲損益其章句之隻字而不敢印漢人亦豈虞其流禍之烈至此今之佐天主教者亦以中國人潤色之而久之又安辨其非西洋之本文耶此一派流布士庶之間非釋非道又樹一欺天叛聖之 今人已靡然向風久將奚底矣即其不為婚娶別無生齒而獨不有奉行其教者耶夫佛法亦豈會婚娶而有生齒而今之僧尼徧天下豈盡皆天竺舊

晏日則有如晉之劉淵石勒固一鑿也驅之使復還其故巢則有如宋之張元吳昊此又一鑿也卽不然而一就海航孰保其走倭而走諸夷耶以九邊要害五方險易爛熟胸中之狡夷而斥之以干其憤則枕戈揚波之患必多事於東南矣倘有不測誰執其咎不如收其人而禁錮之嚴爲之防旣不至使之生事於內地亦不至使之生事於外方嚴諭兩廣軍門廣東撫按責取香山畧之故地而以此輩爲質俟畧地盡反而釋之去未晚此輩卽自謂畧夷不相通亦安

南極篇

人之十一

江門稿

得而許之卽此輩之禁錮亦不可使并之一方又不可遂投之遠裔并則戒其有合謀而遠則戒其萬一以計脫而走胡走番走倭也不如安置於會城寨所而責之其撫按監司必不至有他慮也庶長計乎而香山畧之故地終爲外夷瞰中國之隙者恐亦不得不併蚤爲籌而還之中國也

遊莫愁湖序

秦淮益吳市富爛之通川鷓首競奪飲歌互答爲而不可堪撤波也玄武湖則幾於島嶼縈洄海瀛錯組又

禁不得蕩槳惟莫愁一湖閒曠幽渺鼓柁泛入如踐明鏡之皓澄坐青天之碧霄周圍數里不通波於外津而棹轉客酣颯然有上假虛無之想飛危樓於鳧鷖之岸布列墅於萍苳之濱取并山青月將露白北瞰則石城卓壁西暢則鍾阜冠霞翠微天矯於空際幽興淋漓於雲還客因稱南國佳人盧家少婦若將掃鬱金之堂塵敷玳瑁之梁燕頤酒人浮之惟是暫謝輪鞅之役直破琉璃之堆代沆瀣於椒漿和嚶鳴於風笛澆心花之空湛抗舌電之光流其樂只且何

南極篇

人之十八

江門稿

事請佩江妃索珠漢女握石向成都之市逐雲入高丘之阻好色傷大雅青蓮蓋微礙於楚人若乃華清爲玉環之芳泉石淙寶金輪之瑤几并以文君村以明妃濤檀浣花施專若耶必綠珠與紫玉始虎丘而金谷未厭吟頰殊慚速况豈所謂天地有情色界在牢籠之內江山匪勝豔姬爲寶貴之精與

遊天界寺記

天界寺冠都南鳳山二里所山益鳥形寺閣則準其首西北向稱三大寺之一以九月三日偕二子往就



无它寺側禮他客至則二子觀毗盧閣并周廊數百  
檻竟子再手之從左挾入殿前兩娑羅樹結實如小  
兒拳者二子取嬉之觀地湧佛并輪藏從者一再轉  
予笑曰是曾轉法輪耶遂出自右閣將觀於毗盧閣  
僧請便道造詣菴遂有巨樹二章當逕者咸合抱黃  
練一銀杏一自右脇折入僧決竹居菴良佳排闥見  
朱宗伯所作碧梧翠竹字左顧得精藍傍山者開牖  
納柱其盆石之卷有芭蕉六七寸植者亦心盡而展  
有雞冠三四寸而花者嗟賞之詢之乃知寺有三十

南極篇

八之十九

江門稿

六菴子遂欲以甲日徧諸菴呼與踴蹠之則比菴  
為功德竹逕窈紆最後之東偏有亭蒼松環山如筆  
屏又西為月山頗蕪落然亭外有數尋之栗又西入  
為大萬松門有池曰長生最後僧居雅飭其盆花如  
棕如杜皆不滿尺可玩出而讀周天球詩欲投蘭若  
諸天上路入重雲不易亭坐風久之去比鄰陟則為  
小萬松當門松竹通襟怡悅人或新署其門曰雲溪  
諸院咸西向樓各各對山山蓋閣所準之風首西則  
諸離中副山之半遂為石脇遠僻之與而巾車術故

道東還矣踰竹居始觀於振衣菴蕪無他奇又東為  
普應即合抱銀杏婆娑處也又東折而入為小半峯  
大半峯小半峯有枇杷二大半峯則有玉蘭二巨可  
拱出故道南為蒼翠菴詢所謂蒼翠亭地矣遂還飯  
於方丈飯訖登閣再梯書始竟閣道凭闌目暢有元  
氣茫茫之態其後亭亭松處曰珠煉堆僧宗泐所苦  
吟處也於是欲西問諸菴踰方丈自左脇得一門當  
門有菴口便佳巖巖登甚有二冬青亦數尋受受  
風驅矣觀壁間華藏世界圖蓋按華嚴經圖千萬香

南極篇

八之二十

江門稿

水海信快說也出則歷宗學其所訓提學人者自西  
折而南有逕天穿又東大幽間為古拙菴蕪無他止  
門逕楚楚東又幽可里餘又折而南曰南菴有橋於  
小溪之畔而結架覆之如亭其柱繫樹而維之可坐  
為小憩若入萬山在雲壑之腹送柳浪松濤乎弗悟  
為寺遊也問菴竟又東陟其戟木之巔瞰東嶺則小  
萬松之林樾肘批矣是左脇最遠僻處也遂命席藉  
片或持茗者退購松枝椽子與二子始嘯語之遂欲  
扶牀避煩者數日比去弗知西影之將懸車也循故

道百折出至所謂宗學則又西折有清冷之池池又西南折夾乎既窮有拾級登之者曰西菴其菴頗華飾而僧之閒靜山之隱幽咸進南止其逕如羊腸蟻珠屨者弗倦菴益寺西垂而陟菴後則見天家楊梅園園實割鳳山之南巖巖前則爲鳳臺門循故道又自雙桂出口已西脚遂命酒於方丈益三十六菴止閱右之十左之四其二十者弗及閱然已收全寺之勝益寺枕山而諸菴擅之蘭若在平地者可無問二子則採花簪冠玉先發入聚寶門日西匿追及邸

南極篇

人之二十一

江門稿

舍則二子已爲太夫人輩稱說遊事

宗伯氏曰蓋梵刹志稱鳳山六景西菴則逕蒼翠則松半峯雙桂而矚殊觀南菴尙其碧玉古拙收以品梅左殆右倍而闕則廢古拙著全室松風以萬松二菴當之實左右臺敞亦定論然竹居不與將無以小妍拙予所取右之竹居左之南菴抑山林之況則南菴幽接矣又曰 太祖嘗至天界而見善爲曲花樹者其人僂僂 太祖曰花人爲之子之身亦爲之與曰天曰天也子又拂草木之性而植捲子之僂僂且

以再世 太祖所謂盡物性者然山之坳者凹者不嫌於曲就如諸菴殆亦山性

陝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衛公墓誌銘

西極生令昌陽益逮事觀察衛公是時以叅知守東萊就謁僅獲延者三詢問拈四三語稱簡重嚴介矣昌陽雖平屬然天較迥訟獄者駢赴公弗輕可一牘令所爲追贖僅二十緩耳公之以關西觀察行此二十緩亦竟弗問郡邑之使使賄踰境者盡却還公去而有疏公問時虛官奪職者此尙可謂有天哉蓋有南極篇 人之二十二 江門稿

南極篇

人之二十二

江門稿

厭其形已陰中之其人後終以不飭罷然銓者畱公矣此亦天定人勝之效與公捐館之三載昌陽令又再移爲洛矣其子之瑛之琦以銘請雖領之而劇不果爲遷南儀渡江矣之瑛又輕二千里終命之奈何終辭使知己之槩弗公論曉耶陝州之有衛益十五世而至觀察公其可攷者自嵩以下嵩生道生贈叅政卿卿生贈叅政大有大有以劉淑人生公曰三省其誕母淑人夢千雲之松植庭畔繼有持絳衣入室者受書輒成誦弗諸兒戲角雞鳴卽柿盥就父母

父母憐撫之對曰味且弗作即枕之戀幾何贈公  
陰器之骨值銀數兩灌莽中一牛俄馳至角狼走比詢  
牛竟莫知誰何氏蓋神物役之哉若浴於水際俄暴  
漲作幾溺沒牛人適至牛立投淵負以出蓋公多異  
微類此豈歲有考之喪遂欲廬居壘域母淑人憐其  
少小召還比憐闕而以婦劉淑人歸事王母并母淑  
人者內外下皆同問丙子為諸生王母益善病而公  
夫婦所草痺麻膚者力暎心單矣家窘而釜空可憐  
也余憐之弗克愜如而世父委之公若弗聞公出婦

南極篇 八之二十三 江門稿

婦再作之母淑人嗣所獲甘旨公遂館於水氏雖食  
貧其饌魚之饑哉已丑而公遂再通籍以踰年令深  
澤也大家蓋以潘輿東征矣下車而盡汰役之不律  
者亟問孝節者式之膳士以田振乏以俸三月者能  
聲臺使者為移劇邯鄲車馬冠蓋之所香轅鮮  
脫於侯者公披之如奏刀於空闕老圃或以失非聞  
逮訊非人莫肯應輒驅出尾而號之曰盜者還一人  
印趾錯窮之非時者偵之獲所盜非狼籍其室見匿  
痕以失金訟者訊之弗應羈之訊厥婦亦弗應於如

手分書金銀字命之曰失字則有如令詰旦訊之曰  
若婦已應若向隱即前其婦訊之曰銀字無恙耶曰  
固無恙夫弗宿為堂上悖類情立吐邑相詫以為未  
曾有比三月即以計吏北百姓如往例納贖鄰之至  
以危疾革矣聞計即歸以三日而翹千里之陸尚速  
視珠玉之含問後命則劉淑人以善視阿叔對公向  
之失聲蓋歸而立割其上腴并百金以子弟他日弟  
又連守者而私其百斛公聞之尚自憾以向弗盡子

南極篇 八之二一四 江門稿

也再補令掖時探使侮海右諸邑嬰屬禮矣而公獨  
抗指之掖有金穴三山之足水據之探使以水斗汲  
互甚龜手累日夜弗涸役者稱病公請以千軍往人  
執斗一斗左入而水右出一口而流絕掖薦饑無以  
輸納公出倉儲數百斛貸之獲力於糶事比各郡蝗  
掖獨有年矣遂爭償歷歲之通會海波警制府萬公  
躬閱操大東之嶼欲觀其於有司公九發成崗之萬  
公嘆曰今百步之腕位悖而折衝哉手勞之金縉報  
命遂以公冠諸令五年致最獲階文林贈如例戊戌

以計部郎主太倉倉場閩盜叢弗可詰公爲方牌堅  
之顯又爲圓牌堅密處俾役者執方以覓圓匿盜處  
人咸至又置藏千入倉則吏付籠出則摧毀遂間無  
噍者例倉羨得自式吏自如往叱之曰以此言踵者  
執若矣竊至數千萬計公欲以上問然嫌於短僚者  
亦竟弗問也大同農雅見珍計部歲得賜燕公獨三  
暫之癸卯擢正理督甘肅固原儲駐金城至則京運  
或與助餉弗效夫且釋歸大將軍束手待詳矣公移  
書中丞并藩司預自支休數百又出柴薪稱是以給

南極篇

八之二十五

江門稿

軍而軍用命其後又弗至公遂以不克職自劾部堂  
亟馳解如格考績晉奉政大夫報命又督鹽課兩淮  
三月而解至七十萬金運司以備進弗許償者虞其  
罪已毀之制府李公同農趙公信公弗尙說不行役  
竣擢山東右叅政分守萊州并部青登二郡公不嘗  
令其附廓掖手去僅十年耳效竹馬驅者三百里掖  
有弁稚不善公聞公至挾妻子走公召之使還無謬  
恐弁人咸自效濟充問嘗饑命三郡糴自海運致浦  
台利津食者誦恒河沙徧郊井曰誰實生我海弁實

漁其卒以自給公令下而昨舌斂襟又時其月餘卒  
弗至預貸待償也嘗以期課諸生觀風賞格外又特  
齊有差巡行至諸城見學宮不葺遂爲謀繕竝有事  
於日照福山諸學宮於寧海懸山則繕城於昌邑則  
修堤他如德門城牆泉咸有捐也公獨以贖二百金  
往鎮萊三載後蕭然無長物奏績贈三世擢陝西按  
察使移鎮鳳翔平涼過里而向所不快公介如石者  
計嗽之銓者諒其誣獨畱留癸丑秋就補燕雲俄遘  
危疾遂殞惜哉則之瑛實侍行扶襯聞關嘻公之廉

南極篇

八之二十六

江門稿

貞不究用至抱首丘之憾少陵不肯憤惋於房太守  
培耶公雖性儉約然展誦採困獨力諸生時見叟保  
綽笠樹者隆冬且就斃解其縛哀之良久題曰初也  
公衣之其衣以寒還其家人雪行見幼女泣者撫之  
知寒者遺之途召其人予錢粟使謀口實比第弗片  
刺授公門然不難借力水火桃林有費耶誣坐重辟  
者鄉先生憐之弗敢理公獨力白之獲釋里婦有重  
大產子尚穉得者其弟欲逐嫂而兼其有莫能止公  
白之吏懲之婦獲保其孤執金帛言謝弗顧也婦他

日以活免獻受之婦出而即縱之野其節行槩可謂  
為長者述如此當文翔鳳令昌陽諸城生有館於公  
者口昌陽令文舉公因諸城令以其配淑人劉誌命  
諾之而公折節進函遺官百八十里之外請茲又銘  
公之幽子終不惜形管以報公後世其以予為可質  
魯鼎者耶公生嘉靖壬子十二月十三日卒萬曆癸  
丑十一月十七日劉淑人少公七歲先公四年卒於  
官五男子出淑人則之璞之琦竝諸生出孟則之玠  
出喬則之璘之璋五女子出淑人則適儒士王大道

南極篇

人之二十七

江門稿

學生梁埏監生李安民揮曹王文燦出喬則字揮曹  
胡象孫述祖之璞出女孫三之璞出者二一字王思  
紹王兵部以悟孫也詳著淑人前誌中銘曰  
曩有長者古人之目斯亦微媿而覓倫與客或佛弗  
應宜其日儉涼聞也有茲焉命公者客曰佛台請私  
謚其囑陰嘻佛子鄙夫安可為台將以承佖筵爾雲  
昇

座師胡吏部祭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丙辰之五月南京禮部儀制清

吏司郎中前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瞿石胡夫子卒  
於里閏十月二十二日其門人南京禮部儀制清吏  
司主事文翔鳳始以醴羞委使宣州而奠之其詞曰  
某益自其年十五六應鄉三物時即讀夫子詩冠天  
門之筆手以為閔式鉅裁也又八年而始獲謁知已  
遭青眼見收也又十年而始獲釋南宮禍不終辱歐  
陽子知也又六年而始復解令為郎署從夫子鶴行  
後也師弟子一堂而典禮樂詎非百年之雅際儕輩  
所不可期者哉抵滁陽之郊而聞吾師已捐館其梓

南極篇

人之二十八

江門稿

里者素月矣嗟我其攬涕拂襟而慰司命氏乖耶渡  
江會攝其署事而未及蚤唁訊其家賢季以游太學  
至相顧而問夫子之當門子大謀佳文聲者又繼殞  
絕止莞然一小郎子立矣嗟我又安能為司命氏解  
其奚乖於覽揆摩錫之初指亦才妬其天之君子耶  
當某丁酉見汰於秋游秦士謹弗服至流訕其上者  
而庚子特簡名流主秦試則吾師暨玉林江夫子偕  
也某之收籍端聞海內之好才者以為慰然竊自憾  
其十年公車間而始獲副知遇然劉生宇曜輩至冠

麟經而低昂元士則秦士習寔自此役一變者誰何  
氏力也獨怪夫子為大行人九年淹不遷遂自神仙  
宗伯期翔天官可謂人定天勝矣是時某自山中以  
一函通口其同門士趙乾所之賢為第一輩宜錄用  
而夫子報我以人情不耐直絃我且側足乎已而果  
有厭夫子直者改南總部長矣夫子遂欲終林栖而  
某又自都為疏通曰與其為樂正不寐之喜孰與去  
齊之姑遲遲耶然夫子勉出而又六年弗遷何也嗟  
人情僧直可無怪而天又奪其身不俾究施亦將和

南極篇

八之二十九

江門齋

俗情而快妬者乎吾恐千春垂暉之管不為天人誦  
伸者自歸才子職掌世有發吾師之詩而問所不朽  
安在者終將愧走矣嗟乎歐陽子即無蘇長公一序  
六一集固自名冠天下矧其門人亦有得與於斯文  
將為世所取衷者吾師作山河之氣固自兼天而湧  
長江耶尚饗

遊長干寺雜記

十月二十四日以趙生并二子出城南則先造西天  
寺觀佛牙蓋巨骨縱廣數寸踰噫噫釋迦四十齒

齒縱廣數寸計其唇閣過車輪梵貝之編益弗道殆  
外方異物之尚俗僧以誇詫檀越者即俾真亦釋之  
說餘韓子所謂宜戒除先之者安用此以飾謂耶遂  
還就長干里之報恩寺寺於魏代稱長干入則有水  
如帶於環石梁而任比行次者星人之所舌掉客履  
之所躡博益寶界數百武遂為消長破寂之所小憇  
於左方之庫可視其齋僧之銀為決背也寺牘僧六  
百量是倍之且半而以時為大齋會亦不啻數百止  
情一銀炊茲不為人嚼耶遂陟觀於殿址久煖弗可

南極篇

八之三十

江門齋

繼而址則如宮殿之匡廓壁歸如蓋做大內模之其  
亭端惟琉璃浮圖尚無恙予所目攝諸浮圖自薦福  
慈恩而下卓大地而柱長空者槩壘磚砌石而冠紺  
林之上七寶合成五色炳麟白日競輝綵筆獨豎則  
此為復絕矣翹而睇之則節谷當於九級嘯風鈴於  
八翼三十六閣啓三十六閣扇抱以環殿蓋以金旒  
琳那向碧落浮翠丹堊如錦標團霞其陟則以梯冠  
磴踰梯載九躋磴維八而始造於相輪中則藻井蓮  
龕龍鱗照爛其闔之啓者偶則當四奇奇則當四

第一閣道窮眼際尙在木末雨花天界之畔第二閣道窮則塔覓者為帝闕吳內萬歲大祀諸殿浮螺者為龍光龍舟欽天青龍諸山牛首則雙闕摩時長江則萬傍交馳第三閣道窮則鍾山拱陵靈谷組纒於東北三山浮雲二水橫洲於西南東南立玉璽於天印西北捧翠微於石城既踐上界垂晴四遐悅若攬化人之船以適釣天之所於是又八休而始降於下方遂就放生池又小憩其亭曰濠上將飯於庫司之堂云朱蘭嶼狀頭在姑命席殿址前更選一精舍於南極篇 八之三十一 江門稿

大東曰石鼎齋有閣覆之可全收浮閣之勝飯既日下春又就其東南隅觀魏國華不及受茗馳至木末亭日脚已沒虞泉煙莽混合雜火酒十行歸去則浮閣之然燈百二十八閣者如列星之綴遠空也抵舍得大人家書為半載一快姑以平安代萬金太白固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無論幽子再渡澄江伊洛亦予之并州矣

東海運翁墓誌銘

東海運大成齒齠冰雪千五百里而造子於金陵

首請銘其先子處士公幽大成子令時所品士第一人而嗟嘆其文謂如六龍行空者又世為德閔尊年表舊令往與聞之其笑恡弗予耶邈氏掖人徒萊陽之姜家山益五世自景始景生全全生雄雄生文祿以俠聞展其志之鄉人稱東園先生有男子三長即處上公鶴字直山次賜次勇處士公博而悟岸影時仰強記蚤失恃其志者善如產方中殫督之積事遂撥業於塾而東園同好客屢交於戶或樽酌之弗給有事於稱貸家計遂大蹙又窘於里胥之漁處士公

南極篇 八之三十一

江門稿

年十六即慨然欲居奇四游矣去之淮揚吳越間因展探其溪山之妍羊歸解家輒獻千金其父所然弗自予也宋母陰欺其餘無所復里中人奇之而遂以僥寇其里鄉使處士以其所心計於廉三者當鉛槧子不良其士耶然又不私一錄即墨守章句者不錮筭錄較於家人父子間乎嘗越人易越人過檢其直二十金弗窳公覺之涂却禿三十里反之嘆司馬氏傳貨殖至中薄履貞繩樞者為罔當而處士公買而上行倘邵氏所謂賈士抑又其所謂士賈者歟言不

嘗賈隱松崖子哉征閩中垢必版章其後楊之三公者四世匪以關西弗誣天地無知耶君子徵遲氏之厥支都也在越兩易草木夢有拊膺慟者曰斷吾臂公憐猶馳歸而仲氏折屣至絕蘇其孤周歲子之至不翅身出其孝友時命繹之而篤若是屨井間乃有近泉子哉遠弗克速服賈侍衰白爲萊氏之娛東園公病以其寢食爲寢食衣裾弗釋也病比間而鬻者甲華星歲校大捐其儲推付里之稱匿者又輸五百斛子東園公前一級從兄子有附重辟者傾貲爲

南極篇

八之三十三

江門稿

解免復予之背使就賈比再喪資斧再予不厭俾底於有乃已後母有四女子其貧資視其女加備歲再稔須其粥以全者殆千人而再輸千斛令長嘉偉之公弗名自予以旌魯遜弟所東園公卽世則爲殫囊收蜀函木稱美含禭之儀靡憾叔弟又先殞而字其孤如仲每撫之潸淫恰也六十而統後母之喪所匍匐苦塊者罔敢以衰且朕稍殺於禮此其大節可數者會有詔覃曳而德者酌令以予公竟弗能強公謝也罪世不替折貴人獨延縫掖之雅於藻者俾上座

與諸子游性飲不勝斗遇佳客至輒盡石夜則坐摘舊編擊節之謂其子曰若曹五其各譯一學諸子遂事易書春秋復占其三詩禮以須孫行其所構吳越奇書白淮浮海者架箴當鄉先生也諸遲所爲馳毫如雲者匪自售翁耶家僮數百不朴而受指律如三十年江濠海詩天吳弗驚稅墻怒邑長而遷其部之以業聞者幾及公會怒解人以歸公之天人相也令俸而辟爲鄉祭酒者弗應獨剛竹嫁木以自儲與東海固碩隱之與翁則有所挾而遜者與文子之自西

南極篇

八之三十四

江門稿

幽往今嘗欲追張橫渠令雲巖召諸父老舉觴公堂之跡海人多大年九十者如林至有踰百年者欲以好春置牛酒前之並圖某衣冠足符扶策凭几之狀視民不視而尚齒處士公卽隱絳人甲子且強之爲椿靈之表會以道不適時去竟無強起公者公且欲其諸子往就令於千里之外嗟文子固尚須夫人知耶然不可謂異人哉而壽以七十且四生居靖癸卯九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丙辰二月二十八日配梁先九年卒其父子所謂孝友勲學亦其佐佑男子五四



為諸生化成克虎并蚤世允成大成卓成  
者孫子十龍  
龍煥龍固龍衝龍  
龍靈龍華琪琅園膝下者如玉行也而龍躍以十三  
齡操管子拔之至庠女子一女孫十一所婚嫁盡故  
家人大姓其狀中賄其所生番於胤者茲可謂涼德勝  
耶各有過覽龍山之陽者必瞻慕護撲矣

總部氏曰昌黎八代泰山然挂護墓之譏坡老始絕  
筆不為碑誄即以制至弗應也子自伸毫為文欲謝  
絕兩錫而未果辭於知我者然不慙為佈語大成兄

南極篇

八之三十五

江門稿

弟遭子見珍而破玄冬沂江舟陸兼之其志良苦得  
井以子為可與言至不愛他顯人哉子固知處士公  
長者當子陟之萊之嶺日其第一峯曰杯海箕坐拈  
吟有注酒平提天比十洗腸直掬地東溟之句恨不  
排青天而攬其空翠則允成大成其從子竟成從允  
成筆法淋漓或謂駭雁耶子恩氏子藉草凭石輒有  
快句仰為勒竹山脇旋命鑄人降而山為市奇雲如  
海霞登萊數百里遠山翠微者伴露數犬如黛俄  
莽互中間望蓮氏之

幟樹而陣結者雲將之戶

庭與或尚有以此遊為令罪者然子與諸子自詫為  
天界謫璋之觀爾時會得不欲以籃輿揖西極先生  
其眺浪於蒼煙之杪哉而允成輩則藏家夫子天經  
於呼吸帝座處比之响峻禹跡而予以計吏北首若  
輩以龍躍將我百八十里至平度霑灑別去誼固不  
薄又四年而子為論次其軼行其食處士公報者予  
為若券標責遺物家矣後世其以子為不苟於稱說  
因載之銘曰

南極篇

八之三十六

江門稿

大海浴日之榮摩天西極之學茲其垂騭歷千百世  
將有按此詞而問碩實者尚禮其人萊海之間

贈文林郎湖廣荊州府推官王公配封太孺人

朱氏合附墓誌銘

王氏錢塘人其遷梁宋間五傳而為今考功考功之  
先子曰司理贈公稱鳳溪子自其高大父大用以行  
賈止基永城之鄆鄉遂貲時其比間至擬陶猗氏今  
茲以名官卓中原諸矣爾乃權輿越江之畔夫雅粹  
綿纒自土漆沮而岐豐是宅即孔氏不自宋魯歐與  
非鍾夫亦不能翹他郊之遐遠輒甲冠其舊氏族先

河後海信觀德以七世王氏當其先蓬萊游即祖武  
闕敏宜其仍蕃易楛以施今而杜夫人之誕英遂為  
邑弟子員經苑書圃載廓矣然少小龍參於擊鐘之  
胤後問侈姬妾所繩振於樛木者其徵幣將奩不啻  
五兩頗耗其儲斯亦中葉之不甯與雖九六遭奇其  
所挾亦異有急欲售其滄陽之兆嫌之遷縣西之興  
讓集北一里所賦上黑墳蓋莫之或取而公氣岸固  
自覆蓋其革尚亦立明堂廣禁之殆若遲邊房之羅  
次者吁淮陰營跡不啻欲其傷可置守塚萬家耶于

南極篇

八之三十七

江門稿

公拓其門廡欲令容駟馬王晉公手庭擲者三而陟  
卿相磊落博大之概今昔展一軌乎厥後墓木拱棠  
棟之華極望成林鬱然遠映矣形容式而誌之曰若  
域茲所謂土形蓋錦被覆嬰兒其有蹶生者夫中央  
者載之魁也地家論形有蓮花孔雀之目至串落傳  
變惟土形最而黃裳之微行玉是錫初姓之闕衍天  
若俾教之病日革囑其子斌曰必葬是我其當之孫  
子  
久萬鍾食矣遂為王氏之鄂原膝室茲不謂  
地  
手於公耶久之益獲落不振城所不他

人屬者廣輪三畝而匝耳墓所稱嶽華鬱若者為其  
昆弟保而童之河宗又不仁白波滌林莽為墟三百  
戶邑通矣公雖坎塲勉自樹足楚然其里髻而姤好  
任俠載義雖量腹食尚勤勤扶其篋給里之壁立者  
或曰一舉歎尚以風晨雪夕收丐人十輩粥之者靡  
倦全活哉冷嗜飲蓋策肥之儕括囊其膏選選方卓  
鄭家儉數百餘金割一錢以甦立頌而公獨裁其口  
實為自骨可命家人雅頌或欲以廣厦千萬間大庇  
外士表表萬丈益洛陽城尚託空談茲焉踰允濟寸

南極篇

八之三十八

江門稿

濟尺披挾一班宜其以厥配常舉四丈夫子耶至其  
名子必曰卿曰福祿益萬盈魏大若逆微之季即贈  
公風溪而相蚤世卿福善為汾沮之儉以利用厚生  
然其大人所善者贈公之慷慨捐惠惟肖而常夫人  
雅能家亦獨首肯朱孺人口頰我茲其婦依倚者  
畢世罔或思齊其母微音其嗣耶益天立配王氏矣  
其大人病時每倍粥必滿恒數十武乃進贈公則披  
之代扶老所須即盥盤咳孟必躬致蓋七涉月比弗  
怙則擗踊號絕聆者感之攬涕常夫人頌則又絕弗

避者移時三十年尚省埋玉之宅如初禪迨老閣假  
 詩稱錫類孝子爾公多男子成童貴以名輩聞信天  
 綏之履亦其真應於不既者耶曠矚雅交每進朋好  
 嘉話與遊必長者比於洛者蘭英之酌取諸釀具閨  
 人役鮮茲清之佐手澆濯以授几稱有姑曉昏讎集  
 無上客愧先醉醉必啜咸察其啜以為節人終風願  
 言斯靈其思結之感公有偉臆而不售世和光酒德  
 後亦噴吐肺薄不自禁耶曩固有偶為捻鼻之詠上  
 至愛偉故效之吳頌睽開儀遂稱高蹈異人無心而  
 南極篇 人之三十九 江門篇

其于案適獨怪於盜竟用令解殆亦天持之一年所  
 子三極岸遊令勞之曰若蚤請於遊乎奚俟我舌本  
 直若翁為而王氏終念令問置茲又復厥厚為德洵  
 無數公亦四丈夫子三極以貢三益以乙榜為石樓  
 令三善以辛丑進士為考功郎中三德則癸丑進士  
 終齊公之卒以戊戌二月一夕醉即委蛻老杜不嘗  
 以牛酒祖耶道家益以無疾致善應然已逮仲叔借  
 鄉籍伯季成諸生矣其後三年所王氏之天大衛祥  
 發摩肅成考功君以荊州李獲贈典如級母為太孺  
 南極篇 人之四十 江門篇

人嘗再彼分考于役三巴東海以瀾省改銓巖巖望  
 樹矣而厥季亦釋褐諸孫則文爰文照文蜀文英文  
 杰輩咸次第婚序琳琅環膝以歡太孺人公所不畢  
 躬御者以避太孺人太孺人以子貢就大家東征之  
 春選芳貞脫其里侍則以上春灰良周子姓吉嘉旅  
 進亦靡虛今日其稱觴壽之則已大夫以下咸修玄  
 黃以饋實於庭者歲相踵也子孫前子刺稽首頌太  
 孺人頌之曰余所謂視褐之閭也比蒙右氏亦大澤  
 之壘空平曩盛若茲矣福祈享艱哉勢祈倚艱哉小

子毋卽淫崇麥以薄社其或倨已以游鄉之曲也則  
余過矣子孫稽首財品以爲珍誠太孺人之誠殆亦  
敬姜勞逸之訓與其贈公所謂載德不遐有佐考功  
兄弟所寶其二人恒言憶一通者若其家世之大訓  
河圖也贈公七十有九太孺人以乙卯十月徂年九  
十晉稱萊氏逆夏瞻禮大年之喬儼於爾堂造物益  
不倦於翁媪卓矣贈公向有誌考功狀又雅可貽後  
合引其石碑紀五葉之略肆弗一一其所出

南極篇

八之四十一

江門稿

尚德孟子推論以仲尼當有天下其嗣亘千萬世罔  
運祚胤蓋衡德以爲差靡德不譽誦法聖人則權衡  
於畏天矣萬世載穹以印一 帝帝天之覽揆下土  
實眷德人賞善祥從影響罔戾而世獨見宵人之黠  
者倖而售其智弗究其終有赤族之跌遂謂上皇亦  
茫莫或弗曙厥微漠範之陰陽殆誰耶濟人春溫智  
禹稷乎則無鬼論當不整外吉人所恃可懼者 帝  
天誰能以短晷誣問質民貞士或虧玄來之報卽  
心殊如面實有財以大律寤者案王氏之世亦可以

觀矣其前徽蓋實罔之王氏之有考功兄弟亦初歷  
之祥其食報三靈者奚敢代若鈞股自余爲洛長特  
選相命也茲又千里梓長江之滙詎乏膺人役筆厥  
知我我庶知之銘曰

大辰之野叶 帝明堂五星日月載出入應天官其  
以彌良耶太原鄉邳之系瞻稽又鼎垂一錢塘四世  
而章五世而祥百世而敷其俦其俦茲之曰天也西  
極生宜銘此合防

丙辰儷體四篇

南極篇

八之四十二

江門稿

報揚州謝戶部中秋啓

伏以白兔搗玉杵之霜好向揚州騎鶴青桂開藥珠  
之館正宜瓊觀探香有如執事名動丹臺人如玉樹  
三千功滿瓊皓闕之清輝八百行圓映絳河之流耀  
某挹澄江之橫露飄飄望颺御十洲對淨練以聯空  
脉脉隔冰堂一水餘光借照始知今夜之良把酒祝  
君但願如恒之盛

報王彭伯考功請銘啓

伏聞平漢之章不借絲於野蘭巴人之調必卷舌於

陽阿哲匠登蓬擊繡自應關手天花雨座山香尚爾  
舞春况如執事者芝引耀彩天門珠唾粲花月戶羣  
龍无首待蒼甲而冠屯雲老鳳有毛儀紫庭而和紹  
樂報吳天之國極門人竝廢藝義合防附而興悲明  
發有懷小宛孝思維水不朽是圖方將拂拭三峯銘  
砌僊人之掌珠敲草上樹看王母之山自非韻蚪史  
權授簡蘭臺公史安寧椿功登德垂輝香案墨卿不  
謂揚吟而堪碩委有道僊舟之望原長價於中郎少  
陵碑版之詩須揚光於北海良非固陋所敢趨承憶

南極篇

八之四十三

江門稿

初聞政兵樞正值提衡銓鏡三光氣色都綠中準之  
半多士嗔嗜總為燭鬚之照繼叨洛伊之長投白壁  
而贈木難逮遂梁宋之遊便青精而拾瑤草清揚既  
捧慷慨而談黃水來天磊落之襟洞瀉碧嵩鎮地英  
雄之骨秀奪憂時折一寸丹心昔自如冬日之出愛  
客湛湛瞳青深某果在春風之中使命浮江千里至  
勃蓬宵卜懷笑月一人遙憶斗南敢不效蟲臂於牛  
眠述蘇老中朝家世竭鼠肝於兔束贊膝公天授室  
戚姑報空雨副顯下走

彭伯啓曰執事芙蓉下伊萊  
東照丹之香玉女三峯顯作

齒牙之秀胡松皮可脫張方平精潔奇寸甘露頂堪  
摩王禹偁寧小友歲得鋒手之兼厨中奚膏雞碑  
戈探竹落之魚石上極開雀簡被風雷而為字受虹  
玉以成文管結青練春粉觀熟之手夢春并葉白開  
歸補之賜益斯文應天下宗師求宗伯特北遊開  
國家心良行卜文尊某臨韓有計依稀倘北斗呈邊  
御李無由彷彿在公人身上喜從驛節便以式處一  
樹軒風幸為兼段之王滿宜秋月獨傳几案之充因  
而觀首江下有雲吹咆為  
之們心宇下天物琳瑯

通陝西按察李公啓

伏以華山西符使星仰法曜之臨雨谷東開瑞雷捧  
真人而至摩收奉響雷飛避馬之臺少吳涉津風箒  
陟方之館恭惟執事北斗一人中台獨座風雷咳唾

南極篇

八之四十四

江門稿

宜推王佐之才袞繡衣裳爰仰天人之表但聽裂眦  
之響疾狼不敢跋胡每聞破柱之聲冠虎于馬縮頸  
關門紫氣望葱鬱於垂襟天上黃河比澄清於笑口  
游陳倉而逐天寶允流豐邑之濟踐蓮岳而拂明星  
塵捲咸京之陌玄灞素流鑑空洞於冰壺清渭濁涇  
判激揚於鐵筆某梓恭西極報曲奈兩國之風花種  
中州當周召二南之地代天喉舌賤名附入古之科  
作帝股肱較邑列山巡之宇夢遊紫閣如將面質經  
帷身隔絳紗尚爾神交雨丈風雲翹首遙瞻翊羽之

飛牛渚聊空如戴樵岸之照野芹敬東幸垂下濟之  
充蕪牘恪馳聊布及門之雅

報揚州白戶部元旦啓

伏以地載其然天收其聲正奉玄冥之統日窮於次  
月回於紀俄常參之權星輅初流曲江廣陵之濛  
春漲鶴駕方臨瓊觀平叔之袖花生未遂通函先勃  
分嶽黃流可兌氣充易粉之盤白璧難酬願上椒花  
之頌

丙辰簡牘十篇

南極篇

八之四十五

江門稿

報王彭伯吏部

筵間獲聞等世之略服之無敦石武庫至而口執事  
所以倦倦鄙陋者良篤遠馳使命而以不朽見委寸  
管欲枯何以塞問狀辭典則讀之欲却走矣執事憐  
才搗謙之雅幸以太史公之後一人為贈則雖沒齒  
當不能方萬一耳敢不勉副知己之托哉彭伯札曰  
景也西問  
當先下之  
各在上下  
不巳先人  
不巳先人  
不巳先人  
不巳先人

手無寧先錫九萬其世預傳不朽後執事  
情開世道不致言亦微執事之惠不及此

簡胡又康洛陽

高山之仰軼聲價於斗懸河清之願酬鄉往於星蒞  
而某以迂陋登儒三筮今而為仁人裾前之糝糠能  
不靦面於玉樹之森風乎洛中新建親藩遂稱一時  
重地當事者一片心花都付此問宜明公軼世絕塵  
之步驟首發軔於定鼎之舊邦太微堂端佇見郎位  
蔚然而應執法之庫君龍我淚固不虛矣

報舊伊校李君

南極篇

八之四十六

江門稿

足下長者僕幸而稱寮友相與談道汝水之上把觴  
練溪之濱豈非良緣清福我兩人所交願者哉無何  
割袂五情冰如比丈有漢南之遠又待僕於測景堂  
畔而戴雨為石淙之遊每對景思君志高誼以靡朽  
然不謂遠天一方也何至又虛勞車轍於洛汭乎遠  
音至而把讀為怡然所望善飯善履掃虛巖之石蟻  
嵩門之履以待文生筮再來耳矯首江干搥舳莫罄  
報登封諸門人

嵩陽山中對語連宵攬月餐雲當時尚欲窮探幽竅

而弗獲再也石淙之遊止借盤珠然十君子者好我無致片期定交而簡吳百年洛下勤玉趾而請文之繼辱者箕頓之名流所獲毋過侈乎南車指時亦欲假旅輟轅而遲回未果以須他日蓋欲選佳期畢良願於山靈云爾七夕受事即攝司篆案牘無多可以登臨雖炊上爨金而差賢於折腰者之逐逐也遠聞於我忤如陳郎富山洛時於東郊嘗一將我頗遺別況郵書者去聊以數字報慙慙

簡姜養冲老師

南極篇

人之四十二

江門稿

向在洛奉報函吾師所垂念於某者即父子何啻而寵道過渥至灑翰箋頭懷衷琳瑯常若含瑟於春風者以七月渡江未獲蚤通訊而盛覽持芳札先問未敢輕為裁答即聞馳頤梓遠在再至數月何以仰慰師懷某自童子服膺師訓歷二十有七年其不奉謁者已二十有五年雖龍門遐遠所密滌洗其五情以樹於世者未敢一口輕自擲吾師千載絕人庶周程歐蘇之雅軌亦許我輩師友間步趨之十二月內計畢亦圖歸省行蹤尚未大定棲霞之約何如洛中諸

士紳報箋并上之先生凡曰讀公撰著二十四册無倫學窮立素文成寫龍字挾風而公正學高識以聖人為必不可師以神明默成爲性分中所以可至非二尊空同聲商譽存獨萃公一人何也然獨若此哉願公努力精進形儀均堪表爾公古為乾以第一事至尊公老先生滿車著述僕維不能至以心譯往之

簡胡座師小郎

愚受知於先師者十七年所先師所以嘉惠愚者視諸門人十倍踰項以量移渡江國遠及門之雅而不謂風馭已先驅也奈何長兄又繼之遭此毒慘其門人何以爲情薄寡久淹唯兄以工祝致之珍重努力

報萊士孫受之

伊汝之間冰雪在地而千里相詢披隆寒而東也我心何禁別即累年人生堪此闊絕子與元吉遐沂長江得佳什爲家慈壽瓊琳之句抑何多致瞬息秋風即至鴻管問歷已久盍拈其肯綮而蚤決一勝也

報平度王凝之  
平度西郊督得王立人結談經之契一夕別去四載

回腸道阻雲深思夢誰寄雁渡清江得繫足讀之襟  
豁眼明江雲如可持贈當剪千丈供賢契揮灑之錦  
矣

簡高中白淮安

近海上門人之來訪者稱仁人當流校之會下贖人  
之令任勞任怨而盡反海右之悍獨還桑梓至數十  
萬口海人至百城家家祀奉之厚德資生之訓且躬  
見諸運用豈空談者可髣髴耶

報南陽方元順

南極篇 八之四十九

江門稿

伊川遠煩玉舉白雪載途征蹄向魯山一派萬峯中  
脉脉難爲懷也洛遊回閱月了無寸晷之暇俄有南  
儀之選亦不計其後速行也渡江來懷抱尚蒼茫無  
佳處客春欲西首庶向故鄉山中少洗濯其五載之  
擾擾乎欲假道南陽遊太和自商於入長安或得一  
握手耶佳音問我千里爲縮往伊人有持考卷向我  
者知賢友又冠其曹陰亮轉胸努力三捷他日當與  
君商略千秋區區一代騷賦之業亦非鄙人所欲稅  
駕處也中牟劉之蛟氏亦玉泣敝房中而繼君爲乙

卷者風骨超人昨來面之道左良爲惋惜二君子者  
亦不俟僕而始躡赤陽之坂耳



南極篇第九六錄文

文翔鳳天駟著

江門稿二

丁巳雜著十八篇

關中表忠祠錄序

今上表靖難諸忠南都有表忠祠在祀典遂全一代之體暴至公於後世其有關中表忠祠自前蘭臺柱史禮黃張公始而兩柱史覺菴張公麟郊王公借成之其所祀關中六忠者則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統御

西極篇

九之二

九月稿

史大夫真章景公翰林編修朝邑程公濟戶科給事中西安韓公永監察御史朝邑高公翔戶部主事平涼巨公敬也其以宦遊流寓關中而死於忠者并祀諸享堂之副則大將軍長興侯耿公炳文副都御史前秦府長史茅公大芳陝西按察僉事林公嘉猷秦府長史鄒公朴西涼都指揮莊公得無名氏河西備也并祀亦以暴厥公也特祀關中六公其堂而牲羞獨稱備抑亦暴厥專也張公既各有傳所為碑辭又嚴正可稱秋霜鐵筆而敵邑比壤羅川恐獨雅悉

景公之槩公耿氏其為景以報籍訛以廷試第二人

歷御史大夫有謂其身小聲雄者靖難後方練諸公

盡死公獨以為未足報故主委蛇佯事至衷利刃入

朝計不就嫂罵啖血而死草實其皮械繫長安門駕

出而械索自斷屍前趨數步犯之若生人茲不謂巨

千載烈丈夫靡匹者耶愚童子時聞父老稱說公死

而夷至十二族名曰瓜蔓抄滅誅羅川幾盡敵邑逮

幾半焉又不啻方正學十族之慘古來死義之阨靡

茲焉甚矣益莫邑種册載所誅絕戶口必曰某某以

南極篇

九之二

江門稿

奸惡景某誅歷二百年無能削正者兵初起原以討奸黨為名又坐不敬株戮其野夫弗曙大義尚謂景氏果以逆見法若謂其幾為莽操者可異哉大勢之牢籠人也惟士君子誦說之尚亦謂其厥後或隱弗絕不卜其果未然亦人心所不欲釋然於公耶自不諱之朝下表忠之令而其城闔并其先人墓始樹碑野夫始知為忠臣傷哉古之死義即文山之於北庭亦不至以節義諱未有蒙惡名二百年始白如公者嗟嗟殷義士果然周頑民不頑安得義士諸葛盡入

寇史筆者千幾百年而正論終不可遏也恐嘗涉數  
百里窮殫山谷至其地曰山河而禮若先人墓爲詩  
弔之有夷齊尙未沾殷粟食粟誰能強汗顏之句蓋  
公竟當風揚灰不復碧葬不如其先之尙宅蛻也而  
里人亦傳其先墓夜嘗有嘶馬喧閭聲以爲神趣余  
近與秦西汀石滄寧漢方公着麻衣痛哭生而已死  
景公斷械索疾行死而猶生蓋尤表忠諸君子之寇  
卽湯武放伐革命卒不能掩夷齊首陽之烈孔子以  
爲仁孟子至推其清風謂可師百世綱目繼春秋而

南極篇

九之三

江門稿

律令人紀匪成仁取義之夫民其蒙弗知有大經矣  
其五公與若六公者固景公同心同德人也旣祀表  
忠而關中之南都游者又特祀之一堂俎豆驂雷  
策而集其蕭蕭几筵際耶吾徒合諸先生亦安所  
依歸夫良臣本忠臣爲之詎兩副肝腸阜伊龍于定  
不畫地分途苟非不二心之臣卽欲羽翼太平亦罔  
克實效豈必臨危輒背爲人臣子服一官卽食祿數  
斛有能志存社稷飯必快君抗節一介非義弗踰庶  
斯人之徒與卽北面工祝者孔可對倘吾儕而素餐

征垢卽束帶羹牆能不汗薄於踵茲十二公者當吐  
棄弗食卽吳市軒蓋其有端人過祠而式者必咨嗟  
嚼噫而較爲泣也其或鄙夫無良向祠而趨能不見  
泚於頰挾芒於背馮翊蓋有貞婦姜祠而倡優誤過  
其前者輒病死夫非以清氣不可觸耶嗟嗟諸君子  
何人景公之斷械索疾行數步者又何人又安知長  
空之震號而爲風震者非卽其靈爽之餘此三椽之  
宇當有白虬貫烈日而燭之丙辰秋愚自洛令遷南  
總部復與於秋享以瞻禮先哲爲快亦嘉三君子之

南極篇

九之四

江門稿

特樹此祠者功於風教且不朽爲誥夏部捐其地租  
張公旣爲表忠錄其去櫛木以行雅迹弗獲徧布民  
部吳公適直主祠事更議梓垂屬憐爲訂推而序之  
敬書其所鄉往之大略如此張公名邦俊韓城人張  
公名惟任潼關人王公名國禎咸寧人吳公名望岱  
會寧人  
黃貞父白門九詠跋  
太白集有姑孰十詠或以爲非白而赤太白久客白  
門黃氏九詠行千載下將無以非太白不能恃有太

青子此跋嗜黃詩亦奚必以白行也

五經臆說序

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為聖人之四府比於昊天之春夏秋冬非四時惡得有物類非四經惡得有人倫二千年來之生民非吾與若宗祖耶吾宗祖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繼自今千萬世後之生民非吾與若子孫耶吾子孫所以得相安於人倫而衣且食於名教之中者誰氏賜非四府力耶吾與若既世食德孔氏矣而逃

兩極篇

九之五

江門橋

之異教以無聖無天為大宗造物得不以為不祥之人余服膺孔氏必不敢為方外之訣以獲罪於造物孔氏天之適子其說則天之律令何至以不祥之說版之孔氏雖稱六經然非天子不議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是以僅論討先王之餘無成言樂寓於詩禮寓於春秋故四經即具六非禮樂經亡而尚待補一戴收舊說而稱五亦不失為孔之素臣即揚子雲亦稱五經以述今茲著為合西夏邵合章氏會抗節於壬辰之變與間獻城之謀弗言賞奪

母病廣陵愆試期為學使君所汰弗郵也其忠孝大節可稱推又卓毅不為異說所侮而細思於五經有臆說若干卷章稽句探髮鬚在門廡之間矣遊金陵質於其師李本寧先生既可之并質於余余取其能經學雅賢於世之甫掖而持貝函者布衣而代長者之憂其擔荷良武因為道所尊信於孔氏之指蓋實以事天為貫串六經之樞紐也

遊城南雜記

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

兩極篇

九之六

江門橋

竹即就其所值兼之無佳客鑒賞其妍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卉何異人之精妙在詩酒以當於六者非三才之雅契良姻與金陵佳麗在十里外者即不暇撰藝訊訪惟聚寶長干陌上近城易就特屢挾桃簾以往二月積雨霽旬三月朔忽化為騎吳陽日向人如新披之繡清曉為清明桐華之候予既分祭黃侍中祠於桃葉渡遂分祭先賢祠於普德寺之後岡凡會至金陵之名人咸與如吳太伯諸葛武侯王逸少李太白白沙陽明之流祠當報恩丹碧之塔而遠揖

鍾山亦干氣象之綵翠禮竟而會祀方正學於梅岡  
之上與諸君子借飲木末亭至日昃是時趙生并兩  
郎已自高座寺登雨花臺反坐於永寧巷之東亭挾  
醪榼而藉草雨花者如蟻增附筆漸塗也客稱佛頭  
青良肖而榜別所入陰坂曲道并方壠後岡亦徧集  
靡障地予既別諸君子遂就兒輩於永寧東亭行鼓  
觴即再攜入高座坐其花積堂之後亭僧獻千葉絳  
桃以佐等卮紅灼奪睛視夾道垂階之天桃已涉減  
豔已又賜看竹軒琅玕之杪予所去即有挾觴具而

南極篇

九之七

江門稿

占勝者踰日將為靈谷之遊諸君子之邀溯除使臣  
舉人張比部飲者欲我借則借襖飲於黃祠之青溪  
園既中蘭亭之雅雖乏詩賦姑有肉竹之娛足跡不  
離郊市而煌碧柳金調笑狂呼視往春之束帶垂熱  
塵謁上官於銅市芝廬問者果孰為真洛陽春也

華品

有洛氏之晉為東皇更寶徽錦帆於葦葭之零團亦  
越桂之樹娑娑於綺疏琅闥者若待我垂淥晴呈秋  
容之後妍又何茉莉之宜月宜露如刑夫人之便娟

而愧尹清冷而不可以狎干也維梅標兮華如桃李  
冠雪堂而窈窕既遊金枝之鶴皓又方綺葉之漉  
丹嘻玉桃之二姝又何其束素者如淡掃之號國敷  
朱者如濃點之玉環也山茶曳緋於桃後瑞香含貝  
於杏前辛夷冒玉蘭之別種羌獨優素女於絳仙詩  
曰溫其如玉易曰其臭如蘭干將比德而同氣傾松  
醪而瀉手襟之密憐至若幽蘭之發砌其如侑予之  
盤餐與過此則玫瑰之初度繡毬之笄年花王將用  
事勾芒之後騎按隊祝融之前從搖旃主人曰此其

南極篇

九之八

江門稿

為三時南游之槩沆可以歸訪幽之八樹園

唾心集序

傳遠度蚤歲夢異人子金針云兒吞吞則兒之安心  
下其後在三山三夢唾心出形如卵血淋漓軟動掌  
際頓鄰初曰某亦嘗夢坐盤石而唾五絨歷歷手自  
搏之撥去其滓尋吞之而覺尚彌日咽痛太尚于亦  
曰大人未既冠亦夢五絨墮地而文章就遂以其年  
冠解造物者固不啻西方化人之機巧善更人肺腸  
而俾之慧之二客與某大人三徵別於華胥而秦脣

之聘吉咸若訪他因澄於洗腸之池畔造物良不啻  
琢玉冶金代之矣然不解圖澄之奚以有腹孔而絮  
之至臨流卽洗其五藏還復納著夜讀書而光輒出  
孔如晝此界當在幻不幻之間而大人三十間道時  
則輒內洞其五藏并洞人五藏而立唾之以爲腥穢  
不可近某時益五齡獨見其心際有充寸餘朗映不  
他人黑冥冥也而又隔垣質人面孔不少誤倘所謂  
長乘上池水者固卽在紫庭之宇亦不勞外索耶某  
亦不解其所獲至某鈍想弗大人肖發念大早結果  
南極篇 九之九 江門稿

而詞袞袞流不可禁卽吾輩亦任之如梵人之以腹  
充讀安之若固然不自忤若心已墮矣復拈其唾之  
餘示人怪其人經神緯者將無以幻而不可解又安  
知若他日不復夢唾若之青蓮瓣與水晶塔乎若之  
詞將益見怪於世卽子且或終以幻而不可解也  
蓮降狀施解  
新臺之詩曰燕婉之求遠際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  
此賦施注曰遠際不能俯疾之醜者以竹席編爲困  
狀如人之臃腫而不能俯者因以名此疾厥施不能  
南極篇 九之十 江門稿

殊大晚已西北遊內觀則心花都作青蓮瓣恍忽有  
仁字流出又若有側隱之心四字流出然幻弗以話  
人故其詩云若話心似青蓮葉笑落人間萬口涎壬  
子在東海政暇輒兀坐見心開如水晶塔層層都具  
而空湛如玻璃之映月他紀稱丘長春亦茹苦十二  
年而見性如水晶塔塔塔蓋靈臺之九重梯宜有  
此等相心之變化不可殫形若與子之夢且觀者總  
性之影了心界虛明好相亦矣若與子無心作好相  
而好相現文章又好相之一種再變亦無心爲好詞

之際能俯乎不能俯乎有視面目有其難為情者其為蓬條也不鮮矣蓬條不殄言其終身無可施面目處所謂視人罔極得此戚施嘆其張目以配君父而陶跖無所措躬難為仰面看也得此謂陷於無可奈何之地俯仰不得猶云蓬退維谷云爾然後知詩人之婉於刺也

匏瓜解

瓠雖匏之通稱然見於詩者曰稱瓠苦稱匏宜有辨小雅曰甘瓠繫之又曰柰幡瓠其采之烹之幽風曰南極星九之一一之門稿八月漸虛衛風曰齒如瓠犀稱食無及匏者匏止可為尊並按以濟水大雅曰酌之用匏衛風曰匏有苦葉禮曰器用陶匏赤壁賦曰舉匏尊以相屬論語曰一瓢飲合卺卽匏之判八音之匏亦不可食者為之朱注釋甘瓠繫之則曰瓠有甘有苦釋匏有苦葉則曰匏之苦者不可食苦匏固可為瓠甘瓠不聞稱匏甘瓠可食故以時斷采不久繫於中野匏之久繫而不見收者欲以霜老之而為尊故繫而不食繫之為言連蔓而不取之謂亟斷而畜之則腐矣甘者亦可

老之為尊特堅脆不敵故瓠可通稱苦者必不堪食

故匏似當專為苦之一種聖人特稱匏瓜正道其苦

匏瓜瓜屬故云匏瓜或非兩物並稱也然瓜亦有苦

者幽風曰有致瓜苦然語意在匏不在瓜天文有匏

瓜星則又彙舉義各別而他說方之南箕北斗之不

可提漿飲者過知繫之為弗取義卽曉然矣聖人

天下之所貴以養生若徒繫於中野而不能為人所

飲食替人笑隱士之無用者為堅瓠正此義所謂君

子既棄世世亦棄君半沮溺荷蓆正是繫而不食之

南極星九之十二 江門稿

匏瓜朱注不辨匏之為苦如一瓢飲並詩之稱匏壺

者總目之曰瓠宜以其匏瓜為繫於一處而不能飲

食也聖人欲就人飲食而自多其長於匏瓜無論責

匏瓜以飲食大無涉而焉能不食之嘆亦無乃近可

厭乎聖人又奚不槩方之木石之屬而必匏瓜焉稱

也匏瓜不食似時諺以喻無用之夫者而聖人戲拈

之如割雞牛刀之類耳古之壺卽醫家用之如壺形

者陶錫寶象之亦匏屬也而壺字亦象形關東西海

隅之間謂之菜葫蘆木葫蘆而別稱之壺蓋木屬榆

牡丹之爲木芍藥而芍藥之白爲草芍藥二種皆芍藥也木者特目之曰牡而芍藥遂專稱矣八月斷壺據上下瓜其之文當是可食之瓠而壺實通稱莊子欲以五石之瓠爲尊而游江湖亦通稱也

題程生小像

試拂圖繪於千載之上如掃鏡塵而覓姑射尚精結焉心忉子之丰猗某旣揖玉山攬霜袍矣爲江上弄笛之桓伊爲雲巾食蛤之盧敖茲之凭几而匡襟將無方瀛洲天策之選爾高禩事之豪他日以形秀求南極篇 九之十三 江門稿

姜子柔遠遊草序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特破其拒字拈示大賢之傑客有自考亭所謁象山者舉止頗作怪問所學云有箇規矩象山爲誦易簡久大之易曰子是甚規矩師友子盾之略如此子與季木旣無墨守之嫌而子柔又通達如戲晉生宜其聞新城之風悅之子柔之從子良不啻錫義之與師平出新城之得子柔亦不

管木義之汝被我解嗟嗟新城門屏不滅扶風昌陽受禮奚憑算事我問祇園諸上座如舍利子輩了無敢詣維摩詰者實畏其才辯及子門者東西南海亦千二百人似而獨一子柔排問山之闥而下其榻良非學一先生之客我且以若爲先奉召之桓闥乎子柔好遠遊其從問山遊比於觀六代而請止自此遊應倦神遊八極之表又豈仗足力眼界嗟嗟叅何必五十三見拈花而破頰亦足矣

良齋解

南極篇 九之十四

江門稿

天道陽前而陰後列宿皆繫於斗日月五星出入房心間故齊七政以玉衡其在人則背爲五藏之繫而四官皆現前故收視返聽求之不睹不聞其訣曰顧誤顧之義稱却稱內稱反茲之云良其背邵子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出乎誰延乎亦令人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善觀則爲顏子之坐忘墮肢體聰聞豁然遊大通者所謂虛室清明都是白身於何獲茲之云不獲其身伊川詰之主靜象山曰無我無我之謂大靜然良止之妹於佛氏止觀之說

也儒氏止至善而佛氏止無善無惡也其說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學慎獨一案全欲判明善惡兩字而彼欲抹殺之陽明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心既無善為善云何予為之更定其說曰至善無惡心之體善惡初分意之動真知至善是致知為善去惡是誠意舍至善而懸空以止之得無誤下頂門之針耶紫陽程至善氏字子止廢字餘社者其齋曰良知有聞於長者又學於予而問止嘔佛氏之破善字正坊其

南極篇

九之十五

江門稿

種福而或享厥報也其避善如阱避福如鷄誠有可異者儒氏則以大德而祿位名壽為大律不以福嫌修吉而悖凶曰天道坤之贊曰積善必有餘慶乾之贊曰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生為天地之大德非至善將奚當之至善仁也故無我之謂大靜子之以社當善不左無善惡之祖矣

念社草序

李青蓮杖屐徧海涯晚乃栖金陵着綺裘泛舸石城淮水至欲以一墅終有謝墩當時金陵士無能起而

應之者獨緬邈往人雅意謝眺詩上語其華山落雁之遊亦以不攜眺驚人詩為恨太白未嘗不獎進六朝人爾乃嘆大雅之不作悄建安之綺麗為不足珍欲刪述以垂千春者固自有異撰李獻吉產不窳翔陶之里而去之汴豈非以通都大國為足疏通其文章晚亦就醫京口為東南勝遊寥落之槩直欲伏吳楚之地形於長江中冷之上六朝之學當比西園檀之梓殺是遊實訪五岳山人答投牘之契所不盡述於迪功不盡叶於胎簪老獨以付黃生知已竟屬序

南極篇

九之十六

江門稿

全編為千載之良札黃生抑亦可謂北學中國者耶然亦不聞因之他獲士子踈此四十強亦渡江問龍虎之盤心惴惴小若不敢以其秦漢當吳越懼灑瀟之不為他口嘗而徵人程玉符獨稟度先吳士解道淨練之玄暉且披對几席間玉符既以其藝進又以某社人之藝進玉符其奚果於予信其社人亦奚欲得予言為歡今舉子家推吳歛為巨鱉之冠簪金陵其筆陣之報諸君子出其所為吳官晉代之精妍已却走中原莫之抗領翼日進攬操觚之柄雙闥而追



古道重豁秦漢符字人且謂枚叔觀濟到安鴻烈不盡掩於沈庾則念社諸君子之前予固無敢方黃生之御李而予之諸君子序視擊節驚人句者且更進一頭地矣

### 梅花百詠序

自曉夢吟少陵幸不折來傷成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之句已有幽進詩人潘無隱者則余友黃貞父也其爲潘郵書自通者則詩人林若撫也若撫所自持者則梅花百詠也聞人謬謝客去展讀之恨履不報諸

南極篇

九之十二

江門者

戶庭之外余乎所謂讀雁門太守行始東帶趨延長吉者哉所受海內落花詩才子競豔之筆計若干家雖韻周沈氏亦鮮能韻他士詩者亦鮮他士韻而能六十篇者若撫嘗客申相國相國有詩如韻數輒次如其韻未已又輒次如其韻披行卷而卽擊賞其石家豔質原名綠羅氏才情浪比紅之句他復如是余自謝才澁不堪其和予何亦以摧委飄零非嘉話奈何作此缺陷語而若撫固亦厭之遂撻梅花以自豪若欲懺以百花之冠因自識者其客西湖精舍坐雨

三晝夜而得七言近體百筆絕而鬼嘯於其其其焉余而余卽夢吻少陵之勝句則奇文之通鬼神益亮卽鬼神亦豈欲以君之百傲少陵氏一耶余生乎不識紅白梅僅誦周南標三標七之詠并廣平一賦代松醪之仿頃眼飽神酣於金陵之江畔僅拈十絕以云懷讀若撫之百篇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梅花卽再秀三百年又安得有殊態別景以供嗟煩者耶一斗百篇止推一青蓮然爲七言律體終身不過八唯行樂八律得之醉餘卽沈香片時語亦止三絕句若撫

南極篇

九之一八

江門齋

### 程氏小像贊

昔太中老子八百功德都在眼獨以第一流賞無極之翁俾殿前及第之延壽往就學其歸遂弄月以吟風仙那臣之伯淳與紫陽山下可以授圖說與易通脩脩者義皇人之玉貌耶澹蕩容與埃韓衆而跨八毛能抗手明霞之表垂睛皎鏡之中春間日曉秋霽

江空客或謁虛堂而瞻禮尙影翳想見清伊丹洛之  
大宗

隱客小像贊

蒼蒼者非長天之正色巖巖者豈泰山之真形誰能  
因望羊而測精授奈何卽削瓜而覓神庭夫子之山  
隱而天遊耶心花閱萬古升沈之營營應圖而求駿  
馬吾弗敢見鶴而憶能童將無同嗟嗟秋水之天然  
儼可掬春雲之對今若爲容月不以斧修益白日不  
以海浴增紅揖六逸於竹溪訪十友於仙宗西極生

南極篇

九之十九

江門稿

贊之比於樹有羣玉之地峯

告金仙文

萬曆丁巳九月之十一日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  
司事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將以于役解篆謹爲  
文一通命南京僧錄司左覺義慈燈卽天界寺之大  
雄殿撞大法鼓叩金仙而告之其詞曰愚自總部攝  
祠政者益九旬所操綱流數萬所决訟亦至數十牘  
所黜僧長以三計惟是事期執法必根心心先寸  
許可映青蓮之座佛氏稱清淨寶自不啻秦鏡之燭

肝腸其焉遜愚嘗謂三僧長矣其一以沙門詐充迎

謁其一以默經隻字弗記其一以嗜酒押尼供實愚

不敢以姑息從事卽嘗補三僧長矣其二以默經肖

題舉筆其一以楞嚴經義成文愚不敢以苟且塞責

嗟嗟住持之失人將一刹潰縱而莫可隄防愚實念

之茲且解筭而渡長江稱賀天子之庭如或愚之攝

政弗公弗法惟愛憎是顧願質之瞿曇世稱報應之

捷者歸佛氏卽金剛法華之應稱如響矣愚實代佛

氏而領其衆豈報應獨伊靈於鄙躬愚如以誑言聞

南極篇

九之二十

江門稿

則願揮光明拳伸五輪指以創愚之顛越嗟嗟愚以

畏天爲大律天地之條例截不可犯獲罪於天以禱

誰

皇極篇自序

洪範稱五皇極五蓋洛書之中數按九疇而命野則  
洛邑當一伊洛蓋四極之紫庭邵康節氏晚家天津  
而割覽於伊川之槩其經世觀物之書亦繁之皇極  
皇極之詰蓋云大中大青子嘗命伊洛矣肆其三載  
之筆游稱皇極爰自癸丑迄丙辰之夏五其自燕徂

面自幽出關者三甲子在伊者十五甲子在洛者三  
甲子肆其篇有伊書洛書書各有詩文子史之四統  
詩則編年因以自譜杜陵氏史時事與衰我則史厥  
閱歷凡誦太青子之詩者即知其以某甲在某即詩  
者亦得以自論其往跡時一翻檢若隔世而稱說之  
文則按年類之凡若士者之詩文不主獻吉于鱗亦  
不爲近年新進浮淫之習道情推理而秦漢唐宋以  
述經無適莫我不舍後亦不效壘子則因篇可攷歲  
姝益太青子之語與說不可方昔之彙而子者談經  
南極篇 九之二十一 江門稿  
之座或杯嘯之餘輯其語且說者良非苦思之極筆  
莫理以事天尊孔而黜佛氏亦不至爲儒者之誣性  
爲有始終而闡於達天之實近世所謂無善無惡者  
心之體無取焉固知具眼之夫誦講學之賈名而誇  
詫然不敢因噎廢食其自謂三日不談文欲病三日  
不談道欲死蓋肺腸言學本過庭不他氏領下乞不  
敢少詭於六經之繩史則其所史之案牘檄移次而  
錄之其事則聽訟催科不爲文言亦不敢方替之史  
氏史者太青子令令所職案牘檄移肆次而錄之不

鄙陋嫌噀愚其務華說而蔑棄政亦惟忠信謹慎不  
敢一行一語矯也才力之所不逮不敢自匿過攬其  
所次錄之迹則心花可掬矣其四統之部維什詩之  
爲伊川草四卷文之爲汝海稿五卷子之爲南國講  
錄三卷爲雲夢燕溪談一卷史之爲孔邈錄五卷維  
伊書凡十八卷詩之爲太紫草一卷文之爲天津稿  
一卷子之爲于邁錄一卷爲于役錄一卷史之爲太  
微堂目錄五卷維洛書凡九卷二十七卷各又有綱  
目詩凡四百八首文凡一百二十三篇子凡二百九  
南極篇 九之二十二 江門稿  
十五章史凡五百七十八則合綱目三卷凡三十卷  
蓋二十三萬九千八百餘言文翔鳳曰丙辰五月晦  
愚出洛七月朏渡江遂木命之金陵之蘭署又一年  
將以入賀北始落工而序之則丁巳九月幾望  
文王邵子祀典議  
請補大聖崇祀大賢錄後之典以持聖教以先道統  
蓋我朝獨尊孔子而推及孔子之先則有帝王廟以  
名世之臣配之推及孔子之後則有從祀兩廡之諸  
儒至錄其後爲五經博士所謂駕前代靡兩者也然

猶有千載之闕典若待九司之議者敢舉愚衷以問夫所謂大聖崇祀之闕典宜補者謂周文王也孟韓論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楊雄氏亦曰仲尼潛心於文王達之是孔子之道蓋得之文王孔子曰吾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曰久矣夫吾不復夢見周公即品詩者亦云如人倫之有周孔是孔子未嘗不法周公周孔蓋並為制作之宗即諸儒折衷亦云文王之德如堯舜周公之德如文王國初定帝王廟

南極篇

九之二十三

江門稿

祀以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為三皇中之以帝少昊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為五帝左之以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為三王右之以能一天下之四君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又左右之蓋管並祀元世祖而後乃黜之當時議禮者不諱王制之辨而止錄定天下之功其四君如漢高之欲分羹於其父光武之黜嫡后而易太子太宗之迫父殺兄太祖之託周孤而取之其肩三皇五帝三王之位有厚色姑不敢深論獨古之所謂

三王者謂三代非謂三君謂三代之異尚是以有三王故孟子論三王兼稱文武今議禮者既以文王為諸侯不可並列於商湯之次而武王既南面父又不可以配享是以文王得免於與蕭何曹參陳平曹彬韓世忠之徒並肩而侍然遂舍而弗祀亦不可謂非闕典也今京師靈濟等宮皆淫祠至稱帝稱祀豈帝王廟外獨不可別為一至德之廟以祀文王而俾至聖弗血食徒令人讀中庸而仰文王之所以為文配天之所以為天者欲乎其至誠無息之純德竟無一

南極篇

九之二十四

江門稿

拳之宮可託也誦詩之大雅與頌而思文王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者不得以輔弼與其灌將列也思文王之對越在天者而不得一駿奔走其廟也易之卦繁而思易之與當周之盛德者不得一盥而薦之以布其順若也試問天下之人心安不安耶慶皇伊召配享於廟而以漢唐宋之主臨之重君臣而輕工勳姑不敢深論獨周公之主即目之曰周公且雖君前臣名而後世以大臣分獻其前者仰而名之試問天下之人心安不安耶易六爻周公之所贊也周書

之靈聖者大半出周公之手也詩幽風雅頌亦大半出周公之手也儀禮周禮曲禮樂周公之手裁也至今而郊廟趨踰之節朝廷文物之規與夫學校鄉黨之儀則無非一周公爲之嗟嗟大禮大樂與天地同節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周公安能斯須置念孔子之集大成而定六經亦就周公之全局潤色之孟子蓋已稱其兼三王矣而蕭何曹參陳平曹彬韓世忠之徒雖賢詎可與大聖等夷耶嗟嗟韓信何人尙云乃至與噲等爲伍周公何人天地鬼神當爲之惻愴

南極篇

九之二十五

江門稿

矣人倫之有周孔如人之有祖父子孫竝祖父而血食報功報德之未殫倘亦禮官之遺憾乎管者唐初祀先聖先師以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固非所以尊生民以來之一人玄宗始以孔子南向萬世孔廟之制所自起三才有定位而萬世之師道會然周公不應遼遠至此唐太宗尊周公如彼其至而太宗今儼然其上視周公與其臣房杜輩相雁行太宗想亦慷慨矣今固不敢望四君之別自爲一廟獨計文王決不可以不祀何不於京都特立一文王廟以周公配

之庶幾協天經而暢人心乎當時稷契亦以湯武之祀不可以配食而并置是亦闕典稷或如啓聖之例而祀諸文王之後以報粒食何如契殷之祖爲孔子之先或亦可祀於啓聖之後也庶爲完善所謂大賢之錄後宜補者謂邵康節也論者曰康節之學爲數謂爲聖人之別學夫康節之數非他數易六十四卦之數也因日月星辰運行之數而得天地始終之數一本乎易伏羲之先天四圖自康節始表而出之其與表會思之大學中庸者功自不減而天根月窟之

南極篇

九之二十六

江門稿

解天地剝復之蘊殫是矣濂溪之太極圖尙自圖其所見先天圖則直表伏羲者可作第二解耶況太極亦不出先天圖合而觀其所布置安見陰陽之圖而抱者非即其對而畫者乎又安見白圈之位於中者非即先天圖中之空白處乎朱子亦嘗曰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朱氏之學出自程氏而因推及程氏之師遂以濂溪爲鼻祖然伊川之贊明道亦止謂得傳之學於遺經不謂全得之濂溪況康節齒長於濂溪者一歲而年又過之其問道獨當不在濂溪

後安見一動一靜之間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非  
聖學之第一義耶二程雖少學於周氏然終其身口  
不挂大極易通一字其晚而切磋於邵氏者或視其  
十四五時所吟弄又不侔矣其學雖不一一桴鼓合  
然推其內聖外王之學為振古之豪傑而朱氏亦以  
康節先天之學為一程本蓋固自不可掩者伊川  
考亭皆以人為無後大而存之精神謂性與形滅理  
緣氣有明道亦云而邵氏獨見其為不朽是某蓋性  
至命之宗實出程朱一頭地而周氏亦不聞闢佛反

南極篇

九之二十一

江門稿

至譏原道之深排佛老恐不免開異說之門康節獨  
以根塵之辨為點鐵成金丹青書馬誦之以天地之  
外復有天地為不可知之妄不佞禪伯不諛方士而  
獨推聖經以配天時以孔子為萬世之事業冠皇帝  
王之上某學獨歸之天身代天工口代天言以聖人  
配昊天而贊堯舜之中天為獨盛與孟氏學孔子稱  
堯舜之見趣知性知天之指蓋並轡聖門者也推元  
會運世至於五萬五千五百八十七萬二千元盡天  
地始終之數直以十二萬年為大化中之一歲而一

本之日月星辰之運以按開物閉物之候曰乾一而  
坤八夫極推昊天運行之數即所以極贊聖人垂世  
之功邵至大不某然耶而議禮者徒以傳註為功程  
朱咸錄後世翰林五經博士而不及邵良亦闕典河  
南直指既卓為論列伸千載之議欲令邵程之學並  
揚充於神州而旨尚留未下然性命透徹之儒不可  
不為昭曠之觀其請錄後如程氏而竝欲以莫父邵  
古氏如程太中例配啓聖良非一家之私說天人之  
應當萃茲時夫文王之不可不專為祀也周公之不

南極篇

九之二十八

江門稿

可不祧而配也所以明孔氏之宗有自來邵氏之不  
可體亞於程朱也所以明孔氏之派大而遠本部請  
逐亂筆之夷掃除異說昌黎之後又軒揭一北斗泰  
山而此為千載之大闢典秩宗之第一要者吾道之  
司命倘採而轉問之斯亦今古之至公也  
右宗錄之九文之二一綱十八目十八篇簡文九  
千四百六十二字丁巳九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十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江門稿三

丁巳簡牘二十八篇

簡張憲松先生

某自少小不為時俗俛仰其吏東萊謬以為古之循良可比跡追也而不儀圖以罪行蚤夜流汗惟其不欲塗面目以至此又忍改轍為某吏伊川靡增於海政而遂得寡過者匪執事特達誰也當驄馬指地中

南極篇

卷十一之一

江門稿

時大恐不足當雅指無介紹之先而青盼有加又不儀圖其奚以底此執事開誠布公人品在千載上而某以忠信謹慎見收北面之列不庶幾長端夫之氣耶秋初渡江攝其長篆惟電勉大禮量披扶一二訟牘可以優游延歲此間談桃林之變者無他苟撓威多其令之智勇而以鈞筆之上聞者為大得體也亦可究定論之歸矣久稽馳候五華屏管翹首良岳夢想飛陟以邵子周張二程全書并李何全集上其邵書亦未皇輕為丹鉛法座清嚴未敢布其片私諸函

以有棄命敬以為獻外具邵氏族譜一函聞代者將得旨執事庶可釋重負而晝繡過里為邵子請博士并陪祀啓聖者想命駕之棧即以入告也良為第一舉吾道幸甚

簡江玉林座師

門生之違師範殆十五年三折羽而始博一第欲通候而西粵遠在萬里末絲一上狀長雲橫阻山川徒

南極篇

卷十一之二

江門稿

勞夢魂糾結吾師移鎮天中百吏方快龍光之對而門生又渡江不復在趨走列柁渴之艱至此惟老師承天玉柱夾日神龍翔翔大郡踐陟憲臺布霖雨於南河騰休光於北斗道大剛時望隆蓋代師弟子聚晤當尙有佳期

簡呂九如學憲

中州士子之表表時流者南陽則方適中牟則劉之蛟伊陽則劉爾翰到爾賴張維屏樊鳳梧劉爾祿與時偉陳羣汝州則吳治一嵩縣則董瓚焦應昌孟津

則雷拱極永寧則趙建極盧氏則李正芳衛輝則毛  
定國登封則陳懋齡傅性良魯山則蕭雲鶴洛陽則  
司柱國李正學陳績烈沈繼慶潘廷芝孟春芳沈進  
董其敏李獻庭余應魁俱翩翩度越者洛尚多靈韻  
之筆不克殫列童生則洛陽韓金聲伊陽宋之光皆  
某從遊之俊

報胡又康洛陽

讀大荆蜀都之賦鄉往三巴之山川馳神於玉壘劔  
門之外琴臺之雲浣溪之花揚雲集玄草之宅王淵

南極篇

十一之三

江門稿

問碧雞之館君平茲焉含照青蓮于以挺靈射洪誕  
陳峨眉孕蘇神禹奮於石紐武鄉列爲陣圖所謂靈  
坤之別界天吳之奧庭宜其代有哲匠光被華陽明  
公驅濯錦於墨池揮巫雲爲筆彩而典桑麻於周行  
之孔匪徒洛人借寇之幸亦舊令先驅之光某少小  
墨守寸鉛勉而筆令戴星出入者兩載於海邦而道  
不合於俗眼其令伊靡夕於往轍而上大夫諒其苦  
心是以鮮戾某惟以忠信謹慎四字爲銘不敢飾一  
語於士民不敢飾一行於監司其在洛僅四閱月適

遭計借又當代庖三月之餘百務駢臻五官竝付在  
輿者十之七在廳者十之二在齋石十之一也是以  
齒舂馳騫無能爲父老樹一福拔一病葢棟樑在前  
金粟之價益增而隨和射後瓦缶之品堪誦矣

報伊川鄉先生

白門信佳麗之都一丘一壑非不容與寫意視伊汝  
尺寸山川爲兩載所區畫者眞夢想所追赴也況高  
賢有香山之風對面如風搖玉樹奈何能恣然於別  
懷乎

南極篇

十一之四

江門稿

某非能爲文者嗜文者也謬有西極東極二集而未  
及畢編刪之役忽漫以木行者亦非完本定本文何  
選而命之重嗜善之雅姑以二集之二三爲獻其皇  
極一集正翻板未就請俟異日

報伊川諸孝廉

待罪伊于所遺惠兩載於仁賢者直當百世向在京  
洛尚或旦夕睹伊人以爲慰而修焉渡江而南回首  
紫邏青門之畔真不啻長雲橫我襟前也大雅念舊



不錄其過而反爲亭以圖其衣冠捫躬爲愧得無滋罪奈何蜚蟲徧楚遂成大稷聞之五內爲屏營也

報伊川諸門人

諸君子不以僕爲鄙陋舍其舊慝而倡諸士民爲圖衣冠於宮楹之畔捫躬大爲愧汗白門自是溪山可樓頽逐隊匆匆亦無佳況在龍虎之盤耳

報伊人劉孝廉

寂寞江干頻倚存問臨風如對僕無善狀於伊父老不追數之足矣而喬梓之好無數至爲亭而圖之雖

南極篇 十一之五

江門稿

仰志大雅之眷而良以爲媿也使徠詢卒歲情事云尚不至大僮竊爲伊人幸

簡洛陽鄉先生

天津大賢之奧庭以謫末待罪令長者四閱月卽親篆置郵不啻無能爲父老樹一利拔一病而叨還開署者大庇之餘也唯諸公龍光上品飛丹洛於清襟案牘之吏攜之風塵之外飲德罔涯郊祖又何篤筆卽治金初蘭何以方諸渡江風其徂序久稽言僕們五情殊大溢沮矯首鼎中遙爲北面倘不督過其舊

瑕敢不堅如河以布心耶

報董定所先生

某自丁酉前獲讀碩寬諸稅則擊節誦法於名筆鄉往雲霄之鄙况與日偕引獲事臨汝甄鑄我者既贈格誨諭又次竹譬如奔鹿之遇慈儻窮兇之遭先主業自欲掬肝膈以獻矣雖玉表暫隔於大河而神臂默援於下士種綠既熟天賜知已而星輅移鎮於東郊未下車而卽請以謫薄改劇邑甫下車而遂得以卑鄙副先驅天風欲送鸞鷲幾借棲於全林鹽車不

南極篇 十一之六

江門稿

加驚駭竟釋勞於灑地竊唯洛下介藩又車馬之所輻輳耳目之所嚮杳某之愚直何堪支吾雖視事僅四月而聰明既不給矣非執事履蓋其上而庇以垂天之雲翼其奚能免於咎至今思往事之艱難感世路之反覆深惟所以不至獲罪者非執事果誰恃也卽某不啻事東人乎何至以瓦礫棄也不啻事他人乎亦未能以知已戴也俯圖矢躬之願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覺齒頰筆楮之布尙不能替其曲折者初造日門未皇馳一狀於恭梓而好音先之獲從長

兄遊良非尋常伐木嚶鳴之雅直醇醴其和正一  
寸開金石之丹誠如日如河獨可爲賢人道

報萊人宋衛星孝廉

憶管干役大海之涖獲與諸君子商千載之絕學於  
几席之上非尊天作聖之說不挂舌端亦一時雅聚  
雖開東極之館然會期殊寥寥向欲深相紉繹一破  
俗吏之桎梏而造物不欲其道行俄有伊洛之遷然  
清丰如對時作明月屋梁之想汗上披捷書鼓掌爲  
交遊慰也賢声不我遐棄而追念兩載之舊馳芳函

南極篇

十一之七

江門稿

而問之載讀雅作長江立注天花載兩僕迂人也三  
長邑五閱歲矣勞勞摘白茫然於道罔聞徒嬉筆札  
之業良以爲憾故園荒蕪堂無寸輒巷無掩扉鄰人  
喚以爲拙內計既訖歸思日促即命裝而西矣姑拈  
近懷爲報惟門下努力明德千里不啻面焉

報萊人宋掌垣孝廉

憶東游獲交溫其如玉一洗衿裾習氣未嘗不屈指  
追舊好也馬首循太行而西即萊子之國舍其長如  
棄發然鄙心敢擲兩載飲水之區乎唯是及門多士

心花映千里如新汴游得捷書而賢友遂冠蓋其萃  
欣若身當之燕雲期披討初視洛瀋不與計者之役  
遠意遂虛吾友不以夙昔之誼爲不足念而飛瑤問  
於江干讀大構而筆彩麟麟如之累金銀之氣再拂  
襟而沐其翠流也讀禮又廢詩之秋而尚不愛勒札  
以遐錫客子何以答故人之惓切乎僕雖歷閱迫窄  
世途寸心如昨不爲增減幸不負知己雅注

答萊人孫旭海孝廉

乙卯出汴聞讀齊魯之書得大名而心異之有士至

南極篇

十一之八

江門稿

屐雲霞而今不收之品題問得無爲肉眼乎歸披其  
士籍而知爾時公正讀禮不造縣庭也姜子柔曾道  
雅注若不欲見遺而頃馳問二濫而托於私淑艾也  
僕何以當此謙謙之擢耶方自愧其謏薄不足挂齒  
諸舊遊足下乃至爲新相知敢不益滌胸臆與執事  
者神交而披質之他日破長襟而拈語庶可傾蓋如  
故乎

簡吳玄水客部

石城舟次割襟飄兮夏秋之代謝也許大乾坤不免

局踏管人馳志風雲期汗漫於九垓蓋爲此等耳自  
失良友遂隊鷓行知已焉付四月間弱女患癰遂不  
覺淹留至今未得抽身八月初方可西行耳吾儒學  
術原合處世而一之自先儒簪履太窄根宗未  
快遂使豪傑俯仰不得而逃之異家丈如確有見於  
大道之府事天尊孔足以了却洪願諸葛康節二君  
子似可與定千載之交也丈且作地仙山中他日再  
對當有各進步處吾輩終不能作世上兒耶何如何  
如相思不罄之筆間

南極篇 八十一之九

江門稿

報李愚公孝廉

家大人長沙之遊弟年十有四耳遊未幾而困以去  
肆乃故人一山之槩未通也而不謂爾時伯父之遺  
人候途次如此弟辛卯卽試於鄉二十載而始叨一  
第亦不謂爾時伯父之伏枕索文如此讀手教而寸  
心屏營倘家大人聞之其感又如何世丈挾超世詞  
管而咫尺瞻上林之巨麗弟得敘再世之好亦何幸  
玉郎國器大是雲霞之品弟所珍重挂片帆而西邁  
天際長江鄙懷與之俱承弟亦旦夕以入賀過里當

爲家大人道此情況云爾大人天經附上一册

簡祝九如戶部

昨伊川役者往聊附八行仰訊尋奉遺音奈何離巒  
失影於鏡臺聞之爲咨歎者累日當魏掇之初奮未  
遂同車之遊一難堪當使輶之客泣永割河洲之愛  
二難堪但違者了然於天人之際以保躬爲孝得不  
慎重以慰嚴庭耶他日登闕陟臚抹五花以酬之終  
何憾於哀榮乎敬以爲唁并布其所不能忍然者

報李九疑儀部

南極篇 八十一之十

江門稿

弟後進所挾涼薄萬不足稱交下風也而偶復附鶯  
序之末竊自幸長者方萊娛高堂陳情不甘捧檄遂  
無從請質側聞之諸交遊槩口執事之難萬軸乙之  
卽二十一史有日課月程矣當其操鑑古人時跡世  
之嚇鷄者徒廢卷一攸然而已讀山海經之義士上  
人殆在君曉問乎弟益緬邈之莫可追佳公子徠南  
雍而奉雅訊并珍遺志以不朽也耶君又雞羣鶴霞  
舉而不可繫者得握手之爲快頓歸迅而不克深語  
鼓勒布以爲報明公其終教我

簡高孩之少參

向拜贖問之及颯焉四時徧矣竟不能馳一函以仰  
報蹉跎速今旬日將西轡頃從徐念賜祠部聞明公  
之伸拳雲手而罷各縣冗役諸吏折襟悚立矣徐君  
大誇詫某竊歎以為一斑管也廷推陪憲計期且即  
其矣對邑舊簿查軒者拙而廉其罷歸至為豪右者  
被其產無所歸而零丁於維揚之郊執事蓋曾盼之  
有加第至且一載而此君始聞而控之為白於屯臺  
而下其牘於郡郡大夫譽揚人也且湯先生在焉執  
兩極篇 十一之十一 江門稿

簡徐海山南昌

丹崖長島之畔一湖清襟歟馬草木之藏霜者六矣  
統半長洪都而收二難四美之勝計此時正寒潭初  
霽紫山映人尋常二十石之勞勞風塵者誰可望其  
髣髴耶向出洛時有片函奉讀者以南昌典倉前伊  
陽劉劉緒事弟幾三載無寸取大著戴星之勤歸心

殊念之乞垂青而引之手如愛謫末其弟大學過白  
門敬郵函以問旬日間弟亦以入賀北征矣伏箋赴  
戀有加

報徐念賜祠部

郊觀言別弟獨坐良久望車旌馳而後乃旋不能便  
去每過仁人舊館愴然有榮於懷部務每有應商確  
者相顧以舍師矩為歎瀕行之客又以六月望攝祠  
政茫然無可措手前聞榮擢當恭藩再陟京卿亦未  
為晚但後面不可卜期卜地伊川舊愛蘭署新歡夢  
兩極篇 十一之十二 江門稿

報來馭仲茂才

薦福借游廿載以還陰光遞流懷人頻夢白門披襟  
青眼向月不啻定良契於百年居然擅好音於千穰  
文章一技向為制業所羈尋勞頓於判批又彷徨於  
講述不皇深涉苦拈然尚能折衷雖黃不至孟浪逐  
吻上下竊以所教大神力一言為斷案雅作駮手古  
人願附跋言以須翼日郵符已覓白督漕冗次太淹  
良伴青條總翠黃花散金詞客輪輪西邁淮海維揚

一俊人又副豹尾之乘不至龍雙玉踏銜征途兩好  
想芳什益新近草之脫木者將半先割以上恐不叶  
雅賜也

報蘇石水符論梁山場

謹按六十四卦之序每兩卦反對已見雜卦傳邵朱  
已披抉之三十六宮之說正謂反對而梁山以反對  
者為綜以不可反對者為錯詰二字亦的然此特二  
字義耳有何千古不可知之奧而謂孔子至老始悟  
之其所註文義腐謬大是老生誇詡過甚而其鄉人  
南極篇 十之十二 江門稿

簡徐念賜祠部

向者從遊左右披良月於松刹之陰送快風於鏡湖  
之畔清襟雅晤此生難再而脩舛分手遂作往事石  
城之上何處問足音乎而肩虞兄又以假還粵佳朋  
捐我隻影時依明公久未見部推想當酬以不次第  
卜以九月生魄後直造燕雲寓於前途別母孀輩西  
還攝祠篆六旬惟明公之芳躅是蹈肩老當過吳門

便郵以詢并上皇極篇之已脫木者其他亦旬日殺  
青或可附聞也伏疏抗首雲末

報劉夢崑江寧

近敝堂翁為各衙門之使職掌甚不平是以某謬有  
申飭之移昨南城中請二僧某以有堂狀即有他訟  
然縮玄二教宜以宗伯為主欲候說堂聽其抄招庶  
為定體而彼不能待敝衙門不得審結矣以大宗伯  
而不能管一僧何用禮官為亦未有以祠郎而反可  
抄該城之招以回大宗伯之堂者甚不便也既奉教

南極篇 十之十四 江門稿

自當一體相成行提姑聽其緩但二僧宜速發僧錄  
司以便備衙門審結不然恐禮官不可一日率其屬  
矣轉布之幸甚

報王聞脩督學

薊門一見所謂阿閃佛國片時慶喜者不虛也南國  
再逢庶幾可長話乎而憲臣之命迫我兩人所種  
綠於碧落之館者當不薄而造物反隔絕之如黃姑  
織女亦可異也弟向謂黔中大可鳴鐸而年兄以選  
天不堪承慈君也疏疾而報可出處之義兼矣當事

者或以學差輒難改他省勉用如尊指旋當有新命  
弟旬日外當以入賀行北曹二三兄弟處欲爲兄計  
之前度割襟弟益大有難爲別者此等風塵外之鸞  
鶴得不關情弟近翻梓皇極小草郵書者不可待北  
首當請一部孫駕部處附覽耳握管悽其欲因晨風  
發馳尤見我君也

簡江玉林座師

近得老師芳翰良不啻飛身座下一憶其闊懷也門  
生賫捧而北不得謁尊嚴而叩之徒有神情馳赴茲

南極篇 十七之十五

江門稿

胡季兄之謁敬以起居胡兄爲我瞿翁先師愛弟所  
痛哲人蚤奪會又失其冢君惟一小郎筑立頃訪門  
生於金陵握手潸然而大裏之不克舉是諸弟子之  
罪也凡我及門之士鱗次策名仕版所祿食者伊誰  
之賜而忽負知已於函玉之後特與胡季兄圖之惟  
侯生在衛輝大是有心人可托乞老師假輿馬而送  
之衛源俾其編約諸士共圖大事立馬江干敬布下  
懷

簡侯念岡衛輝

年兄出長大郡雄風蜚衛水之濱況江夫子爲督河  
使者呼吸相通可謂盛際自都門割袂旋已五閱歲  
華而年兄之羽翼已成翱翔萬里弟大爲同澤幸茲  
捧表北馳末絲一對大雅爲憾胡老師賢季行敬以  
片函聞蓋先師捐館惟一小郎筑筑頃訪弟於金陵  
握手潸然媿力薄無能爲情惟是吾儕聽鹿題雁共  
出先師之門爲關中文章之初盛文體一變者誰之  
力也況吾儕後先在仕版仰而養俯而需卽族嫻僮  
僕皆享天祿伊誰之賜五夜思之淚下於睫不能忍

南極篇 十七之十六

江門稿

若也我兄弟當有同心年兄千里馳奠自是師友之  
雅而大裏未能舉此胡四兄遠謁惟年兄馳使仕京  
仕晉諸兄一體圖之務得數百金足以了大事而後  
可仍差的當人役借送至宣州師母處方見始終之  
誼必徧告諸兄此大義也

右宗錄之十文之三一網二十八日二十八篇簡  
文四千九百二十箋文九十七統五千十七字丁  
巳九月江舟定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一

丁巳雜著二十一篇

告大江文

維萬曆丁巳長至令節南京當以九卿之曹署入賀於是九月之十七日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奉使捧表行百官班送於三山橋越二十日始舟發石城以牲醴致告於南瀆大江之神而昭厥靈

西極篇

十一之一

一星稿

日開四瀆視諸侯維大江紀南國雷都應太微匡衡之鑿其北其紫微亦美翹江瀆之赴海愚叨總部寔典大禮又嘗攝祠政百神之祀獲與聞茲充朝斗之星修來賀之典將命舫於石頭城畔望廣陵而艤帆江瀆應月澌而浴日毋斥大地而浮長天與敵邑之河宗並臺敵於神州其尙護持我觀光之役而假膝閣之快風俾波臣效靈如履坦道使者假天子之文命天吳之翼戴我上皇其尙妥予懷使者其以寸管揚摧洋練綺霞之槩以冠星槎之篇首亦何必燃駭

石梁橋碑錄序

廣陵之西一郵曰天長其又一含有橋曰石梁縱二十七丈廣什之一間疇樹之曰雷進夫氏問厥費曰以金錢六百萬計問所自捐曰弗煩縣官弗假檀越而于家于堂者也問落止以迄成曰自戊戌而丁未以十年所問雷氏之里曰關西之涇陽三千里而遙陞洽比之鄰問所繇肇基曰世陽翟之業策駟一蹕而勃有槩乎其懷遂力任鳩材者也問所為表濟美

南極篇

十一之二

一星稿

其社端者曰太史朱蘭鵠氏問所自表曰厥子文學鵬嘗董寔踵若考成之問道左祠曰雷公之績與橋俱宜有食於茲土邦大夫采父老之輿誦而為之宗伯氏聞之曰禮也余既雷公鄉人邇益從金陵識鵬霄而與聞於若考之俠義而魁岸世之蠅營羶赴者至等寸金於割膚其毋顏汗赭於西人之慷慨而嗟我里之尙可其闢天下事為救世道之良工可緩急需者哉而特疇疇咨咨焉謂豐鎬之間無周上惡乎其可置一詞也噫噓八潰有烏鵲之填固罔浪而闕

天津百花爲蛟螭之構亦奔真而測海若然天官書  
稱南斗爲天梁南河北河間曰關梁牛一曰關梁故  
象示靡誕而天根爲成梁之候卑曩蓋以占政雷氏  
同逆旅之一蹄一策也其成寒家之幾何而愀然爲  
遐計空金然而芥老椿以通此壘新波施之津勤勤  
然如侈太行王屋之北山公且屬其子孫使世之有  
國事之擔者咸以其身世殉之則天步不艱難而涉  
川之利無視駟馬奈何廢大官之祿肉食帝世而印  
其身世濡足滅頂之患尙弗圖又惡知夫暨汝夷其  
南極篇 十一之三 一星稿

大木者無震斃於莊與之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靈寶定亂紀事  
文用以口愚管令伊陽矣與靈寶借事一監司能稱  
說亂之所胎育又管令洛陽矣與靈寶借事一郡長  
能稱亂之所胎育又管令洛陽矣與靈寶借事一郡長  
平之也民與靈寶之亂終始未嘗不心折石公之忠  
貞照智而嘉靈亂者之幾悞國家事也欲究靈寶之  
功罪者必先詢家官亂民鑛賊之故然爲三支不相  
涉後乃可持等而論夫家官卽有濫糧之罪當聽之  
南極篇 十一之四 一星稿



借報復之名至驅兵劫庫印向之諳識道路番延城中之有者糧之灑者既更正灑糧之豪宦已疏逮而罪之民間亦何所不平亦何所餘憾而鑛賊特稱兵犯縣令之門庭石公定亂於倉卒之頃而庫以全城中之縉紳大姓以全既馘斬其橫行之盜而又遠縛盜首於關西數千里之外桃林靖而關洛之呼吸通於社稷則千百世功乎則亂民與鑛賊了不相涉者事實也鑛賊與亂民雖不相涉而今日鑛賊之猖獗則前之包荒亂民者定開其闕敷之門而予以入寇

南極篇

十一之五

一星稿

無罪之目則其變亂之情形定相倚而次第寔相比也豪宦爲誰則鴻臚少卿之被逮論罪者焦衍豐是也亂民之首爲誰則擁衆郊關肆掠於四十六里之鄆井論戍而斃按察杖下之張國安是也鑛賊之首爲誰則關西數千里外之逋寇匿桃林椎鑿之藪因七叛無大罪而陰生狡志之高二是也語曰涓涓不絕成江河蔓蔓不剪尋斧柯前令不能提攬命令又不能蚤白引退遷延歲月至七叛之不可撫始被論以去兩臺選全省之賢者毋濟源令最遂疏調公至

立結數年之案鑛賊尙以令君之技成如往令等而謬爲犯縣之國公蓋身質而底定之若摧朽振穉愚懼論者不察亂之所胎育而或誤以鑛賊爲亂民之再張則賢令之苦心撫字詎至是爲論次其事而錄之

靈寶當關洛之孔思往來其間三十載諳稠桑地產之利害稠桑三村共當黃河之衝而收其腴其地視河之去來河去則得地河來則失地當萬曆十九年稠桑適河去而多灘田楊令爲坐糧千四百餘石比

南極篇

十一之六

一星稿

歲復來而地失利令爲復減六百餘石蓋日涉其崩灘之不可常是時愚從家大人遊及聞楊令所爲增減狀其後焦氏遞告灑糧至三十三石焦族之灑糧亦至七十餘石其爲他姓之灑糧者六十六家又爲糧八十餘石蓋十年所雖經告免雖屬多姓而焦倡之其不義之名寔自獲矣焦氏故饒不善撫其里適以使過里惡生有番涎于之者恡弗付遂陰主之俾張國安鳴之國安蓋素黠而通水滸三國等稗言者是以其技足爲亂鳴之官而舊令弗能蚤更正是以

國安率衆而譁今又弗能蚤折其前以推款時戶口  
安遂招集鎮賊爲之翼以號於四十六里之鄉井傳  
帖各村欲集卽村各出幾人而爲數萬欲散則還諸  
其村而無一夫一村不從則率諸村奴之陽爲仇雠  
而倡一邑之大義陰以劫掠爲長計而惡生審持之  
於內以操其緩急焦氏寔萃三村六十六家之怨毒  
遂毀積聚之居產被殺者三十有三人他焦有不灑  
一勾而家秦山下者亦白晝毀其廬片磚不畱寸絲  
盡收卽刻無立錐之地婦孺子至散而寄食其爲慘禍

南極篇

十一之七

一星稿

昔未聞而令不敢問於是盡毀鴻臚之別墅至自所  
盡收其二百年之委積尺椽粒儲不畱矣嗟嗟焦氏  
卽失衆望然其灑糧不過三十石且曾許允自官卽  
再訊更正而追十年之糧亦可斛庾計耳罪不至抄  
沒縣令旣不能輯其強梁之叛夫又不直暴其狀於  
上懼以爲已罪而獨以招撫爲糜至監司之委水寧  
往勘則解去無人比退而各村之內夫又集於是閭  
縣之村落皆爲供食而罔敢二國安云我爲一邑出  
死力所不供食期會者不祥而自以爲執言之正勢

不過至招撫益潰縱至七撫而不可終定也於是大  
無忌稱兵圍城郊關之市肆空無餘壑城罷市而縣  
令之政不行於門庭與皂吏書皆怙國安而掉臂以  
去令使其尉往叩首於國安之前請解國安不爲禮  
曰毋與尉事吾將刃令而甘心之令大窘道路之口  
聞於院道遂疏焦氏激發之罪並亂民不法狀肯下  
而並逮之嗟焦氏之自取戾卽喪家何郵而三尺凌  
管至此他令有言宜陽勦而陰撫之非示之兵不誦  
也恐洞悉其情然莫可控一詞嗟乎此亂之所胎育

南極篇

十一之八

一星稿

由來是時何與石公事兩臺爲雲寶選賢其疏曰城  
門晝閉流羽飛矢及於衙舍青天白日之下幾成戎  
馬之場進賢同於巾幗首鼠無殊沐猴非得強項精  
明之吏振刷其間亦安望取眩之效濟源知縣石應  
嵩糾魁惡清幣金以數千計智練才諳其移之靈賢  
制曰可愚聞之喟然太息曰天下之大役有踰福府  
之國者乎之國之役踰踰渡河渡河之役踰踰北岸  
之料理數百艘而石公身當之監司葛公嘗云千百  
斤重擔在石濟源一人之國而峻靈寶亂作乃復俾

之茹荼苦其母乃獨賢勞尚思馳牘石公所俾其自  
請免未幾疏上不可挽先是國安聞旨下匿弗出聞  
公且去知不可貸遂呈身於永寧公受命遂以單騎  
半夜入境示其黨以無疑怖所稱七萬間民者密如  
獲夾道迎四十餘里公大書平福安民四字曰作惡  
有焦衍豐首亂有張國安張展聖爾等無與遂盡解  
去方請寢兵之議先正灑糧之罪以解反側之口次  
酌拒捕之誅地免再丈糧復原額學霸之操聚散者  
酌爲處分黜蘇克英黃金榜二人降社者二人不求

南極篇

十一之九

一星稿

多終左袒士獄具國安亦斃於按察之杖下論戍配  
有左案遂結恩亦改爲洛陽令日擊新政見其免年  
頭里老歸農革衙官之比較可歲省民財萬金也停  
六年之帶徵而科見輸也更兩年見徵之誤以復歷  
徵之傳也議中官板方楞木之賠累而移文按君也  
靈寶帖然畫壹以新令爲能生我卽七萬之閭民揭  
覆盆而戴曉日遂安堵爲善良無他喙公爲令僅五  
踰月往來於洛陽者五汝堵者三又會勘於盧氏永  
寧之間者再在邑計無幾何其定反覆拊瘠瘠良曲

至而鑄賊高二之醜者叛志已牢固而不可革高二  
蓋關西之嶽人盜鎬秦州與其徒郝光斗作亂撫陝  
崔中丞解勸之給諭帖遂通至關靈盧永之間盜鑛  
如初者十年所嘗云我有免死禪何怖當張國安橫  
行後道路孰而膽力豪耽耽於焦氏城中之厚貲而  
瞰官庫之傳意未解遂集其衆八百人與謀曰託張  
國安報仇之名卽劫賊終不過招撫如前當丙辰三  
月二日遂分設諸門刺傷閩者閩人之一隊徑掠焦  
氏一隊分掠當舖而一隊攻縣衙遂破倉而釋其犯

南極篇

十一之十

一星稿

隔壁呼諸監犯出監犯畏令君法弗應遂衝破縣庫  
牆至三雉堵而斧痕至衙首門矣石公卽具衣冠登  
譙樓令居民盡登房衙役亦登譙樓齊擲瓦窰令倉  
犯免役佯爲奔狀持票潛召義民爲援突有援登譙  
樓者諸役擒仆之而公手斬一人頭扶臂以殉於是  
義民許守度等殺四賊李近陽等千餘人咸集拒堵  
殺二十四賊賊大潰走追通至東城下獲其賊又殺  
四十一賊生擒者五人斬首以殉諸賊高二等遁走  
雞子山是時有謂石公者惡生黃金榜將內應宜捕

之公自度無據而擒之諸反側有必駭潰金榜會來  
謁因諭之曰爲忠臣孝子惟爾爲亂臣賊子惟爾片  
時其自決金榜汗下曰某何敢有他特聞變而以防  
護至者也公卽使視庫後賊馳指曰我弗識一夫此  
大夥鑛賊狀嗟乎金榜固向者作亂首尙弗一夫識  
其與亂民奚與天牖石公於倉卒之間而辨其爲鑛  
賊遂以白牌令其衆曰彼雖口爲國安報仇而寔鑛  
賊殺盜者何辜我爲民先之衆遂奮向使不辨其爲  
鑛賊則義民之膽不武向使誤縛黃金榜而城中前

南極篇

十一之十一

一星稿

日反側之子弟勢亟不得不合而爲賊使必不可爲  
又使公或改其冠紳而少爲匿避俄忽城且陷不可  
爲愚所謂尙其膽智心折之是特監犯無一夫肯應  
賊召者固可覘其號令之素定而郊關數千人立集  
則手足之爲頭面捍也向當舊令特何以郊關被掠  
而北隣弗援耶是特卽反側子弟一一皆殺賊立功  
使果爲國安黨又誰能自戮其朋從向使所戮一人  
非的賊其家何不拈片詞稱寃也石公走時誓其衆  
我卽不保卽以此身瘞樓頭魂將戮賊以報國矣

爲我收郵者監言其公平爲我作傳者文太青乎嗚  
呼公之忠貞可泣神鬼而下嚴霜恩所爲聞之潛然  
涕泗不自禁者是時其兩內君一執剪刀待裁一援  
縲待縊公不入而內眎其間亦不內訣其兩公子曰  
我弗有妻子矣嗟乎公刑于之訓素閑房中臨難占  
大節公夫婦所爲并荷綱常者耶次日公執訊生擒  
之劉登霄等而得高二小李兒趙應等糾劫狀遂執  
高二之弟與其婦劉而囚之命縣尉尤如鑑率衆追  
捕而得趙邦準等十五人并賊金帛三百計於是馳

南極篇

十一之十二

一星稿

報至洛而董公立召攝郡李官許公并洛陽令議定  
亂恩謹贊之出師因說兩公曰願公是日卽爲定論  
毋使文墨之吏或苛求其後以灰心義士兩公爲矢  
諸口愚又說許公公不見安丘令之奔竄而空城以  
付虜乎向使舊令當之其身家以沒寇矣洛西白潼  
關至汝墳十餘城皆山谷之藪無地弗鑛弗盜倘非  
石君以片時收之無論關洛之喉立斷而無爲金蟬  
之徒與鑛盜齊作竊盜化強盜強盜化流賊且戈指  
於郊廓之郊其以新藩爲鼎鑪卽撫臺必命駕提師

按臺必揚旆紀功矣道府於何道其書也許公矢之曰石君爲我儕以身質却亂而或使之有不自有如河於是兩堂以巡道秦公鎮洛而董公往定之許公則紀錄之諸將之以官兵過洛郊者有如麻高二等開縣令收其卒與弟又屯囑謀報復董公以十五日至高二等五百人又突赴老君原欲犯城是時守備張明化不用命出帥郊外卽望敵壘而哭嗟嗟此帥之虛憍同嘗徵人馬於伊陽緩不至卽移檄而欲圍城許謾不恭愚折之至用武之際而狼狽至此所

南極篇

十一之十三

一星霜

爲自挾其勅書用都指揮體統者勇安在賴義民王沼等以死犯之寇遂却至夕而伴置竈炊二十所爲募兵通歸雞子山走矣石公又使王沼等追進至柏度守擒斬四級生擒七十四人焚其巢穴高二小李兒遂遠避其獲者付許公勘訊之是時石公已擢南武庫督學主事恩亦擢南總部嘗上書按臺張公曰靈寶之事久難言某益積稟有年未敢以聞當亂民之初問原借焦氏以遂其掠定挾鑛賊以橫行其幾破民間狀不忍言鑛賊之道路既熟而耽逐城中之

有爲奇貨仍以焦氏爲藉口勢幾至於覆全城矣向非石令忠臣義士膽智無雙手及之以先百姓靈寶其不荆棘乎卽石令之兩內子幾就義某聞之淚下潛然此等徒骨應變倉卒殆經緯全材當時賊雖據城攻縣而所搶掠者既頗滿其心又不得志於圍衝不得不爲脫走之謀一退而虜瓦飛下不堪仰視宜其就擒者多而官兵無恙耳又曰靈寶重地密邇東郊雖小寇猖狂今且爲果中之鬼矣但從來任事難應變於倉卒尤難之難而議論之客忌功幸敗往往

南極篇

十一之十四

一星霜

持文墨詩書其後灰報國之心梓忠良之氣匪旦夕矣卽如王文成功在社稷而今尙有口他又可知張喇味智縛小盜而遂終致身於司馬視之令全城之功何如而道路之口事外之議非法鑿提拿孰能定紛紛之訛言乎某以爲查稽之令宜緩方當倡義用武之際而先爲行助功罪之說卽今之任事者又安得不畏首尾而觀望乎蓋此時以擒盜爲重況石令之功與此城不朽者章甚藉不然而靈寶失保扼關隴之項而捉洛邑之肘其可畏何似而好爲不情之

說者亦何不設以身當之耶蓋執事主持而地方用  
事者咸恃以不恐矣但兵不在多在用命兵愈增而  
地方愈累昨聞將士立營十五里之外即相視大哭  
其不為此寇所笑乎而道牌之以捷音布洛下者亦  
云鄉民王沼等擒斬有功此非石令所倡之義民乎  
然尚不聞統兵之將賦一首者向使將兵者蚤至山  
下賊又安敢至老君原耶而將之不用命與兵之不  
如期者即以軍法從事又孰敢抗拒而坐糜廩餼者  
今既被創而奔諸將又繼往計日必為一網之打矣

南極篇

十一之十五

一星齋

倘此賊之返而登山則易困而我兵一至其山下則  
百姓不肖為之餉即立斃也如其在曠野而東擊西  
走此救彼掠則鄉井尚不免騷釋之患而將士倘如  
靈寶之鄉民可使又何患乎某感執事鑒石令之膽  
智不勝國士瀝肝之嘆敬據其所欲言如此又曰靈  
寶之亂兩言以定之曰在昔日亂民借鑛賊之勢在  
今日鑛賊假亂民之名是確案也妬者昔苟外之論  
非珠骨之解豈兩年以來果無亂民之猖狂自今日  
剗問者況往年原借焦氏為名而定作亂道路既熟

而奸謀又作矣倘亂民不手焦氏一物亦安得執而  
捕之如有一夫之不辜其家寧不操片牘以鳴控耶  
其說起於一人之有嫌於石令者主收於異同兩臺  
兩道之定論昨濟源人一問石令轉而數百人往迎  
其吞屬靈寶縉紳士民之送而泣下者千人得民之  
效可睹矣某敢不為忠臣義士洩不平乎恃法臺以  
定力持終始凡報國救時斷非此輩風傳之口所辦  
況武弁退避無功者其說又何足取信也石公於是  
命王沼以百人裹糧責書形擒賊首之述者獲高二

南極篇

十一之十六

一星齋

於關西之文縣獲小李兒於鳳縣皆就其往日曠竄  
收之愚南征至汴而報至院司之定論益堅而異象  
或皇恐矣石公又自捐俸新百六十金請各殺八百  
刑以犒有功擒一賊首者犒百金其監犯之不應召  
號者力認其為鑛賊者防衛濶樓堵欄縣門者飛瓦  
發矢而全庫於吞噬之口者佯裝賊伴而出以招呼  
救兵者持守走陝州以救援奪賊氣者木味西突重  
圍以赴戰者乘賊之敗再堵東門乘賊之奔直追黎  
圍東者追捕而把守隘口者鄉約之捐擊破家於再

犯者轉食深谷之中以餉戰士者實無夫弗逮又下  
令四郊分別良民流賊俾各村具結毋使夥賊得以  
仇攀也再下令俾愚夫之誤拾賊賊者許自焚毀而  
出首免問也三下令俾官兵不得虧累市價也四下  
令俾鄉人毋聽流賊恐嚇而有洗村之驚自相奔亂  
也五下令俾焦氏焚券恤貧勉修退步也俾張國安  
之家屬藏頭學好不爲戮民之積也其區畫如抽繭  
良工心獨苦矣茲按君張公所爲以沉幾定變上聞  
者也其疏曰需寶之變在灑糧之初發難則張國安

南極篇

十一之十七

一星稿

等陰借鑛徒以爲翼而恣其搶奪在鑛賊之繼發難  
則高二等明借國安以爲名而逞其劫掠情事原不  
相蒙愚民被誘被脅響應風靡實垂涎焦氏之積與  
庫帑之贏以爲合衆狂舉可要招安免死不虞縣官  
沉幾定變鼓義民而殲之若登家振稿賊之傷者逃  
者狼狽奔竄者不勝計高二復糾合餘黨屯聚近郊  
聲言再逞以挾釋其親屬之在禁者又無何而縛馬  
夫戮村民虐賤鴟張告急之文踵至發自兵數百檄  
道臣親蒞申號令明賞罰論投降開生路而賊罪不

南極篇

十一之十八

一星稿

赦賊惡滋深退而據雞子山栢度寺等處道臣同縣  
官調度鼓義民王沼等率兵直抵巢穴且戰且擒賊  
遂敗北宵遁高二小兒被創走關中蓋望先年盜  
鑛之窟穴又投徇黨爲捲土之計臣等下檄急捕之  
道縣復督義民王沼等率兵百餘以往逾月而高二  
獲於華昌文縣馬尼河之鑛洞小兒獲於漢中鳳  
縣之石堡從數千里外組其頸而俘之渠魁既執餘  
黨盡散盡之民始乃出湯火而安衽席矣高二蓋以  
鑛盜戎首漏網關中僥倖免死以竄中州者丁不隸  
靈籍畝不階靈土原無鞭之可灑其何仇之可報招  
徒恣橫負固雄行按法梟斬尤有遺恨其隨從賊衆  
入於誘陷出於迫脅總屬入井堪憐宜從泣車肆赦  
制下而石令紀錄吏部於是石公又上書按君曰此  
時逆賊連斫門役以據城放火矣縣門劈矣庫後圍  
墻連破者三重矣閭閻妻兒且執刀繩待死矣在官  
人役滿城男婦且哭聲徹天莫必其命矣試問他人  
處此舍却拋命拒堵一策更有何策可供揖以退賊  
否關外保甲義民既奉我調度關門入救尙當力退

其舍命直前之勇一味降賊始能保此孤城之帑  
庫倉獄否應嵩始終得力處果在民心之附得從倉  
卒中辨出鑛賊遂能鼓我士民以殺賊自效之義倘  
如往歲門內外盡貪亂之族左右皆兵肘腋爲難卽  
以孤身寄麗譙之上勇若孟賁殺一人而身隨之  
矣征歲皆亂警焦如黃金楊張三餘史永瑞蘇克英  
彭高運張克亮輩奈何不從亂而爲我討亂討亂之  
與從亂可使爲之可僞爲之耶夫逃賊之口以警備  
帥之口以忌不過謂賊入城倉卒擒殺有混及無辜

南極篇

廿一之十九

一星齋

者耳彼時闔城喪膽吾民非深藏謹避則屋乘城  
豈混入賊黨之時厥後我民開關而入始合城內士  
民極力拒堵奪其賊槍其人則民與賊勢不兩存時  
也倘妄指民予之死闔城人能甘心自相殺戮以事  
我乎夫殺人何事殺及無辜又何事被殺之家能不  
出告其見殺之人乎卽不出告於縣官在任時得不  
出告於解任之後乎逸賊有口何怪其然獨怪懦帥  
受國家養世恩竟不得一臂之用畏賊如虎毛兵  
一日不至一日不敢望老君原卽守道臨之或拔營

退至沙窩或拔營退至城下此上民所以哭向道縣  
力求令旗良危迫之至矣非義民王沼奉我約束率  
八百人自南召直下則三月十六日之再犯不陷城  
不止矣王沼等方鼓勇前來台縣士民方視此一戰  
以決安危兵未成列而賊先襲之官兵退若山崩不  
止火器亂發人馬蹂踐致官兵王立之馬跌死而鄉  
兵中亦多被銃傷則以官兵前奔而鄉民苦不能支  
殿其後與俱奔耳此爲退縮之罪已不可掩則何以  
矣縛王沼之兵十人且割被傷鄉兵李守西党進甫

南極篇

一一之二十

一星齋

之頭以報功乎闔縣紳士子安得不傷心疾首齊  
赴道縣開訴王沼之苦應嵩排闥見守道又安得不  
唾官兵之而直數其退縮之狀爲吾民請命乎守道  
審實立責千戶李大勳以安衆志而士民且哭請守  
道親臨督陣蓋又危迫之極矣計我士民裹乾餼出  
辛酒備苦葢以供軍需信爲壺漿之迎爲官兵者亦  
太負地方矣然則十六日拒賊之難是可以証初二  
日擒賊之不易矣官兵誤殺二人闔縣士民卽洶洶  
赴訴是可以証初二日殺賊之不能混及平民矣愚



讀石公所自暴未嘗不發憤流涕嗟乎任事良艱公  
論暢如日月之燭空而尚勤勤焉於疑忌之嫌所謂  
驚定還拭淚者也蕙茂明珠之謫又惡知馬革裹尸  
之賜人臣當事變之猝至有直向前拚命殉國耳即  
嫌忌遑問愚爲論次其梗槩語之直石渠者

論曰我朝中興之績王文成冠之非謂其傲召改發  
於數日之間而立千百年之基與其全律益不於心  
日石公方在流際而千人突踈其門屏束帶其冠左  
麾右令一掃而收之所全雖僅一桃林之塞寔陰定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一 一星稿

關洛於未裂耳血手馳羽書其拔刀斬案之氣可想  
見於筆墨淋漓之行端肯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珍惠珩矢石交下之衝而閉暇如在禮樂章  
端之會石公誓結纓而不免冠萬日指登樓之絳袍  
爲天人是時轉戟指面楮丹欲撲雉堞而下擊爲左  
右所力持其氣固射疑石而直入矣愚謂其膽智寔  
出於忠貞益身殉城社者必有捐生不貳之操而後  
全神奇略駕六龍而運八風郭汾陽之以六騎免胄  
而却虜渭水也或不至倖而却耳然古固有孤守窮

城而終不足以自存者如張巡許遠輩獨可爲一太  
息視石公隻手攬千萬家之命如何世稱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是豐年蓋謂天定贊過劉之  
功伐靈寶二年前之慘風異霍頓清於全城之次日  
而麥秀兩岐三岐者在城在野不可謂皇天后土不  
番鑿石公生而有三臍倘亦四孔胼脇之異誕剛與  
二百四十年而產奇丈夫於金馬碧雞之天畔西南  
得朋信天之篤祐國家也

徐州登雲龍山記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二 一星稿

夜入徐州詰日宋戶部來顧予問放鶴亭則曰我其  
移鶴子於亭又問戲馬臺則曰我其先觴子於臺於  
是宋君待我於臺蓋有丘於城南之畔而項氏登之  
以觀戲馬者其前有一阜富之則亞夫之所函骨也  
宋公劉裕九日登之以送孔令而諸謝詩稱聖心以  
擁戴之者蓋此臺又南數里則雲龍轟出而特豎山  
足之石如羣羊是爲黃茅岡有亭於山際曰放鶴蓋  
西望當環山之缺焉臺尼則大湖白蕩鑄坡老雲龍  
絕句新郎君爲狀元歸蓋坡老於彭城送人春試遂

爲壯遊賞意之什登山俯仰則徐四際隔山焉所謂九里山者而黃河北來直射城東不肯流北則望望冠城際者黃樓也燕子樓則州治是也使臣曰余登彭城之山所稱金陵北門不誣也徐西術大梁東術淮陰北則濟兗道路維均是南北之樞紐而用武之都與又圍山而枕河可以守可以戰國家奚不以一大臣督兵其地意者其重地不可以假人與有事則濟寧之河臣淮上之漕臣即可游而處耳南都之整曰長江夫江濇不可以分處黃司馬城浦口信善然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三

一星稿

必以江北之地爲衛余謂駐大兵於徐以當中原之衝而其次沿淮張三支以應之中則泗州按臣是駐東則淮上漕臣在焉西則鳳陽愛爲重郡淮泗之水陸並會於揚而鳳陽以陸入滁此二支也又應之夫如是後浦城可恃長江可據也南都之昂首而瞰中原者以有徐耶余登彭城之山熱脈得兩都之槩焉

登嶧山記

使臣自滕入鄒遂登於嶧山嶧山者東山也杜詩孤嶧秦碑在蓋謂秦皇帝登鄒嶧宗伯氏曰嶧山蓋如

累邛焉其邛之際則塵質之磊磊何何不相粘其紀其堂之爲風雨所剝穿者振古如茲遂玲瓏而爲洞又往往有水不知其何自升灌而奇石之錯立其麓者如名園之張玩具門屏間也麓有館有秦碑曰書門於是小禁躋既借二子以山與登自左逶邈曲陟久之得孤桐一馮貢所謂嶧陽孤桐者蓋虞夏間物予詩云白截五絃隨舜帝止留隻幹表蓬壺蓋於孔檜尚稱前輩典刑桐以上洞頻現予詩有蕊珠半現雲關住并毛孔分明出異香之句久之有石曰如日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四

一星稿

方升石當池畔如日出然予怪此山能飛水於嶧响之杪於是生山生水孰當前之歎其詩所謂木末呼泉空谷應又玉液針飛鳥放過者步步惟肖蓋環東嶺徧數里乃造於小魯峰其所鑄孔子小魯處殫心力險悸弗克至遂右轉而陟望絕巔有危石之垂二分而不墜俗稱王母挂練石也駭嗟之又橫度至西嶺容身之孔輿至能入山夫洵便捷白雲宮其堂輿上冠之以五華則最高峰遂短緜跨峻石爲猿猱之跡者又百尺而五華之以一竅穿者竟險甚不可

達遂陟其最西峰為紀子慕儼可置足已幾於手攬  
青天矣降自其西麓其最奇者曰盤龍洞扶之不啻  
慕少霞之入蒼龍溪也故曰探深九轉曲盤螺竊深  
處水階弗可竟命從者還報云有石鐘覆紐於巖而  
下垂奇之有扣大終難應無聲過翠霞之句還觴  
於書曰之石是為丁巳十月之二十九日也是日宿  
鄒其地他國僻遠鹵莽莫窮討憾王事之棘不假  
宿乎山中以累日徘徊爾文子曰余為嶧山詩有累  
郊查基之喻故再箋之曰仙人戲倚手談局天服垂  
兩極篇 十一之二十五 一星稿

聖賢贊十四首 周明  
周公贊  
制禮作樂口聖經天緯地曰文周作孔述傳之以是  
周左召右陝姑與分耶

孔子贊  
賢於堯舜生民一人聖不可知至誠如神後作弗及  
故曰配天

顏子贊  
五星之木四時之春淵淵莫淵肫肫其仁

曾蒧贊  
孟氏之功夫既至曾點之見輝始傳舞雩三三兩兩  
意思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曾子贊  
兩極篇 十一之二十六 一星稿  
吳命維新其德克明脩身為本天下則平

子貢贊  
踰日升天時匹子知築場六年時匹子思爰禮端木  
與檜偕番七十子之誠服子其如參而罔夷也

子思子贊  
上天之載為物不貳與天地參中庸其至

孟子贊  
天以地持日以月代孔父素皇孟叟玄宰

邵子贊

十二萬年為一乾五萬萬元為八坤三十六宮來往者春建其首叶建先天

周子贊  
太極圖於道州而本於太易君子脩之吉主靜立人極也

程伯子贊  
不遷不滅庶幾顏子萬物得所在春風裏

程叔子贊  
坐講在殿立雪在庭尊嚴師道啟佑後生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七 一星稿

張子贊  
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太和所謂道是以君子有絜矩也

朱子贊  
我夫子曰賢之有元晦如聖之有仲尼也孔刪而朱傳之六經其可誦持也

登泰山記

天地之宗伯曰泰山一索而長男是以稱宗帝出乎震而終乎艮泰山首之微於間終之為旋圍之代是

以稱岱抑亦以代父母而理萬物者與泰以道大巖巖乎瞻之矣又以道安出雲為雨崇朝而徧天下是以稱泰五岳視三公者臣於上帝者也天地維父母日月子之而五岳臣之與岳之而仍系之山如三公之仍系卿也泰山而東岳之岳東是以表岱宗猶四官之宗伯春官非樂司其一揆者太青子十三齡

登太華之絕巔又二十六年遊嵩高之二室又三年而以南秩宗入賀陟嶧山如鄒陽孟里如魯謁闕里

并孔林遂以丁巳辜月之朔魄閱魯道涉汶水往觀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八 一星稿  
於岱汶上即望見泰山王太史衡所謂髣髴見有青於天者泰山也汶以北即春秋所謂汶陽之田樹東向縮有望嶽之詩以方於杜陵之齊魯青未了也曰

驅車就奉高黛色垂齊魯天地忽崢嶸日月小祀主

吾將揖羲和行行吟梁甫飲馬汶水陽飛眸瞻六宇

從此盡中國抗手名山五祀主謂成山主日之萊主

月天下有名山八中國得其五五名山者謂岱宗太華太室首山之萊載生明抵奉高禮岱廟有亭曰遙

生始更之曰遙其詩云易草以遙名者也廟有城有  
堞放五城十二樓之狀微遜於仙掌之瑋麗其栖岳  
之宇則特鉅壯焉在炳靈殿前者漢栢在延禧殿前  
者唐槐封之者武皇明皇西偏有環宇以鐫歷代名  
人之詩者爲觴地遂爲漢栢唐槐之詩瑤池玉幹着  
王母者槐也新甫銅根實闕宮者栢也憐其殉世而  
用之藏用那能甘殉世不材難道始稱翁善其材而  
藏用不必不材而後可全也乾封禪典偕梁父天寶  
庭陰表海東嘉樹后皇親護手作朋三壽大夫同大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九 一星稿

力之屢休也久之始壁立成削懸流飛墮而秦岳之  
精神刻露得危蹙躒之爲御障坪宋真宗駐蹕處也  
蒼踰黃峴至此凡五里有五大夫松一株亭亭其間  
於是爲五大夫之詩曰一家天下車書同我快秦皇  
虎視雄用事介丘臨綠海特官虬叟號蒼公雨師汎  
泥原清道木長絲綸本壽翁虛壑槁槐何足賦龍門  
翠華碩若樹此詩蓋翻案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非  
五株也而唐之目爲五株者誣蓋或後人有舉五以  
實之者向來二今存其一入二天門三里爲朝陽洞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 一星稿

輒踴躍前百武又上則爲環道十八盤應劭氏漢官儀曰石壁竅窻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又曰盤道屈曲上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火中視天窓殆酷肖其削立矣于相國慎行所謂樹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輿人趾在予背上望天門類一隻矢括在其端者亦善狀久之登南天門一日三天門是爲岳際則平壤又東北二里至碧霞之宮相傳爲黃帝時遣七女雲冠羽衣於岱岳之上以逐西昆真人而玉女其一之有道術者又漢明帝時石守道妻金名玉葉以歲而入黃花洞脩者亦曰玉女是以岳有玉女石像而宋真宗東封溝故玉女池水湧出遂爲昭真宮祀之而易玉像予以爲皆誣不經可黜也太白所謂玉女四五人蓋託於仙非實之以所祀者無已則七十二家之以祀后土者乎岱岳爲長男就長男而祀媼神禮也不然何以脛走四遠遂詩以辨之曰坤靈一索爲生府宜祀媼神向長男王

母望柴迫介受至元崇松物本同單黃琮特刻青珪禮宗嶽偏留后帝謚七十二家金冊遠有熊玉女謬諸談然予不敢遂其說恐益口實人之尙巫者於是北上爲岳祠祠後爲開元磨崖碑字五十許八分書泰山銘也石爲蘇頌東封朝覲頌又上爲玉皇觀一曰登封臺即古封禪壇所謂白雲起封中者也岳巔在宮中其所結椒處向冠之以宇而萬尚書恭始毀而謂之於是山始得露其頭骨巔石博十一尺厚十四尺徑三尺而戴活石萬氏所謂上界之絕巔青帝之玄冠者也爲之詩曰古帝碧盧可陟臨丈人冠玉未橫簪泥丸袋外憑箕坐腦語青童亮有音碧盧者天口首北顧見黃花洞在其陰幽險而水不可造洞然一石罅無他奇即蓬玄大空洞天所自入者一曰三宮空洞之天所謂鬼神之府又曰神房阿閣臺前爲秦皇無字碑或曰觀之石表或曰其內有金書玉簡是爲石兩子謂石不踰二丈若果兩也可什而攷其本何必爲千古不決之疑乎爲之詩曰邈矣斯稽不敢銘天功地德待文星綵毫玉女濡烟獻月脇留

題仰太青西南而遊爲孔子崖一曰孔登巖是小天  
下處爲之詩曰共到絕峰看日輪都稱五十二由旬  
能知天下如何小今古登山但一人兩兒進曰是遊  
也可謂登山又一人矣予曰孺子狂且又東南而遊  
爲秦觀吳觀周觀諸峰然無特立之岡可據於是  
各系之詩吳觀峰口陶令籃輿箇箇還謝公履齒不  
曾閉峰頭自見吳門馬更有何人上泰山秦觀周觀  
二峰曰秦觀虛無周觀明西州望望片雲生懸流天  
上黃河水計日潘輿此地行予秦人也而太夫人西  
雨極篇 十一之三十三 一星精

界矣此亦可謂怪異詭觀也自來觀日者所未拈特  
表之以詩西飛太白如博鳥先過扶桑若木林曲上  
弓箕諸月道斜南車柄指天心重曉印海龍銜燭巨  
曜垂空鏡映金有開孤懸只一點中華地岸想初臨  
久之紅光漸駛霞旗橫掩於天際則宇壁并衣俱生  
光而山後尙黑霧漫漫也安所得奉高城乎又良久  
日乃自暗處生方如丘然其陟若艱難者久之乃上  
峰頭已曰曉俯跡始得地益奉高初辨色乎而西望  
則尙漫漫也蓋日出有東西則關西之曉當微後於  
大東矣邵伯溫氏曰天際已明其下尙暗初意日當  
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湧出半至明處却半有  
光全不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尙暗茲可謂摸其景  
得骨者於是爲觀日出六絕句其一曰止向飛光注  
日精知他暗處一涯生橫復界外天和撲地畔推輪  
別現明說者見日從暗中出以爲出海予謂海外尙  
有大地以冥之其霞則光之先射天者地不能受光  
是以暗從暗處生者從地外生非海也其二曰乍作  
寸瓦不喜聞徘徊似待綵繩牽半輪欲上如中却想

見初生太古前三日。至人內觀大虛靈苦海翔陽  
挾地何夜夜天公真景現將從。教文悟黃庭其四曰  
雲脚平明不可關心花。隔夜乍收還可知太白飛揚  
甚如出精神天地間其五曰一生晝夜共人間獨見  
天開不守閑信得絕峰。偏夜短蓮花合有紀長年其  
六曰一此間有四句夜遊須燭反酸人故知上界  
年華遠不受斗南日北。巡山益高四十里是為四千  
丈周音六十里方各四十里。所謂七十二峰蓋山之  
支拖而橫出者其為山。際者數里而周耳於是縱觀  
百極者 十一之三十五 一五書

都仙日車按轡回標處。靈府方微罕比肩其四曰練  
垂汶泗城盤帶屐擲。徂徠磴佛纓前踵後肩相蹈藉  
低雲峻水互縱橫。杖將龍吻蜿蜒陟作蟒筐郭索  
行馬繫闌門姑撫。止下山曰髮想全生於是觀玉女  
池山頂之有活水者。注大岳為然此亦太華之玉井  
乎鄒嶧之萊之水。止得之山半小山則求之其足矣  
為之詩曰倘無青漢。浴星辰安得種榆白似銀北斗  
垂垂頻挹注搖光。昏建本東巡又曰天柱繞壺直上  
來湧泉飛瀉華池。開提壺倒灌仙人頂蛇女乘龍日  
百極者 十一之三十六 一五書



廣博數畝可鰲數百人橫鋪地而水行其上若無地者特異有上下石上石之唇壁數尺枕下石下石刻全剛經字濶尺許或以大學覆之人行字跡上而水自上石之唇壁墮者萬氏刻水簾二字以承水可玩側有高山流水之亭亭畔片石之橫者曰聽泉枕此寔爲泰山第一勝而士女之賞香火者弗知至是以獨潔幽兩兒則爭弄水予坐卧磐石亦起而爲兒嬉又登上石窈深入則更幽有石可坐十人而有白紋爲蟾形者自予始創見奇之爲表玉蟾二字因題之

兩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一星篇

曰醉白臺又有石作綠紋如龍唇形者立水上因題曰龍唇石又一石有紋如欹叟杖者酷肖因題曰欹仙方題一欹字而筆頭忽飛墮躍入水水淺清跡之百方無有也蓋予特露此石之神骨自混沌以來始有名字故宜有此應特更取筆作仙字而各題一詩經石峪曰瑟珠飛挂洗丹文縹玉半鋪收翠滑經枕憑將夢聖人水簾正好浮明月龍唇曰噓作谷中雲暝爲天下雨經題便有靈想可譯人語歎仙曰此老顛而醉接歎以命之玉溪生杖底動靜乃相宜玉

蟾曰應不如期爲搗霜文申推墮練溪傍終憐白兔無清伴玉杵杵將付桂堂醉白臺曰葛山高卧玉蟾翁琴卽長松入快風不借紫元頻問道海瓊誰與醉秋空留連憶息歸薄暮乃去抵奉高以賀期迫旋發出城西望蒿里山蒿里者世所謂泰山錄魂魄者也其下鬼仙洞幽而莫之敢探曰入冥之實其北曰社首弗與與中爲蒿里之詩以暗田橫氏曰自從伏劍海東游五百風雷作帝臣薤露之章殊可惋果然田橫有門人夜行四十里被雨者二十里至大陸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一星篇

館凡詩三十一首  
文宗伯曰泰山之陰爲齊所謂海岱惟青太公於斯表東海者其陽爲魯所謂濟河惟兗又魯野稱徐海岱及淮惟徐魯蓋兼兗徐之半矣魯直泰山南百里而遙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則泰山魯主之故汶陽之田爲齊所侵者夫子皆責而反之愚既觀魯鄒之樂太息曰非泰山奚而夫子非東山亦奚以生孟子嶧之抱鄒而環魯寔泰山之右臂茲所謂聖人之居與又曰鄒嶧瑰琦寔冠大東如巨家園中泰山

狀岱岳則崇高而博大欲以現且琦者求之不得如  
帝王之一大堂陞茲之謂岳也即以文章論名家之  
筆勝語巧構世之所趨而大家則雄挺而古峻其氣  
骨之兼人有不得以巧求者焉茲大家之所屢出不  
可匹又宜俗客之不知好之也今六朝之習爭繡鑿  
悅力欲奪前進中原之幟予登岱益寤天地之文章  
發思古之幽情矣又曰予登岱華得地勢焉五行者  
天地之經緯與絡以岳著蓋太華北向岱宗南向予  
茲焉寤地絡自西北來畢萃之太華華北向則金育

南極篇

十一之三一九

一星齋

水也是以支馳馬太行而直亘於東北太恒據太行  
之間水育而為木故遠天之微於間定結而為北海  
諸島長山沙門羅磯大竹諸島海之過脉也周職方  
蓋以遼與登萊間並為幽州定一片地成山之眾之  
萊大勞者諸島之結而赴泰岳者與木育而火故泰  
山之右臂直下者為徂徠梁父龜蒙鳧嶧無崛其  
左者遂轉而之彭城之雲龍九里之淮而為滁陽諸  
山之江而為金焦北固華嶽諸山以達於鍾陵鍾陵  
者首西南向也是赴衝者也火育土故衝雲之山寔

反顧而內向以達於崑崙百太和之間襄郟之背則洛  
之上游伏牛天息之諸嶽又叢立矣自汝海達  
於嵩土又還育而為金是以嵩高又結而為少室少  
室又結而為伊闕諸山以達於華是五行一周也先  
王百岱而稱代就五岳既生之後而命之以北海為  
斷以道後天也予特本五岳初生之前俯以察地理  
以崑崙為宗以道先天也兩說蓋不病五岳蓋地之  
五蘊其氣脉有潛通者焉又曰凡都會之地絡皆有  
陰陽焉陽其門庭陰其室與陽其七竅之發於面陰

南極篇

一一之四十一

一星齋

其五蘊之結於腹與關中則以太華終南之北為陽  
以渭為津而長安當之豐鎬邠岐之間其門庭乎以  
太華終南之南為陰以漢為津而漢南當之其幽與  
處也是以開函谷而通八鎮者以圖王遜而之蜀者  
必於漢之楚者必於商也險夷之辨也中州則以嵩  
高之北為陽以河洛為津自洛而達於汴右跨河北  
者皆其門庭也嵩高之南為陰以汝潁為津自箕山  
以達於汝海伊川之間其幽與處也是以戰爭者於  
敖倉隱逸者於箕穎都會在洛陽而別墅往往在陸

渾也山東則以泰山之南爲陽以汶泗爲津郊其  
門庭也以泰山之北爲陰以濟深爲津自齊達於大  
東而齊東萊之間三面阻海其幽與處也是以  
魯尚禮樂泰山之所抱中和氣也齊尚功利泰山之  
所背懷枝氣也向背之辨也是以鄒魯爲聖賢之鄉  
齊萊爲神仙之窟幽顯之別也山東之南陽而北陰  
者岱南面也關中之北陽而南陰若相反者華北面  
也中州則以向太室爲陽向少室爲陰是爲中土之  
義文象二曰予既登三岳遂統敘其地勢蓋朔五日  
兩極篇 十一之四十一 一星稿

西清集序

或謫文人寡用宗子相獨解之云貴鳳麟蓋尚其文  
寧以用耶徒以用將不如牛馬信美矣而未也鳳麟  
良獨文然鳴必中律呂行必蹈規矩飲擇泉止擇林  
德至倫五茲之謂長也匪德孔翠駕猩之文何若至  
人鳳質而龍變者與處則鳳麟動其龍飛即使天下  
仰五章九疇之輝未嘗不吐列缺鞭笞從雲而子  
雨又何至與牛馬競爛采朱考亭氏元本藝家以爲

昔之作者咸有所韞結而爲言獨司馬文園始爲虛  
靡無用之辭夫文園信虛靡然曲終亦必奏雅勸百  
不乏諷一長門代白華而徵哀諫風方叔田之戒徂  
難蜀父老基亦微嗟於勞止矣而況不爲竊賞者乎  
揮塵之客耻爲續言而守其堅瓠亦類羊質文章本  
性道而孔門畏於陽天德行兼說辭而鄒里疑其殆  
聖吐辭而經老韓駭汗於荷卿草玄豈敢少陵折心  
於執戟道之不堪舍文而孤行舊矣儒氏之包舉而  
竒稽者時有考亭氏注楚辭不嫌詘詰參同不嫌濫  
兩極篇 十一之四十二 一星稿

韓文攷厥異陶詩列爲準而天文地理律曆兵機槩  
乎舌花祭而何星羅斯亦古之多力人也去之五百  
餘年而新安又得畢東郊氏曩愚東東海公西陟方  
至於太華爾時關輔窘稅璫爰盡出郡邑贖錢代父  
老補稅卽諸藩諸臺之幣交者罔一束貯也嗣愚吏  
中原公東陟方至於岱宗爾時大東保井里爰盡出  
郡邑贖錢代令長收殺卽諸藩諸臺之幣交者罔一  
筐質也獨囊括山川之紆曲賢聖之雅蹤歸之輶軒  
三寸槩中他所風行地上者槩茲矣嗣愚以南總部

入賀振策於嶧桐之曉臨孟叟孔父之門庭已乃  
造巨欸揖翔陽而晉之降止於靈巖屏障之阿每披  
曙釵脚之趨野從晉樹高山仰止心鄉往之東人輒  
詰客微紫陽夫子之咨諏周我其邀酒漿於斗杓望  
簾揚於箕舌乎而公且行澤馬嗽鳴之野矢奉梧離  
嗜之音心茶苦而手電馳也我東益天人嚴之矣行  
行且止道左有飛國勞徂夫者遂獲讀其雅撰十七  
帙爲灑然刻鉛贊之之傲行而疏奪者從來法冠所  
未曾有殆慶喜見阿閃國一見更不可再見者耶之

南極篇

十一之四十三

一星稿

筆載而簡列者殆後進新聲所却軍五且避不前  
者耶之策探而士提者駢駢周道之上殆出金石於  
商頌之口罟聞絲竹於闕里之堂陟者耶而公以西  
極生可與言又拼來以西清全編迨至獻臺而願之  
序益取諸上林賦之象與婉蟬於西清耶公初問老  
中省繼執法殿院喉舌耳目之是代用錫之嘉名曰襲  
人滄江曉卧尚飯必懷君矧公維天子使匪紆之艾  
天子葵之形管星查關係國體不爲空語睹巨麗於  
詩文疏雜之四略如挾策府於羣玉陋禹穴之藏披

書淵於丹雉應壁星之紀天下之文章與乎此志其  
大者方喟見歐陽公之晚也獻吉所徵遜於在昔蓋  
擬議多而變化少斑剝之鼎彝幽光瀨漾之濤江微  
涸而新進之掃古樂而尙溺音不求李氏所未至反  
貴其所不肖亦可異也以調笑譁浪代登座之莊言  
愚不敢屬和之而公欄以古今總萃之才爲九流圖  
機之士命駕馳兔苑西園之林騰裝發天祿白虎之  
棟韻文則建安至唐四家而止他弗拈一塗也雜著  
則蘭臺令史至梁昭明而止他弗抽一軸也卽獻吉

南極篇

十一之四十四

一星稿

終難強項於效輦詎舍筏之辯固弗解陸宣公有王  
佐之目而世至方其人於武侯豈非以奏議一函可  
想見其貞元內相之風裁而西清之牘所自按鹽法  
以逮行邊澄八水而別涇渭晏九河而辨淄澠者鑿  
鑿至言之臣山矣張橫渠畫一之檄文信國決訊之  
牘僅著一二欵於碩編之副墨世重之如春秋之爲  
諸經例獲見其處事之法爲快而公不吝漢庭南山  
之筆并授以示人又豈可與長卿之論巴蜀香山之  
判甲乙作靡文觀耶考亭可作必且嘆其儒效子相

將無乍其猶龍與而公生於考亭之鄉力師其學而表章之上本欽明之宗下程克己之指其里居之則至嚴擊鮮彈絲變童妖姬之戒而其爲御史所自盟則薦剡之稱謝介紹之行談寸縷全却說鈴者聞之不漉汁灑如漿乎是爲東岱之孤高冠神羊而立堯堦也王季本有齊音百篇以變風變雅寓春秋微詞之刺雖方少陵詩史終涉坡老口過公聞而亟命墨數十本取其言底行補荒政吏箴什之二三嗜善如玆天下義士咸歸以爲司命亟望其筦人倫之鑰

一區清 十一之四十五 一異齋

至卒業兵略之編則風后握機列陣圖而合符太公兵法履圯梁而秘授聖人曰我戰則克冉有固云學之於仲尼可謂粗且果謝軍旅鳳質龍變之至人公且欲排闥叩堂廡之窳矣

右宗籙之十一文之四一綱八目二十一篇簡文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八箋文六統一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字丁巳十二月蒲坂定

南極篇第十二宗錄文

文翔鳳天麟著

星稿二

丁巳簡牘十三篇

報朱蘭溪先生

某未冠時獲制策壁讀之者累歲其後又十五年而獲所為序三子草者不謂先生賞我紫庭而又可其兼尚元美之說也頃謁金陵折節顧盼矢以靡朽十仗燕雲擬十六日過午特面辭而宗卿招坐遂繼之

南極篇 十二之二

一上書

火是以不克前詰晨拜表雖舟艤石城而不敢及門是用以新艸上已抵清涼門而追使至墨精繪妙色飛征人服之無敦邇者有棲霞燕磯之遊篋中載雨山編讀之為山中程課得詩廿四即行之簡端謹以請斤風轉指處望長江萬頃奔流若仰聊先生驅管騷苑中也

報姚羅浮京兆

予樓船為濟川之功先尺函於奉高之主即長江岱宗感知已況使臣之邀庇乎

簡少宗伯公

叨命于役錢鑄於茲至誨諭之勤談道則本六經而拈天人之奧談藝則超八代而挾著作之庭談政則總九司而持中樞之印聞所未聞心花與眼界齊開矣出都風雨浹旬渡江濤波射日暈勉就途俟抵燕再報近從寮友遊霞頂燕磯之間有俚句一帙以為獻

報姜養沖老師書

門生潛拙南都雖一年所而懷抱甚惡與江山若異

南極篇 十二之二

一上書

世者益即自處於虛舟而苦海原在宦遊且淹留久未歸庭闈之曠闊至情不可耐安得有佳情況也命裝而北聊以自適遺竟未皇馳一函往訊吾師而良使渡江追送於廣陵珍頒逮之且賜之藥石嗟嗟當今所稱師弟子者滿眼孔矣我師於門生則父子何啻今咫尺江干欲一至金焦問償夙願然不得輒造里何日一償此二十五年之離況也漉政雖不堪任真然亦不得作套應者以食祿而寸心不可泯也門生嘗攝儀政十閱月矣繼而又攝祠政三閱月矣祠

政之不可為以所職紛沓而時與他署為掣肘且緇  
玄之冗雜而士子太半以判類為棲止則請託不能  
一一應也此讒怨之藪而儀政亦不可為者以所職  
有婚姻詞訟亦非禮官所宜也膳部職小小錢穀亦  
不雅惟客部終年封印為達人駐足處耳南都清議  
之地是非本分幸而山人以為冷而不留可省橫  
議然多一番執誓稱弟子者其來而問道者為誰問  
字者為誰太半以索利來者也無以應之則鼓唇而  
道時事執朝政書生舍筆硯之業弗為而至於輿聞

何極者 十二之三 一星齋

縉紳之短長天下之不得不趨於亂者此亦一病也  
以一弟子而師至數十輩欲何為而南都之不妙益  
坐此門生從來真心不二無驕占於交遊即妻子與  
朝端無一語異同者蓋惟有此一片堅貞之心花可  
以不滅而往來於元會之際正恐隨俗點綴則面漸  
漸換而一當生死關頭需柄并脫手是以洗發精光  
濯清江而暴秋日益四五十年之外惟有皎皎之心  
鋒常住一切世局直作電泡耳吾師了人間事出世  
間法一以貫之造化之機樞到手者知門生寧吾師

若也伊洛間三年之詩文談說案牘謹次為皇極篇  
九月之望始脫工十七日即拜表行矣謹以獻霞為  
草一帙并上特愛略述其區區謹望延陵稽首語秋  
倘可南當國所以祇謁且桂筵新座兩兄丈當首占  
之爾時可敘世好也客舟不具萬千

簡朱石雲滕縣

舊侯趙乾所銓部者其治滕以邑為家惠及鰥寡而  
忤豪右覽其所立官莊諸政可槩舉健骨清操名流  
至方之趙清獻海剛風固循吏之冠而端夫之特也

南極者 十二之四 一星齋

其清官去思祠之在郊在野者不免為樵牧所侮過  
客之式者有感於中明公當為同調惻然祈於各祠  
檢一老人直之固所以答蒼生之尸祝云爾

報呂豫石充李

明公玉表鶴軒妙才鳳翥秀鸞人倫駿馳皇路其益  
翹望其丰稜而切執鞭之慕者有日小友溫次公關  
輔黃俊名家英物而伯樂一顧輒賞即歐蘇之口成  
何曾是用益鄉往之過淑問之郊偶以瞻拜闕里未  
遂瞻懷而奉瑤札於境上豐頌喻格吐氣征人仰承

之如面某謗才也何當辱問教以伊洛紳一種為獻  
蓋謬訛實多尚未及窠定區區鄙懷良不格之八行

報畢東郊侍御書

自壬子令萊陽時舍弟以異等茂才獲賞於法眼則  
竊鄉往明公之特達嗜善憾不得以其薄技進也癸  
丑改官而西見大疏薦及高陵劉少嵐氏而知所獎  
在三十年之恬退也薦及真寧趙乾所氏而知所尚  
商稅稿而知兩袖止清風攜也既乃自關入伊自洛

再植有

十二之五

一星齋

渡江自吳入魯每郵亭勝區則輒見寄勤恤之苦心  
於風逸之筆托滄蕩之遠況於龍管之調輒欲北面  
新都而再謁紫陽於千載下也五月間嘗自南都馳  
一梓為通并附所為雜撰其梓西還至今未有以報  
蓋或未之克聞頃自鄒魯登岱又迂道於靈巖不獲  
遂披仰不謂明公搗謙下濟遠後進至在瑤華之間  
雅梓與隆貺駢臻秉燭讀之庶幾面焉當今俗客以  
文章為話標風者又與揮塵交病而真搗寸肝以憂  
時者又空谷之甦也其嗜善如渴者又何不數數見

也明公兼之既了然於心口又了然於筆以包舉六

藝之長襟而捐崖廣幅以絃掩之其措而布之郡國  
皆樹心花而授之士民者即紫陽再徠寧有異相某  
雖蠶測而驚駕然竊願有請獻吉于鱗抗管法古而  
文不欲談理詩不欲道情頗有憾焉近世俊者欲稍  
稍離合之又蕩而不法且開俚俗之徑則秦漢唐宋  
之可劑而一也倘亦藝家之定論乎詞人既空談寡  
效理學之拾宋人唾者亦靡堂奧睹主盟而折羣雄  
其難哉而佛氏之詖耐於骨髓六經不勝夷狄之禍

再植有

十二之六

一星齋

宋儒氏實有不足折服二家者焉而姚江主無善惡  
之說又徒可為一喙竊以為非提事天之正印莫克  
直謁孔氏面者亦不得作回護語矣惟大賢肇天而  
立幟吾道之司命有攸屬其有以終教之而授一砥  
良萬萬之幸更伊洛間三載餘有皇極篇三十卷并  
附霞燕遊草一帙為獻他刻未裝以須翼日敬九  
頓餘觀樓如左載讀陟力之政如約說祈文宴約識  
牘以至甘諸蕪膏二疏良亦動矣大者如積穀即杯  
幣枕扇之儀槩付倉版贖緩解部廩給之外寸金盡



發郡邑此從來所未有某初爲令見按河南曾公疏請道府州縣贖盡折穀旨報可抵任遵行一銀罔贖三令六載如一日然道府折贖自若亦無敢以折穀詳者亦罔有批倉收代實收者即各道之交際無可措難槩責其全折亦應限以積穀之數自府以下不得得贖錙銖其出穀單發落者不使得私折一錢庶儲政可舉計一歲東海一百十郡縣當積穀十萬一千石尚煩歲終舉劾之疏趙乾所氏令滕縣六載而積穀至十二萬石此所謂以家治邑者倘各縣則倣

同卷者 十二之二 一居者

其什一卽往歲大稔又何至用鄧子而弗恤鄧意以爲宜盡革府州縣贖錢不分冬夏咸使入穀蓋紙贖之害甚於火耗火耗有加家家咸知罰則偏苦而罔覺計州縣每日合自理與批衙者卽訟十而罰以五乎亦不下十金矣至如府同府判之爲道府聽訟者尤不便益府佐無他供應以固上遇一批詞專務重科卽杖者徒應稍有力者有力但博呈詳片期之歡而追比仍又行之州縣有斃於楚而無可奈何者若縣官之理批詞必先酌其可追而後罰之耳府佐既

不可罷批姑撤其追贖毋使行縣卽自追結則重罰或少有酌量乎諫陳恃愛口過良深大敬讀院稿三錄二東造士四錄當鴻雁嗷嗷之會有鳳凰邕喟之音策秀才諸文如易問六書問星隕問元本極命之能器備荒問則積穀疏撤已見諸施行矣風俗問則宴會約禁行戶碑亦已見諸施行矣新河問欲補河與游之窮此第一善然膠萊河之不果開也則登萊之鄉紳曾謬有汎溢之恐如高郵邵伯之畏淮溢而入江或懼以其地爲澤國耳且登萊亦自有海賈通淮之利是以其說之參差倘主持者力爲之卽登萊人且終德之卞里廟頌吐氣賢廉俗遊諸詩飛精詞苑經義槩有披抉亦四子之十翼也三代而下皆霸而不王者惟諸葛忠武近於王皆賢而不聖者惟邵康節近於聖謬嘗推先天之學以爲秦漢以來諸儒之冠其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天地之一元以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九百爲天地之一終而一本之易良可爲巨眼之魁大論一首力推而亟贊之斯亦今古之公論昭曠之洞觀也但其卒章後伯

同卷者 十二之二 一居者

淳以折之痛謂固不必執邵以短程亦何至祖程以  
誦邵但直究性命之源則邵子透徹之悟即伯淳且  
未釋然於生死之源矣伊川晦菴又不覺隔一塵前  
按中州張憲松先生言於朝欲為其後人請博士而  
祀其父邵天叟氏配啓聖如程朱大有功於作者而  
旨未下明公倘再贊之則所謂秦漢以來一人之論  
又不獨空為擊節而邵夫子且以為千載知己之契  
矣何大復謂宋人書不必裁摩論理岸舍後亦何以  
蓋文章之變乎浮溪鄂州二集復讀所未讀大是恢  
奇之編注筆如告天下手書韓世忠兩鎮制并安  
張邦昌之作良如大序之評羅筆益抗排可喜內官  
問破鄭說十五日之御及以夙夜在公為貴抱衾與  
稠為賤殆獨解但三夫人恐不可謂天子無之三夫  
人猶三公也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故以九卿之賢  
者兼之如今制則三夫人亦九嬪之兼秩不必備亞  
后一等爵如公侯之配庸何誣帝統援堯舜以方藝  
祖謂藝祖之子孫當還有天下如漢之歸堯其說典  
而有補明公之表鄉前達也啓佑我後人矣關里廟

外顏曾孟三聖皆有特祀而子思子獨闕以孟里一  
舉之祠當之使行聖之次子為博士者主其祀似為  
闕典國家既不吝一博士如三聖之例而獨愛一聖  
之特祠乎所望明公請於朝於曲阜之郊卜地鳩材  
如顏廟式不必勒博士於鄒也且廟主之字子思子  
以避先聖謂無兩孔子也而庶間如忠如安國反以  
孔子冠其名可乎鄒之祠直稱子思祠子思書院而  
弗及子安不安耶季孫子叔疑益成括之配孟庶者  
奈何不祧也他如出巖碧霞之祠當是地祇以東方  
為春生而至哉坤元資生之母所謂媪神故特冠  
男之宮而致其報蓋七十二家之舊章云爾仙媛之  
謬似應改正惟明公持斧神人是主敬謬質之  
全恭風誼所願為執鞭之日舊矣居常謂數十年來  
騷壇寥落海內虛無人千秋之業不應遂兩絕響嗣  
繼執事環林大校獨卓精作者之林繁惟主持風雅  
使可遐邇登其人任哉頃得前聖消息日成鄙人憤  
探幽微徹席候教一愜生平懷仰不謂旌旆東指取  
道泗山上帝之廟也及一交臂而失之誠自歎  
良觀之綠壁而中心之增慙也可勝恨恨薄庀一  
少其從者屢屢為憂為慮東方隔并屢臻箇人流沉  
此之華瑤也禿而施龜機機徒勤補且穿效執事者  
餘滿腹能出玄緒一二使紫昧得藉於金鑿否燕刻  
十七種強半皆荒荒昔呻吟論議之聲也殊不堪相  
許願託質於鄒聖馬側聞年來著作懸書國門者無

處充博學鴻臚教一二便高賢為效  
聖幸無訛其法及注較博也臨孤生也

簡劉韞初長清

玉壘錦屏之勝僕益馳夢想於二十載之前執事特  
收其秀而崛起之是江山浮而東來也自岱入靈巖  
方心折過化之郊而良使授餐芳訊副脫不謂以章  
句薄技而獲賞於知己也

報李孟白開府

執事御太履周躬而蒞齊魯於大稔之後生茲二東  
以帖海邦某嘗以保東方為我朝第一急兩京之呼  
吸此焉是繫日月大常宜表大賢以為冠謬嘗敢  
蟲之拔然不如季木之頹而致力也執事何遜焉而  
雅嗜之至以其入里為喜又以方杜門未延見為憾  
即吐握下士寧茲焉踰也滌泉再躍適與客值享茲  
清福拜賜已侈而筐將至再惟以飽德逆旅之什無  
能為贊亦方有尚右之變斷酒却葷吟嘯正艱謹以  
伊洛三載間所為皇極篇上之自壬癸間去齊且六  
載往華附涌輪之勝如對故人執事下濟之光以征  
夫為可教也則雖駢牡周道且將過上林令王生而

詫之即王生且感其能重客於齊中耳伏疏有如此  
面李公札曰欽企芳聲雲青千紫誦其詩讀其書  
晤對也約矣清泉年來止如覆孟近漸躍起而台  
適至山水固知待人也亟擬班荆暢會骨肉傷心方  
在杜門未能如願不獨失地主禮而有曉間負此  
緣矣歷下山水必有絲毫輝映可一賜教以開塵苦  
抱之

報畢東郊按臺書

車驅獻臺再勤追使賜命亟起索燭讀之好音將至  
夜夢已作清遊良訊敬披遠神如獲異賄筐承之惠  
又割以垂餉征人葢戴知己之眷良篤不自知飽德  
之過飫也某雖嘗自觀於理界詞園願以補黑衣之  
數而二十年履兩榜之步全力敏於呻吟又五六載  
折三令之腰良陰擲於案牘是以因陋就儉而姑山  
其吏餘之一斑謬木之聊不湮其歲月云爾執事以  
葢代巨擘甲乙九隩之秀乃亦進几席而首肯之竊  
自慚沮已又感勸柳州經老韓之評看山被歐翁之  
贊庶幾異世而同跡乎家大人事天尊孔之學其自  
謂思牽直萬古之腸肺乾滴六經之淚葢今之舌本  
朱王者豈未克深叩而洞寤之然直道被計典之客



命好手結寫其字畫少錫觀手正之錫七義精采稍  
每時皆而五策則總今故高古純倫流中多引太  
文語元淵然天威則謂三司寓日于此定輪魁遜矣  
不謂明珠清熱時後也命為一寄歸其台閣振藻  
將會發其所謂天下事馬一樓載候台閣更幾  
無以應寸幅時惟靜合未獨迅筆崖幣不類又云  
中以詞增巨宗主盟富代片語隻字自足千秋元禮  
使門每信登之便子將月日逐曉未有之名此不  
使軍之所以三法三靈意心所獨者也若詹詹瓦布  
原不成整則以應將宗者之請請在纂乘敢句  
則公一言道三止上領然提器兩揮毫即倚馬可  
立成者已故於心惟其命矣小集蓋自官中舍  
以與之在干起不故其非其司所為勞人艸也  
其於大古之家可處外別梓有兵略二卷其上卷  
為之與馬錢糧是而及塞外住牧諸禽集說下卷  
為其鳥等陣攻城打圍等器具及水戰火攻等項圖  
說上卷墓新有年下卷則其歲歲視師延固二鎮時所

南極篇 十二之十五 一星齋  
昔之周爰志度者茲我青將煖若更獲惠徽  
衣裝尤不勝望望之想第不敢請耳主臣

簡解員嶠武庫

李年兄以議禮持大義而忤酷吏是射洪之殺陳子  
昂再見今日也弟在南都詢之吳念槐民部者與揭  
中之言字字不爽所恃同鄉存公論席上大夫聞而  
揭覆盆即同鄉亦以吾榜為主也幸我年丈首唱大  
義而為忠臣義士洩不平弟以為惟決惟速方可及  
直指下車之初則公疏非年丈力為手裁不可其投  
下或弟可馳一家力耳若同鄉之公疏亦惟在我年

丈與宋年丈力為之義之所在更須何日天地鬼神  
實望此舉海內固嘗笑我秦人鄉火之情疎有此一  
舉所關係亦不止一李年兄也況無罪殺士秦之賢  
人君子亦何面目視天下人乎弟行矣敬為年兄涕  
泗道之

簡宋懷賢進士

李年兄被誣弟今歲見揭乃知之詢之南戶部吳念  
槐的為議禮存君父之大義而忤酷吏與揭中語固  
字字不爽正士端人以過激而殺身吾輩讀史每髮  
指於陳子昂之事而射洪令又見於今日也狐兔之  
悲非我鴻雁之侶誰與望公疏公揭望解年兄主之  
年兄贊之毛遂救趙兩言而決魯連射書一箭而定  
天下惟有義在即力為之若得疏成弟當代領一使  
同鄉公疏亦不可少須兩年兄謀之有心人亦只在  
兩三人主之安得家家築舍道傍乎若臺者中有諾  
之者亦惟兩年兄代一草直向諸公請圖書亦誰能  
阻之殺秦士而秦人不為引手恐為天下笑篝燈為  
啓亦涕泣之道也

南極篇 十二之十六 一星齋

簡少宗伯沈公

某以幸月望入都門晦日辭朝卽刻西趨計期踰九旬而尚淹滯於百源之畔衝雪而踐太行之阪望家山尚在千五百里之外征夫之艱苦莫可殫述回首侍鷓鴣之未聞所未聞游昭曠之觀者卽夢想在滄江之上矣 孝陵加祭之儀謹詢之祠長朱君朱云大常之議本謬前祠郎已誤題覆不便再題北都遇正旦萬壽遣官用香燭酒無帛亦無陪祀官不在本日故可以易淺淡服色欲南都亦更日效之者曲爲

簡卷篇

十二之十一

一星稿

之計耳某以爲九陵既止用香燭酒而南持加大祭終不可以爲合禮謹以朱君札錄一通呈閱倘執事據其札移書北宗卿辯折之元旦已靡及將來更正庶可以妥祖宗之靈安臣子之志文王邵子補祀錄後之疏伏望賜裁於歲首上之事關大體非千載之豪疇與望乎

右宗錄之十二文之五一綱十三目十三篇簡文  
五千一百十一箋文一千一百三十三統六千二百四十三字丁巳十二月蒲坂定

南極篇第十三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三

戊午雜著十一篇

峭居詩序

風之十五國無涉江者獨漢廣一作當是周人至漢  
津者為之良非楚語屈氏乃能法先王而為騷一掃  
缺舌之陋其後如淮南之小山亦北學於中國矣二  
古載蹶而六代遂寤可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後生

南極篇

十三之一

一星稿

弗鑿反欲收精華之遺難除商齊所志春蟲之股是  
剪曰以為賢於龍栢之巨人也將其智乃踰於景差  
唐勒之耽古耶是何異得新聲於濮龍啼鵲而入洛  
者徐迪功嘗操南音北游北見北地一變至道唾棄  
其曩所手大懊悔余州得濟南生唱予和女嬌逐大  
曆之前彼所謂豪傑之士南人有言曰元美不中于  
鱗之毒所就應不止此恐元美不為首肯于鱗詩每  
稱中原指固有託其進明卿於社至有撻而求楚不  
可得之諫今案上有中原紫氣詩却此儉詭之矣巾

懶曼聲恐不堪代鬚眉之客長安奕基而詩局并翻  
大雅垂地且移諸政事余恫之尚憚直於見道季木  
改築峭湖之上得李氏故白雪樓居之疑于鱗再出  
而摩崖其所未至欲振鞭弭於中原以角羗異端也  
既為峭居詩又為齊音百七篇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明欲開南詩禁推墮其黨碑蓋賢人發憤之所為  
作也余頃而為之繼曰變風變雅似春秋諷政愛時  
大繁愁已又嘆曰諸什行詩壇之楊墨且相顧咋舌  
退峭湖笠亭之主人徒以中興濟南之詩運來耶

南極篇

十三之二

一星稿

拔山草序

州國如列豆載毫之客鐘立矣予與若兩處海端而  
道相善嚕何故往就海東史聖俞因諸父季木以弟  
子進讀其言亟嘆以為奇才奇才予即謂天下庚無  
季木然不敢謂王氏庚無季木比聖俞事子似亦未  
敢謂天下庚無季木而聖俞之讀書長白山中也每  
奏稅一闕輒扣石而歌安得西極文夫子我生平得  
意之大宗一誦賞我新拈之什耶其載予不啻上皇  
之九洛即予戶外之屨至千七百士然未嘗不屈第

一指珍若士如奉璋也交之蓋七年往始而質薊門之里秋瞳相對時其狀詎堪爲世人道予嘗嘆曰憐才嗜善人心至此良不可自抑瞞友生和平之求神實聽之矣印或得一士卽不翅身庚有所出也矧如聖俞筆精交葛夫而直豎者能忍口不示人其雋於校而不亟收者盡挾背人闇相慕乎抑其肺腸固不類耶故曰變憐蛟蛟憐地其所珍奉蓋別矣聖俞之不平而鳴厥繁之草曰拔山蓋云拔山蓋世稱才力而雖蹇於時不利耳會失其雅匹坐是病骨立予調

兩極篇

十三之三

一星稿

之曰茲亦以虞兮若何識者耶因前說曰子無秦若才子鉅人之靜聞其不妙選而佳付之奚以爲太清家耶其然則其反真又必館於遠虛之別闈將無龜臺之所箋命耶其然則其淑晤必不終齟於風雲奈何以柯爛鞭枯之片影作酸態於月貯星幕之前耶若且笑子之不音鼓缶矣客喜其言情而中方於枚叔之一發也因再稱曰其然則太清家之惜才子鉅人宜不翅其良媛卽余與阿季非世之所駭賞半者耶亦固不終雋於時籌矣天之君子人亦安得終小

人命之我兩人不全語於世則今之世殆尙有可與深言者乎其有代予而雋子之才力者踟俟耳若季父不嘗有大風草乎子而拔山其力且威加海內屬和泱泱之風矣世豈盡逆天之夫哉

女兄葛夫人祭文

維我女兒葛夫人以萬曆丁巳之六月十三日徂化踰十月朔其弟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奉使至維揚舟次始聞訃號慟爲輓詩十章龜勉戒行明年戊午人日始至自燕京復哭於幽館之堂又

兩極篇

十三之四

一星稿

當六月十三日庚午則夫人且月一朞矣始以柔牲脩奠致告其几端曰維姊垂耀雅可暴於嚴賓維弟銜哀實難制於死別謹聊數而控之姊蓋有大過人者四有關大體者二有大節者一有至孝者二有至情者三有不可及者二有必不可及者三有至行者三大有功於葛氏者二大有德於弟者三八齡而從我祖冀公卽誦盧氏長安古意之十韻琅琅舌粲矣晚乃編探諸笥所涉獵至百種所鈎纂至百軸每收奇書如獲琮璋每抄奇字遂移寒暑其大過人一君



子亭草數百篇並拈吟於艱難困厄之中而才燁燁有鋒無閨人纖媚氣自其松心桂性縣圃文水二巨  
人實賞嘉之其大過人二卽文媛墨娥鮮解經義爾其機堂凡帳兼誦瞿王姪淳至問其餘以瑣游其大  
過人三曩昔淑姬未聞直宗聖學而誦說聖經稱引邵朱間人談胡阿堵至欲嘔唾其大過人四昔我家  
食師父友姊姊嘗欣然曰今日始得一仁字又嘗曰今日始得一敬字太微明德二則則請而釋之西極  
一賦則覆而誦之屈嬰班惠或遜一籌而愚之十載

南極篇

一三之五

一星霜

遊也天經草就獨爲披示實代我過庭茲非其大體耶稱未亡人蓋十四年霜飛鞠戶冰結月軒他姬或失片言面折不貸旋卽號泣欲殞力解乃甦茲非其大節耶王母大漸會母病婦膝隻身侍掖兩旬弗睫遂以孔痺他人有不移手者以坐撫爲勤耳第宦十年大家東征姊當子舍大人入饌出賓膠脆立辦幾忘我之遠遊其至孝有如此者大竹從祖之殂於蜀方筭而處子聞卽載號視至而侍其喪者三旬不啻其息他士疇方此萬一矧曰闔閭其少我仲姑五歲

耳嚴事之如母旦夕陪侍卽擗斥或至不作特看兄子疇方此萬一矧曰姑姪其至情有如此者婦四德稱功而針絕絲巧勌及袖杆工類璇璣不可及一矣綾綺寒具立應滿座醴醢拒救觸手精好不可及二矣大人自星沙以五十金爲資也亦約矣仲父迺大竹之餽而贊不繼卽割其二十金去雖體不與查事然無幾微愜色見其後竟以三十金將其于歸終不挂齒其隱德宜表者耶必不可及者一洵可四壁立大人以其才尚之篤摯如嘉淑夫子俠而好揮擲

南極篇

一三之六

一星霜

瑀珩落於報問卽少君之鹿車借隱不啻必不可及者二夫子又自武其才氣槩不可籠罩耽醉麾劍謹以禮事之卽德耀之舉稅至者不啻必不可及者三白茅之堂三椽之宇應與兄公割而盡推以予之其至行一郊田百畝盡推兄公廿載弗言餘庾其至行二以我右氏字彼清門事其長妯折節罔間撫其姪淳與儁鈞敵其至行三爲夫子誕維又爲係孤甲辰而但子氣相依護此一綫之嗣又爲納婦名賢之胤其功葛氏鉅矣苦心擬於孟仇未替而代夫子嚴在

疾而督耶君讀至而賂其少學游以塞報地下其功  
葛氏又鉅矣友內子如弟搗謙下之就館辱食手爲  
管護旬夕與偶心力既殫其德我碩矣兩姪載育裁  
詩言慶矣自稱稱撫之玉溫其德我又碩矣虞耶娥  
耶璘耶洽耶四女子子撫而護之其就口者畢如耶  
今八子環立而不愁賂一姑耶其德我碩怡我至矣  
茲二十四善特別耳目之可紀輔頰之可道者他不  
得樂詳也胡女士壺師終窘抑不伸也半生之蹇阻  
至左翼中摧也茹荼如著年止四十六也子有奇骨  
相且攀雲夾日而弗復以潘輿行花間也母女相依  
爲命胡五載夢懸異國長往也姊弟相依爲命胡十  
載旬月歸晤遂永辭也已酉計借弟始以癸丑之五  
月歸癸丑出祖姊竟以丁巳之六月陟憾洛下以沉  
疴告至弗得西歸憾江南以篤疾告又弗得適發胡  
與我食貧之日長與我食報之日短耶弟雖遠游其  
子舍侍有姊駕言再出嚴庭其時代耶母雖善病其  
心情繫之姊繼此以往榆景其笑戀耶慕戀得一解  
拈一什卽以呈示今竟不及被扶其所未叶耶秋至

將南襄事恐弗躬當謀嘉木付之向所不副余姊托  
者獨僑產之未定大是闕典甥材恐不須然不敢終  
違舊囑而見女子或可爲兩姓翼日之再好乎遺榮  
當走金陵而布之其銘石以爲不朽者文木有成言  
弟所以慰姊止此矣姊且聆聽蕭風而向我霑灑耶  
竟茫耶昧耶

女兒葛夫人輓辭

爾時弟翔鳳既略述哀辭一通向所爲維揚舟中哭  
女兄葛大家之十章謹繼以工祝致之其一曰乍報  
凶郵骨欲僵皇天不宥念貞婦明知病亟難憑藥且  
計歸期可訊牀五載別愁占夢靈一生離恨伴行裝  
柳江攬刃嗟何及死別生離寸寸腸其二曰嬌兒託  
體太夫人寶樹連枝胞蒂新交讓單芳天縱芥王餘  
刺柳 帝收綸如嬖才子難爲足有子支離不是民  
斷臂神光孤掉影半生從此匹孃身其三曰憶昨低  
回燕子磯文山句向舌端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  
啼鵲帶血歸下句不堪嗟際轉金陵望望惜餘暉奈  
何此句成歸讖欲挽長江洗淚衣其四曰苦莫甚於

哭不可聲吞楊子晚樓時兩舟纜定慈惟追五夜淚  
橫淚注垂尚右門人憐嗜學品茶歸姊想遺誰玉合  
永訣無從視有弟如子亦奚爲其五曰弟叨鯉對題  
庭日姊代回言終日頻經學語將歸淑似禮宗真弟  
謝宜秦女娶今聽招魂賦道韞長辭詠雪晨萬古傷  
心堪第一風流麟閣向何人其六曰已酉辭家踰癸  
丑兩旬幽里未成還可知伊洛真分手豈謂江淮斷  
後緣又向五霜歸太晚直教終世見無年天須罪此  
不才弟永負同胞有厚愆其七曰謬膺來賀某辰居  
豈不懷歸畏簡書請告啣章誰付委歸唁籌日竟  
起且悲暫作中都別仍慮乍臨左谷初此恨此生拋  
不得填平伊洛并淮徐其八曰月亭君子因稱草名  
亞左思未道才抄句經年收杜史得男長日改時裁  
生從九折泥中度節自千盤運裏來甘薺茹茶心更  
苦于今再見青陵臺其九曰三穗嘉禾貫一莖兩岐  
明麥是孤榮山間采秀芝初折天上翥鸞足乍傾少  
室雙花難作樹嵩陽學栢謬垂名來年叙宴堂前拜  
上壽誰借繞膝行其十曰十月之交未解愁雙橋

舫去真州中流忽躍計魚至沒世難將淚眼收無計  
可維生死筏何方能駐往來郵知君湛湛心花活天  
業脩成不憚畱是詩也情至無文染毫以淚余妙詩  
人聆之其憐我鴛原之痛也哉

趙吏部母夫人祭文

表慈儀者僅存諸其四行二事之懿爲徵章則昔之  
良媛俊嫺仰勿恤於有家亦奚關於人綱袖潘閔千  
春彤管之華者冠孟仇氏夫非以鞠誕大賢樹幟贊  
冰泗之庶堂太夫人載羅川之芳郁於悅箴厄區櫛  
南極篇 十三之十 一星齋  
縱間海內偉真吏部之峻卓者嗚弗嘉尚思齊之履  
敏發祥仲一先生崢嶸戍削於堯莘屈軼之序列夫  
亦神壽之莘莘將將星奔而靈行也匪今天下氣氣  
巖巖之孟夫子哉吾道以其進退卜磐宗之安危者  
殆三十霜爾其讀禮於廬弗御弗觴五色雲特覆蓋  
其苦次實組合綺列焉麟麟綬綬照灼於萬夫之眸  
睚其感召太赤清都有如此忠臣孝子之萃爲一躬  
也亦何啻雍人頌貢之瓊琬時庠時王事之維棘矣  
國手安得久嘉遷於滄江耶旦夕其徵書之載被序

佇且奮庸而為地輪天柱為日帝海航其韓忠獻其郭汾陽立晉新名於大國庚被異數於泉壤朕惟驩里之宜獻猗乃可與偕豆登而配食任姜小子蚤於仲一先生則嚴事既又以息出尚厥佳郎其為策瑜之登拜益有年庶弗叶我皇華征夫之對觥耶

武太夫人祭文

維我勅且婦人岳祖妣武太夫人爰祖於萬曆四十年甲寅之八月其孫晉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文翔鳳踰戊午以入賀過里八月初二日戊午始

南極篇 十三之十一

一星精

借閨人郵百里之販往造其函玉之山灌薦而為之辭曰歲維棘心愚方舞象冠諸侯觀藝之籍兗州翁愛偉之特欲以令淑擇命矣亦越歲背方太夫人借母夫人歸自仙掌造我師野則雅指再申矣亦越歲麻角我既獲禮謁北堂延以上士之座首肯益額矣亦越歲扶嚮始獲通盟稱甥王假交愛之占叶矣亦越歲九口始獲御止于姑之國武館新嘉謬以玉潤坦侍矣亦越歲朱夫人始獲賓於鄉略副曩所銓采不時子伍矣亦越歲載劫始獲署天門之樹升諸司

馬曰進士暢禁衛好懷罔忝桓氏龍乘矣亦越歲道子自東萊令改伊川始獲以新頭臚謁海鶴塔前效斑舞二十載青漾之縣賜雖差別然几杖亦已躋耄矣聞其念我夫婦時即望縣河子所贊小像而一披略之為聊慰則垂注良懇矣亦越歲唱适聞崩山之音於伊于夫婦討號不可禁然莫能釋所受命往矣亦越歲別狀則蒿里載寧我方蒞洛邑竟亦莫克某緋前矣亦越歲天賣始獲以南宗卿之郎署代九司嘶章而北役四牡之駢駢過恭桑丘攏歸如我來亦

南極篇 十三之十二

一星精

已後矣肆乃攀其鸞馭則四涉霜華籌其舊慈則卅庚星紀其涕潸潸不勝雪者詎堪與他氏之結襦庸車十儀百兩方耶噫嘻閨閣柔脆即非儀何煩談塵我太夫人所天授特碩異少佐若翁茹苦於雞鳴星爛之筭算而青雲早致身茲其難一已從翁五造宜邸實總家政故廬之考卜維宅圖揆而董畫者出其手約閣延表咸稟度茲其難二暴客或瞰其門庭將啓其管為內應偵符之隻手攬制之如拉朽願侍兒付所司論法遂寢綠林數十載之謀即古奇俠弗過

茲其難三比翁貴有姬御以大體撫諸郎若躬鞠罔  
問委篋弗問其遺家緝緝如螽羽茲其難四維我  
舅氏之不及見板朱爲蹶然揚彼垂璣則被爾祿松  
心前筠則翁爾年振姓既琅立而舅氏亦且組代矜  
矣矧我夫婦之不庶金雀一目點耶聞蚤有異人謂  
太夫人有奇根非凡蛻晚特自說蓮胎之識亦若天  
曠之其霞舉而楚往當不妄後世有誦法西極之學  
者必將尚論德馨而樂稱述其芳烈比於李北地之  
左媼郡君也則愚之稱報我太慈不僅如世眼所揚  
南極篇 十三之一三 一星稿

壽外姑呂夫人圖贊

其名回而字太虛者耶其以西華至妙之炁治崑崙  
之墟者耶其雲房之偶羣生之母坐乎少廣莫紀其  
初者耶其諸女媚蘭玉卮輩殆如月中之青營襟與  
娥隱珠者耶則其臣青鸞而屐飛雲耶者劉徹之所  
貌岡耶則其降西池而表姑里耶者木公之所蛻俱  
耶茲其以回爲呂者耶系厥名者耶其奚迂耶茲其  
孕乃東華者耶表厥稱者耶其奚誣耶我其文子光

之徒與既嘗侍上界之月御霞裝於不堪思議之二  
珠樹宜其奉西極之天姿日表於不可勾股之八景  
與耶

爲呂體安書鳳臺吟卷跋

蘇長公云此紙止堪刻錢得吾字過百年可直數百  
金以人以此寸管流耀江山良非自詡不識墨妙竟付  
晴川先生來李何諸君子卷軸連篋矣體安氏  
又以良牋收予書豈以予爲長公北地流輩人乎予  
既至自白門聊爲書鳳臺吟古今詩十七首客有請

南極篇 十三之一四 一星稿

南極篇於滄海三淺之後者或欲睹我手跡其叱白  
龍赴彭原之呂叩之萬曆戊午八月十日太青山人  
文翔鳳爲跋而歸之時偕外舅孕華先生展付於州  
之高山寺

入華山記

予以己丑從家大人登太華之絕巔午坐落雁峯上  
則焚誓表作聖之志爾時年十有三有數詩在雅記  
其後又十五年而甲辰下第西又一至山蓀亭有七  
言律體一章其後又九年而癸丑東赴伊川以太夫

人并內子觀山燕亭水馮石際樂之忘歸歸命雲臺  
觀道士之送者以篋蕭一部前又五年予來賀南還  
容臺則以戊午十月之二十八日再入華陰山中兩  
郎并趙甥淑賢從兒輩已如我少時蓋三十年不入  
山作入華山記是日直南行望三峯之插天當馬首  
已憊憊欲暫坐平德跡坊見流水潺湲谷際者骨毛  
已清發易代之入迎仙玉泉二院竟登山蓀亭亭冠  
一巨石上爲樓觀而南巉巖至泉際涸矣問之則大  
水後失其源派者有年憶少小來時家大人偕我杯  
南極篇 十三之一五 一月新

輩不可馬予亦遂舍山與借之步步流水噴水與險  
窮而爲一天門足爲青柯坪坪館之改爲太華書院  
者荒不可入宿寒陽洞館有華胥舊調重翻譜一夕  
神遊半載長之句詰日造回心石石亦墜無存窮險  
死骨乃至十八上之梯畔此登真華山第一躡處雲  
花如手涼不可書手攬天痕四字以歸至回心石  
舊處書八翼浮空四字有二絕句涉覽訖至寒陽洞  
館其側則有外舅孕翁所擊洞曾讀書其間數載我  
仲父太史以辛卯偕之者而我乃憚其危磴不克陟  
南極篇 十三之十六 一月新

尋問四字而峽之足有石可坐數人者題醉雲臺三  
字有弄雲忘却下山之句再至玉泉石上嬉水浮橋  
至夕乃去題幽人鼓吹四字凡題石者八並季木兩  
題命羽人壽諸石山中詩亦八歸以語太夫人并內  
子又偕若飛於縹緲梯間者南宮使者曰太華如  
石連卓嶺者五千仞自玉泉至青柯二十里乃見蓮  
花峯是為真華山蓮花峯者西峯也青柯坪在其足  
其所峻巖陟者所羅列諸兒孫耳幢以上躡壁垂索  
而陟者蓋又二十里始登真華山豪舉者直拚命前  
南極篇 十三之十七 一星稿

興除錄序

愚嘗三為令每進數心力之未殫者未嘗不汗累  
日汗踵也嗟乎無憾於翼日實難頃于役至嶽山愚  
友劉時降氏將入計茲行且脫屣踐瑣圃之埤矣授  
賜道故出興除錄併愚序讀之若蚤獲我心又若箴  
我短者謹撮其大體有四懿其一則會社二倉之核

買緩徵並為請豁子 三千四百石奇儲遷亡七百  
石奇已又請緩輸母 待成歲已而母穀千九百石  
有奇者竟如期入又實通融收維糧不苛督又請裁  
會倉四十一所歸併社倉裁諸倉數百役已又請裁  
社倉十有二歸併預備倉而修葺防守出納維便愚  
為伊亦嘗請緩徵善會倉矣瀕行遂請豁子母穀六  
千石竟不克如初議入茲其愧於時隆也其次則常  
平倉之子息善倉母金止五百餘耳請出貸遞三年  
遂得子金三百七十餘愚為洛僅株守臺令止以時  
南極篇 十三之一八 一星稿

繼懼不敢貸實誠心計茲又愧於時隆也其次則蠶  
蚨之議賑獨善請酌議地畝之有無多寡以定極次  
貧而庸丐之徒又收而粥之又請獨帶徵拖欠即路  
災鄰縣咸如例愚為伊雖請賑貧民萬人為洛維粥  
饑民二千五百人其請獨伊民止見徵十之三而未  
克議及帶徵拖欠茲又愧於時隆也其次則尊經閣  
并一切公所之管繕善觀閣雅觀又崇樹啓聖宇東  
瑣流耀矣已又及兩使院已又及科名節烈諸坊已  
又及諸郵亭最後始及令會有堂曰先雨比於蘇之

喜雨也咸榭節爲之不里甲騷愚爲菜亦嘗捐歲俸  
薪百買闕地自海運達淮材充閣料伊洛止葺在祀  
典之大者然不克速他使院并長短亭茲又媿於時  
隆也嗟乎范文正之領兩浙當無年至聽民競渡且  
新諸佛宮以集饑民之就食者愚嘗欲謬置口而時  
隆即更立齋於學宮之畔選貧而有力者百夫增  
食料就役之其作用殆過前賢甚當今萬里緝輓東  
垣略有暇關之警持籌者即捉衿見肘其能措愚竊  
怪之倘緱山令代計之詎至此愚交時隆實嘉尚其  
百榭齋 一三之一九 一星齋

賦鵬館集序

自思誦李青蓮鳴臯歌至阻龍鱗之積雪腸滑冷而  
興思恨不喚謫仙於九垓之外而與之著述同遊於  
九臯觀鳴之野造其長伊川而此山實高伊割有之  
嵩故宋伊陽也予每低回杜康泉際反顧黃鶴則興  
淋淋漓漓不禁於是可有可就嵩陽邀太白爲君須造

酒星樓之句而鳴臯山下有繼太白而家者今詩人  
平得雲氏豈其苗裔耶得雲誓其古洛篇敘盧駱大  
作者以謝子子喟然曰若少年才又其數年前乃能  
爲此巨麗青蓮大鵬一賦亦其少作寄神遊八極之  
遐思而嵩陽有了則子之酒星樓可築予且爲若之  
司馬子微矣比自伊人洛每登懸龍之塞望鳴臯之  
臥雲又未嘗不感嘆於太白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  
却憶伊陽好之句卽予南征登鳳凰臺二水三山滌  
其丰襟其德清伊之于不啻日蔽長安也亦以李郎  
故歸西極山中而李郎以其賦鵬館集請引端予又  
喟然曰若真以其仙風道骨者欲一推我於天台桐  
栢間耶是可曰小謫仙子再過洛至首陽之東而廢  
又來於是立馬於鞏而次第其往懷歸之輩少陵之  
里其遺隴在詩王聞之亦必曰清新俊逸之庾鮑至  
從文先生遊今之李杜齊名者非若與李小仙耶  
右宗錄之十三文之六一綱十一目十一篇簡文  
六千八百六字戊午十二月江浦定



南極篇第十四宗錄文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一星稿四

戊午儷體六篇

為次郎婚溫少保氏致與恕孝廉啓

長安實應河圖焦穫爰稱周敷三才氣至一代祥來  
靈誕我夫子以萬夫之冠冕為九鼎之耳鉉道方駕  
於程張業踰輪於韓富風雅薄陸謝之體貳文章扶  
左馬之堂簾當其貌麒麟而第一羅解豸以成行領

南極篇

十四之一

一星稿

袖法冠提術望憲西極士者幸附傳經門外之水側  
流應一行之已至樓中之善持筭宜康成之見收歲  
駭星回雖香侍春風之座江澄海晏如尚垂秋暴之  
光緬長公之異骨特餐餐伐檀而不素珍碩士之皎  
心獨矢指采薇以適歸季次不仕聖門嘆空谷之登  
音林宗有道仙舟揖清芬於折角昔者吾友今之古  
人追此同盟脫吳札重來之劍過其談社藝羊曇醉  
後之春敢自託於諸孤幸晚交於難弟斯文一石足  
供七步之豪多方五車正副八叉之妙圖端應駿空

雲錦之五花天用如龍競日華而萬里國有顏子科

本子奇肯日我以大兒欣得君為小友既申之以盟  
好請重之以婚姻跋襄本天上之孫久已借星槎而

訊問揚霜盡月中之藥何辭上玉京之崎嶇第二子  
昔謁太真春柳堯其濯濯近經平子秋雲迅且翩翩

敬市腹心願叨骨肉月華移桑齒啓太夫人八座之堂  
庶借齊眉訂世通家百年之約則願煩太華之仙掌

報李錫婚啓

執芥命黃河之天濤對鴈也平子謂王季木

南極篇

十四之二

一星稿

敬惟射雀卜金屏之目極妙選於堂端乘龍吹鳳嘯  
之簫迓仙郎於天際隴西賢胃夙高王謝之名渭北  
名流不數崔盧之匹度頻山而駐馬低回義士之鄉  
就秦市而懸書邇往天人之筆爰當蚤歲以逮今茲  
忽聞命於寒修過詡芳以摯仲應龍生鸞鳥清飛玉  
樹之丰華葢贊文昌藻發金闈之彥禁樹可得喜氣  
應多月中天子字文申幸與嫦娥同姓太上元皇名  
李耳由來聖帝雲孫覺我穢形謬主水清之館賞其  
英物造欽玉潤之襟溫與恕之心花如欲團來日月

土生齋之舌禁直將擎上雲霞况夢遊窈窕洞天提  
玉斧者三千里徵伐之瑞應遂聘吉風流桂客捧  
絳霄之第一人効翹羽以和鳴鏡臺合借老之符祥  
文慚當天妹霜杵搗長生之藥仙窟願上瓊漿拜庭  
實於承筐待年華而采藻於上台得閑道立瞻杏苑  
之題以南斗為天梁竹待星君之渡

再宴頻陽柯賓合啓

雙星入部卻紛之氣五章合璧連城麟炳之光九色  
翠玉通盟二姓幸假寵於惠來梨花訂好千春式申

前樞篇

十四之三

一星齋

懷於又燕信信方占有客款款以永今朝

通西安司李啓

海岱本大風既誕靈於哲匠華河唯天府宜邀寵於  
李星夙欽天下楷模幸仰人倫領袖今之京兆實右  
割扶風之半左兼馮翊之全蕩蕩八川並在揚清之  
內繩繩三輔畢歸淑問之中蚤日暴於戴盆佇風行  
於持斧某入燕稱賀行恭桑敬梓之遊抵雍周詢見  
達肺平嘉之治望龍門而莫涉修澗蒸以求通

趙李二姻翁宴啓

茲者高捧雲車六禮重百年之雅親舉玉趾十儀洽  
二姓之歡行借五嶽之遊聊弔又思之燕浮紫霞於  
星座宜笑口之頻開泛綠海於芳樽應深情之莫罄  
階前鳩侍道左鸞錯

館甥宴啓

我有... 惟才子... 絲雲如席... 蓬從鶴馭... 團飛玉樹  
... 眉快... 靚... 斗杓以桂酒... 欣留上苑... 春衣  
注月露以椒漿... 請委瓊枝... 新珮... 庶天香... 生幽谷... 如星  
御在洽陽

前樞篇

十四之四

一星齋

戊午簡牘二十三篇

報張覺慈侍御論邵典

邵康節先生之道實為秦漢以來儒者之冠與程氏  
并重河南而程氏之後錄而為五經博士邵氏子孫  
之在洛者似不可不一體并錄之曾經前院人告而  
旨留未下執事倘申前跪於報命之日實觀風第一  
務也上上必不愛棄賢之典而執事之功且與皇極  
先天之學并不朽於聖門矣

報李梅羹孝廉

有洛氏域內腴隩李元禮天下楷模以郇邠之漁樵  
獲吏而獲雅容之襟爰念伊川兩載之交游嗣緬鼎  
那紫月之勲愿未皇報德而僕有白下之役君促留  
城之駕每親首天未安得縮地而一話疇昔也

簡武陽新銀臺

先生蓋吾道之主盟文園之司命某童子日儀之矣  
卮言碩構亦蚤茂服膺而莫獲自致於春風之座向  
來飛羽贖於九洛輒委之序且尙其薄技良不自分  
辱賢人之好至此卮言遂爲叅知董公所有某適渡  
澄江之渚佇望出山吳京之駕杳其徒有矯首之戀  
是用逮今失報伏願再頒其書而薦一跋何如

報來星海戶部

吾輩所快爲交遊之密者唯薦福塔陰颯焉廿載而  
相見各華髮也蘭亭今昔之感有擣於裏世人所珍  
我陽伯者以多藝而弟獨嘉尙其不伐所謂秋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爾時弟嘗以梁壁甲乙伯仲  
而近自江干交馭仲其德器不後伯氏也若乃筆花  
剪春雲而摘秋月者何春弟代他氏口耶池陽半夜

盤殮可當一度華胥調自此以往燕吳異地南北分  
席世人畫大江而論英雄者無乃以我爲六朝人乎  
恐我陽伯不作如是觀耳漱六佳士昨物色之澤路  
問弗值此來當是良緣熟皇極篇一部亦不能墨守  
詞人體謹以貴贈

報來馭仲茂才

當薦福坐月時止知足下爲才人耳別去每想見其  
風流之致而江干忽漫相逢却又進德于瞻正叔不  
相能千載遺憾而丈又長一頭觀必欲打破其敬字  
者又有間初抵山中俗網其胸蟠略以八行往訊奈  
何朋錫而瑞問之再徵序言良雅願也容假兩旬之  
閒搜腸而語丈也修詞屬次前輩而又欲銓衡賦詩  
之全以令百家大丈夫當如此往孟津遇漱六子至  
今物色之弗再遇一片中原幾令人作異界之憾雷  
何思先生常嗟其見贈之什而願爲之地而澤潞人  
弗誥我其以所適徒用銜默昨度太行而非也問其  
人於晉城之濱家矣頃弟方有北地之遊倘不遂去  
俟春夏之交訂期迂之如何

簡董定所先生

伏處山中每造五柳二梧間手藝語讀之脩然且欲  
立舉矣編烟貫霞之手摘星抱月之句斯亦河汾之  
格言伊洛之粹語也某於神農嘗七十二毒之苦心  
亦聊有解耳

簡陳玉鉉洛陽

自昔稱晉之良士有陶唐氏之風蓋典謨所肇始故  
特產而為高潔俊朗之品比某從遊而所願執鞭於  
古人者為大雅效之矣質人迂抱時懼知我之希握

南極篇

十四之七

一星稿

肝膽於道路而或不見錄也邂逅蘭門獲登春座折  
幽蘭以投贈指素月而論心傾蓋而即故得非良緣  
之已熟耶明公扶軼世之管而長定鼎之邦所謂看  
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萬里發軔之始蜿蜒八龍終  
不行地頃闕下車而即應觀風校士使者羽檄旁飛  
鉛槧繼進一揮而立解倘亦天授非人力乎良為洛  
父老雅幸

簡伊人王令尹

伊川為佳勝之鄉執事有賢業之雅松筠之契結人

金石之心追古每緬念夙昔之好千里精飛若將問  
月溪邊把樽林外金陵薄遊者踰歲遂于役北征自  
維揚抵彭城登戲馬之臺嘯放鶴之亭過騶魯陸暉  
俗盡濟南諸山泉自燕造河北觀百泉越太行亦一  
勝遊比栖遲里門松梢積末之際回首伊川之別遂  
三載矣而四壁獨立八口仰屋嗟乎五年三令者其  
于亦乃爾也鄉人唵其拙宦賤子敢負廉能故人知  
我聊為道况

報陳玉鉉洛陽

南極篇

十四之人

一星稿

自洛徂幽遙遙千里特馳命而詢勞之披讀箋教語  
語若匠守靈至其推轂我於名流國士之列則汗薄  
於踵矣昔人之樹一代望者必有堅貞不貳之腸其  
風槩儼然在塵蛻之外肆乃肩刺而破堅靡弗勝者  
質具也南車在手惟所斗指明公扶定力曙大體當  
是前進之卓犖者其為洛網領無煩庚贊一詞大略  
上官每苛責人於一年之後而我輩難無倦於四年  
之前規矩既就聲價既立其慰帖調攝步步照管者  
尤在明歲入計還耳夫人生已為苦海宦又海之大

者令又宦海之第一津也我輩惟是體認天理又兼酌之人情託伐木之契輒貢此葵誠蓋某嘗被蹶以有尊於趾者每用自誠不敢以往來飾語稱交特觀縷及之唯恐我好懷無他耳

請陳洛陽立召公祠

洛中無召公祠似爲缺典康節又召公之後安樂窩之右尚有隙地可爲一祠使周召並崇祀亦報功報德之大體而召公就仰子故居祀之亦如孔子之於玄契耳某當時迫不及爲明公爲之良易構三椽而

南極篇 十四之九

一皇稿

成盛事申請而登之祀典亦善政之助也如何如何

簡張憲松先生書

當執事以橫術之鐵管殿最庶司不愛袞旌以榮舊吏卽南都同調之客無弗以某之遭知已爲大快然竟未及候鄙衷之韞結良不可解客冬嘗捧過泰山之陽所從僅一二蒼頭又入都之期良迫隆寒日夜兼數百而北望淄上僅翹首者再不克謁又不克命雨通悵惘靡極此等踈節特執事庶寬之原之人日抵里歲條過半計且命入朝之駕而其尙阻繫足之

鴻卽夢寐輾側於昧爽矣于沼于沚何堪采獻然心折一寸葵傾千里唯執事按中州措大藩定大亂捍大災而萬戶陟春臺之上兩河父老百世尸祝其畫錦恭梓出入僅以肩籃投贈却其木李此大賢之雅軌名流之寡矩也夫望洽溟者降志於若門謁岱宗者敏於日觀品操之嚴正如我師某輩奉以終身良自快因宗之靡憾矣歸而採其做廬茅蔭三椽堂無磚巷無門安身於破甃壞垣之中齷齪之狀想舉世衿生無此棲處卽黔婁猶將失笑頃王季木轉餉

南極篇 十四之十

一星稿

長安枉道山中相訪瞰其家室憫其阨陋某殊不屑也前在九洛夢范丹危坐其榻上天實贊之矣

報溫與恕孝廉論文書

良訊繁及馳千字於拈毫攄五情而質面每莊襟而韻色爲飛矣坐慵且卽往往修報不副雅敘積喉之語卽百遍相過未易殫述也而瑤華下問勤阿對於崎嶇之岷蹠發手裁卽奉放於潘陸之黨稱交於陶謝之門不茲尚矣詩思既爾江袞筆陣輒又龍蟠所謂投木難而贈達借火齊以懷人者也至若華黍雪

其鴉黃水盤浮其鴉毒以香稍於鴉餘泛松醪之春  
淥雖美人一方山川間之然惠而好我烟霞可寄此  
屏西歸顧得佳上爾時文章道敝朽貫那可細絲紅  
粟未堪更空即整悅於口實罔兩於躬古之博大真  
人未嘗不其舉總萃生才不盡既微憾於當年模古  
匪遙願高寒於往嘉君侯少小然挾篋則括六籍為  
全鋒擄管則渡百氏之寶筏至其自命輒病雕蟲勤  
勤眷我進之上座若乃輕軒時俊居然孟子持壽商  
推蓬胸何曾武侯校簿竊以結交定盟無取碌碌止  
月極篇 十四之二 一星精

請董侯釋倉犯

昨暮偶再登北丘倉中人犯遙見其蓋即羣跪稽首  
媿無以答其乞憐特此于澤父母念此盛暑擇其日  
久罪輕者准為保出如有婦女尤望亟保之某為今  
時十日一親至倉獄驗釋其可出者想采區區之蘇  
誠而立賜寬釋耳恃愛密聞

報母東郊京兆書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德及時也志信所以進德也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而誑夫薄於律檢華於繡鑿  
其必不可以法天下而師百世者精誠不射人也先

月極篇 十四之十二 一星精

生之周咨入吉者乃其情立言述懷者幾乎道是敬  
與退之之合而一人也而尚勤勤以聰明不及前時  
道德日負初心為訟良工心苦至茲其為天下楷模  
無煩引謝矣我後生者三十年於吾道而性終不可  
定道終不可聞也即攬其十管以聊浪於翰主墨卿  
之府僅可謂斐然之章深主而獨造茫茫盼隔籬之  
花卉非實際鄙心所嚴事而仰躅者惟忠武侯之心  
之手受千春而罔踵繼也為說之儒搦詞之匠對景  
課賞五色將無主矣向委以兵略之序獨留心於九

邊要害百家陣法濟時之材良有推屬爾時玄冬九  
馳未皇就草至今尚未鈎思也竊願得其行世之編  
而按圖效資庶不至如蔡少霞之夢中把毫於蒼溪  
乎其揚推西清者大恐不合法指而何至以隔歲之  
期二十里之遙勒聊城令君以惠至也信樂儀於朋  
錫父官為生時有西極篇公車十載以迫釋褐有  
北極篇海吏兩載有東極篇皇極篇者中州稿耳頃  
又兩載江干矣有南極篇尚未克全授木改歲謀出  
之金陵願邀不朽於鉅公山中以通問為苦俟出而  
南極篇 十四之十三 一星稿

報張六竹聊城

年兄既修發棠之政而聊城之書心事直可告天  
操行居然指日歷騰薦矣 簡書弟仰止其品大  
以為吾榜之景星卿雲兒 郊張蓬玄輩並今之  
端人雅士而服膺於年兄者履隆重其風槩不可想  
見乎

簡和念東開府書

當明公師表豐鎬而家奉以一技大見賞即仰歎其

為一雙秋水家人披對於龍橋之上歸而贊詫若  
貌畫勅齊中之六一以予我爾時某方呻吟竹簡待  
次公車首不獲請法匠之筆訣以自廣又不獲借士  
子以其所通曉者一薦雅座而蒙顧盼徒閉閣玄文  
而已河東十有四年明公提龍虎為地於酒泉玉門  
之外為天子有伴小范老果富甲兵諸葛君可謂名  
士千載之人無不同時之恨而翹首於三千里之遐  
遠倘亦緣未熟平蓋家季往謁其師於長安曾肝語  
我山中人吾師平竊嗟嘆我伯氏以為可與深語適  
南極篇 十四之十四 一星稿

甲辰被逐至欲迂之途以揖客耶感茲眼力敢鋼胸  
心頃自案牘中洗濯為曹即先四方而來賀遂祇役  
於恭桑與家季再述往事杏河清之難俟恨空谷之  
之音足用不自鄙賤而一起居至人也其中州所為  
皇極篇三十卷家季既持以為介紹其吏海畔有東  
極草之始以木行者附以為聘尚非全本定本聊供  
棘事之投暇佐景春之刺危乎佇觀攬九伐之法振  
旅回中獻捷甘泉也或終遂良願於翼日所羨東者  
不敢方於澗毛

報溫與恕先輩述夢遊

李引之初以兄雨至某即夢遊一洞天清界日月割  
剖丹石窈深約長十里餘涉覽方半有報第二弱女  
已先造其靈館之與者某連步追之手提玉斧且行  
且吟有手提玉斧三千里斬斷蛟螭十萬條之句蓋  
云玉斧長至三千里耳謹錄之絳牋弗以誥人而仁  
兄骨肉推愛玉札十勒始終命之好我無敦既定好  
盟爰誦雅訊并為至友覆解泰人之祥蓋三千首年  
字也里之田為耦日即昌字也耦之猶登之也里猶

南極篇

十四之十五

一星稿

李也全應引之姓名良已異矣伐柯斧克剛詩本道  
婚媾玉斧三蓋先之以仁兄繼之以頻陽令隋君終  
之以王季木年夫是為三玉斧也而玉即王也斧即  
父也東王父為仙長季木實東人而去我三千里忽  
過幽郊遂抵頻陽見引之而深賞之謂清才秀骨當  
即食其世德人情賢於夢卜堅以命我此亦可謂三  
千里之玉斧也又增異矣以洞房為洞天當是携玉  
杵曰入玉峰洞中者耶自非乘龍之客焉有屠龍之  
手此一柄玉斧直望其伐紅杏於日邊作龍頭之元

士孽抉天門角走萬夫區區蛟螭又何足云願以為  
兄并引之祝也恃愛我特詳著此佳話倘亦千載之  
奇話乎引之亦可錄一通藏之巾筒矣

報濟仁平

問京兆之賢無弗口頻陽者矧春初假道目涉其政  
大雅念舊游誼已高又揭謙過甚矯首之私信矣青  
眼愛才特薦公門桃李大兒王季木小兒溫與恕并  
髮磨花以相命也既妙絳紗之選寧辭紅線之牽謹  
聞命矣

南極篇

十四之十六

一星稿

簡楊崑岑吏部

天外三峰得大友先生筆綵一綬當又不啻五千仞  
仙掌矯開也自有八川以來還有此佳客否周之禮  
樂漢之文章盡在是弟山居不滿三百里不克步步  
登輿載酒曲江如岑參之從少陵亦大缺典謬為一  
詩勒之筵頭相思之苦有如月缺

簡溫與恕孝廉

弟之事我二困夫子也仰稟直養之學獲交好於蘭  
昆而良不自分竟託松蘿也惟仁丈天挺璋姿金玉



其相弟所豔尚自捫生平却亦寸肝如蔡片遂欲結  
兩好而乃不愛令媛以命次兒也良亦萬擊之雅懷  
矣願弟所亟副百世之訂者顯恃仁丈之凌雲其氣  
指日其腸而以兒子板耳我兩人從此共追足於書  
爾即季木輩同調同心終有山河之限不免雲樹之  
思然兩人此懷亦難為他人道也七月之杪弟有非  
地之遊淡月方還蓋重九以往即治裝而南容訂佳  
期以貢定祥唯兄次第命之

簡王立宇侍御

十四之十七

一星稿

謗未之交季木也蓋百年無兩焉而遂得受知於長  
者倘所謂既識歐陽子不可不謁韓太尉乎辛亥而  
來八閱霜華明公所攜我於泥塗而錫之寶筏者蓋  
亦百年無兩焉聖俞筆精凌跨一世風行墨楮之間  
即千萬人場中可冠蓋當不甘為若季父之讓人一  
頭地者其相善又不啻侯芭之於玄亭自分百年無  
兩焉何幸而擅交遊之三奇乎秋遊當領袖其儕桂  
書遠未可讀然天下奇才知時將至竊據券須之夏  
初季木以四牡之役枉追三百里而見訪幽谷之野

自班叔皮杜少陵兩北征以後寥寥無佳客僅有此  
度足音信良緣也

簡永壽侯令

明公所為新誌簡而法皓肯康武功獻之當路可稱  
傑望顧也本漆縣漆沮有數辯關係南幽為鉅更須  
一訂考也署中詩如劉可馬竹菊二首成都楊氏阻  
成殊憤憤似未應人選傳侍御諸作風格高華宜為  
收木實令君請減糧良是循吏苦心事雖未得請宜  
為表出而僕有一詩頌之者似堪附入庶藉以見補  
令為父老雅指如何如何

簡尹星耀學憲

爰自蚤歲讀制義已色飛神陟而願執鞭其長我京  
兆也家家築春臺絕跡實復雙扉兩焉其以直道見  
許脫烏西邁某爾時令東萊又緬仰其風槩為廉頑  
立懦人也文星展鏡於詞臺又洞五內而披拂其心  
花古之三立執事實兼有之當吾世有大賢方幸御  
龍門之可冀而不謂執事亦知其姓名而挂榮齒也

温與怨關中大才子又口明公所垂注謗未良殷何  
敢竟自外於知已茲者返轡金陵行次荊陽謬布其  
鄙懷鄉往并附東極篇一部仰冀風斤一削聖為幸  
右宗蘇之十四文之七十二綱二十九日二十九篇  
簡文五千七百八十四箋文六統五千七百九十  
字戊午滁陽定



象索一

索壬子第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子其體壬子索易其卦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我雖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丑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

何拒得

一五之二

象索

凶索林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索玄其首密☶陽氣視天萬物九蘭咸密无間其應子之索其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環我王屋民飢于食亥之索其比之觀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索林鳴鶴比飛下就稻池鱸鮪鯉鯉衆多饒有一筭獲兩利得過倍索玄其密之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其變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

塞也索林羣隊虎狼嘴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亥之索易其觀☶之比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索林駭北龍身日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為婚道里夷易安全无患

索丙子第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己若午用積數而為子其體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謾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

何拒得

一五之二

象索

將復始之乎下其用巳逆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午順演而得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為帝使東遠命宜旨无所不通其應巳之索其晉之豫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索林桑華腐蠹衣弊如絡女功不成絲布為玉索玄其進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利

不可外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銷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駮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紆衣其變已之索其豫之晉其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索林鵲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德薄天命不祐午之索其旅之離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既癡且狂兩目又盲其踞坐暗名爲无用

索甲子第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子

何極篇

十五之三

象索

其體甲子索易其卦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索林鴛言出遊鳥關車前更相梓滅兵馬且來四車玉還可以无憂索玄其首釋陽氣和震圖煦釋物成稅其枯而解其甲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索林枯瓠不朽利以濟舟渡踰江海无有溺憂卯逆演而得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鳥鳴喑喑天火將下燔我屋室災及妃后索玄其首中陽氣潛萌于黃

宮信无不在乎中其應寅之索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青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索林旃裘羶國文禮不飾跨馬控弦伐我都邑卯之索其中孚之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索林四目相視稍延同執日映之後見吾伯姊索玄其中之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其變寅之索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索林衛侯東遊惑于少姬忘我考妣久迷不來卯之索其履

何極篇

十五之四

象索

之中孚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索林大頭明日載受嘉福三月飛來與祿相得

索庚子第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爲子其體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漂橈皆知其母不識其父于戈乃止索玄其首爭陽氣泥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世用申順演而得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

索林道訪多阪胡言連塞譯瘠口其莫使道通請因  
 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張☰陽氣純剛乾乾萬物  
 莫不彊梁百逆演而得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  
 棟撓利有攸往亨索林典冊法普藏閣蘭臺雖遭亂  
 濟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  
 陷不測其應申之索其乾之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索林空拳握手委  
 手更起富饒豐衍快樂无已索玄其彊之上九太山  
 孤梁柱折其人顛且厥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酉  
 酉索林 十五之五 索林  
 之索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  
 撓乎下也索林賊仁傷德天怒不福斬割宗社失其  
 土宇索玄其失之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測曰信  
 過不食失祿正也其變申之索其履☱之乾眇能視  
 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  
 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  
 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索林東向蕃垣相與  
 笑言于殿執鞭樂人作歡酉之索其井☱之大過井  
 發无咎象曰井發无咎修井也索林羿張烏號發射

天狼鐘鼓夜鳴將軍振旅趙國雄勇闕死榮陽  
 索戊子第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子其體戊子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  
 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索林何草不  
 黃至未盡玄室室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  
 氣始童物童然成未有知其用丑逆演而得巳亥索  
 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子哺以  
 河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高人成功年歲大有如婦  
 南極有 十五之六 索林  
 无子索玄其首衆☱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宜明辨大  
 衆多辰順演而得戌辰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躬无  
 輔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  
 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未逆演而爲  
 巳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  
 與珍爲響來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擾索玄其首  
 晦☱陽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戊順演而爲戊  
 戌如辰其應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

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大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為邦君索玄  
 其眾之次五踈戰啗啗若熊若螭測曰踈戰啗啗恃  
 力作王也辰之索其艮之漸艮之輔言有序悔亡象  
 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索林比曰四翼安之邦國上下  
 无思為我嘉福索玄其止之次五柱奠廬蓋蓋車轂  
 均踈測曰柱及蓋轂貴中正也未之索其明夷之泰  
 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索林  
 切切之患凶憂不成虎不敢噬利當我身索玄其晉  
 兩極篇 十五之一 象索

三之次五倍明假光觸蒙昏測曰倍明假光人所叛  
 也戊之索玄其堅三之次五翊大蠕小虛測曰翊大  
 蠕小國虛空也其變丑之索其坤三之師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  
 道光也索林皇陸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  
 公辰之索其漸三之艮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  
 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索林虎豹能熊  
 遊戲山谷仁賢君子亦得所欲未之索其泰三之明  
 夷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索林求兔得倖過其所驚歡  
 以相迎高位夷傷

索癸丑第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丑  
 其體癸丑索易其卦比三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  
 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  
 不受飢乏索玄其首密三陽氣視天萬物九蘭咸密  
 无間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子索易其卦習坎  
 三習坎有孚維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  
 兩極篇 十五之二 象索

從我睢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應子之  
 索其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鈞鯉山嶺  
 魚不可得火不肯燃索玄其密之初一窺之无間大  
 幽之門測曰窺之无間密无方也亥之索其習坎之  
 渙係用徽纆眞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索林三足孤鳥虛鳴督郵司過罰惡自賊  
 其家毀敗為愛其變子之索其屯三之比繫桓利居  
 貞利建侯象曰雖繫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索林鐘鹿逐牧飽歸其居反還穴舍无有疾故亥之索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退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索林子畏于匡困于陳蔡明德不危竟克免害

索丁丑第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丑其體丁丑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漆漆開明而前其用

南極篇

十五之九

象索

巳順演而得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宣旨无所不通午逆演而得丁未如體其應巳之索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索林五利四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葉稍午之索其晉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搖上弱下強陰制其雄索玄其進之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其變

巳之索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索林早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飢无可食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屢校滅趾无咎象曰屢校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喜子孫俱在榮譽日登福祿來處

索乙丑第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丑其體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

南極篇

十五之十

象索

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為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其用寅逆演而得乙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朝利涉大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兔犬跡不得索玄其首文☷陰飲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卯順演而得甲辰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美☳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

行其應寅之索其渙之巽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索林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索玄其文之次三大文彌樸乎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卯之索其小過之謙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索林失耳聾瞶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方始亂漬索玄其美之次八美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測曰美其足避凶事也其變寅之索其巽之渙頻與各象曰頻與之吝志窮

南極篇

卷十五之十一

索林

也索林畫龍頭頭文章未成日言美語詭辭无名卯之索其謙之小過无不利馮謙象曰无不利馮謙不違則也索林梅李冬實國多盜賊擾亂并作君不得息

索辛丑第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丑其體辛丑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復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

不禁禦物相崇聚其用中逆演而得辛巳索易其卦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眠長服宜行善市皆蒙福祐獲金三倍索玄其首更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西順演而得庚戌索易其卦遁遁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童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應中之索其革之隨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索林目矚足動嘉喜有頃舉家蒙寵索玄其更之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

南極篇

卷十五之十二

索林

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久長也酉之索其遁之漸好逃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逃小人否也索林端坐生患憂來入門使我不安索玄其逃之次四喬木縱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其變中之索其隨之革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索林載金販狗利棄我走藏匿淵渠悔折為咎酉之索其漸之逃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索林子長忠直季氏為賊禍及无嗣司馬失福



索巳丑第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為丑其體巳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夷賓服于戈卷閣索玄其首養☱陰弭于野陽藎萬物赤之于下

南極篇

十五之十三

東索

辰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符☱陽氣疆內而弱外物咸扶紓而進乎大未順演而為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戊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卦升☱升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

民得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

登乎上其應丑之索其頤之損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索林庭燎夜月追嗣口光陽弱不制陰雄坐辰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大也辰之索其臨之節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索林陰淫不止白馬為海澤旱之子就高而處索林其符之次五符有足詫堅較測曰符有足正當位也未之索其大畜之責與說輓象曰輿說輓中

南極篇

十五之十四

東索

尤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索玄其積之次五藏不滿盜不鼠測曰藏滿盜鼠還自損也皮之索其升之升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索林刻畫為飾毛嬙西施求事必得索玄其于☱之次五蚩蚩于于丘怡或錫之坏測曰蚩蚩之于錫不好也其變丑之索其損☱之頤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以為志也索林十九同投為雉所維獨得逃脫完全不虧辰之索其節☱之臨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索林蒼澤吝齋神

所不福靈祇憑怒鬼瞰其室未之索其資之大畜  
資其須象曰資其須與上興也索林外與中退舉事  
不遂備廢毀齒失其道理成之索其井之升井列  
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索林營城洛邑周公  
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祐豐實堅固不落

索士寅第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士寅索易其卦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索林兵征大宛北出玉關與胡寇戰平城道  
南極篇 十五之十五 象索

而磬磬物生之難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卯索  
易其卦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  
亦未繙井羸其瓶凶索林躑躅未起失利後市不  
得磨子索玄其首法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  
被則其應子之索其屯之比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  
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索林獐鹿  
逐牧飽歸其居返還次舍無有疾故索玄其磬之初  
一黃純于潛不見其吟藏德于泉測曰黃純于潛化

在噴也亥之索其井之巽井收勿慕有孚元吉象曰  
元吉在上大成也索林春陽生草夏長條枝萬物蕃  
滋充實益有索玄其法之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  
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其變于之索其比之屯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釣鯉山巔魚不可得火  
不肯燃亥之索其巽之井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索林  
山水暴怒塚梁折柱楛難行旅雷連愁苦

南極篇 十五之十六 象索

索丙寅第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己若午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  
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體闕  
陰陽交跌相闕成一其禍泣萬物其用巳逆演而  
得丁酉索易其卦睽睽小事吉索林倉盈庚億宜  
稼黍稷國家富有民得蕃息索玄其首辰陽氣乎  
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午順演而得丙申索易其卦  
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朱鳥前

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啣璧而趨索玄其首盛陽  
氣隆盛充塞物真然盡滿厥意其應已之索其睽之  
歸妹睽孤見不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孤後說之孤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索  
林鉛刀攻玉尤不錯鑿龍體具舉魯般為輔三聖翼  
事所求必喜索玄其戾之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酉貞  
測曰正其腹中心宅也午之索其大有之鼎无交害  
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索林履泥  
汙足名困身辱兩仇相得自為痛疾索玄其盛之次

南極篇

十五之十

象索

七乘火寒泉至測曰乘火寒泉禍不遠也其變已之  
索其歸妹之睽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索林刲羊不當女執空筐  
虎跛鹿踣緣山墜墮讓佞亂作午之索其鼎之大  
有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索林羔衣豹裘高易我宇君  
子維好

索甲寅第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七也索林枯瓠不朽利以濟舟度踰  
江涉无有溺憂其用寅順演而得申辰索易其卦小  
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  
索玄其首美陽氣贊幽推包美爽未得正行卯逆  
演而得巳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  
川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兔犬蹄不  
得索玄其首文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

南極篇

十五之十八

象索

物粲然其應寅之索其小過之豫弗過防之從或戕  
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索林低頭竊視有所  
畏避行作不利酒酸魚敗眾莫貪嗜索玄其次之次  
三美于塗不能血如測口羨于塗不能存也卯之索  
其渙之訟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  
羣元吉光大也索林三牛生狗以成爲母荆夷上侵  
伯姬出充索玄其文之次八彫載殺布亡于時文則  
亂測曰彫載之文徒費日也其變寅之索其豫之  
小過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索林

李華再實鴻卵降集仁哲權與廢因受福卯之索其  
訟之渙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  
安貞不失也  
無福務聞福不感凶惡消去

索庚寅第十四

今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寅  
其體庚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  
不利有攸往索林夏臺姜里湯文厄處臯陶聽  
斷啟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其首去

兩極篇

十五之十九

象索

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偕偕其用申順演而得庚戌  
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大  
室神明所住獨九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章強陽  
氣消通萬物將亡酉逆演而得辛巳索易其卦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善  
市蒙祐諸禍獲金五倍索玄其首更陽氣既飛變  
勢易形物改其靈其應申之索其遯之否繫遯有疾  
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  
可大事也索林海老水乾魚鼈蕭索尚落无間獨有

沙石索玄其逃之上九利逃跽盜德嬰城測曰盜

德嬰城何至逃也酉之索其革之既濟悔亡有孚改  
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索林孤獨特處莫為依  
輔心勞志苦索玄其更之次四更之小得用无不利  
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其變中之索其否之遯  
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索林失持母致嘉偶出走  
儂如失老如喪家徇西之索其既濟之革編有衣  
袂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索林甘露醴泉太  
平機關仁德感應歲樂民安

兩極篇

十五之二十

象索

索戊寅第十五

今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寅其體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  
水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頌聲竝作四夷賓服干戈卷  
閉索玄其首養陰彌于野陽藎萬物赤之于下其  
用丑逆演而得巳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口皎皎宜出驅馳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辰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往  
 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  
 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未逆演而  
 得巳未如丑戌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未盡玄室家分離悲愁于心索  
 玄其首童䷏陽氣始窺物童然咸未有知其應丑之  
 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  
 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索林皇陞九重絕不  
 再極篇 十五之二十一 象索  
 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索玄馴之次五靈囊大包  
 其德珍黃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辰之索其貴  
 之家人賁于丘園東帛芟芟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索林東山西山各自止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  
 索玄其飾之次五下言如水寶以天牝測曰下言之  
 水能自沖也戌之索其蒙之渙童蒙吉象曰童蒙之  
 吉順以巽也索林震懼恐懼多所畏惡行道雷難不  
 可以涉索玄其童之次五蒙柴求兕其得不美測曰  
 蒙柴求兕得不慶也其變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  
 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  
 男為邦君辰之索其家人䷤之賁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索林畫龍頭頸文章不成  
 甘言美語詭辭无名戌之索其渙䷺之蒙渙汗其大  
 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索林因禍受  
 福喜其室求事皆得  
 索癸卯第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卯  
 再極篇 十五之二十二 象索  
 其體癸卯索易其卦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  
 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結井窺其瓶凶索林躑躅未起  
 失利後市不得磨子索玄其首法䷏陽高縣厥法物  
 仰其墨莫不被則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寅索  
 易其卦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索林  
 兵征大宛北出玉門與胡寇戰平城道西七日絕糧  
 身幾不全索玄其首積䷏陽氣微動動而積積物生  
 之難其應子之索其井之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  
 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時舍也索林大夫祈父无地

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索玄  
其法之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玄  
之索其屯之益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  
何可長也索林水戴船舟無根以浮往來溶溶心勞  
且憂索玄其損之次六將其車入于在虛測曰將車  
入虛道不得也其變子之索其需之井需于郊利  
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  
失常也索林珪璧琮璋執贄見王百里寧戚應聘齊  
秦亥之索其益之屯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南極篇

卷之二十三

長索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索林伯虎仲  
熊德義洵美使布五殺陰陽順序

索丁卯第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爲卯  
其體丁卯索易其卦鼎三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  
政仁且溫伊呂股肱國富民安索玄其首龜三陰雖  
沃而澆之陽猶執而蘇之其川已順演而得丙中索  
易其卦大有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  
朱鳥前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啣璧而趨索玄其首

盛三陰氣隆盛充實物實然盡滿厥意午逆演而得

丁酉索易其卦睽三睽小事吉索林倉盈庾億宜稼  
黍稷國家富有民得蕃息索玄其首辰三陽氣乎微  
物各乖離而觸其類其應巳之索其大有之大壯自  
大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索林瘰  
癧瘍疥爲身瘡害疾病癘疴常不危殆索玄其盛之  
次二作不特克大有測曰作不特解立德也午之索  
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  
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皇大喜隆茂社

南極篇

卷之二十四

長索

福貴壽无極索玄其辰之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  
諸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其變巳之索其大壯三之  
大有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往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索林喪后  
生地經老曰微側跌衰髦復滅黃離午之索其未濟  
三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檢  
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共駕以  
安我王

索乙卯第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用積數而為卯其體乙卯索易其卦與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苾得其歡樂索玄其首翁陰末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其用寅逆演而得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為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卯順演而得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齋行賈徑涉山阻與南極篇十五之二十五 其索 秋為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陰虛在內陽遵其外物與盤蓋其應寅之索其觀之漸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索林御駢從龍至霍華東與禹相逢送至子邦索玄其視之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卯之索其豐之明夷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索林兩足四翼飛入嘉國寧我伯姊于母相得索玄其大之次八豐蔀咎咎不築崩測曰豐

蔀咎咎不遲也其變寅之索 所之觀鴻漸于陸大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索林春鴻飛東以馬質金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卯之索其明夷之豐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復心意也索林日月之途所行必到无凶无咎安寧不殆 索辛卯第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卯南極篇十五之二十六 其索 其體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索林典册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其用申逆演而得辛未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度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禁祭物相崇聚西順演而得庚子索易其卦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 流血漂楫皆知其

母不識其父于戈乃止索玄其 亨 陽氣氾施不  
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其應申之索其萃之成  
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索林山林暴怒壞梁折柱稽難行旅留連愁苦索玄  
其聚之上九垂涕紫鼻聚家之索測曰垂涕紫鼻時  
命絕也西之索其訟之渙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索林機杆騰授女功不  
成長妹許嫁衣無襦袴聞禍不成凶惡消去索玄其  
爭之次四爭小利不肖貞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昏

南極篇 一五之二十七 象索

也其變申之索其咸 之萃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  
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索林築跡  
竝處民人愁苦擁兵荷糧戰于齊魯西之索其渙 之  
之訟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索林三牛生狗以戌為母荆夷上侵伯姬  
出矣

索巳卯第二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卯其體巳卯索易其卦 升元亨用見大

人南征吉索林再擊龍門通和 東注滄海人民

安存索玄其首上 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  
上其用丑順演而得戊辰索易其卦艮 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  
无輔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 陰  
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上下俱止辰逆演而  
得巳亥索易其卦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  
于于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喬人成功年歲  
大有如婦无子索玄其首眾 陽氣信高懷齊萬物

南極篇 一五之二十八 象索

宜明辨大眾多未順演而得戊戌如丑戌逆演而得  
巳巳索易其卦明夷 明夷利艱貞索林他山之錯  
與瑒為仇夾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索玄其首  
晦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其應丑之索其  
艮之疊艮其勝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  
未退聽也索林七寢龍身造易八元法天則地順時  
施行索玄其止之次五柱奠廬蓋蓋車殺均疏測曰  
柱及蓋殺貴中也辰之索其師之習坎田有禽利執  
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 象曰長子帥師以



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國亂不安兵革爲患掠我妻子家中飢寒索玄其衆之次五賊戰嗜嗜若熊若螭測曰賊戰嗜嗜恃力作王也未之索玄其堅之次五翊大蟠小虛測曰翊大蟠小國虛空也。戊之索其明夷之既濟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索林湧泉涓涓南流不絕卒爲江海將帥策戰獲其醜虜索玄其晉之次五倍明假光綱蒙昏測曰倍明假光人所叛也其變止之索其蠱之艮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

尚極篇

卷之二十九

象索

也索林天之所壞不可強支象曰嘈嘈雖貴必危辰之索其習坎之師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索林虎行相逐未有休息戰于平陸爲夷所覆戊之索其既濟之明夷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索林魚鼈食何死于網釣受危因籠爲身殃符

右宗錄之十五子之一一綱二十目二十章簡文  
九千七百十七字丁巳九月 陵定

南極篇第十六宗錄子

文翔鳳天驤著

象索二

索壬辰第二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辰其體壬辰索易其卦寒☵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共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狐苦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水疑地拆陽弱于淵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巳索易其卦既濟☵既

南極篇

十六之一

象索

濟草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兎相掌與足相視證訊詰問註情自侶死誣難告口為身禍索玄其首成☵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應子之索其寒之既濟往寒來譽象曰往寒來譽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地螳車不利載請求不得索玄其難之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亥之索其既濟之家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索林金精耀怒帶劍過午排☵厚宿于山谷兩虎相距弓矢滿野索玄其成之次六成魁項以成獲禍測曰

成之魁項不以謙也其變子之索其既濟☵之寒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索林茹芝餌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亥之索其家人☵之既濟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索林播天舞地曉亂神所居樂无咎

索丙辰第二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辰其體丙辰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南極篇

十六之二

象索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其用巳逆演而得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草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午順演而得丙戌如體其應巳之索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索林陰涿川决水為吾鼎使我心潰畢對泉麻居止凶殆索玄其將之次二將无疵元睟測曰將无疵易為後也午之索其旅之離旅

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既痴且狂兩目又盲其踞坐暗名為无用索玄其裝之次七裝无離利征咎測曰裝无離禍且至也其變已之索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索林于旄旌旗執載在郊雖有寶玉无路致之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遺季紵衣

索甲辰第二十三

兩極篇 十六之五

象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辰其體甲辰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美陽氣贊幽推包美爽未得正行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午索易其卦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樞行賈徑涉山阻與伏為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陰虛在內陽達在外物與盤益卯逆演而待乙丑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索林歷山之下

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為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其應寅之索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股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索林衛侯東遊惑于少姬忘我考妣久迷不來索玄其大之次三大不利以成大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卯之索其觀之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索林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樂時豐民人安寧索玄其觀之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孤脆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孤脆好作咎也其變寅之索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咎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索林旃裘纒國文禮不飭跨馬控弦伐我都邑卯之索其否之觀有命无咎晴離社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索林天與隅堯舜所居可以存身保我邦家

索庚辰第二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辰其體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

嶽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無兵革索玄其首逃三陰  
氣重疆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子  
索易其卦訟三訟有字室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  
利涉大川索林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  
潭橋皆知其母不識其父于戈乃止索玄其首爭三  
陽氣犯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酉逆演而  
得辛未索易其卦萃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  
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  
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三陰氣收聚陽不

再極補

十六之五

象二

林禦物相崇聚其應申之索其訟之妬食舊德貞厲  
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索林麟  
鳳所遊安樂无憂索玄其爭之上九兩虎相牙知掣  
者全測口兩虎相牙知所掣也酉之索其萃之比大  
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索林德施流行利  
之四鄉兩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索  
玄其聚之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服測曰  
牽羊于叢不足榮也其變申之索其姤三之訟譬无  
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索

林雞鳴失時民僑勞苦犬吠不休行者稽留酉之索  
其比三之萃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索林團團白口爲月所食損上毀下鄭昭出走

索戊辰第二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辰其體戊辰索易其卦艮三艮其背不復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无輔  
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三陰大  
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其用丑逆演而

再極補

十六之六

象二

得巳卯索易其卦升三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  
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  
玄其首上三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辰順  
演而得戊申索易其卦大畜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  
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三陰將大閉陽尚小開  
山川藪澤萬物攸歸未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卦臨  
三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  
毛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

其首符☱陽氣滯而弱外物咸扶符而進乎大茂  
順演而得戊寅索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  
實索林家給人足頤聲並作四夷賓服于戈卷閣索  
玄其首套☱陰彌于野陽萬物赤之于下其應丑  
之索其升之謙乎乃利用禴九咎象曰九二之孚有  
喜也索林延頸遠望昧為日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  
索玄其上之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德測曰鳴  
鶴不德有諸中也辰之索其大畜之小畜積豕之牙  
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索林配合相迎利之四鄉  
兩極篇 十六之七 其索

其謙☱之升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索  
林七爻龍身造化八元法天則地順時施行辰之索  
其小畜☱之大畜有孚學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學  
如不獨富也索林辰次降婁王駕巡狩廣祐施惠國  
安尤發望季不來末之索其復☱之臨休復吉象曰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索林尚利壞義月出平地國亂  
天常咎徵滅亡戊之索其益☱之頤有孚惠心勿問  
元吉有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  
得志也索林變☱以除禍不成災安全以來  
兩極篇 一六之八 其索

濟之寒度其陰滿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索林姑芝餌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索玄  
其成之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測曰成若否所以不  
敗也玄之索其寒之漸往寒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  
往寒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索林麟鳳  
所用國无咎費市十倍復歸惠里索玄其難之次  
六大車也上轅于山下觸于淵測曰大車《上  
下朝也其變子之索其寒《之既濟往寒來舉象曰  
往寒來舉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蛇蠅車不利  
南極補 一六之九 象索

索丁巳第二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巳  
其體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  
時乘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宜言无所不通其用巳順  
演而得丙戌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  
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三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午逆演而得  
丁亥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  
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洒揆哺數至神前欲求所願  
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 陽信將復  
始之乎下其應巳之索其旅之小過鳥焚其巢旅人  
先笑後號眺喪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喪于易莫之聞也索林依宵夜遊與君相遭除煩  
解感使我无憂索玄其裝之次二鴉鴉悽于冰翼彼  
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鴉鴉之悽懷无快也午之索其

南極補 一六之九

象索二

未濟之睽濡其尾各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  
擒狹匪度治兵焦獲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戌共駕  
以安我王索玄其將之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測  
曰跌船跋車不遠官也其變巳之索其小過《之旅  
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內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巳  
亢也索林衣裳顛倒為王來呼成就東周封受大侯  
午之索其睽《之水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  
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孔上皇大  
喜降我祉福貴壽无極

索乙巳第二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巳  
 其體乙巳其卦家人☱家人利女貞索林王命赤烏  
 與君微期征伐无道誅其君做居止何夢索玄其首  
 居☱陽方昧有赫赫為物城郭萬物咸度其用寅逆  
 演而為乙卯索易其卦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  
 大人索林溫山松常茂不落鸞鳳以比得其歡樂  
 索玄其首☱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卯順  
 演而得甲申索林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有  
 兩極篇 十六之十一 索  
 噬熊右有嘴虎前觸缺矛後噬強弩無可抵者索玄  
 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其應寅  
 之索其與之渙頤與各象曰頤與之吝志窮也索林  
 嵩能頭頸文章未成甘言美語詭辭无名索玄其翁  
 之次三翁食噉噉測曰翁食噉噉利如舞也卯之索  
 其大壯之泰貞吉悔亡滄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象  
 曰藩決不羸尚往也索林舉惡之堂相聚為殃幽毒  
 良人使道不通索玄其格之次八格彼繫堅君子得  
 時小人剛憂測曰格彼繫堅茂不得行也其變寅之

索其渙☱之與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索林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  
 醜惡後乃大悔卯之索其泰☱之大壯翩翩不富以  
 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  
 中心願也索林亦流趨下遂至東海求我所有買贖  
 得鯉

索辛巳第二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巳  
 其體辛巳索易其卦革☱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  
 兩極篇 十六之十二 索  
 亡索林馬服長股宜行善市蒙祐諧耦獲金五倍索  
 玄其體更☱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其用申  
 逆演而得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  
 還師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見妻西順演而得庚  
 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止有眚不  
 利有攸往索林夏室姜里湯文厄處阜陶聽斷岐人  
 悅喜西望華首車歸无咎索玄其首去☱陽去其陰  
 陰去其陽物咸偕其應申之索其兌之夫來兌內  
 象曰來兌之內位不當也索林叔迎兄弟遇巷在陽

君子季姬並坐鼓簧西之索其无妄之益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索林魚擾水濁桀亂我國  
駕龍出遊東之樂也天賜我祿與生爲福索玄其去  
之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所望  
也其變申之索其大之兌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索林以裕易絲抱布白媒棄禮怠情卒罹悔憂西之  
索其益之无妄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  
告公從以益志也索林水流冠下遂至東海求我所  
南極篇 十六之十三 索

索已巳第三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爲已其體已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  
索林他山之錯與璆爲仇夾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  
發憂索玄其體離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表明  
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  
攸往索林仁豉不燥風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  
索玄其首飾陰曰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辰逆

演而得已丑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  
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未順演  
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吉索林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  
童童童然感未有知戊逆演而得已未如辰其應丑  
索其貴之大畜貴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索  
南極篇 十六之十四 索

林外與中退舉事不遂備糜毀齒失其道理索玄其  
飾之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測曰下言之水能自  
沖也辰之索其坤之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索林孔德如玉出于幽谷飛上喬木鼓其羽  
翼輝光照國索玄其馴之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  
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未之索其蒙之剝包蒙  
吉納婦吉于克象象曰于克家剛柔接也索林辰位  
東勢靡有絕懸贊爲隸圖與衆庶伍索玄其童之次  
五蒙柴求兜其得不美測曰蒙柴求兜得不慶也其



變丑之索其大魚之賁與脫輿象曰與脫輿中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辰之索其比之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索林麟子鳳雛生長嘉國和氣所居康樂无憂邦多哲人未之索其剝之蒙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索林賁其贖狸不聽我辭繫于虎鬚牽不得來

索壬午第三十一

南極篇

十六之十五

貞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午其體壬午索易其卦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兔捐掌與足相祝證訊詰問註情自佞死誣難告口為身禍索玄其首成陰氣方清陽裁于靈物濟成形其用于如體亥逆演而得亥未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仇之索玄其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九蘭成密无間其應于之索其既濟之寒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

咎也索林茹芝餌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索玄其成之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收也亥之索其比之觀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索林鳴鶴比飛下就稻池鯉鮪鰈鯉衆多饒有一筍獲兩利得過倍索玄其密之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其變于之索其剝之既濟往寒來寒象曰往寒來寒宜待也索林道涉多阪牛馬虵螭車不利載請求不得亥之索其觀之比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

南極篇

十六之一六

貞索

木平也索林駮牝龍首曰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爲婚道里夷易安全无患  
索丙午第三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己若午用積數而為午其體丙午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爲帝使東達命宜吉无所不通其用已逆演而得丁丑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鈞鋒倚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泰泰開明而前午

順演而得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糗脯數至神前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其應已之索其晉之豫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索林桑華腐蠶衣弊如絡女功不成絲布爲玉索玄其進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午之索其未濟之啜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索林儉狃匪度治兵焦獲伐鎬及方

南極篇

十六之一

象

與周爭彊元戎共駕以安我王索玄其將之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其變已之索其豫☱之晉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索林鶴巢柳樹鳩奪其處任力德薄天命不祐午之索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索林生宜地乳上皇大喜隆我祉福貴无極

索甲午第三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爲午

其體甲午索易其卦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索林清糯行賈徑涉山阻與狄爲市不憂危殆利得十倍索玄其首大☱陰虛在內陽遂在外物與盤蓋其用寅順演而得甲申索易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右噬熊右有噬虎前觸鋏牙後躡強弩无可抵者索玄其首格☱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卯逆演而得乙卯索易其卦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索林溫山松栢常茂不落鸞鳳以莛得其歡樂索玄其首翁☱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

南極篇

十六之十八

象

集其應寅之索其大壯之歸妹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索林五鳥六鴉相對踣趾禮讓不與虞芮爭訟索玄其格之次三裳格警錫淪測曰裳格警錫无以制也卯之索其巽之姤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索林隨風乘龍與利相逢田獲三倍商旅有功憧憧之邑長安無他索玄其翁之次八擗其學絕其籍殆測曰擗學絕籍危得遠也其變寅之索其歸妹☱之大壯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索林太公遺紂七十隱處于逢聖文為王室輔卯之  
索其始☱之巽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索林逐孤東山水過我前深不可涉失利後便

索庚午第三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午  
其體庚午索易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索林索寶山巔銷鋒鐸刃示不復用天下  
大歡索玄其首承☱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  
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寅索易其卦无妄☱无妄元亨

南極篇

十六之十九

索

利貞其匪正有吝不利有攸往索林夏臺爻里湯文  
厄處卑陶野湖岐人悅喜西望華首東歸无咎索玄  
其首去☱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備借西逆演而  
得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還師以  
息勞疲役夫嘉音入戶見妻其應申之索其无妄之  
同人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索林壅遏隄防水不得行火光  
盛陽陰魄伏匿走歸其鄉索玄其去之上九求我不  
得自我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西之索其兌

之節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索  
林命天不遂死多為祟妻子啼暗早失其雄其髮申  
之索其同人☱之无妄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索林負  
車上山九☵行難烈風雨雪遮過我前中道復還憂  
者得欲西☱索其節☱之兌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  
承上道也索林傳說休明驂御四龍周徑萬里无有

索戊午第三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午其體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  
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  
玄其首飾☱陰自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其用丑  
逆演而得巳巳索易其卦明夷☱明夷利艱貞索林  
他山之錯與瓊為仇夾攻吾城傷我肌膚邦家騷憂  
索玄其首晦☱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辰順  
演而得戊戌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卑弱无輔名曰困

南極篇

十六之二十

索

困

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  
上陽亦止物于下下上俱止未逆演而得已亥索易  
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烏嗚呼子哺以酒  
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啻人成功年歲大有姤婦無  
子索玄其首眾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宜明媻大衆  
多戊順演而得戊辰如辰其應丑之索其明夷之泰  
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索林切切之患凶憂不成虎不敢噬利當我身索玄  
其晦之次五日止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

兩極篇

十六之二十一

象索

日中月降明恐挫也辰之索其艮之漸艮其輔言有  
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索林比目四翼安我  
邦國上下无思爲我嘉福索玄其止之次五柱奠廬  
蓋蓋車轂均疏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未之索其師  
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索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  
受福孔多男爲邦君索玄其衆之次五踈戰啣啣若  
熊若螭測曰踈戰啣啣恃力作王也戊之索玄其堅  
三之次五翊大端小虛測曰翊大端小國虛空也其

變丑之索其泰之明夷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索林  
求兔得獐過其所望歎以相迎高位夷傷辰之索其  
漸之艮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索林虎豹熊羆遊戲山谷君  
子仁賢亦得所欲未之索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  
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  
光也索林皇陛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王公

兩極篇

十六之二十二

象索

索癸未第二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爲未  
其體癸未索易其卦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  
寧方來後夫凶索林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  
不憂飢之索玄其首密陽氣親天萬物九蘭咸密  
无間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午索易其卦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索林玄兔捐掌與足相  
視證訊詰問注情自侶死証難告口爲身禍索玄其  
首成陰氣方清陽藏于靈物濟成形其應子之索  
其比之屯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

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索林灼火泉源釣鯉山鱗魚不可得火不肯燃索玄其密之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玄之索其既濟之家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索林金精耀怒帶劍過午徘徊高原宿于山谷兩虎相距弓矢滿野索玄其成之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謙也其變子之索其屯之比較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索林獐鹿逐牧飽歸其居返還次舍无有疾故亥之

兩極篇

十六之二十三

庚宗

索：巳第三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未其體丁未索易其卦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索林銷鋒鑄耜休牛放馬甲兵解散夫婦相保索玄其首進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其用順演而得丙子索易其卦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卑酒糗脯數至神前

欲求所願反得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手下午逆演而得丁丑如體其應巳之索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索林陰涿川決水為吾崇使我心潰卑對象麻居止凶殆索玄其將之次二將无疵元睟測曰睟无疵易為後也午之索其晉之噬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小頭重不可備上弱下強陰制其雖索玄其進之次七進非其以

兩極篇

十六之二十四

庚宗

索乙未第三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未其體乙未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索

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為堯所  
 薦神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炁物之形  
 貌咸可視其用寅逆演而得乙巳索易其卦家人☱  
 家人利女貞索林王命赤鳥與君微期征伐无道誅  
 其君傲居止何憂索玄其首居☲陽方疎膚赫赫為  
 物城郭萬物咸度卯順演而得甲戌索易其卦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  
 二其首羨☳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其應寅  
 南極篇 一六之二一三 索  
 之索其家人之益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口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索林天  
 馬五道夾大分處往來上下相隨哭歌凶惡好向索  
 玄其居之次三長幼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  
 興也卯之索其小過之謙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  
 勿用承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  
 可長也索林失耳聾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演  
 潰索玄其羨之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貞測曰羨  
 其足避凶事也其變寅之索其益☱之家人益之用

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行  
 之也索林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  
 卯之索其謙☱之小過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  
 謙不違則也索林梅李冬實國多盜賊擾亂竝作君  
 不得息  
 索辛未第三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未  
 其體辛未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  
 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  
 酉極篇 一六之二一六 索  
 得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  
 不禁禦物相崇聚其用申逆演而得辛亥索易其卦  
 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索林席多針刺  
 不可以臥為身作累動而有悔言行俱過索玄其首  
 窮☱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述西順演而得庚  
 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嶽陽城  
 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陰氣童羸  
 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應中之索其困之大過困于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

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索林虎行相逐  
无有休息職于平陸為夷所覆索玄其窮之上九破  
壁毀圭曰窳生龍天禍以他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  
也西之索其遷之漸好遷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  
好遯小人否也索林端坐生患憂來入門使我不安  
索玄其逃之次四喬木縱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  
木之鳥欲止則降也其發申之索其大過之困棟  
攬凶象曰棟撻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索林大步上車  
南到喜家送我絮裘與福載來西之索其漸之遷

同相循

一六之二二二

索玄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索林子長忠直季氏為賊禍及无嗣司馬失福

索巳未第四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未其體巳未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  
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其喪  
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  
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  
其用丑順演而得戊申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家

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家  
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尚  
小開山川數澤萬物攸歸辰逆演而得巳卯索易其  
卦升升元亨川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  
門通利水源泉注滄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三陽  
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未順演而得戊寅索  
易其卦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  
頤聲並作四夷賓服于戈卷閣索玄其首養陰彌  
于野陽萬物亦之于下戌逆演而得巳酉索易其

同相循

一六之二二八

索玄

其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  
行西王母生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索玄其首符三陽氣強內而弱外物咸伏符而進乎  
大其應丑之索其大畜之賁與脫輟象口輿脫輟中  
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索玄其  
積之次五藏不滿意不贏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  
辰之索其升之井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  
也索林刻畫為飾毛嫱西施求事必得索玄其上之  
次五鳴鶴升白深澤階天不德測曰鳴鶴不德有諸

中也未之索其隨之損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索林庭燎夜明追嗣日光陽弱  
不制陰雄坐辰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  
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戊之索其隨  
之節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索林陰注不止白馬為海澤泉之子就高而處索玄  
其符之次五符有足託堅毅測曰符有足正當位也  
其變丑之索其貞之大有貞其須象曰貞其須與  
上與也索林外與中退舉事不遂餉糜毀商失其道

荀樞補

十六之二十九

貞索

卯辰之索其井之升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  
中正也索林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  
百福祐豐實堅固不落未之索其損之頤利貞征  
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貞吉以為志也索林十九同  
投為雉所維獨處逃脫完全不虧戊之索其節之  
臨甘節吉行向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索林奎  
潘吝時神所不福優祇惡怒鬼瞰其室

右宗錄之十六子之二一綱二十日二十章簡文

九千七百五十一字丁巳九月金陵定



南極篇第十七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象索三

索壬申第四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申其體壬申索易其卦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索林枯旱三年草萊不生榮盛空乏无以供應索玄其首與☳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酉索易其卦節☶節亨若

南極篇

一七七一

卷六

節不可貞索林海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无有畔逆常饒優足索玄其首度☷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其應子之索其需之井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索林珪璧琮璋執贄見王百里寧戚應聘齊秦索玄其與之初一赤卉方銳利進以退測曰赤卉方銳退以動也亥之索其節之中孚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索林江有寶珠海多大魚亟行疾至可以得財索玄其度之次六大度檢檢

于天示象垂其絕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其變子之索其井☱之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合也索林大夫祈父无地不涉為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亥之索其中孚☱之節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索林出門蹉跌贊導後旅買羊逸亡岐路逃走空手握拳坐狼為咎

索丙申第四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己若午用積數而為申

南極篇

一七七一

卷六

其體丙申索易其卦大有☲大有元亨索林白虎張牙征伐東華朱鳥前驅贊導說辭敵人請服街壁而趨索玄其首盛☳陽氣隆盛充塞物冥然盡滿厥意其用巳逆演而得丁卯索易其卦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政仁且溫伊呂股肱國富民安索玄其首竈☷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午順演而得丙寅索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體國☷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其應巳之索其鼎之

恒非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索  
林說言譯語仇禍相得冰入炭室消滅不息索玄其  
竈之次二黃鼎介其中齋不飲不食乎无害測曰黃  
鼎介中康貞也午之索其噬嗑之晉履枝滅趾无咎  
象曰履枝滅趾不行也索林公悅姬喜子孫俱在榮  
譽日登福祿來處索玄其闕之次七闕其差前合後  
離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其變已之索其恒之鼎  
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索林駮牝龍身日  
馭三千南上蒼梧與福為婚道里夷易身安无患午

兩極備

十一之三

此矣

之索其晉之噬嗑皆如推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  
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索林大尾  
小頭重不可搖上弱下強陰制其雄

索甲申第四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申  
其體甲申索易其卦大壯大壯利貞索林左有噬  
熊右有噬虎前觸缺牙後踵強弩无可抵者索玄其  
首格三陽氣內壯能格乎羣陰攘而却之其用寅順  
演而得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

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整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美三陽氣贊陰

推包美爽未得止行卯逆演而得乙巳索易其卦家

人家人利女貞索林上命亦鳥與君微期征伐无

道誅其君傲居止何憂索玄其首居三陽方疎膚赫

赫為物賊部請物賊度其應實之索其小過之豫弗

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內如何也索林

低頭竊視有所畏避行作不利酒酸魚敗眾莫貪嗜

索玄其美之次三美下塗不能直如測曰美于塗不

兩極備

十一之四

此矣

能存也卯之索其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象曰富家  
大吉順在位也索林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  
敗我成功索玄其居之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其家不  
旨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滅也其變寅之索其豫  
之小過肝豫悔遲有悔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索  
林李華再贊鴻卯降集仁哲權與蔭國受福卯之索  
其同人之家入乘其牝弗克攻吉象曰乘其牝義  
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索林訟爭相背和氣不  
處陰陽俱否凱風母子

索庚申第四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申  
其體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索林道陟多  
阪引言連變時瘁且難莫使道通請謁不行求事无  
功索易其卦自強☰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其  
用申順演而為庚辰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  
林三塗五獄陽城太宰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  
首逃☷陰氣章陽陽氣潛退萬物將亡酉連演而得  
辛亥索易其卦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南極篇 一七之一  
象索  
索林席多針刺不可以卧為身作累動而有悔言行  
俱過索玄其首窮☷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遠  
其應申之索其逃之否繫避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  
繫避之厲有疾德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索林海  
老水乾魚鱉索高洛无淵獨有沙石索玄其逃之  
上九利逃躄躄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至逃也  
西之索其困之習坎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索林委蛇循河  
至北海涯涉歷要荒在世无他索玄其窮之次四土

不和水科情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其變申之索其  
否☷之遯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索林失持母教  
嘉偶出走儂如失老如喪家狗西之索其習坎☵之  
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飯  
剛柔際也索林山没丘浮陸為水魚燕雀无巢民无  
室廬

索戊申第四十五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申其體戊申索易其卦大畜☱大畜利貞不  
南極篇 一七之二  
象索  
家食吉利沙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伯所保宜人宜  
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陰將大閉陽  
尚小開山川數澤萬物攸歸其用升逆演而得己未  
索易其卦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  
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  
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  
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見其根辰順演而得戊子索  
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吉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木盡玄室家

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窺物童然咸  
未有知未逆演而得巳丑如丑戌順演而得戊午索  
易其卦賁☶賁亨小利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  
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  
分行厥職出入有節其應丑之索其坤之師直方大  
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  
地道光也索林呈陞九重絕不可登謂天蓋高未見  
王八索玄其卦之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靈  
囊大包不敢自盛也辰之索其蒙之渙童蒙吉象曰

南極篇

一七之二

長庚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索林震懼恐懼多所畏惡行道  
留難不可以涉索玄其童之次五靈裝求兇其德不  
美測曰蒙裝求兇得不慶也戌之索其賁之家人賁  
于丘園束帛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索林  
東山西山各自止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索玄其飾  
之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兆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  
也其變丑之索其師☵之坤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  
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索  
林春桃生華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為邦君辰之索

其渙☵之蒙渙汗其大號過公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  
咎正位也索林因禍受福喜盈其室求事皆得戌之  
索其家人☱之貞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  
交相愛也索林畫龍頭頸文章不成甘言美語詭辭  
无名

索癸酉第四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于若亥自于若亥用積數而為酉  
其體癸酉索易其卦節☶節亨苦節不可貞索林海  
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无有畔逆常饒優足索

南極篇

一七之二

長庚

玄其首度☷陰氣日躔陽氣日舍燥燥舍舍各得其  
度其用子如體亥順演而得壬申索易其卦需☵需  
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索林枯旱三年草萊不生  
深盛空乏无以供靈索玄其首爽☳陽氣能剛能柔  
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其應子之索其節之習坎不出  
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索林羣隊虎狼  
噬彼牛羊道路不通妨農害商索玄其度之初一中  
度獨失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亥之索其節之  
小畜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

速之容來敬之終古雖不當位未大夫也索林任宿  
獨居寡處无夫陰陽失志為人僕使索玄其與之次  
六縮夫時或不之節測曰縮失時坐通後也其變子  
之索其甘坎☵之節甘坎入于坎宮凶象曰甘坎入  
坎失之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  
凡十索之索其小畜☱之需既雨既處尚德載婦  
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索林故室舊廬稍蔽絳組不如新  
巢可治樂居

南極篇 一之九

象索

索丁酉第四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酉  
其體丁酉索易其卦巽☴際小事吉索林倉盈度億  
宜稼黍稷國家富有人民蕃息索玄其首辰☱陽氣  
孚微物各垂維而福其類其用巳順演而得丙寅索  
易其卦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索林麒麟鳳凰善政  
得祥陰陽和調國无災殃索玄其體闕☱陰陽交跌  
相闕成一其禍泣萬物午逆演而得丁卯索易其卦  
鼎☱鼎元吉亨索林至德之君政仁且溫伊呂股肱

國富民安索玄其首龜☱陰雖沃而漉之陽猶執而  
鉢之其應巳之索其噬嗑之震何校滅耳凶象曰何  
校滅耳聽不明也索林膠車乃駕兩鞞如繩馬絕欲  
走雙輪脫去索玄其闕之次二闕无間測曰无間之  
闕一其二也午之索其鼎之大有鼎顛趾利出否得  
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壞也利出否以從貴  
也索林羔裘豹衣高易我宇君子維好索玄其龜之  
次七暗牛正昉不濯釜而烹則歐歐之疾至測曰脂  
牛歐歐不潔志也其變巳之索其震☳之噬嗑震索

南極篇 一之十

象索

索乙酉第四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酉  
其體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  
利貞索林鳥鳴喑喑天火將下燔我屋室災及妃后

索玄其首中☳陽氣潛于黃宮信无不在乎中其用  
寅逆演而得乙未索易其卦觀☴觀盥而不薦有孚  
顛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孝名聞四海  
為堯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成魄陽成妣  
物之形貌咸可視卯順演而得甲子索易其卦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駕首  
出遊烏闕車前更相拚滅兵馬且來回車亟還可以  
无憂索玄其首釋☳陽氣和震固煦釋物成稅其枯  
而解其甲其應寅之索其觀之漸觀我生進退象曰

尚極篇

十七之十一

象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索林禦駢從龍至雀華東與  
禹相逢遂至子邦索玄其視之次三視其德可以幹  
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卯之索其解之  
師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索林推  
車上山力不能任顛蹶踉蹌跌傷我中心索玄其釋之  
次八震于利顛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其變  
寅之索其漸☴之觀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  
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  
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索林春鴻飛東以馬質金

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卯之索其師☱之解師左次无  
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索林王德五材和合四  
時陰陽順序國无咎災

索辛酉第四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酉  
其體辛酉索易其卦兌☱兌亨利貞索林班馬還師  
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兄妻其用申逆演而得辛  
丑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不利出城

尚極篇

十七之十二

象

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  
崇聚酉順演而得庚午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利君子貞索林橐真山巔銷鋒鑄刃示不復  
用天下大歡索玄其首永☵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  
可長久其應申之索其萃之咸萃如嗟如无攸利无  
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索林山水暴怒壞梁折  
柱稽難行旅留連愁苦索玄其聚之上九垂涕集鼻  
聚家之彖測曰垂涕集鼻時命絕也酉之索其同人  
之家人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索林訟爭相背和氣不處陰陽俱  
否凱風母子索玄其水之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承失  
測曰子序不序非承方也其變申之索其成之萃咸  
其股洩其隨往各象曰成其股亦其處也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索林梁跡並處民人愁苦擁兵荷糧戰于  
齊魯西之索其家人之同人富家大吉象曰富家  
大吉順在位也索林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  
敗我成功

索巳酉第五十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三

貞索

左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木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酉其體巳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  
于八月有凶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與  
天相保行者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為陽氣強  
內而弱外物咸扶持而進乎大其用丑順演而得戊  
戊索易其卦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咎索林若孤獨處單弱无輔名曰困苦輔心湧  
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止物于上陽亦止  
物于下上下俱止辰逆演而得巳巳索易其卦明夷

原缺第十四葉

家中飢寒索玄其眾之次五蹀戰嗜嗜若能若螭測  
曰蹀戰嗜嗜恃力作也其變丑之索其蠱之艮幹  
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索林天  
之所壞不可強支眾口嘈嘈雖貴必危辰之索其既濟  
之明夷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索林魚鱉貪餌死于網釣受危因寵為身殃咎戔之  
索其習坎之師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  
于未大也索林虎行相逐未有休息戰于平陸為夷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五 貞索

索壬戌第五十一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戌  
其體壬戌索易其卦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大人貞吉索林同濟共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  
孤苦索玄其首難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于淵  
其用子如體亥逆演而得癸亥索易其卦習坎習  
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索林有鳥黃足歸呼季玉從  
我睢陽可避刀兵與福偕行有命久長其應子之索

其蹇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索林  
道涉多阪牛馬地螻車不利載請求不得索玄其難  
之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亥之索  
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冥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索林三足孤鳥虛鳴督郵司過  
腎惡自賊其家段敗為憂其變子之索其既濟之  
蹇以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索林  
茹芝餌黃飲食玉英與神流通長无憂凶亥之索其  
渙之習坎渙其血去逃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

阿桓篇 十一之十六

象索

索丙戌第五十二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已若午用積數而為戊  
其體丙戌索易其卦旅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  
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揀下裝而欲去其用已逆演而  
得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索林時  
乘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宜首无所不通午順演而得  
丙辰其應巳之索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邪也索林五利四  
福俱田高邑黍稷盛茂多獲榮稱午之索其旅之離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也索林既痴  
且狂兩目又盲箕踞坐暗名為无川索玄其裝之次  
七裝无離利征咎測曰裝无離禍且至也其變巳之  
索其豐之離豐其屋詭其家闕其戶間其无人三  
歲不覩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間其无人  
自藏也索林早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飢无可  
食午之索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

阿桓篇 十一之十七

象索

索甲戌第五十三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戊  
其體甲戌索易其卦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  
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索林初雖驚  
惶後乃无傷受其福慶索玄其首羨陽氣贊幽推  
包羨與未得正行其用寅順演而得甲子索易其卦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索林駕



言出遊鳥闕車前更相梓滅兵馬且來回車亟還可  
 以无妄索玄其首釋☳陽氣和震圍煦釋物成稅其  
 枯而解其甲卯逆演而得乙未索易其卦觀☶觀幽  
 而不薦有孚頤若索林歷山之下虞舜所處躬耕致  
 孝名聞四海為光所薦禪位天子索玄其首視☷陰  
 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其應寅之索其解之  
 恒貞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貞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索林鳥集茂木心樂願得鳥鶴食穀  
 張口受哺柔順利貞感戴慈母索玄其釋之次三動  
 兩極備 十一之十八 集索

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卯之索其  
 觀之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  
 也索林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  
 樂時節民人安寧索玄其視之次八莠萃于飛離其  
 翼狐颺之毛躬之賊測曰莠萃狐颺好作咎也其變  
 寅之索其恒☳之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索林鳥飛无翼免走折足雖不  
 同會未能利達卯之索其否☷之觀有命无咎疇離  
 社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索林天之與隅光舜所居

可以存身保我邦家

索庚戌第五十四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戊  
 其體庚戌索易其卦遯☶遯亨小利貞索林三塗五  
 獸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无兵革索玄其首逃☷陰  
 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其用申順演而得庚午  
 索易其卦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索林樂真山巔鑄鋒鑄刃示不復用天下大歡索玄  
 其首永☵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酉逆演而  
 得辛丑索易其卦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  
 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索林蒙慶受福有所獲得  
 不利出城疾人困極索玄其首聚☷陰氣收聚陽不  
 禁禦物相崇聚其應申之索其同人之无妄伏戎于  
 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  
 不興安行也索林負車上山力盡行難烈風雨雪遯  
 過我前中道復還憂者得歡索玄其永之上九永終  
 馴首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酉之索其萃之比大  
 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索林德施流行利

兩極備 十一之十九 集索

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索  
玄其聚之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股測曰  
牽羊于叢不足榮也其變申之索其无妄之同人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之災象曰行人  
得牛邑人災也索林壅過隄防水不得行火盛陽光  
陰覘伏藏走歸其鄉酉之索其比之萃外比之貞  
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索林團團白日為月所  
食損上毀下郊昭山走

索戌戌第五十五

南極精 十七之二十一

集索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  
數而為戌其體戌戌索易其卦艮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索林君孤獨處單弱无輔  
名曰困苦輔心湧泉碌碌如山索玄其首止陰大  
止物于上陽亦止物于下上下俱止其用丑逆演而  
得已酉索易其卦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索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牛不知老與天相保行者  
危殆利居善喜索玄其首符陽氣強內而弱外物  
咸扶紓而進乎大辰順演而得戌寅索易其卦頤

願貞吉觀願自求口實索林家給人足頌聲並作四  
夷賓服于戈卷閭索玄其首養陰彌于野陽虛萬  
物赤之于下未順演而得已卯索易其卦升升元  
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索林禹鑿龍門通利水源  
東注滄海人民安存索玄其首上陽氣育物于下  
咸射地而登乎上戊順演而得戊申索易其卦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索林朝鮮之地姬  
伯所保宜人宜家業處子孫求事大喜索玄其首積  
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叢澤萬物攸歸其應丑  
之索其臨之復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  
未順命也索林天之所予禍祿常在不憂危殆索玄  
其符之次五符有足託堅毅測曰符有足正當位也  
辰之索其順之益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  
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索林懸糶素餐食非其任失與  
剝廬休坐徙居索玄其養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  
肉乎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德天也未之索其升  
之謙乎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索林  
延頸遠望昧為目病不見叔姬使伯心憂索玄其干

南極精

十七之二十一

集索

三之次五虫生于丘餽或錫之坏測曰虫生于  
 錫不好也戊之索其大畜之小畜積豕之牙吉象曰  
 六五之吉有慶也索林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以為  
 期明星煌煌欣喜與澤所言得償索玄其積之次五  
 藏不滿盜不羸測曰藏滿盜羸還自損也其變丑之  
 索其復三之臨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索  
 林尚利壞義月出平地國亂天常咎徵滅亡辰之索  
 其益三之頤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惠我德象曰有  
 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索林憂驚以除  
 凶極篇 十一之二十一 其索  
 禍不成災安全以來未之索其謙三之升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索林七竅龍身造化八元  
 法天則地順時施行戊之索其小畜三之大畜有孚  
 孚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孚如不獨富也索林辰次  
 降婁王駕巡狩廣祐施惠國安无憂望季不來  
 索癸亥第五十六  
 全數十二除而生子若亥自子若亥用積數而為亥  
 其體癸亥索易其卦習坎三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  
 尚索林有烏黃足歸呼季玉從我睢陽可避刀兵與

福倍行有命久長共用于如體亥順演而得壬戌索  
 易其卦寒三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索  
 林同濟共與中道別去喪我元夫獨與孤苦索玄其  
 首難三陰氣方難冰凝地垢陽弱于淵其應子之索  
 其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  
 凶也索林三河俱合水怒踴躍壞我王屋民飢于食  
 亥之索其蹇之漸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  
 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索林麟鳳所翔  
 國无咎殃賈市十倍復歸惠里索玄其難之次六大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三 其索  
 車三三上轆于山下觸于川測曰大車三三上下轆  
 也其變子之索其節三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索林羣隊虎狼嚙彼牛羊道路  
 不通妨農害商亥之索其漸三之蹇鴻漸于逵其羽  
 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索林  
 敏旋亟疾如猿集木形弓雖調終不能獲  
 索丁亥第五十七  
 全數十二除而生巳若午自巳若午用積數而為亥  
 其體丁亥索易其卦未濟三未濟亨小狐汔濟滿其

尾无攸利索林志慢未習單酒榷脯數至神前欲求  
所願反付大患索玄其首將☵陰氣濟乎上陽信將  
復始之乎下其用已順演而得丙辰索易其卦旅☶  
旅小亨旅貞吉索林羅網四張鳥无所翔征伐困極  
飢渴不食索玄其首裝☱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  
裝而欲去午逆演而得丁巳索易其卦離☲離利貞  
畜北牛吉索林時乘六龍為帝使東達命宜青无所  
不通其應巳之索其旅之小過烏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  
于易莫之聞也索林依宵夜遊與君相遭除煩解惑  
使我无憂索玄其裝之次二鵝鵝慘于冰翼彼南風  
内儀其乘測曰鵝鵝之慘懷无快也午之索其離之  
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索林  
公孫駕驪載聘東齊延陵說產道季紵衣其變巳之  
索其小過☱之旅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索林衣裳顛倒為王來呼成  
就東周封受大侯午之索其旅☱之離旅瑣瑣斯其  
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索林既痴且狂兩目

又育箕踞坐暗名為无用

索乙亥第五十八

全數十二除而生寅若卯自寅若卯用積數而為亥  
其體乙亥索易其卦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利貞索林望幸不到文章未就三子逐兎犬騎不得  
索玄其首文☵陰欽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  
粲然其用寅逆演而得乙酉索易其卦中孚☱中孚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索林鳥鳴喈喈天火將下燔  
我屋室災及妃后索玄其首中☱陽氣潛于黃宮信  
南極篇 十一之二十五 庚寅  
尤不在乎中卯順演而得甲寅索易其卦震☳震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索林枯菽  
不朽利以濟舟度踰江海无有溺憂其應寅之索其  
中孚之小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  
罷位不當也索林鳥升鳴舉照臨東海龍降庭堅為  
陶叔後封于蓼丘福履綏厚索玄其中之次三龍出  
于中首尾信可以為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卯  
之索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索林載  
金販徇利棄我走藏匿淵渠悔折為咎其變寅之索

其小畜之中孚與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索林魁為雷虛風吹雲却欲止不得反歸其宅卯之索其復之震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索林猿隨喬木不踐手足保我金玉還歸其室

索辛亥第五十九

全數十二除而生申若酉自申若酉用積數而為亥其體辛亥索易其卦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索林席多針刺不可以卧為身作累動而有悔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六

象索

言行俱過索玄其首窮陰氣寒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遂其用申逆演而得辛卯索易其卦大過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索林典冊法書藏閣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索玄其首失陰大什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西順演而得庚申索易其卦乾乾元亨利貞索林道陟多阪胡言連蹇譯瘠且壘莫使道通請謁不行求事无功索玄其首烈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其應申之索其大過之困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索林大步上車南到喜家

送我狐裘與福載來索玄其失之上九日月之逝改

于尸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酉之索其乾之小畜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索林据斗運樞順天无憂與樂並居索玄其彊之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攬樞測曰爰聰爰明庶士方來也其變申之索其困之大過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索林虎行恒逐无有休息戰于平陸為夷所覆西之索其小畜之乾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索林東遇虎蛇牛馬奔驚道絕不通商困无功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七

象索

索巳亥第六十

全數十二除而生丑辰若未戌自丑辰若未戌用積數而為亥其體巳亥索易其卦師師貞丈人吉无咎索林鳥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樓之處子來歸母膏人成功年歲大有姤婦无子索玄其首眾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宜明姤大眾多其用丑順演而得戊子索易其卦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索林何草不黃至未盡玄室  
家分離悲愁于心索玄其首童☵陽氣始窺物童然  
咸未有知辰逆演而得巳未索易其卦坤☷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違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索林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騶  
馳通利大道索玄其首馴☶陰氣大順渾沌无端莫  
見其根未順演而得戊午索易其卦賁☶賁亨小利  
有攸往索林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  
居索玄其首飾☱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戊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一 象索

幽失其道理索玄其疑☵之次五拙黃疑金中測曰  
拙黃疑中邪奪正也其變丑之索其剝☶之蒙剝牀  
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索林齋金贖  
狸不聽我辭繫于虎繫牽不得來辰之索其比☵之  
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  
也索林麟子鳳雖生長家國和氣所居康樂无憂邦  
多哲人未之索其大畜☵之賁輿脫輓象曰輿脫輓  
中无尤也索林常德自如不逢禍殃福祿自來  
南極篇 十七之二十九 象索

索象卷第六十一

周禮春官宗伯以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  
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寢之法一曰致  
寢二曰旃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  
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  
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而尚亦有卜師掌問龜之四  
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見兆龜人掌

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微屬北龜曰若屬華氏掌其煇契以待卜事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参七曰巫环八曰巫目九曰巫式十曰巫比十一曰巫参十二曰巫环十三曰巫目十四曰巫式十五曰巫比十六曰巫参十七曰巫环十八曰巫目十九曰巫式二十曰巫比二十一曰巫参二十二曰巫环二十三曰巫目二十四曰巫式二十五曰巫比二十六曰巫参二十七曰巫环二十八曰巫目二十九曰巫式三十曰巫比三十一曰巫参三十二曰巫环三十三曰巫目三十四曰巫式三十五曰巫比三十六曰巫参三十七曰巫环三十八曰巫目三十九曰巫式四十曰巫比四十一曰巫参四十二曰巫环四十三曰巫目四十四曰巫式四十五曰巫比四十六曰巫参四十七曰巫环四十八曰巫目四十九曰巫式五十曰巫比五十一曰巫参五十二曰巫环五十三曰巫目五十四曰巫式五十五曰巫比五十六曰巫参五十七曰巫环五十八曰巫目五十九曰巫式六十曰巫比六十一曰巫参六十二曰巫环六十三曰巫目六十四曰巫式六十五曰巫比六十六曰巫参六十七曰巫环六十八曰巫目六十九曰巫式七十曰巫比七十一曰巫参七十二曰巫环七十三曰巫目七十四曰巫式七十五曰巫比七十六曰巫参七十七曰巫环七十八曰巫目七十九曰巫式八十曰巫比八十一曰巫参八十二曰巫环八十三曰巫目八十四曰巫式八十五曰巫比八十六曰巫参八十七曰巫环八十八曰巫目八十九曰巫式九十曰巫比九十一曰巫参九十二曰巫环九十三曰巫目九十四曰巫式九十五曰巫比九十六曰巫参九十七曰巫环九十八曰巫目九十九曰巫式一百曰巫比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長索

而干又廣水火之剛柔而為十支又隅置一土而為十二十四十二而為六十如經卦之八重而為別之六十四也是用辨五行之剛柔以六十四卦命甲子而為體其頌索易翼用林玄所謂互稽以眡其短長者林辭木克金雅然昔之繇頌存焉家矣作者以廣易而情占期於宜俗雖涉謗庸尚其雜撰玄準易而立首肆彙而索之其經體六十其用之別百有四十四應變之別各百有四十四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長索

索象數第六十二

宗之全數是謂其直之歲月日辰與我生之歲月日辰其所簪之物之五行之數也歲之數十有二日之數十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其歲因效其月幸其辰去枵其歲赤奮若其月涂其辰星紀其歲攝提格其月隕其辰析木其歲單閼其月如其辰大火其歲執徐其月窮其辰壽星其歲大荒落其月餘其辰鶉尾其歲敦牂其月臯其辰鶉火其歲協洽其月且其辰鶉首其歲涒灘其月

相其辰實沈其歲作噩其月牀其辰大梁其歲掩茂  
其月亥其辰降婁其歲大淵猷其月陽其辰陬訾于  
午卯酉之歲歲星行三宿三四十有二宿寅申巳亥  
辰戌丑未之歲歲星行二宿二八十有六宿而行二  
十有八星十二年而周天是以歲用十有二如月與  
辰也日之數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十日之  
位素問曰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  
三百六十日法也山海經曰湯谷扶桑十日所浴九  
日下枝一日上枝又曰甘水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

南極篇 一七之三十二 象宮

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  
曰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  
月十有二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啓筮曰空桑  
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  
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  
出於暘谷故堯因官其後叔仲以主四時而後世遂  
爲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  
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云世不失職耳遠裔益建選  
附神明之後生日生月蓋云生子各名以日月之數

而皇極經世起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日亦用十觀  
物篇曰陽數一行之爲十十千之類是也陰數二行  
之爲十二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又曰十千天也  
十二支地也支千天地之用也一十百千萬億爲奇  
天之數十二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億二萬爲偶地  
之數也奇與偶錯是以月三十而索用十也庚合以  
我生之歲月日辰又眠其所筭之物定五行之數水  
一水之水盜也水之火疾也水之木孕也水之金遺  
也水之土通也火二水之水舉也火之火位也火之

南極篇 一七之三十三 象宮

木馮也火之金表也火之土書也木三木之水婚也  
木之水會也木之木宴也木之金餽也木之土穫也  
金四金之木刑也金之火訟也金之木貨也金之金  
兵也金之土市也土五土之木葬也土之火遷也土  
之木產也土之金游也土之土旅也諸以類涉會而  
爲全數十二除之眠其餘爲支如其有氏族也自其  
支之位用積數歲生日除一算月生日除一算日生  
辰除一算辰生我除一算我生物除一算積五而得  
體以其支之五行命之如其有若夫也自體順逆演



而得用如其有若婦也。嗑卦之動爻爲應如其有若子也。其變如其有若孫也。體養者自子也用其所之物也。應其物之正占也。變推而進之也以卦之辨物之游遷也。

索象通第六十三

癸在大火我將燕游震雷其之聞於復詰之舉趾作象索立甲子爲六十象而臧否之厥比諸易子奪用象廣惟曰甲乙爲幹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月之靈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

兩極篇

一七之三十四

泉宗

月統日故經子而緯甲十二經蓋各具五緯焉。洪範所謂水雨火霽木蒙金驛土克一體而五兆出焉者。已其序律用圖書之次。賦其剛柔則八卦之象儼若矣。干支皆生於十壬生於天一癸生於地六丙生於天七丁生於地二甲生於天三乙生於地八庚生於天九辛生於地四戊生於天五己生於地十書無十戊已皆五也。子生於天一亥生於地六巳生於地二午生於天七寅生於天三卯生於地八申生於天九酉生於地四丑生於地十辰生於天五未生於地十

戊生於天五書無十丑辰未戌皆五也是知坎生於一六離生於二七震生於三巽生於八乾生於九兌生於四艮生於五坤生於十叶而命之闕逢攝提格畢限甲寅震也旂蒙單闕攝如乙卯巽也土章泥灘空相庚申乾也重光作壘塞牀辛酉兌也柔兆敦庸

索象通第六十四

困敦終辜壬子坎也昭陽大淵獻極陽癸亥亦坎也著雍執徐厲病戊辰艮也著雍陶茂厲玄戊戌亦艮也屠維赤奮若則余巳丑坤也屠維協洽則且巳未

兩極篇

一七之三十五

泉宗

亦坤也乙在瑪尾用應始具體得用以順逆剛支化剛于順也化柔于逆也柔支化柔于順也化剛于逆也體二用惟所丁土倍之四維并肆用爲百有四十四用生應以動爻乎午初剛乘陽也丑未二柔乘陰也寅申三剛乘陽也卯酉四柔乘陰也辰戌五剛乘陽也巳亥六柔乘陰也爻具用中肆應亦百有四十四其又八載癸在星紀顯於吏游燕邸投暇庚立變而具四故應貞而變悔內貞而外悔夫占極數知來者也推而極諸予以稽其餘訊厥之卦肆變亦百有

四十四索之有體用應變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矣其亦玄之方州部家極之元會運世耶大徵則有華離堯顛太貞則有貞慎僑頗其改長伊汝自燕徂晉輜軒之上墨而玩易爰采焦易之絲翼之再以四頌中四故子既副墨而孫亦洛誦其又四載丁在鴉尾自總部攝祠政謬長太史太卜繫幣以比其既事之命而計其中否曰斯亦春官氏職焉爰始修舊庚采玄之準首與測贊三索乃具其九贊之位子用一亥用六巳用二午用七寅用三卯用八申用九酉用

南極篇

十一之三十一

集解

四丑辰未戌用五抵其天地陰陽而命之以法書重準之首則未戌用之亦以法圖之十也體之頌百有八十用之頌四百有三十二應之頌四百有三十二變之頌二百有八十八三索之頌千有三百三十二玄不準坎離震兌做京氏之卦氣直日肆其經頌玄闕六別頌玄闕者二十有四足為千有三百二頌葉其本末十有五年

索象義第六十四

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是謂圖書之序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是謂五行之德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是謂五行之運七稽疑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之用二

南極篇

一三之三十一

集解

曰貞曰悔凡七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其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索之一經而五緯者法卜五也先應而後變者法占二也以林玄翼易者法龜筮也龜筮傳曰書建稽疑三謀

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八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徵肅時雨  
 若又時暘若時燠若時寒若聖時風若曰咎徵  
 狂恒雨若時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是謂五事之應不敬厥事不謀厥人惟龜筮是聽者  
 非君子之居序脩吉斯亦去休即咎者已故曰說天  
 者莫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辨於春秋易稱君子之  
 道四卜筮居一焉者龜之大至與天地日月聖人等  
 吉凶生大業圖書方卦之用博且鉅乎而九疇之敘  
 南極篇 一七之三一九

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  
 說之要眇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  
 附之於五物愚謂五行者萬物之權衡不可誣也河  
 圖之數今天道也洛書之數奇地道也惟十干剛柔  
 之數與圖準而支之增二上重剛柔而倍之也卦之  
 減二水火合剛柔而一之也實兼叶書數準甲子而  
 立卦以觀象玩占索之於卦氣視諸家獲五行之自  
 然天壬子習坎丙子未濟甲子解庚子訟戊子蒙癸  
 丑比丁丑晉乙丑觀辛丑萃巳丑坤壬寅屯丙寅噬  
 嗑甲寅震庚寅无妄戊寅頤癸卯井丁卯鼎乙卯巽  
 辛卯大過巳卯升壬辰蹇丙辰旅甲辰小過庚辰遯  
 戊辰艮癸巳既濟丁巳離乙巳家人辛巳革巳巳明  
 夷壬午既濟丙午離甲午豐庚午同人戊午賁癸未  
 比丁未晉乙未觀辛未萃巳未坤壬申需丙申大有  
 甲申大壯庚申乾戊申大畜癸酉節丁酉睽乙酉中  
 孚辛酉兌巳酉臨壬戌蹇丙戌旅甲戌小過庚戌遯  
 戊戌艮癸亥習坎丁亥未濟乙亥渙辛亥困巳亥師  
 按圖書而立卦推之象數而準坎之卦十其重者習

坎未濟離之卦十其重者離既濟震之卦五其闕者  
隨復益巽之卦五其闕者蠱恒姤乾之卦五其闕者  
小畜泰夬兌之卦五其闕者履損歸妹艮之卦十其  
重者蹇旅坤之卦十其重者比晉見於體用者四十  
有六見於變者十有八而六十四卦勿羅一周爻之  
見於應變者自有五十四爻見者為家人漸之二  
四爻見者為比小畜習坎益井既濟之六三爻見者  
為師觀大壯明夷解震豐巽渙中孚小過之十一一  
爻見者為隨蠱剝咸損夬之六他自乾坤至未濟三

南極篇

十七之四十一

象宗

十八二爻見者也玄無坎離震兌故壬子癸亥丁巳  
丙午甲寅辛酉之六象闕丙子將甲子釋庚子爭戊  
子童癸丑密丁丑進乙丑視辛丑聚巳丑馴壬寅磬  
丙寅闕庚寅去戊寅養癸卯法丁卯竈乙卯翁辛卯  
失巳卯土壬辰離丙辰裝甲辰美庚辰迷戊辰止癸  
巳成乙巳居辛巳更巳巳晦壬午成甲午大庚午未  
戊午飾癸未密丁未進乙未視辛未聚巳未馴壬申  
庚申申盛甲申格庚申澁戊申積癸酉度丁酉戾乙  
酉中巳酉符壬戌離丙戌裝甲戌美庚戌迷戊戌止

丁亥將乙亥文辛亥窮巳亥眾玄之見於體用者四  
十有二其應之以未戌見者四十干上之貳也疑飾之  
貳也晉晦之貳也堅止之貳也贊之四見者眾止堅  
養符積馴童將皆次五三見者飾亦次五二見者密  
難成皆一六進裝皆二七美視皆三八逃聚皆四九  
晉干上晦皆次五噴法粟度之一六戾盛竈闕之二  
七中文大翁格居釋之三八疆失更爭去窮永之四  
九疑之五皆一見者也其絲互參指或交忤林之或  
易忤主易玄之五行以九贊之位其或滋忤右林其  
再極篇 十七之四十一 象宗  
卷主應而尚用體次之變又次之丑辰未戌吉掩懼  
其二五中也於玄為次五亦中也子午初卯酉四寅  
申三巳亥上其失中數也全數先天而生氏積數後  
天而生體其用應變不違其所生天則也壬子者家  
天子皇覽之載特奉以冠六十索之首至人之生是  
為今天地之歷元也

南極篇第十八宗錄子

西極支羽鳳天瑞著

靈囊一

天囊壬子第一

壬子一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為壬其體壬子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元日元始也範曰原日原元吉幾君子有慶其用壬順演而得庚子易曰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虛曰賓而賓客也範

南極篇

十八之一

靈囊

曰養剛養惟心亨求口實夫人大體小人身體癸逆演而得癸亥易如體虛曰造丁造始也範曰用丁用利正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決獄其應自壬其訟之履不承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承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虛其賓之五伯父伯舅惟實惟友禮循其舊解曰禮循其舊固有制也命曰平範其養之一一凶吉自癸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冥川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虛其造之六方春不犁泊秋而飢歸子

悲號解曰泊秋而飢失時極也命曰否範其用之一

一休休其變自壬其履☱之訟素履往无咎象曰素

履之往獨行願也範其一一之九一凶吉自癸其渙

☵之習坎渙其血去逃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範其一一之六六悔悔

天囊壬寅第二

壬寅一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為壬其體壬寅易曰屯☶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虛曰柔川柔地之德也範曰守川守居正

南極篇

十八之二

靈囊

吉不利有攸往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辛卯易曰大過☱錫亨厲發辭賜服慶賞以行小人勿承以殃厥身其應自甲其屯之既濟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虛其柔之二遂陰戚施盜跖之祈或得其咎解曰盜跖之祈靡不為也或得其咎為主所知也命曰凶範其守之一三元吉自乙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虛其禮之三豺獮之墜霜露之思无失其時解曰无失其時

不忘本也命曰平範其錫之一三咎休其變自甲其  
既濟之屯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  
三年克之德也範如應自乙其井之大過井發无  
咎象曰井發无咎修井也範其一三之四八各悔

天震壬辰壬戌第三

壬辰一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已自戊若已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辰易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大人貞吉虛曰雍以雍和也範曰直直有事勿事  
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其用戊順演而得丙辰易曰

丙辰一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已自戊若已用積數

震象

旅旅小亨旅貞吉範曰疾疾節飲食謹起居无  
咎害已逆演而得丁丑易曰晉晉康侯用錫馬蕃  
庶晝日三接虛曰暱暱暱親也範曰常常元亨利  
不息之貞其應自戊其旅之避射雉一矢亡終以譽  
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速也範其疾之一五祥吉自巳  
其晉之未濟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虛其暱之二象封有庫食而  
弗治解曰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命曰絀範其常之  
一五各吉其變自戊其暱之旅嘉避貞吉象曰嘉

避貞吉以正志也範其一五之七五災吉自巳其夫  
濟之晉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行正也範  
其一五之二五咎吉壬戌之數如辰

天震壬午第四

壬午一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而為壬其體壬午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  
終亂範曰閉閉閉厲利禦寇勿越勿逐其用丙順演  
而得甲午易曰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虛曰  
說說說視也範曰興興興吉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萬

丙辰一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已自戊若已用積數

震象

邦黎蘇方來不寧土役无度凶丁逆演而得巳巳易  
曰明夷明夷利艱貞虛曰聲州聲名也範曰决决  
决八元舉用四凶竄陸羣疑虛釋无枉不直利艱正  
其應自丙其豐之小過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虛其覲之四虎視眈眈其  
心譚譚解曰其心譚譚審所視也命曰絀範其興之  
一七災吉自丁其明夷之貞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  
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凶也後入于地失則也虛  
其聲之五鬼嘯梁上弗見其象人莫之享解曰弗見

其象无實也命曰否範其決之一七平休其變自丙其小過之豐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範其一七之三七祥吉自丁其賁之明夷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範其一七之五二平悔

天蒙壬申第五

壬申一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壬其體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尤亨貞吉利涉大川乾曰厲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吉其用庚順

南極篇

十八之五

靈臺

演而得戊申易曰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虛曰邵邵退也範曰寡寡宜上不宜下宜少不宜眾君子寡過不利婚媾辛逆演而得乙酉易曰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凶其應自庚其大畜之損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虛其邵之三唾面不辱叱咤不縮或擠諸谷解曰唾而不辱顏之強也命曰凶範其寡之一九平吉自辛其中孚之履月

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範其堅之一九悔休其變自庚其損之大畜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範其一九之五九平吉自辛其履之中孚履虎尾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範其一九之八四休悔

地蒙丁巳第六

丁巳二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為丁其體丁巳易曰離離利貞畜牝牛吉虛曰泰川蠢動也範曰冲冲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

南極篇

十八之六

靈臺

萬國以寧无不利其用丙逆演而得乙巳易曰家人家人利女貞虛曰洪洪湛樂也範曰賓賓賓俊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丁順演而得庚午易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範曰移而移功成而退居元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其應自丙其家人之漸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虛其湛之四酒食衍衍威儀反反繩墨不逮解曰酒食衍衍以禮自防也命曰滅範其賓之二二凶吉自丁其同人之革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

志未得也。純其移之二二休悔其變自丙其漸三之  
家人鴻漸于干小人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純其二二之八二凶吉自丁其革三之同人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君也。純其二二之九七悔休

地囊丁酉第七

丁酉二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丁其體丁酉易曰睽三睽小事吉虛曰宜三宜  
誼也。純曰所三所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其用庚逆  
演而得辛酉易曰兌三兌亨利貞虛曰徒三徒眾也  
純曰公三公亨夫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克已禮復  
其初利折獄辛順演而得甲申易曰大壯三三三壯利  
貞虛曰憐三憐怒也。純曰舒三舒雨露濡草木榮  
敷百體以舒惟仁之朕无不利迨近凶其應自庚其  
兌之夫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虛其徒之  
三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解曰不可服箱不  
可訓也。命曰凶純其公之二四祥吉自辛其大壯之  
泰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

羸尚往也。虛其憐之四雷寢赫赫亂是用息狼羸死  
國解曰雷寢赫赫以止亂也。命曰吉純其舒之二四  
吝悔其變自庚其夫三之兌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純其二四之五二平吉自辛其泰三之大壯翩翩不  
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  
以孚中心願也。純其二四之三七悔咎

地囊丁亥第八

丁亥二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丁其體丁亥易曰未濟三未濟亨小狐汔濟濡  
其尾无攸利。虛曰詰三詰智也。純曰柔三柔惠利用  
正婦人吉。夫子凶其用壬逆演而得巳亥易曰師三  
師貞丈人吉无咎。純曰伏三伏不聞不覩君子戒懼  
勿用娶女利潛師不利有攸往。癸順演而得丙子易  
如體虛曰積三積子也。純曰迅三迅吉雷風之欸震  
撓萬物君子威德神化不測其應自壬其師之臨師  
出以律否。純曰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純其伏之  
二六平吉自癸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



首有子失是象曰飲酒滯首亦不知節也虛其縛之  
六酒賸積如父母頰如解曰父母出如不養志也命  
曰否範其迅之二六悔悔其變自壬其臨之師咸  
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範其二六之五六  
平吉自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  
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二六之七  
一休休

地囊丁卯第九

丁卯二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

兩極篇 十八之九

策案

而為丁其體丁卯易曰鼎元吉亨範曰親而親  
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上  
下睦而家道亨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戊寅易曰  
震二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範曰豫剛豫飲食和樂君子豫吉小人豫凶其應自  
甲其鼎之未濟鼎耳革其行寒雉齊不食方雨虧悔  
終言象曰鼎耳革其義也範其親之二八元吉自  
乙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範其豫之  
二八平悔其變自甲其未濟之鼎未濟征凶利涉

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範如應自乙其復  
之震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範其二八  
之五三平休

地囊丁丑丁未第十

丁丑二十亦曰二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己自戊若  
己用積數而為丁其體丁丑易曰晉晉康侯用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虛曰睽睽親也範曰常常元  
亨利不息之貞其用戊逆演而得癸丑易曰比比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虛曰泯泯  
兩極篇 十八之十

策案

滅也範曰損損君子之道日以削小人之性日以  
斷遇雨吉藥餌有喜已順演而得壬辰易曰蹇蹇  
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虛曰雍以雍和也  
範曰直直有事勿事敬之吉正凶利見大人其應  
自戊其比之坤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誠上使中也虛其泯之六水厭其原木剝其根波  
高葉繁目昧心昏解曰水厭其原何可長也命曰否  
範其損之二五災乎自巳其蹇之井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尤尤也虛其雍之二物下惠  
不易其介伯夷怨是用希解曰夷清不偏惠和不流  
命曰臧範其直之二五咎吉其變自戊其坤之比  
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範其二五之六  
五祥吉自巳其井之蹇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  
谷射鮒无與也範其二五之一五各吉丁未之數如  
止

天震甲子第十一

甲子三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極篇 十八之十一 靈囊

而為甲其體甲子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  
復吉有攸往夙吉範曰見川見一氣既信百有著形  
睽而益背德潤厥身隱匿內其用壬順演而得壬子  
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元曰元  
始也範曰原曰原元吉幾君子有慶癸逆演而得乙  
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報  
丁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其應自壬其  
習坎之節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  
也範其原之三一祥吉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血去

退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報之三一休休  
其變自壬其節之習坎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  
戶庭知通塞也範其三之一一災吉自癸其習坎  
之渙係用微纆真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  
失道凶三歲也範其三之一之八六悔悔

天震甲寅第十二

甲寅三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寅易曰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  
啞震驚百里不失七咆虛曰容容貌也範曰從  
而極篇 十八之十二 靈囊

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利有攸行其用甲  
如體乙逆演而得癸卯易曰井井改邑不改井无  
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虛曰散  
散民聚其應自甲其震之豐震蘇蘇震行无咎象曰  
震蘇蘇位不當也虛其容之二葆首夷侯不若適死  
解曰葆首夷侯不可忍見也命曰凶範其從之三三  
无吉自乙其井之大過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  
井也虛其散之三守業兢兢朝露春冰解曰朝露春

水鏡疑易汗也命曰平範其翁之三三吝休其變自  
甲其豐之震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  
口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範如  
應自乙其大過之井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吉  
不挽于下也範其三三之六八咎悔

天蒙甲辰甲戌第十三

甲辰三五以十除全數生戌若已自戌若已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辰易曰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  
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以

南極篇

十八之十三

靈象

慮思也範曰育育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聖人順成  
生產吉其用戊順演而得戊辰易曰艮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虛曰齊以齊中也範  
曰中中赫赫大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  
已逆演而得已丑易曰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若  
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虛曰績績功也範如戊其應自戊其艮之漸艮  
其輔言有亨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範其中之  
三五平吉自巳其坤之師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虛其積  
之二帝王君臣務在安民解曰務在安民无奇功也  
命曰滅範如戊其變自戊其漸之艮鴻漸于陵婦  
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範共三五之五五平吉自巳其師之坤在師中吉  
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範如戊甲戌之數如辰

天蒙甲午第十四

甲午三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

南極篇

一八之一四

靈象

而為甲其體甲午易曰豐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  
中虛曰親親視也範曰興興吉利見大人天下  
文明萬邦黎獻方來不寧土役无戾凶其用丙順演  
而得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  
考父也範曰分而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  
小人勿乘丁逆演而得辛巳易曰革革巳日乃孚  
元亨利貞悔亡範曰開開折民墾田開塞通障利  
有攸往閉釋赦葬凶其應自丙其離之旅履錯然敬  
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虛其考之四散而

全外聚而詩書賢不喪志否不益愚解曰散而金  
賢干人也命曰滅範其分之三七凶吉自丁其革之  
同人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君也範其間之三七悔  
休其變自丙其旅之漸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  
旅瑣瑣志窮災也範其三七之七七凶吉自丁其同  
人三之革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範其三七之四二休悔

天囊甲申第十五

兩極篇 一人之十五

彙纂

甲申三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  
而為甲其體甲申易曰大壯大壯利貞虛曰  
濟怒也範曰舒舒雨露濡草木榮敷百體以舒  
惟仁之腴无不利迨近凶其用庚順演而得庚申易  
曰乾元亨利貞虛口又治也範曰終終  
吉茲闔之勞斯開之通君子令終辛逆演而得丁酉  
易曰勝勝小事吉虛口宜宜誼也範曰祈祈  
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其應自庚其乾之履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終日乾乾行事也虛其

以下原缺

禮復其初利折獄其用庚逆演而得乙酉易曰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利有攸往  
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攻城陷陣凶辛順演  
而得戊申易曰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  
川虛曰邵邵退也範曰寡寡宜上不宜下宜少  
不宜眾君子寡道不利婚媾其應自庚其中孚之小  
畜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範其堅之四四祥吉自辛其大畜之大有童牛之  
咥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虛其邵之四雲蜚于

兩極篇 一人之十八

彙纂

江舟藏于浦雷出于山車稅于宇解曰雲蜚于江識  
徵象也命曰吉範其寡之四四平悔其變自庚其小  
畜之中孚與脫輻夫妻反日象曰夫妻反日不能  
正室也範其四四之八四災吉自辛其大有之大  
畜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曰辨哲也範其四  
四之五九平休

地囊辛亥第十八

辛亥四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辛其體辛亥易曰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

以下原缺

巽其歸妹 三之大壯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  
以須未當也 範其五九之三九平吉自辛其節 三之  
兌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範其五九之四

四

南極篇

六十八之二十七

雲象

南極篇第十九宗錄子

文翔鳳天瑞著

靈囊一

地囊癸巳第二十六

癸巳六二以上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為癸其體癸巳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範曰庚川灰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其用丙逆演而得辛巳易曰革☱☲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範曰開開折民墾田開塞通障利有攸往閉羅

一九之一

靈囊二

藏莖凶丁順演而得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考父也範曰分而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乘其應自丙其革之咸華用黃牛之革象曰華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範其開之六二凶吉自丁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虛其考之五爻金篋玉不界之燭盜守之屋解曰不界之燭失義誨也命曰否範其分之六二休悔其變自丙其咸☱之革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範其六二之四二

凶吉自丁其豐☱之離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開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邦也闢其戶開其无人自藏也範其六二之七七悔休

地囊癸酉第二十七

癸酉六四以上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癸其體癸酉易曰節☵☲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沐淵沐幽人正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其用庚逆演而得丁酉易曰睽☱☲睽小事吉虛曰宜宜誼也範曰祈祈求而往无不利祭祀吉辛順演而得

一九之二

靈囊二

庚申易曰乾☰乾元亨利貞虛曰又又治也範曰終古茲聞之窮斯闢之通君子令終其應自庚其睽之人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過剛也虛其宜之三狗利遺節託名以說于斧鉞解曰託名以說以欺世也命曰內範其所之六四祥吉自辛其範之小畜或躍在淵无咎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虛其又之四欲罔之張引其綱欲絲之治振其紀解曰綱張紀治舉賢愚從也命曰吉範其終之六四吝悔其變自庚

其大有☰之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範其六四之二四災吉自辛其小畜☰之乾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範其六四之九九咎休

地囊癸亥第二十八

癸亥六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為壬其體癸亥易曰習坎☵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虛曰造丁造始也範曰用丁用利正有攸往吉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征伐有功利决獄其用壬逆演

兩極篇

十九之王

靈臺二

而得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報而報祭祀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癸順演而得壬子易如體虛曰元日元始也範曰原日元吉幾君子有慶其應自壬其渙之中孚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範其報之六六吉災自癸其習坎之渙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範其原之六六悔悔其變自壬其中孚☱之渙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範其六六之八六祥吉自癸其渙☵之習坎渙其

血去逃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範其六六之一休休

地囊癸卯第二十九

癸卯六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為癸其體癸卯易曰井☱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訖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虛曰散而散消也範曰翁而翁利微師會同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甲寅易曰震☳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失七鬯虛曰容而容

兩極篇

十九之四

靈臺二

貌也範曰從而從惟從非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有攸行其應自甲其井之習坎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虛其散之二心德之離微子去之解曰微子去之親戚離也命曰凶範其翁之六八元吉自乙其震之復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虛其容之三額而不備解曰頽而不備質不變也命曰平範其從之六八咎悔其變自甲其習坎☵之井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範如

應自乙其復之震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地囊癸丑癸未第三十

癸丑六十亦曰六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已自戊若已用積數而為癸其體癸丑易曰比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虛曰泯泯滅也

南極篇

十九之五

靈象二

表朋安貞吉虛曰績績功也

曰顯此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

誠上使中也

艮幹毋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戊癸未之數如丑

天囊丙子第三十一

丙子七一以上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而為丙其體丙子易曰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滿其尾无攸利虛曰續續子也

南極篇

十九之六

靈象二

得甲子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解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象承也範其七一之三一凶吉自癸其解之未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七一之二六悔悔

天囊丙寅第三十二

丙寅七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為丙其體丙寅易曰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範曰除剛除悌釋既去嘉寂斯登不利作典君子攸行其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乙卯易曰巽與小亨利有

兩極篇

十九之七

靈彙二

攸往利見大人虛曰奔而奔進也範曰戎謂戎正吉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克臧惟知之藏利征伐其應自甲其噬嗑之離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範其除之七三元吉自乙其與之妬悔凶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虛其奔之三日出而征日没而息君子之則解曰君子之則出處順也命曰平範其戎之七三吝凶其變自甲其離之噬嗑口以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範如應自乙其妬之 包无魚

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範其七三之八八吝悔

天囊丙辰丙戌第三十三

丙辰七五以十除全數生戌若己自戌若己用積數而為丙其體丙辰易曰旅旅小亨旅貞吉範曰疾節飲食謹起居无攸害其用戊順演而得庚申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王假于廟王假于廟外暗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奸娠吉已逆演而得辛丑易曰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虛曰資財資用也範曰益益友朋方

兩極篇

一九之八

靈彙二

未敢之終吉繼長增高與時偕極廢惰凶其應自戊其遯之旅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範其壬之七五祥乎自巳其萃之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虛其資之二子麻父單不憂飢寒解曰子麻父單厚于民也小憂飢寒必相養也命曰臧範其益之七五吝吉其變自戊其旅之遯射雉一矢亡終以旅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範其七五之九五災吉自巳其困之萃困于酒食未綏方來利用亨祀征內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

慶也範其七五之四五咎吉丙戌之數如辰

天囊丙午第三十四

丙午七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為丙其體丙午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考即考父也範曰分而分長短均平潮駛月盈君子利正小人勿乘其用丙順演而得戊午易曰賁☶賁亨小利有攸往虛曰昭即昭明也範曰過即過關淫于樂君子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丁逆演而得癸巳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

有極焉

一九之九

壹象二

亂範曰辰川辰屬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其應自丙其賁之良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虛其昭之四鑿隙偷光厥志惟勤爭界之燭解曰鑿隙偷光善情明也爭界之燭遂光大也命曰滅範其過之七七平吉自丁其既濟之人家濡其首屬象曰濡其首屬何可久也範其辰之七七悔休其變自丙其艮☶之貞良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範其七七之五七平吉自丁其家人☱之既濟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範其

七七之六二休悔

天囊丙申第三十五

丙申七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丙其體丙申易曰大有☲大有元亨虛曰偶即偶妃也範曰收即收一氣首孳百物收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效效吉其用庚順演而得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光亨吉貞利涉大川範曰厲即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吉辛逆演而得巳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即痛病也範曰升☶升禮

有極焉

十九之十

壹象二

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其應自庚其需之節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範其厲之七九災吉自辛其臨之歸妹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虛其痛之四固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解曰天不能病自治詳也命曰吉範其升之七九其變自庚其節☱之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範其七九之一九祥吉自辛其歸妹☱之臨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範其七九之五四平悔

地囊乙巳第三十六

乙巳八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巳易曰家人家人利女貞虛曰洪川湛樂也範曰賓賈後民用章觀國之光利賓于王大有吉慶其用丙逆演而得癸巳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範曰辰川辰厲吉曲能有誠君子克明丁順演而得戊午易曰賁賁亨小利有攸往虛曰昭昭昭明也範曰過過開淫于樂君子

兩德篇

十九之十一

靈業二

戒懼君子過厚小人過薄利涉大川其應自丙其既濟之寒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範其庚之八二祥吉自丁其賁之明夷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虛其昭之五循情不蹶秉燭而跌解曰秉燭而跌恃明懈也命曰否範其過之八二平悔其變自丙其蹇之既濟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範其八二之六二災吉自丁其明夷之賁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範其八二之五十平休

地囊乙酉第三十七

乙酉八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酉易曰中孚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堅堅利有攸往剛健篤實義之所出物莫能屈坎城陷陣凶其用庚逆演而得巳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柎痛病也範曰升升禮明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辛順演而得壬申易曰需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範曰厲厲征鳥厲疾无初有終

兩德篇

十九之十二

靈業二

吉其應自庚其臨之泰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虛其痛之三齒拔兒傷治體得亡解曰治體得亡其醫庸也命曰凶範其升之八四平吉自辛其需之夫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範其厲之八四休悔其變自庚其泰之臨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範其八四之五四平吉自辛其夬之需賢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

信聰不明也。範其八四之一九悔休。

地囊乙亥第三十八

乙亥八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於自土若癸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亥易曰：渙，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範曰：報而報祭，禮吉。事不宜先，宜後。君子有慶。其用壬逆演而得丁亥。易曰：未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虛曰：詰，詰智也。範曰：柔，柔利。惠利用正。婦人吉。夫子凶。於順演而得甲子。易曰：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範曰：見

南極篇

六十九之三十三

重囊二

見一氣既信，百有若形。睥面益背，德潤厥身。其應自壬，其未濟之睽。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虛其詰之五務，本安分。金石其命，解曰：務本安分，知保身也。命曰：平範，其柔之八六凶。吉自癸，其解之未濟，公用。計準于高，購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範其見之八六，悔。悔其變自壬，其睽。之未濟，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範其八六之二六凶。吉自癸，其未濟。之解，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範其八六之三，一休休。

地囊乙卯第三十九

乙卯八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卯易曰：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虛曰：苒，苒進也。範曰：成，成正吉。戰血玄黃，陽亢有傷。君子之義，惟知之。藏利征伐，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丙寅。易曰：噬嗑，噬嗑亨。利用獄。範曰：除，除穢，釋既去，嘉穀斯登。不利作輿。君子攸行，其應自甲。其與之渙，頰與吝。象曰：頰與之吝，窮也。虛

南極篇

六十九之十四

重囊二

其舟之二，百人操舟，乘彼湍流。解曰：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命曰：內範，其戎之八八元吉。自乙，其噬嗑之頰，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範其除之八八吝，悔其變自甲，其漁之與，漁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範如應自乙，其頰之噬嗑，頰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頰頰之吉，上施光也。範其八八之七，三咎凶。

地囊乙丑乙未第四十

乙丑八十亦曰八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

已用積數而為乙其體乙丑易曰觀觀盥而不薦  
有孚顛若範曰革革利正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  
革金道乃行疾病凶其用戊逆演而得辛丑易曰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虛曰資財資用也範曰益益友朋方來敬之  
終吉終大與時倍極廢情凶已順演而得庚辰  
易曰遯遯亨小利貞範曰壬惟水之神外暗  
內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其應自戊其萃之  
豫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南極篇 十九之十五 靈象二

天囊庚子第四十一

庚子九一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癸用積數  
而為庚其體庚子易曰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虛曰賓剛賓客也範曰養剛  
養惟心亨求口實大人小體小人小體其用壬順演  
而得戊子易曰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範曰庶闢庶天開地闢  
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眾不利寡利公不利私癸逆  
演而得辛亥易曰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  
信虛曰隸町隸臣也範曰章町章天下文明赫赫彰  
南極篇 十九之十六 靈象二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範其九一之四大悔悔

天囊庚寅第四十二

庚寅九三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乙用積數而為庚其體庚寅易曰无妄三无妄元亨利貞其體正有肯不利有攸往虛曰教三教教也範曰勝三勝勝薦正吉利涉大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共用甲如體乙逆演而得已卯易曰升三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範曰疑三疑有間有貳君子用明小人用獨勿用决獄凶其應自甲其无妄之同人无妄之災或

南極篇

十九之十七

靈臺二

南極篇

一九之一八

靈臺一

天囊庚辰庚戌第四十三

庚辰九五以十除全數生戌若已自戌若已用積數而為庚其體庚辰易曰遯三遯亨小利貞範曰壬三壬惟水之神外暗内明君子休休小人包羞妊娠吉其用戌順演而得甲辰易曰小過三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三慮思也範曰育三育天地網緝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產吉已逆演而得乙丑易曰觀三觀盥而不為有孚順若範曰革三革利正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其應自戌其小過之咸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虛其慮之六謀利忘寢商賈之任解曰謀利忘寢思不遠也命曰否範其育之九五祥吉自己其觀之漁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範其革之九五吝吉其變自戌其咸三之小過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範其九五之三五災吉自己其渙三之觀渙奔其機悔亡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範其九五之八五咎吉庚戌之數如辰

天囊庚午第四十四

庚午九七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丁用積數而為庚其體庚午易曰同人<sub>三</sub>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sub>三</sub>曰移<sub>三</sub>功成而退居亢則悔利有攸往守常凶其用丙順演而得壬午易曰既濟<sub>三</sub>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sub>三</sub>曰開<sub>三</sub>閉厲利禦寇勿越勿逐丁逆演而得丁巳易曰離<sub>三</sub>離利貞亨<sub>三</sub>北牛吉虛曰泰<sub>三</sub>動也<sub>三</sub>曰冲<sub>三</sub>冲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物以寧无不利其應自丙其既濟之寒曳兩極<sub>三</sub>十九之十九 實業一

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sub>三</sub>其閑之九七凶吉自丁其離之豐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sub>三</sub>虛其蠢之五鑿凍樹復勞而无得解曰擊凍樹復徒自勤也<sub>三</sub>命曰否<sub>三</sub>絕其冲之九七悔休其變自丙其蹇<sub>三</sub>之既濟往蹇來與象曰往蹇來<sub>三</sub>宜待也<sub>三</sub>其九七之一七凶吉自丁其豐<sub>三</sub>之離豐其屋<sub>三</sub>其家<sub>三</sub>其戶<sub>三</sub>其無人<sub>三</sub>三歲不覿凶家曰<sub>三</sub>豐其屋天際翔也<sub>三</sub>其戶<sub>三</sub>其無人自藏也<sub>三</sub>其九七之二二休悔

天囊庚申第四十五

庚申九九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辛用積數而為庚其體庚申易曰乾<sub>三</sub>乾元亨利貞<sub>三</sub>曰又<sub>三</sub>又治也<sub>三</sub>曰終<sub>三</sub>終吉<sub>三</sub>茲<sub>三</sub>闔之窮斯開之通君子令終其用庚順演而得丙申易曰大有<sub>三</sub>大有元亨<sub>三</sub>虛曰偶<sub>三</sub>偶妃也<sub>三</sub>曰收<sub>三</sub>收一氣<sub>三</sub>齒<sub>三</sub>百物<sub>三</sub>斂<sub>三</sub>收君子反身放心是求斂藏吉辛逆演而得癸酉易曰節<sub>三</sub>節亨<sub>三</sub>節不可貞<sub>三</sub>曰昧<sub>三</sub>昧幽人<sub>三</sub>正吉<sub>三</sub>開而章<sub>三</sub>晦而明<sub>三</sub>不利折獄其應自庚其大有之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sub>三</sub>虛其偶之三<sub>三</sub>難司晨<sub>三</sub>惟家之索<sub>三</sub>解曰<sub>三</sub>難司晨<sub>三</sub>反常也<sub>三</sub>其<sub>三</sub>乾其<sub>三</sub>收之<sub>三</sub>九九災<sub>三</sub>吉自辛其<sub>三</sub>節之<sub>三</sub>兌安<sub>三</sub>節亨象曰安<sub>三</sub>節之<sub>三</sub>亨承上道也<sub>三</sub>其<sub>三</sub>昧之<sub>三</sub>九九咎<sub>三</sub>休其<sub>三</sub>變自庚其<sub>三</sub>睽<sub>三</sub>之大有見<sub>三</sub>與<sub>三</sub>曳其<sub>三</sub>牛<sub>三</sub>掣其人<sub>三</sub>天且<sub>三</sub>剝<sub>三</sub>无初有終<sub>三</sub>象曰見與<sub>三</sub>曳位不當也<sub>三</sub>无初有終<sub>三</sub>遇剛也<sub>三</sub>其<sub>三</sub>九九之<sub>三</sub>七九祥<sub>三</sub>吉自辛其<sub>三</sub>兌<sub>三</sub>之<sub>三</sub>節<sub>三</sub>商兌<sub>三</sub>未寧<sub>三</sub>介疾<sub>三</sub>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sub>三</sub>其<sub>三</sub>九九之<sub>三</sub>六四<sub>三</sub>吝悔

天囊巳巳第四十六

巳巳十二亦曰五二以十除全數生丙若丁自丙若  
 丁用積數而為巳其體巳巳易曰明夷☱明夷利艱  
 貞虛曰聲利聲名也範曰決剛決八元舉用四凶窺  
 履羣疑盡釋无枉不直利艱正其用內逆演而得丁  
 巳易曰離☲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虛曰蠱☱蠱動也  
 範曰沖川沖元亨大君體仁首出庶物萬物以寧无  
 不利丁順演而得壬午易曰既濟☵既濟亨小利貞  
 初吉終亂範曰閉田閉厲利禦寇勿越勿逐其應自  
 丙其離之旅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  
 雨極篇 十九之二一 重卷二  
 咎也虛其蠶之四據于疾蓀欲去何之不公何為公  
 或得岐解曰雖無所之不可處也命曰藏範其沖之  
 五二平吉自丁其既濟之家人濡其首厲象曰濡其  
 首厲何可久也範其困之五二平悔其變自丙其旅  
 之離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範其五二之二二平吉自丁其家人☱之既濟有孚  
 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道也範其五二之  
 一七平休

地囊巳酉第四十七

巳酉十四亦曰五四以十除全數生庚若辛自庚若  
 辛用積數而為巳其體巳酉易曰臨☱臨元亨利貞  
 至于八月有凶虛曰痛惻痛病也範曰升☱升禮明  
 樂行萬化以成利見大人不言有喻允升大吉其用  
 庚逆演而得癸酉易曰節☵節亨苦節不可貞範曰  
 昧惻幽人正吉闇而章晦而明不利折獄辛順演  
 而得丙申易曰大有☱大有元亨虛曰偶☱偶妃也  
 範曰收☱收一氣酋擊百物斂收君子反身放心是  
 求斂藏吉其應自庚其節之需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雨極篇 十九之二二 重卷二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範其昧之五四平吉自辛  
 其大有之大畜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  
 哲也虛其偶之四墜柔而靜品物咸正解曰墜柔而  
 靜順承天也命曰吉範其收之五四平其變自庚  
 其需之節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範其五四之六四平吉自辛  
 其大畜之大有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  
 喜也範其五四之七九平休

地囊巳亥第四十八



巳亥十六亦曰五六以十除全數生壬若癸自壬若  
 癸用積數而為巳其體巳亥易曰師三師貞丈人吉  
 无咎範曰伏聞伏不聞不覩君子戒懼勿用娶女利  
 潛師不利有攸往其用壬逆演而得辛亥易曰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虛曰隸聞隸臣也範  
 曰章聞章天下文明赫赫彬彬大震厥聲匪正有悔  
 發順演而得戊子易曰蒙三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範曰庶剛庶天  
 開地闢萬物蕃殖君子所體利眾不利寡利公不利  
 南極篇 四十九之二十三 重蒙二  
 私其應自壬其困之兌脅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  
 不說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虛其謀之五股肱綴  
 體沒身不改解曰股肱不改知所從也命曰平範其  
 童之五六平吉自癸其蒙之師擊蒙不利為寇利禦  
 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範其庶之五六吉悔其  
 變自壬其兌三之困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  
 也範其五六之四六平吉自癸其師三之蒙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範其五六之五一吉休

地囊巳卯第四十九  
 巳卯十八亦曰五八以十除全數生甲若乙自甲若  
 乙用積數而為巳其體巳卯易曰升三升元亨用見  
 大人勿恤南征吉範曰疑聞疑有問有貳君子用明  
 小人用罔勿用決獄凶其用甲如體乙順演而得庚  
 寅易曰无妄三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虛曰敬剛敬教也範曰勝剛勝厲正吉利涉大  
 川君子以智小人以力其應自甲其升之師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範其疑之五八元吉自乙其  
 南極篇 四十九之二十四 重蒙二  
 无妄之益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虛其  
 敬之三建其師立其規執其管解曰建其師擇師長  
 也立其規示執物也執其管溺以刑也命曰平範其  
 勝之五八平悔其變自甲其師三之升師或與尸凶  
 象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範如應自乙其益三之无  
 妄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  
 也範其五八之九三平休  
 地囊巳丑巳未第五十  
 巳丑十亦曰五五以十除全數生戊若巳自戊若

巳用積數而為巳其體巳丑易曰坤☷坤元亨利牝  
 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明東北  
 喪朋安貞吉虛曰積廿績功也範曰中☵中赫赫太  
 明耀彼四鄰君子持盈小人毀成其用戊逆演而得  
 乙丑易曰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範曰革☱革  
 利正從而革通不塞應時而亨金道乃行疾病凶巳  
 順演而得甲辰易曰小過☱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  
 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虛曰慮取慮  
 思也範曰育☱育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聖人順成生  
 兩極篇 十九之二十五 靈集二

遂囊第五十一  
 五生數之終也六成數之始也五偶之而十六偶之  
 而十二以十二乘十則各獲其五以十乘十二則各  
 獲其六象索其五靈囊亦以著六也癸在星紀自燕  
 徂伊爰囊十而次之草構其序五粵參火始嗣索命  
 筮以當於三占二從之義采司馬氏之潛虛蔡氏之  
 洪範皇極內篇當林與玄虛之用者三十二一之元  
 奈雅二之詰蠶宜曜三之觀容憐慮四之隸程徒資  
 五之昭卻齊六之造散泯七之積考偶八之湛并九  
 兩極篇 一九之二十一 靈集二

產吉其應自戊其觀之剝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  
 我生觀民也範其革之五五平吉自巳其小過之恒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  
 君臣不可過也虛其慮之二旁瞻千里卻願百世解  
 曰旁瞻卻願所慮遠也命曰藏範其育之五五平吉  
 其變自戊其利☱之觀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範其五五之八五平吉自巳其  
 恒☱之小過悔亡象曰九九悔亡能久中也範其五  
 五之三五平吉巳未之數如丑

之質敬又十之聲痛積其闕者甲子乙丑丙寅丁卯  
 庚午壬申癸酉乙亥戊寅巳卯庚辰辛巳壬午乙酉  
 丙戌戊子癸巳乙未巳亥庚戌丙辰之二十一也其  
 數不克周一原二焚三本四卅五基六委七焱八未  
 九丹十豕左右之配肆二十有一莫之律數甲戌戊  
 戌壬戌者辰之符也辛未癸未丁未巳未者丑之符  
 也肆慮齊雅資泯疆績之重該者七焉範周九九罔  
 體弗丁無十故巳丑未歸之五也爻六而行五壬丙  
 應初叶于午巳應二叶丑未甲庚應三叶寅申乙辛

應四叶卯酉戌應五叶辰戌丁亥應上叶巳亥虛七  
 變而占五初上不占肆其二三四五六卽一二三四  
 五之位甲巳二乙庚三丙辛四丁壬五戌癸六艮各  
 八十一占肆以用之數應體又以體之數應用互定  
 應變之占索之全數歲月辰用十二日用十者也其  
 積數五彙則我生之歲月辰與其直之歲月日辰  
 皆取其甲子之數而律其事之五行曰全數我合直  
 除一筭直合事除一筭二其積之數也索六積五五  
 六之義也彙三積二彙兩之義也十與十二之數先  
 門條篇  
 天之義也甲子之數後天之義也其餘頌則取其與  
 叶者胥而命之準易慎鈐虛範

兩極篇第二十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一

索囊陰陽第一

五行者為天行氣之義也地承天故自周於一行也  
水之為言淮也陰化沾濡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  
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之為言禁也  
陰氣始起萬物禁止土之為言吐也吐含萬物少陽  
見於寅寅演也壯於卯卯茂也衰於辰辰震也其日

有養篇

二一之一

五六

甲乙者甲物孚甲也乙物蕃屈有節欲出也時為春  
者春之為言僂也其音用者角氣動耀也其帝大暉  
者大起萬物撥也其神勾芒者物始生萌也太陽見  
於巳巳物必起也壯於午午物滿長也衰於未未味  
也其日丙丁者丙物炳明也丁強也時為夏者夏之  
為言大也其音徵者徵陽度極止也其帝炎帝者太  
陽也其神祝融者屬續也少陰見於申申身也壯於  
酉酉老物收斂也衰於戌戌滅也其日庚辛者庚物  
更也辛陰始成也時為秋者秋之為言愁也其音商

者商強也其帝少暉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者縮也太

陰見於亥亥仰也壯於子子孽也衰於丑丑紐也其

日壬癸者壬陰始任也癸揆度也時為冬者冬之為

言終也其音羽者羽物始孽也其帝顓頊者寒縮也

其神玄冥者入也中宮其日戊巳者戊茂也巳抑屈

起也其音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者陰陽之

會也東動也陽氣動物於中春蠢也物蠢生乃運動

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圖故為規也南任也陽氣任養

物夏假也物假大乃宜平火灸上禮者齊齊者平故

有養篇

二一之二

五六

為衡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秋孽也物孽斂乃成  
熟金從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北伏也陽氣伏  
於下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  
故為權也中央者陰陽之經緯通達乃能為端直也  
於特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  
五則揆物而均之起於數數者一十百千萬始於一  
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而五數訖也萬物承陽起口攝提格格起  
也陽氣推物而起口單闕單盡闕止也伏蟄之物皆

振舒出曰執徐執螯徐舒也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  
落曰大荒駱荒大也物盛壯曰敦祥敦盛祥壯也陽  
氣欲化物曰叶洽叶和洽合也物吐秀傾垂曰沿灘  
沿羣灘攤也物芒枝起曰作鄂鄂萼也物皆敞冒曰  
闕茂闕敞茂冒也函萬物而益藏之於外曰大淵獻  
大獻之於深也物混沌曰困敦物初萌混沌於黃泉  
之下也陽氣迅順曰赤奮若赤陽奮迅若順也十二  
歲陰之義陰陽進退之紀也

索囊風氣第二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

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  
藏於虛口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  
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  
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  
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  
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  
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

原缺第四葉

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  
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  
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  
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  
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寘景  
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  
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  
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酉

至於孤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  
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  
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  
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  
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  
北至於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  
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  
陰用事中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雷雷者言陽氣之積留

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  
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閉  
闕風居西方闕者倡也闕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闕  
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陽氣庚萬物故曰  
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  
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  
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  
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  
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言萬物盡滅故曰戌不周風  
南極篇 二十之六 五六

后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  
至於管室管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  
境也言陽氣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  
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  
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風萌也養物成功以東卦也  
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陰合陽以變風  
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艮風爲筮四  
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震風爲管四十五  
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巽風爲祝四十五日景

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離風爲絃四十五日涼風至  
涼寒也行陰氣也坤風爲墳四十五日昌蓋風至戒  
收藏也兌風爲鐘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  
也陰陽未合化也乾風爲磬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  
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坎風爲鼓保章氏以十有二風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二月之風從律之八  
風也與律呂歷數準一歲陰陽進退之紀也

索囊律呂第三

黃鐘者黃中和之色鐘者動也陽氣動於黃泉之下  
養萬物也大呂者大大也呂者拒也陽氣欲出陰不  
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太簇者太亦大  
也簇者湊也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夾鐘者夾乎甲也  
也物乎甲種類分也姑洗者姑者故也洗者鮮也物  
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仲呂者陽氣極將陰故復  
中難之也蕤賓者蕤者下也賓者敬也陽氣上極陰  
氣始賓敬之也林鐘者林者衆物成熟種類衆多也  
夷則者夷傷則法也物始傷被法也南呂者陽氣尚  
任生故陰拒之也無射者射者終也物隨陽而終當

南極篇 二一之七 五六

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應鐘者鐘動也物應陽而動下  
藏也黃鐘子為天正林鐘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  
太極元氣規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故函三為一極  
中也凡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以丑得三  
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  
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  
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  
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九  
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

兩極篇 二十之八

五六

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鐘之  
實陰陽之氣鐘於子以化生萬物故華萌於子紐牙  
於丑引達於寅肩節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罅布  
於午昧發於未申堅於申留就於酉畢入於戌該閱  
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楹  
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士陳揆  
於癸黃鐘九寸以三厘十二辰在子寅辰午申戌六  
陽辰為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  
為寸分釐毫絲之法法皆用九六陽辰皆下生六陰

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  
生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陽數以四者二  
分本律而增其一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  
鐘南呂應鐘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鐘仲  
呂其三呂在陽則倍其數始克應十二月之氣陰不  
當陽亦自然之理與律呂者陰陽之氣之舌也與歷  
數相表裏抑匪十二辰莫克準進退之候肆次其註  
而論者之

索囊于支第四

兩極篇 二一之九

五六

壬子宿上卿亦曰安去丙子孫叔卿亦曰流霞甲子  
王文卿亦曰元光庚子陽仲叔亦曰朱夫人戊子樂  
石陽亦曰證方癸丑江漢卿亦曰道子丁丑趙子玉  
亦曰王眸乙丑龍季卿亦曰邴彰辛丑林衛公亦曰  
李方巳丑范和卿亦曰首郁壬寅丘孟卿亦曰迎祗  
丙寅張仲卿亦曰劍昌甲寅明文章亦曰唱适庚寅  
褚進卿亦曰岑頑戊寅虞子卿亦曰却心癸卯蘇他  
家亦曰羅御丁卯司馬都亦曰子方乙卯戴公陽亦  
曰別狀辛卯郭子良亦曰棘心巳卯石文陽亦曰那

尼壬辰武稚卿亦曰羿刻丙辰霍叔英亦曰夫陰甲  
辰孟非卿亦曰都催庚辰尹佳卿亦曰耳子戊辰季  
楚卿亦曰生進癸巳史公來亦曰背方丁巳崔巨卿  
亦曰天雄乙巳唐文卿亦曰索良辛巳陽仲公亦曰  
元聲巳巳何文昌亦曰付升壬午馬子明亦曰郡立  
丙午魏文公亦曰壘穴甲午衛上卿亦曰麻角庚午  
馮仲卿亦曰紫方戊午從元光亦曰天賞癸未呂威  
明亦曰歷厨丁未石叔通亦曰挺濃乙未杜仲陽亦  
曰扶嚮辛未王文章亦曰音父巳未時通卿亦曰退  
附錄篇 二十七之十 五六

統高術家尤尚六甲六丁其謂六甲陽神則甲子元  
德字青公甲戌虛逸字林齊甲申節略字權衡甲午  
潺仁字子卿甲辰通元字衮昌甲寅化石字子靡六  
丁陰神則丁卯文伯字仁高丁丑文公字仁貴丁亥  
文通字仁和丁酉文卿字仁修丁未寂通字仁燦丁  
巳廷卿字仁敬丁卯甲子之陰也丁丑甲戌之陰也  
丁亥甲申之陰也丁酉甲午之陰也丁未甲辰之陰  
也丁巳甲寅之陰也而遁甲九尚六陰丁卯玉女足  
日之亦曰丁文明字保中又字仁高其號仁福丁丑  
有卷篇 二十七之十一 五六

遼壬申侯博卿亦曰石嵩丙申朱伯泉亦曰石公甲  
申胤文長亦曰琅玕庚申華文陽亦曰惹來戊申范  
伯陽亦曰庚午癸酉孫仲房亦曰倚迢丁酉穆文公  
亦曰進鄉乙酉孔利公亦曰立之辛酉邴元王亦曰  
義呼巳酉成文長亦曰健木壬戌樂進卿亦曰高爽  
丙戌車元升亦曰鼓龍生甲戌展子江亦曰申光庚  
戌文子仁亦曰載劫戊戌范少卿亦曰九口癸亥左  
石松亦曰奉子丁亥張文通亦曰野查乙亥龐明公  
亦曰玩進辛亥左子行亦曰總失巳亥鄧都卿亦曰

玉女无上亦曰丁文公字太和又字仁貴其號仁  
實丁亥玉女陸明集亦曰丁文通字廣陽又字仁和  
其號仁元丁酉玉女救欽靈亦曰丁文卿字正一又  
字仁修其號仁休丁未玉女乘素靈亦曰丁寂通字  
玄英又字仁恭其號仁至丁巳玉女朱福祿亦曰丁  
庭卿字文廣又字仁敬其號仁德一曰丁卯宋鶴文  
伯丁丑梁鈞元分丁亥姚錦文道丁酉申銀文卿丁  
未朱鈞升通丁巳陳鈞廷卿厥稱既詭幻互異其謂  
六甲旬中之六庚則云甲子太玄玉女承翼是庚午



也甲戌黃素玉女非廉是庚辰也甲申太素玉女璣石是庚寅也甲午絳宮玉女雲齡是庚子也甲辰拜精玉女靈素是庚戌也甲寅青腰玉女惠精是庚申也其直日皆尚丁庚與天門地戶日將功曹齒甲日則丁玉女順炁庚玉女拜精乙日則丁玉女足日之庚玉女絳宮乙庚日則丁玉女曹漂之庚玉女青腰丙辛日則丁玉女得喜庚玉女太玄丁壬日則丁玉女寄房庚玉女黃素戊癸日則丁玉女聞心之庚玉女太素而又部之以六甲為六宮云出於上清瓊瑤

兩極篇 二十七上二 五六一

宮也曰甲子太玄玉女名靈珠字承翼乙丑太玄玉女名蘭修字青萌丙寅太玄玉女名定華字鬱陵丁卯太玄玉女名須臺字馥猷戊辰太玄玉女名愛淳字象梨己巳太玄玉女名四浮字寧華庚午太玄玉女名會容字流南辛未太玄玉女名澄華字抱珠壬申太玄玉女名雙皇字鳳文癸酉太玄玉女名龍嬰字歡生是為甲子太玄宮甲戌黃素玉女名神元字非廉乙亥黃素玉女名紫春字飛芝丙子黃素玉女名奇風字參盈丁丑黃素玉女名鳳環字鬱娥戊寅

黃素玉女名淑英字上容己卯黃素玉女名英玄字羽珠庚辰黃素玉女名正齡字香真辛巳黃素玉女名蔚勝字雕羅壬午黃素玉女名琬龔字千成癸未黃素玉女名良榮字娥昌是為甲戌黃素宮甲申太素玉女名真元字瓊石乙酉太素玉女名蘭蕭字玉英丙戌太素玉女名娥玄字和明丁亥太素玉女名與房字綠華戊子太素玉女名翔峰字定暉己丑太素玉女名烟童字儂珠庚寅太素玉女名七翰字靈飛辛卯太素玉女名肇臺字篇敷壬辰太素玉女名

兩極篇 二十七下三 五六一

蘭字字冊旗癸巳太素玉女名安夫字沙風是為甲申太素宮三甲者皆左靈飛玉女部也甲午絳宮玉女名冊淳字雲齡乙未絳宮玉女名散陽字靈華丙申絳宮玉女名遂精字玄珠丁酉絳宮玉女名抱雲字綠開戊戌絳宮玉女名房賓字石香己亥絳宮玉女名清英字南靈庚子絳宮玉女名靈羣字曲澄辛丑絳宮玉女名南姜字啓清壬寅絳宮玉女名紛華字蔚芝癸卯絳宮玉女名曜英字西安是為甲午絳宮甲辰拜精玉女名龍源字靈素乙巳拜精玉女名

歡亭字逸臺丙午拜精玉女名營芝字王生丁未拜  
 精玉女名招風字始娥戊申拜精玉女名夜華字雲  
 嬰己酉拜精玉女名審明字勝非庚戌拜精玉女名  
 紫虛字容銀辛亥拜精玉女名鳳華字綠安壬子拜  
 精玉女名儀房字上音癸丑拜精玉女名寶華字素  
 明是為甲辰拜精官甲寅青嬰玉女名啓元字惠精  
 乙卯青嬰玉女名慶翔字娥生丙辰青嬰玉女名綢  
 眉字晨暉丁巳青嬰玉女名伏華字廣敷戊午青嬰  
 玉女名綠雲字安居己未青嬰玉女名金聲字曲素  
 有卷篇 二十一之十四 五六  
 庚申青嬰玉女名緞遊字雲飛辛酉青嬰玉女名親  
 賢字高英壬戌青嬰玉女名神珠字貴泉癸亥青嬰  
 玉女名雲個字抱生是為甲寅青嬰宮三甲者皆右  
 靈飛玉女部也其說誕僻不經然星曆稱六甲六星  
 在華蓋下扛星旁主分陰陽配節候出入在 帝座  
 側布政教以授農時者也則大撓未造甲子之前良  
 不可謂無厭神日神月靈廣雅亦云黃庭經亦明著  
 役使六丁之文而注引姓字亦時叶其說蓋蘇來矣  
 拾遺記謂禹入龍門巖中深十里見一神示八卦圖

卽庖皇又有八神侍側而內典謂前臍為崑崙五城  
 中有真人卽五帝五城之外有八使卽八卦大神八  
 使并太一為九卿上有十二重樓樓中有十二子并  
 三焦神為二十七大夫又并四肢神為八十一元士  
 說雖附會然身中之八卦不可誣黃庭亦云身有八  
 卦神也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若亦不敢誣歲月  
 日辰之無鬼神精氣游魂之變陰陽之所乘與大虛  
 終始俱六丁之攝召既效靈於方技占人亦迷六壬  
 通甲又以六戊為天門六巳為地戶雜學士先生難  
 有卷篇 二十一之十五 五六  
 言之然其用沆中矣  
 索囊納甲第五  
 納甲之說則以先天之卦位配洛書之位數而乘之  
 又取象於月之弦望甲乙壬癸隸乾坤坎離之四陽  
 丙丁辛庚隸震艮兌巽之四陰乾陽體居九宮卦陽  
 而數奇甲得天三之陽天干陽首乾稱父故納干於  
 甲坤陰體居一宮卦陰而數偶乙得地八之陰天干  
 陰首坤稱母故納干於乙父母納干於東者東生物  
 之地也辰陽體居六宮卦陽而數偶而得天七之陽

艮少男故納干於丙兌陰稚居四宮卦陰而數偶丁  
 得地二之陰兌少女故納干於乙少男少女納干於  
 南者南化物之地也震陽壯居八宮卦陽而數偶庚  
 得地九之陽震長男故納干於庚巽陰壯居二宮卦  
 陰而數偶辛得地四之陰巽長女故納干於辛長男  
 長女納干於西者西成物之地也離陰用也居三宮  
 卦陰而數奇壬得天一之陽離中女故納干於壬坎  
 陽用也居七宮卦陽而數奇癸得地六之陰坎中男  
 故納干於癸中男中女納干於北者北藏物之地也  
 南極篇 二十一之十六 五二  
 戊巳爲天五地十之數天地中氣故中處至極無可  
 配納化成於四季而致養於坤坤眞土也火金之交  
 也其孤虛旺相之說則乾三陽也以中爻爲本卦之  
 體分上下二爻於甲干是二陽也二陽爲極故其陽  
 孤坤三陰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乙  
 干是二陰也二陰爲極故其陰虛震陽卦而陰爻陽  
 下而陰上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庚  
 干一陰一陽爻故其陽相巽陰卦而陽爻陽上而陰  
 下也以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辛干一陰

一陽爻故其陰相坎陽卦而陰爻陽內而陰外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癸干是二陰也二  
 陰爲極故其陰虛離陽卦而陰爻陰內而陽外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壬干是二陽也二  
 陽爲亢故其陽孤艮陽卦而陰爻陽上而陰下也以  
 中爻爲本卦之體分上下二爻於丙干一陰一陽爻  
 故其陽壯兌陰卦而陽爻陰上而陽下也以中爻爲  
 本卦之體分上下於丁干一陰一陽爻故其陰旺戊  
 巳土干無正位寄旺四季或以坎離得乾坤之中中  
 南極篇 二十一之十七 五二  
 爻土位也戊陽土納於坎巳陰土納於離支之寅戌  
 巳丑亥未申辰以其類而納之用象以子午卯酉居  
 四正乾坎巽坤居四維亥壬癸丑隸子北寅甲乙辰  
 隸卯東巳丙丁未隸午南申庚辛戌隸酉西以四卦  
 八干配十二辰而成位其氣則寅爲木始而胎於亥  
 巳爲火始而胎於寅中爲金始而胎於巳亥爲水始  
 而胎於申亦自然之運也意爲之夫月自晦而朔象  
 坤拙出於庚象震上弦於丁象兌盈於甲壬象乾退  
 於辛象巽消於丙象艮沒於乙癸而復於坤故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離納巳坎納戊與納辛震納庚兌納  
 丁艮納丙壹出於弦望晦朔十二辰之納甲則以四  
 行分配附麗於四正之宮坎水體申子辰水之垣也  
 故納坎從水離火體寅午戌火之垣也故納離從火  
 兌金體巳酉丑金之垣也故納兌從金震木體亥卯  
 未木之垣也故納震從木軋則甲子甲寅甲辰壬子  
 壬甲壬戌坤則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酉震則  
 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與則辛丑辛亥辛酉  
 辛未辛巳辛卯坎則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戊子  
 南極篇 一一之一八 五二  
 離則巳卯巳丑巳亥巳酉巳未巳巳艮則丙辰丙午  
 丙申丙戌丙子丙寅兌則丁巳丁卯丁丑丁亥丁酉  
 丁未爻納一甲自下而上而軋之借用則為甲午甲  
 甲甲戌壬子壬寅壬辰坤之借用則為乙丑乙亥乙  
 酉癸未癸巳癸卯其五十六卦視其上下卦錯而納  
 之而十日之位則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  
 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北狄十二辰之位則子周丑  
 狄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晉戌趙亥  
 燕戌以其日占曆家無戊巳之位蓋魏韓本辰晉而

日月之蝕則甲乙為四海之外不占丙丁為江淮海  
 岱戊己為中州河濟庚辛為華山以西壬癸為恒山  
 以北日蝕則其君月蝕則其將相當之崔浩曰災或  
 亡在庚午辛未二月間庚午壬秦辛為西夷故知入  
 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干支之於天人之驗又其  
 災驗效者也

五六二

索囊卦氣第六

費直謂焦延壽之卦氣以震主春分離主夏至兌主  
秋分坎主冬至為方伯監司之官其爻主二十四氣  
而六十卦之三百六十爻分直三百六十日一律周  
後天之序據項說則又以六十卦直六十甲子六周  
而為三百六十日乾甲子坤乙丑屯丙寅蒙丁卯需  
而極篇 二十一之一 五六

戊辰訟巳巳師庚午比辛未小畜壬申履癸酉泰甲  
戌否巳亥同人丙子大有丁丑謙戊寅豫巳卯隨庚  
辰遯辛巳臨壬午觀癸未噬嗑甲申貞乙酉剝丙戌  
復丁亥无妄戊子大畜巳丑頤庚寅大過辛卯咸壬  
辰恒癸巳遯甲午大壯乙未晉丙申明夷丁酉家人  
戊戌睽巳亥蹇庚子解辛丑損壬寅益癸卯夬甲辰  
姤乙巳萃丙午升丁未困戊申井巳酉革庚戌鼎辛  
亥艮壬子漸癸丑歸妹甲寅豐乙卯旅丙辰巽丁巳  
渙戊午節巳未中孚庚申小過辛酉既濟壬戌未濟

癸亥特以其序布之卦與甲子之義不相襲而或謂

氣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當以甲子起似非周一歲  
之義不如費說之直主日者京房亦以四正直四時  
以中孚直冬至而終於頤卦與氣既強附不情太玄  
全用其序以準易是準京易非準周易也雄又分一  
歲而為三百子中至辰中為天元自辰中至申中為  
地元自申中至子中為人元自子日起牽牛一度盡斗三  
十二度日起於子盡於亥節起於冬至盡於大雪起  
於黃鐘盡於夾鐘推曆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  
申運至甲子而冬至皆无餘分九十歲為章二十七  
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律志曰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參之於寅得九又參  
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是為九三  
之法玄之所聘取也而歷代史家述卦氣則冬至十  
一月中坎初六初候蚯蚓結始卦公中孚次候麋角  
解中卦辟殺末候水泉動終卦候屯內也小寒十二  
月節坎九二初候鷹北鄉始卦候屯外次候鵲始巢  
中卦大夫謙末候野雞始鴈終卦卿睽也大寒十二

而極篇 二十一之一 五六

月中坎六三初候雞始乳始卦公升次候鷺鳥厲疾  
 中卦辟臨末候水澤腹堅終卦候小過內也立春正  
 月節坎六四初候東風解凍始卦候小過外次候蟄  
 蟲始振中卦大夫蒙末候魚上來終卦卿益也雨水  
 正月中坎九五初候獺祭魚始卦公漸次候鴻雁來  
 中卦辟泰末候草木萌動終卦候需內也驚蟄二月  
 節坎上六初候桃始華始卦候需外次候倉庚鳴中  
 卦大夫隨末候鷹化為鳩終卦卿晉也春分二月中  
 卦初九初候玄鳥至始卦公解次候雷乃發聲中卦

前經書 二一一之三

五十六

辟大壯末候始電終卦候豫內也清明三月節震六  
 二初候桐始華始卦候豫外次候田鼠化為鴽中卦  
 大夫訟末候虹始見終卦卿蠱也穀雨三月中震六  
 三初候萍始生始卦公革次候鳴鳩拂其羽中卦辟  
 夬末候戴勝降於桑終卦候旅內也立夏四月節震  
 九四初候螻蟈鳴始卦候旅外次候蚯蚓出中卦大  
 夫師末候王瓜生終卦卿比也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初候苦菜秀始卦公小畜次候靡草死中卦辟乾末  
 候小暑至終卦候大有內也芒種五月節震上六初

候螳螂生始卦候大有外次候鳴鳩始明中卦大夫家  
 入末候反舌無聲終卦卿井也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初候鹿角解始卦公咸次候蜩始鳴中卦辟姤末候  
 半夏至終卦候內也小暑六月節離六二初候溫  
 風至始卦候內外次候蟋蟀居壁中卦大夫豐末候  
 鷹乃學習中卦卿渙也大暑六月中離九三初候腐  
 草為螢始卦公履次候土潤溽暑中卦辟遯末候大  
 雨時行終卦候恒內也立秋七月節離九四初候涼  
 風至始卦候恒外次候白露降中卦大夫節末候寒

前經書 二十一之四

五十六

蟬鳴終卦卿同人也處暑七月中離六五初候鷹祭  
 鳥始卦公損次候天地始肅中卦辟否末候禾乃登  
 終卦候內也白露八月節離上九初候鴻雁來始  
 卦候與外次候玄鳥歸中卦大夫萃末候羣鳥養羞  
 終卦卿大畜也秋分八月中兌初九初候雷乃收聲  
 始卦公賁次候蟄蟲培戶中卦辟觀末候水始涸終  
 卦候歸妹內也寒露九月節兌九二初候鴻雁來賓  
 始卦候歸妹外次候雀入大水為雉中卦大夫无妄  
 末候菊有黃華終卦卿明夷也霜降九月中兌六二

初候豺乃祭獸始卦公困次候草木黃落中卦辟別  
末候蟄蟲咸俯終卦候艮內也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初候水始冰始卦候艮外次候地始凍中卦大夫既  
濟末候野雞入水為屈終卦卿噬嗑也小雪十月中  
兌九五初候虹藏不見始卦公大過次候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中卦辟坤末候閉塞而成冬終卦侯未濟  
內也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初候鶡鴠不鳴始卦侯  
未濟外次候虎始交中卦大夫蹇末候荔挺生終卦  
卿頤也而乾兌坎離之四正卦則主恒氣而各當九  
十日也

南極篇 二一之一之五

五六

索囊參同第七

參同契亦律納甲為火候曰乾坤者易之門戶象卦  
之父母坎離臣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索囊參  
納甲之法乾為望坤為晦而坎離升降於其間震為  
生明而兌為上弦巽為生魄而艮為下弦也日月節  
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並為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日  
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既未  
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

揲內體從子到辰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蓋陰  
乾坤坎離為爐竈丹藥而以六十卦為火候日十二  
辰兩卦直事爻當一辰以應律紀六十卦分布於一  
月三十日之間朔則朝屯而暮蒙晝夜十二辰適應  
兩卦十二爻之數其次則朝需暮訟以至晦之既濟  
未濟而終則復始也日之日出為爽震李庚西南八  
日兌變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  
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眠卦節兔者吐生光七  
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  
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  
障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蓋  
以一月為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  
坤六五日為一節也又以一月為十二節以復脩泰  
壯夫乾姤遞否觀剝坤為序二日半為一節也一月  
之火候匝也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  
有日蓋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庚巽辛坎戊離巳艮  
丙兌丁也重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  
納壬午申戌坤下三爻納己未巳卯上三爻納癸丑

南極篇 二一之一之六

五六

亥酉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  
 下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  
 納戊寅辰午上三爻納戊申戌子離下三爻納巳卯  
 丑亥上三爻納巳酉未巳艮下三爻納丙辰午申上  
 三爻納丙戌子寅兌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三爻納  
 丁亥酉未而內體從子自辰巳外用從午訖戌亥故  
 朝屯則初九庚子之爻當子時六四戊申之爻當卯  
 時暮蒙則初六成寅之爻當午時六四戊戌之爻當  
 酉時一日之火候匝也朱子謂其首言乾坤坎離之  
 兩體篇 二一一之七 五

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且  
 巽象月迢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二十日坤象月  
 滅乙癸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龍巳戌  
 戌巳土位象見於中視魏書更具然京氏主占筮故  
 去坎離震兌之四正以準後天魏氏主丙母故去乾  
 坤坎離之四正以準先云魏說不啻長矣魏公闕諸  
 術而首之以辰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方技之客宜  
 其所拒魔也

索象分金第八

兩極篇 二一一之八 五六

談者謂戊巳得天地之中天五地十之數中處以為  
 金母金伏於干之戊土制於支之午火藏於支之子  
 水而分金以戊子戊午居子午之中其法除坎離震  
 兌為本卦而他以次行之甲子配癸丙子得中乎戊  
 子得復庚子得屯壬子得謙是為子癸宮之分金卦  
 乙丑得擊丁丑得升巳丑得臨辛丑得小過癸丑得  
 蒙是為丑艮宮之分金卦甲寅得益丙寅得漸戊寅  
 得泰庚寅得需壬寅得隨是為寅甲宮之分金卦乙  
 卯得晉丁卯得解巳卯得大壯辛卯得豫癸卯得訟



是為卯乙官之分金卦甲辰得蠱丙辰得萃戊辰得  
 夫庚辰得旅壬辰得師是為辰巽官之分金卦乙巳  
 得比丁巳得小畜巳巳得乾辛巳得大有癸巳得家  
 人是為巳丙官之分金卦甲午得井丙午得成戊午  
 得姤庚午得剝壬午得豐是為午丁官之分金卦  
 乙未得渙丁未得履巳未得遯辛未得恒癸未得節  
 是為未坤官之分金卦甲申得同人丙申得損戊申  
 得否庚申得巽壬申得萃是為申庚官之分金卦乙  
 酉得大畜丁酉得賁巳酉得觀辛酉得歸妹癸酉得  
 南極補 二十一之九 五六  
 無妄是為酉辛官之分金卦甲戌得明夷丙戌得困  
 戊戌得剝庚戌得艮壬戌得既濟是為戌乾官之分  
 金卦乙亥得噬嗑丁亥得大過巳亥得坤辛亥得未  
 濟癸亥得蹇是為亥壬官之分金卦一氣甲子二氣  
 甲戌三氣甲申四氣甲午五氣甲辰六氣甲寅隨天  
 而左旋一元甲子二元丙子三元戊子四元庚子五  
 元壬子隨地而右轉其為用在四正八國之氣四正  
 者坎離震兌乾坤艮巽甲庚丙壬乙辛丁癸寅申巳  
 亥辰戌丑未是也八國者乾甲丁坤壬巳艮丙辛巽

庚癸坎申辰離寅戌震亥未兌巳丑是也此其除後  
 天之四正如京氏而卦氣又別故著其概畧與具一  
 說焉  
 索囊天綱第九  
 太皇黃曾天其炁黃其綱中斗其帝觀覺其官紫極  
 其治北亥之西其卦豫丁丑隨戊寅其數九億萬其  
 屬聚真府在脾豫三十九隨四十五大明玉完天其  
 炁綠其綱壁其帝攬覺其官紫房其治北亥之東其  
 卦蠱巳卯臨庚辰其數八億萬其屬炁會府在咽喉  
 有書 二十一之一 五六  
 疊四十五臨四十二清明何童天其炁青其綱室其  
 帝大覺其官九辰其治北壬之西其卦觀辛巳噬嗑  
 壬午其數七億萬其屬青靈府在肝觀四十二噬嗑  
 四十五亥胎平育天其炁赤其綱危其帝育元其官  
 元景其治北壬之東其卦晉癸未剝甲申其數六億  
 萬其屬天督府在胞囊賁四十五剝三十九元明文  
 舉天其炁蒼其綱虛其帝梵雲其官廣寒其治北癸  
 之西其卦復乙酉无妄丙戌其數五億萬其屬水陽  
 府在勢中復三十九无妄四十八七擢摩夷天其炁

黑其綱女其帝王真其官太陰其治北祭之東其卦  
 大畜丁亥願戊子其數四億萬其屬陰陽府在慾孔  
 大畜四十八願四十二虛无越衡天其无窮其綱牛  
 其帝无上其官太玄其治北丑之西其卦大過巳丑  
 坎其數三億萬其屬合真府在賢中大過四十八坎  
 四十二太極濛濛天其无紫其綱斗其帝吁員其官  
 玄都其治北丑之東其卦離咸庚寅其數二億萬其  
 屬順陽府在下丹田離四十八咸四十五赤明和陽  
 天其无白其綱中斗其帝煥明其官長明其治東寅  
 之北其卦恒恒辛卯遊壬辰其數九千萬其屬太元府  
 在心中恒四十五遊四十八玄明恭奉天其无黃其  
 綱箕其帝世元其官東華其治東寅之南其卦大壯  
 癸巳晉甲午其數八千萬其屬通靈府在膺大壯四  
 十八晉四十二曜明宗飄天其无綠其綱尾其帝洛  
 覺劫終其官吳元其治東甲之北其卦明夷乙未家  
 人丙申其數七千萬其屬天寧府在小腸明夷四十  
 二家人四十八竺落皇祐天其无青其綱心其帝龍  
 其官青玄其治東甲之南其卦睽丁酉寒戊戌其數

六千萬其屬天河府在大腸睽四十八寒四十二虛  
 明堂曜天其无赤其綱房其帝雲上其官東華其治  
 東乙之北其卦解巳亥損庚子其數五千萬其屬華  
 蓋府在肺解四十二損四十五觀明端靖天其无蒼  
 其綱氏其帝靜生其官光華其治東乙之南其卦益  
 辛丑夬壬寅其數四千萬其屬太和府在十二重樓  
 益四十五夬五十一玄明恭慶天其无黑其綱亢其  
 帝鏡其官開合其治東辰之北其卦姤癸卯萃甲辰  
 其數二千萬其屬玄林府在髮根姤五十一萃四十  
 二太煥極理天其无碧其綱角其帝廓奕其官帝康  
 其治東辰之南其卦升乙巳困丙午其數二千萬其  
 屬玄陰府在項升四十二困四十五元載孔昇天其  
 无紫其綱中斗其帝猷其官延命其治南巳之東其  
 卦井丁未華戊申其數九百萬其屬玄陸府在兩目  
 後井四十五華四十八太安皇崖天其无白其綱軫  
 其帝宛其官開明其治南巳之西其卦鼎巳酉震庚  
 戌其數八百萬其屬玄苑府在兩目頭鼎四十八震  
 四十二顯定極風天其无黃其綱翼其帝流其官太

赫其治南丙之東其卦艮辛亥漸壬子其數十百萬  
 其屬玄禮府在舌下艮四十二漸四十五始皇孝生  
 天其炁綠其綱張其帝易邈其宮太丹其治南丙之  
 西其卦歸妹癸丑豐甲寅其數六百萬其屬玄澤府  
 在心中歸妹四十五豐四十五翁重浮容天其炁青  
 其綱星其帝阿鑑其官華蓋其治南丁之東其卦旅  
 乙卯巽丙辰其數五百萬其屬玄蒼府在胃中旅四  
 十五巽四十五无思江由天其炁赤其綱柳其帝阿  
 丘其宮明堂其治南丁之西其卦兌丁巳渙戊午其  
 兩極篇 二一十一之三 五六一  
 數四百萬其屬玄庭府在臍中兌四十五渙四十五  
 上樸阮樂大其炁蒼其綱鬼其帝无量其官靈連其  
 治南未之東其卦節巳未中孚庚申其數二百萬其  
 屬玄通府在口中節四十五中孚四十八无極靈晉  
 天其炁黑其綱井其帝晏其宮中元其治西未之西  
 其卦小過辛酉既濟壬戌其數二百萬其屬玄伺府  
 在右耳小過四十二既濟四十五皓庭霄度天其炁  
 碧其綱中斗其帝育其宮瓊瑤其治西申之南其卦  
 未濟癸亥乾其數九萬九千其屬玄虛府在左耳未

濟四十五乾五十四淵通元洞天其炁紫其綱  
 帝上其宮真元其治西申之北其卦坤屯甲子 數  
 八萬八千其屬玄元府在右目坤三十六屯四十二  
 太文妙成天其炁白其綱背其帝隨其官靈幽其治  
 西與之南其卦蒙乙丑需丙寅其數七萬七千其屬  
 玄明府在左目蒙四十二需四十八太素禁上天其  
 炁黃其綱畢其帝隗其官化靈其治西庚之北其卦  
 訟丁卯師戊辰其數六萬六千其屬玄微府在右鼻  
 孔訟四十八師三十九无上常融天其炁綠其綱鼻  
 兩極篇 二一十一之十四 五六一  
 其帝極其宮萬福其治西辛之南其卦比巳巳小畜  
 庚午其數五萬五千其屬玄妙府在左鼻孔比三十  
 九小畜五十一玉隆騰勝天其炁青其綱胃其帝浮  
 黎其官白蓋其治西辛之北其卦履辛未泰壬申其  
 數四萬四千其屬玄陽府在鼻中履五十一泰四十  
 五龍變梵度天其炁赤其綱婁其帝惡奕其官雲保  
 其治西戌之南其卦否癸酉同人甲戌其數三萬三  
 千其屬玄極府在玉枕否四十五同人五十一天育  
 四奕天其炁蒼其綱奎其帝精上其官天寶其卦大

有乙亥諫丙子其數二萬二千其屬玄都府在頂頭  
大有五十一諫三十九此蓋羽家步綱內運之術其  
綱引不足詰然以身應三十三天以斗統二十八宿  
而紀之又推而叶之卦无亦一說也其虛乾坤坎離  
四卦于用屯午用蒙如參同契而卦氣之序又別其  
卦數益息數也

索囊黃庭第十

人身有八卦甲子焉本於易之水火既濟丹經所自  
出而詳著於黃庭經曰明堂金匱玉房間上清真人  
當吾前黃裳子丹氣頻頻借問何在兩眉端內挾日  
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蓋五辰訣稱夜半存西  
方太白星在玉璫金闕金闕兩眉間直入一寸次存  
北方辰星在帝卿玄宮玄官髮際五分直入一寸次  
存東方歲星在洞闕朱臺朱臺目後直入一寸次存  
南方熒惑星在玉門華房華房目背際五分直入五  
分次存中央鎮星在金室長谷長谷人中直入二分  
是為內象法也曰存想五等不饒渴神華執巾六丁  
渴益靈寶有服則五等之法五芽者五行之生氣配

前卷

二十一之十五

五六

五藏者也六甲符圖稱六丁各有神丁卯神司馬都  
玉女足月之丁丑神趙子玉玉女順氣丁亥神張文  
通玉女普漂之丁酉神蔣文公玉女得喜丁未神石  
叔通玉女奇防據丁巳神崔巨卿玉女聞心之謂精  
至則役使六丁也曰兼形行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  
自然蓋玉篇稱五藏有八卦天神宿衛太一使者八  
卦外有十二樓即喉管腑中為太一君主人命一名  
太淵一名崑崙一名太極主身中萬三千精光三冊  
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真人者自然之道氣應二十四  
氣者也曰負甲持符開七門火兵符圖備靈闕蓋六  
甲三部符稱甲子神名王文卿甲戌神名展子江甲  
申神名息文長甲午神名衛上卿甲辰神名孟非卿  
甲寅神名明文童存六神之名則七竅開通也符則  
八素六神等也圖則六甲玉女通靈圖太一真人圖  
等也曰黃華玉女告子情真人既至使六丁蓋又著  
精至之效也內景則以五藏配五氣而時攝之肝屬  
木神龍煙字合明形如青龍象如懸瓠肝者幹也狀  
如枝餘重四斤四兩在心下有七葉左三葉右四葉

前卷

二十一之一六

五六

色如綺映紺爲心母爲腎子下有三魂目爲之宮左  
目甲象日爲王父右目乙象月爲王母肝脉出於大  
敦魂之處也號大尚書亦號大夫又爲清冷宮於液  
爲淚腎和入肝則多淚六府膽爲之府黃庭經云肝  
氣澀勃清且長羅列六府生三光心精意專內不傾  
上合三焦下玉漿肝合於筋其榮爪其聲角其性仁  
其情喜其味酸其性收食之先走筋其臭膻受氣於  
申死於午生於亥旺於卯病於巳墓於未肝旺心相  
脾死肺囚腎休日爲甲乙辰爲寅卯快水仰火尅土

兩極篇 二十一之十七 五五

畏金冬相春旺夏休季夏囚秋死應東嶽通歲星之  
精春三月存歲星在肝中亦作青氣治肝用噓噓爲  
渴吸爲補心屬離火神丹元字守靈形如朱雀象如  
倒懸芙蓉如蓮華未開狀心者纖也所納纖細無不  
貫注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對鳩尾一寸中有七孔  
三毛色如綺映絳爲脾母爲肝子上智之人心穴通  
明七孔中智之人心穴通氣五孔下智之人心氣明俱  
不通心乃無孔無智慧而多狡詐舌爲之官關竅通  
耳左耳丙右耳丁心脉出於中衝神之處也號神君

亦曰太尉公亦曰靈臺於液爲汗腎邪人心則多汗  
六府小腸爲之府黃庭經云心部之官蓮含花下有  
童子丹元家主道寒熱榮衛和丹錦緋裳披玉羅心  
合於脉其榮色其聲微其性禮其情樂其味苦其性  
堅食之先走骨其臭焦受氣於亥生於寅旺於午病  
於申死於酉墓於戌心旺脾相肺死腎囚肝休日爲  
丙丁食爲巳午扶木仰土尅金畏水春相夏旺季夏  
休秋囚冬死應南嶽通熒惑之精夏三月存熒惑在  
心中亦作赤氣活心用呵呵爲渴吸爲補肺屬兌金

兩極篇 二十一之十八 五六

神皓華字虛成形如白獸象如懸磬肺者勃也其氣  
勃鬱重三斤四兩六葉兩耳共八葉色如綺映紅爲  
腎母爲脾子下有七魄鼻爲之宮左孔庚右孔辛上  
通氣至腦戶下通氣至脾中爲子吸之津傳送之官  
肺脉出於少商氣之本也號曰魄門亦爲玉堂於液  
爲涕腎邪入肺則多涕六府大腸爲之府黃庭經云  
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七元之子主調  
氣外應中樞鼻奔位肺合於脾其榮毛其聲商其性  
義其情怒其味辛其性散食之先走氣其臭腥受氣

黑氣治腎用吹為瀉吸為補脾屬坤土神常在字  
 魂庭形如鳳凰象如覆金脾者禪也禪助胃氣在心  
 下三寸重二斤三兩濶三寸長五寸色如縞映黃為  
 肺母為心子外通眉闕能制謀意辯皆脾也口為之  
 官口為戊舌為巳脾脉出於隱口意之處也為黃庭  
 亦為中土為黃龍君亦為諫議大夫亦為倉廩之官  
 為中黃官於液為涎腎氣入脾則多涎六府胃為之  
 府黃庭經云府長一寸掩太倉中部老君治明堂脾  
 合於肉其榮唇其聲宮其性信其情懼其味甘其性  
 緩食之先走因其臭香受氣於巳生於子病於亥死  
 於卯墓於辰脾旺肺相腎死肝囚心休日為戊巳辰  
 為辰戌丑未扶火抑金尅水畏木夏相季夏旺秋休  
 冬囚春死應中嶽通陰星之精季夏并季秋各十八  
 日存鎮星在脾中亦作黃氣治脾用呼為瀉吸為  
 補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天度至此腎炁之容乃行於  
 在目自斗建丑至卯之中天度至此肝炁乃行於耳  
 自斗建卯至巳之中天度至此心炁乃行於中宮自  
 斗建未至酉之中天陰濕土之位故脾炁乃行於地

田自斗建酉至亥之中天度至此肺炁乃行於鼻此  
 人身之周天應造化者也

南極篇第二十二宗錄子

西極文翔鳳天瑞著

五六三

索囊歲月第十一

樞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行居丑正月與斗  
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失次有應見  
柳歲星出象行十二度百日而止逆行逆行八度  
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  
天出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  
兩極篇 二二二之一 五六

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  
次有應見張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管  
室東壁晨出曰青草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大  
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  
曰躡踵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祥歲歲  
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  
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房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  
六月與觜鵬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其失次有應  
見箕潁澣歲歲陰在中星居未以七月與東斗與鬼

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亨歲歲  
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長王作  
作有芒其失次有應見侯闕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  
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  
見東壁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  
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曰是謂正平其  
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  
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其失次有應在昴  
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  
兩極篇 二二二之二 五六

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是為歲行  
十二年之紀孟春日在管室昏參中且尾中立春為  
朔良氣雨水為中寅氣仲春日在奎昏弧中且建星  
中鶩蟄為朔甲氣春分為中卯氣季春日在胃昏七  
星中且牽牛中清明為朔乙氣穀雨為中辰氣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孟夏日在畢昏翼中且  
婺女中立夏為朔與氣小滿為中巳氣仲夏日在東  
井昏亢中且危中芒種為朔丙氣夏至為中午氣季

夏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小暑為朔丁氣大暑為中  
 天氣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融其蟲羽其首徵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  
 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其數五其  
 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雷祭先心孟秋日在翼昏建星  
 中且畢中立秋為朔坤氣處暑為中申氣仲秋日在  
 角昏牽牛中且黃鶩中白露為朔庚氣秋分為中酉  
 氣季秋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寒露為朔辛氣霜降  
 為中戌氣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南極篇 二二二之三 五六

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冬日  
 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立冬為朔乾氣小雪為中亥  
 氣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大雪為朔壬氣冬  
 至為中子氣季冬日在癸女昏婁中且氏中小寒為  
 朔癸氣大寒為中丑氣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  
 冥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是謂歲統十二月之令純陰象坤晦朔之月也  
 越三日不及日三十七度強而生明謂之朏昏見於  
 寅震象也故震納庚越八日不及日九十八度強而

上弦昏見於丁亥象也故象納丁越十五日不及日  
 一百八十二度辛強與日對望而大圓謂之望昏見  
 於甲乾象也故乾納甲又三日不及日一百九十五  
 度強而生魄晨見於辛與象也故與納辛又五日不  
 及日八十一度強而下弦晨見於丙艮象也故艮納  
 丙又六日去日之四百九十分不及盡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與日會明不能相資而晦沒於乙坤  
 象也故坤納乙其行天之度一日之行得三百五十  
 二度八百二十八分六釐在日則不及十二度十九  
 南極篇 二二二之四 五六

分之度一在天則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積二  
 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與日會於辰  
 次之所是謂月周三十日之候

索囊日辰第十二

正月雨水後一日躔亥卯皆其應申丙庚壬二月春  
 分後二日躔戌降婁其應艮與坤乾三月穀雨後五  
 日躔西大梁其應乙辛丁癸四月小滿後六日躔申  
 實沈其應甲丙庚壬五月夏至後五日躔未鶉首其  
 應乾坤艮與六月大暑後四日躔午鶉火其應辛丁



乙癸七月處暑後五日躔己鵝尾其應庚丙甲士八  
 月秋分後八日躔辰壽星其應乾坤艮巽九月霜降  
 後九日躔卯大火其應辛丁乙癸十月小雪後七日  
 躔寅析木其應丙庚甲壬十一月冬至後四日躔丑  
 星紀其應艮巽坤乾十二月大寒後六日躔子亥枵  
 其應乙丁辛癸是謂天行十二月之次冬至日在箕  
 八度小暑日在斗十四度大寒日在女初度立春日  
 在虛五度雨水日在危十度驚蟄日在室十一度春  
 分日在壁八度清明日在奎十四度穀雨日在巽十  
 南極篇 二十二之五 五六

度立夏日在胃十二度小滿日在畢一度芒種日在  
 畢十五度夏至日在井三度小暑日在井十八度大  
 暑日在柳初度立秋日在星一度處暑日在張九度  
 白露日在翼七度秋分日在軫一度寒露日在軫十  
 七度霜降日在亢二度立冬日在氐七度小雪日在  
 心初度大雪日在尾十度是謂日行二十四氣之度  
 冬至日出卯五刻入申三刻二十八分夏至日出寅  
 四刻二十分入酉二刻春秋分日出卯正初刻入酉  
 正初刻立春立冬日出卯三十二分入申四刻四十

八分立夏立秋日出寅四刻四十分入酉二刻三十  
 二分小寒大雪日出卯四刻五十分入甲三刻三十  
 分清明白露日出寅七刻三分入酉一刻十七分大  
 寒小雪日出卯四刻十二分入申四刻穀雨處暑日  
 出寅五刻五十分入酉二刻三十分雨水霜降日出  
 卯二刻三十分驚蟄寒露日出卯一刻十七分入申  
 七刻三分小滿大暑日出寅四刻入酉四刻芒種小  
 暑日出寅三刻三十八分入酉四刻五十分益九月  
 則增減一刻是謂日行十二辰百刻之候子子初三  
 南極篇 二十二之六 五六

刻至正二刻癸子正三刻至正二刻艮丑正三刻至  
 寅初二刻寅寅初三刻至正二刻甲寅正三刻至卯  
 初二刻乙卯正三刻至辰初二刻辰辰初三刻至正  
 二刻巽辰正三刻至巳初二刻巳巳初三刻至正二  
 刻丙巳正三刻至午初二刻午午初三刻至正二刻  
 丁午正三刻至未初二刻未未初三刻至正二刻坤  
 未正三刻至申初二刻申申初三刻至正二刻庚申  
 正三刻至酉初二刻酉酉初三刻至正二刻辛酉正  
 三刻至戌初二刻戌戌初三刻至正二刻乾戌正三

刻至亥初二刻亥亥初三刻至正二刻壬亥正三刻  
 至于初二刻是謂二十四位周一日百刻之候稱曰  
 者以百刻授時曆益時得八刻焉十之為八十刻又  
 二之為十六刻是為九十六刻也餘四刻則分為六  
 十分四之為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每時為  
 八刻又二十分故初初刻一十分初一刻六十分初  
 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是為上  
 四刻也正初刻一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  
 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是為下四刻也日  
 為六十分而今曆則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合九十六  
 大刻而二十四小刻則准大刻四為百刻上半時之  
 大刻四為初初為初一為初二為初四最後小刻為  
 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為正初為正一為正二為  
 正三最後小刻為正四子則半昨半今如冬至之以  
 中氣為黃鐘之元而他說謂子午卯各九刻者并  
 是謂四十八箭漏百刻之候

素囊星漢第十三

丑星紀自斗二度終癸女七度子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龍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神主於嵩山鎮星位焉  
 是謂雲漢始終十二次之章